



#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九冊目錄(總第48冊)

烈祖成績	續(卷十四—卷二十、跋)	.....	一
逸史	(自序、進牋、舊序、題辭、系表、參考書目、釋言、目錄、卷一—卷十二)	.....	一一九
昭代記	(卷一—卷七)	.....	四〇一

烈祖成績卷之十四 起慶長六年終十年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六年辛丑正月神祖世子在大阪西城綜理天下政令  
神祖自臘惟疾故廢賀正禮十五日疾瘳入牙城謁豐臣秀  
賴賀元正還西城列侯皆登西城謁神祖世子賀正是月以  
上野那波城主松平家乘爲美濃巖村城主增食邑一萬石  
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二月神祖大封元從功臣以上野箕輪  
舊一萬石今二萬石  
城主井伊直政爲近江佐和山城主增封六萬石 舊十二萬石今十八萬  
萬諭曰佐和山城賊魁石田三成之所居今授之汝賞戰功  
超群賜伊勢桑名城于本多忠勝 依舊十萬石松榮紀事作十二萬石據家譜十萬石  
烈祖成績 卷十四 竹口羅三郎刺  
爲舊封上總大多喜城于第二子忠朝 食邑五萬石長子忠是  
美濃大垣城于石川康通增三萬石 舊上野白井萬石今五萬石  
崎城于本多康重增三萬石 舊上野白井萬石今五萬石  
酒井重忠增一萬三千石 舊武州河越二萬三千石  
松平信一增三萬石 舊上野布川五千石今三萬五千石  
家清增二萬石 舊武州八幡山一萬石今三萬石  
增四萬石 舊上野宮崎二萬石今六萬石  
川城于松平定勝增二萬七千石 舊上總縣南三萬石  
城于松平康重增一萬石 舊武州寄西一萬石  
多康俊 食邑二萬石 遠江橫須賀城于松平出羽守忠政增三萬

石 舊上總久留利三萬石今六萬石忠政大須濱松城于松平  
平忠賴增三萬石 舊濃州金山二萬石今五萬石  
佐 上總地二萬石如故 駿府城于內藤信成增二萬石 舊上野北山一萬石  
上野那波城于酒井忠世增五千石 舊武州河越五千石  
總之地於青山忠成 舊相州中郡五千石 參河深溝城于松平忠  
利 下總小美川一萬石如故 駿河興國寺城一萬石于天野康景尾張小  
川城一萬石于水野分長豐後之地一萬七千石于久留島  
右衛門佐康親 伊豫地一萬七千石如故 增近江之地二千石于永井直  
勝 舊五千石 賜上總勝浦於植村泰忠增二千石 舊三千石  
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常陸下館五萬石於水谷伊勢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宮田左衛門刺  
守勝隆 關原記大全水谷系圖勝隆左京大夫勝俊子父子從關原之役有功 其餘如神原康  
政等不與關原之役者不在此限三月三日賜駿河田中城  
于酒井忠利增七千石 舊河越三千石今一萬石  
豐臣秀賴饗神祖分千疊敷坐爲四第一坐所生大虞院第  
二坐秀賴第三坐神祖第四坐世子設申樂遊宴竟日既而  
秀賴至西城謁神祖贈鞍馬片桐且元牽之神原康政接之  
秀賴又至第二城謁世子 松榮紀事○本書不日蓋在袖祖未遷伏見之時故置于此  
十三日神祖徙自大阪居伏見城以天野康景留守西城二  
十四日世子遷伏見城 年譜創業記家忠 二十七日世子及  
權中納言豐臣秀賴並爲權大納言 年譜創業記世子除拜係二十八日今從公卿

補二十十九日。世子入朝。下野守忠吉進從四位下。為侍從。譜

創業記。家忠日。四月十日。以將討上杉景勝。世子發伏見赴

關東。忠日。先是佐竹義重遣使請釋義宣之罪。神祖優

容之。其臣緒實大藏人。見主膳於江戶。乞降。神祖悅。賜二人

物。按此時神祖在伏見。不在江戶。乞降。神祖悅。賜二人

罪。神祖釋之。不問。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初義宣依違

不從會津之役。二弟輩名盛重。嚴城貞隆。知其不可諫之義

宣。不聽。神祖聞而惡之。四家合考。○據本書。盛重貞隆。皆佐

高常州。謂近臣曰。興師爭勝。武人之常。成敗有命。不可深咎。

然義宣心持兩端。觀望成敗。欲附勝者。以全其家。此武人之

烈祖成績 卷十四 龍澤義吉利

所恥也。故吾惡之。過於景勝。創業記。作義重。今從。島津龍伯

以其臣鎌田出雲政近為使。就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山口直

友。請赦惟新之罪。神祖許之。正信直友承命。遣誓書於龍伯

及惟新之子忠恒。勸其來謁。龍伯大喜。然惟疾不果行。開原

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按維錄。島津家記。六年

出雲奉使。人伏見。神祖賜。松榮紀事。島津家記。六年

津家記。石卯餘史。曰。諸將言于神祖曰。元龜。中國既

平。惟有上杉島津。強。未服。宜。討。之。神祖曰。東國之事。我

既命。參。河。守。及。政。宗。義。光。無。復。憂。矣。須。討。島。津。以。平。定。也。海

乃。以。世。子。為。大。將。前。軍。既。至。尼。崎。毘。野。後。軍。克。寒。山。葛

井伊直政。山口直友。曉諭。龍伯。命。將。世。子。他。書。所。不。載。前。軍

後軍。不知。為。誰。蓋。張。五月十一日。前田利勝。嗣子利光。利

首服。奏請為侍從。筑前守。賜松平氏。約以世子女妻之。利勝

大喜。家忠日。松平康安叙從五位下。任石見守。松榮紀事

係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日。賜封二萬石印章於高野山

金剛峯寺。定宗門法式十五條。忠日。二十五日。西鄉孫九

郎忠貞卒。年二十。無子。神祖命以其弟新太郎為嗣。家忠日

狹守。前車後語。集曰。新太郎十七歲。為嗣。十四年。叙從

五位下。任出羽守。賜諱字。名康貞。蓋世襲稱。若狹守也。先是

伊藤祐慶之兵。與高橋元種之眾。戰於鎮西。拔真田。山水脇

口等諸寨。元種既歸順。故其眾不能守。是月。乞降。神祖命祐

慶還其所。得舊封。日向縣城七萬石地。於元種。家忠日。記德

戰誌。慶元。記。按諸書。作。四。六月十四日。松山城主松平內膳

萬石。今據松榮紀事。訂之。烈祖成績 卷十四 江川大吉刺

正家廣卒。年二十五。無子。叔父忠吉子左馬允忠賴嗣。家忠

櫻井松。二十五日。彦阪小刑部有罪。屏居。賦稅。日。小刑部

平系圖。二十八日。前田利長致仕。松平利光襲封。諸書。利勝。書。利長

是月。神祖毀大津城。移之粟津。使列侯築之功。竣。號膳所城。

使戶田一西居之。闔國一統之後。神祖築城。此為其始。創業

忠日。松。權中納言上杉景勝與參河守秀康有舊。及其黨

敗於關原。大沮。與其將直江兼續議。遺書秀康。乞降。神祖

記。大。秀康以為石田三成伏誅。景勝失勢。今乘其弱。攻之不

可謂武。長尾世家也。滅之不仁。乃請神祖。含容之。神祖釋其

罪。景勝大悅。發會津。創業記。家忠日。七月二十四日。至伏見

謁神祖。八月二十四日。神祖削景勝所封會津一百萬石。賜直江兼續所領米澤三十萬石。二十九日。賜會津六十萬石。於蒲生秀行。以鎮東奧。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使最上義光統領鄰境之兵。伐不順者。賜印章。定軍列。松榮紀事。又命義光安撫上杉景勝舊封之地。取莊內酒田城。據義光記。莊內三郡。義光管內之地。景勝在越後。使其將水莊重長攻得之。故義光欲待時復之。今從家忠日記。景勝部將河村兵藏志田修理。據城拒之。義光以第三子清水大藏大輔氏滿。及指岡甲斐守光直為將。大藏。大輔名。據義光記。甲斐守名。據四家合考。里見源右衛門加藤越後為軍監。率水莊豐前。鮭延越前。延澤能登。志村伊豆白巖備前等五千餘人。關原記。大全。水莊作由利。白巖作白石。而備前下有原田大膳。未知孰是。今從義光記。五千餘人家忠日記作一萬五千餘騎。今從關原記。以記大全開原合戰。誌義光記四家合考。蓋一萬二字衍。以景勝降將志茂治右衛門為前鋒。越月山嶽。臨最上川。兵藏修理出酒田城。隔川而陣。列鳥銃三百餘待之。河水暴漲。山形之兵。臨岸不得渡。治右衛門得漁舟十四。五艘載其兵五百餘人。渡上流而上岸。兵藏修理放數百銃擊之。死傷甚多。治右衛門之驍兵戶井半左衛門。嗔目大呼。厲眾進鬪。氏滿欲救之。躍馬絕流而進。從兵悉渡河。其鋒甚銳。兵藏修理不能拒。遂敗走。治右衛門乘勝追擊。至酒田城下。獲百餘級。氏滿相踵而至。合圍攻之。戶澤政盛使其臣戶澤相模將兵二百援之。縱火焚城下民屋。兵二百據戶澤系圖。兵藏修理悉力拒守。軍

烈祖成績 卷十四 竹口龍三郎刻

監里見源右衛門。其餘多戰死。加藤越後先登。過太平橋。攻入城門。眾軍繼進。戶井半左衛門等乘勢力戰。城兵不能拒。兵藏修理出降。氏滿釋之。遂拔酒田城。使志村伊豆成之。引兵還山形。義光賞治右衛門之功。更稱對馬。給田河部一萬二千石。放兵藏修理還會津。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義光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九月八日。松平外記。伊昌卒。家忠日記。子彌三郎。忠實嗣。國忠實襲。外記。叙任見。晦。以世子女嫁松平利光。時三歲。大久保忠鄰。下。文。十三。正。成護送安藤重信。伊丹喜之助。康勝。後任。播磨守。鵜殿兵。青山忠成。護至。越前金津利光之宰前。田對馬長連龍出迎之。庫頭奉輿至。越前金津利光之宰前。田對馬長連龍出迎之。護輿至。加賀。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世子自伏見還江戶城。年譜。

是秋。神祖置禁廷供給之地。及冠族食邑於京師四邊。以板倉勝重。加藤喜左衛門為所司代。封三千石於延曆寺。一萬石於豐國社。十月十二日。神祖發伏見。如江戶。使米津清右衛門。稻垣長茂。岡田竹右衛門。成伏見城。關原記。大全。日。門。日。下部。兵。右。衛。門。米。津。清。右。衛。門。成。伏。見。城。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六日。至加納。視築城地。十一月五日。還江戶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畠山義直。初謁神祖。家忠日記。義直。民部少輔。義春。子。上。杉。景。勝。甥。後。任。長。門。守。九日。神祖狩于忍河。越二十八日。還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二月二十八日。賜宇都宮城於奧平家昌。食十萬石。家忠日記。保。正。月。誤。今。從。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

事。淺野幸長。叙從四位下。為紀伊守。松平定勝。為隱岐守。本

烈祖成績 卷十四 木村嘉平稿



多彦二郎康紀為伊勢守豐後守康重子○家忠日記松榮

重十六年卒下應父子同任據本多系紀事伊勢作豐後按父豐後守康

圖初任伊勢守後豐後守今據此訂之松平家清為玄蕃頭

松平信一為伊豆守水野藤二郎重仲彈正忠分長子為對馬守山

口重政為但馬守並叙從五位下增重政食邑五千石內藤

外記正重青山善四郎重長○一作重政未知孰是為步士隊長大久

保忠直為步卒長家忠日記是冬以青山忠成為江戶町奉

行與本多正信內藤正成兼掌關東庶務賜參河田原城於

戶田高次增五千石舊伊豆下田五命關西列侯修築二條

城松榮紀事是歲大久保淨玄卒年七十八日記頃年佐渡出白

金倍徒上杉景勝在越後時石見出黃金亦倍於毛利輝元

烈祖成績

卷十四

木部嘉平括

管攝石見時每年三月大久保長安至佐渡監銀坑九月至

石見監金坑運輸伏見國用豐饒創業記○創業記松榮紀

石見守甲州人大藏大夫之子今春座申樂也長於財利就

青山藤藏請開諸國金銀銅鑛神祖試之敏捷有吏才故擢

為士流使掌其事每年至伊豆佐渡治金銀國用大贍補石

見守賜采邑于武州八王子居瀧山部屬數百人甚有權勢

死後姦謀發覺神祖戮其子事在十八年

七年壬寅正月朔世子謁神祖於江戶城列侯群臣賀正六

日神祖進從一位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十九日如京師年譜創業記

榮紀是月授關東地二十萬石於世子創業記家忠日記松

來于江戶謁世子獻黃金一百枚白金一千枚時服一百領

正宗短刀世子賜利長黃金一百枚良馬蒼鷹及藤四郎短

刀二月朔佐和山城主井伊兵部少輔直政卒年四十二長

子右近大夫直勝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直政入侍帷幄出從征討謀

謨勇略實為元勳時人與本多忠勝並稱曰井伊本多參酌諸書

意十四日神祖經伊勢路入伏見城是月前田利長至伏見

謁神祖三月七日神祖第十子長福麻呂生於伏見城長而

名賴將後更賴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從二位賴宣大納言

女後為元十四日神祖入大阪城謁豐臣秀賴十五日還伏

見城年譜松榮紀事以水野隼人正忠清叙從五位下勝成

子轉書院番頭兼奏者為世子之臣家忠日記先是奧州巖崎賊

起去冬南部利直發兵討之深雪馬足不前斂軍還城是春

烈祖成績

卷十四

竹口義三郎刻

利直再發兵攻之白石賊黨于巖崎賊利直併擊平之家忠日記

石卯島津龍伯以島津圖書忠長為使告疾劇不能上途四

月十一日賜大隅薩摩及日向郡縣封疆仍舊印章於龍伯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雜錄島津家記曰七年忠長奉

使在伏見神祖賜良馬蒼鷹各一於忠長蓋此時事也諭

曰惟新雖黨于反徒陳謝至切故吾含容之龍伯疾瘳須登

來謁宜以嫡孫忠恒承重忠長馳使告之龍伯將輿疾入謝

時伊集院久直又反闔境繹騷惟新之臣相議宜先入京師

謝罪惟新曰吾既敵於內府無所忌憚而拜謁非禮也宜遣

忠恒謝之忠恒曰縱以父罪殺身吾無憾矣既而久直之黨

悉平忠恒即日上途松榮紀事十三日内藤四郎左衛門正成卒



於武州柄間采邑年七十六家忠二十八日神祖如京師五

月朔神祖入朝二日謁新上東門院後陽成帝所觀中樂三

日遊相國寺四日還伏見城年譜創業記八日削佐竹義宣

常州封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砥澤二十萬石年譜創業記

石松榮紀事並曰初賜秋田五萬石秋田實季託言管内寇賊不

從關原之役故神祖奪其封秋田十八萬石賜常州六戶五

萬石關原記世子命松平康重松平一生由良信濃守貞繁

信濃守國繁子管沼與五郎藤田能登守忠季上杉景勝之臣左衛

麻呂諫景勝舉兵不聽而去門季親子幼名虎壽守常州水戶城本多正信大久

保忠鄉終撫常州領下法令松平信一守本州江戶崎城其

烈祖成績

卷十四

九

江川八左衛門刺

子信吉守府中城以備義宣六月朔修築伏見城十一日使

本多正純開南都東大寺之庫視關奢待大久保長安副之

勅使勸修寺右大辨藤原光豐廣橋右中辨藤原總光柳原

右少辨藤原業光監臨封庫凡武將革命奉旨開庫截蘭奢

待長一寸八分例也或勸神祖宜隨例截之神祖以為無益

第遣使視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遣使截之年譜但書

業記曰蘭奢待隱語而其實沈香精品所載頗詳今從之○創

黃蘭也亞之者曰紅沈並在校封庫二十八日肥前言蠻

船來泊舟中凡一千二百人家忠日記作二千二百人所獻於神

祖虎一象一孔雀一雙虎斃于路創業記七月本多正信大久

保忠鄰事竣還江戶松平康重還笠間城佐竹義宣舊臣車

丹波其子所左衛門馬場和泉其子新介大窪兵藏等反招

集義宣之兵浮宮者欲奪水戶城兵藏之兵潛欲入城松平

一生成卒捕之鞫問探懷得一紙書連書反徒主名飛檄告

之笠間康重急裝欲赴難時大雨漲道路不通從兵高梨

新兵衛政廣言曰臣常漁獵能諳間道請為先導康重從之

輕騎馳入水戶城康重一節據高梨系圖其夜二更賊攻羅

城守兵放銃矢拒之賊退去朔日城將運策禽丹波康重之

兵捕和泉於大田城護送水戶報狀江戶世子遣安藤重信

大久保甚右衛門忠長於水戶檢覈其事將賊魁丹波和泉

父子兵藏等還江戶又將至水戶斬五人首以懲將來神祖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

龍澤養吉刺

聞之使松平信一助守水戶城其子信吉代信一守江戶崎

城六鄉政乘守府中城家忠日記二十日結城城主結城左

衛門尉晴朝卒年八十三結城系圖晴朝子是月前中務少

輔有馬法印則賴卒其子豐氏別封丹波福智山食六萬石

增則賴舊封播磨有馬郡三田城二萬石於豐氏通前八萬

石神祖養松平康直之女為子嫁豐氏使本多忠勝及阿茶

局相禮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亦松系圖阿茶八月二十九日神

祖所生水野氏卒年七十五葬江戶小石川傳通院稱傳通

院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是秋土佐言蠻船來泊創業記家

之蠻人通使贈物一豐遣使使之貢獻伏見又遣使伏見請

監使使者未歸蠻人得便風揚帆放火銃鳴鐘鼓走船而去  
成船悉破碎一豐之使亦在船中不知其所之凡蠻船來泊  
必收其槳然後處分時十月二日神祖發伏見還江戶  
人等一豐不其槳云  
無所考  
十八日美作備前二州太守權中納言豐臣秀秋

薨無子封除年譜創業紀事家忠十一月八日移封武田信吉

於水戶城食十五萬石年譜創業紀事家忠是日松平

定勝子三郎四郎定綱自懸川來江戶謁神祖請事世子時

十一歲神祖嘉其志以大久保忠鄰青山七右衛門爲介謁

見世子家忠日記二十六日神祖如京師年譜創業紀事家忠

十二月四日東山大佛殿火二十五日神祖入伏見城年譜創業紀事家忠

記家忠島津忠恒舟赴京師海上遇福島正則歸藩正則即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一 竹口瀧三郎刻

反舟與忠恒至大阪遣使本多正純告狀留于大阪以待神

祖入伏見二十八日正則將忠恒登城其臣島津忠長伊勢

貞昌從之神祖厚遇忠恒賜鷹馬忠恒大悅年譜創業紀事家忠

是歲移封神祖第七子忠輝於下總佐倉食五萬石叙從

五位下爲上總介源流綜覽賜與平信昌第三子忠政松平氏任

飛驒守忠政初養於菅沼正家至是復本宗家忠日記松榮

皆書攝津守按忠政十四其弟松平忠明賜參州江州之地

居作手城賜小美川城于土井利勝食一萬石壬生城于日

根野吉明食二萬石久留利城于土屋忠直食二萬一千石

常州多珂郡于戶澤政盛食四萬石增多珂郡地二千石于

高木正次白井鄉五千石于青山幸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作五百石今從奧州巖城十萬石于鳥居忠政鳥居系圖後  
關原合戰誌  
竹貫金森法印長近授飛驒子其子可重來侍伏見神祖  
萬石  
眷遇殊渥數遊其第飲宴松榮紀事

八年癸卯正月朔列侯登大阪城謁權大納言豐臣秀賴賀

元正二日登伏見城謁神祖賀正神祖豫命列侯群士先大

阪而後伏見故如此十五日更松下重綱遠州久野城賜常

州筑波郡地一萬石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關原合戰誌是

月島津忠恒歸藩創業紀事封公子五郎太麻呂於甲斐府中食

六萬石以平巖親吉爲傳年譜創業紀事家忠二月四日神祖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二 宮田六左衛門刻

入大阪城謁豐臣秀賴朔日還伏見創業紀事先是池田輝政第

二子藤松十三名忠繼爲左衛門督來謁伏見年甫五歲神祖以

其爲外孫特愛之准公子六日封藤松於備前賜吉光刀年譜

創業紀並曰賜備前于輝政今從創業紀考是日移封上總

異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准公子據諸上傳略

介忠輝於信州川中島森忠政於美作食十八萬石年譜創業紀事

忠日記松榮紀事關原合戰誌曰川中島十萬石石卯餘

史二十萬石源流綜覽二十五萬石未知孰是故不舉其數

美作十八萬石十二月神祖遷右大臣補征夷大將軍兼淳和

石據餘史  
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聽牛車賜隨身兵仗公卿補任年

忠日記松榮紀事曰任右馬寮御監按天正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神祖兼左馬寮御監不應至此兼右馬寮御監  
蓋右馬左馬之訛而左馬寮  
御監如故之義也故不取  
敕使來伏見傳宣官務外記捧

宣言永井直勝接之。是日廣橋大納言藤原兼勝勸修寺參

議藤原光豐補武家傳奏神祖饗之結城少將秀康爲參議

池田輝政爲少將板倉勝重叙從五位下爲伊賀守。家忠日記

二十一紀日神祖入京師二十五日入朝拜賀。隨身諸大人業記家忠日記

井伊直勝里見讚岐守義高安房守行義詳于創守忠政松平忠良松平家清松平出羽守忠政本多康重本

多正純左右相對本多忠勝石川康通爲殿皆騎從車後越

前宰相秀康豐前宰相細川忠興若狹宰相京極高次播磨

少將池田輝政安藝少將福島正則乘輿扈從神祖獻白金

一萬兩於後陽成天皇一千兩於政仁親王二千兩於新上

烈祖成績卷十四

東門院一千兩於女御藤原前子。後水尾帝所生中和門院贈其餘宮女

二十餘人白金各有差。家忠日記拜賀禮畢天皇賜杯酒詔

曰兵革銷弭昇平開基皆在將軍之武功神祖拜謝而還。松榮紀事

是日參議秀康叙從三位。公卿補任三月二十五日松平文四

郎重成叙從五位下爲志摩守。大草松平系圖重成石見守康安第二子奉命爲駿河大

納言忠長卿家老忠長卿封除與兄壹岐守正朝事水是月

戶威公爲家老子隼人重之亦任志摩守無子嗣絕

池田輝政抵江戶謁世子謝賜備前於藤松獻物若干世子

饗之賜名刀良馬及虛堂墨蹟。浦按宋僧虛堂智愚授法南浦爲虛堂之法孫故室町將比還使大久保忠鄰安藤重信

送至宮根。松榮紀事四月十六日神祖還伏見二十二日權大納

言豐臣秀賴爲內大臣。公卿補任年譜創業記是月池田輝

政歸伏見請神祖曰藤松尚幼願使其兄利隆代莅國政神

祖許之。松榮紀事六月四日賜越前丸岡城於本多成重食四萬

石爲參議秀康之宰。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是月世子夫人淺井氏攜

女子姬至伏見謁神祖。松榮紀事七月三日神祖往京師十五日

還伏見二十八日世子女子姬適內大臣豐臣秀賴。年譜創業記

時秀賴十一歲千姬七歲世子在江戶故神祖命行其

禮及期千姬乘船發伏見大久保忠鄰護輿西州列侯衛

河上黑田長政率弓銳步卒三百人嚴備堀尾忠氏使民夫

三百持耒耜鑿巖開岸舟行無礙大阪群臣相議自城外橋

烈祖成績卷十四

至城中設蘭席覆以白綾片桐且元曰右府不喜華靡必忤

旨立撤之既而千姬入大阪淺野幸長接輿禮畢夫人淺井

氏還江戶。家忠日記方是時秀賴使西州列侯各上誓書以

無貳於己福島正則監其事。創業記

臣按家忠日記曰神祖聞黑田長政之嚴備甚不樂而悅

堀尾忠氏之所爲據之則其遠嫌疑察幾微務欲羽翼秀

賴而使之成立甚明矣後來難波之役姦臣欲逞其志而

妄扇動之世之憤憤者皆以私心忖度之以爲神祖設計

陷秀賴甚矣其不知神祖公大之心也夫儉者人君之德儉則可以長久易曰藉用白茅敬慎之至也大阪群臣



於太閤之奢靡欲以白綾藉席片桐旦元一言以折之可謂能知神祖之尚儉矣宋武帝挂葛藤籠麻屨拂以訓子孫孝武譏之至謂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子孫不能遵其軌轍率如此旦元之言不亦善乎

八月十日神祖第十一子鶴千代麻呂生于伏見城長而稱左衛門督名賴房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威公是也所生養珠院神祖命英勝院大田氏十四日關宿城主松平因幡守康元卒子甲斐守忠良紹封家忠日記久松系圖康元食關宿四萬石此後忠良更封農州大垣食五萬石又移封信州小諸庚子之亂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逃關原戰場入膽吹山逃竄山谷在白檜村民舍數月既而密往大阪覓舟至薩摩依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五

伊藤祐太郎刺

島津惟新匿于薩摩四年島津忠恒頻憑本多正信請滅死罪一等神祖釋之召秀家十八日與其子八郎秀勝流于八丈島石卯餘史曰八郎名秀規今訂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先是秀家匿于薩摩島津義弘恐事露舟送加賀前田利長怒其忍恥求生告狀神祖神祖以其爲利家之女婿減死一等流于八丈島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又按關原合戰誌秀家落髮號休福享壽八十餘寬文二年卒于八丈島九月十一日武田萬千代信吉卒于水戶城年二十一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信吉自幼多病故不與官爵無子嗣絕原流綜實十月三日神祖臨山岡道阿彌第道阿彌養子新太郎景本景以子初謁神祖賜常陸古渡鄉食邑一萬石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十六日神祖辭右大臣公卿補任十八日發伏見還江戶創業記至江戶十一日關無所考

月七日世子兼右近衛大將爲右馬寮御監是日封公子長福麻呂於常陸爲水戶城主食二十萬石年譜創業記松榮石據創業記明年增五萬石今從之○鶴峰文集神祖次碑曰慶長五年忠次祖父康政從台德公發自東山道既而東西悉平天下統康政以開國元功恩禮殊厚欲增封水戶城二十五萬石然有故固辭不受而不書其在何時故附此十六日房州館山城主里見安房守義康卒子梅鶴麻呂嗣里見系圖義康安房守義義賴子梅鶴麻呂後名忠義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六

龍澤養吉刺

而召之十五日來謁神祖世子遂爲幕府之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據新莊系圖直賴刺髮十三年叙宮內卿法印號歲珊直賴子越前守直定領舊邑見上文五年十一月神祖賜印章於松前志摩守定與蝦夷互市法令年譜附尾二月四日世子下令使築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里埃家忠日記三月朔神祖如京師過豆州熱海浴溫泉留七日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四日黑田如水卒年六十九家忠日記二十七日神祖入伏見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宴池田輝政之弟賜黃金二千兩於輝政之夫人神祖四月二十日參議秀康來江戶謁世子饗之於大城創業記二十一日神祖臨淺野幸長之第年譜創業記是月松平五左衛門一生卒家忠日記五月七日

下野守忠吉浴有馬溫泉六月十日神祖至京師二十一日

入朝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皆以神祖為台德公按世子入朝入京師在明年二月其儀嚴整創業記曰神祖將以十

六日入朝兩延期十七日病者不日而松平忠利為主殿頭

水野分長為備後守並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七月十七日

世子長子竹千代麻呂大猷生於江戶西城所生淺井氏神

祖以其為嫡孫甚鍾愛之授以幼名是日神祖臨參議秀康

之第觀相撲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八日勢州長島城主菅沼

織部正定盈卒年六十三家忠日記菅沼系圖閏八月十四日神祖出

伏見還江戶年譜家忠日記至十二月二十日山岡道阿彌

卒年六十二養子景本尚幼神祖使本生父主計頭景以代

烈祖成績卷十四江川八左衛門刺

為隊長領步卒食邑五千石先是青山幸成有罪屏居是月

釋之居職如故家忠日記伯耆米子城主中村忠一氏子年十

四舉動不遵軌度其宰橫田宗治諫之忠一怒欲殺之與近

臣安井清一郎近藤善右衛門天野宗葉道家長右衛門謀

善右衛門為不可諫之忠一不聽是月召宗治宴於城中伺

聞手刃之宗治出走忠一及清一郎宗葉長右衛門並追之

宗治侍童持主人刀在廡下拔刀砍忠一宗葉以手捍之傷

右手善右衛門雖不與其謀而慮忠一年尚少宗治老健勇

士事不可測提眉尖刀候於外廳宗治果被創走善右衛門

立殺之宗治子主馬聞變據飯山城反忠一之臣柳生五郎

右衛門其餘數輩黨于主馬入城忠一率兵圍之城兵拒守

善戰忠一之兵死傷頗多出雲松江城主堀尾吉晴以接鄰

境與其子忠晴將兵來援主馬窮蹙縱火焚城遂自殺山陰

之地皆繹騷神祖聞之怒召同謀者於江戶鞫問之善右衛

門以諫忠一得免清一郎宗葉長右衛門皆處斬忠一不得

入江戶屏居品川驛以待罪神祖特釋之創業記係去年十一月今從年譜家

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忠一之妻松平因幡守康

元之子而神祖之女姪也神祖養之以嫁忠一以故宥之

臣竊以為不然夫法者天下所公共也忠一之誅橫田宗

烈祖成績卷十四江川八左衛門刺

治是耶神祖不宜罪之非耶不宜處以寬典漢武不以隆

慮公主之故而許贖昭平君之罪神祖豈以其為姻戚而

私之哉蓋中村一氏在太閤時為三中老之一及神祖東

征病不能從行使弟一榮代已統眾而以幼子忠一託神

祖今忠一無故而誅重臣鄰境救急戎馬馳逐揆之於法

罪在不赦而神祖寬大帶礪不移者皆不遺故舊含弘已

荒之盛德也

是冬山內一豐松平信一並叙從四位下信一子信吉為安

房守山口直友為駿河守安藤重信為對馬守並叙從五位

下賜松平定綱下總山川邑五千石更酒井家次白井城賜



上野高崎城人萬石。水井傳八郎尚政。右近大大直勝子。後為信濃守。利發。此信

齊賜常川貝原邑一千石。家忠日記。遠藤慶隆叙從五位上。任但馬守。連藤宗義智在江戶。神祖嘗謂之曰。太閤再征朝

鮮。二國交絕。我無怨尤於朝鮮。彼若欲和我。當從其請。然非

自我求和也。子能體悉。曉諭朝鮮國王。以揣其意。義智奉命

歸對馬。遣使朝鮮諭之。朝鮮國王李昭疑懼相半。是歲錄事

孫文或金孝舜僧松雲來對馬。推政號四明山文集。松雲名謂義

智曰。言若不偽。則當至伏見江府拜謁兩公。事或壅滯宜亟

歸國。義智使其臣柳川調信啓之。神祖諭曰。我欲以明年春

與右大將入京。汝須攜朝鮮使先我至京以待之。調信歸報

烈祖成績

卷十四

十九

龍澤養吉刻

義智輒將文或等入京。板倉勝重承命。以大德寺為客館。供

給之。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

十年乙巳正月九日。神祖如京師。塗罹疾。留于駿府城。二月

五日。疾瘳。發駿府。十九日。入伏見城。年譜。創業記。家忠

智將朝鮮使孫文或僧松雲等謁神祖。獻土宜。神祖謂義智

曰。我欲讓閭職於右大將。然則近年須使朝鮮聘使來貢江

府。乃授肥前采邑二千石於義智。以為其資。聽禪僧玄蘇著

紫衣以掌朝鮮書牒。松雲請還文祿俘囚生存者。神祖許之。

放還數百人。命板倉勝重姑留朝鮮使。以觀右大將入京行

裝。松榮紀事。

世子將往京師。下令先定行列。柳原康政為前驅。佐

野信吉。仙石秀久。石川康通從之。次日。伊達政宗發。次日。堀

秀治發。溝口秀勝從之。次日。平巖親吉。小笠原秀政發。諫訪

賴水保科肥後守正光。鳥居左京亮忠恒。左京亮忠恒。從之。次

日。上杉景勝發。次日。蒲生秀行發。次日。本多忠朝。真田信幸

發。北條氏勝。松下重綱從之。次日。大久保忠鄰。及其子忠常

發。皆川志摩守隆庸。山城守廣照子。本多大學助。大隅守忠純子。高力忠房

從之。次日。酒井忠世發。淺野采女正長重。彈正少弼長

內膳正。水野忠元。鍋島和泉守直朝。信濃守勝茂第四子。田中隼人佐

市橋小兵衛從之。松榮紀事。二十四日。世子發。江戶城。弓銃長鎗。

各整其列。安藤重信。青山圖書助。率近臣從。輿使番次之大

烈祖成績

卷十四

番又次之。土屋忠直。內藤若狹守清次。阿部正次。青山忠成。

各率其部屬從行。朔日。酒井家次發。牧野康成。內藤政長。小

笠原左衛門佐信之。酒井忠次第三子。小笠原信嶺子。養之。從之。次日。上總介

忠輝發。松平信吉。松平忠良。松平康長。松平康重從之。次日。

最上義光。次日。佐竹義宣。次日。南部利直。各守其列。相繼而

發。鳥居忠政為殿。前後凡十萬餘人。世子至三島。阻雨留三

日。三月十日至清洲。留一日。下野守忠吉饗之。設中樂。十七

日。至膳所。留三日。以待後拒群隊之至。二十一日。整列入伏

見城。觀者填咽街衢。松榮紀事。二十九日。入朝。謝前年拜右近衛

大將。四月朔。神祖奏請讓征夷大將軍於世子。七日。敕許之。

八日。神祖往京師。十日。入朝。年譜創業記家忠十一日。內大

臣豐臣秀賴爲右大臣。年譜創業記十五日。神祖還伏見十

六日。敕使權大納言藤原兼勝權中納言藤原光豐至。二條

城傳宣以世子爲內大臣。補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右近衛

大將如故。兼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聽牛車。賜隨身

兵仗。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自是世人稱神祖曰大御所。是

日。侍從下野守忠吉爲左近衛中將。叙從三位。上總介忠輝

爲左近衛少將。叙從四位下。池田利隆爲侍從。神原康勝爲

遠江守。松平定綱爲越中守。大久保教隆。相摸守忠爲右京

亮。其弟幸信。忠鄰第爲主膳正。高力忠房爲左近大夫。高力系

烈祖成績 卷一四 三

圖係七永井尚政爲信濃守。青山幸成爲雅樂助。高水正次

爲主水正。松平善四郎正朝。石見守康安長子後奉命爲爲

壹岐守。板倉重宗爲周防守。其弟重昌爲內膳正。秋田實李

爲城介。並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二十六日。大將軍入朝拜

賀。隨身諸大夫姓名備於創米澤中納言上杉景勝。毛利秀

元若狹宰相。京極高次。大崎少將伊達政宗。薩摩少將島津

忠恒。安藝少將福島正則。川中島少將松平忠輝。秋田侍從

佐竹義宣。最上侍從最上義光。越後侍從堀秀治。會津侍從

蒲生秀行。加賀侍從松平利光。輿從車後。大將軍獻白金一

千兩於天皇。咫尺龍顏。其儀一如八年二月神祖除拜時。二

十七日。公卿來賀于二條城。是日。大將軍還伏見。年譜創業

三千枚。加賀絹三百端。衣服五十領於神祖。黃金五千枚。加

賀絹五百端。衣服一百領於大將軍。神祖大將軍各賜佩刀

一雙。創業五月朔。列侯來伏見。謁大將軍上賀。松榮紀事作

十七日。大將軍歸伏見。今從之。三日。大將軍饗敕使藤原

兼勝。藤原光豐於伏見。城各贈黃金五十枚。衣服三十領。錄

於右大臣秀賴。忠輝時十四歲。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

使人言于秀賴曰。須來京師。會于大將軍。關西諸侯。或說從

殿。以恐有意外之變。從殿信之。以死自誓。不違秀賴事。遂寢

烈祖成績 卷一四 三

大阪市人傳聞其事。搬資財于便地。數日。大騷擾。至是。忠輝

之語。動搖人心。率如此。至十六年。秀賴來謁。二條城。始安帖矣。山內一豐子養其弟修理亮

康豐之子忠義。十三日。來謁伏見。神祖奏請爲對馬守。養松

平定勝之女爲子妻之。大將軍賜佩刀一雙於忠義。神祖賜

短刀於一豐。家忠日記十五日。大將軍發伏見。六月四日。還

江戶城。七月五日。神祖命列侯修繕伏見牙城。移居西城。年譜

創業記家忠。日。二十一。入京師。年譜二十六日。前參議秀康

爲權中納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係。四。八月十二日。還伏見。

九月十五日。出伏見。歸江戶。年譜創業記家忠二十日。土

佐高知城主山内土佐守一豐卒。年六十。子對馬守忠義嗣。

家忠日記○按忠義賜名在下文十五年蓋追二十一日神書之也今從本書忠義後更土佐守任侍從

祖獵于稻葉山二十二日至清洲留二日左中將忠吉饗之

觀相撲二十五日至岡崎留四日十月初獵于中泉十七日

至田中留四日二十八日入江戶城年譜創業記家忠十一日記松榮紀事

月十七日神祖敗于忍川越年譜創業記二十五日大將軍放鷹鴻巢留二旬餘十二月二日逐服部正總比日江戶街

衢夜多斫死者不知主名大將軍懸金購之或告正總所為

鞫問得實乃逐之創業記○按十九年大阪之役十五日夜正總從軍蓋是後召還之也

南海大溢有山湧于八丈島年譜家忠日記二十六日神祖還自忍

川越年譜創業記是歲大將軍養神原康政之女爲子嫁池

烈祖成績家忠日記卷十四高木直定刻

田利隆家忠日記曰大神君子養之今從松榮紀事諸士傳略利隆輝政元配中川氏所生忠繼忠雄之異母兄

也青山忠成護輿安藤重信土井利勝鵜殿兵庫頭伊丹康

勝從行其禮大備淺野長政其子幸長黑田長政加藤清正

蜂須賀至鎮加藤嘉明等在輝政第相禮神祖賜利隆佩刀

一雙良馬二匹又召松平定勝謂曰汝二子河內守定勝越中

守定勝年漸長宜議昏聞島津淺野兩家欲結昏于我族以託

葭莩之親宜以島津忠恒之女嫁河內守淺野長政之女嫁

越中守定勝拜命之辱與忠恒長政成昏神祖以爲島津世

家禮宜鄭重使阿茶局率侍女十餘輩相之又命村越直吉

日下部定好給其資用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賜江州地食邑五千石於

酒井忠世以爲番直京師之資一柳直盛以第二子直家爲

質抵江戶初謁神祖大將軍大將軍以山口重政爲大番頭

家忠日記蠻舶載烟草而來種其子京師人爭吸之遂遍天下神

祖以爲無益下令禁之創業記松榮紀事○烟草蠻語謂之淡婆姑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四終

烈祖成績家忠日記卷十四高木直定刻

木村嘉平括



烈祖成績卷之十五

起慶長十一年終十五年

安積覺 編次

十一年丙午正月筑後久留米城主田中吉政第二子主膳吉信病喪心手刃臣僕五十三人二十日欲斬近習小臣反爲小臣被執創業記二十八日藤堂高虎子高次來于江戸謁大將軍賜佩刀一雙任大學助神祖賜短刀家忠日記是月青山忠成其子忠俊內藤正成修理亮正成與四郎左衛門正成同名而人異忤神祖旨大將軍譴之屏居創業記○羅山文集本多信忠碑銘曰公一朝出見屬禁界有張蹄捕者公詰之十人對曰青山捕磨守忠成內藤修理亮正成所許也公大怒曰成遊獵之場彼恣掛蹄引糾繩何耶將軍不之知乎何至于斯幕府大驚將誅二人正信調護免死然不許入營禁錮終身蓋此時烈祖成績

卷十五

富田文太郎刺

事也附以備攷二月四日神祖臨伊達政宗第賜長光刀於政宗授

常州龍崎地二萬石以爲芻牧之地賜大原貞守刀於其子

虎菊麻呂虎菊麻呂十六年名忠宗後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陸奥守爲少將年譜係正月八日誤今從創業記

家忠日記三月朔神祖命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加松榮紀事

藤清正黑田長政等修築江戸城藤堂高虎引繩規畫樓堞

石壁鉅麗宏壯數月而成高虎行狀係明年松榮紀事係是年正月今從年譜創業記○考異家

忠日記○按創業記正月下令二月蒙命諸候抵江戸役夫皆在伊豆運石去年應從將軍者編役留在江戸者一千

石出役夫一人十五日神祖如京師二十日至駿府相築城之地留

五日年譜創業記家忠將以明年移居駿府更封內藤信成

于江州長濱二十六日至中泉阻雨留三日年譜創業記家忠

事是春神祖憂禁廷仙洞規模湫隘朝儀難行命列侯移公卿第宅於隙地廣禁廷仙洞之地東北各一町餘前權中納言秀康監之宮室殿堂悉備四面疊石壁奉役列侯各醵姓名於石以垂後世四月七日神祖入伏見城二十八日入朝是日還伏見年譜創業記館林城主柳原式部大輔康政疾大將軍遣酒井忠世土井利勝於館林城瞻視之使侍醫診治數遣使問差劇神祖遣村越直吉問之五月十四日康政卒年五十九大將軍遣阿部正次弔之康政有三子長子忠政出後於外祖父大須賀康高次子忠長蚤世故第三子遠江守康勝嗣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鶴峰文集神原忠次碑康勝初名政直六月三日烈祖成績

卷十五

龍澤養吉刺

下館城主水谷左京大夫勝俊卒年六十五家忠日記子伊勢守

勝隆嗣水谷系圖是月大將軍賞賚列侯勞築江戸城使各就藩

松榮紀事是夏京師有亡賴之徒橫行北野賀茂凌辱行人神祖

聞之大怒考究得其王名逐津田高勝稻葉甲斐守天野周

防守寺澤半左衛門園田又六大島光義阿部右京矢部善

七郎野間猪之助字喜多才壽等十人創業記○按大島雲

戰功子孫世任麾下蓋此後召還也據織田家譜津田高勝

食邑二萬石此時沒收剩髮難道慶正保中卒于下野足利

七月二十七日神祖出伏見入二條城八月十一日入朝德

川義利五郎太爲右兵衛督其弟賴將長福爲常陸介並叙從四位下年譜創業記家忠二十六日西尾隱岐守吉次卒

年七十七家忠子主水佐忠永嗣寬永系圖忠永酒井河內

丹後日記二十七日神祖還伏見城年譜創業記九月朔島津忠

恒來謁伏見神祖賜松平氏授諱字更名家久家久就近臣

請曰琉球國嘉吉年中屬薩摩遭國家多事不復來貢太閤

秀吉時爲通互市交易遣使來貢大隅薩摩舟路便利商舶

來往明主聞之責琉球王與我絕至今十餘年願遣兵征之

神祖聽之家忠日記二十一日神祖發伏見還江戶年譜創業

忠日記是日保田甚兵衛則宗備前守知宗子知宗事初謁神

祖于水口驛賜舊邑三千五百石家忠日記今從保田系圖二十三

日江戶城修築成大將軍徙居之群臣參賀月今從創業記

烈祖成績 卷十五 三 木部嘉平括

家忠日記十月六日神祖至駿府留二旬十一月四日還江戶城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五日里見梅鶴麻呂加首服大將軍授

諱字名忠義叙從五位下任侍從襲稱安房守見系圖二

十一日神祖放鷹川越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諸書還江戶日關二十八日堀太

郎左衛門秀重卒家忠日記是月封鶴千代麻呂於常州下妻食

十萬石鶴千代麻呂尚幼在伏見神祖以朝比奈雲齋爲城

代管攝封疆年譜創業記松榮日記十二月二十三日伊達政宗

之女適上總介忠輝譜附尾是月大將軍第二子國松麻

呂生長而名忠長所生夫人淺井氏源流綜貫後至從三位

地五十五萬石世稱駿河大納言有故封除大將軍以神祖之命放鷹古河下妻

按行佐竹義宣舊封之地創業記木書是歲下野守忠吉更

任薩摩守創業細川內記忠利忠興第三子後襲封叙爲侍

從酒井忠利叙從五位下爲備後守家忠日記增封藤堂高

虎備中采邑二萬石高虎行狀松榮紀事賜淺野長政常州眞壁五萬

石及江州愛智郡五千石封長子幸長於紀伊賜常州舊封

五萬石於第三子長重創業記家忠日記岡田內記後仕備初

謁大將軍神祖侍女阿茶局子養之先是阿茶局養神尾刑

部少輔守世爲子故內記更神尾氏以叙兄弟之分松阪城

主古田兵部少輔重恒卒年四十七家忠日記按重恒無

考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四 江川八左衛門刻

十二年丁未正月朔神祖舉女子所生大田氏創業記源神

祖欲授江戶城于大將軍命列侯修築駿府城開郭郭內賜

諸士宅地瀧川正弘佐久間政實山城宮內少輔等監之先

是清洲城主薩摩守忠吉罹疾危篤是月少間來于江戶寓

居大久保忠常芝第將歸清洲疾大作大將軍以其同胞特

友愛之親往忠常第視之大城至芝相距一里使者絡繹日

夜不絕問其差劇飲食湯藥莫不詳聞二月二十八日神祖

臨忠常第視忠吉疾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關原記大全曰慶長五年神祖在大阪西城井伊直

政揄揚忠吉朝臣之武功其志頗有所挾而大久保忠鄰



反覆論辯以翔戴台廟國本一定不復動搖時人皆謂忠  
吉朝臣不得為家嗣者忠鄰之所為在常人則必懷不平  
而忠吉朝臣聞之曰吾為秀忠公之弟才智庸劣何能堪  
負荷基業哉忠鄰之諫國家大計真忠臣也甚器重之每  
至江府必寓于忠鄰之第竟薨于斯其見親愛如此直政  
左右忠吉朝臣而酒井忠利一言以折之台廟傳聞其言  
不以直政為忤曾無幾微見於顏面眷遇不異平日及其  
卒悲悼殊甚慨量厚德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臣竊謂泰  
之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台廟以之鄭子臧曰  
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忠吉

烈祖成績

卷十五

五

龍澤發吉刺

朝臣有焉二公友于之愛既篤而德量之大亦至矣皆曠  
世所無者也

二十九日神祖如駿府留中原數日年譜創業記家忠前權

中納言秀康久患瘡腫救藥不效三月朔自伏見第歸越前

創業五日清洲城主左近衛中將兼薩摩守松平忠吉薨年

二十八日年譜創業記家忠大將軍甚悼惜之使土井利勝計

神祖忠吉之臣石川主馬稻垣將監中川清九郎殉死十一

日神祖至駿府先是忠吉之臣小笠原監物吉久蒙譴寓于

奧州松島古久和泉守吉次子松榮紀事作忠重今從小笠

原家譜據東照宮遺訓監物有武幹孫才驕志  
故神祖聞其薨呈行抵江戶十七日殉死于增上寺吉久之

臣佐佐喜藏又殉之創業記家忠日記年譜附尾松榮紀事二十日葬忠吉於  
增上寺無子封除創業

臣按秦穆公以三良從死詩人哀之垂仁帝以土偶代殉

國史美之仁不仁相去甚遠矣國朝風氣剛勁士皆視死

如歸不思竭力於嗣君而以從先君於地下為忠烈國爭

效成風侯伯至於殉死以多相誇何其終哉往年我威公

薨欲殉死者數人義公居喪哀毀親往其家敦諭枕之無

何幕府禁之以革其弊實義公為之首倡仁人之為其惠

後世大矣

先是興國寺城主天野康景為修造伐竹積之使步卒守之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六

宮田六左衛門刺

富士山麓田原鄉民盜之番卒斬其首謀一人黨類走訴于

代管井手甚助甚助遣使謂康景曰鄉民雖卑賤公民也盍

告我以處法而濫殺之宜斬下手者以償其罪康景不服曰

殺盜天下通法也番卒非以私憾殺之吾所命也若以殺盜

為罪則吾坐之是月甚助訴于神祖文致以為鄉民實不盜

竹而康景擅殺之神祖聞之怒欲訊鞠之本多正純謂康景

曰縱子詞直犯上不可也宜亟斬番卒以謝其罪康景曰以

直為曲苟免一時之禍非為士者之道也不如奉身而退遂

出城亡去創業記家忠日記閏四月八日越前太守從三位前

權中納言兼參河守秀康薨于越前北莊城年三十四其臣

土屋左馬助永見右衛門殉死。○創業記曰左馬助甲州人武田氏成自幼近侍神祖念

前給四萬石居大野城至是殉死○秀康卿及秀康卿形制越秀康大將軍之庶兄數更戰陣智勇兼備人皆畏憚之長子忠直年十

三時在江戶大將軍命使紹封亟歸越前佐政二十九日以

松平定勝爲伏見城代居西城長子定行襲封居懸川城大

番頭渡邊山城守水野忠元各率一隊騎士成伏見城世謂

之伏見三年番年譜創業記家忠先是朝鮮僧松雲等將文

祿之俘歸朝鮮中有國王李昭之疏屬詳說神祖之政治李

昭疑釋遣三使來聘是歲正月至對馬三月宗義智將三使

入京師告狀駿府神祖命之先抵江戶謁大將軍五月六日

烈祖成績卷十五七木卹嘉平括

朝鮮正使通政大夫呂祐吉副使通訓大夫慶暹從事官丁

好寬入大城謁見獻國王書及方物大將軍著直衣設錦茵

坐正殿上壇設使坐於下壇之左三使就坐宗義智接伴杯

盤皆飾金銀穀饌精腆饗畢三使出十一日大將軍復書李

昭賜白金二千兩眉尖刀十五枝於三使松榮記事曰賜劍

記○方物品目詳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國王書及復書

載松榮記事今略之松榮紀事曰復書相國寺西院長老

作二十日三使抵駿府謁神祖獻方物駿府城壘壁未成故

無享禮設酒食於本多正純之第賜鎧刀各三於三使命義

智使文祿之俘猶殘者數百人從三使歸朝鮮年譜創業記

榮紀事○秀吉譜曰朝鮮之役諸將獲敵首級則之獻于行

誦祭文平之哭泣曰此輩皆以死

臣按太閤秀吉公竭天下之力以攻朝鮮不能得其一道

之地以爲郡縣慘酷之悲遍於雞林號哭之聲喧於平壤

太閤徒耀威武築耳塚以擬京觀將士十七年之功勞僅止

此耳神祖反是還俘遂生撫以恩信國王李昭懷其德而

嚮化遣三使以獻方物奕世來聘其儀不減可謂規模宏

遠矣夫以力服人者不能久遠以德服人者萬世不易仁

之與暴其效果何如哉

二十六日賜犬山城於平巖親吉居清洲城北郭代義利綜

理國政年譜創業記家忠是夏大旱六月十三日大雨澍洽

烈祖成績卷十五八竹口龍三郎刺

庶民皆悅創業記七月三日駿府城修築成神祖徙居焉列侯

皆獻賀儀大將軍以酒井忠世爲使賀之年譜創業記家忠

神祖更忠世稱曰雅樂助故青山雅樂助幸成更稱大藏少

輔年譜家忠二十七日大垣城主石川長門守康通卒年五十

四子忠義尚幼故使康通父家成主大垣城創業記家忠

義後爲九月十一日橫須賀城主松平出羽守忠政卒年二

十七其子國麻呂嗣時三歲年譜創業記家忠

高在天正十七年據創業記松榮紀事及驚峰文集神原忠

次碑銘國麻呂長而名忠次任式部大輔元和元年神原遠

次歸本宗繼神原氏是月右大臣秀賴修營北野社頻年

大修神社佛寺時人謂秀賴尚幼此皆大虞院所爲其心有

所祈請而然創業記○大阪陣冬夏事記曰是秋秀賴又定

可忘一有後急則當務利長復書曰長門關原之戰在

大坂至死勤勞上關之恩願足報之往平關原之戰在

秀賴公可足以前報之恩其後駿河內府之戰在

除秀賴公可足以前報之恩其後駿河內府之戰在

若實用國之巧求金銀則事甚易耳即日本多金房室為

使上大夫二書一號則上之則秀賴其志其難處于

世間請致仕大御所許之據之則秀賴其志其難處于

矣然利長致仕大御所許之據之則秀賴其志其難處于

文十七年引大阪記所注大野十月四日神祖如江戶是日

大將軍夫人第四女和子於江戶城長而入宮為後水尾

天皇中宮東福門院是也和子元和六年為女御實年

院北所十四日神祖入江戶居西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授黃

金三萬枚白金一萬三千兩於大將軍自西城運之大城創業

烈祖成績 卷十五 九 江川鍾吉刻

記十八日神祖設茶會饗大將軍上杉景勝伊達政宗佐竹

義宣為接伴松榮紀事

臣按古無茶湯自足利氏開霸府將士往往作茶會以相

娛義政公奢侈不恤軍政大失將士之心室町之業衰矣

退隱東山權臣擾世樹黨爭執義政公不能制之日聚古

器名畫以為燕閒之資張皇茶事通於貴賤然未有定式

而其稱茶湯者亦借禪家茶湯之名也至珠光紹鸛酷嗜

之其法寢備盛行於世太閤秀吉公亦嗜之千宗易領袖

當時而法度大備遂為享禮之一茶廬之制極小籠容三

奢靡相矜簡傲相陵乃其弊也夫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強

藩也以黨于反徒削奪其國雖威武所加勢不得已而其

心未嘗悅服也今神祖饗大將軍而景勝義宣與伊達政

宗促膝接伴禮遇懇篤合驩聯交二將焉得不感激而銘

戰哉他年浪速之役今福志貴野之戰二將驅馳爭先摧

堅挫銳蓋有以攬英雄之心也

二十八日大將軍迎神祖於大城為茶會年譜創業記家忠

是月小笠原秀政之妻患痘而卒年三十二故世子信康之

子而神祖之孫女也創業記松榮紀事十一月朔神祖出西城放鷹

浦波河越忍等地十二月十二日還駿府二十二日駿府城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 龍澤葉吉刻

火新築殿閣寶貨重器悉為灰燼太閤秀吉所贈白雲茶壺

至此而亡創業記松榮紀事步士隊長松平大隅守重勝二郎右衛門重吉第

二子領機須賀守正門中山左助信吉勘解由左衛門家範

二萬六千石任備後門重勝闔門不許出入故多焚死者神祖將出村

越直吉進曰正門雜還不便避火宜由後門神祖從之信吉

開門張燭列步士于左右嚴守備禁喧擾神祖避之家忠日

中山信其夜神祖宿竹腰小傳次之家創業記松榮紀事並

吉紀事其宅小傳次義利之異父兄也浪花戰記曰小傳次

直政之舊宅小傳次義利之異父兄也浪花戰記曰小傳次

小左衛門某子後任筑後守小左衛門某與神祖同乳故神

祖親愛朔日移于本多正純之第駿府海岸有久能山巖巖

峭壁四面如削成罹災所銷鎔金銀悉藏之於山上使神原



內記照久守之創業記松榮紀事照久康政之兄七郎右衛門清政之子以隆神事叙從二位至大內記

二十四日下令列侯勿問火災日譜創業記家記是歲池田利隆來謁江戶大將軍授松平氏為武藏守賜佩刀一雙鷹

馬白金時服還至駿府神祖賜鷹馬也田長常長吉孫備中守長幸子

為出雲守時七歲戶田高次為土佐守並叙從五位下創業記家

忠日記松榮紀事植村土佐守泰忠致仕披剃叙二位法印松榮神

祖命京師富豪吉田了以羅山文集曰吉田也好居嵯峨角

光好自稱角倉了以雅州府志作了意曰了德也自丹開

波住嵯峨板倉勝重授倉守於了意末長稱角倉與開

富士川舟路自駿州巖淵至甲府以通漕運人皆便之羅山文集

松榮紀事福島正則長子八助正長多不法正則告神祖幽之竟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三

賊殺之創業記武家盛衰記

十三年戊申正月二日大將軍以酒井家次為使前右大臣

秀賴以織田左門長賴為使長賴有樂子河內守長孝弟至從四位下侍從雅樂號雲生寺

道並抵駿府賀正二十四日神祖放鷹田中年譜創業記二家忠日記

十六日高力河內守清長卒年七十九子土佐守正長嗣家忠

日記高力系圖是月催督列侯築駿府城採材木于木曾熊野伊豆

山使懸川濱松吉田岡崎民夫運之二月前右大臣秀賴患

痘危篤西州諸侯密候其差劇福島正則亟至大阪問之既

而疾瘳創業記松榮紀事三月十一日駿府城成神祖徙居之家忠

松榮紀事賜水野重仲常州地一萬石為常陸介賴將傳賜中山

信吉常州地五千石為鶴千代麻呂傳創業記松榮紀事信吉後增五千石春

夏之交多武峯大繼冠像破裂寺僧奏請依例賜宣命使禱

其平復公卿審問其狀僧徒言曰廟前有古松大五六圍裂

而脂湧又櫻市有訛言靈像破裂寺僧怪之選精練僧入室

內褰帳摸像膚裂膿流血氣殊甚土人皆曰自古至今靈像

破裂凡七次朝廷有變必現此山相公卿大驚奏之禁廷有

故不及遣宣命使松榮紀事四月福島正長之寡婦自廣島歸關

宿松平康元之子而神祖之女姪也六月迎故權中納言秀

康之女於越前嫁毛利秀就創業記松榮紀事丹波篠山城主前田

勝茂病狂橫行京師近江數為暴虐是月與水口邑人忿鬪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三 宮田左衛門刺

被捕訴之駿府神祖下勝茂獄奪其封賜篠山城五萬石於

松平康重以其為山陰道之要衝命康重上八上故城圖及

篠山地圖神祖覽之使新築城藤堂高虎松平重則玉蟲對

馬守石川八左衛門內藤金左衛門等監之役丹後丹波播

磨美作備前備中安藝及南海道民夫築之山上堀井二皆

鑿石為之二年而成松榮紀事伊賀上野城主筒井定次荒淫無

度國政不舉其宰中坊左近秀祐來于駿府訴之家忠日記

筒井定次舊臣中防秀祐初謁神祖仕麾下賜吉野御為采

邑據和川諸將軍傳是年定次奪封秀祐為野下十叙從五

位下任飛騨守賜吉野御三千五百石其子忠右衛門秀政

是知神祖廉問奪封命安藤正次收郡縣使本多忠勝松平

忠政諸書作飛驒守忠隆井伊直勝率桑名加納佐和山

之衆戍上野城年譜創業紀事家忠飛鳥井參議藤原推康訴

賀茂社司松下某蹴鞠事於駿府神祖以為蹴鞠專屬飛鳥

井家世有敕書他人不得與之八月六日使大將軍下敕書

一遵舊規創業紀事家忠八日定延曆寺法式凡七條十日

大將軍如駿府十八日至駿府謁神祖二十日駿府殿守上

棟凡七層廣表裝飾詳見創業紀事家忠神祖與大將軍登殿守觀上

棟儀梓人中井大和守正次叙從五位下賜刀一口銀一千

貫銀八囊每囊一貫餘工匠賜物有差神

祖饗大將軍於牙城授行平刀是日移封右兵衛督義直於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尾張義利更今名但不知其在何時食六十一萬九千石創業紀事家忠

賀及伊勢數郡仍舊食二十二萬石家忠日記高虎使高虎

幽簡井定次及其子宮內少輔順定於上野城和州諸九月

三日大將軍發駿府至江戶口諸書關無所考畿內中國四國西國北國

列侯皆來駿府獻物賀新城成徑至江戶賀之十二日神祖

如江戶十八日入江戶城大將軍迎之於府中年譜創業紀事家忠

榮紀是月生駒一正移妻孥於江戶第神祖善之齋後役之

半松榮十月二十日內藤修理亮正成卒年五十五創業紀事家忠

記按內藤系圖正成有三子未知孰為適嗣故不書十一月四日下法式於成菩提

院凡六條家忠十二月二日神祖發江戶八日還駿府

日年譜創業紀事家忠二十四日吉良左兵衛督義彌為侍從

日正義定上後義稱上野是月停用永樂通寶錢用薄錢賜

故薩摩守忠古之宰小笠原和泉守吉次笠間城三萬石創業紀事家忠

安松榮紀事伊豫守某子更伊達政宗羽柴氏授松

平氏賜來國光刀創業紀事家忠神祖外孫池田藤松

其弟勝五郎並加首服于大將軍前授松平氏諱宇藤松名

忠繼叙從四位下為侍從稱左衛門督賜佩刀時十歲勝五

郎名忠雄據諸士傳略勝稱宮內大輔賜佩刀及馬時七歲

松榮紀事松平成重為左近將監松平忠實為土佐守並叙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從五位下家忠是歲移封松平定勝賜伏見側近一萬石江

州志賀高島二郡之地四萬石總五萬石移封富田知信於

伊豫宇和島食十一萬石家忠日記皇朝武將好學如神祖

自古所希先是朝鮮之役神祖從豐臣秀吉在肥前名護屋

初識惺窩藤肅參議藤原為純子時稱妙壽院還俗名肅字欽夫號惺窩又稱山人聞其學術

悅之文祿二年名惺窩於江戶講讀大學及貞觀政要及石

田三成伏誅神祖在京師屢召惺窩使讀漢書及諸史時五

山老宿承允靈三日侍左右惺窩取與此輩伍山居不出時

人罕見其面門人林道春在京師講朱子集註論語從學者

日衆矣大外記舟橋式部大丞清原秀賢忌之秀賢少納奏言國賢子



曰自古非有教許不得講新註此典故也朝廷既然矧於凡民之家乎宜罪之議奏兩卿先告神祖神祖笑曰講者可謂特達之士訟者不免偏狹之譏秀賢無語而罷神祖出追春名命永井直勝召見之數往來于伏見駿府抵江戸謁大將軍使讀三略漢書而聽之至是神祖召為講官賜宅地於駿府講四書六經及武經七書日夜備顧問使掌書庫鎖鑰松榮

事紀

臣按漢光武唐太宗皆出戎行銳情經術建武貞觀之治到于今稱之蓋以武創業文守成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國朝文學之盛載在舊史暨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五

江川作之助刺

乎國家多事檀車四馳禮闈策試之法廢而學館黌舍鞠為茂草威權下移廟堂陵夷自足利氏失統馭之術四海鼎沸無日不尋干戈自爾文柄歸于五山僧侶而搢紳反巧其膏馥經殘教弛舉世無復知有學術者神祖以撥亂之才抱守成之器關原亂平輒命足利僧三要利行家語七書貞觀政要蓋當此時世乏其人故委任三要而欲使世人粗知嚮學之方也及得羅山擢為講官世人能知尊信孔孟而祖尚程朱者皆神祖之教也佗年難波之役身在京師運籌之暇日以購書為務豈唯古來武將之所罕臣竊以為開闢以來為將帥者所未有也

十四年己酉正月朔大將軍及前右大臣秀賴遣使駿府賀正五日鶴千代麻呂叙正五位下名賴房源流綜贊更名不其在何時今

直居清洲城如尾州中路放鷹參河遠江之間義直出駿府

至岡崎從神祖年譜創業記二十三日酒井忠勝叙從五位

下為宮內大輔家忠日記二十五日神祖入清洲城授城於

義直使故薩摩守忠吉之臣皆事義直給祿有差前右大臣

秀賴以片桐且元為使贈白金一百枚於義直賀之美濃伊

勢將士來賀與平信昌之妻至自加納本多忠政之妻至自

桑名謁神祖信昌妻神祖之女各賜黃金五千枚創業記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六

江川若吉刺

二月十一日神祖還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日大將軍增

酒井忠世上州善養寺邑五千石松榮紀事正月二十

九日神祖遣本多正純於江戶檢關西諸將之質年譜創業記

十九日盜殺中坊秀祐於伏見第家忠日記係年尾曰是年

創業記曰去年飛驒守其君簡井伊賀守封除舊臣山中

某來飛驒守家語夜深飛驒守入卧內山中某與飛驒守

子卧一室失飛驒守首不知主名按和是月柳川城主田中

筑後守吉政卒子民部少輔忠政嗣創業記三月五日武州巖

築城火家忠是月大將軍養小笠原秀政女為子嫁細川忠

利創業記清洲舊臣小笠原吉次富永丹波守戶田加賀守松

平攝津守松平石見守攝津守石見守與松平忠政松平康安稱同而人異有罪放

點吉次去年爲笠間城主每事多不法故至此創業記松

堂和泉守高虎來謁駿府謝賜伊賀創業記佐渡守高虎

津家久出屯山川津家記以樺山權左衛門久高爲將平田

太郎左衛門副之率八千餘兵以擊琉球家忠日記除騎今從松榮紀

事蒙衝百餘艘泊大島徑至德島中山王率五千餘兵陣於

日本山拒之山在日本界去王都可百里久高擊破之獲三

百餘級琉球兵潰走島民悉降四月朔薩摩兵至那霸津琉

球兵張鐵鎖於津口以拒之薩摩兵自佗津上陸相戰三日

進入琉球都圍王城急攻大破之獲數百級禽中山王尚寧

三司官以下悉降久高嚴守王城執子姪妃妾報之薩摩家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島田元芳刺

久馳檄告駿府江戶家忠日記曰中山王乞降今四日賓殿

之庭有人不言四丈無指弊衣蓬髮唯食青蛙問其所從來

以手指天左右請殺之神祖不許放之城外不知其所之年譜

家忠日記五月三日小濱城主參議京極高次卒年四十七

其子若狹守忠高嗣松榮紀事五日高力虎之助長次叙從

五位下任河內守高力系圖長次土佐守正長第三子十一日米子城主松平

伯耆守忠一卒年二十無子封除使古田大膳大夫重治一

柳直盛成米子城朝比奈源六郎久貝忠三郎弓削多源七

郎監國事創業記家忠日記年十七日大將軍臨藤堂高虎

第創業記松二十五日中山王尚寧被俘來薩摩家忠日記

七月先是花山少將藤原忠長飛鳥井少將藤原雅賢猪熊

侍從姓名兼保備後守名皆年少美姿容與德大寺右少將

藤原實入鳥丸左大辨藤原光廣松木少將藤原宗信大炊

御門左中將藤原賴國難波少將藤原宗勝等明比密挑宮

女數會飲姪媒褻慢事發覺捕備後守拷治得其實天皇震

怒勅京尹板倉勝重處法勝重白駿府神祖使勝重就公卿

上諫曰禁內不治自古多有之人主寬仁以德治之則苟有

人心者孰不媿之此懲將來之良法也天皇納之四日赦減

死一等流宮女五人於伊豆大島及八丈島松榮紀事作宮

日廣橋局書橋局以下五人皆判髮處流今從創業記諸家

烈祖成績 卷十五 龍澤義吉刺

傳貶雅賢於隱岐流宗信賴國於硫黃島實久光廣削籍屏

居宗勝處流松榮紀事以此事連書去年大織冠像被毀之

傳宗勝被流亦據諸家傳但不言何處宮女諸卿處流創

業記係十月十一日諸家傳曰七月四日皆蒙救免蓋七月

降敕十月出京猪熊爲淫亂之最兼保掌宮門管鑰其罪殊

重天皇甚惡之故二人處死時人皆謂大織冠像現凶相此

其兆也傳松榮紀事諸家既而天皇露威將遣宣命使選其人神

祇少副卜部兼治應其選奉敕抵南都大和河內庶民儻集

舊規以夜二更傳宣及期人心無故而恟懼兼治戰栗不能

傳宣庶民逃散二里餘天皇聞之責兼治無狀罷其職五條

如舊式靈像復故天皇賞爲適進位一階神祖下教書褒之。

松榮紀事五日神祖使島津家久將中山王尚寧抵江戶賞其功。

賜琉球地十二萬石於家久大將軍賜書龍伯惟新及家久。

褒取琉球之功。正譜創業紀事家忠十四日下令六條戒勅伏。

見城番士。家忠日記先是禁用烟草而不止是月重禁之。創業紀

事八月四日賜岡部長盛丹波龜山城二萬石通前食三萬。

三千石。家忠日記十二月松平康重土岐定政山口重政更。

番守伏見城。創業是月移封脇阪安治於伊豫今張食五萬。

石。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據創業記關原合戰時安。

石。治自太閤時封淡路洲本三萬石今增一萬石通前五萬。

石。賜松平定綱下總山川邑一萬五千石。家忠日記關原合。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十九 木村嘉平稿

九月二十一日伊勢內宮遷宮。二十七日外宮遷宮。是春神。

祖附米六萬俵以爲其資。年譜創業記是月戶田半之丞與。

真田左馬助忿鬪于江戶半之丞斬左馬助而亡去。創業記

左門一西第四子左馬助安房守昌幸第四子頻年西州諸侯造戰艦修城郭蓋欲。

備不虞而神祖訝之下令定其法制使九鬼守隆向井將監。

久永源兵衛點檢五百石以上大艦悉送淡路島籍沒之漕。

于駿府江府賜大艦一艘於池田輝政賜蜂須賀至鎮稻葉。

典通之大艦二艘於九鬼守隆。創業記家忠日十月八日入。

野宗安卒年八十三。家忠日記三郎右衛門宗能判髮號宗安二十六日神祖如。

即中先是上總介忠輝重臣皆川廣照山田長門守松平讚。政守上書訟忠輝暴橫忠輝在江戶聞之怒徑至駿府分疏。二十七日神祖論其輕重逐廣照處長門守讚政守於死。創業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石川日向守家成卒年七十六日。正譜家忠。是月水野市正饗濱松城主松平忠賴於江戶第座客久。米左平次與服部半八忿爭半八拔刀斬左平次不殊半八。出奔左平次揮刀逐之忠賴欲使半八脫去從後抱之左平。次曰吾旣被創不得不決君宜捨去忠賴不可扼之愈急左。平次怒刺殺忠賴座客擊左平次殺之半八走至相州大山。被逮死市正蒙譴自殺忠賴織田有樂之女壻而有三子神。烈祖成績 卷十五 二十 古田幸次郎刻。祖使石川主殿頭忠總收濱松城。忠總家成養子詳于下文押妻子至江。戶。創業記松榮紀事大番之士在伏見城三年多犯法者是秋還江。戶至是神祖定其等差科罪梅北三吉莊田小傳次荒尾長。五。松榮紀事荒尾作有賀忠三郎鵜股伊右衛門間宮彦九。郎處死小斐二左衛門駒井孫四郎岡部莊七小川佐太郎。藤方平九郎津戶左門戶田喜左衛門被放。創業記松榮紀事神祖。在三島惟微疾十一月五日還駿府遣安藤直次於江戶告。病不能至江戶於大將軍且勿來問大將軍輒遣本多正信。於駿府候之不日而廖。年譜創業記家忠二十一日酒井忠。勝叙從五位下爲讚政守。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二月五日賜大垣城。



於石川家成外孫石川忠總紹其封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

第二子家忠日記忠總作總輔今按初名也按一本德川

記抄康通有子安基氏所生也其氏當事故世了德川

以故康通而不開家臣請養外孫忠總為去歲肥前向客

子家成許之至是家成卒神祖使忠總繼之去歲肥前向客

三百餘人往阿媽港蠻船長加毘丹真如盧相議曰商船長

如盧俗稱蠻船曰黑船日本商船每年來此則我輩雖往長

崎難以得利不如殺之乃啗利誘之悉燔殺之中有有馬晴

信家奴三人遁歸告狀晴信加毘丹以為日本人不能知之

是歲阿媽港商船數艘來于長崎長崎奉行長谷川左兵衛

藤廣告之駿府神祖其惡之命晴信藤廣殲之晴信與藤廣

議誘加毘丹上陸而不來九日晴信藤廣以戰艦攻之蠻船

烈祖成績卷十五

揚帆走可一里風逆不能行下碇而泊藤廣購蠻人潛入水

底以刀截纜繩牢固如鐵不能截十二日藤廣厲晴信進樓

船走輕艦圍攻之蠻賊放鳥銃射火箭拒之我兵不顧死傷

急擊之藤廣弟忠兵衛乘小船近蠻船騰斬真如盧蠻船大

驚騷嘖嘖呻吟囉喇以錚鼓齊發聲聞數里晴信之兵有能知

蠻船事者射火箭中火藥箱一時火發燒船沈海底加毘丹

以下蠻賊死者二百餘人無一人免者白金二十餘萬兩白

絲二十餘萬斤金鐐金環繡羅布帛皆沈沒不可勝計年譜

紀事是日大胡城主牧野右馬允康成卒年五十五子忠

成嗣年譜創業記水野分長其子重仲守濱松城重仲雖為

烈祖成績卷十五

賴將傳而松平忠賴舊臣恣睢暴戾故神祖命二人治之松

事二十二日松平信吉二子加首服於大將軍前授諱字長

子名忠國次子名忠晴並賜佩刀家忠日記松榮

守茲叙從是月封常陸介賴宣於駿河遠江食五十萬石賴

更今名但不賴房於常陸水戶食二十五萬石年譜創業記

知其何時榮紀島津家久遣使駿府江府獻物謝賜琉球國神祖大將

軍賜書優答之家忠日記松榮是歲下法式封戶印章於園城寺

之照高院家忠日記松榮是歲下法式封戶印章於園城寺

禪院高田專修寺東寺長者及僧徒關東真言宗古義諸寺

鞍馬寺高野山金剛峰寺又下修驗道法制於聖護院家忠

烈祖成績卷十五

松榮松平利隆長子新太郎長而名光生於備前岡山城神

祖以牧野豐前守為使賜名刀一雙於新太郎給備中地一

千石於利隆之妻為湯沐邑家忠日記松榮侍從大澤基宿為少

將戶澤政盛為右京亮一柳直盛長子直重為丹後守次子

直家為美作守森二郎兵衛重政為伊豆守岡部宣勝為美

濃守內膳正長威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無宣勝今據岡部

然自餘叙任二書並叙從五位下溝口伯耆守秀勝卒年六

十三真田安房守昌幸死于久土山年六十九諸書或作高

山關原記七全口高野山麓又土山今從之家忠日記

十二月神祖及駕武州宿營築城城主高力忠房饗之是春

嚴築城火城郭新成墨壁悉備神祖還江戶以忠房弟河內

守長次為使賜白銀二百枚於忠房以賞其速成之功按十

烈祖成績卷十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月神祖往江戶以疾不果行其後諸木下肥後守家定卒神書不載至江戶後也

祖欲以其弟宮內少輔利房紹封豐臣秀吉夫人高臺院家定之姊也以私受忤命欲以少將勝俊襲封神祖怒沒

其封創業記松榮紀事勝俊大將軍命美濃尾張參河將士至江戶以迎新歲創業記○松榮紀事曰大將軍使中國西

創業記曰始雖有命中國之從之

十五年庚戌正月朔大將軍以大久保忠常為使二日前右

大臣秀賴以伊藤掃部助為使並至駿府賀正九日神祖狩

于田中徑造尾州名護屋視築城地十四日還駿府十九日

放鷹田中平譜家忠日記造名護屋松榮紀事二十三日大將軍以內藤

烈祖成績

甚十郎忠重為世子竹千代麻呂傳忠重仁兵衛忠政松平

長四郎信綱大河內金兵衛久綱子右衛門大夫正綱部

小平次忠秋左馬助忠吉子時九歲後補永井十左衛門直

貞為近侍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四日神祖發田中狩于

中泉二月四日還駿府大將軍將狩于參州田原二十日發

江府二十四日至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先是堀越後守忠

俊宗臣忠俊左衛門督堀直奇與兄監物爭權相訟監物以

其為異母弟惡直奇譏於忠俊逐之忠俊亦多忠政之女婿

也忠政之女神祖之外曾孫也子養之以嫁忠俊故忠政憂忠俊家國貽危與本多

正純安藤直次成瀬正成相議講解監物兄弟直奇不聽幸

大將軍在駿府至駿府訴之家忠日記作江戶閏月二日神

祖召監物直奇及庶弟主計直之淡路加賀等問其曲直家忠日記云直之後稱式部少輔加賀郡市正執政元老各列坐神祖隔障聽其訟

監物直奇爭辨不已直奇言曰監物在藩國多不法嘗使淨

土法華二宗僧私作法論是非未決監物濫殺淨土僧十餘

人神祖聞之開障面詰監物曰法論可否何人決之監物對

曰使智者決之神祖曰所謂智者誰歟以汝昏愚自詡為智

者擅殺無罪之僧即此一事罪在不赦餘不足問最監物於

最上責忠俊曰不能決家臣之訟何能治國奪封流之巖城

直奇以無罪削采邑五萬石賜信州之地三萬石年譜創業

烈祖成績

卷十五

紀事松榮三日移封上總介忠輝於越後居高田城食五十五

萬石年譜附尾作六十萬石今從源流綜貫○創業記松榮

志城主石川忠義治田城主真田信幸監高田城遣使越後

召忠俊妻再醮有馬晴吉長子左衛門佐直忠俊妻再醮有馬晴吉長子左衛門佐直

十萬石封忠輝時越後無主乃封於越後村上義則溝口宣

勝領越後地十五萬石故忠輝領川中島如故按此非一朝

夕之事蓋三日下命封之而其入高田城八日和州高取城

則在從日今據年譜家忠日記書于此

主本多因幡守利朝卒子左京利長嗣本多十日大將軍發

駿府十三日神祖女子四歲而夭創業記松榮紀事○據二

今歲夭故此後養也田樵政之女書去年許嫁伊達忠宗而

嫁忠宗忠宗卒為尼號孝勝院十四日大將軍至田原十

五日狩于大久保山參河遠江士卒圍山數重大眾放箭飛

鉦聲震山谷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在獵場言于大將軍曰

往年武田信玄率大兵出三方原未及此衆之多也。十七日狩于藏王山是日岡部八十郎與中川八兵衛忿鬪八十郎斬八兵衛不殊八兵衛從者殺八十郎大將軍責八兵衛犯令斬之雖事起于倉猝而令嚴隊伍不亂二十日狩于日留和山二十二日狩于若見山秣山二十三日狩于多坪數日間獲猪鹿數千牧野内匠頭信成射大鹿殪之大將軍褒之二十七日大將軍至駿府譜創業記家忠是月神祖命西州諸侯築名護屋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昔年織田信秀僅領州半城守此地郭内狹隘池隍甚淺雖以本州封義直居清洲城而地僻不足爲東海道之樞要故規畫名護屋之地命刈矣構

烈祖成績

卷十五

三十五

木邨嘉平括

城郭築壘壁福島正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等爲其最正則密謂池田輝政曰頻年修造江府駿府城郭工役並興是皆天下之重鎮人不敢以爲勞今爲庶子築城不宜役使吾曹子爲大御所之愛婿盍爲吾曹言之輝政不應清正奮髯曰子何發言之輕遽子以築城爲勞則何不速謀反若不能反不宜發此言正則語塞輝政笑以爲戲其後神祖聞之召輝政使謂諸將曰聞卿等疲於土木宜各罷去深溝高壘據城以待吾至諸將大懼急董工役闢土地穿塹隍以伊勢參河之大船運西州南海之巨石壘爲壘壁凡役二十萬人名護屋城不日而成松榮紀事三月五日大將軍還江府十一日敕使

勸修寺大納言藤原光豐廣橋大納言藤原兼勝來于駿府密詔告明年將傳位于皇太子年譜創業記家忠二十二日井上康名叙從五位下爲淡路守家忠日記作康名松榮是春更土井利勝下總小美川采地賜本州佐倉城食三萬二千石優勞淺野長政賜前年所收水下定備中采地二萬四千石往年長政賜常陸近江數縣松榮紀事常陸作五萬石江州愛智川五千石今欲以其子幸長之女妻右兵衛督義直故厚遇長政使以新授采邑傳于次子右兵衛佐長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長兄紀伊守幸長十八四月二日執政本多正信酒井忠世安藤重信牒于高野山

烈祖成績

卷十五

三十六

風間辰之助刻

吉野山僧徒關東之士忤神祖大將軍之命者使之在高野吉野多武峯勢州朝熊牒于日光山坐禪院房州清澄寺筑波山知足院足利鐐阿寺關西之士忤兩公之命者使之在日光房州筑波足利按驗錄送其實數松榮紀事云使諸山日光房州筑波足利按驗錄送其實數不得藏匿逃亡之士家忠日記載七日眞壁城主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卒神祖好與長政圍碁長政爭道頗失君臣之禮神祖每優容之及卒神祖不復圍碁世人比之伯牙絕絃淺野家譜是月封神祖外孫松平忠雄于淡路抵駿府江府謝之神祖賜短刀大將軍賜腰刀及馬松榮紀事正文曰增封淡路于池田輝政統領播磨備前三州通一百萬石餘紀事一說與家忠日往年高野山遍照光院與衆僧誣僧庵室有罪禁錮



之庵室逃至駿府。訴其無罪。神祖召遍照光院及衆僧。按問之。庵室雪冤。故誅。遍照光院於山上放流衆僧。以庵室住持。遍照光院賜教書。裁決山中庶務。久之庵室放橫。私立法制。逐無過者。是月高野山寶性院抵駿府。訴之神祖。鞠問之。庵室伏辜。收往年所賜教書。下法制五條於高野山。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五月十一日。水野勝成叙從五位下。任日向守。十六日。島津家久將中山王尚寧出薩摩。赴駿府。家忠日記松榮紀七月朔。神祖漁于瀨名川而游泳水底。年譜家忠日記十三日。高木主水正清秀卒。年八十五。家忠日記松榮紀龜山城修築成。藤堂高虎鳩工造殿守。白駿府江府獻之。即用爲龜山城殿守。創業記松榮紀十烈祖成績 卷十五 今澤銀次郎刻

九日。割伯耆移封黑野領主加藤泰景。今尾領主市橋下總守長政。松榮紀事作正綱。寬永系圖長勝子有長政而龜山城主關一政增封加納城主松平攝津守忠政四萬石。松榮紀創業記松榮紀事飛驒守忠政去年更稱攝津守。二十七日。封忠政弟忠明于龜山城。食五萬石。領參州作手如故。忠政忠明皆神祖之外孫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平忠明行狀松榮紀事先是丹羽長重立花宗茂歸降。流寓江府。是月召二人各賜采邑一萬石。松榮紀事○本書八年八月。屏居江戶城外。請赦其罪。世子以其有舊。請神祖釋之。賜常陸古渡卿一萬石。按古渡一萬石。八年賜山岡景本而爲賜。長重誤。以是月與宗茂同賜采邑。爲是故不取創業記。日宗茂賜關東地二萬石。關原記大全曰。賜與州棚倉一萬石。其後增一萬五。井伊直政第二子掃部頭直孝。細川興元。各賜千石。今從之。

采邑一萬石。賜安藤重信上野吉井邑。阿部正次下野鹿沼邑。各五千石。武藏深谷邑八千石。于松平大膳亮忠重。松榮紀事忠重左馬允忠賴子。八月二日。大田新六郎重政卒。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大將軍遣土井利勝於駿府。諮政事得失。神祖賜抹茶小壺於利勝。命曰。汝歸江戶。須以此小壺作茶會。饗大將軍。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書並云。小壺號紹鷗圖。坐肩衝。六日。島津家久將中山王尚寧至駿府。八日。神祖著直衣烏帽。坐正殿上檀。尚寧獻緞子一百匹。羅紗一百二十尋。芭蕉布一百匹。太平布二百匹。家久獻腰刀一隻。白金一萬兩。十八日。饗家久。尚寧設中樂大宴。常陸介賴宣及賴房皆作舞曲。賜貞宗大刀短刀於家久。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日。細川玄旨卒于京師。年七十七。創業記細川家傳錄松榮紀事二十五日。家久將尚寧至江府。大將軍遣使勞之。二十七日。又遣使賜米一千俵於家久。二十八日。尚寧登城謁大將軍。獻緞子芭蕉布各一百匹。太平布二百匹。家久獻長光刀。緞子一百匹。虎皮十張。白金一萬兩於大將軍。腰刀良馬各一。紅絲一百斤於世子。大將軍命尚寧曰。琉球國中山王所世居也。不宜立佗姓爲王。須亟還國。以奉祖先之祀。賜琉球賦稅於家久。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神祖奏請以增上寺住持僧源譽存翁爲國師。近世大德寺僧賜國師號。以國師不宜有二。輟大德寺國師。賜存翁號觀智國師。創業記松榮紀事九

烈祖成績 卷十五 川澄全彌刻

月十六日大將軍饗家久尚寧於大城二十日家久將尚寧由木曾路赴薩摩既而歸藩送還中山王及俘囚置監吏定法制每歲收租稅六萬石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月安南國王遣使通信使舶泊薩摩獻沉香柱十二以沈香抹所製柱一

糖水十壺水沈十斤象牙二鸚鵡孔雀利年雞各一隻花絹二匹庚子之亂稻留一夢不能死于細川忠興之妻之難時人鄙之然其精于鳥銃當世無雙事故薩摩守忠吉在清洲

城神祖召之習其術大將軍亦召於江府習之古田重然以精於茶事名于世大將軍召之諮訪茶事十月六日大將軍臨大久保忠鄰第作茶會創業記松榮紀事九日駿府城庖廚火十

烈祖成績卷十五  
伊藤寅吉刻

四日神祖如江戶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日增松平右衛門佐正久采邑一千石家忠十五日神祖至善德寺放鷹留三日

十六日大將軍臨松平政宗第作茶會自是數臨列侯執政之第有茶會創業記松榮紀事十八日桑名城主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長子美濃守忠政紹封二十一日神祖至武

州放鷹各所大將軍來謁經日神祖入江戶城十一月二十七日神祖還駿府中途放鷹淹留數日十二月十日入駿府城年譜創業記家忠二十一日吉田城主松平玄蕃頭家清

卒年四十三長子民部大輔忠清紹封家忠是歲前右大臣秀賴營大佛殿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羅

山文集雜著記大佛殿曰天正文祿之

烈祖成績 卷之十五

際豐臣氏相洛東之地疊大磐累巨石堆其基址創大殿置大像大像壞于地震大殿燼於鬱敗戊申己酉之年肯堂之事始焉君子以爲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按十三年賜淺野十四年既命營構至是工役竣興其詳在十七年

長晟備中地采邑二萬石家忠常州北條邑三千石於佐久間勝之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佐久間本州小栗邑五千石于杉原長房杉原大將軍賜山內對馬守松平氏及諱字佩

刀名忠義叙從四位下爲土佐守大澤右京亮基重爲侍從先是侍從吉良義彌銜大將軍之命使于禁廷基重奉神祖

之使故有是命松平家信叙從五位下爲紀伊守以本多忠政女再醮有馬直純神祖賜長光刀於直純家忠神祖嘗謂長谷川藤廣曰曩時日本與明有勘合符天文以來絕

烈祖成績卷十五  
木村嘉平括

無其事今須商議復故至是明商船泊五島吏目周性如來于長崎藤廣招之問明室之事白之駿府神祖使林道春作

本多正純及藤廣書遺福建道總督陳子貞舉吾邦與明通信故事及當時皇朝治平朝鮮來聘琉球臣服安南交趾占

城暹羅呂宋西洋東埔寨等諸國莫不上書輸貢明室亦宜以勘合符通信結好雖署正純藤廣之名而其實達之明主

故用神祖之印章藤廣授二書于性如致之總督而子貞猶懷狐疑竟不復書勘合亦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船每歲來于

長崎至今不絕羅山文集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五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六起慶長十六年正月終十九年九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十六年辛未正月朔。大將軍以酒井家次爲使。前右大臣秀賴以大野主馬首治房爲使。賀正。治房修理亮治長弟七日。神祖爲符遠州。出駿府。至田中。九日。放鷹榛原。十日。至中泉。留數日。十八日。還駿府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十九日。安部新四郎重吉卒。年八十二。神祖幼寓于駿府。重吉近侍。不離左右。故神祖悲悼之。家忠日記二十一日。三位法印島津龍伯薨。大將軍以捐斐與右衛門爲使。賻白金一千兩。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創人。三月六日。神祖如京師。扈從步騎十萬餘人。十一日。至名

烈祖成績 卷十六

竹口龍三郎刻

護屋。留一日。十七日。入二條城。二十日。右兵衛督義直常陸

介賴宣。並叙從三位。爲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左

近衛今從公卿補任賴房叙從四位下。爲右近衛權少將。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二十一日。傳奏廣橋大納言藤原兼勝。勸修寺大納言

藤原光豐。來傳密旨曰。今將以公爲太政大臣。賜菊桐紋。神

祖辭曰。相國則闕之官。非臣所敢當也。願贈曩祖大炊介義

重及考廣忠官。則幸莫大焉。菊桐紋後醍醐天皇所嘗賜足

利尊氏也。往時新田足利兩雄爭威。今以菊桐紋賜臣。是足

利氏之榮。而非新田氏之榮。不如以家世所傳葵爲紋也。兩

卿歸奏。天皇嘉歎之。二十二日。贈新田義重鎮守府將軍。先

考廣忠公大納言上卿權大納言藤原兼勝。奉行職事。右中將藤原實有傳宣。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岡崎城主本多豐後守康重

疾革。大將軍以松平助十郎勝次爲使。問其輕重。是日康重

卒。年五十八。子伊勢守康紀嗣。家忠日記本多系圖松榮紀事二十三日。神

祖整衣冠於勸修寺光豐第。入朝拜謝。參議義直賴宣參河

守忠直從之。賜杯酒。光豐扶持之。退朝。光豐饗神祖於勸修

寺第。是日。最上義光爲少將。左右所考堀尾忠晴叙從四位下

二十七日。天皇傳位于皇太子政仁親王。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是日。

參河守忠直叙從四位下。爲右近衛權少將。公卿補任家忠日記先是

神祖使織田有樂言于前右大臣秀賴曰。秀賴昏成。未來謁

烈祖成績 卷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刻

想年已長。須來京師。永結兩家之好。此太平之基也。秀賴長

於大阪。未嘗跬步離內。性又不慧。所生大虞院多猜忌。不許

入京。群臣知其不可。而不敢出一語。嫡母高臺院時在京師。

往大阪。諭曰。右府不往。則恐忤大御所之意。加藤清正保其

無他。大虞院意解。秀賴初出大阪。至伏見。浪花戰記松榮紀事織田老

犬留守大阪城。難波戰記上野介信包判號號老犬二十八日。秀賴如京師。神

祖悅。使義直賴宣迎之。東寺織田有樂加藤清正淺野幸長

池田輝政。藤堂高虎等二十餘人。步從秀賴。輿入二條城。神

祖座正殿北。秀賴坐其南。贈神祖以真盛大刀。名刀號一文南泉

字刀。左文字短刀。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猩猩皮三張。緞子



二十卷錦十卷義直賴宣其餘執政近臣各有贈遺高臺院亦來會獻酬禮畢家忠日記曰饗禮甚盛創業記曰設饗隆盛然神祖慮秀賴不耐煩唯命不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亦云神祖贈秀賴以左文字刀名刀流鍋吉三獻禮畢今從之

光短刀蒼鷹三良馬十四諸書無馬今秀賴告歸至東山視

經營大佛殿詣豐國社加藤清正步從與旁秀賴至伏見駕

舟還大阪舟中清正進酒年譜創業記家忠四月二日神祖

遣參議義直賴宣於大阪謝秀賴來謁贈白金一萬兩於秀

賴白金二千兩錦三百屯於大虞院白金一千兩紅花三百

斤於侍女秀賴出迎河上導義直賴宣入牙城饗之極其精

腆各贈佩刀一雙緞子一百卷三日義直賴宣出大阪至伏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 木邨嘉正 括

見五日還二條城年譜創業記家忠六日眞壁城主淺野彈

正少弼長政卒年六十五第三子采女正長重嗣家忠日記

十二日皇太子即位是爲後水尾天皇神祖裏頭竊觀其儀

一乘院尊覺法親王後陽成日野唯心藤原晴光子權大納言輝資判髮號唯心

侍側禮畢神祖入朝賀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日神祖命天

下諸侯上誓書三條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數目載十四

日饗公卿於二條城作申樂是日命諸侯修營禁闕使修理

職內匠寮掌其事奉公田於上皇供給之天皇上皇大悅松榮

紀十七日神祖往知恩院松江城主堀尾帶刀吉晴卒子出

雲守忠晴紹封創業十八日神祖發京師列侯各歸本藩二

十八日還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五月七日大將軍第四子幸松麻呂生于江戶城德川系譜源流綜貫所生神尾氏稍長使保科肥後守正光子養之故冒

保科氏名正之後賜松平氏至正六月二十四日熊本城主

四位上左近衛中將爲會津城主

加藤肥後守清正卒年五十長子虎之助忠廣在江府喪除

襲封歸肥後年譜創業記家忠七月命板倉勝重米津清右

衛門大久保長安下驛馬人夫之制課天下諸侯築禁闕壘

壁厚八尺板倉勝重監之又遣勝重第二子重昌於京師巡

視壘壁年譜家忠日記創業記曰每步銀二貫五百錢松榮紀事曰遠國諸侯各輸折銀每步銀二百五十錢

勝重命梓人中井大阿媽港人東魯訥齋西域海船總兵官

和守和信京師市人東適我書來于長崎貢獻問往年穢阿媽港商人請賜印章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四 瀧澤策吉 刺

通商賈東魯訥彼國貴族也故神祖召見之命林道春代本

多正純復書揭往年阿媽港人燔殺肥前商之罪許通商賈

賜符又作長谷川藤廣後藤少三郎光次書諭阿媽港酋長

父老通商船羅山文集松榮紀事八月十三日神祖遊淺間山放火銃

隔二町餘三發皆中正鵠近臣雖放多不能中年譜創業記

榮紀事午間有鳶集前殿樓上放銃連擊三鳶其二墜地其

一傷足飛去人皆服其精妙駿府記松榮紀事二十四日加藤忠廣

來謁駿府謝賜肥後駿府記家忠長谷川藤廣來謁駿府

上言明及南蠻異域商舶來泊長崎凡八十餘艘神祖悅細

駿府松榮紀事 二十一日。神祖狩于駿州淺島。年譜創是月會津

地大震。蒲生秀行城郭石壁悉壞。駿府紀事阿部正次爲大

番頭更番伏見城。松榮常陸下野盜起。松榮紀事下野作上

神祖使服部仲細并金兵衛久永源兵衛捕之。賊聞之結黨

嘯聚源兵衛遣邏卒搜索山林擊殺數十人。從兵禽賊二人。

仲金兵衛悉誅其黨類梟首于小山。芋加羅新田等地九十

三所。松榮忠日松榮紀事九月十一日大將軍第三女爲嫁越前少將

忠直來謁駿府時十一歲。名喝食嫁忠直土井利勝

從之神祖鍾愛之使居第二城十五日作申樂使孫女觀之

名列侯大饗之十八日孫女赴越前利勝及渡邊山城守茂

烈祖成績 卷十六 金子勝秀列

護送之。創業記駿府松榮紀事十九日神祖使林道春讀建武式

目議其得失。駿府紀事松榮紀事二十七日臨藤堂高虎第觀申樂義

直賴宣及近侍群臣悉從日野唯心圓光寺僧三要金地院

僧崇傳等侍焉。年譜駿府松榮紀事二十八日越前少將忠直

合卺禮成。創業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毛利三次郎就隆初謁

神祖。駿府紀事就隆輝元第二子長是月呂宋人來貢駿府獻

蒲萄酒南蠻蠟綾絹等物去歲京師商田中勝介就後藤光

次上言東海之東八九千里有濃毘須般國自古不通我邦

願往覓其國神祖許之是月勝介獻五色羅紗葡萄酒云其

國多金銀戒以日本人不可再來。駿府紀事松榮紀事十月二日以加

藤忠廣年幼遣藤堂高虎於肥後監其國事。監使年禮江右

衛門小津賴兵衛從之。松榮紀事不日家忠日記係十六日

役有監使小津賴兵衛從之。松榮紀事不日家忠日記係十六日

衛門小津賴兵衛從之。松榮紀事不日家忠日記係十六日

正久等扈從給日野唯心俸米五十石水無瀬一齋八十石

權中將親具剃髮號一齋山科少將藤原言緒言經子後

橋秀賢冷泉侍從藤原爲滿爲益子至各賜黃金衣服從駕

此輩常侍左右舉典故談古今故神祖親之。駿府紀事松榮

大久保忠鄰長子加賀守忠常卒年三十二大將軍悲悼之

駿府松榮紀事十四日神祖至神奈川驛大將軍來謁十五

烈祖成績 卷十六 木部嘉平括

日神祖放鷹稻毛十六日入江戸城列侯出于品川芝金杉

迎之二十日大將軍饗本多正純以下駿府扈從群臣賜鶴

羹及茶二十一日神祖放鷹近郊大將軍設申樂於大城使

群臣觀之山科言緒冷泉爲滿舟橋秀賢侍大將軍側二十

二日以神祖之命又設申樂使夫人觀之列侯母及女子爲

質在江府者皆許登城觀之賜饗。駿府紀事松榮紀事二十四日大將

軍饗神祖於大城出迎門外世子竹千代麻呂弟國松麻呂

出迎玄關兩幼孫執神祖左右手入燕寢大將軍親捧膳本

多正信侍坐談及政事二十五日神祖往增上寺賜觀智國

師白金衣服二十六日放鷹戸田二十九日放鷹河越。年譜

創業

記駿府家忠是月神祖使舟橋秀賢監畫工狩野某所畫

大內及日本大社圖松榮命長谷川藤廣遺書呂宋國王贈

刀一雙賜符許通商船又遺書占城國王賜刀一柄於國王

衣服於國王夫人姊妹諭賣奇楠香皆使林道春作書駿府

榮山文集十一月五日至忍城大將軍以土井利勝為使起

居六日大將軍狩于鵠巢九日遣觀智國師土井利勝成賴

正成於新田搜訪新田義重義貞舊跡十三日神祖自忍城

還河越以中將義直在駿府患痘瘡將歸駿府大將軍自鵠

巢來謁是夜觀智國師土井利勝等還自新田曰有老農言

世良田近郊有古寺遺址是義重義貞之舊跡也利勝使民

烈祖成績 卷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刺

夫堀之得瓦石古佛神祖悅建一寺於新田金山麓號大光

院創業記駿府家忠為先考廣忠公創松應寺於岡崎並附

封戶許住持僧著紫衣義重及廣忠公贈官敕書藏在二寺

松榮松榮紀事按造立二寺非此時事本十四日大將軍還江

府大將軍性至孝每事盡誠神祖遊獵之地每日以近臣問

安供張治具莫不周悉神祖大悅駿府榮松榮紀事

臣按孝百行之本物則民彛皆由是立然其要必以愛敬

為先真德秀釋天子之孝曰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

己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

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先聖述天子

之孝以及士庶人然無外乎愛敬二者也揚子雲曰孝莫

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台廟能盡愛敬之道

而得神祖之驩心以及四表其為孝亦大矣神祖既開基

業而台廟善述其志人心率服德澤被乎遐裔守文主器

以垂憲於萬世盛矣哉

十五日義直痘候平安之報至故神祖緩歸期十六日至神

奈川大將軍來謁創業記駿府家忠是日上杉景勝來謁十

七日伏見街市火燒千餘宇延及諸侯第宅駿府十八日神

祖至藤澤大將軍還江府是日佐竹義宣來謁十九日至中

原鎌倉莊嚴院僧獻保曆間記駿府榮松榮紀事二十三日還駿府

烈祖成績 卷十六 木郎嘉平括

年譜創業記家忠晦陸奧海溢仙臺及南部津輕海濱溺死

者八千餘人駿府榮松榮紀事是月明人來駿府神祖召見之命長

谷川藤廣凡外國船不問何津來泊者悉送長崎點檢之駿府

記松榮十二月十三日松平政宗嫡子虎菊麻呂加首服于

大將軍前授諱字名忠宗賜三原正家刀家忠日記○本書

長子忠卿初謁大將軍時九歲按忠卿元服叙任實在十八年書于下文故不取十五日琉球使來

駿府獻藥物土宜府榮松榮紀事二十一日神祖放鷹田中

二十六日還城駿府晦大山城主平巖主計頭親吉卒年七

十無子嗣絕年譜家忠日記○創業記曰神祖聞主計頭死

不得其所是月神祖命吉田了以鑿河引淀河達于三條以



通漕運創業記駿府記是歲增山口重政采邑五千石通

前食一萬五千石賜一尾通春采邑一千石家忠日記○本

通春八年初仕麾下久留島右衛門佐康親卒年三十書書淺路守按

一其子通春嗣通春後任植村法印卒年七十三忠八守致

判仕披寺澤二郎忠清志摩守廣叙從五位下為式部少輔松

平利隆子新太郎來謁江府時三歲大將軍賜國俊短刀家

日記新太郎長而名光政任神祖下令運諸國貢稅於江府忠

少將領備前及備中數郡藏于大將軍倉庫美濃伊勢及近江十三萬石之貢稅藏于

駿府松榮

十七年壬子正月朔大將軍以本多忠朝為使前右大臣秀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九 龍澤襲吉刺

賴以薄田隼人正兼相為使賀正年譜創業記七日神祖為家忠日記

狩于遠參尾三州之地發駿府至田中十五日至吉良是日

藤堂高虎還自肥後獻地圖言國事十七日遣使京師獻放

鷹所獲鶴於上皇二十日至岡崎二十六日詣大樹寺松應

寺拜先塋賜寺僧物二十七日至名護屋命城隍土木事於

成瀨正成竹腰山城守政信播磨太守池田輝政罹疾二十

九日神祖遣使問之二月三日狩于遠州界川二川等山列

卒五六千人放銃飛矢多獲猪鹿四日至中泉大將軍以成

瀨豐後守為使起居神祖十一日還駿府年譜創業記駿府

紀事但還駿府三書作六三月十一日大將軍如駿府本多

日今從駿府記松榮紀事

正信大久保忠鄰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圖書助山口重

政神尾五兵衛水野忠元井上平九郎正就等從駕正就安

定吉孫井上平右衛門清秀子有故更氏陪大藏

事見卷第一正就後任主計頭為執政十七日大將軍入

駿府西城二十五日神祖饗大將軍於牙城設申樂二十六

日茶會日野唯心京極忠高接伴神祖親點茶事畢神祖出

投頭巾櫛柴二小壺擇取之大將軍取投頭巾小壺拜戴而

退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駿府記松榮紀事並以此陶器

器茶人紹鵬所愛初見之下覺投頭巾故名之當世無雙珍

重之二十八日大將軍臨藤堂高虎駿府第觀申樂二弟

義直賴宣從之創業記駿府記家是月伊豆般若院僧快運

獻續日本紀神祖使林道春讀之又召道春講論語參覈東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十 竹口瀧三郎刺

鑑盛衰記異同駿府記松本多正純部下士岡本大八與有

馬晴信交通欺晴信使賂執政多得金銀自為互市寄書晴

信詐云有密旨應以往年晴信破蠻船功賜鍋島信濃守管

內數郡之地晴信信之大悅遺書正純謝之正純不解書意

白神祖輒召晴信按問之大八知罪重自首捕之下獄知其

不可免告獄吏曰往年晴信忌長谷川藤廣謀欲殺之獄吏

以聞乃鞠問晴信得實獄決使大久保長安幽之於甲州郡

內晴信遂自殺燔殺大八於阿倍川上神祖命晴信子左衛

門佐直純曰父有罪伏誅其子不可釋然直純自十五歲時

近侍盡忠又不與父之奸謀故新賜采邑四萬石宜鎮長崎

非紹襲父封也。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春神祖養故松平康元

之女爲子嫁毛利秀元東山大佛殿成初豐臣秀吉營大殿

元年七月地大震殿倒像壞秀吉叱像曰安置佛像欲使國

家安泰也今不能庇其身何能救人因彎弓射之迎信濃善

光寺佛像安置之未供養而秀吉薨無何國家多事時人流

言善光寺如來移于他所則其地必凶乃送還佛像于信濃

七年秀賴使鑄毘盧遮那大像治工誤失火像燬堂宇悉爲

灰燼比年神祖使人言于秀賴曰宜造大像以畢太閤之志

願秀賴命其宰片桐且元再造之十五年梓人中井正次鳩

工營構神祖使京尹板倉勝重與且元議董其事至是大像

烈祖成績卷十六宮田伊三郎刺

殿堂告成秀吉譜松榮紀事勝重抵駿府上言京師庶務神祖謂勝

重曰近世多奉耶蘇宗者宜令天下一切禁斷攘斥邪徒京

師有耶蘇寺院宜悉毀之小笠原權之丞神原加兵衛等以

奉邪法悉流竄之大將軍命麾下士以十人爲保互相糾察

故邪徒皆屏息有馬直純奉命招淨土宗僧幡隨於高來郡

闡揚其法耶蘇邪徒化之多變法者其不變者悉誅之松榮紀事

四月二日加藤忠廣來謁駿府謝紹父封獻黃金一百枚時

服二十領創業記駿府記松榮紀事鍋島勝茂遣使駿府獻黃金五十枚

猩猩皮三十尋以謝紉斷岡水大八之姦詐其父直茂亦獻

松榮大將軍淹留駿府面受時務所宜十日發駿府還江府

松榮紀事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四日今川氏真入道宗

閣自京師來謁駿府神祖款接談舊駿府記松榮紀事○按

年七十九日比叡山南光坊僧正天海謚慈眼來駿府告住

武州仙波喜多院神祖賜白金衣服給封戶自是天海着遇

日渥駿府記松榮紀事是日致仕常陸介佐竹義重卒二十日吉田

城主松平民部大輔忠清卒年二十八無子嗣絕創業記松榮紀事

納言藤原光豐遣使告曰春日祠官上言大宮及若宮千木

損折災異祥見故天皇齋戒慎之神祖報曰兩宮歲月既久

烈祖成績卷十六富田宗次郎刺

故損壞耳大將軍須修造之卿等勿以爲災異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五月十四日會津若松城主蒲生飛驒守秀行卒年

三十五子忠鄉嗣時十歲神祖之外孫也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下野守至從四位下參議○創業記曰秀行好酒放縱多不法及卒侍童本山主膳岡左衛門二人殉死六月二

日神祖分置江府街衢命後藤光次賜京師及泉州界津商

人宅地駿府記松榮紀事二十七日使本多正信酒井忠世牒于肥

後處分加藤忠廣部下之士九鬼志摩守良隆長門守來駿

府初謁神祖賜來國次短刀家忠日記是月上皇弗豫神祖使水

無瀨一齋山科言緒舟橋秀賢冷泉爲滿等還京師候之各

有贈遺駿府記松榮紀事加藤忠廣之江府謁大將軍還至駿府神祖賜

國次國光雙刀忠廣還藩駿府記松以小笠原信之爲古河

城主賜二萬石創業記松榮紀事舊武州本所一萬石○創

重於笠間食三萬石按六年二月康重封古河城主松平康

年結黨相聚可三百人著姣衣佩大刀狀貌異常或白晝殺

人或凌辱婦女世稱歌部伎者麾下少壯之士喜以此徒爲

奴隸浸淫諸國無慮三千餘人人皆苦之大將軍下令捕之

獲數十人處法麾下之士亦有其黨按之得實竄穗阪長四

郎阪部金大夫于越後岡部藤次于南部米津助十郎於津

輕黨與悉伏誅創業記駿府七月內藤豐前守信成卒年六

十八子紀伊守信政嗣家忠日記松榮因果居士自京師來

烈祖成績卷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刻

駿府神祖嘗識之故召見之問曰汝尚存乎年幾對曰八十

八使留于駿府時時召之談往事駿府記松榮紀事○據信

土時淨土法華二宗僧作法論長記信長譜信長公在安

因果居士斷之曹洞宗僧也暹羅商獻緞子緋羅鯨皮神

祖召見之使近臣問南蠻諸國事駿府記松榮圓光寺僧獻黃

氏日鈔三十卷僧三要遺留物也駿府八月四日呂宋船主

類子獻緞子及蜜二壺長谷川藤廣上言我商往明及呂宋

等諸國貿易而歸明及諸蠻商舶多來泊白絲十四萬斤其

餘絹帛綾羅捆載而來阿蘭陀舶來泊平戶駿府記松榮十三

日神祖漁于瀨名川家忠日記十五日明商一官祖官獻

藥物神祖召之問異邦事駿府記松榮十六日命本多正純附

米二萬石於春日社修營神殿駿府是月池田輝政疾瘳來

駿府神祖慰勞之輝政之江府謁大將軍眷遇殊渥賜松平

氏及蜂屋鄉刀良馬二匹家忠日記吉田了以遣商舶於安

南每年往來後藤光次啓之至是獻紅絲緋紗綾沈香縮沙

斑猫葛上亭長等藥物神祖慈仁政事之暇用意周摯異域

之事長谷川藤廣言之商賈之事後藤光次言之佛寺之事

金地院長老崇傳言之務欲天下人民產業豐足各得其所

故如此駿府記松榮九月三日松平輝政至駿府朔日神祖設

茶會饗輝政山名禪高藤堂高虎接伴賜壁上所揭虛堂墨

蹟若狹正宗刀及鷹馬給放鷹地於攝州輝政拜謝之京師

烈祖成績卷十六 龍澤養吉刻

十八日輝政拜參議大將軍所汲引也創業記作十三日輝

祖饗之今從家忠二十七日下制三條于一乘院定興福寺

法式年譜家忠是月蒲生忠鄉來謁駿府創業本多政朝爲甲

斐守水野元綱爲備後守並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松榮

長更稱彈正忠是秋東大寺子院僧福藏院中澄院北林院

故襲稱備後守事元綱分長子分

入三倉盜寶器事發覺京尹板倉勝重捕三僧拷掠伏辜出

寶器勝重告狀駿府江府處法大將軍遣永井白元檢庫中

物敕使柳原右少辨藤原業光隨例監臨封庫創業記家

權中納言秀康之家老本多富正久世但馬岡部伊豫守牧

主殿弓木左衛門上田隼人竹島周防守共執國政爭權不



輯睦有人讒之於少將忠直曰此輩私取官庫金銀時久世但馬與岡部伊豫有忿言伊豫怒欲往駿府訴之十月與牧主殿出越前不之駿府而登高野山但馬據已家不出越前騷擾本多富正亦被讒在府中城然重公事十九日率兵馳至北莊圍但馬家但馬放銃矢拒之富正之兵多死傷富正厲衆急進攻破之但馬父子及部下之士一百五十人皆鬪死弓木左衛門上田隼人相繼自殺事平富正以功得雪冤今村掃部助○據淺井軍記今村掃部助國平爲淺井亮政部將豈其子乎未詳清水丹波守與富正積不相能二人往駿府訴之創業紀事閏月二日神祖如江府中路放鷹十二日至江府二十日放鷹于忍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十五

宮田六左衛門刺

作二十七日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大將軍放鷹鵠巢十一月十二日更松平忠利參州西郡采邑一萬石賜吉田城三萬石四月吉田城主松平忠清卒無子故有是命賜忠利舊邑四郡地五千石於忠清弟玄蕃允清昌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三日本多富正今村掃部助清水丹波守至忍相訟神祖使土井利勝聽之利勝往掃部助旅寓呼富正坐二人之間審聞其訟劄記夜既闌神祖召利勝利勝不起徐書二人之辭捧至神祖前神祖取之讀二三行謂利勝曰當抵江戶與大將軍聽此訟二十六日神祖還江府二十八日神祖召本多富正今村掃部助清水丹波守於西城斷其訟大將軍與聞焉掃部助丹波

守辭曲竄掃部助於仙臺丹波守於巖城富正以辭直歸越前執政如故創業記流竄二人係十二月二日十二月二日神祖發江府歸路放鷹各所十二日修造禁闕仙洞宮殿十五日神祖還駿府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八日黑田長政長子萬德麻呂加首服於神祖前稱右衛門佐賜長光刀正宗短刀及鷹馬家忠日記是歲神祖使安藤重信命中國九州諸侯課役丁鑿江府津口以通漕運又修築江城斬隍石壁修營名護屋城松榮紀事增青山幸成下總高崎邑一千石安藤重信小美川地五千石通前一萬石安藤系圖曰增給小美川結城采邑一萬石通前一萬石千石附以備放賜松平重勝越後三條城以爲上總介忠輝之臣家忠日記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十六

伊藤祐太郎刺

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重勝時為大番頭生駒正俊自為忠輝之臣以其子淡路守重政為大番頭叙從四位下松平隆信爲壹岐守戶田忠能土佐守高次子爲因幡守畠山義直爲長門守松平康信爲若狹守紀伊守家信長子後叙從四位下爲丹波篠山城主寬文七年致仕判髮號別峯並叙從五位下時田權之助來侍駿府去年前右大臣秀賴來于二條城神祖謂片桐旦元曰自今秀賴麾下萬石以上之士須遞番來住駿府一兩年何則無事送日則士風易損宜來習勤恪故權之助來侍大阪之士侍于駿府是爲其始大阪神祖使三浦五左衛門正重子龜千代更三浦氏稱土井甚太郎家忠日記本書曰甚之妹也故使母氏元和九年又復三浦氏稱志摩守大將軍以土井利勝使于駿府

神祖賜黃金一千兩於利勝。下法式於戶隱山顯光院曹洞宗總寧寺龍穩寺大洞院。各五條。真言宗長谷寺三條德永

法印壽昌卒。年六十四。子出雲守可重嗣。稻垣平右衛門長

茂卒。年七十四。子藤助重綱嗣。家忠日記。重綱襲稱平右衛門。後任攝津守。○大阪記曰。是年大野治長寄書松平利光。為資右府之用。乞貸黃金一

千枚。利光即上其書於駿府。神祖覽之曰。近年秀賴大修神社。佛寺其費不貲。宜有此事。竟不問。他書所不載。附以備攷。

十八年癸丑正月朔。大將軍以酒井家次為使。駿府記。二日。前

右大臣秀賴以大野治房為使賀正。七日。神祖放鷹田中。年

創業記。家忠日記。二十一。日。黑田右衛門佐謁大將軍。賜松平氏授

諱字。名忠之。賜佩刀一雙。松平輝政疾發。使其子利隆歸藩。

烈祖成績 卷十六 竹口瀧三郎刺

看護。家忠日記。二十五日。播磨太守參議從四位下松平輝政卒

於姫路城。年五十。神祖大將軍甚悼惜之。遣使賜賻。年譜。創

府記。家忠日記。是月。大將軍奪山口重政之采邑。放之。先是大

久保忠鄰養石川康通之女為子。嫁重政長子伊豆守重信。

康通卒。其子暴橫。數犯法。故禁錮。○按十二年七月。康通卒。子忠義嗣。後為安藝守。禁

錮在其後。乎未詳。重政以其姻婭。坐之被黜。與子重信屏居武藏入

間郡。重政上書曰。非臣求昏。以忠鄰強請。故結昏。忠鄰聞而

深憾之。○創業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二月朔。松平忠之叙

從五位下。家忠日記。十五日。遣安藤重信。村越直吉於播磨。處分

國事。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日。青山播磨守忠成卒。年六十三。子

記。松榮紀事。二十日。青山播磨守忠成卒。年六十三。子

伯耆守忠俊嗣。播磨守家忠日記。作常陸介。據寬永系圖。忠

也。但不知其在何年。今從創業記。二十四日。天野三郎兵衛康景卒。于相州

狩野。年七十七。諸士傳略。康景棄城出。奔。在。上文。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大久保石

見守長安死。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春。神祖增片桐且元。大野

治長采邑各五千石。大阪記。○慶元記曰。十九年四月。神祖

治長。陳謝神祖。意解。增采邑五千石。片桐且元。之弟。主。勝。正。元。重。亦。增。采。邑。德。川。記。曰。六。月。增。治。長。五。千。石。按。駿。府。記。十

九年九月。神祖使本多正純。崇傳長老。謂且元曰。增市正主。膳。正。采。邑。大。御。所。報。秀。賴。所。賜。也。宜。感。荷。其。恩。據。之。則。大。阪

記。所。書。為。得。其。實。而。增。元。重。四。月。上。總。介。忠。輝。松。平。政。宗。來。采。邑。不。知。在。何。時。故。不。書。

謁駿府政宗。忠輝之妻父也。神祖饗之點茶。日野唯心。山名

禪高為接伴。松榮紀事。先是泉州界津奉行米津清右衛門之吏。

烈祖成績 卷十六 竹口瀧三郎刺

貪墨受賂。清右衛門坐之。五月二日。流于阿波。駿府記。松五

日。照光院道勝法親王。陽光院皇子。後陽成。帝母弟。後更與意。三寶院門主。松

紀事。書三寶院法親王。按三寶院攝家清華之子。弟入室。非。法。親。王。之。資。紀。事。誤。矣。今。從。駿。府。記。又。按。二。條。關。白。晴。良。公

子。大。僧。正。義。演。天。正。十。三。年。蒙。准。三。后。宣。旨。來。駿。府。爭。訴。本。此。時。三。寶。院。門。主。蓋。義。演。也。然。闕。疑。不。書。

山當山修驗道事。神祖裁決之下。教令定法制。遂武州不動

院。松榮紀事。十一日。以中坊左近秀政為南都奉行。襲任飛驒守。

和州諸將軍傳。秀政。飛驒守。秀祐子。十九日。賜印章於本多富正。施行越前政

務。松榮紀事。清水掃部助。今村丹後守之黨。爭訟未息。中川出雲

守。廣澤兵庫助。又訴富正事。按驗無實。故流二人。竹島周防

守。雖誣枉事釋。而恥其被逮自殺。駿府記。松榮紀事。神祖以本多丹

下成重爲忠直之宰賜丸岡城食邑四萬石與富正與聞國

政創業記松榮紀事二書並曰成重作左衛門重次之子太

府總牛內幸成重直駿府近侍神

府獻白金五百枚綿五百屯紅絹縑絹各百匹其臣橫山長

知○本書書山城守按元和元年大奧村河內守奧村攝津

守並拜謁利光往江府謁大將軍駿府記松榮紀事六月六日大將

軍遣安藤重信於駿府請問處分松平輝政舊封神祖以本

多正純副重信抵江府議定賜播磨於輝政長子武藏守利

隆備前及播磨完衆佐用赤穗三郡於次子左衛門督忠繼

淡路於季子宮內大輔忠雄十六日制令五條使京尹板倉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十九

江川八左衛門刻

勝重奏之其一應敕簪纓之族家家學業晝夜弗懈厲精增

進其二不限老少放縱犯法者量罪輕重定其年序處流其

三日夜番直老少弗敢懈弛正其威儀朝參如式其四不限

晝夜不得無事故而彷徨街衢其五公宴之外不可私會以

博賭又不得以亡賴之徒爲青侍違犯者處流如先條以上

自五攝家兩傳奏有告報則宜武家裁斷之年譜駿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

事又定僧徒著紫衣之制大德寺妙心寺知恩寺知恩院淨

華院衆生光明寺黑谷金戒寺家忠日記無知恩寺而以上有泉涌寺今從駿府記

諸寺住持應未下敕許前告報選器許之駿府記家忠日記十九日

一尾通春叙從五位下爲淡路守家忠日記先是召神祖女子松

平輝政夫人於駿府慰其悲哀二十二日夫人還姬路二十

六日召美作國主森忠政於駿府眷遇款曲諭以松平忠繼

年少輔導政事忠政忠繼之妻父也駿府記松榮紀事七月九日誅

大久保長安子藤十郎外記等七人初長安以長於財利自

微賤登庸六年至是年監金銀坑凡十三年每歲往來佐渡

石見等諸國收其貢稅權勢薰灼窮奢極欲犯賊不可枚舉

死後姦露捕其子七人幽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籍沒其家考究屬吏至是獄決

屬吏犯法者皆伏誅日譜松榮紀事長安便佞多黠智外

飾廉直而內懷貪婪故得全其首領鵜殿兵庫佐淡路守

坐之流竄創業記日譜淡路守兄弟信長秀吉以來以善調鷹得名故神祖召之駿府眷遇至是連坐弓削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二十

麗澤叢書吉刻

多源七郎久貝忠三郎等亦蒙譴責○按忠三郎難波之役從軍蓋未幾被釋也

總檢校高山誕都以善彈琵琶名於世亦坐之其餘檢校六

七人皆連坐褫職創業記松榮紀事二十一日松平忠左衛門勝隆

後任出爲大番頭領甲士七十騎步卒五十人家忠日記八月二

十二日松平利隆及弟忠繼來駿府謝紹襲利隆獻守家刀

白金三百枚忠繼獻長光刀白金二百枚兄弟往江府謁大

將軍獻物家忠日記係七月今從駿府記松榮紀事二十五日和歌山城主淺野

紀伊守幸長卒年三十八無子弟右兵衛佐長晟紹封九月

十七日神祖爲放鷹如江府二十六日至神奈川驛大將軍

來謁二十七日入江府西城是日沼津城主大久保治右衛



門忠佐卒。年七十七。其子相繼而死。嗣絕。年譜創業記駿府家忠日記松榮

紀先是阪崎對馬守孝親。宇喜多左京亮以其族中納言秀家黨於叛徒更今氏後更稱出羽

守與妹夫富田知治相訟。初孝親侍童有罪。使近習之士斬

之。近臣左門孝親之甥也。欲爲之報仇。潛殺斬侍童者。孝親

怒欲誅之。左門出奔。匿知治家。時知治在安濃津城。孝親數

遣使索之。知治不肯出。孝親不勝其忿。往安濃津欲手及知

治。會知治在伏見。孝親徑至伏見。執知治之臣爲質以歸。十

年五月。孝親訴知治違令。匿亡命者。知治亦訴孝親之專恣。

神祖諭二人曰。吾讓闔職於大樹。頗與退隱同。須抵江府。訴

之大樹。孝親不得已。抑忿歷數年。既而左門知事露。匿於日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壬 木部嘉平攝

向縣城。依高橋元種。知治之妻矜之。密授書與米三百石。黨

於左門者盜其書。抵孝親之家。請贖罪。孝親喜赦其罪。至是

孝親至江府。訴其事。大將軍召知治。十月八日。神祖大將軍

坐正殿聽訟。執政群臣悉列坐。知治陳謝不敢匿。通逃者爭

辨不已。孝親探懷出知治妻之書進之。知治雖不知其事。而

見妻之手書辭氣俱屈。事遂決。奪知治宇和島封十一萬石。

十三年知治移封伊豫宇和島。流於奧州巖城。使鳥居忠政幽之。創業記作

森伊豫守。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高橋元種亦坐之。奪日向縣封七萬石。

流於奧州。使立花宗茂幽之。捕阪崎左門誅之。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

事曰。高橋右近竄於筑後柳井。按宗茂復舊封。十八日。大將

在寬永年中。是時領奧州棚倉。今從創業記。

軍饗神祖於大城。家忠日記係今從駿府記二十日。神祖放鷹戶田。二

十三日。至河越。二十六日。召藤堂高虎於河越旅館。遣部下

士監護宇和島安輯士民。晦。神祖至忍。駿府記先是信州松本

城主石川康長。或作數重。于上文五年黨於大久保長安。隱沒戶籍。事

發覺。是月。奪康長之封。放于筑紫。創業記諸國城主記康長之弟肥後

守數矩。半三郎竝奪采邑。被放。駿府記十一月二日。大將軍放

鷹鵠巢。十九日。神祖至巖築。二十日至越谷。是日。大將軍還

江府。二十七日。神祖至葛西。二十九日。還江府西城。駿府記十

二月三日。將還駿府。發西城。放鷹稻毛。留二日。六日。至中原。

馬場。八左衛門忠時。故武田萬千代信吉四家老之一告密本多正信曰。大

烈祖成績 卷十六 壬 市川金太郎刺

久保忠鄰謀反。先是忠時有罪。幽於忠鄰家。時年八十餘。以

小忿有憾于忠鄰。故誣構之。正信聞之曰。此非小事。汝忠臣

也。宜厚賞之。輒白神祖。初正信與忠鄰執政。天下事在二人

掌握。互爭威權。故有欲黜忠鄰之志。十六年。忠鄰長子忠常

卒。忠鄰不勝悲哀。家居不視事。時正信亦喪女子。而無戚容。

視事如平日。或謂正信曰。始雖悲悼。今能割愛。何也。正信曰。

子死而哀私也。可以私而廢公務哉。衆雖稱善。而識者揣其

欲傾忠鄰也。至是神祖聞正信之言。大驚訝。使正信啓大將

軍。大將軍問正信曰。閣下之意如何。正信對曰。甚惡之。大將

軍使正信復命曰。處忠鄰罪。唯命是從。神祖問正信曰。忠鄰

軍使正信復命曰。處忠鄰罪。唯命是從。神祖問正信曰。忠鄰

事幕府忠佞何如對曰近年忠鄰有怨上之色故政事多不

與之議而其親近幕府者皆忠鄰之私黨也今閣下在彼不

敢動心臣恐千歲之後其禍將不測昔高師直謀反將士不

從尊氏而皆屬師直以直義之親亦不能與之抗終降南朝

宜以之爲鑒暫黜忠鄰庶天下幸甚神祖頗惑之然故緩其

事不急治之紀事十三日神祖欲再往江府還至稻毛大將

軍來謁十四日神祖入西城年譜創業記十八日禁關壘

壁新宮成輪奐壯麗天皇從御焉駿府記十九日今從年

事紀十九日秋月種長子種春時十四歲後詣西城謁見神祖

家忠日記二十四日神祖放鷹越谷河越等地駿府記係二十五

烈祖成績卷十六竹口龍三郎刺

日家忠二十六日命大久保忠鄰赴京畿及西海攘斥西洋

國邪徒二十八日神祖還西城年譜創業記駿府記是歲使

井伊直孝植村帶刀泰勝守伏見城松榮紀事植村土佐

卒紀事誤矣今黑田長政叙從四位下有馬豐氏長子某加

首服于大將軍前授諱字名忠卿叙從五位下稱兵部少輔

賜光忠刀金森重賴爲長門守出雲守可松平重成爲志摩

守並叙從五位下更小笠原秀政信州飯田城移封松本城

食八萬石松榮紀事創業記作六萬石據王增封安藤重

信下野鹿沼結城地二萬五千石通前三萬五千石家忠日

英嗣家忠日記

十九年甲寅正月朔神祖在江府西城大將軍晨入西城謁

神祖獻守家刀白金一百枚賀元正少將大澤基宿爲介松

平正久水野金十郎執杯酒金森左兵衛喜多見長五郎內

藤掃部供膳禮畢列侯群士謁大將軍神祖豫命列侯群士

元日謁大城者二日謁西城二日謁大城者三日謁西城二

日前右大臣秀賴以薄田兼相爲使賀正五日大將軍饗神

祖於大城親捧膳世子時十一歲亦捧散饌大將軍親作申

樂以悅神祖國松麻呂亦作申樂時九歲是日大久保忠鄰

發小田原之京師七日神祖爲放鷹下總土氣東金之地至

烈祖成績卷十六竹口龍三郎刺

葛西八日至千葉九日至東金留六日年譜創業記駿府記

十四日村越茂助直吉卒創業記十七日大久保忠鄰至京

師家忠日記係十六日今從遣監吏于西京四條燒毀耶稚

宗門二寺逮捕邪徒爲其師者二人逃匿西國十八日神祖

還江府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是日山形城主最上出羽守義光

卒年六十九子駿河守家親紹封家忠日記十九日神祖召

本多正信謂曰大久保忠鄰不告幕府而恣與山口重政成

婚罪在不赦宜奪其封放之執政飛驒牒于板倉勝重勝重

抵忠鄰旅寓傳命京師人傳聞大驚騷忠鄰聞之悉裏鎧冑

遣安藤重信。本多忠朝。淺野長重。松平定綱。高力忠房。收小田原城。是日。神祖發西城至神奈川。二十四日。至小田原。二十五日。大將軍來小田原旅館。謁神祖。議定大久保忠鄰罪狀。本多正信。藤堂高虎與聞焉。下令毀小田原外城。唯留內城。二十七日。神祖發小田原。列弓銃卒。警衛菩提山路。西至三島。東至大磯平塚。禁止行人。是日。大將軍還江戶城。家忠日記。是月。松平忠國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藤井松平系圖。二月二日。謫大久保忠鄰於佐和山。使井伊直勝幽之。忠日記。松榮紀事直勝作直俊。今訂之。謫忠鄰第三子右京亮教隆。第四子主膳正幸。信於河越。嫡孫仙麻呂。長而名忠任。以年幼被寬宥。紹烈祖成績 卷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刺

父忠常封二萬石如故。忠鄰第二子忠總。以出後于石川家。成。亦免罪戾。仙麻呂忠總皆屏居不出。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紀事並曰。寬永二年。忠任被釋。元和三年。教隆三子。毀故大久保忠佐所居沼津城。松榮紀事按本書去年九月。忠佐卒。下書曰。沼津城地形不利。故毀之。是日。淺野長晟來謁駿府。謝紹襲。駿府記家忠日記。五日。大將軍點青山幸成。及近臣森川內膳正。日下部河內守。大久保與十郎。大久保半助等。往年大久保忠常病。此輩不告官而往小田原視疾。故及之。創業記。事。大久保忠鄰在佐和山。僧正天海請釋其罪。神祖不省。松榮紀事。○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並曰。後來井伊直孝領佐和山城。以忠鄰功大任重。謂之曰。聞卿素無罪。何不披陳以明其

故請吾左右以訟其冤。忠鄰曰。深領卿意。然我訴冤枉。則是彰君上之信。非人臣之所宜言也。直孝深感其言。成賴系圖曰。忠鄰聞以謀反被謫。大驚。捧一利書於駿府。曰。臣世事教君。皆忠貞。臣雖庸劣。不敢懷攜。或毀於斧。願明臣無反。直孝上其書。神祖亦無愠色。時人稱其化直。與上書。大異。雖未知其孰是。而書之說為長。故併附于此。

臣按。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勳。膺樞要之寄。謀略決機。贊襄盡忠。計謨彌縫之功。莫與為比。松平久秀所謂不柔不剛。不野不飾。迥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久秀語按羅山文然集本多正信碑文。然其蹇蹇匪躬之節。不勝錮寵弄權之心。席勢乘機。欲傾大久保忠鄰。日已久矣。昔齊管仲對桓公之問。相不以非人情者為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鄰喪子悲慟。不能視事。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己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莅政。此豈人情也哉。其欲借公私之說。以排擯忠鄰。識者有以窺之矣。蓋庚子之亂。正信忠鄰從台廟。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釁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場忠時之告密。幸其投機巧言。如簧。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讒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辨其誣。晉馮紇之陷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說。殆與紇言相為表裏也。日月之明。浮雲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陷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鄰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冤枉以傷君上之德。能得大臣之體矣。正信辭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智矣。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六 瀧澤發吉刺



其子正純相繼秉政威權烜赫謀不軌以覆其家忠鄰竟得昭雪而子孫復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讒慝之迹自不能掩書曰朕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與

十四日大將軍命執政奉行上誓書凡九條酒井忠世土井

利勝酒井忠利安藤重信水野忠元井上主計頭正就半九

就任主計頭米津勘兵衛島田兵四郎八人連名家忠日記松榮

家忠日記十九日巖村城主松平系圖巖村作松平和泉守

家乘卒年四十子源次郎乘壽嗣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二

十三日誅米津清右衛門於阿波年譜創業記家忠先是松

平利光執高山南坊內藤如安送于京師南坊與如安倡耶

烈祖成績卷十六江川八左衛門刺

蘇邪法故利光逮之遣使白狀駿府京尹板倉勝重捕耶蘇

黨類錄送主名至是放高山南坊內藤如安於阿媽港年譜

記家忠日記神祖召本多正信正純父子命曰日本國中奉

耶穌法而速改其法者宜赦之不改者配津輕正信父子頒

下諸國奉令凡奉天主教近世事也大友宗麟左京大夫義

麟在豐後國富兵彊威震西海每年蠻船往來與民貿易勸

其法商賈大得利故國人悅而歸之宗麟亦喜其法織田信

長數攻荒木攝津守村重不能克高山南坊素奉其法信長

遣伴天連誘說之南坊歸于信長村重失援亡去信長賞其

功許伴天連倡邪法故其法浸淫天下神祖惡其害國家固

禁遏之來自西洋者悉遣還本國命南禪寺僧以心作文論

辨邪法喻告天下人民是歲正月使大久保忠鄰攘斥邪法

無何忠鄰流竄故命長谷川藤廣放南坊如安以下其徒一

百餘人於阿媽港流七十餘人於津輕創業記松榮是月彗星

東南見大阪殿守煙氣起城中及市人皆以為火馳救之不

見其迹人皆異之前右大臣秀賴命片桐且元使朝鮮客李

文長占之文長據焦氏易林占之遇臨之坎繇曰人面九口

長舌為斧斲破珣璣殷商絕後又占遇艮之益繇曰尋兵爭

彊松榮紀事尋作集失其貞良敗我殺鄉據難波戰記散

文長曰大山秀賴大驚遣使畿內神社佛寺祈禳之松榮紀

烈祖成績卷十六江川八左衛門刺

戰三月六日勅使廣橋權大納言藤原兼勝三條權大納言

藤原實條將抵江府先過駿府廣橋左大辨藤原兼賢權大

總光日野右大臣藤原光慶權大納言四辻宰相藤原季繼

權大納言高倉少將藤原永慶亦從之來永慶權中納言九日

大將軍叙從一位為右大臣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但二十

六日神祖設管絃於城中參議藤原季繼彈箏伶人吹笙簫

築千秋樂青海波陵王凡三闋年譜駿府記既而勅使奉任

大臣宣旨抵江府諸卿從行大將軍設申樂饗之駿府記松

是月神祖命僧錄司金地院長老崇傳選五山老宿十餘人

以為政以德為題作文以寶樹多華果為題作頌大將軍召

之江府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爲題作  
文以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爲題作頌神祖使僧崇傳林道  
春讀之聞而善之年譜創業記駿府記松榮紀事四月三日日色如朱五日  
駿州前濱獲異魚形似龜甚大頭如犬背黑如龜甲腹斑尾  
三股而鱗大其重二十餘人持之六日雨雹寒如冬年譜駿府記  
忠日敕使藤原兼勝藤原實條及諸卿還自江府又至駿府  
二十一日神祖設申樂饗之兼勝實條傳密詔曰須使大樹  
女子入內立爲女御獎神祖爲太政大臣或下准三后宣旨  
二者居一神祖固辭相國及准三后而奉孫女入內之詔因  
謂二卿曰頃欲經上奏更定公卿規矩宜借秘府及諸家記  
烈祖成績卷十六  
二十九

龍澤榮吉刻

錄勝寫之二卿諾駿府記松榮紀事二十六日古河城主小笠原左

衛門佐信之卒年四十五子政信嗣叙從五位下龍稱左衛

門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命諸州列侯築江府及越後

高田二城壘壁年譜家忠日記五月八日大將軍以酒井忠世

爲使抵駿府獻白金三千枚神祖留三百枚還其餘蓋創業

記據實長光刀及良馬一匹以告拜右大臣神祖大悅賜良

刀於忠世二十日前權中納言從三位前田利長薨年五十

三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池田越前

守重利始來駿府謁神祖家忠日記本書曰重利先世在本

家也故冷泉中納言藤原爲滿飛鳥井中納言藤原雅庸以

神祖之招來謁駿府神祖受古今和歌集奧秘於爲滿受源  
氏物語三箇大事於雅庸屢聽其講好聚皇朝異域之書憂  
其廢絕搜訪古書貯之官庫故人爭獻之菊亭右大臣藤原  
晴季獻律二卷令九篇松榮紀事曰今十二卷其餘關駿府記曰今九篇十一篇關今從之  
野唯心獻侍中群要抄十卷故實抄七冊皆金澤文庫之遺  
本也其餘猶多送晉書玉海朱子大全朱子語類大學衍義  
補二程全書文章辨體文章正宗等三十部於大將軍藏於  
江戶書庫又命僧崇傳林道春選五山僧徒有學術者考索  
群書治要貞觀政要續日本紀延喜式便于治道要語抄出  
之書成使道春讀之恒圖治安以通於四書六經之義者備  
烈祖成績卷十六  
三十

木郎嘉平括

顧問精於弓馬劍術者試其藝能至於曲藝小技莫不舉用

本願寺門主之世臣下間少進法印妙於申樂其餘申樂之

長觀世今春保生金剛及笛鼓雜劇名其藝者皆召之駿府

作申樂數觀之越前幸若大夫以舞得名瞽者琵琶法師唱

平家檢校及本因坊算沙宗桂妙于圍碁象戲者亦召於駿

府試之故名于一藝一能者皆能厲業精妙其事普聞諸宗

佛法初問淨土法要於觀智國師後召南光坊僧正天海屢

聞天台論議又召曹洞宗僧聽法門命天海選延曆寺老宿

正覺等數人聞其論議召高野山學侶大樂院多聞院庵室

等耆宿聞真言論議召興福寺總持院喜多院阿彌陀寺聞

法相論議。名智積院及觀識坊長存坊圓福寺等。聽真言新義論議。名東大寺僧清涼院大喜院總持院等。聽華嚴論議。殆無虛日。又欲尋繹諸宗奧義。或有秘而不言者。或有粗說網要者。僧正天海點慧。老於台教。以為維持天下者。即佛菩薩也。不宜秘之。傾倒天台奧義。不遺底蘊。神祖密受其血脈。特崇重之。屢試諸宗學術。賞者宿碩學者。或賜金銀衣物。或給封戶於其寺。故諸宗緇徒。能通宗旨。究其精妙。據駿府記。月屢開諸宗論議。而非旦夕事。松榮紀。六月六日。妙法院梶事書神祖振起諸道終言之。今從之。井青蓮院二門主。常亂法親王。此時居妙法院。後陽成帝皇子常尹法親王。居梶井。伏見貞敦親王。孫尊純。來駿府。與延法親王。居青蓮院。蓋此三人也。然闕疑不書。來駿府。與延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十一

富田六左衛門刺

曆寺僧徒。論議台教於營中。七日。神祖設申樂饗三門主。二十一日。遣山口直友于長崎。攘斥天主教邪徒。年譜駿府記。家忠日記。七月十三日。前田利光之臣前田對馬守。永原左衛門尉。奧村攝津守。本多政重等。政重正信第四子。○本書書安房守。按明年政重任安房守。蓋追書之也。抵駿府。獻利長遺留物名刀二握。因請利長致仕采邑十六萬石。在能登。願賜利光。神祖召四人。如其所請。使利光領之。給三萬石於利光之妻。神祖之孫女。諭曰。利光年少。汝等宜盡忠輔導。四人感泣而退。駿府記。松榮紀事。先是前右大臣秀賴命片桐且元。鑄大佛殿洪鐘。東福寺長老清韓作銘。秀賴遣且元於駿府。告慶贊大像。神祖建之曰。秀賴為願主。宜出京師命之。

且元喜歸大阪。告之秀賴。謂吉以八月三日為期。至是僧正天海言。秀賴供養大佛。以仁和寺門主。後陽成帝皇子。為開眼導師。妙法法院門主。為供養導師。開眼供養。皆以妙法院門主為之。則事理允愜。而今以真言天台兩門主為導師。恐開坐位之爭。往年太閤時。德善院以真言宗居職。高野木食上人興山被寵遇。皆有權勢於一時。故真言宗為左坐。此不可為永制。神祖命曰。近世之例。不足依據。昔聖武皇帝造大佛。源賴朝再興供養之。須用此例。乃使僧崇傳作書。諭片桐且元。駿府記。松榮紀事。秀賴召織田老犬。其弟有樂。大野治長及且元弟主膳正元重。問往京師之可否。治長對曰。雖不親往京師。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十二

江川八左衛門刺

而供養之。可以行矣。若有戒心。不如不往。老犬兄弟亦以為然。故秀賴決議不往。其日老犬歐血暴卒。時人以為不祥。難波戰記。按織田家譜。老犬是年六月某日卒。蓋此時事也。十八日。板倉勝重。片桐且元自京師驛言。秀賴將以八月三日供養大佛。早晨仁和寺門主開眼。日午供養。坐位以天台座主為左。關白信尚以下三台百司悉來會。梓人中井正次獻鐘銘草藁。神祖覽之不懌。駿府記。松榮紀事。二十六日。片桐且元再以秀賴之命告慶贊之期。神祖憤恚曰。嚮見上棟之牌。據駿府記。神祖使寫諸寺棟殿棟牌。唯書大阪工匠之姓名。而無梓人姓名。而大佛人中井大和守以下之名。故神祖怒之。又聞供養之儀皆失事體。今見鐘銘是詛我也。何則。序有葉上大釋迦葉中小釋



迦互爲主伴之語此寓代吾治世之意也銘有國家安康之語此犯吾名而截之也非詛而何銘載在駿府家忠日記二十七日奪佐野城主佐野信吉之封使小宮原秀政幽之以爲富田知治之弟連坐駿府家忠日記二十九日本多正結飛驒告神祖之怒於片桐旦元秀賴將以八月三日慶贊大像集天台真言僧一千士庶廣集供張甚盛板倉勝重報以神祖甚怒鐘銘不祥之語宜稽延之秀賴聞正純勝重之言大驚卽停慶贊遣片桐旦元於駿府分疏鐘銘別無異志旦元畏神祖之怒不敢入駿府寓于鞠子佛寺以伺動息神祖遣板倉重昌於京師使五山耆宿注解鐘銘不祥之語而進之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十三 宮田信太郎刻

年譜創業記駿府家忠日記是月移封有馬直純於高橋難波戰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元種之舊領日向縣城八月六日命僧崇傳梓行大藏一覽十三日南蠻來貢獻絲帛等物年譜駿府家忠日記大將軍遣阿部四郎五郎正之於肥後監察國事家忠日記正之四二十八日阪東諸國大風廬舍悉壞是月東捕寨人獻虎子二神祖送之江府使致世子及國松麻呂駿府家忠日記板倉重昌歸自京師上五山老宿七人非鐘銘注解僧清韓被譴屏居駿府家忠日記記松榮紀事雍州府志曰聖護院興意法親王亦連坐此事墊居無何被釋建白川照光院而開居給米地一千石片桐旦元久在鞠子不得晉謁大虞院聞之遣二女大藏卿正永尼於駿府謝秀賴無他附以書大藏卿大虞院乳母而大野治長之母正永渡

邊內藏助尚之母也難波戰記載渡邊筑後守之母二位局大段記載饗場局以爲三女皆化書所無今從創業記駿府家忠日記慶元記德川記大阪陣二女憚神祖之怒不輒入城寓于街市就阿茶局本多正純取旨神祖召二女入城善遇之二女悅慶元記難波戰記但難波戰記爲三女說見上九月朔阿蘭陀來貢獻白絲木綿緞子及藥物創業記駿府家忠日記七日舟橋大炊助清原秀相獻三代實錄其父秀賢遺留物也駿府家忠日記九日神祖使本多正純召片桐旦元於城中旦元述秀賴之意謝之神祖諭曰秀賴大樹之壻而有父子之義苟能輸赤心則吾何負之哉旦元拜謝而退大阪二女專欲分疏鐘銘之語故急讀鐘銘習之在途諷誦上口及謁神祖未嘗言及鐘銘事懇諭二女曰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十四 竹口龍三郎刻

吾常眷顧秀賴喜其成立而姦臣用事傷損國體招集浮浪之徒少壯專習武技其意將不測矣吾視秀賴猶子而彼遇我如路人甚乖所望然淀殿母子豈復有他持爲姦臣所誤構成邪謀今宜斥其爲魁首者歷丹誠於將軍則義同父子恩俾骨肉彼此無有違言而兩家永爲一體汝等宜報淀殿以此意其餘面諭片桐東市正悉之二女大悅出而宿于大野壹岐守治氏家治氏治家弟名據一本難波戰記本書或馬之兄據下文駿府記松榮紀事所載治氏之言治長之弟而非其子也慶元記曰四月神祖召片桐旦元於駿府詰問秀賴蓄異志旦元謝曰無之請召大野治長治長曰六月召旦元難波戰記曰四月旦元治長及旦元之弟主膳元重銜秀賴之命使于駿府然憚神祖之怒不敢入府中寓于鞠子德願禪

寺七月下旬神祖謂水多正純曰市正主膳修理久在鞠子  
大阪租稅何人收之正純謂三人於是主膳修理歸于大  
阪且元留于鞠子淀殿聞其不得謂見乃以三女為使云云  
據平譜創業記家忠日記七月神祖覽鐘銘而怒事始于此  
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日奪里見忠義之封謫於  
伯耆其臣正水大膳亮時繼大膳憲時正水氏世為里見家  
臣正水淡路從之以為大久保忠鄰之女婿也使內藤政長  
水多忠朝往房州毀館山城加藤源四郎大田吉政監之譜  
創業記家忠日十一日片桐且元及大藏卿正永尼將歸大  
阪二女就水多正純請得神祖回翰正純曰既承面諭何至  
復書二女強請正純不得已告之神祖神祖曰面諭悉矣無  
書可復宜以此報淀殿二女與且元去駿府○難波戰記曰三女請歸大阪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六

竹口龍三郎刺

神祖諭曰宜赴江府以報秀賴夫人平安三女往江戶大將  
軍潭侍之三女悅歸駿府請復命其餘諸書皆無其事大阪  
記曰二女請還神祖曰尾州宰相娶故淺野左京大夫之女  
期已近宜往名護屋相其禮婚成二女歸大阪慶元亦  
云二女相禮今按義直卿娶幸神祖姑留且元使正純傳旨  
長之女在明年四月二書誤矣神祖姑留且元使正純傳旨  
曰卿諭二女吾視秀賴猶子何疎斥之有然不彰輸誠之迹  
則將軍之意終不可解矣且元曰秀賴挾自立之志非吾所  
知也輸誠之迹如何而可願承教正純不答且元曰然則往  
江府以承幕府之旨正純曰事之可否非吾所決歸而告之  
神祖神祖曰縱東市正往江府不與吾言有異第歸大阪告  
淀殿母子以吾言且元不得已亦去駿府至江州土山驛家  
日記曰水口驛一本難波戰記曰濱松與二女會于傳舍二  
傳舍今從創業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女悅神祖之懇遇告之旦元旦元曰如我所聞大與此異大  
御所逼我以秀賴公輸誠將軍揣其端倪蓋有三事其一秀  
賴公避大阪城移于他邦乎其秀賴公出之關東乎其三  
淀殿與將軍夫人為姊妹託事契濶往為質乎三者不得其  
一則事必不諧矣二女大驚然不形于色竊相謂曰此必非  
大御所之言東市正賣我君以媚關東討便宜以為己之計  
也乃急馳書於大虞院告之旦元往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  
二女還大阪護東市正有反心大虞院信之大怒曰吾雖為  
太閤箕帚之妾亦秀賴之所生也且為信長之姪女何赴關  
東受辱乎母子死於城中此吾志也乃召其宰大野治長謀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六

龍澤蓑吉刺

誅旦元家忠日記曰神祖留旦元於駿府使崇傳長老本多  
之今不速諫止之則與將軍構兵是吾憂也女宜熟圖銷禍  
未然旦元曰此天下大事也不可以下揆上願聞其旨以告  
秀賴固辭再三神祖強之旦元謂正純曰蒙上願聞其旨以告  
承教正純舉三事曰今解二公之溫無出此三者宜熟思之  
且元發駿府至土山與二女會晤云云年譜創業記駿府記  
但書綱要載載節目德川記難波戰云云較與家忠日記相  
同而冬夏事記松榮紀事敘事得體今從之難波戰記曰  
且元以為三事皆難而淀殿赴關東稍為易何則往年小牧  
長秋之戰太閤皆不得志而終與大御所講和以大政所為  
實援此例以諫淀殿則或能容之然後往江府請給宅地於  
品川品川斥鹵之地築之甚難託于採石大阪遷延歲月及  
築室而成稱淀殿有病則可經二三年國家之變終不可料  
故欲以此勸淀殿大阪記曰旦元欲請宅地於駿府二說不同孰是附以備考先是原主水奉天  
主教逃匿關東吏卒捕送之十三日截主水兩手指印烙其  
額逐之駿府記松榮紀事十五日召和田傳右衛門惟長事麾下和

田系圖惟長憑成賴集人正正成願事麾下神祖念其父伊賀守惟政有功于將軍義昭公許之賜舊邑甲賀郡和田村即從大十六日松平利光來謁駿府謝紹封獻守家大刀國俊短刀黃金三百枚紅絹二百匹白絹一百匹神祖賜腰刀

一雙及領加賀能登越中三州印章創業記駿府十七日大將軍勞築壘壁諸侯人賜白金五百枚衣服五十領馬五匹其餘恩賚有差

也大野治長素與片桐旦元不協浪花戰記曰治長從殿親任之惟頃中外且元雖為秀賴之傳而數使于駿府受神祖之恩遇故治長等疏斥之每有大議多不得與聞遂成嫌欲因事除之乃與秀賴乳母子木村長門守重成或作玄秀次之宰常陸介定光子及渡邊內藏助尚難波戰記曰父宮內少輔渡邊

烈祖成績卷十六  
書尚作紀今從南行雜錄尚長于槍術薄田兼相等議於大秀賴師之世稱內藏助流或船津流

虞院前皆曰近年諸國大名苦東西土木之役皆有幸亂之心西國大名多太閤恩眷者馳檄傳命應悉來集東國大名以伊達政宗為首遣使敦諭誰敢不應亟誅東市正以舉義兵則事必成矣議定二十三日旦元還大阪謁秀賴告神祖之命舉以三事曰臣之所言有所裁決則臣宜再往駿府以報大御所大虞院使侍女傳命曰吾雖未嘗見汝而此重事也不可使他人啓之宜擇良辰登城吾面聞之其實欲使近臣殺之家忠日記冬夏事記並曰使大野修理渡邊內藏助木村長門守殺之難波戰記曰薄田集人正石河伊豆守二人多力驍健且元不知其謀還家待期先是織田常故命之未知孰是

真流寓京師十餘年大虞院以其有中表之親使居大阪天滿第以為緩急可恃至是招于城中密告之曰片桐東市正色藏禍心今欲誅之以敵關東請為大將總督諸軍常真辭曰殺東市正則關東怒威敵之甚難宜輟其謀以圖保全切諫再三大虞院終不聽常真歸天滿第招石河貞政議之貞政與片桐元重相善故欲左右之而又不欲叛秀賴乃以密謀悉告元重斷髮遁于高野山稱石河貞政黨于旦元貞政聞之欲與大野治長渡邊尚交刃而死登城橫刀睥睨座中大言曰聞貞政有罪當誅今吾戴吾頭來取之貞政素有勇名狀貌魁偉背裂髮立人皆畏之無敢擬之者貞政遂出奔諸書所不載故附于此按諸書貞政後與諸軍圍大阪城蓋此後歸渡邊筑後守勝亦知其謀而去大阪人心恟恟二神祖也

烈祖成績卷十六  
十五日常真召旦元之臣小島莊兵衛於天滿第告曰今日秀賴母子召東市正於城中託見之而實使親臣殺之難波冬夏事記為二十四日事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莊兵衛大驚馳歸告之旦元將東裝登城聞之歎曰黃吻輩妄生事右府運傾可翹足而待也常真使舊臣津田興庵與板倉勝重謀舟而迎己竟去大阪奔京師大虞院使大野治長召旦元旦元稱病不出治長恒擾以為彼既知密謀為之奈何城中管鑰皆彼所掌登時奪城噬臍無及不如急攻之乃沒旦元采邑議發兵旦元聞之亦與元重議聚兵其第為拒守之計而其第地勢頗險固不輒易攻故治長欲離間旦元兄弟與諸將議遣使誚責元重

輒易攻故治長欲離間旦元兄弟與諸將議遣使誚責元重



曰往年右府公患痘危篤子語儕輩曰若有不諱必當殉死。今叛主君而黨于東市正何與前言相反也。元重曰我為主君捨生輕於鴻毛雖然家兄東市正赤心盡忠彌縫國家反爲讒臣構陷無罪被戮我所不解也。東市正實有不臣之迹則大義不顧親我立誅之不復煩君輩動兵也。今不問曲直妄加誅戮則寧與家兄同死不能受君輩頤指氣使也。正譜創業記駿府記德川記家忠日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秀賴近臣今木源右衛門往旦元第說曰城中有八門其二織田有樂與七隊長所掌其餘皆吾子與主膳正所掌中夜勒兵潛入城中先奪牙城驅擯西城戍兵誅戮大野兄弟告狀關東以待處分若關東不容則

烈祖成績

卷十六

三十九

木部嘉平括

據城一戰以決雌雄計無過之者。旦元曰不然吾毫無反心。唯欲待讒者來攻放一矢以自殺若嬰城舉兵則是反也何以明吾素志耶。源右衛門曰然則送質乎。旦元曰是吾志也。源右衛門還城述旦元之言秀賴意解。難波戰記大野治長又與諸將議遣使諭旦元曰子今忤命不來謁而聚兵城下不免反者之迹若欲納諫宜退城下以漸上言。旦元乃獻四門鑰匙曰臣雖盡忠反爲不忠所憂天奪右府公之鑒不能永保國家臣不勝悲慟將避入高野山焉。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六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七 起慶長十九年十月終其年十一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十九年十月朔片桐旦元率部下兵三百餘人去大阪

松榮紀事作三千餘騎按旦元在大阪不宜有許多兵難波戰記作三百餘人為得實今從之大阪記曰秀賴命七隊

長役東市正七隊長吉田宜救彼罪召之登城等執之甚

守口東市正重臣大藥多少城野深淺彼悉知之部兵亦幾

一千波若通關東則聞之甚難請臣曉諭之而東市正

招降理甲或守或攻其難異圖請避入高野山與此異據

難波戰記大阪陣冬夏事記浪花戰記七隊長力救旦元初

議故不取初秀吉置七隊長擁護秀賴伊東丹後守長次

戰記松榮紀事作長實今據駿速水甲斐守守久德川記難波戰記及難波守丹後守手筆署名

時之駿府記守次今從青木民部少輔一重初稱所左衛門先臣城所友仙訂正

烈祖成績 卷十七 江川八左衛門刺

事今川義元義元敗死仕麾下有故事秀吉公駿府記作

一之難波戰記一治或作正重今從德川記寬永系圖

野藏人頭宗信德川記難波戰記作豐後守賴包慶元記浪花戰記冬夏事記並云藏人入道宗信據難

錄手書署名宗信為是蓋初中島式部少輔氏種野村伊

豫守吉安難波戰記作雅春系圖幸政子堀田圖書助正高

是也德川記難波戰記正高作勝喜今從至是七隊長諭旦

元互無戰爭使旦元子出雲守孝利友仙考訂曰初名入城

少舟旦元之兵頗喧擾此時治長出兵擊之則必不能免然

畏旦元之勇幸其退去不敢追擊按七隊長務欲安輯使無

戰事綴治長欲出兵七人必止之且諸書所不載故不取元重諫旦元曰阿兄不屬關東

則宜披剃入高野山以著忠貞之志旦元曰施之於初則可

計已晚矣今我披剃則修理輩必相詬以為彼惜軀命故亡

去在今則不可雉塗遂入茨城古壘自是大野治長獨擅兵

馬之權家忠日記旦元遣使駿府告退入茨城神祖大怒有

伐大阪之志駿府記家忠日記是日秀賴召大野治長其弟

治房織田有樂其子長孝木村重成渡邊尚薄田兼相及七

隊長決議舉兵德川記慶元七隊長皆怨其言不售不肯出

治長託饗召之青木一重曰忠勇如片桐東市正蒙疑被黜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瀧澤義吉刺

余亦屢使于駿府賀元正頗與大御所有舊故以嫌疑收部

下兵士其餘同僚亦不得與聞軍議今欲召之入城此何異

於欺兒童耶堀田正高中島氏種亦如一重之言速水守久

和解之由是七隊長雖應召而諸將軍議不協難波戰記板

倉勝重遣急步告狀駿府神祖聞之曰吾矜秀賴教諭再四

冀其改圖而昏迷弗悟逆謀滋甚不得不以兵除之輒報江

戶督兵馬大將軍下令西州列侯江城壘壁既成宜各還其

國簡練士馬守期以會大阪東國列侯高田城完葺功竣亦

宜還國以待出師之期家忠日記德川記難波戰記松榮紀

終言之保科正光奉命警備淀城家忠二日秀賴馳書諸國

下微之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家忠

招庚子之亂黨于反徒逃匿山澤者真田信仍。長曾我部盛親。松榮紀事曰。長曾我部祐夢。流寓京師。二將街市。板倉勝入。曰。與我野田馬守。有舊約。願往。以立戰功。勝重謂但馬守。未嘗有。古。之。青。巨。乃。使。其。親。友。保。之。親。友。奉。其。保。之。時。秀。賴。遣。使。招。之。許。以。封。國。祐。夢。倍。親。友。之。誓。約。乘。夜。入。大。阪。城。秀。賴。大。悅。賜。印。章。使。之。招。募。四。國。之。士。祐。夢。舊。部。曲。來。聚。可。百。騎。秀。賴。使。祐。夢。為。一。方。之。將。按。盛。親。刺。髮。號。祐。夢。見。上。文。又。年。外。諸。書。皆。係。元。名。今。從。之。蓋。兵。起。義。髮。也。明石守重。舊。松。榮。紀。事。曰。守。重。家。甚。富。秀。家。被。流。後。流。落。素。奉。耶。蘇。宗。遇。禁。之。仙。石。宗。也。舊。松。榮。紀。事。曰。後。藤。今。應。秀。賴。之。招。松。榮。紀。事。曰。仙。石。宗。秀。久。有。罪。被。削。後。藤。又。兵。衛。年。房。松。榮。紀。事。曰。舊。松。榮。紀。事。曰。仙。石。宗。秀。久。有。罪。被。削。後。藤。名。基。次。細。川。家。傳。錄。作。元。親。南。行。雜。錄。之。以。女。姪。妻。之。諸。書。曰。初。名。正。氏。大。阪。之。役。更。年。房。今。從。之。內。藤。新。十。郎。政。勝。據。田。系。圖。又。十。郎。政。貞。子。舊。武。田。氏。伊。豆。守。元。光。之。子。內。藏。助。某。有。故。養。於。內。藤。氏。因。更。內。藤。氏。冬。夏。事。記。曰。定。殿。侍。女。宮。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竹口龍三郎刺

內御。御宿。勘。兵。衛。政。友。據。武。田。系。圖。武。田。氏。之。族。監。物。信。友。子。初。事。北。條。氏。政。後。事。越。前。少。將。忠。直。有。故。叛。入。城。稱。越。前。守。前。車。後。諸。集。作。長。則。難。波。戰。記。正。倫。蓋。與。政。友。同。音。今。從。武。田。系。圖。浪。花。戰。記。曰。勘。兵。衛。秀。賴。馬。藝。毛利。豐。前。守。勝。永。壹。岐。守。勝。信。山。口。左。馬。助。弘。定。難。波。師。也。玄。蕃。頭。第。二。子。小。倉。作。左。衛。門。行。春。德。川。記。難。波。戰。記。並。作。曰。大。聖。寺。城。主。見。上。文。四。年。平。子。主。膳。塙。團。右。領。第。三。子。大。塙。土。佐。守。石。田。三。成。故。將。子。主。膳。塙。團。右。衛。門。直。次。舊。事。加。藤。嘉。明。筑。紫。軍。記。作。直。之。今。從。慶。元。記。○。襲。既。久。今。世。亦。有。岡。部。大。學。則。綱。冬。夏。事。記。曰。大。學。初。稱。大。塙。氏。故。不。輒。改。岡。部。大。學。則。綱。冬。夏。事。記。曰。大。學。初。稱。大。嘉。明。一。川。帶。刀。賢。信。舊。事。淺。野。幸。長。德。川。記。景。長。岡。與。五。郎。興。秋。忠。興。有。故。絕。之。北。川。二。郎。兵。衛。宣。勝。等。客。兵。知。名。之。士。相。踵。來。集。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板。倉。勝。重。置。關。定。葛。葉。按。

驗客兵入大阪者猶慮逸去。令市人各為保伍。禁出客兵。初豐臣秀吉作金鍾。俗稱千藏。于城中。大野治長毀之。急鑄範。之使小川七郎右衛門監其事。名曰竹流。須給諸士。大。阪。紀。事。故。諸。國。客。兵。為。免。飢。渴。詐。冒。名。氏。稱。誰。某。以。應。招。募。號。六。萬。餘。騎。松。榮。紀。事。作。五。萬。騎。大。阪。記。七。萬。三。千。五。百。人。今。從。大。野。治。長。建。議。列。侯。應。屬。大。阪。者。皆。齎。秀。賴。印。章。招。之。竟。無。至。者。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大。阪。記。曰。秀。賴。遣。嚴。瀨。長。兵。衛。於。會。津。誘。松。平。下。野。安。遠。兩。森。三。右。衛。門。於。廣。島。誘。福。島。大。野。治。房。欲。以。船。場。街。為。要。害。築。寨。以。拒。東。軍。青。木。一。重。伊。藤。長。次。難。之。曰。嘗。聞。老。兵。之。言。城。守。忌。內。廣。禦。敵。必。難。况。對。天。下。之。兵。遷。延。歲。月。招。集。市。人。耗。費。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稻葉幾三郎刺

糧食甚無謂也。不如選兵簡約。治房不聽。築寨船場。驅農商入城。與士人雜守。一本難。三日。神祖賜引兩幕及白旗於尾張宰相義直。歸藩發兵。冬。夏。事。記。係。四。日。今。從。年。譜。幕。及。白。旗。於。遠。江。宰。相。賴。宣。率。兵。從。駕。創。業。記。松。榮。紀。事。浪。相。之。旗。新。田。氏。以。來。所。傳。德。川。家。也。大。御。所。為。前。將。軍。准。致。仕。故。不。用。旗。唯。用。認。旗。冬。夏。事。記。曰。所。賜。兩。旗。旗。幕。其。數。皆。同。至。于。後。世。官。位。班。資。兩。家。相。對。使。無。優。劣。但。義。直。卿。歸。是。藩。出。師。故。至。僕。團。皆。撰。甲。賴。宣。卿。在。駿。府。從。駕。故。不。戎。服。是。日。加。納。城。主。松。平。攝。津。守。忠。政。卒。年。三。十五。子。忠。隆。嗣。駿。府。忠。日。記。按。忠。隆。元。和。七。年。台。廟。賜。諱。字。叙。從。秀。賴。命。大。野。治。五。位。下。任。飛。騾。守。然。幼。名。無。所。考。故。書。其。名。秀。賴。命。大。野。治。長。儲。峙。糧。食。治。長。點。大。阪。界。津。尼。崎。渡。口。所。泊。商。船。多。出。金。銀。買。其。米。數。日。間。得。米。二。十。萬。斛。難。波。關。東。貢。米。二。萬。斛。創。業。記。



記曰三萬斛松榮紀事口五萬斛家忠日記在大阪港口治

不書量數今從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

長遣兵戍之船不得發板倉勝重聞之遺書織田有樂及治

長曰聞諸君城守想糧食闕乏幸有漕運租稅宜取之以資

兵食治長覽之即日放船使去時人稱勝重之智算創業記家忠日

夏事記松榮紀事先是福島正則運米八萬石在大阪大

野治長遺書正則借之正則許之故神祖疑其有異志創業記浪

花戰初大虞院知秀賴昏愚不能莅政欲以織田常真為大

將而常真脫去外雖不異平常而內實畏縮治長等以為福

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太閤之所厚遇可為羽翼而

三人皆在江府竟不來歸其餘諸侯無一人應命者故皆憂

烈祖成績卷十七龍澤留吉刻

懼而勢不可中輟乃為厲衆聲言駿府出師來攻則我有斷

後之計諸大名內懷歸順者乘間來集則雖百萬之衆何懼

之有於是分兵四面築寨固守中島要害之地利于防禦故

北設關於天滿中島以備西國之兵南至天王寺今宮鑿濠

可三里築石壁高一丈壁上列木刺以使我兵不得登濠底

交加材木使不得涉東以大和川水津川二水為險志貴野

今福至鷺島激河水於田使不得馳馬鷺島廣二三町水深

可二丈非船不得渡西至穢多城傳法院列戍兵街市至城

穿深隍可二町人馬不得超越唯南一面空濠使城兵便于

馳騁真田信仍築寨天王寺東南方百步號真田貳城大記

曰城南平野口門前狹瀨村西稻荷山東最為要害之地後

藤又兵衛引繩盡地以築寨真田左衛門佐請曰臣見伊豆

守為大御所之近臣想公上亦有疑臣之心願得此寨拒守

及戰則圖大城之門以釋衆人之疑且固內之謀也秀賴許

之及兵衛不悅秀賴以又兵衛指揮城中諸軍東軍來攻則

事又兵衛使左衛門佐守寨是為真田出凡東軍來攻則

出自西門橫擊之引兵則入自東門伊木七郎右衛門遠雄

監之伊丹周防守平井七郎兵衛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五

千人信仍部兵一百五十人守貳城其餘城中多設箭眼鏡

眼十步構一櫓置兵戍之守禦無不備至城兵相誇曰天險

加以人力兵多食足自古未有堅城如此者也松榮紀事大

阪城廣袤二里八町難波戰記曰城西深池隔岸則西海人

馬不通北帶大河南連陸而地勢漸高石壁險峻上層殿

守上及雲霄東南隔玉造口築真田出凡西南道頓堀下流

穢多村鑿池構樓櫓備銃矢以防西國兵船其北博勞淵前

烈祖成績卷十七江川茂三郎刻

有川西則葦島南北有池最為要害之地西北福島新家

大野治長備戰艦繫大安宅九使宮島備中守樋口丹後守

監之以拒舟路之兵福島寨雄堞五十步亦構樓櫓小倉作

左衛門大野道見守之東北京橋之北築堤列柵置戍兵以

備志貴野今福之敵守禦之方無復所遺按此雖真田信仍

建議曰臣料關東北國之兵其半未至京師見兵不多坐守

孤城非計之得者宜出兵山崎親撫三軍建旗天王寺以毛

利豐前守與臣為前鋒長曾我部宮內少輔後藤又兵衛攻

大和路據宇治橋陷伏見城縱火京師則畿內海西道路擁

塞天下之兵必來歸矣此制勝之術也後藤年房曰策誠善

矣然此城無雙名城舉天下之兵攻之三五年間必不能拔

情見勢屈太閤恩遇之士必有通謀者城守為便秀賴從之

一本陣波戰記浪花戰記並曰大野修理素從城守後藤又兵衛發也戰略與真田左衛門佐之謀相似小幡勘兵衛為開在城祖其計故修理決意城守與此異據小幡道牛事歷勘兵衛京察八城為謀在門正泰而非此時事二書終矣今從大阪掌書記和久半左衛門是成後更忠日記云松平政

宗所素厚也故秀賴以是成為使誘政宗政宗將兵赴江戶

遇是成於小山是成將命政宗怒曰我何故黨於秀賴儻以

佗人為使則立誅之汝舊知也故活汝輒却之遣人三島要

而捕之以送江府大將軍使三島代管井出藤左衛門佐野

平兵衛幽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

一月三日日大將軍至一島政宗賜是成於政宗駿府記係十

以山岡志寧為使告捕半左衛門四日松平政宗至江戶秀

賴以河北莊左衛門為使齎印章贈正宗短刀於島津家久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竹口龍三郎刻

以誘之家久却之曰關原之役兵庫頭奉秀賴之命竭力戰

陣大忤關東之旨闔族當誅夷而尔宥罪戾封疆安堵莫大

之恩未嘗一日忘之吾不應秀賴之命乃遂其使遣使駿府

上狀請奉戰期以會大阪駿府記難波戰記松榮紀貞大將軍以上井利

勝為使白神祖曰大阪反計既具今將討之願大人先處分

關東庶務然後發兵神祖報曰吾先往京師探問其實秀賴

不反則速回駕反則將軍取討之今吾既命駕將軍亦宜帥

大兵相繼而發利勝奉命而還紀事八日竹中重信修築江

城壘壁功竣來謁駿府神祖以其為福島正則之舊友使之

門輩與年少凶徒朋比欺罔秀賴構成邪謀瞭然可見子被

太閤之恩眷豈復疏斥秀賴哉今茲之舉不知子謂之何秀

賴不倍於吾父子可從而知矣然嫌疑之際人所難處不如

子以兵衆付息備後守留守江府以釋衆人之疑重信銜命

而去駿府記松榮紀事板倉勝重日報大阪之密謀松平定勝在伏

見城與松平信吉井伊直孝直孝時以大番頭在伏見城渡邊山城守議

遣謀大阪城中動息悉知之輒報駿府江府大阪反計既著

故神祖使大將軍出師討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召本多正純板倉重

昌下令曰大和諸將須在本州以待號令伊勢近江美濃尾

張參河遠江之兵須星夜馳上屯淀勢多北國之兵屯大津

烈祖成績 卷十七 宮田六左衛門刻

阪本堅田西國之兵屯西宮兵庫中國之兵屯池田四國之

兵泊泉州沿海冬夏事記向井將監忠勝被命造大船於尼崎設

艦一百挺留部下士一百八十人董之來于江府告狀神祖

以松平定行屬前鋒抵伏見與父定勝合兵以守伏見淀二

城松榮紀事松平信吉副小出吉英守泉州岸和田城鶴峰文集

會戰期本多忠政為伊勢路主將發桑名松榮紀事浪花

西代管長五時藤九郎命三事其修繕道路橋梁其二點

定諸軍卿舍其聽市人百姓之訴又召關東代管長修隆平九郎運輸諸軍糧食使無乏絕平九郎監關東八十萬石

卒年三十八子大膳亮忠昌嗣家忠日記十一日神祖率麾

下兵五百餘騎發駿府本多正純指揮軍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

難波戰記松榮紀事駿府莊田三大夫難波戰記作小左衛門蓋更稱也穗

阪金右衛門為旗奉行大久保忠教若林和泉守為槍奉行

坪內總兵衛渡邊彌之助島田清左衛門山岡景以蜂屋七

兵衛布施孫兵衛三宅源右衛門間宮左衛門近藤季用等

為弓銃隊長難波戰記遠江宰相賴宣將數百騎為殿其傳

安藤直次水野重仲從之水戶少將賴房松榮紀事曰是時猶稱鶴下代麻呂

留守駿府中山備前守信吉保護之三宅越後守康信總右衛門

康貞及其子大膳亮康盛番直松榮紀事是日神祖至田中天龍

烈祖成績 卷十七 龍澤策吉刻

川浮梁成監吏彦阪光正白台駕未渡當禁行人神祖曰凡

舟梁為使行人易過也豈可禁之但多衆競渡則應速壞宜

過一騎不得並行駿府記松榮紀事十二日至懸川大野治氏還自

大阪言曰興戎構怨皆織田有樂與家兄修理所為也神祖

聞之稱其不留於城中家忠日記德川記難波戰記慶元記

相且元諭旨而歸創業記曰神祖甚怒使先是板倉勝重設

關淀伏見按驗僑人使木村總右衛門河村與三右衛門成

淀關僑人柏原源左衛門率多衆中夜斬關將入大阪城總

右衛門與三右衛門追擊戰于八幡堤斬源左衛門送級勝

重勝重上之於吉田驛松榮紀事大阪中島寨既成織田雲生寺

左門長賴率數百騎按行戰場過尼崎側近片桐旦元遣

二百餘人援尼崎適與雲生寺遇戰于中路衆寡不敵旦元

之兵戰死三十餘人遂潰走由是茨城左右土寇多起旦元

乞援于板倉勝重勝重督丹波之兵使赴援村上三右衛門

吉正領丹波一邑土人懷其惠吉正率民兵先到難波戰記

秀賴欲遣兵侵界津市人輸硝石一千斤請秀賴印章片桐

旦元遣兵詰問其故創業記浪花戰記曰市人聞秀賴至悉

家富慶市謂曰老弱不可動須使老人獻硝石一千斤

於大阪以請禁割掠丁壯二百人浪花戰記秀賴聞之

衛於岸和以大阪詰之則委罪丁壯政所詰之則委罪老人

如此則必免禍矣里如其計按輒硝石諸書所載與創

業記合秀賴使赤座內膳正植島玄蕃頭昭光細川家傳錄

今從之烈祖成績 卷十七 江川八左衛門刻

率三百餘騎侵界津政所芝山小兵衛定好患眼且兵寡

不能拒定好患眼富商今井宗薰素屬關東大阪之兵欲

奪其貨財宗薰求援於片桐旦元援軍未至大阪之兵為宗

薰及其子宗吞送城中藉沒貨財定好奔岸和田家忠日記

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定好奔阿波松榮

紀事曰奔阿波松榮紀事曰奔高野山蓋關平後懼

罪人高野山也今從創業記浪花戰記難波戰記浪花戰記

部三十郎政長年尚少政長後歸內臣神祖使其姻戚松平

利隆援之利隆遣其宰池田越前南部越後同守家忠日記

無越後而作越前一冬夏事記亦無越後而作池田越前

田宮對馬二人今從德川記難波戰記浪花戰記按上文

五月池田越前守重利始十三日神祖至中泉中路日日放

謁神祖豈即此人耶未詳



鷹從駕步騎皆過大路長谷川藤廣上言去九月二十四日

放高山南坊內藤如安等邪徒一百餘輩於阿媽巷德川記

記曰開宮權左衛門還自福島正則馳使者謝竹中重信傳

旨曰臣不勝憂秀賴母子陷于逆謀以書諫之大約以為今

因經營大佛忤關東之旨是招速亡也請亟改圖以從殿質

於關東陳謝其罪則可以久安正則既委妻子於江城盡忠

幕下若迷而不返據城舉兵則正則亦將從天下之諸軍一

戰破之久安與速亡二者孰得宜孰籌之駿府記松榮紀事是日片

桐旦元遣騎士多羅尾半左衛門日比加左衛門等二百餘

人於界津援之至尼崎半左衛門妻孥在界津欲往覓之不

烈祖成績 卷十七 駒村金之助刻

知定好出奔乞小舟於成將建部政長夜至界津敵政所之

門甲士出詰之半左衛門覺敵奪界津急去敵騎追之半左

衛門力鬪遂入宗黨家縱火自殺難波戰記曰多羅尾半左衛門富田太郎助二人往

界津覓妻子為敵所困半左衛門自殺太郎助去今從家

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今并彦右衛門家傳○按半左衛門

自殺難波戰記冬夏事記係四日半左衛門曰旦元不知半左衛

門之死十日遣援軍或云十日半左衛門自殺十四日遣援

軍今按茨城至界津相去不遠無四日至十日不知半左衛

門事之理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不日創業記考異以十三

日旦大阪之兵掠界津市正大阪之兵得米二十萬斛及魚

鳥菜蔬薪樵不可勝計皆運城中又以金銀多買鉛玉火藥

重臣近在大阪情偽叵測萬一有異圖悔不可及遂閉門不

內旦元之兵進退失據大阪謀走告大野治房治房家忠日

戰記作治長今命部兵米村六兵衛父子率三百餘兵使中

島土冠三右衛門擊之家忠日記冬夏事記作北村三右衛

里長而非士旦元之兵與戰破之六兵衛父子分兵為二隊

進擊之茨城之驍兵收次右衛門川島五兵衛十河久兵衛

以下悉戰死僅存五十餘人欲退保伊丹土冠蟻附不得退

伊丹鄉民雖奉旦元之號令而聞其叛大阪無一人應者殘

兵欲還茨城而土冠邀前絕後悉戰死秀賴大悅賞六兵衛

以下土冠獲級者家忠日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竹口龍三郎刻

宮對馬在尼崎城不救我兵之死許于京尹板倉勝重勝重

以健步報神祖神祖大怒使勝重詰問之時武藏守市西宮

勝重遣使問之武藏守大驚遣使尼崎問其故成將皆曰兵

寡不得出救田宮對馬曰尼崎咽喉之地內府公面諭主公

使以多兵救之而以兵寡為解則必觸內府公之怒宜對曰

城兵欲出救之而自海路襲後則城不可保不救市正之兵而

誘我兵出戰而自海路襲後則城不可保不救市正之兵而

使之盡死不係天下之安危墮計失城則悔何可及往年信

長公時原田備中死于難波只阪井右近死于堅田近則武

藏守殿祖父勝入公死于難波只阪井右近死于堅田近則武

市正之兵而萬一敵設奇謀詭為市正之兵亦未可知故與

城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城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勝重神祖覽之喜曰輕政善用兵至今有其遺風後來尼崎

阿波守家政致蓬庵率兵航南海泊吉田就本多正純請謁

神祖命蓬庵使徑往江府謁大將軍家忠日記十六日尾張

宰相義直將兵發名護屋其傳成瀨正成竹越政次從之創業記

記慶元十七日神祖至名護屋留一日自此還鷹駿府年譜附尾

創業記駿府記還鷹據十九日至岐阜德永量昌以使獻秀

賴陳謝書本多正純上之神祖笑曰秀賴年少故為有樂修

理輩所誑惑以圖不軌實可哀也是春秀賴遺書加賀利光

以招誘之利光上其書於駿府吾久知其有反心何謂無之

虛偽不足信也正純奉命馳檄島津家久毛利宗瑞鍋島勝

茂黑田長政福島備後守忠勝正則子武家盛衰記曰初名

烈祖成績卷十七宮田增次郎刺

事武家松平忠繼其弟忠雄淺野長重蜂須賀至鎮加藤嘉

明森忠政田中忠政生駒一正其餘鎮西中國諸將率兵會

于大阪駿府記松是日本多忠政進陣于平瀨諸書皆作枚

今據鶴峰文集細野藤敦墓誌下倣之松平忠明陣于淀

按字書瀉寫皆無斥國之義然隨俗通用美濃之兵屬之藤堂高虎趨大和路

原板倉勝重飛驒上言大阪城中多以金銀購市人或行火

二條城或狙擊大駕駿府記曰大阪市人得黃金五百枚為

阪城中使假山伏六十餘人放火二條邊有人訴之捕二十

餘人浪花戰記曰青蓮院坊官杉本坊捕山伏二十人於衆

野修理亮之步卒也勝重下之獄亂平放出之捕其黨與誅之

先是九鬼守隆泛戰艦五十餘艘

至大阪塞港口遏諸國漕運及商舶是日出屯新家村家忠

二十一日松平政宗上杉景勝各將其兵發江府創業記是

日大阪城兵自燒郭外人家德川記慶元二十二日神祖至

永原勝重又上言界津無監吏盜賊公行故揭榜禁之神祖

遣竹中重信於安藝備後使福島忠勝勒兵會戰期備後多

冶工亟造鐵盾前庭半入來自大阪神祖問城中事對曰淀

殿號令諸將故士卒皆懷不平二十三日神祖至矢橋乘快

船至淀城徑入京師二條城召片桐旦元父子問大阪城中

事時藤堂高虎在京師亦召之披大阪城圖問池水淺深與

旦元高虎議攻戰謀略駿府記松謂高虎曰置陣須前墨江

烈祖成績卷十七龍澤箕吉刺

後界津高虎對曰謹受命矣然兵貴因敵轉化陣營排置未

可豫定神祖善其對高虎行狀先是大將軍定軍列命酒井忠世

土井利勝安藤重信下令三條禁軍士剽掠難波是日大將

軍發江戶城世子留守酒井重忠其弟忠利內藤政長與聞

庶務高木九兵衛正次主水助清秀子朝倉宣政副之米津

勘兵衛島田兵四郎監街市越後少將忠輝蒲生忠鄉與平

忠昌最上家親鳥居忠政為留後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

嘉明皆受關白秀吉之恩遇其勢難敵大阪故留江府平野

長泰谷衡好在駿府亦為秀吉恩眷之士故使二人來在江

府大將軍臨發密戒忠輝曰正則長政等若有異圖可速誅

戮德川記慶元紀事越前少將忠直將兵二萬松平利光將

兵三萬發江府冬夏事記諏訪賴水戌甲府城渡邊囚獄祐

藏戌沼津城小笠原安藝守信盛松榮紀事曰小笠原新九

郎廣信戌相州三崎沿海向井兵庫助戌豆州走水松平清

昌戌參州本阪遠山友政戌桑名城內藤信正戌長濱城戶

田氏鐵在膳所城本多康俊副之其餘處所城堡警衛嚴備

紀事大將軍前鋒第一酒井家次松平忠良松平忠義設樂

甚三郎貞光小笠原若狹守彌津小五郎是宗水谷勝隆仙

石兵部大輔忠政德川記松榮紀事並作好仙石大和守久

隆相馬大膳亮利胤松榮紀事清胤按系譜相馬氏無清胤而長門守義胤子大膳亮利胤胤從

烈祖成績卷十七江川八左衛門刺

難波之役六鄉政乘第二本多忠朝真田河內守信吉伊豆今訂之

幸長子松榮紀事作伊豆守信次誤按真田系圖無伊豆守信次者今據難波戰記前車後語集訂之下做之秋田

實季淺野長重松下重綱植村主膳正康明一色宮內大輔

芳賀攝津守第三柳原康勝松平康長北條出羽守氏重美濃

守氏成田左衛門尉丹羽長重第四土井利勝佐久間安政

其弟勝之松榮紀事勝之子因幡守勝年佐久間森忠政堀

淡路守直重監物直政第二子筒井主殿頭定慶或作正次今從和州

諸將軍傳松榮紀事諸將軍傳曰順溝口伊豆守善勝伯耆勝第二子伯耆勝第二子伯耆勝第二子

牧野駿河守忠成脇阪主水正土方掃部頭雄重河內守雄久第二子

新莊直定杉原長房鳥居成次稻垣重綱松榮紀事作重綱今據寬永系圖訂

之麾下本多大隅守忠純正信子實正信第二子安房守政重子正信養孫爲子○按諸書水

多正信在處從之列據創業記正信發江戶在十一月立花

上旬見下文蓋其定軍列如此而非處從也故不書

宗茂其弟主膳正直次前田大和守利孝利家第四子利長弟目根野

吉明岡部宣勝藤田忠季管谷左衛門尉範貞秋元越中守

富朝但馬守及那須由利蘆田津金之兵從之島田次兵衛

重次泰朝子○按島田次兵衛利政見元龜三年三方原之戰其後

三枝平右衛門昌吉爲旗奉行昌吉後任小林正次米津梅

干助康勝永田善左衛門多門縫殿助信清安藤正次小宮

山又七郎戶田光定伊東右馬允政世伊東或作伊藤未知孰是小阪

烈祖成績卷十七小林巳子太郎刺

新介松田六郎左衛門定勝爲槍奉行小澤瀨兵衛忠重青

山善四郎重長內藤右衛門尉山田重利朝比奈源六郎正

重阿部正之今村彦兵衛重長牟禮鄉右衛門近藤勘右衛

門用政石見守康用第三子登之助秀用弟石川又四郎政信渡邊半四郎宗

綱村瀨重治中川半左衛門忠勝溝口外記常吉鶴殿石見

守氏長兼松源兵衛正成等爲使番秋山平左衛門昌秀荒

川又六郎忠吉中山照守神谷與七郎清正山角又兵衛正

勝伊東長兵衛弘祐家忠日記作新十郎今從松榮紀事監諸武器山岡五郎



今從松榮柴山九右衛門正信須田二郎太郎廣莊市川茂左

衛門滿友青木小右衛門高田小二郎直政藤川勝二郎重

勝點定軍營朝比奈彦右衛門真直內藤平右衛門爲幕奉

行總二十萬江府至伏見兵馬旌旗絡繹如織家忠日記小

笠原政信尚幼屬前鋒酒井家次至濃州垂井松榮紀事信家次姪也

大將軍命政信守佐和山城松尾小笠原系圖二十四日敕使廣橋

權大納言藤原兼勝三條權大納言藤原實條來二條城勞

問神祖神祖出迎之西州諸侯在京師者皆來謁年譜創業

家忠日記大將軍至藤澤蜂須賀達庵來謁家忠日記神祖

是日置戍東海東山二道無符契者不得過創業佐竹義宣

烈祖成績卷十七宮田六左衛門刻

將兵發江府難波二十五日地大震廬舍悉倒年譜創業

神祖召藤堂高虎及諸臣曰筑紫諸軍雖未來會須先以魁

兵攻城即以高虎爲前鋒片桐且元爲軍監以大和諸將屬

高虎益伊勢之兵於越前少將忠直本多忠政相繼而進駿

記家忠日記忠直及大和諸將陣于墨江界津之間高虎欲

背墨江而陣監使真田信尹橫田重量等皆曰宜如鈞命高

虎曰相彼有三利東有池沼西有岸壁後有松林受敵於前

二方制之甚易若喪師債事則罪在我庶不累諸君也諸將

乃出而陣于墨江之北高虎二十六日織田常真來謁神祖

矜其流落約給采邑駿府二十七日使僧崇傳林道春命五

山僧徒騰爲冠族家錄凡三部一部獻禁廷一部藏于駿府

一部江府書庫駿府記是日大將軍發三島令諸軍兼行

創業記家忠日記和州諸將來于河州國府與藤堂高虎軍合

高虎率兵縱火河州聚落歸屯國府家忠日記二十八日有

逸大阪城者召至二條城問城中事對曰城兵三萬餘人武

器芻糧一無所闕慶元記是日織田有樂明石守重後藤

年房中島氏種率兵出大阪城張陣與我兵相對一本難波

川二郎兵衛筆記作二十一日慶長記見聞記東西合軍等

書作二十八日未和孰是按本書曰與播磨之兵相對播

磨主將松平利隆也是時屯西宮進二十九日藤堂高虎進

屯大阪平未詳故不書主將誰某一本難波戰記曰世俗稱仁德天皇之陵曰大

屯大仙陵仙陵據延喜式仁德天皇葬百舌鳥耳原陵大仙

烈祖成績卷十七竹口龍三郎刻

陵在新宮若狹守重朝堀內安房守重俊子稱左馬助及大

和泉助或書若狹守按父重俊爲新宮城主五年黨于石田三

成亡去故重朝稱新宮氏亦猶依田下野稱蘆田下野也名

重朝據一本率三百餘兵自界津入大阪城過高虎營前朝

霧昏濛前鋒渡邊了不之覺敵兵過去方知之追擊不及高

虎聞之大怒以其太閤恩顧之士恐有人議其故縱之入城

自是高虎與了相失諸將皆謂高虎太閤之所厚遇不宜命

以前鋒須以勲舊爲前鋒神祖曰吾能知高虎之無貳故任

之不疑也德川記慶元神祖憂中島非舟不得渡召伊奈半

十郎忠政問之忠政備前守忠次忠政對曰塞其上流則水

可涸乃命忠政役福島忠勝毛利秀就之衆以吉田了以所

在淀川船數百艘運土石壅塞上流編竹木爲堰築堤狹田  
宮堤成水乾八幡平瀉往來得便東方不備兵而城兵不得  
出大失防禦之利故城兵欲壞之十一月朔大阪隊將根來  
正德寺先臣城所文仙曰正德寺號知德院根來法師也率二百餘騎出欲壞堤神  
祖豫慮之使伊勢美濃之兵屯平瀉卒二百人列鳥銃備堤  
下見正德寺來前連放鳥銃敵兵退走追擊獲六十七級德川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一鶴峰文集伊奈忠次碑曰元和元年夏忠政從難波之役成河積土囊斷長流一夕夢父  
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一鶴峰文集伊奈忠次碑曰元和元年夏忠政從難波之役成河積土囊斷長流一夕夢父  
忠政則築具於城宜設其備防護勿懈忠政驚覺如其言既而  
築成功遂水運不通難波壅池乾涸且於鴨野接槍斬七級  
凡同隊所得首級三十級按築堤過流此時之事而非明年  
夏講和之後壅池皆爲平地志實野戰亦在是月二日藤  
十六日蓋碑文承家傳之繆爲明年事也附以備攷是日藤

烈祖成績

卷十七

江川八左衛門刺

堂高虎進陣于住吉社北背林木據丘陵家忠日記二日大  
將軍至名屋神祖聞大將軍倍道兼行士卒甚疲勞以書

戒之緩其行程駿府記德川記慶福島正則宗臣福島丹波  
之子長門爲父所絕泛舟住吉海上將入大阪城不知藤堂

高虎在此上陸請導之大阪高虎之兵擊鐵之梟首住吉元慶  
記城將郡主馬首良列見高虎孤軍兵寡欲襲擊之連水守

久不聽事遂寢家忠日記德川記難波戰記諸書皆云連水  
明年五月七日良列臨死之言則良東軍前鋒諸將屯攝津

河內之間遷延不進創業三日神祖遣監使山城宮內少輔  
瀧川正弘城和泉守昌茂武田信玄鈴木久右衛門橫田重

士意庵子鈴木久右衛門橫田重

量真田信尹初鹿傳右衛門使高虎逼大阪城松平忠明進  
陣平野創業紀松四日忠明及濃州之兵至飯盛山家忠  
日藤堂高虎前鋒渡邊了藤堂良勝藤堂高則出視平野形  
勢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出略平野見高虎前鋒及忠明  
來前引入城中了等入平野遣使高虎之陣趣其兵松榮紀  
相弘定等委積器械走入城中了等入平野收器械按城兵  
未嘗接戰不應狼狽至此家忠日記慶元記但云收兵引去  
今從之大阪記曰高虎遣使渡邊勘兵衛之陣曰我欲越  
龍田入河內路宜進前軍助兵衛對曰敵既在近山路險難  
其變難測宜審虛實然後進兵高虎怒親往勘兵衛之陣責  
之曰我聞汝武功之士今敵距此五里汝何怯也自是君臣  
狹守來朝露八城見上文故不取六日大將軍至永原留  
三日以待後軍之至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城將大野道見諸

烈祖成績

卷十七

谷村直次郎刺

多作道大或道賢今從松榮紀事○據難波戰記大野氏兄  
弟次序修理亮治長主馬助治房壹岐守治氏道見其季弟

也縱火天王寺以擾我軍營伽藍一時灰燼創業記家忠  
記難波戰記藤堂高虎按兵不動親至平野進前鋒於住吉

城兵新宮重朝及根來僧徒等二百餘騎鹵掠界津近邑松榮  
紀事作燒界津原野按先是城兵既陷界津冬夏紀事曰不

若使守等與赤座內膳賴島玄蕃在界津侵掠今從之  
意高虎之兵速至見渡邊了之旗恐其絕後回走入城重朝

猶在界津侵掠不輟高虎及松平忠明石川忠總等大軍旌  
旗在近大野治房馳使趣重朝入城重朝猶未之信徐出界

津至住吉南原忽見渡邊了之陣驚走高虎之兵欲追擊之  
了止之曰此留伏兵於界津邀我軍後之計也竟不許追重

朝僅遁入城時人咎了之失機。冬夏事記○難波戰記松榮

命故不出兵時人咎之按了見機發兵不待高虎之號令下

文天尾堤之戰其方略可見慮敵邀後蓋用意太過也冬夏

事記事實頗高虎與和州諸將松倉重正奧田三郎右衛門

忠次神保相茂等合一萬餘兵出陣于住吉北高岡。紀事本

書曰城將真田左衛門佐後藤又兵衛等欲夜襲之城中老

臣宿將未及部分城門防禦而畏我兵急攻入城無復出戰

之志故不與按大阪城守日久豈有未及部分城門防禦

禦之理蓋老臣宿將與新進諸將軍議不協耳故不取

長晟將兵一萬餘騎發和歌山吉野熊野之賊欲乘其虛取

新宮城長晟陪臣戶田六郎右衛門。長晟家老淺

野右近之臣涉宮川急

擊之賊敗走有田日高之賊受大阪之令邀長晟之軍長晟

分遣二千餘兵擊破之獲三十餘級長晟屯于泉州大鳥神

烈祖成績

祖以長晟副勝堂高虎故至高虎之營議軍事還大鳥七日

長晟移陣于高虎之陣左古妻。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

波戰記作今在家今從松榮

紀中國之兵相踵來集神祖遣使戒松平利隆曰神崎大川

也可備船筏而涉慎勿傷損士卒利隆遣柳北半助測水淺

深水深不可涉乃覓舟筏是日利隆弟忠繼將涉川津田元

房與其子藤三郎元匡及從兵探下流淺津敵兵放銃拒之

元房父子擊走之。津田元方以下忠繼時十六歲馳馬絕流

而渡戶川達安花房職之等七千餘騎並鑣而渡利隆見之

怒亦麾衆而渡森忠政有馬豐氏相繼臨岸城兵置戍船扼

渡口不能發一矢退走忠繼及達安之兵追擊多獲首級忠

繼陣于小和田將取中島神祖聞利隆忠繼輒涉神崎以爲

中島樞要之地二人狃於神崎之捷輕易渡水則必多損兵

乃遣城昌茂監之利隆憤其後於忠繼而欲銳意渡水城將

織田有樂渡邊尚後藤年房及七隊之兵一萬餘騎出備中

島利隆欲進擊之昌茂扼之曰敵衆我寡彼主戰而我客戰

險易不同主客勢異不如按兵視彼動靜利隆必欲渡水昌

茂大聲曰我銜大御所之命而來我言即大御所之言也不

可不聽阿部正之適來在軍中曉諭昌茂昌茂不聽利隆不

得已收軍敵將見其不渡水引入城中其夕忠繼以舟筏涉

中島下流戶川達安花房職之等擊敵獲數十級遂取中島

烈祖成績

利隆聞之噬臍無益神祖賜書褒忠繼之功。駿府記德川記

慶元記難波戰

紀事十日大將軍整軍容入伏見城義直賴宣至追分迎

之諸卿百官及僧侶至大津或追分執謁。駿府記松

榮上皇以僧正天海爲使借送類聚三代格六卷年代略十九

卷。今按藩邸書庫所類聚國史二卷及古語拾遺名法要

有日本紀略是也集神皇系圖。駿府本多正信處分開東諸城留寄之任帥兵

爲後拒是日正信至名護屋。創業十一日大將軍入二條城

謁神祖謝待出軍之期議軍事命本多正純成瀬正成安藤

直次板倉勝重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安藤重信定期還伏見

城今井宗薰宗吞父子逸大阪城詣京師神祖勞之。駿府記

松榮



事是日使松平忠利伊奈忠政壞神崎鳥養之堤落其水府駭

記十二日尾張宰相義直發伏見陣于木津大阪城將又議

守禦方略新進輩請曰將軍近日到天王寺乘其陣列未定

急襲擊之則必有利大野治長曰小戰可用此術大戰不可

也今與天下大兵接戰初戰失利則再戰必難不如致敵堅

城之下以我銳兵挫之則一可以敵十矣七隊長亦然之新

進隊將真田信仍長曾我部盛親仙石宗也後藤年房明石

守重等皆曰用兵以擊不意為要今與關東大軍會戰苟非

用奇決不能勝治長等不聽議遂寢難波戰記十三日橫田重量

山城宮內少輔來自大阪告前軍諸將逼城而陣神祖命曰

烈祖成績卷十七

大將軍未下令以前不許輕戰駿府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是日使酒井

忠世上井利勝安藤重信下令三條禁軍士剽掠放火家忠

冬夏十五日神祖發二條城至木津入里長家扈從之士皆

各就陣營俄下令赴南都衆皆怪焉蓋廚下執役有異色人

事發覺即逮捕之人無知其故者晡時至南都宿中坊秀政

家召觀世宗雪部屬延命善四郎命歌演謠人心始安難波戰記

浪花是日大將軍發伏見城至平瀨十六日神祖至法隆寺

大將軍陣于岡山先是內藤政長及子帶刀忠興守房州松榮

紀事○按上文十月二十三日政長在江府蒙留寄忠興憾

之命忠興赴大阪蓋在其前也今據本書書于此

不得與大阪之役頗請其父政長不得已授兵二十騎卒百

餘人忠興至伏見就本多正信請從軍正信咎其擅離所守

然不得不言神祖聞之曰少壯輩宜以不得從軍為遺憾其

情可恕乃召之松平康長忠興妻之父也故使之在康長之

隊以從軍松榮紀事山口重政蒙譴潛居武州龍穩寺深以不得

從軍為憾曰今我亡命至大阪則秀賴必容我可伺隙而刺

之不然當殺城中將帥然不告而行則無以明我志乃移妻

孀於江城以為質投書上井利勝將赴大阪至宮根關吏遏

之不許過欲歷東山道入城利勝與本多正信奉命復書固

止之故不能遂其志鶴峰文集山口重政碑文松榮紀事十七日神祖陣于住

吉從兵始環甲大將軍陣于平野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

烈祖成績卷十七

○難波戰記曰薄暮大雨從軍皆垂帷幕大阪城兵部分諸

軍陣列佐竹義宣上杉景勝堀尾忠晴京極高知本多忠朝

真田信吉其弟內記信政○據浪花戰記信吉兄弟皆年少

謀主避嫌疑張陣先于諸將悉力攻城時人稱之難波戰記

曰真田伊豆守之臣瀨津但馬半田筑後神原石見皆長戎

事不避鉛彈雨注向城設旗具先于諸軍木村長門守見之

謂真田左衛門佐曰認敵旌旗豈卿之族耶設旌攻具妙得

其術大將為誰左衛門佐答曰二少年先乘指揮一則河內

守年十五一則內記年十四皆伊豆守之子而吾之姪也長

門守大稱之曰二人常擐何等鎧當物淺野長重松平丹後

守光重牧野忠成西尾豐後守忠政隱岐守吉次第二德永

量昌酒井家次其子宮內大輔忠勝榊原康勝京極忠高其

弟修理大夫高政毛利伊勢守菅沼定芳伊東祐慶本多康

俊福島備後守正勝

刑部少輔正之叔從四位下松平重綱

植村康明瀨津是宗秋田實季仙石忠政六鄉政乘相馬利

胤松平忠良設樂貞光水谷勝隆保利正光松平康長松平

信吉新莊直定等陣于東方青屋口今福松平定綱率大番

騎士陣于其側松平利光陣于南方岡山越前少將忠直陣

于其後藤堂高虎井伊直孝陣于其西大和將士及生駒一

正從之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陣于神祖營前麾下

諸士陣于今宮茶臼山間

○難波戰記曰茶臼山關天王寺山神祖平關原之吉

北更其名曰勝山淺野長晟松平忠雄蜂須賀至鎮鍋島

勝茂松平忠義寺澤廣高等陣于今宮北海濱松平政宗跨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二五

谷村直次郎刺

今宮道路而陣金森可重小出吉英陣于其東松平利隆其

弟忠繼森忠政有馬豐氏戶川達安陣于其北中島神崎

戰記諸將陳列與此有神原康勝設攻具列竹牌城兵放火

異同今從松榮紀事銃擊破之康勝之兵鳥井半六挺衆獨進再建竹牌衆稱其

勇難波戰記神祖召真田信尹謂曰汝可入城勸姪左衛門佐歸

順然則給信州之地於左衛門佐信尹入城傳旨信仍謝曰

深體內府公之眷遇然臣往年黨于石田三成以寡軍抗於

大將軍故懼罪遁于高野山而秀賴公不以臣爲無似授數

千之兵以爲方面之將其恩重於封郡國士爲知己死不取

奉命決矣信尹復命神祖又遣信尹強之信仍固拒之曰貪

利忘恩非士之道臣以一死報秀賴公若兩軍和親則臣養

於叔父足矣爭戰未止則雖給日本之半亦不能從也請叔

父勿再來遂與之絕關原記大全難波戰記二書並曰神祖

地一萬石于信州及復命又謂隱岐守曰當給信州全圖按

神祖招信仍則或有之不應始利如中賈蓋後人傳會之言

故但云信初向井忠勝奉命與子五郎八出相州三崎父兵

庫助成三崎以風濤險惡止之忠勝不聽乘船一艘解纜從

船一艘冒險而進其餘戰艦相繼而發暴風雨雹舟不得行

戰艦皆還三崎入夜風力益猛忠勝親操櫓屬衆經三日泊

勢州龜島從船漂蕩不知所之忠勝及從士皆困憊是日泊

傳法院戰艦經日方到

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年譜附尾

神祖聞我兵入大

和抄掠焚神祠佛宇遣西尾忠政禁之德川記久世廣宣版

部廣成爲監使難波戰記一本書曰久世三四郎版部三十

有故去橫須賀屏居武州所澤凡七年及大鎮西諸軍來會

城將以天滿地廣難守自燒天滿之營引入城中德川記慶

戰記松榮紀事慶元記曰初秀賴招島津家久城將相議

家久大名也宜使其兵守天滿而家久不來應無兵可守故

之由是松平利隆其弟忠繼森忠政池田長吉有馬豐氏加

藤式部少輔朋友左馬助嘉明子福島正勝關一政松平康重戶川

達安及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之兵皆入天滿設攻具而陣列

京極忠高片桐旦元其弟元重及濃州之兵出平瀨將入備

前島九鬼守隆小濱久太郎向井忠勝千賀孫兵衛千賀與

八郎等列船艦於傳法院水濱兵馬充塞大阪四面不遺尺地松榮紀事十八日神祖登茶臼山望諸軍大將軍自平野營來

謁召藤堂高虎本多正信議攻城方略鑿塹墮築土山以逼城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德川高虎列鳥銃三十口於茶臼山

以備不虞駿府記是日舟師欲攻福島新家村○難波記曰新

西九鬼守隆向井忠勝千賀與八郎小濱久太郎等放銃爭

戰奪敵船數隻難波戰記城將大野治房薄田兼相使明石丹後

守守穢多城泛戰艦二十餘艘劫剽淀川尼崎往來之船蜂

須賀至鎮淺野長晟言于本多正純曰敵恃穢多崎之險要

守禦不甚牢固我沿水急攻則拔之不難正純白之神祖曰

烈祖成績卷十七宮田六左衛門刺

不損兵而拔之甚善十九日黎明至鎮發兵長晟候騎言於

長晟曰此城褊小不足勞兩將之兵蜂須賀一將足矣長晟

然之歸營至鎮率大衆攘斥大阪成船進自陸路分兵乘船

入葦島城兵拒之至鎮之兵奮擊破之城兵潰走入船場諸

通書此下或作仙波國音相作舟場者船場之訛也遂拔之至鎮遣使住吉告捷正純

神祖豫遣橫田重量眞田信尹安藤正次本多藤四郎於穢

多崎監之據內藤家譜藤四郎內藤四郎左衛門至鎮曰嚮已

遣使報之不交佗兵以手下兵取之至鎮前鋒山田織部通

口內藏助指揮步騎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指揮舟師各有

功四使還住吉具言其狀神祖褒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

烈祖成績卷之十七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

事記松榮紀事是日大將軍謁住吉營議軍事本多正信正純父子

藤堂高虎安藤直次成瀬正成等侍坐神祖命之曰須鑿鳥

養之地達淀川塞其上流以涸天滿河水大將軍令曰諸軍

以力攻城必損士卒慎勿急攻宜列竹牌逼城鑿地道以毀

樓櫓駿府記松榮紀事藤堂高虎進向天王寺口黑門而陣二十一

日夜有人來偵住吉營成兵捕之問所從來對曰覓藤堂和

泉守之營迷於塗高虎陣于天王寺口而來于此成兵怪之

按驗探得一封書其人低聲語曰此秀賴公所賜和泉守書

也和泉守淺野但馬守皆太閤恩顧之人也今雖從關東之

命攻大阪城而密通志於城中獻衣服酒食成兵上其書書

烈祖成績卷十七木邨嘉平括

辭以爲今如宿謀誘大御所父子深入我地宜亟諭關東諸

軍斷其後功成封汝以大國如約神祖覽之曰此敵離間高

虎之謀而事甚淺劣吾何隨彼計中乎即召高虎賜其人及

書曰宜黥此人放入城中以懲將來高虎感戴而退拷掠得

實乃大野治房之兵也○冬夏事記曰治房兵吉川新藏高虎截其手足指

黥以秀賴二字畫治房之紋於紙旗插其背載于板舁至城

門外棄之城兵見之大沮諸將皆服神祖之神武英略年譜創業

隆咄利誘其來叛曰當給備前播磨美作三國利隆捕其使

併書獻之行營駿府記德川記松榮紀事二十三日大野治長

併書獻之行營事給三國據冬夏事記



遺書松平忠雄曰。日本諸大名。皆通志於右府公。卿須亟來

歸。忠雄獻其書。駿府記松榮紀事。曰。治長寄書忠雄。所領

訂治長又遺書忠雄之重臣曰。淡路川民悉屬大阪。宜翻城

歸順。重臣捕其使六人。併其書獻之行營。福島正勝亦獻秀

賴書數封。駿府記。松是日。松平利隆擊福島新家村之敵。敗

之。家忠日記。德川大將軍命本多忠政率伊勢之兵。去平野

而陣于行營前。先是松平信吉守岸和田城。至是使北條氏

重代信吉守之。京極高知京極忠高所陣今里。近於敵城。故

築城使信吉守牙城。新莊直定守羅城。家忠日記。上杉景勝

軍志貴野。佐竹義宣軍今福。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曰。大和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九 江川八左衛門刺

北曰。今兵合八千餘人。浪花二堤相並。泥淖深阻。城兵列柵

三重。闔志貴野口門。銃卒更番戍之。大野治長部將矢野和

泉守正倫。舊中村伯耆守一忠之臣。飯田左馬允家貞等

五十餘騎。松榮紀事。作五百餘騎。今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

五郎右衛門守志貴野。據下文。佐竹守今福。我兵四面逼城

下。神原康勝本多忠朝。松平康長。丹羽長重。堀尾忠晴。成田

左馬助等。陣于大和川上流。松榮紀事。二十五日。命諸將某川河

洲蘆荻。使伊奈忠次築堤。春日井。通木津川。以涸天滿河水。

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佐竹義宣移軍今福。東聚落。大將軍遣安

藤正次。屋代勝永。伊藤政世。監義宣之軍。佐久間政實。小栗

忠政。監景勝之軍。直江兼續謂監使曰。主將昨日來至。軍經

長途。皆疲勞。請休士馬。然後從事。政實忠政曰。聞謙信以來

雖經長途而來。輒與敵戰。何為如此。兼續曰。然則明日出戰。

冬夏事記。二十六日。昧爽。今福志貴野之戰。年譜家忠日記。松榮

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正次勝永政世至志貴野。大野治長

記。冬夏事記。浪花戰記。銃手隊長井上五郎右衛門守志貴野。柵兵纔可三十騎。正

次等以為可擊而取之。不報景勝。進而逼柵。勝永之子甚三

郎忠正亦從之。正次之兵。酒井左一郎進欲破柵。五郎右衛

門擲槍鎗之。左一郎被創。正次揮槍。搥五郎右衛門倒之。屋

代忠正超柵。獲其級。家忠日記。作擊矢野和泉守。勝永政世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九 龍澤義吉刺

力戰。敵兵闔柵。連放鳥銃。正次勝永等讓於前軍。後軍而退。

正次之功居多焉。景勝之兵來前。欲破柵門。放銃相爭。志貴

野今福間有小川。隔一町餘。佐竹義宣見志貴野之戰。急攻

今福。敵將矢野正倫穿濠樹柵。燒炬達旦。以董工役設假橋。

出銃卒。可二三町。義宣前鋒梅津半右衛門憲忠。戶村十大

夫義國。五六十騎。潛自堤下進。逐銃卒。逼柵口。正倫之兵

十人。度假橋拒之。半死半傷。憲忠義國等力戰。敵不能撤。假

橋。亦不遑闔柵門。正倫中鉛而斃。飯田家貞戰死。部兵死者

過半。其餘皆走。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

臣按。大阪新進將士。多以利合。雖以驍勇著名。其實皆募

兵也唯矢野和泉守正倫出處頗近於義據難波戰記正倫事中村忠一及忠一蚤世有其妾所生一子宰臣有議不協者以無子聞故忠一封除正倫憂之訴于關東然歲月既過後于事機竟不得申達故入大阪城披陳秀賴曰事成則賜舊封於遺孤以紹其家秀賴許之授客兵五十騎以爲隊將臣竊謂正倫委質秀賴則不可也然不如此則計無所出而中村氏不得血食矣故欲著功效以立遺孤專爲故君而非爲己其志有可哀者矣今福之戰奮擊而死命也志操凜然終不可奪其可與懷利苟合者同日而語哉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一

龍澤義吉刺

義宣之兵進破街口柵敵兵馳使城中曰今不來救則備前島將陷勢殆危矣大野治長遣本鄉左近山口弘定等援之七隊長伊東長次速水守久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督役在天滿築寨聞事急皆出赴援城中鼎沸木村重成守今切聞之單騎出救大阪前鋒河島和泉守上村金右衛門山口知德院等列銃卒拒東軍義宣之兵捨街口柵守第二第三柵和泉守等遣使重成報曰街口柵既奪還之今給援兵則二三柵亦不難奪重成遣大井何右衛門高松内匠來援放銃擊之義宣去柵七八間退至堤曲相與隔柵二重自辰至午放銃互爭重成及堀田正高

相踵而至秀賴與後藤年房等登樓櫓望今福之戰重成勢危命年房救之年房使從士歸營取鎧擲之於京橋上馳至今福將代重成駿府記曰木村長門守後藤又兵衛將兵未及整陣而戰蓋重成不聽曰兩軍戰酣及今相代我陣必傳聞之繆故不取亂爲敵所乘子老戎事不宜發此言年房語屈陣于重成後直江兼續自志貴野隔河發銃年房與重成議取船河邊街市泛之水田排鐵盾列鳥銃橫擊義宣之陣東軍動搖德川元記難波戰年房挺衆指揮兼續見之使銃卒擊之鈴中其鎧五六其一傷左脅血流如涌年房捫之曰創輕右府公之運未傾也城兵皆咄其以大阪爲一人之任也冬夏事記重成之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二

江川八左衛門刺

兵柳名右衛門船入堤北亦橫擊之重成部兵松浦彌左衛門重政及堀田正高之兵淺部清兵衛先登獲我兵首級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並曰重政提首入城使書史白井甚左衛門記於簿甚左衛門不書重政怒責之猶未書既而清兵衛亦提首來曰我獲首最先然彼馬我步故來遲甚左衛門謂重政曰第一級必有相爭見第二級定其先後記之是典故也然事急故書首二記二人名按此高松内匠大塚勘城中事而不與我軍事故不書而附于此右衛門等八人亦獲級義宣兵敗去第三柵引入裏柵重成揮槍力戰平塚左助大井何右衛門厲衆督戰重成乘勝逐北逼義宣之麾下義宣之宰蒞江内膳政光難波戰記蒞江相近今從德川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以部下兵三百餘騎迎擊之駿府記曰波戰記松榮紀事重成之兵引入柵内政光挺衆逐之重成大呼

還戰衆軍來援重成使部兵井上忠兵衛狙擊政光忠兵衛

放大銃同習政光墮馬死○難波戰記曰後藤又兵衛之兵

政光之兵急進橋而歸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部兵悉戰死

殘兵無幾引入陣中義宣麾下僅五六十人見前軍敗怒曰

我在江戶直赴此陣秋田之兵未來故寡軍失利是大可憾

也親揮眉尖刀先衆奮擊其臣梅津憲忠戶村義國大塚九

郎兵衛資鄉諸書大塚作戶塚今信太內藏助久勝黑澤甚

兵衛道家等皆殊死戰政光憲忠以下名重成之軍守不可

破義宣元援于上杉景勝景勝部將水原親憲○難波戰記

可八十事在五率二百餘兵欲來援進至河中央水深不可

烈祖成績卷十七 川澄祇義刺

涉親憲使部兵連放鳥銃橫擊敵陣重成年房正高之兵不

能過今福堤皆沿堤下水際而退大井何右衛門中鉛斃附

記德川記難波戰記先是將軍使榊原康勝援義宣前軍

慶元記冬夏事記可三百騎陣志貴野河岸康勝數遣使戒以不得不待軍令

而出戰前軍見義宣勢危不能待令下直涉河水橫擊重成

陣重成度其兵既疲勞收之入城上杉景勝陣于志貴野堤

命直江兼續穿塹于大和川西樹柵累土猪使鐵孫左衛門

列大小鳥銃四五百口部兵不解其意皆謂拔戰場而爲備

殆不可也部將安田上總老練軍旅隅田大炊少壯未多更

事兼續請以上總爲前軍大炊爲二軍景勝曰不然城兵再

出突戰則前軍必敗須以二軍制勝乃易置之冬夏事記

隊長及渡邊尚水村主計頭重成叔父難波戰記作主馬助

竹田榮應或作永翁榮翁國音大野治長之部兵合一萬二

千餘據冬夏事記出與景勝前軍戰奪還柵二重互有前却城兵

連放大銃隅田大炊放銃互爭島津玄蕃揮槍力戰然城兵

衆多大炊退走敵兵乘勝追擊二軍安田上總力戰移時亦

敗走三軍水原親憲列銃手五百揮麾稱景勝之命使上總

之敗兵分左右而退親憲整陣而進連放五百銃敵兵披靡

鐵孫左衛門發大小銃橫擊之其孫虎之助驍勇善戰○浪

記曰虎之助安田上總屬衆還軍隅田大炊亦還鬪竟大敗

烈祖成績卷十七 石川金次郎刺

之斬竹田兵庫其子大助岡村百百之助小早川左兵衛以

下數百級衆皆服景勝之善料敵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勇

以安田上總爲二軍隅田大炊爲前軍此景勝之方略也志

貴野要衝之地大坂七隊長守之故以二軍爲要上總不喜

在二軍開而張陣以爲大炊必敗走及交戰大炊果敗走入

上總之陣上總橫擊城兵破走之大炊取其敗軍騎犯陣獲

級而還此謙信村田川之戰以奧州援兵爲前軍我兵爲二

軍之故智也鐵孫左衛門不顧兩軍接戰穿塹累土猪列銃

而待上隊長又出突戰上總戰疲退至塹下兩軍鏖戰景勝

擊終得大捷據冬夏事記孫左衛門橫擊亦景勝之所命也

按隅田大炊謙信之老將五年七月與伊達政宗戰于梁川

見上文戰于志貴野城兵穴澤主殿助盛秀能揮眉尖刀以

外記勇士一言集作阪田五郎左以槍擬之盛秀捷如奔電



進擊外記外記捨槍相搏景勝之兵來救遂斬威秀獲其級  
景勝戰城馳使左軍堀尾忠晴乞援忠晴使堀尾河內堀尾  
修理前田丹後率步卒二百人援之城兵連放鳥銃援軍不  
得進遣使忠晴之陣乞精于鳥銃者忠晴遣伊賀雜賀之兵  
名於銃手者八十人援軍雖有利而景勝之兵動輒退走直  
江兼續伏兵蘆葦叢中放銃橫擊之城兵不能前東兵還戰  
又取柵一重援軍沿河洲放銃亦橫擊之丹羽長重在景勝  
之陣後進與前軍相並放銃矢敵不能支引入城中德元記  
大阪軍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曰神祖聞志貴野之戰遣  
久世三四郎大將軍遣佐久間將監成以輕兵勿損士卒  
使堀尾山城守率兵代景勝山城守進向敵陣頻放鳥銃欲  
代景勝景勝前軍諸將不聽益進兵神祖大將軍數馳使使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竹口龍三郎刺

退兵景勝怒曰武夫爭先有競分寸自旦至午悉力所取戰  
場使人不得之雖公命不能也丹羽長重欲議軍事至景勝  
麾下景勝不撥甲坐胡床睜目望城三百餘兵提槍護景勝  
景勝終不顧長重長重不得近景勝進與前軍相並云云與  
諸書異附以備考松榮紀事曰後藤又兵衛至志貴野開柵  
門魚馳突其鋒甚銳景勝之兵走數町又兵衛逐之東軍  
便其城堀尾忠晴還戰又兵衛不能復戰退入柵內景勝  
戰疲之援堀尾忠晴少時分兵為二其一沿河洲放銃橫擊  
其一自堤上景勝使水原常陸率步卒從舟南方河水連  
放銃城兵三方受兵不能進又兵衛又出馳突堀尾忠晴  
晴銳進督戰又兵衛中鎧被創部兵多死景勝後軍丹羽長  
重亦進兵督戰城兵不能支引入柵內按年考被創水原親  
憲河放銃橫擊皆令福之戰而神原康勝怒其前軍違令  
非志貴野詳于上文今從上諸書神原康勝怒其前軍違令  
進關欲殺先登之士二十餘人以正軍法佐竹義宣遣使謝  
曰今日之戰我軍幾危賴足下援兵以得退軍故康勝釋而  
不問戰記志貴野今福監使歸報其狀神祖賜書褒景勝義

宣之將士德元記難波戰記○按鷲峰文集題梅津系譜卷  
台翰使本多忠朝代佐竹義宣守今福松榮紀事曰  
於書進其所取柵義宣憾堀江內膳戰死欲夜攻之敵兵固  
守柵門其夜引入城忠貴野地形敵有利於出使本  
多忠朝築寨備之與淺野長重松平出雲守勝隆真田信吉  
此異今從下三書其弟信政仙石忠政秋田實季新莊直定等屬之德元記  
戰水野勝成永井直勝按行新家村道路堀直奇亦從之來  
構棚樓壓博勞淵神祖使勝成直勝關葦島通中島新家村  
道路往來得便然島嶼離散非舟不得行神祖欲屯兵葦島  
而選將兵多者地隘不能容兵寡者難守故莫應選者德元記  
元記曰神祖曰多村左右有蘆葦叢城兵伏其中放銃矢二十  
六日神祖命石川忠總焚之二十七日千賀孫兵衛言曰穢

烈祖成績 卷十七 竹口龍三郎刺

多村側近造浮梁六所峰須賀九鬼戸川之兵往來得自由  
二十八日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見福島新家村之  
形勢言于神祖曰此要害之地也然多難容寡兵必敗不  
可不備皆一事也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不係日與忠總事連  
從之石川忠總以其本生父大久保忠鄰得罪不得近侍從  
在行營恒欲立功贖罪就永井直勝請守葦島神祖許之波  
戰紀松榮紀事監使日夜按視諸陣營神祖勞其苦寒增置監使十  
五人戰記二十七日石川忠總將兵至葦島神祖遣監使監  
之難波戰記命九鬼盛隆向井忠勝千賀與八郎小濱民部  
進戰艦大野治長有大艦名曰盲船德元記慶元記曰船  
自由故名之難波戰記曰船屋塹壁甚厚其餘大艦數十隻  
矢石不能入松榮紀事曰屋上構棚樓其船艦設機進退  
船艦相銜見我舟師競進戍兵度其不能敵捨舟逃散守隆

忠勝等奪盲船以下船艦縱火新家村。戌兵悉走。松平利隆

與弟忠繼入新家村而陣。德川記慶元二十八年神祖將按

行野田福島。豫遣銃手三百人向城放之。故城兵不敢出。島

津家久遣其臣伊集院半右衛門於行營曰。陸奧守率舟師

出薩摩。會于軍期。將在近。創業記德川記慶元二十九年敕使

廣橋大納言藤原兼勝三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于住吉行

營。宣敕慰勞。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神祖出迎拜謝。是日

增給諸軍糧食。凡三十萬人。每日米一千五百斛。遠國倍之。

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博勞淵最為敵之要害。前有大川二

道。西連葦島。南北有壕塹。架橋構棚樓。城將薄田兼相率兵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七

木部嘉平括

六七百列鳥銃守之。兼相以驍健著名。故當其選。石川忠總

欲攻之。黎明將兵出葦島洲上。潮滿水深。不得渡。偶有小舟

一隻順流而下。部兵阪部與五左衛門神田九兵衛等八人

松榮紀事作七人或云九人今從德川記難波戰記喜乘其舟。以槍為棹而渡。前夜兼

相出飲青樓。部下亦然。戌兵甚寡。不意忠總之兵猝至。不能

拒鬪。走入大阪城中。八人登棚樓。以背旗招我軍。兼相率兵

四五百騎來自東方。八人見之。決其必死。下棚樓固守東門。

忠總欲救之。亦不得渡。有燒損小舟沿流而來。忠總欲乘之

而渡。叔祖大久保權右衛門忠為。七郎右衛門忠世弟請先

渡。亦杖槍而渡。兼相見之。以為多眾。既拔城。遂引兵還。九鬼

守隆送舟一隻。忠總喜乘之而渡。亦渡眾軍。松榮紀事曰忠總將博勞淵

敵兵登棚樓。連放鳥銃。我兵多被創。忠總描金胡蝶之背旗

中鉛七。叔祖忠為成眾。使不得進。眾不聽。竟得燒損小舟。杖

槍而渡。偶有小舟數隻順流而下。餘眾乘之。遣使蜂須賀至鎮

之營。報以孤軍取博勞淵。至鎮以為城兵出爭。則戰必危矣。

遣鳥銃三百口援之。城兵平子主膳素有勇名。與其子茂兵

衛守博勞淵。城既陷。不能復戰。乘船將走入大阪城。松平忠

雄之兵橫川次大夫追擊。獲主膳首。箕浦玄蕃。諸書作右近

仙訂正冬夏事記曰。次大夫舟師也。勇而矯捷。主膳數失

禮於神祖。神祖常惡之。次大夫獲首獻之。神祖悅而賞之。斬

烈祖成績

卷十七

三十八

木部嘉平括

茂兵衛獲其首。殘兵走入阿波座。忠總追擊多獲級。難波戰

總取博勞淵為二十八日早旦事今從創業記城將大野道

考異家忠日記慶元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見使小倉行春及船監梶原丹後與大野治長之兵列戰艦。

扼港口。是夜石川忠總九鬼守隆向井忠勝等潛兵進自堤

下。敵兵驚騷。我兵禽三口。獲七級。奪戰艦數艘。忠總之兵大

久保八郎五郎阪部與五左衛門等十三人入船場街。敵皆

引去。斬僕圍數輩。不取其首。齎敵所遺旗幟歸于營。忠總喜

遣使至鎮之營。告取船場街。問何向而陣。至鎮憤忠總先於

我策馬而進。報曰。須受行營指揮。水陸並進。中村右近山田

織部樋口內藏助由陸。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森藤兵衛由

舟路。不顧死傷。力戰破敵。獲二級。至鎮獻之行營。稱破船場

街。先登。忠總獻所奪旗幟。神祖褒之曰。真七郎右衛門之孫

也。創業記考異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雖波戰記冬夏事  
復頗移刻故至鎮功第一忠總為第二忠總謂部下曰獻  
朝間所斬僕圍之首於行營則各功必居第一張氏至鎮所  
附以備考。城將胥議曰博勞淵既為石川主殿頭所陷淺

野但馬守蜂須賀阿波守松平宮內少輔等戰艦填咽海上。

船塲之地幾危為之奈何。七隊長皆曰凡城守之法城郭廣

大有損無益故吾曹切諫之然大野主馬不聽構寨今福博

勞淵而為敵所陷徒增其氣不如自燒街市以約其守。德川

元記難波戰記並曰燒天滿船塲街市按上文十七日城兵

自燒天滿營引入城中蓋前燒陣營今燒街市也船塲既為

石川忠總所據今從年譜駿府記慶元記松榮紀事又按德

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係二十九日今從駿府記難波戰記

○松榮紀事曰後藤又兵衛森豐前守馳馬出收船塲之兵

暗夜迷塗縱火數萬人家城兵多焚死者按城將胥議自燒

烈祖成績

卷十七

木部嘉平括

街市不應至此疑記載之謬冬夏事記係十二月二日曰後

藤又兵衛按行京橋至天滿橋皆燒之大野主馬塲圍右衛

門欲襲我陣營故留本町一橋不燒又兵衛見之曰何不燒

之主馬聞之曰此我所守子勿容喙又兵衛怒幾欲鬪圍右

衛門和解之此又大野治房拒之曰吾固守道頓堀未嘗與

敵交鋒而燒營入城吾不能也諸君宜引兵入城吾死於此

地須棄殺之治房兵幾一萬城將不能棄之乃相謀晦夜託

議軍事急召治房使來再三夜半治房入城伺其出使謀縱

火船塲天滿街市烈風火勢甚猛治房部兵皆棄器械乘具

入城無所止宿狼狽失據唯塲直次一人徐收器械入城蜂

使燒天滿船塲之街市主馬曰燒街市而有利城守則否不  
敢拒晦夜自燒街市引兵入城據冬夏事記十二月十六日

夜塲直次襲蜂須賀至鎮之營其源起于此敘事頗詳故今從之。由是蜂須賀至鎮松平忠

義松平忠雄淺野長晟鍋島勝茂石川忠總九鬼守隆移陣

船塲。松榮紀事曰至鎮陣于阿波座長晟歸命藤堂高虎

以大銃擊織田雲生寺所守西南樓櫓。德川記松平忠繼將

兵向今橋城兵頻發鳥銃大將軍聞之賜鐵盾於忠繼。家忠

步卒六人排盾三張于橋頭翳之放銃城將大野治房之兵

以大銃擊之盾皆倒步卒捨盾走歸城兵哄笑忠繼怒使收

盾部兵河田八助直前脇鐵盾三張而歸城兵放銃中之雖

傷不死人皆稱其勇力。大阪記作河田太郎左衛門神祖詰

烈祖成績

卷十七

木部嘉平括

諸將曰船塲之兵登時皆布陣而天滿之兵至今未涉川何

耶。松平利隆以下謝曰城和泉守固止之故濡滯神祖怒曰

鄙遣和泉守於天滿為慮少年輩不待號令輕冒而進反損

我兵也今固守其命坐失事機陋甚矣乃召林道春責城昌

茂曰汝不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耶遂逐之。德川記慶元

冬夏事記又召伊奈忠政責其遲緩曰鄙命築春日井堤至

今不成何其怠也。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按

是也。田宮堤

烈祖成績卷之十七終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八 起慶長十九年十二月至其月晦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十九年十二月朔。松平利隆。其弟利繼。森忠政。有馬豐氏等。涉河水。入天滿而陣。監使服部權大夫。島彌左衛門上言。敵雖燒天滿之地。而人家猶有殘者。便於兵備。神祖笑曰。六日莒蒲也。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抱朴子。辟五兵。六日則不中用。按皇朝以端午節。關葛。陰乾。帶於身。六日則無用。故有是語。其義一也。浪花戰記曰。初神祖怒。松平利隆。從城和泉守之言。而後十軍。是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機至是。喜諸將進兵天滿。故有此語。是夜大野治長第失火。城兵奔走救之。天滿京橋諸將。皆謂城中。有內應者。舉火爭欲攻之。松平利隆率兵先進。諸將相繼而進。城兵堅拒。鉛彈烈祖成績 卷十八 宮田六左衛門刺

雨下。我兵多傷者。諸將斂兵而退。駿府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曰。神祖使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巡察船場形勢。二使傳旨諸軍。列柵逼城。事竣歸。往吉行營。城兵見之。意其攻城。向船場連及鳥銃。船場至城。有橋二三十。城兵燒之。唯今橋高麗橋猶存。利隆。忠繼等。入天滿。松平周防守。岡部內膳正。市橋下總。守別所。豐後守等。相繼陣列。城兵自燒西南街市。而城下街市未燒。以為可據。以防禦。是日亭午。出兵今橋。燒蜂須賀至鎮。營前街市。煙塵漲天。不能見城。兵石川忠總陣于多寡。故諸將不出戰。與諸書異。附以備攷。高麗橋前。放銃拒敵。使不得燒橋。神祖望見。以加賀小甚。十郎忠澄為使。忠澄備前守。政尚。後為氏部少輔。命忠總曰。燒橋我所欲也。今以天下之兵。攻此城。不繫一橋之存亡。然不可不待命下而輕戰。且汝兵寡。為敵所乘。取也。宜與船場諸將同陣。視彼動靜。難波戰記。係十六日。曰。小栗又市。山本新五左衛門。還自陣。營言曰。船場城兵欲燒石川忠總營前橋。忠總飛銃拒

之。敵不能燒橋。蜂須賀至鎮。大名也。陣營相去不遠。請使至鎮。代忠總守之。神祖不應。永井直勝亦言曰。敵若燒橋。攻城甚難。宜亟命至鎮。代之。神祖大怒。取眉尖刀。擬之。直勝驚走。松平台衛門。大夫。救護得免。神祖徐曰。此橋素我所欲燒也。然燒橋則敵必謂不復圍城。攻之。故置之。今敵燒橋。此幸也。以日本國兵。攻此城。何係一橋之存亡乎。叙事頗詳。然創業記。駿府記。松榮紀事。藤堂高虎進軍活玉圍城。日急。松平政宗陣于船場。敵兵構棚樓於鐘木橋。以射之。○據松榮紀事。鐘木橋在天王寺西。銃矢如雨。士卒不能持軍。高虎往救之。選弓材銃器之精練者。仰射棚樓。敵兵不能復登。遂使政宗之兵。得保其營。高虎行狀。野友元所撰。山本義安碑曰。山本權兵衛義安。父七介義純。世仕松倉氏。是冬松倉重正與藤堂高虎同營。張軍。義純以奇計。設柵。隘口。超諸將之軍。城中放砲如雨。多傷者。義純亦被創。然不退。縮守之一晝夜。軍營不動。大將軍嘉重正之功。是日。重正之兵。岡崎與十郎中。砲死其骸。猶在。隍口。日暮。重正問骸所在。僉曰。未収。重正大怒。欲自往収之。烈祖成績 卷十八 木部嘉平括

義安年十九。在席末。請収之。重正悅許之。義安提盾奮然疾馳。飛炮中盾。如崩。或碎。刀鞘義安排盾至。隍口。負其屍而歸。重正褒賞之。同列悉服其勇。而不海西諸將亦屯船場。距城數町。天王寺口諸將已逼城。東方鷺島諸將進逼池隍。唯天滿一面隔河水。高麗橋通于西北。最為要衝。寡兵難守。故使松平忠繼代石川忠總守橋。忠總移陣于其南。松榮紀事。神祖召梓人中井正次。命曰。近日將移營茶臼山。宜毀船場人家。以充陣營。駿府記。德川記。慶元二日。神祖登茶臼山。望城守形勢。大將軍聞之。亦自平野來謁。本多正信正純父子。成瀨正成。安藤直次。扈從。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駿府記。唯正信父子正成。直次。扈從。其餘不來。據神祖命。小難波戰記。政宗扈從在四日。而非是日。事故不取。神祖命小

出吉英及其弟信濃守吉親築堤曝布鄉。以便于來往京師。  
松榮三日。使本多正純巡視陣營。及昏歸而言曰。船場廣天

滿狹。乃使松平忠繼移自天滿。陣于船場。浪花戰記曰。正純

先是神祖使本多正純。商人後藤光次遺書織田有樂。勸秀

賴講和。是夜有樂復書正純。光次曰。數日諫右府。竟不能容。

事不可為矣。神祖使二人又致書曰。諫雖不行。更從憑之。願

有樂出城會議。慶元記。有樂作雲生寺。今從諸將列竹牌。四

面齊進圍城。距城十町。或五六町。川創業記。作二町。或三町。德

戰記。五町。或六町。大將軍欲令諸軍一時攻城。神祖以為城雖

烈祖成績 卷十八 三 江川岩吉刺

可拔。而我兵多損。不如以計取之。故不攻而疲之。德川記。難

城外有菁叢林。真田信仍出兵。翳林中。放鳥銃。松平利光之

兵。每日多死傷。是日。利光前鋒奧村攝津守欲奪之。逼城。以

山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陣于天王寺側。先是。城將

南條中務大輔潛通謀於藤堂高虎。欲引我軍入城。大坂陣

記曰。中務大輔通謀于井伊掃部頭。請復父祖舊封。約者賜

印。章。截。維。堪。柱。於。地。中。約。導。我。兵。慶。元。記。曰。中。務。大。輔。之。舊

臣。山。田。越。中。勸。為。內。應。未。約。揭。燈。籠。示。期。放。銃。不。用。鉛。彈。四

日黎明。石川數矩所守樓櫓失火。數矩十八年坐。兄女。蕃

賴甚寵肥。後守使之伴食。越前少將忠直前鋒本多成重。本

多富正等傳聞中務大輔之謀。以為為內應舉火。故進兵超

濠。逼真田貳城。欲壞雉堞。冬。夏。事。記。曰。貳。城。之。南。有。小。山。

本多安房守與諸將。井伊直孝。及前田利光前鋒本多政重。

議欲取之以逼城。橫山長知。並進臨濠。朝霧昏濛。不辨東西。不知我軍傳城。日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四 竹口龍三郎刺

晏霧晴。始覺之。真田信仍。伊水遠雄。神氣不撓。指揮士卒。發

銃矢拒之。加賀越前之兵多斃。德川記。慶元

內藏助吉正。吉右衛門正一弟。第二秉赤麾指揮。城兵呼曰。赤

麾將舉措可觀。請進一矢。吉正進馬立濠上。敵放銃中之。傷

左臂墜馬。從兵扶去。然不死。成瀨小幡景憲屬利光隊將富

田越後。與杉山八藏才伊豆等攻城。伊豆中銃而仆。景憲負

政曰然則吾在此宜立馬標於濠上。部兵如其言。時人知其

有將略稱之。松榮紀事曰直政先登超濠今從難波戰記

按直政以六年辛丑生日既亭午。兩軍悉力攻守。我軍死者

百餘輩。城兵無一人死者。慶元記曰我軍死者二百餘人今從駿府記監使交馳

欲收兵。衆軍不聽。爭戰彌厲。監使報之行營。神祖大將軍大

怒。使安藤直次收兵。直次策馬不避鉛彈。號令諸軍收兵而

還。大將軍怒諸軍違令。輕進取敗。告神祖欲賞之重典。神祖

曰。當如此時。犯軍法者。亦不易多得。赦之可也。遂釋不問。時

人服其英略。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南條中務大輔

事發覺。秀賴捕而誅之。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

烈祖成績 卷十八 五 瀧澤砥七刺

使諸將分殺部神祖召中坊秀政曰。聞大阪城兵匿妻子於

大和。宜搜捕之。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是日。神祖又登茶臼山望陣

營。扈從之士不過十餘人。諸將來謁。至藤堂高虎之營。城兵

知之發銃如雨。神祖未嘗擐甲。神色自若。駿府記群臣執轡請

回。神祖爲不聞。群臣固諫。神祖曰。死生有命。猶進不已。橫田

重量來排衆曰。銃矢交下。人所難堪。此公天資好之。自此而

西船場之地。城兵頗放大銃。我軍難成陣列。請赴此地。乃使

馬首西。神祖首肯。進馬至船場。入蜂須賀至鎮之營。去城頗

遠。銃矢不能及。人皆稱重量長於軍事。難波戰記本書係二

還往吉行營。政宗諫曰。敵伺動靜。其術多端。不宜輕騎輒出。

或賂衛人。置毒飲食。亦不可料。宜置營食。神祖然之。始置營

食。難波戰記五日。召九鬼守隆。褒奪大阪戰艦之功曰。城兵或有

夜出。尅鈔。汝須泛成船固守港口以防之。又召監使橫田重

量。問宮權左衛門曰。天滿船場之兵。須築垣以發銃。使我兵

無傷損。今不顧死傷。則城立可拔。然兵多死傷。則雖取勝而

非所貴也。監使馳告諸軍。人皆感激。駿府記德川記慶元記

駿府記曰松平忠雄蜂須賀至鎮謁見神祖命之雜和列竹

牌以防死傷蓋既命兩將又使監使告諸軍也今從德川記

難波戰記大將軍以土井利勝爲使。使言于神祖曰。聞秀賴

有講和之議。今日本諸軍來集在此。其拔一城何難之有。講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六 宮田六左衛門刺

和既成。則不復得攻。請刻日齊攻。神祖曰。大樹憤激固當然。

雖小敵亦不可侮。且吾聞之。良將不戰而勝。請大樹枉從我。

言。利勝歸岡山報之。大將軍曰。大御所文武兼備。天下無雙。

然何重慎至此。頗不悅。本多正信在側曰。誠如所諭。然大御

所謀慮深遠。願勉從之。駿府記松榮紀事城將織田雲生寺守豐志

谷口是日。部兵三上外記。埴原八藏之奴隸忿鬪。諸書埴原

從佐佐宗濟輩互助之。及數十人死傷。七八人陣營大騷擾。

雲生寺出而禁之。藤堂高虎前鋒。藤堂良勝。藤堂高則以下。

乘其騷擾。率兵急攻雲生寺。及早川九郎左衛門長曾我部

盛親等拒戰。良勝高則等進欲破之。雲生寺指揮士卒頻發



鳥銃高虎部將渡邊了中鉛被傷其餘競進衝突雲生寺乞援兵秀賴使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救之高虎見新兵來救

知不可拔自吹海螺收兵士卒從命如臂使指時人稱之難

戰六日神祖移行營於茶白山大將軍自岡山來謁神祖廟

府記家忠日記德神祖獻白金一千枚於住吉社使小堀遠

川記難波戰記新助政次子判髮號別所孫二郎禁諸軍侵掠住

江守政一宗甫以考茶名于世

吉難波是日鑿鑿山麓有龜無萬數相分南北而鬪北方龜

負或死或傷而退駿府記難波戰神祖聞之語近臣曰龜鬪

所在有之吾昔在岡崎數見之非怪也然龜冬蟄春出今隆

冬祁寒龜出手足不凍健鬪如夏此可怪也時人皆謂大阪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兵敗亡之兆難波戰記先是伊奈忠政督福島正勝毛利秀

就之役夫築堤以所在淀川吉田了以之船數百艘運土石

塞上流編竹木以為堰九日堤成堤高一丈八尺廣十五間

長等川北折而流自堤至城下水落為陸如大路然監使山

城宮內少輔瀧川正弘來言曰河水皆流入尼崎不過一二

日天滿河水悉涸神祖悅城兵皆喪膽相謂曰中島淀川之

下流水不可得而涸何其神也德川記條六日今從創業記

事自是夜諸軍每夜發鳥銃佛郎機大喊二三次

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創業記曰酉亥寅每夜三時

發砲放銃松榮紀事曰城兵不得休息皆大困按青山石見

不困詳于下文 十日織田有樂大野治長以村田吉藏米

村權右衛門為使來本多正純之營修和議後藤光次為介

○按冬夏事記十月二十四日有樂修理以吉藏權右衛門

為使本多上野介傳命使修和議是日又來非始于此也

神祖召二使曰秀賴招集客兵甚無謂也然和議成則吾當

不殺客兵以全其生秀賴出城移居大和乎不然垣總濠乎

二者居一宜思安平之策使者還城中議不決然將士聞之

銳氣頗撓神祖使監使令諸軍曰城兵欲降者許之宜射箭

書知之降者報其姓名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是日京師市人獻

鉛一千斤年譜德川記是夜我軍發喊放銃如前夜城兵不

少沮投炬發銃至明夜亦然創業記德川記十一日井伊直孝

攻天王寺口起土山發佛郎機以擊碎樓櫓越前加賀諸軍

烈祖成績 卷十八

亦如此松榮紀事本書不日係藤神祖命間宮權左衛門島

田清左衛門直時使開鑿夫鑿地道藤堂高虎井伊直孝松

平利光所攻有可鑿之地直孝使工鑿之城兵知之亦將鑿

地道拒之直孝所命土地輕鬆終不得成松榮紀事口鳥虎

深一問立方一尺柱以五寸板為蓋通道至樓櫓下直孝及

越前之兵亦樹柵濠上使開鑿夫鑿地道以達濠下今從德

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 島津家久雖提兵出薩摩而行程僅二日

託言待風泊海上不進神祖豫命細川忠興田中忠政加藤

忠廣曰鳥津不發則勿離疆圍故三將不會軍期創業記細川家傳錄

十二日神祖大將軍按行天滿大將軍登有馬豐氏陣營之

井樓望見城中城兵發銃如麻大將軍不下井樓水野勝成

來言曰。候騎看一處。大將按行視各處。須至志貴野。神祖大

將軍從之。過上杉景勝營前。直江兼續先使銃手連放銃。

城兵頗傷神祖嘉之曰。大將按行先發銃矢。此軍備也。年譜

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勝成。承續事。據。冬。夏。事。記。十三日。神祖命梓人中井

正大造長梯。設攻具。駿府記曰。每大將給梯五十張。使淺野長晟。松平

忠義。將于濠上。以土猪填濠。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十四日。阿茶局還

自京師。爲使京極忠高。母常高院入城。修和議也。常高或作淺井。滿前守。長政三女。長大。常院。次常高。院京極島次夫人。次崇源院夫人也。

船其狀異。常可前可卻。便於擊刺。敵不能傷。守隆父嘉隆朝

鮮之役。屢以舟師與明兵戰。故至部下士皆善水戰。是日。守

烈祖威績卷十八

隆泛盲船入難波橋。放銃城中。向井忠勝。千賀與八郎。小濱

民部少輔等。亦同進船。難波戰記。十五日。神祖召後藤光次。問和

議。光次對曰。如前所論。淀殿爲質。出城乎。不然則毀壘填濠。

放出客兵。城將傳秀賴之意。以爲淀殿爲質。須從其請。但無

割與容兵之地。請給采地。台命以爲客兵有何功而給采地

乎。即以此言諭城將。未有其報。蓋緩和議。以疲吾士卒。修樓

堞以固守禦乎。或傳日者筮之。明年乙卯。秀賴士卒止。故遲

緩其事耶。人皆疑之。駿府記。德川記。難波戰記。是夕。大阪城中又遣村田

吉藏。米村權右衛門。言曰。淀殿當爲質之東國。然則送近書。

以明無他客兵。宜給采地。神祖怒曰。曩言客兵有何功而給

采地乎。使者再來。可刎其頸。即却之。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十六

日。城將大野治房。部將塙直次。長岡監物貞安。城所。友仙曰。氏。御宿政友等相議。城人被圍。坐而受屈。非計也。不如夜

襲其營。蜂須賀阿波守陣于本町橋之南。松平宮内少輔陣

于橋北。宜襲此二營。治房曰。凡夜戰。寡兵爲要。寡兵而擊二

營。必難得志。宜却阿波之營。以報船塙之怨。乃選銳兵一百

二十人。德川記。慶元記。作五十人。冬。夏。事。記。八十餘人。定軍

號。四更潛兵渡橋。襲蜂須賀至鎮之營。急發喊。諸營騷擾。至

鎮之營。警備不懈。暗夜接戰。城兵衝突良久。欲引去。德川記。冬。夏。事。記。並皆曰。至鎮之卒。連夜燒炬。警備困倦。眠于竹牌

之後。兵士苦寒。入土庫燒薪。暖身。城兵突入。亂斫。今從難波

烈祖威績卷十八

戰記。大阪事記。松榮紀事。○按十六日。非暗夜。或天陰月黑。則不可知。然從本書。至鎮前軍隊將中

村右近。揮眉尖刀追擊之。城兵還鬪。右近戰死。七條與三右

衛門與城兵上條又八戰。敗死。稻田修理示植斬敵三人。被

創。與嚴田七左衛門追敵逼橋。城兵木村彦左衛門。牧牛抱

難波戰記。作牧野右馬助。曰。後稱牛抱。左近一本難波戰記。牛抱作牛尾。田大阪事記。作牧牛抱。今從之。蓋初稱牛抱。而

後更爲畑角大夫。田谷右馬助拒戰。示植子九郎兵衛植次

氏也。駿府記。作十四歲。松榮紀事。十六歲。今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與城兵戰

時十五歲。獲其級中村右近之首。不爲敵所獲者。示植父子之力也。鶴

飼七郎左衛門。四宮與兵衛。橫井十兵衛。斬敵六人。凡獲十

餘級。至鎮之兵死者二十三人。松榮紀事。作三十餘人。今從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

大野治房御宿政友列兵橋上以迎城兵來歸者市川榮紀  
逃入城門自燒橋故至鎮之兵引退據難波戰塙直次在濠  
記慶元紀久夏事記等書其說非也故不取

上指揮城兵長岡貞安出於濠外指揮直次立牌濠上曰夜討大將塙團右衛門直次故世人唯知直次爲隊將而不復

知貞安亦隊主也十七日至鎮告狀行營神祖大將軍褒至

鎮之功賜書蓬庵勞之

波戰記曰城兵亦有稱藥田七左衛門者披猖  
程斃衆而退至鎮之兵欲追擊之彼呼曰戎蔽田七左衛門

也。不可入城。始覺為敵。海不殺之。和議成。後至鎮。部將報

視戰城  
命戰城  
賜使稱  
王主士  
蹟左衛  
申且門  
安行嚴  
前自勇  
之柵寒  
衆事討  
估評以  
曰可然  
攸守下  
年尚不  
少違  
土監  
使

而長於戎事如此其蒙稱賞又一之力也衆服其言按小栗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一

太治孝三郎刺

重常使拔柵木則容有之然諸書不載是日敕使權大納言  
十七日神祖按行戰場故併附于此

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于行營傳密詔曰天寒不宜年老勞

于我聞須命軍事於諸將暫歸京師以休息秀賴欲講和則

宜下敕修之神祖拜謝曰。臣爲指揮諸軍在戰場。雖老不爲。

勞和議不宜勞宸衷若秀賴不奉詔則是輕蔑朝廷也

川記慶元記難波  
戰記松榮紀事  
十八日大將軍巡行陣營至志貴野召安

藤重信曰今須涉大和川至今福重信據之然不能違命會

本多正重來自岡山行營重信謂之曰子意何如因仰天視

日蚤暮正重亦仰視曰日已昃行營路遠涉川則抵暮方得

歸矣重信言于大將軍曰三彌之言是也須卜明日大將軍

從之還岡山。時日加未。其至今福猶未晚也。然志貴野今福。  
敵易出兵。故二人云然。時人稱之。戰記神祖使田付兵庫髮。

自備前島片桐旦元之營發佛  
郎機每月十八日秀賴詣豐國原廟故用是日會大虞院欲

觀城外之兵發殿守砲發聲如雷霆鈴中殿守第二層柱擊

碎之。侍女二人忽成齋粉。德川記慶元記難波軍記 占保十  
七日曰召牧野清兵衛稻富宮內

相議及梓人中和元之營最近于城故定其方以大鏡量定殿所居發

管沼定芳之營按松榮紀事係十八日敘事頗為得實故今

之婦女皆股票悲泣大虞院大驚亟使秀賴講和秀賴不聽

不載阿茶局入城蓋在此前也戰記又曰淀殿率侍女巡行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三

木邨嘉平括

城中視其軍裝郡主馬建秀賴旗十二萬陣列城左近列鼓吹  
貫五十本立金鬘簞馬標甲士六七萬又別發民手鎗手

皆在樓櫓嚴備勢甚雄壯遺尺地旌旗蔽空劍戟耀日  
守望見我軍步騎數十萬不遺尺寸地旌旗蔽空劍戟耀日  
守望見我軍步騎數十萬不遺尺寸地旌旗蔽空劍戟耀日

旦城陷則有誰擁護右府乎宜修和議治長啓秀賴秀賴笑

曰婦人之情固宜如此敵若合圍齊攻則我亦當出朝門決戰凡軍之勝敗不在兵之多寡而在衆之和與不和宜以此

告諸軍治長名諸將諭之將士皆感激思奮本書不徇口不  
知其時按定殿不宜屢登殿守蓋是日事而非二事諭

告之言恐後人緣織田有樂大野治長及七隊長皆諫之秀  
飾之辭故不取

賴曰我今舉兵非欲得志特欲從先人之遺命中以此城爲墳

墓耳卿等有何所見而諫我耶有樂治長密相議曰使新進

輩上諫則事或可成乃召真田信仍長曾邦音盛新衛勝年

房明石守重於秀賴前治長問曰今關東谷佃禾熟其行步



何如年房對曰。擲舉大事。僉謂太閤恩顧之士。必當來歸。而或禽使者。竟無一人歸順者。凡糧食火藥。有時而盡。敵十萬人。合圍邀路。雖欲徵糧。何由而得。坐守孤城。又無後援。不如許和。真田信仍曰。凡城守者。雖衆心皆一。併力堅拒。而無後援。則終不可守。頃見南北守禦。敵急來攻。則城兵失色。先覓走路。前日藤堂和泉守攻豐志谷口。破柵攀壁。勢幾危急。至於兒女擲瓦礫。裝火藥以防之。而大將雲生寺稱病不出。集娼妓以託頭風。大將既如此。況士卒乎。如此之輩。謂之敵耶。謂之我耶。城守不可成。和議不可拒。又兵衛之議是也。有樂治長素好和議。告大虞院以二人之言。大虞院又使有樂治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三

江川八左衛門刺

長諫秀賴。松榮紀事曰。有樂修理名諸將議之。新進將士皆曰。城守二三年待其有變。則可以得志。何用和議之為。與之相反。今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秀賴怒而悲泣曰。卿片桐市正諫我。正如卿等之言。當其時。卿等以市正之言為非。而市正之忠言。至是方驗。此吾命之窮也。然宿將新進皆為媮生好和議。吾當和親以全士卒之命。有樂治長雖忸怩無言。而喜和議將成也。難波戰記是日。常高院來于京極忠高之營。年譜創業記。波戰記。神祖使阿茶局本多正純往會之。常高院以大虞院之意。謂二人曰。全右府之命。則當和親。神祖使阿茶局諭之曰。我素視秀賴猶子。徒以為姦人所誤。視我如仇。故不得已。尋干戈。故太閤嘗以秀賴屬我。且與大樹有翁壻之親。今休

兵結好。則我亦可善遇之。常高院歸報。大虞院大喜曰。唯大御所之命是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唯曰。常高院謂阿茶局本多正純曰。不過一二日。當傳城中之事。頗詳。今從之。大將軍來謁行營。請神祖曰。下令諸軍。合圍攻城。則可一舉而拔矣。神祖曰。城固可拔。然吾兵亦當多損。往年本願寺門主顯如守此城。織田信長以數萬之兵攻之。三年終不能拔。其後太閤修築多年。今城兵亦多不可輒陷。兵法因敵轉化。良將好謀而成。方略在我。將軍宜靜以待之。乃命本多正信益修和議。大將軍奉命還岡山。營使本多忠政移陣於天滿。起土山。督攻具。大虞院欲和議成。頻諭秀賴。秀賴不得已從之。難波戰記。十九日。常高院又來于京極忠高之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四

竹口龍三郎刺

營。神祖使阿茶局從之入城。諭大虞院曰。秀賴猶欲居大阪。則當授舊封之地。若欲避之他邦。當封以大國。彼所招集客兵。我不之禁。去留任其意。大虞院諾。常高院阿茶局欲固其約。謂大虞院曰。今有所干求。則當傳命。大虞院又召有樂治長及七隊長議之。皆曰。右府公在大阪如故。群臣采邑仍舊。不禁客兵。則和親為便。二人歸報。神祖聞之曰。所請皆當許之。今既和親。永弭干戈。則當使我士卒填彼總濠。毀樓櫓。撤要害。以釋衆人之疑。冬夏事記。常高院入城報之大虞院喜和議成。不復加再思。皆如其所言。秀賴約曰。填濠壞石壁。以為平地。則當如命。淀殿為質往關東。則不能也。當以有樂修

理之子為質。浪花戰記曰：淀殿務欲和成，而將赴關東，為質而秀賴不聽，故織田有樂、大野道見相議約填。濠停淀殿為質，又逐客兵，許以二人之子為質。按諸書皆云：有樂修理出子為質，而不書道見出質，故不取。新舊

群臣各安其所，遇我不異曩時，請送誓書。神祖大將軍許之。

於是和成。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曰：難波戰記：創業記曰：本九二九如舊毀三九慶元記曰：毀二九三。

九家忠曰：記德川記曰：本九如舊填一九三九之濠，諸書不

同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但云：填總濠毀壘，登今從之。又按創

業記曰：城中糧食充羨，其餘無一匱乏物，唯應乏火藥。凡城

兵皆用大銃，不用小銃。兵起至此，用火藥八百石。故時人云：

神祖召蜂須賀至鎮於行營，曰：聞卿有兒，曰千松。後名忠英，叙從四位下，任侍。

漸免于孩，須以我准父，乃解帶賜之。至鎮拜謝而退。神祖遣使賜衣服一襲，黃金三百枚於千松，至鎮送之。

阿波使千松拜戴之。家忠曰：二十日，秀賴使二位局饗場局從。

烈祖成績 卷十八 谷村直次郎刺

常高院來于行營，獻衣服三領，綴子三十端。冬夏事記：為從家忠曰：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是日，神祖使本多正純之臣寺

田將監副後藤光次入城受質。織田有樂出其子武藏守尚

長。有樂第子。大野治長出幼子光次，怒而不受，曰：幼息何足為

質。宜出長子。治長乃以長子治德為質。時尚長十九歲，治德十七歲。神祖

聞而避之，使本多正純拘二質子。年譜創業記：家忠曰：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

夏事記：松榮紀事。二十一日，使安藤直次成瀬正成、永井

直勝、命諸軍撤攻具，引兵各歸本營。松平忠明、本多忠政、本

多康重、監填濠、瀧川正弘、山城宮內少輔佐久間政實、山本

新五左衛門、監城門、禁士卒闖入。是日，鎮西舟師來泊室兵

庫津、薩摩兵船七百餘艘，豐前肥後筑後兵船合三千餘艘。

難波戰記：作二千餘艘，未知孰是。神祖使本多正純勞之，曰：

今從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遠來風波辛勤，然和親既成，宜各歸其國，以慰士馬。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監使山田重利渡邊半四郎青山石見守。

六副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等監填濠之役。三人入城，有婦人

出呼石見守姓名，石見守面發赤，不得已諾。婦人謂之曰：右

府公母子無恙。今和議成，想君亦當喜。重利半四郎歸行營，

密上其事。神祖覺石見守有貳心，殺之。歸我軍圍城，夜數發

喊，城兵不肯驚騷，亦發喊擲炬。皆石見守密報城中，所使之

為備也。至是其姦始露。難波戰記：二十二日，神祖遣板倉重昌於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宮田六左衛門刺

城中。大將軍遣阿部正次、監秀賴瀝血誓書。大阪記：板倉重昌作本多正純

誤。今從下諸書，按諸書不載。大野治長問重昌曰：誓書當呈

大御所乎。呈幕下乎。重昌初不取旨，無所擬議。直云呈大御

所。重昌受誓書而歸。神祖望見謂之曰：卿以汝為使，不命誓

書呈誰。事何如。重昌具白其狀。神祖喜曰：非汝不能辦之。是

日，秀賴遣木村重成、郡良列於行營，乞神祖誓書。瀝血模糊，

重成曰：婦人愚魯，恐淀殿怪之。願瀝鮮血，竟如其請。其後神

祖稱重成有膽略。年譜創業記：家忠曰：難波戰記：曰：神祖重成為不聞，竟見瀝血而還。今從德川記：慶元記：又按諸書

皆以神祖誓書為前，以秀賴誓書為後。冬夏事記：唯載取神

祖誓書，不載秀賴誓書。松榮紀事：作先取秀賴誓書，後受神祖

前後也然今從松榮紀事二十三日松平忠明本多忠政本多康紀龍川

正弘佐久門政實山城宮內少輔山本新五左衛門等督役

夫監四門以填濠塹大野治長出謂督使曰初約填總濠是

西南外郭之濠也今入內城妄填濠塹以為平地何也督使

應曰兩公命填總濠吾輩以為凡所有濠塹謂之總初不聞

其分內外也日役東西諸侯數萬步卒搬材木運土囊以填

之治長不能禁神祖數遣使促之濠塹廣大不能亟辦神祖

頗不悅秋元但馬守泰朝北條家士越中其子馳至其所當濠中間築

堤為道路濶二步可以通騎輒歸行營告成神祖悅間一日

神祖入京師即由此路時人稱泰朝之敏捷松榮紀事曰本多正純成瀬正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七

高岡忠實刺

成安藤直次役步卒填濠自外郭至三九大野治長出詰之

正純正成直次對曰總濠者凡有濠塹處皆可填也子欲全

二九之濠塹豈欲復城守乎治長無語而罷正純等益督

役夫唯留本丸濠塹其餘皆填之一日而成按命松平忠明

本多忠政等填濠在上文正純正成等監役在下又神祖入

京之後且濠塹深廣何得一日而成今從德川記慶元記大

阪事記難波戰記秋元二十四日織田有樂大野治長來謁

泰朝事據難波戰記家忠日記慶元記難波戰大虞院使大

行營各獻衣服三領家忠日記慶元記難波戰大虞院使大

隅與左衛門獻卧具難波戰記○據明年五月大藤堂高虎

本多正信為介越前少將忠直其弟忠昌松平利光松平利隆忠繼忠雄以下列侯皆謁行營賀和成初有樂治長出城相約訴將士倍約填總濠至是畏神祖之威不敢發語是日賜蜂須賀至鎮書賞前後軍功賜稻田宗心修理示植父稱大炊林道

感黃金一百兩二人年八十餘歸城兵夜襲至鎮之營二人

指揮軍事能適機要故賞之賜稻田示植書及元重刀其子

植次書及兼光刀山田織部樋口內藏助森甚五兵衛森甚

大夫巖田七左衛門書及衣服賜松平忠雄之兵橫川次大

夫箕浦玄蕃書佐竹義宣之臣梅津憲忠書及信國刀戶村

義國大塚資鄉黑澤道家秋田兵庫上杉景勝之臣隅田大

炊水原親憲鐵孫左衛門島津玄蕃書皆賞其戰功松榮紀事係十

七日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召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為界

津政所駿府記家忠日記是夜茶臼山近習之營五六失火

松平正綱板倉重昌加賀爪忠澄固守營門警備嚴重駿府記德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八

竹口龍三郎刺

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先是大阪城兵日徵兵糧於尼崎建

冬夏事記松榮紀事部政長不肯出城兵捕尼崎側近民夫為質督責之出兵窺

竄尼崎政長列柵固守城兵不得近將引退政長及池田越

前欲追擊之南部越後止之曰大軍不可追至是和成神祖

使松平忠利移自天滿鎮尼崎忠利防禦嚴肅政長來于行

營謁神祖大將軍城將薄田兼相帥兵三百至神崎遣使尼

崎責政長曰尼崎大阪管内宜納租稅政長告之忠利忠利

遣使神崎曰聞子稱秀賴之命徵租稅於建部三十郎松平

主殿頭在尼崎能來此乎不然宜亟引去兼相不能對引去

還城神祖聞而善之驚峰文集深清木光寺碑松榮紀事松平政宗藤堂高虎



以下諸將密就本多正純上言曰今與大阪和親恐不可秀賴終不可保後必有患不如及今除之神祖曰諸將所言似是而非凡行不義者必蒙天譴如近世織田信長武田信玄是也往年長湫之役余仗大義援織田信雄一戰而勝太閤終不能敵而乞和親故余至大阪謁見太閤其後每從太閤之軍鎮西關東竭力行間其有功於太閤皆諸將之所知也

烈祖成績 卷十八

十九

難澤豐吉刺

滅當此時諸將皆勸余殺秀賴余思太閤之好以全其生余非太閤諸將之等夷苟以義合者也秀賴以恩爲仇興戎構難以毒天下今取之不難然人行不義余欲以善報之故和

親自今而後秀賴忘恩又行不義則自速亡也請諸將勿復

言諸將皆服其言難波二十五日前夜神祖發茶臼山行營

比明入京師板倉勝重出迎賀之○冬夏事記曰後藤又兵衛真田左衛門佐相議欲

故不能及諸書所不載附以備考大將軍在岡山尾張宰

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在天王寺營本多正純成賴正成安

藤直次守茶臼山行營監填濠塹織田有樂慶元記作雲生寺今從下諸書

大野治長伊東長次青木一重堀田正高連見守久來于岡

山謁見大將軍二十七日大將軍遣土井利勝於二條城告

督填濠役神祖勞東西列侯皆就藩休息免徭役三年下大

阪界津其餘處所法令駿府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先是神

祖經上奏繕寫秘府及諸家載籍公卿或有祕而不出者則使謂之曰今惜之不出而他日以其書爲援據則不足信也故公卿皆出所藏秘籍至是繕寫既成僧崇傳林道春上舊事記古事記續日本紀文德實錄江家次第日次記續本朝文粹管家文草西宮記釋日本記內裏式山槐記類聚三代格等書其餘猶有數十部駿府記冬夏事二十八日神祖入朝年譜創業記獻白金一千枚綿三百屯於後水尾天皇白金一百枚綿一百屯於後陽成上皇駿府記松榮紀事作獻

烈祖成績 卷十八

二十

木部嘉平括

議禁廷禮儀法度於長橋局還二條城是日上皇以阿野彈

正大弼藤原實顯爲使實顯四位季時子賀千戈己戢神祖

入朝菊亭右大臣藤原晴季來謁曰將以明年之春改元神

祖曰選用漢唐治世之年號可也松榮紀事曰上皇勅問改

按明年改元元和後漢章帝唐憲宗之元和治世之年號

也二十九日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問元會白馬節

會蹋歌官位准后親王位階凡七條神祖曰朝儀禮典古今

多沿革須歸駿府考定律令格式然後議之駿府記慶元記

榮紀事是日賜富田知治舊封宇和島十萬石地於松平政

宗庶長子伊達兵五郎秀宗駿府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

任侍從。賞松平利隆之軍功。賜白金三千枚。增封有馬直純  
遠江守。一萬三千石。於日向賜酒井讚岐守忠勝采邑三千石。於下  
總地。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固請赴大阪。神祖許之。至是忠興  
帥步騎九千六十餘人。乘船至門司。聞和議既成。神祖班師  
而歸藩。細川家傳錄是歲平戶城主式部卿法印松浦鎮信卒。年  
六十六。子肥前守久信嗣。家忠日記寬永系圖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八終

烈祖成績

卷十八

二十一

木部嘉平括

烈祖成績卷之十九

起元元年  
終其年五月

安積覺 編次

元和元年乙卯正月朔神祖在二條城大將軍在岡山行營  
創業記元 二日以行營兵寡命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移陣于

岡山東創業記 三日侍從宗對馬守義智卒年四十八子彦七

郎義成嗣宗系圖義成襲 是日神祖發京師還駿府沿路放

鷹九日至岡崎家忠日記作八日今 淹留十日以聞填濠之

報是日大將軍以安藤正次佐久間政實爲使告填濠塹

其功將成十一日大將軍召蜂須賀至鎮於行營賜書及順

慶左文字刀授松平氏以賞其軍功賜稻田宗心林道感黃

烈祖成績 卷十九

瀧澤義吉刺

金一百兩稻田示植書及長光刀其子植次書及延壽刀山

田織部樋口內藏助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嚴田七左衛門

書及衣服佐竹義宣之臣梅津憲忠書及信國刀大塚資卿

黑澤道家書及衣服以賞其戰功家忠日記慶元記難 十六

日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自天王寺營入京師創業記

府十七日大將軍賜上杉景勝之臣水原親憲隅田大炊鐵

孫左衛門書及衣服佐竹義宣之臣戶村義國書及貞次刀

賞志貴野今福之戰功家忠日記 十九日大將軍發行營入

伏見城留本多正純安藤重信於大阪監填濠塹是日神祖

出岡崎放鷹吉良二十四日大將軍自伏見入二條城二十

七日入朝年譜創業 越前少將忠直弟伊豫守忠昌叙從四

位下爲侍從家忠日記雜錄 酒井萬千代忠行任阿波守雅

頭忠松平乘壽任和泉守松平忠晴任伊賀守秋田東太郎

俊季任伊豆守城介實季子 大田新六郎資宗任攝津守新

郎重政子後更備並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 二十八日大將

軍發京師凱旋江府年譜創業記駿 晦神祖至中泉留數日

是日大將軍以內藤右衛門爲使至中泉告大阪濠塹填塞

功竣使諸州侯伯皆就藩二月朔本多正純自大阪來中泉

白毀大阪羅城樓櫓石壁駿府記松 四日大將軍入名護屋

城先是義直賴宣各歸其藩以待大將軍駕到至是大將軍

烈祖成績 卷十九

江川八左衛門刺

賜義直長光刀則國短刀義直獻長光大刀來國吉短刀家

是日故池田輝政夫人良照院患痘卒駿府記家忠日 七

日大將軍至中泉謁神祖本多正純父子侍坐酒井忠世土

井利勝本多正重安藤重信水野忠元井上正就神尾守世

青山忠俊小山長門守等七十餘人謁見神祖勞之日午大

將軍發中泉至懸川十四日神祖還駿府城年譜創業記駿

是日大將軍還江戶城松榮 二十二日岡山城主松平左衛

門督忠繼患痘卒時年十七神祖甚悼惜之家忠日記作二

府記松是日召井伊直孝於駿府命曰汝兄右近大夫廢疾

不堪繼直政之家今以汝爲嗣宜掌軍務直孝以弟越兄其



心不安。就安藤直次固辭再三。不允。割直政舊封上野安中

采邑三萬石。賜直勝授佐和山城於直孝。食二十萬石。以旌

其軍功。家史月記三月五日。前侍從伊賀守筒井定次及其

子順定。以通款于大阪。並賜死。和州諸將軍傳十四日。加納城主奧

平美作守信昌卒。年六十一。家忠日記十五日。秀賴以青木一重

為使。難波戰記作伊藤丹後守。舉一說曰。或云青木大虞院

使大藏卿二位局正永尼從常高院。來于駿府。賀台駕無恙。

還駿府曰。去年兵革。河攝二州之民悉迸散。田畝荒廢。無以

養大阪士卒。願熟計之。神祖謂大藏卿二位局正永尼曰。尾

州宰相婚期在近。余欲往尾州。三嫗宜先往尾州以待余。且

關東婦女。不閑禮儀。媼等相之。或余亦自尾州徑往京師。檢

察二州民業。以施政令。民部少輔亦當往尾州。以待命。先是

大阪和親成。大虞院大喜。設申樂。作舞曲。以娛士女。然無割

與將士之地。故舊臣客將皆不喜。勸秀賴再舉兵。大言曰。去

年東軍五十萬環而攻之。不能克而解去。東軍再至。何畏之

有。今雖無塹壘。而出兵郊外。一戰決雌雄。茂不勝矣。秀賴惑

之。又名募兵士。山林潛蟄之士。京畿亡賴之徒。應募來集。幾

十五萬人。松榮紀事○大阪記舉城兵之數曰。真田左衛門

輔一萬。後藤又兵衛一萬。明石掃部一萬。寄合組一萬。木村

長門守一萬。大野修理一萬。五千主馬一萬。道見八千。麾下

祖聞之曰。弱兵奮集。取敗之道也。不必禁之。德川記慶元記

事。織田雲生寺請為大將。總督諸軍。城將衆議不一。雲生寺

愠曰。吾為信長之姪。指麾諸軍。有何不可。遂出城奔京師。冬

事。時京師流言。大阪城兵將燒街市。皆大恐。欲奔醍醐鞍馬

愛宕高雄山寺。以辟兵。或曰。縱大阪之兵陷京師。不敢犯禁

闕必矣。市人爭搬資財於禁廷仙洞。託妻孥于公卿第宅。東

西奔走。不可復禁。至是神祖聞其騷擾。使井伊直孝松平忠

明本多忠政警衛京師。藤堂高虎據定故城。按驗往來。松平

定勝守伏見城。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

虎急據淀城。而使敵兵不能往來京師。是月。使內藤信政守尼

師大阪之間。由是京師免祝融之災。

烈祖成績 卷十九

竹口龍三郎刻

崎城。三宅康信其子康盛。仁賀保兵庫頭舉誠警衛淀城。家忠

日記松增安藤正次采邑五百石。家忠日記驚峯文是春民

間有蹋歌。其原起自伊勢。流行諸國。謂之伊勢蹋歌。所在群

集奔波。譁噪日甚。遂至駿府。神祖惡其惑民。命彦阪光正禁

之。德川記難波戰四月四日。神祖發駿府。水戶少將賴房留

守如故。年譜創業記家忠日五日。秀賴率大野治長。木村重

成。渡邊尚以下諸將。七隊長。及真田信仍。長曾我部盛親。毛

利勝永。後藤年房等。自船場至天王寺岡山。登茶臼山。樹旗

鼓。整軍容。按視戰場。廣狹險易。大阪記係四月十八日難波

五日。按東軍諸將。既過畿內。秀賴不。九日。神祖至名護屋。留

四日板倉勝重數報大阪反計益彰。神祖下令又征大阪。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難波戰記

有賊暗中刺治長東走治長欲追之被傷不能行。治長從士

追擊斬賊不殊賊回走過本路從士平山內記扶治長而歸

觀面遇賊立斬之。治長擊殺之。翊日檢屍。大野治房所部成

田勘兵衛之謀者也。治房欲禽勘兵衛治之。勘兵衛走歸其

家縱火自殺竟不知其所由。自是城兵互相猜疑。駿府記德川記慶元

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臣按園太曆觀應二年五月四日夜桃井右馬頭直常自

足利直義第歸家有人突出刺之。直常衷甲故不傷立捕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之竟不知其所由。此與大野治長事頗相類也。宮田錄三郎制

十日神祖召常高院及大阪三塙青木一重曰余聞秀賴又

集兵圖不軌將燒京洛故人心勾懼不保旦夕余欲不日至

京洛驗其虛實於是先使常高院二位局歸大阪留大藏卿

正永尼及一重於京師是日大將軍將兵發江府。駿府記德川記慶元

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世子及國松麻呂留守松平下野守忠卿

蒲生飛騨守秀鳥居忠政奧平忠昌內藤政長酒井重忠並

受留寄之任福島正則平野長泰留在江府。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傳神祖不待大將軍之至以畿內中國之兵攻城大將軍大

驚數賜書於本多上野介藤堂和泉守請于神祖以俟駕至

禮成十三日神祖入城賀之。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是日織田有樂

及其子尚長自大阪來謁。神祖使本多正純幽之其後改還

城中平未詳冬夏事記曰有樂有樂言曰大阪諸將分為三

正月出城奔京師附以備考

協七隊長後藤又兵衛為一協大野修理亮領之真田左衛

門佐明石掃部渡邊內藏助為一協木村長門守領之長曾

我部宮內少輔森豐前守仙石宗也為一協大野主馬領之

駿府記松榮紀事 十五日神祖發名護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皆係十四日駿府記曰十四日

日雨延及今 義直將兵出名護屋。駿府記○按諸書賴宣卿發兵之日關無所考故不

書越後少將忠直越前少將忠直松平利光松平政宗上杉

景勝松平利隆其弟忠雄京極忠高京極高知最上家親堀

尾忠晴森忠政松平至鎮生駒正俊小出吉英有馬豐氏松

平康重細川忠興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其餘東西諸將前後

相踵而至。難波戰記長政嘉明向大阪據駿府記○諸書十載淺野長晟按此時長晟未發和歌山故不書

八日神祖至京師入二條城二十一日大將軍至伏見二十

二日入二條城謁神祖。年譜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記德川到神祖聞大將軍寡兵入伏見不憚以本多正純為使責之

不許謁見大將軍甚憂之據上諸書謂大將軍曰將以今月二十八日出師大將軍使藤堂和泉守言于神祖曰加賀越前出羽與州

之兵未至請延其期神祖曰不然野戰不論兵之多寡雖敵數萬而我兵有二三千則足矣其日大將軍還伏見胡日又

至二條城而請延期神祖曰如前所命野戰不用多衆我年已邁不可復與成事今段之戰我為前軍大將軍曰秀忠在前

此而大人親將前軍則將使秀忠處何地乎請以秀忠為前軍神祖不聽本多佐渡守進曰臣聞前軍後軍在陣列之先

後大將軍在伏見近於敵城閣下在京師距大阪頗遠則大將軍為前軍不可復疑閣下之言過矣神祖曰然則以將軍為前軍佐渡守又曰必以二十八日為期乎神祖曰二十三日國之兵未集則須延至五月朔議遂定附以備考二十三日秀賴遣兵一萬餘騎府記冠大和侵掠邑里殺戮居民梓人中井正次家在法隆寺邑在法隆寺佛閣側故名之去年

東軍攻大阪城正次修攻具城中大窘故秀賴惡之燔其家無少長皆屠之和州諸將軍傳係二十六月城兵陷郡山城難波戰記及大阪記曰餘徵延及法隆寺堂塔佛閣常高院悉為灰燼按府記法隆寺堂塔以下無恙今從之

二位局往來京師又議和親二十四日神祖使二尼入大阪城說大虞院曰去年喪亂大阪近縣民庶不能營生業此固當然然既和親互為盟約則當亟放去客兵而今益召募兵

烈祖成績 卷十九 江川八生齋門刺

衆此為何用耶兵衆日增則糧食日耗終至匱乏可坐而見也又聞城兵練習武伎繕修器械專為戰守之備傳聞四方皆謂變在旦夕民不聊生秀賴固守盟誓則豈有異圖然衆

心難服宜姑去大阪移居郡山以釋群疑河攝二州民散田荒一二年間難復其故權以和州易之其間修繕大阪城隍以仍其舊如此則兩家相和而萬方無事矣乃遣還大藏卿

正永尼於大阪拘青木一重於京師不得去秀賴又召諸將問和親可否老臣壯士所見各異群議不決客兵皆以秀賴

為奇貨僥倖萬一爭勸戰守由是和親終破松榮紀事難波戰記曰秀賴又以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少輔為使言于神祖曰出大阪城徙居大和及逐客兵決所不能也若東軍來攻則當委勝

敗於天以決一戰神祖猶使常高院二位局及二人往來城中以講和秀賴不聽載村越長門守入道道半之說曰和親不成神祖使坂倉伊賀守幽二人於京師故今夏之戰二人不在城中據府記家忠日記等書無秀賴再遣使之事伊東長次在城中及城陷歸順故得與青木一重子孫俱全難波戰記七日天王寺之戰亦載伊東長次與諸將同陳列一說蓋傳聞之界津富饒之地數百年來不罹兵燹商賈輻湊

去年東軍據之形勢甚便故秀賴欲燒之以困我軍使大野道見率兵數千寇之道見縱火燒街市佛寺衆庶波駭九鬼

守隆向井忠勝小濱民部少輔等聞之率舟師至界津邀其後放銃發喊道見不意其至遂潰走難波戰記松榮紀事時關西諸軍未至神祖慮敵侵軼攝西使石川忠總成高槻城松平利隆

其弟忠雄成尼崎西宮松平康重岡部長盛屯丹波以鎮山烈祖成績 卷十九 木部嘉平話

陰道又下令曰山陰西海二道之兵須由神崎中島趨大阪南海道之兵由泉州來會京極忠高京極高知石川忠總宜

由平為京口入大阪以越後少將忠輝為一面總督由大和路趨大阪前軍數部一軍水野勝成丹羽氏信堀直奇及大

和諸將松倉重正奧田忠次神保相茂本多因幡守利長因幡守利朝子初稱左京叙從五位下襲稱因幡守別所孫二郎桑山貞晴秋山右近藤

堂將監高久高虎姪或作良次松榮紀事作嘉以蓋良次訛為嘉以今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山岡主計頭景次水野系圖冬夏事記作圖書難波戰記名作景次然無所考定多賀左近村越三十郎甲斐莊喜右衛門

等屬之二軍本多忠政其子中務少輔忠刻甲斐守政朝及

等屬之二軍本多忠政其子中務少輔忠刻甲斐守政朝及



季子忠義管治定芳伊勢諸將稻葉淡路守紀通藏人道一

柳直盛古田重治分部光嘉織田民部少輔屬之松榮紀事

織田家譜有二信勝其一孫十郎信次孫集人正信勝永祿二平卒其一上野介信包孫刑部大輔信則子疑此人也然

寬永十六年叙從五位下任上野介此時三軍松平忠明及年尚少且無任民部少輔者未知爲誰

美濃諸將德永量重遠藤慶隆松榮紀事量重作昌重慶隆

遠山友政等屬之四軍松平政宗兵一萬五千先忠輝而發作常利今從城所友仙考商

總督忠輝將一萬五千騎部曲村上義明溝口宣勝更日爲前鋒

德川記雖波戰記諸將姓名各有詳略松榮紀事最詳

今從之但紀事係二十八日按二十七日松倉重正出

追大阪兵則部分在其前創業記曰二十四日水多美濃

守水野日向守松平下總守出古大和路今據之係是日

祖別召水野勝成曰大和路前鋒最爲重任遍閱諸將將士

無過汝者今命汝爲前鋒以大和之兵松倉堀神保別所桑

山本多秋山藤堂山岡多賀村越甲斐莊等屬汝部下以丹

羽氏信副汝須與氏信趨大和口與前軍藤堂高虎井伊直

孝會議進兵大和部將如有不用命者須戮一二人以懲其

餘今命汝以將帥之任須持重以指揮衆軍慎勿作昔時一

本槍之態而輕出健鬪如忤此命吾必罰汝勝成感激而去

水野勝成事淺野長晟將兵八千發和歌山屯泉州信達前

記松榮紀事鋒至佐野佐野大野治長之采邑故治長之兵大野彌五左

烈祖成績 卷十九

竹口源三郎刺

十六日松榮紀事二十四日今從之又按家忠日記作大野

茂古備門中村善大夫慶元記作大野五郎左衛門今從駿

府記雖波戰二十六日大野治長部兵歷騰駒山寇大和焚

郡山城城主筒井定慶兵寡不能拒棄城奔其鄉里福須美

亂平定慶恥之自殺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

與力一十六人於定慶與伊守慶之守郡山城二十六

日警屋宮內將兵與大野治房部兵合二千餘人攻郡山城

慶之請據險迎擊定慶怯懦不能用棄城

走及定慶自役慶之亦自役筒井氏絕

州角南諸書皆作須奈或須名國音陣于長池聞敵將燒南

都相通今從松榮紀事效之陣于長池聞敵將燒南

都以爲南都爲敵所燒則恥也星夜趨之敵知其有備不敢

侵南都神祖褒其功勝成事記冬夏大阪城中流言東兵數

萬越大和路而來薄田兼相井上時利帥兵出于平野事安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也故引兵還難波前軍藤堂高虎移自淀陣于角南築壘壁

以迎台駕家忠日記高虎神祖問攻城之計高虎對曰宜遠

不宜近行狀冬夏事記使輕騎挑戰俟其遠出而擊之則鋒刃之餘皆無

守心矣神祖拊掌曰子之言若出於我口矣高虎後軍井伊

日率兵赴之敵畏水野勝成在南都見重正之旌旗越國府而走重正高久忠次追之不及禽步卒六人斬一人上級京

師神祖大將軍褒之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山本義安碑曰重正率兵擊走之我安

先馳獲敵首大野治房聞淺野長晟發和歌山欲乘虛襲紀

州是日將兵二萬出大阪松榮紀事作兵三萬龜田大隅事記四萬今從難波戰記冬夏事記

長成前軍淺野左衛門淺野右近安井喜內岸九兵衛龜田

大隅高綱初稱口半之允事上田重安主水重安且上文

戰記此時號宗古神祖褒井之功使養多胡助左衛門等

兵五千屯佐野與信達相距五十餘町乃議攻戰方略左衛

門欲逆戰于市場野高綱曰此地平衍難以寡兵捍大敵不

烈祖成績 卷十九 江川左衛門刻

如去此一里退軍戰於樫井前有蟻通社松林中有八町畷

蔽林則敵不能見我兵之多寡田路狹隘不得並騎我可以

得志衆從之左衛門留在市場野使餘衆退軍於樫井龜田

治房進陣于佐野見長成前鋒退軍以為可擊乃以大野

可重平七兵寡故使楨島昭光父子赤座內膳正去界津援

之大野道見屯界浦為後繼治房前鋒塙直次率兵三千過

大鳥越出中泉道見蟠界津人家乘此火光闇夜利於行兵

二十九日黎明直次過蟻通社北南向而馳淡輪六郎兵衛

重政為和泉路鄉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塙圍右衛門長岡監物岡部大學率輕騎一千經八町

暇至樫井今從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元寬日錄○山口兵內

兄弟能諳紀州地形故為前鋒直次驍將也岡部則綱常與

直次爭勇夜潛出城先直次而至直次忿欲鬪淡輪重政山

田五郎左衛門和解之則綱直次重政相並而馳紀兵欲經

八町畷入樫井邑敵兵遽至龜田高綱列銃卒五十擊之大

阪大軍不少沮乘勢競進高綱退八町畷可二町又列卒放

銃淺野左衛門單騎來往指授方略使長龍村民可二十人

出蟻通社北詐告林中有伏兵故直次則綱分兵殿伏待其

至允豫不進龜田高綱以下既而則綱先登陷陣被創而退

直次與上田重安接槍互傷是為樫井第一槍元寬日錄曰

烈祖成績 卷十九 高木直定刻

龜田大隅接槍高綱見重安接戰馳出樫井河原橫衝之敵

今從松榮紀事不敵進重安陣樫井邑後高綱馳入邑中與重安合而戰甚

力淡輪重政深入不能出淺野左衛門之兵永田次兵衛斬

之獲級按直次重政直次之兵阪田莊二郎與重安相

搏重安幾危橫江平左衛門來救僅免直次左右指麾其鋒

甚銳多胡助左衛門射中之直次墜馬八木新左衛門獲其

級駿府記曰上田宗古斬圍右衛門大隅事記曰大隅以槍

今從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兵又斬吉田淺右衛門熊

谷忠大夫首藤忠右衛門等敵不能支徐引去龜田高綱出

樫井街市之北以待敵至敵向安松而去高綱孤軍不能追

擊互引兵退冬夏事記○難波記事曰淡輪六郎兵衛塙團其餘相率突戰紀兵戰疲少却敵兵乘勝逐之淺野長晟聞

敵在後進戰紀兵戰疲少却敵兵乘勝逐之淺野長晟聞能進進田上兵其兵小野慶雲見機屬衆橫擊之敵不

復還戰難波戰紀率多文筆冬夏事記岡部大學先是回馬獨退不達按長晟從種村首推寺之諫不進兵大野治房在貝塚願

詳于下文故今從一書不取戰記之說大野治房在貝塚願泉寺犒士設宴不知櫓井之戰聞直次重政敗死大駭進兵

長岡監物上條又八御宿政友以下先至櫓井紀兵既渡櫓井河南向而去不及治房至櫓井河原日既晡紀州險要之

地不能冒進遂引兵還淺野長晟聞大阪後軍至櫓井河原欲進擊之種村首推寺諫曰今朝之捷敵離群而進事出不

烈祖成績卷十九  
竹口龍三郎刺

意今與後軍戰其殆不可且聞土寇蠢起不如回軍長晟從之上重安高綱等所獲首十三級於京師冬夏事記大野治房還

過岸和田城下小出古英及援軍金森可重出躡之敵又敗走城兵追擊獲二三十級紀州賊多賀羅兵衛戶津川八藏

奏宗左衛門等黨於大阪欲襲和歌山城奪之吉野熊野之賊與之其黨幾二千人浪花戰記作三十人慶元記曰日高有田二邑賊起蓋即吉野熊野地也

晦神祖大將軍賜書長晟褒櫓井之功長晟聞賊起回軍討之分兵二千海陸並進越鹿瀨熊阪之險急攻破之斬魁帥

二十一人磔其餘宗左衛門出走不知其所之黨與悉平神祖使長晟歸藩鎮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元寬日錄松榮紀事○冬夏事記曰長晟

使溝口五左衛門熊澤兵庫長谷川志摩勦秀賴傳聞前月賊克之兵陣手斬魁帥山室鬼余餘黨悉平○難波戰記曰數十

二十八日神祖出師故遣間諜於京師人按問謀不宜有許故不書其數欲候駕出燒京師而神祖替延不發板倉勝

重設計搜索之事發覺勝重皆捕之訊鞫賊自首占田織部正茶道木村宗喜實爲謀首○髮首專掌茶事五月朔拘古

田重然捕宗喜及其黨訊鞫之家忠日記慶元記難波戰記○記宗喜被執在下文故不取○冬夏事記曰四月六日倫人

戶田八郎古衛門解復兄雙殺江州代官鈴木馬助於日野岡奔二井寺檢夾箱中有大阪密書板倉伊賀守上之二

條城捕究甚急左馬助婦翁古田織部連生捕織部於道木村宗喜得黨與二十餘人下獄此又一說也○波戰記曰市

人來告自異色人匿于神泉苑飯倉勝重遣吏率捕十六人鞠問之賊自首曰宗喜之黨也故逮捕之三日神祖使松平定勝移自伏見守二

烈祖成績卷十九  
宮田音次郎刺

條城家忠日記小笠原政信守伏見城松尾小笠原系圖水野勝成出南都陣于法隆寺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請爲前鋒帥

近臣及弓銃手發小倉由水路急趨大阪其子忠利帥步騎一萬餘人進自陸路是日忠興舟至攝州花熊神祖許以前

鋒然以見兵寡少併于藤堂高虎之軍細川家傳錄四日大將軍召水野勝成賜黃金五十枚以勞之家忠日記勝成是日神祖大將軍召上杉景勝於二條城命曰京師根本之地也訖

大阪城陷卿須屯八幡檢平瀉河內路往來以警衛京師冬夏事記五日神祖將兵一萬五千騎發二條城至河州星田莊田

小左衛門爲旗奉行○難波戰記浪花戰記並曰在旗七族

烈祖成績卷十九  
宮田音次郎刺

條城家忠日記小笠原政信守伏見城松尾小笠原系圖水野勝成出南都陣于法隆寺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請爲前鋒帥

近臣及弓銃手發小倉由水路急趨大阪其子忠利帥步騎一萬餘人進自陸路是日忠興舟至攝州花熊神祖許以前

鋒然以見兵寡少併于藤堂高虎之軍細川家傳錄四日大將軍召水野勝成賜黃金五十枚以勞之家忠日記勝成是日神

祖大將軍召上杉景勝於二條城命曰京師根本之地也訖大阪城陷卿須屯八幡檢平瀉河內路往來以警衛京師冬

夏事記

五日神祖將兵一萬五千騎發二條城至河州星田莊田小左衛門爲旗奉行○難波戰記浪花戰記並曰在旗七族

烈祖成績卷十九  
宮田音次郎刺

條城家忠日記小笠原政信守伏見城松尾小笠原系圖水野勝成出南都陣于法隆寺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請爲前鋒帥

近臣及弓銃手發小倉由水路急趨大阪其子忠利帥步騎一萬餘人進自陸路是日忠興舟至攝州花熊神祖許以前

鋒然以見兵寡少併于藤堂高虎之軍細川家傳錄四日大將軍召水野勝成賜黃金五十枚以勞之家忠日記勝成是日神

祖大將軍召上杉景勝於二條城命曰京師根本之地也訖大阪城陷卿須屯八幡檢平瀉河內路往來以警衛京師冬

夏事記

五日神祖將兵一萬五千騎發二條城至河州星田莊田小左衛門爲旗奉行○難波戰記浪花戰記並曰在旗七族

烈祖成績卷十九  
宮田音次郎刺

條城家忠日記小笠原政信守伏見城松尾小笠原系圖水野勝成出南都陣于法隆寺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請爲前鋒帥

近臣及弓銃手發小倉由水路急趨大阪其子忠利帥步騎一萬餘人進自陸路是日忠興舟至攝州花熊神祖許以前

鋒然以見兵寡少併于藤堂高虎之軍細川家傳錄四日大將軍召水野勝成賜黃金五十枚以勞之家忠日記勝成是日神

祖大將軍召上杉景勝於二條城命曰京師根本之地也訖大阪城陷卿須屯八幡檢平瀉河內路往來以警衛京師冬

夏事記

五日神祖將兵一萬五千騎發二條城至河州星田莊田小左衛門爲旗奉行○難波戰記浪花戰記並曰在旗七族

烈祖成績卷十九  
宮田音次郎刺

條城家忠日記小笠原政信守伏見城松尾小笠原系圖水野勝成出南都陣于法隆寺家忠日記先是細川忠興請爲前鋒帥

近臣及弓銃手發小倉由水路急趨大阪其子忠利帥步騎一萬餘人進自陸路是日忠興舟至攝州花熊神祖許以前



譽所書古例之旗藏匣齋之尾張宰相義直騎士一萬五千

神祖准致仕故示謙遜如此

成瀬正成竹腰政次爲前鋒遠江宰相賴宣騎士一萬安藤

直次水野重仲爲前鋒義直賴宣翊衛親軍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

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神祖及令諸軍齋三日糧自給

甚薄義直賴宣二卿兵數據松榮紀事令諸軍齋三日糧自給

素能慣戰陣松榮紀事曰神祖聞後藤薄田出大和路木村

山口長曾我部出河內路轉發軍日戰既勝矣命襲三日糧

按此即與下文明日神祖答大將軍之使久日淺野長晟屯

忠三郎島木廣正之語同而非二事也故不書

山口以勦寇賊獲三十餘人斬之於川鍋上其級德川細川

忠興至淀中路謁神祖神祖停輿召本多正純曰我嘗謂忠

興先衆而來今果然矣細川家傳錄是日大將軍將兵發伏見波難

烈祖成績卷十九谷村直次郎刺

戰記係三日據駿府記初卜三日延至今日年譜創土井利

業記德川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皆係五日今從之

勝將左軍佐久間安政其弟勝之堀親良高力正房溝口善

勝由良貞繁堀淡路守直重等屬之直重丹後守直奇弟總一萬酒井

忠世將右軍細川興元北條氏重鳥井成次杉原長房新莊

直定土方雄重脇阪主水正安信等屬之安信淡路守安元弟總一萬

本多正信松平忠昌立花宗茂其弟直次本多忠純前田利

孝日根野吉明秋元富朝菅谷左衛門範貞及耶須由利蘆

萬餘騎又次之大將軍親兵二萬餘騎長槍弓銃整列而出

至角南來謁星田營先是諸將前後相繼而發第一藤堂高

虎第二井伊直孝第三神原康勝小笠原秀政其子信濃守

忠脩大學助忠政忠脩留守松本城而潛來大阪詳下文

名忠直領豐前保科正光仙石忠政諏訪賴水丹羽長重成

小倉十五萬石

田左馬助藤田忠季爲左軍松平康重水谷勝隆相馬利胤

六鄉政乘稻垣重種爲右軍第四酒井家次松平忠良松平

信吉牧野忠成松平左近將監成重第五本多忠朝真田信

吉秋田實季淺野長重松下重綱植村康明第六城前少將

忠直兵二萬餘騎第七松平利光兵三萬餘騎皆經河內至

烈祖成績卷十九神尾彌吉刺

大阪神祖下令曰聞大阪城兵幾十四五萬我軍四面圍繞

則敵必一志決戰死亡互多我不忍之宜圍城三而闕天滿

口以開生路松榮紀事本書斷之曰此亦神祖好生之微意

之而兵法亦在其中矣又按高虎直孝先是既張及城兵戰

陣各所阻松榮紀事叙行軍之次序故今據之

敗老弱果由此出走不知幾千萬矣浪花戰記但本書天滿

紀事先是大阪城將又議軍事大野治長問後藤年房曰方略

何如年房曰平原曠野可與大御所旗鼓相當者吾未見其

人據險而戰兵之要道也以愚料之東軍必越大和路而來

我以鐵騎據險要邀半途以迎擊之可以得志什七八前軍

既破則後軍必退而保南都郡山可因其勢轉化決策此制

勝之術也治長然之言于秀賴秀賴以年房為大和口大將  
冬夏事記難波戰記四月晦後藤又兵衛建議大野治  
長然之然性素矜傲欲建策以為己功故不令於秀賴又兵  
衛怒烟日出也道明寺口秀賴聞之驚遣使召還又兵衛報  
曰死於此地則臣之分也秀賴無如之何乃遣兵田左衛門  
佐明石掃部渡邊內藏助并上小左衛門等為援德川記慶  
元記勝成事記松榮紀事皆云五月五日又兵衛出野  
據冬夏事記二十六日城將議軍事二十八日又兵衛出  
平野五月五日夜半發平野六月四日早旦戰于道明寺口  
下大和路總督越後少將忠輝駐軍南都松平政宗市郡山  
○松榮紀事口南都去大前軍三部水野勝成堀直奇及大  
阪七里郡山在南都西

烈祖成績 卷十九 十七 伊藤祐太郎刻

衛門山岡景次等景次疑景以為一部本多忠政及伊勢諸  
將一柳直盛古田重治分部光嘉菅沼定芳等為一部松平  
忠明及美濃諸將織田民部少輔稻葉紀通德永量重遠藤  
慶隆西尾忠政等為一部德川記慶元政宗前鋒片倉小十  
郎盛重松榮紀事作重綱即景綱也在上文據勇士一言集  
即初從軍其自奧入江戶至于武職建鐘紋旗率部兵登  
愛宕山折衝重據片倉系圖○冬夏事記則不復歸故鄉竟如  
其言名威重據片倉系圖○冬夏事記則不復歸故鄉竟如  
謂監使村賴左馬助中山勘解由曰小十郎之陣當無火請  
就水草便地二人許之小十郎移陣于片山側前後水而與  
松倉豐後守與田三郎右衛門相並而陣故六日早旦得與  
敵進至河內陣于圓明寺駒谷政宗逗遛不進故忠輝留在  
南都是日晡時水野勝成堀直奇松倉重正其子重次其弟

重能別所孫二郎奧田忠次及監使中山照守村賴重治上  
片山巡察形勢還屯國分勝成事記松榮紀事勝成屯國分單騎  
出赴片山伯藏大和諸將請從行勝成曰似勝成屯國分多唯  
許上將一人諸將從之皆單騎從出登片山察形勢諸將皆  
曰好戰場須陣于此勝成曰吾輩大和口前鋒之命諸將  
勿復言戰而本多美濃守遣使謂勝成曰卿宜出片山吾移  
屯國分勝成應之曰後軍須守前軍之號令而反指揮前軍  
甚不可也孫二郎丹後守及監使村賴左馬助因請屯片山  
勝成色曰孫二郎在二條城大御所面命大和諸將如有不  
命者須戮一二以懲其餘正此謂也節制在我不用喋喋  
多言片山之南接藤井寺地形不能支國分大路經石川原  
從片山之上直擊我兵則必不能支國分大路經石川原  
田切川地形頗便今夜屯國分明日自大路經石川原繞出  
玉手園明寺前後夾擊則片山之敵可舉而殲之勝成將  
機在致敵與致敵左馬助殿為監使須勝成言是也勝成喜  
口甚解由殿與吾所見同乃後藤年房率一萬四千餘兵夜  
率諸將選國分附以備考

烈祖成績 卷十九 十六 宮田富太郎刻

半發平野其數據難波戰記夜半與薄田兼相槇島昭光井  
上時利山川賢信北川宣勝山本左兵衛等向大和路貞田  
信仍渡邊尚伊木遠雄大谷吉久明石守重毛利勝永小倉  
行春長岡興秋大野治長部兵宮田平七等為後拒○大阪  
軍後藤又兵衛兵一萬騎二軍薄田集人正山口左馬  
助入千餘騎三軍增田兵大夫五千餘騎附以備致年房  
欲乘夜至道明寺口襲我軍炬火燭天至藤井寺邊天將曉  
乃滅炬水野勝成還營不卸甲望見炬火戒諸軍曰此必敵  
出擊不意宜嚴備之既而年房之兵迷失道至古市○松榮  
道明寺去大阪五里古軍士驚懼年房屬衆曰前有河水後  
市在道明寺南一里軍士驚懼年房屬衆曰前有河水後  
有譽田八幡此地利於防戰宜飲馬待敵衆踴躍而進水野

勝成松平忠明堀直奇松倉重正本多忠政本多利長桑山  
 貞晴神保相茂等前片山而陣于小泉左右年房遣謀覘之  
 謀不見大軍在河州國府後報云東軍不滿三十年房恃勇  
 不告諸軍獨率部兵出陣于片山之松林六日遊明正房前  
 鋒古澤四郎兵衛山田外記發鳥銃擊我軍松倉重正馳馬  
 田路傍山先登使與田忠次擊山上敵忠次不從直冒片山  
 之險而進與年房之前鋒遇從兵下野道一同本加介冬夏  
 日與田三郎右衛門僅領三千石養客兵有名者又人謂諸  
 將以此戰若使東兵先登則大和將上阿而田見人乎竟如  
 其言也生臣佐宗導曰道二舊稱阿波伊兵衛始仕加藤  
 清正後仕寺澤廣高致仕居南都稱下野道加介關白秀  
 次萬民為僞人居南都至是皆隔與田忠次戰死

烈祖成績

卷十九

十九

宮田六左衛門刺

死忠次憤激而進竟中鉛死水野勝成進兵擊山上敵敵兵  
 下山戰于田間兩軍格鬪勝敗未決松倉重正經片山之北  
 與年房左軍圍父子力戰獲級松倉重能傷隻眼猶能健鬪  
 藤堂高久天野半之介可古善鬪凡獲三十餘級然敵多兵  
 競擊重正被圍幾危從兵來救僅免堀直奇在第二軍揮槍  
 馳突部兵皆殊死戰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按  
 道明寺口之戰難波戰記頗有異同今  
 從上諸君松平忠明陣于片山之東進兵山下現形勢敵兵  
 發銃忠明從兵山田十郎兵衛管治七郎右衛門揮槍力戰  
 死之與平金彌川北權兵衛突戰獲級衆兵奮擊斬三十餘  
 級松平忠明行狀松榮紀事○山本義安碑曰五日水野勝  
 成張陣國分松倉重正乘夜渡大和川進先諸軍八町六

日未明重正先鋒進登高井田之堤大阪前軍在道明寺林  
 瑞重正馳馬望之麾從軍上片山敵將後藤又兵衛騎卒  
 四五千人出山登山重正勵士卒諭之曰此山短松叢生  
 不便馳驅山麓有路汝等見敵軍半登而衆皆下山從後直  
 突擊下則既登之兵不能救之我軍僅雖千餘人可與敵之  
 半軍相當彼麾而下軍敗則前軍既登者皆不戰而潰耳我大  
 軍在後可相踵而進此必勝之計也即使從騎田中藤兵衛  
 宗久馳告勝成以進後軍重正分軍為二隊急襲敵陣山本  
 義安先登揮槍獲首第一忽失槍墜見槍首在敵陣中為重正  
 突陣中得其槍還欲謁重正重正不在陣所義安以為重正  
 戰死即欲殉死棄其首告藤堂將監使證之馳入敵陣遇天  
 野半之助可古告以重正不在可古亦同奮戰重正之致生田伊兵衛  
 重正父子戰酣義安可古亦同奮戰重正之致生田伊兵衛  
 池田左兵衛家長井村助兵衛重隆戰死後藤之兵敗走於  
 是諸軍皆戰大阪之兵大敗按片倉盛重進至片山下前有  
 重正戰功碑大悉矣附以備攷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二十

大銅鐵太郎刺

美作守勝重次之村瀨重治又次之木多利長前鋒先於石  
 橋可三町敵兵擊走之勝成父子照守重治據石橋揮槍卻  
 敵勝成事記本多利長時十六歲見部兵走大怒與伯父外  
 記進鬪斬敵部兵亦還鬪難波後藤年房麾下兵纔四五十  
 騎陣于片山半腹松平忠明登山踰嶺松平政宗遠山麓而  
 西年房三面受圍知不可免謂從兵曰不欲死者速還城中  
 從兵皆誓以死年房下山馳而出廣衍之地突戰東兵爭進  
 擊之斬古澤四郎兵衛以下數輩片倉盛重部兵攷銃洞年  
 房之肩年房重創而死時年四十六難波戰記曰又兵衛中  
 門曰勿使敵獲吾首宜藏深泥中武右衛門創業記駿府記德  
 川記松榮紀事皆云又兵衛中銘死但德川記曰不知其實  
 慶元記曰又兵衛適戰場匿紀州山中難波戰記亦載一說



云然諸說紛紜相傳他年黑田長政年房前鋒山田外記以下聞年房死悉敗走至道明寺西藤井寺邊嶺島昭光父子還關又走明石守重長岡興秋小倉行春北川宣勝等不戰而走山本左兵衛戰死冬夏事記薄田兼相井上時利山川賢信

增田宗重等銳氣不衰進與我軍戰秋山右近戰死水野勝成頻放銃攻之揮槍力戰丹羽氏信勁騎三百橫擊敵軍敗之勝成氏信逐北至譽田又大戰菅沼定芳之兵菅沼權石

衛門斬井上時利獲其級敵敗走難波戰記曰德永並重遠而退稻葉通西尾忠政繼之與增田兵大夫井上小左衛門之兵戰斬兵大夫小左衛門紀通忠政之兵亦多死本多忠政松平忠明以下東軍悉力拒戰兼相及嶺島玄蕃頭父子山川帶刀等敗走猶有衆一萬五千陣于譽田八幡山水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主 本郡德太郎刻

野勝成與玄藩頭接槍遂敗之與此異據菅沼系圖斬井上時利者菅沼權右衛門也又按德川記冬夏事記增田宗重戰死平野在下文今從勝成薄田兼相狀貌魁偉膂力過人事記冬夏事記松榮紀事

恥去年失博勞淵決戰必死縱橫馳突片倉盛重與戰獲二十八級盛重兵亦多死兼相揮大刀斬七八騎竟戰死松榮紀事曰斬十數人難波戰記水野勝成之兵河村新八郎獲其首曰可上騎今從德川記

松平政宗之軍連放八千銃殘兵悉潰走德川記慶元記難波中川島之助寺島助九郎一人來救助九郎獲其首八道而助九郎向守故日向守是日詰且大將軍以久

為新八之助助九郎向守之明日戰死是日詰且大將軍以久貝忠三郎高木廣正為使言于神祖曰城兵出矢尾久寶寺

藤堂和泉守井伊掃部頭將接戰故大將軍既發伏見神祖

曰敵兵出城戰勝之兆也登時發星田至平岡戰記近臣進鎧神祖曰計豎子何用鎧為遂却之創業水野勝成遣使行營上所獲首級神祖召使面褒其功其餘諸將亦各上級冬

事是曉城將木村重成率叔父上計頭難波戰記名宗明德是及山口弘定增田宗重○按兵大武宗重不年關原上

言集口宗重仕麾下去年冬從軍開大阪城兵勝則喜則言則憂使白其狀神祖曰欲入城則千波意宗重則喜則言則憂使白其狀神祖曰欲入城則千波意宗重則喜則言則憂

四千人府被命入城內藤政勝等一萬餘騎冬夏事記曰也難波戰記曰二萬餘騎此舉總數也今從松榮紀事○冬

夏事記曰內藤新十郎時二十南出向道明寺口聞銃炮望烟塵知道明寺戰酣後期轉而向若江長曾我部盛親五千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主 本郡德太郎刻

餘騎冬夏事記曰以威親及真野藏人入道宗信五百餘人城門後守河伊豆守時田權之助藤堂但馬守蒙命警衛

麾下一萬出城南陣于高安里四條關○而則木村長門守兵可勇銳諸將未應軍監本多經殿頭謂諸將曰彼可擊而取也其氣

空而戰而得勝猶可也○寡兵多眾為彼所敗則警備亦此功此縫殿頭殿之力也兩御所聞之善縫殿頭之言出

向矢尾藤堂高虎曉發千塚詣行營受號令還千塚將趨道明寺口其間有大和川二道相去三十餘町一道在矢尾久寶寺之間○渡邊誰庵自記松榮紀事曰千塚去尾堤連綴三十餘町高虎前軍三隊藤堂高則將左軍桑名

一孝舊長曾我部盛親之將在上文慶長五年盛親敗亡事高虎藤堂宮內渡邊掃部等

從之藤堂良勝將右軍藤堂玄蕃良重藤堂勘解由氏勝田

中內藏允友田左近右衛門從之渡邊了將中軍了見重成

之兵馳使高虎之陣告之止左右二軍使不得進高虎怒遣

使責了曰何故止之了馳至高虎之陣曰此地水田不利戰

關須至南方道明寺交戰高虎然之召還前軍率本軍由飯

盛大路南行了登小阜望敵又馳謂高虎曰南行之敵忽轉

東向是欲橫衝我軍也然此地不可置陣西有橫堤去此幾

十町有田間道路四宜由此路至堤整列見幾決戰高虎許

之左軍將藤堂高則桑名一孝等向矢尾右軍將藤堂良勝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三

竹口龍三郎刺

藤堂良重等相繼而進了以高虎之命謂高則良勝曰宜至

西堤而止皆為不聞過堤西而行其餘二道之兵亦同進了

見之怒其違令然無如之何田路湫隘左右皆深泥不得並

騎高則良勝等無復陣列星散二三騎長曾我部盛親伏兵

矢尾堤下出擊之我軍大敗高則一孝宮內掃部山岡兵部

重成以下皆戰死良勝良重氏勝等過玉造堤至西郡萱振

村與木村重成之本軍戰據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重成前軍出若江與井伊直孝相當故

良勝等戰本軍戰澤田但馬先放鳥銃其子平大夫獲級第一難波

藤堂式部挺衆善鬪右軍凡獲二百餘級然敵兵拒戰我兵

死者六十餘人良勝良重內藏允左近右衛門皆力戰而死

氏勝大呼奮勇血戰亦死高虎左右軍將以下老臣宿將多

戰死從兵死者二百六十餘人高虎行狀左右二軍戰死各

餘人合左右二軍而書之是也松榮紀事作三十餘人編舉

一軍非事實也按左右二軍與盛親重成戰各處故諸書

所記不同慶元記難波戰記二百餘人蓋舉其總數冬夏事

記曰甲士六十三騎步卒二百餘人今從之難波戰記曰

高虎開渡邊了之名召家老龍遇珠泥老臣等皆被之曰

吾輩戰功不可勝計今龍勘兵衛一人似復無人及大坂兵

興藤堂新七櫻仁右衛門宮內玄蕃勘解由等八人皆酒

杯謂之曰吾欲先人而戰死皆曰可吾輩亦與同死獨勘

解由不聽曰何發此不忠之言將校皆死自誰擁護主君乎

新七曰西口擁護主君勘兵衛一人足矣其餘不足復用乃擬

酒盃於勘解由勘解由不復辭引滿誓同死至是皆戰死了與高則良勝等不相協故見

其敗死終不救之二軍殘兵棄旗旌向矢尾東而走了見之

進馬橫擊盛親之軍破之獲二十餘級了子長兵衛先於父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四

宮田六右衛門刺

與敵戰于矢尾西堤斬敵二人欲出矢尾河原而敵邀之繞

出盛親本軍之南得入矢尾民家了欲出河原與本軍戰於

久寶寺然敵據形勝兵寡不得戰陣于東堤下數遣使高虎

之陣請進兵高虎銜其不救高則良勝等終不進慶元記

神祖之命曉發千塚向道明寺口而木村重成出兵故不得

已從渡邊了之言與長曾我部盛親戰然畏其違令故不敢

進冬夏事記曰此時高虎自馳至行營馬上呼曰請進馬

言未畢橫田甚右衛門大聲曰何等癡物敢請進馬壯士宜

出逐之高虎無語而還神祖召島山入庵曰東兵聞於我事

發言可聽入庵對曰非甚右衛門不能發此言併附請考

麾下壯士不待高虎之命往往來前長兵衛亦來于此可三

百騎了兵稍振盛親追擊殘兵東向去了大發喊追之盛親

還軍戰於矢尾村中敵兵皆疲盛親指揮厲之兵復振了微

退接戰數回。盛親不能支。引兵退於久寶寺村。了追擊之。敵兵潰走。自平野而北。二十餘町。了尾擊獲三百餘級。增田宗重戰死。平野難波戰記曰。高虎之兵。淺野平三郎獲其首。盛親僅脫入城。了扼平野。高虎馳使凡七使。了縱火矢尾地藏堂。引兵去了。亦馳使言曰。臣數與盛親鬪。未嘗敗衄。請速進馬。斬盛親。在臣掌握中矣。高虎大怒。罵之曰。汝遁死地而放言。不用命而恣睢。罪不容誅。可亟引去了。固守平野。不去。既而大將軍監使小澤忠重。永井白元。來傳命守平野。慶元記。永井白元。作本多正重。今從難波戰記。冬夏事記。了謂二人曰。道明寺敗兵。將走入城。邀其前路。則不使一人生還。明日之戰。摧陷甚易。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臣非敢貪私功。正憂公事耳。藤堂仁右衛門。桑名彌次。兵衛等。皆將不知兵。浪戰而死。和泉守深惜之。而極口詆呵。不用臣言。請勸和泉守速進旌旗。二人然之。回馬告高虎。高虎不聽。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五

難波義吉刺

功。正憂公事耳。藤堂仁右衛門。桑名彌次。兵衛等。皆將不知兵。浪戰而死。和泉守深惜之。而極口詆呵。不用臣言。請勸和泉守速進旌旗。二人然之。回馬告高虎。高虎不聽。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道明寺之敗兵。果至平野。時了有兵八百餘。發銃擊之。敗兵駭走。高虎又遣使督促了。對曰。臣既扼平野。賜兵則南馳。邀之。敗兵不得入城。遁至界住吉。真田毛利亦進退失據矣。高虎終不許了。不得已。抵暮縱火平野。收兵去。時人皆議高虎以私忿而失大利。德川記。慶元記。並曰。高虎陣為我軍走。至平野。高虎之兵欲擊之。敵駭走入城。今從冬夏事記。高虎朝間所獲二百餘級。總五百六十餘級。上之平岡神祖。褒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渡邊

誰庵自記。按大阪首帳。高虎所獲八百六十四級。蓋舉前後總數也。○松榮紀事曰。初盛親出兵。有騎五千。及敗還。僅存三百。按高虎所斬五百六十一級。級。木村重成之兵。亦在其中。然則盛親之兵。死亡幾四千七百。人必不應至如此之多。故今關疑。高虎引兵屯矢尾村。德川記。木村重成前鋒山口弘定等。黎明至矢尾堤。向若江井伊直孝。距若江五十町。陣于樂音寺村。前鋒庵原助右衛門一千餘騎。及山口重政。其子伊豆守重信。與重成戰於若江。重成使平塚五郎兵衛指揮士卒。若江合戰。記按。先是重信欲入大阪。城為刺客多。止阪再亂。與子重信來屬。直孝之陣。副前鋒。冬夏事記。曰。平塚五郎兵衛。因幡守為廣之姪也。去年冬。有戰功。故秀賴授麾為長門守之副。隔堤頻發鳥銃。直孝之兵。竝進爭先。重政諭曰。敵軍未進而我兵爭競。則死傷必多。不如整列。放銃乘勢擊之。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刺

衆不聽。重政父子先衆登堤。與敵接槍。重信先獲首級。冬夏事記。山口重政碑銘。庵原助右衛門見幾進兵。遂奪堤據之。事記。先是河野權右衛門通重。皆川志摩守隆庸。山城守。廣照子。並蒙譴屏居。二人潛來。從直孝之軍。通重健鬪。得級第一。隆庸亦有斬獲之功。神祖褒之。釋二人之罪。隆庸釋罪。據慶元記。臣按。東鑑。安東忠家。忤北條義時。屏居駿河。承久之變。義時之子泰時。將兵犯京師。軍至駿河。忠家出請從軍。泰時不許。曰。子負罪而即戎。事殆將不可。忠家曰。平居無事之日。宜重憲綱。今為就死而來。何憚之有。竟從行。小宮山內膳之死難。臣既引本間山城左衛門之事。論之於前。難波



之役河野權右衛門皆川隆庸蒙遣從軍各著戰功其餘隨事而書班班可考皆可謂有志之士而忠家之流也

重成選長屋平大夫河崎和泉佐久間藏人牟禮彦三郎等

難波戰記三郎作孫兵衛今從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蓋一人而更稱也銳兵二百餘騎突戰

直孝旗奉行孕石豐前松榮紀事作源右宰臣川手主水成

次難波戰記作主稅誤初稱忠太即松平石見守康安第三子養於川手主水襲稱主水冬夏事記曰去年冬之戰

主水有故大罵掃部頭決志必死今夏入京師與石見守永

訣乞良馬而出兄志意守送之曰勿忘去年之言上水曰安

敢忘遂戰死大草松平系圖廣瀨左馬以下知名之士三十

餘人及山口重信皆戰死直孝進兵東苑傷衆曰敵兵不多

又無後繼宜急擊大軍齊奮皆殊死戰重成兵疲不能敵於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七

江川八左衛門刺

新兵悉敗走飯島三郎右衛門諫重成曰右府之事不止今

日請還城以圖後舉冬夏事記曰青木四郎左衛門早川茂

書曰三郎右衛門善射射殺數人重成乘勝取直孝重成曰

前鋒去平志貴野之戰亦射我軍有功秀賴賞之重成曰

吾自出城誓以必死縱全生以立功不如報恩於地下遂進

力戰奮勇而死時年二十三或云二十五時人莫不惜其忠烈安

藤長三郎獲其首冬夏事記曰庵原防右衛門以十字槍

將取首冬夏事記曰庵原防右衛門以十字槍之助右衛門曰子尚年少其志可嘉此木村長門守之首也

吾得之不足以為功大阪城陷在旦夕之中則他山口弘定

日難得如此好首級遂授之以為長門守之功山口弘定

內藤政勝佐久間藏人宗信七日自殺在下文今從難波戰

紀事

河崎和泉波多野兵庫牟禮彦三郎村上十大夫篠

岡右京大塚勘右衛門松浦左吉黑木藤七郎青木四郎左

衛門早川茂大夫山口知德院及平塚為廣子皆戰死城

中驍勇之士至是多死八田金十郎獲弘定首日下部源太

郎獲政勝首正木舍人獲藏人首直孝凡獲三百十五級駿

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但駿府記十五級府

士今從難波戰記大坂有帳為廣二子戰死據松榮紀事難

波戰記冬夏事記戰死之士有平塚熊之助蓋其一也○難

波戰記曰直孝之兵河野六兵衛戶波太郎右衛門九山八

郎左衛門成島參右衛門齊藤市之允內山五郎左衛門藤

田四郎左衛門岡部總右衛門石黑傳左衛門戰功甚世

謂之十本槍按十本槍關一人近藤季用獲十級禽長屋平

一本戰記亦云然今無所考定近藤季用獲十級禽長屋平

大夫青木七左衛門冬夏事記○本書曰若江戰敗二人欲

神祖聞城兵出遣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本多正重於高虎直

烈祖成績

卷一九

孝之陣乘機擊之親將兵至角南三使未至戰已畢駿府記

記高虎直孝上重成弘定政勝之首於平岡神祖在堂停輿

覽之○難波戰記曰重成期必死燒奇楠香薰髮故其首發

壯士也或曰長門守不判月額可見不必期死也神祖命取

其首使檢忍緒結緒載之示其不再戴貴乃知其決志赴死

人皆服神祖之山口弘定重成之妹夫而與松平正綱為姻

戚故正綱乞得其首神祖許之難波戰記木村主計頭率三

百餘兵陣于山田村距若江北可六七町榊原康勝小笠原

秀政隔水而陣秀政欲進擊之監使藤田忠季止之曰此深

沼也不可渡涉必陷康勝之兵直進而涉水淺無泥淖前鋒

村上彌右衛門原田權左衛門先登陷陣中根善右衛門戰

功為最康勝屬衆奮擊大破之獲七十八級主計頭還戰終不能敵引兵入城秀政聞康勝之捷甚恥之家忠日記難波記康勝守止之曰佐和山之兵部伍不整必為所敗敵乘勝而來我機擊之可以制勝康勝之宰伊藤忠貞衛從之不計出戰既而掃部頭得大捷主計頭亦敗走康勝之兵皆憤忠貞衛取之明日戰死忠貞衛之子內記訴于兩御所故遂能登守與此異按秀政敗不得戰則日戰死于天王寺口事實明白今從上諸書日既過午總督忠輝方至片山戰場敵兵悉引去衆皆憤其後於戰期將校花井主水皆川老圃等山城守廣照刺髮號老圃神祖嘗使廣照子義忠輝故今從軍勸忠輝與大阪後軍戰忠輝不聽召王蟲對馬林平之丞問其可否難波戰記曰對馬武弟平之丞嘗事堀秀政二人老於戎事故忠輝召為臣二人對曰日既西傾敵諸地形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二十九

竹口龍三郎刺

我不能審接戰入夜則必取敗不如明日攻城鑿戰驚人耳目忠輝然之按兵不進明日城陷又不能赴期坐擁大軍終無一人見大阪之旌旗者神祖忿恚忠輝由是得罪松榮紀事曰日午忠輝率大兵而至即趣松平政宗進兵擊敵政宗曰我軍力戰數合兵馬皆疲且地近敵城日亦向哺接戰入夜必將見敗不可妄動兵馬故忠輝不進一說載王蟲對馬林平之丞之語與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合今從之大阪後軍毛利勝永小倉行春大野治房其弟道見有兵二萬五千見前軍敗與松平政宗合戰政宗進兵於譽田廟前發數千銃擊之敵不能支會大野治長渡邊尚真田信仍率兵三萬繼至敵兵又振松榮紀事既而欲收兵還城真田信仍為後拒政宗前鋒片倉盛重以輕兵挑戰信仍還戰進退數四

兩軍死者數百人松平信濃守定真力戰獲級定真戰功諸夏事記曰大御所猶子松平信濃守來自麾下力戰據久松系圖松平隱岐守定勝率四子定真任信濃守為長島城主定勝神祖異父同母渡邊尚代信仍而戰手斬我兵二騎傷而退信仍又代尚而戰銳兵死者二十餘人信仍亦傷然猶殊死戰小倉行春代之以鐵騎六百悉力決戰盛重戰疲兩軍交綏相距七八町本多忠政與城兵對陣一柳直盛在忠輝部下見敵陣旌旗動搖馳至忠政之陣謂曰城兵將退擊之必勝忠政曰我亦欲戰然衆寡不敵為之奈何直盛曰然則乞援政宗忠政然之遣使政宗之陣水野勝成亦勸政宗進兵政宗辭曰我前鋒自卯至午力戰士馬皆疲不能復戰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

木部嘉子括

宜乞援於越後少將乃遣使忠輝之陣忠輝拒之曰非有兩御所之命則不得進兵直盛謂忠政曰敵有潰走之形今急擊之則可一以當百請我先登卿宜繼進遂巡間敵將晉議日將哺不如班師真田信仍縱火近邑民屋乘其煙燄殿而去直盛勝成皆憤惋難波戰記曰大阪後軍真田左衛門佐萬見後藤又兵衛戰敗欲全軍而還左衛門佐徐引兵退前軍敗兵見真田之旗幟稍集松平政宗之兵追擊真田進田川二郎兵衛丹羽河內守亦來戰擄擊政宗之軍前鋒敗走敵兵尾擊之政宗大軍整陣列銳擊之渡邊內藏助被創而退前田主水南郡左門山川帶刀北川一郎兵衛等銳志挑戰東軍諸將疑政宗有貳心猶豫不進政宗前鋒亦多死傷故不進戰兩軍相持移時日既哺大阪將佐分軍為三左衛門佐為殿日暮入城德川記曰薄田井上戰死敵兵敗走槇島玄蕃父子張陣擊我軍乘勢而退後藤之後軍明

石長岡山川小倉北川等戰敗來走真田毛利伊木渡邊大  
谷及大野治長之部兵堅陣不動東軍諸將軍議不一察機  
移時敵兵皆引去慶元記曰真田左衛門佐渡邊內藏助毛  
利豐前守大谷大學等當藤井寺前張陣東軍本多美濃守  
對之左軍德永左馬助使步卒放銃敵兵亦發銃相爭既而  
收兵左馬助亦收步卒美濃守又使步卒放銃挑戰敵陣不  
動美濃守收兵敵陣旌旗動搖一柳監物馳來美濃守之陣  
謂曰云云冬夏事記曰真田左衛門佐兵七八十與福島伊  
豫守之子武藏守渡邊內藏助大谷大學伊木上郎右衛門  
等進自往吉大路而來毛利豐前守墳島玄蕃頭生左衛門  
佐而陣于譽田政宗前鋒片倉小十郎石母田大膳與戰而  
敗走左衛門佐追擊之小十郎還戰左衛門佐戰敗而死其  
八町內藏助被創政宗率兵追擊左衛門佐馬也乃要害整  
陣擊政宗破之政宗走入譽田街市片倉小十郎真木大藏  
力戰左衛門佐戰勝收兵與豐前守合左衛門佐子大助十  
六歲與東兵相搏獲首級傷股捉首來豐前玄蕃大賞之時  
城中使告天皇若江之敗使亟引兵還左衛門佐豐前守  
將還東軍自道明寺河原西至譽田敵兵自譽田之西至藤  
井寺前張陣相持一柳監物管沼織部列步卒發銃左衛門  
佐亦使發銃互爭政宗與小臣二三人騎而來于水野日向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一

木邨嘉平祐

守之陣監物繕部請戰日向守謂政宗曰擊破豐前守甚易  
真田陣其南橫擊邀後則我兵無生路御須出兵備真田  
則我擊豐前走之政宗辭曰我兵今朝大戰頗多死傷不得  
復戰歸其營日向守曰然則我與松平下總守本多美濃守  
合軍擊之使監使中山勘解由告二人下總守從之美濃守  
依違不決時左衛門佐豐前守放火退軍平野按東軍威  
大諸書各據諸將所對而書之故雖所記不同而其要  
一也變元記松榮紀事頗與水野勝成事記合今從之監使  
又令諸軍曰今日之戰藤堂高虎井伊直孝兵皆疲勞明日  
前鋒天王寺口命越前少將岡山口命松平筑前守德川記  
變元記  
是夕忠直遺其宰本多富正本多成重於平岡稟明日之軍  
令德川記變元記冬  
及事記並云是夕神祖陣于千塚大將  
軍陣于道明寺側據駿府記神祖大將軍自平岡未嘗移  
陣今神祖召二人謂曰旦日之戰井伊掃部頭藤堂和泉守  
從之  
神原遠江守皆力戰建勲越前之兵何其懈耶明日前鋒旣

命松平筑前守富正成重惶恐而出歸報忠直忠直大慚恚期以必死吉田修理關原記大全曰修理內記長英第二子初稱石橋彥四郎事織田信雄後事關白秀白秀忠直曰臣嘗事關白秀次能諳大阪之地形願以前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九終

烈祖成績

卷十九

三十一

木邨嘉平括



烈祖成績卷之二十起元和元年五月終二年四月

安積覺 編次

元和元年五月七日更神祖大將軍發平岡時爽至平野

天神森德川記慶元記云六日夜神祖向茶臼山將軍

野真田向岡山張陣今從駿府記浪花戰記神祖至平

擊諸將未至左右兵寡拒關多傷神祖幾危然諸書所不載

蓋終安之諸將各進兵越前少將忠直二萬餘騎出向茶

臼山本多忠政松平忠明陣于其西松平利光三萬餘騎東

出向岡山口本多康紀本多康俊遠藤慶隆其子長門守慶

勝等慶勝從軍據陣于其東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其子忠

脩淺野長重秋田實季真田信吉其弟信政等向天王寺酒

井家次柳原康勝松平康重稻垣重種等繼之永井直勝安

藤直次傳命號令諸軍板倉重昌植村家政內藤掃部頭侍

神祖左右本多正信在麾下神祖不擐甲著白袷衣胸服正

信亦然本多百助信勝率弓手一隊一百人護衛尾張宰相

義直遠江宰相賴宣陣于其後為翼衛松榮初神祖至平野

堤前軍輜重與麾下騎士雜糅不能相分神祖數遣使戒之

未能整命橫田重量制之重量馳至令曰輜重右騎士左一

言而分陣列立整大阪陣冬夏事大將軍陣于岡山口丹羽

長重保科正光成田左馬助仙石忠政等陣于幕府之左井

本正次書院番隊長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各率部

兵為前軍酒井忠世土井利勝本多正信三部之兵陣于其

左安藤重信一部為後軍松榮紀事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封內之

兵未至故以寡兵從麾下其餘中國四國西國之兵未有一

人至者唯松平利隆以封於播磨得應期其兵幾二萬人慶

元如去冬警備頗懈七日天未明毛利豐前守部兵松岡彦兵

衛雨森三右衛門按視城中見井又有水處抽紙子竹立之

此神祖為知戰地險易中夜遣謀所為二人怪之天既明出

望城外則平野岡山互四里旌旗長槍蔽空懼日馳

告毛利豐前守真田左衛門佐城將皆驚急出張陣神祖

使監使豐島主膳間宮權左衛門傳令水野勝成曰昨日道

明寺之戰勝成部兵多死傷今日須為麾下前鋒張陣住吉

勝成辭曰向住吉則距大阪城頗遠非所願也監使曰命不

可拒勝成不得已與堀直奇丹羽氏信其餘大和將士出陣

于住吉水野系圖大阪之兵十餘萬東自青屋口西南至茶

臼山各張陣真田信仍屯茶臼山伊木遠雄大谷吉久度邊

尚屯山南福島伊豫守福島兵部真田采女吉田玄蕃篠原

又右衛門石川數矩津田左京結城權之佐淺井周防守竹

田榮應相並而陣毛利勝永其子式部少輔松榮紀事此

衛據冬夏事記左兵衛六日戰死見上文故不書

津田平三郎。內藤宮內。三浦飛驒守。稻木三右衛門。陣于其東。大野治房。其弟道見。御宿政友屯岡山。津川左近。德川

戰記。名親行。據斯波系圖。斯波治部大輔義良孫。津川義近。第二子。從四位上左近將監。名近治。然與叔父津川玄蕃允

近治同名。故立秀賴。金瓢馬標陣于此。二宮與三右衛門。關

關疑不書。立秀賴。金瓢馬標陣于此。二宮與三右衛門。關

記。大。全。曰。初。稱。千。太。郎。事。織。田。信。孝。後。事。豐。岡。田。縫。殿。助。岡

部。則。細。井。之。戰。岡。部。大。學。爭。先。輕。進。塙。團。右。衛。門。以。下。多

戰。死。大。學。雖。力。戰。有。功。而。通。至。安。松。米。田。監。物。御。宿。越。前。守

上。條。又。八。等。皆。惡。其。不。救。團。右。衛。門。之。死。訴。主。馬。曰。其。懦。如

大學者。不可為隊將。主馬曰。方事之殷。遂大將。不可也。亂平

當議之。故皆怒。主馬監物。又八與團右衛門。故部曲。別為一

隊。張。陣。亂。平。大。學。通。逃。羅。髮。號。恨。世。裔。人。有。問。大。阪。之。損。島

戰者。輒曰。吾休為丈夫。戰陣之事。所不知也。終不答。損島

昭光。山川賢信。中島掃部。新宮重朝。屯其前。根來之兵屯其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宮田元次郎制

後。德。川。記。慶。元。記。並。曰。大。將。軍。右。軍。松。平。利。光。以。山。崎。間。齊

宮。城。丹。後。守。政。元。石。河。貞。政。蔭。田。權。之。助。陣。其。東。冬。夏。事。記

曰。松。平。筑。前。守。利。光。為。前。軍。向。岡。山。本。多。大。隅。守。加。藤。左。馬

助。黑。田。筑。前。守。為。二。軍。石。河。伊。豆。守。蔭。田。權。之。助。本。多。隆。殿

頭。片。桐。東。市。正。其。弟。主。膳。正。遠。藤。但。馬。守。本。多。豐。後。守。為。右

軍。藤。堂。和。泉。守。細。川。越。中。守。井。伊。兵。部。少。輔。為。左。軍。水。野。隼

人。正。青。山。伯。耆。守。松。平。越。中。守。高。木。主。水。正。阿。部。備。中。守。高

力。左。近。將。監。土。井。大。炊。頭。酒。井。雅。樂。頭。本。多。佐。渡。守。為。麾。下

前。鋒。大。將。軍。陣。于。其。後。安。藤。對。馬。守。為。後。拒。本。多。出。雲。守。真

田。河。內。守。其。弟。內。記。植。村。主。膳。正。松。平。石。見。守。淺。野。米。女。正

秋。田。城。介。向。天。王。寺。松。平。丹。波。守。酒。井。左。衛。門。尉。神。原。遠。江

守。稻。垣。堀。津。守。為。左。軍。藤。田。能。登。守。成。田。左。衛。門。助。小。笠。原。兵

部。大。輔。其。子。信。濃。守。大。學。內。藤。帶。刀。松。平。安。房。守。松。平。甲。斐

守。牧。野。駿。河。守。水。谷。伊。勢。守。保。科。彈。正。忠。丹。羽。守。松。平。左。衛。門

仙。石。兵。部。少。輔。細。川。玄。蕃。頭。守。右。軍。本。多。美。濃。守。松。平。下。總

守。率。美。濃。伊。勢。之。兵。向。安。倍。野。松。平。政。宗。繼。之。越。後。少。將。忠

煙。為。後。拒。按。東。軍。及。大。阪。諸。將。陣。列。諸。書。有。異。同。今。據。松。榮

紀。事。大。野。治。長。往。茶。臼。山。與。真。田。信。仍。議。策。信。仍。曰。天。下。匈

匈。決。其。雌。雄。正。在。今。日。右。府。出。下。令。則。關。士。益。奮。願。足。下。勸

右。府。出。莅。戰。場。治。長。然。之。入。告。秀。賴。時。城。中。訛。言。秀。賴。出。櫻

門。則。內。有。反。者。故。秀。賴。諾。而。不。果。大。阪。記。曰。神。祖。使。大。野。修

理。曰。七。隊。長。中。有。內。應。者。秀。賴。出。門。則。必。反。秀。賴。將。出。修。理

呈。其。書。故。止。今。從。松。榮。紀。事。○。難。波。戰。記。曰。城。兵。陣。列。秀。賴

將。出。神。祖。使。本。多。二。彌。阪。部。三。十。則。久。世。三。四。郎。現。敵。形。勢

三。人。歸。向。敵。陣。厚。重。不。動。士。皆。欲。關。神。祖。設。策。遣。使。城。中。又

申。和。議。曰。事。既。如。此。勢。不。可。已。然。秀。賴。有。子。婿。之。親。終。不。可

棄。德。能。和。親。則。封。以。和。州。秀。賴。聞。之。回。馬。入。城。又。集。將。佐。議

之。昨。日。之。戰。城。中。號。將。多。死。士。皆。奪。氣。故。爭。勸。和。親。獨。連。水

甲。斐。守。不。可。以。天。王。寺。之。敵。既。挑。戰。請。亟。決。計。出。赴。戰。場。二

議。不。決。秀。賴。召。大。野。修。理。及。甲。斐。守。議。之。時。二。人。出。在。城。外

將。接。戰。而。召。還。入。城。關。士。疑。惑。旗。幟。動。搖。神。祖。見。之。麾。兵。齊

進。故。能。一。舉。大。捷。按。秀。賴。召。還。治。長。守。大。野。治。長。之。來。茶。臼

山。也。真。田。信。仍。謂。之。曰。明。石。掃。部。屯。船。場。今。須。使。彼。卷。旗。經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大綱鐵太郎制

間。道。出。茶。臼。山。之。南。麓。我。出。其。上。挑。戰。然。則。大。御。所。近。習。之

士。出。而。接。戰。我。乘。其。機。急。擊。麾。下。則。必。取。勝。掃。部。未。至。之。間

宜。令。諸。軍。勿。與。交。鋒。治。長。從。之。與。信。仍。及。伊。木。遠。雄。定。約。而

去。毛。利。勝。永。出。茶。臼。山。之。東。使。步。卒。放。銃。擊。我。軍。信。仍。遣。使

止。之。勝。永。之。兵。不。聽。信。仍。怒。勝。永。馳。馬。固。止。之。衆。聞。其。言。反

發。銃。愈。多。我。軍。競。進。擊。之。信。仍。勝。永。切。齒。怒。其。失。計。竟。不。能

及。信。仍。謂。伊。木。遠。雄。曰。事。皆。朕。左。終。不。可。為。今。我。授。命。之。秋

也。因。召。其。子。大。介。曰。我。親。屬。在。東。軍。故。大。野。修。理。常。有。疑。我

之。心。我。受。右。府。之。命。終。無。貳。心。汝。往。侍。右。府。以。明。我。志。大。介

時。年。十。六。駿。府。記。作。十。三。難。波。戰。記。十。三。今。從。固。請。同。死。信

關。原。記。大。全。冬。夏。事。記。浪。花。戰。記。

仍怒曰。爲士者受擒貳之疑恥也。汝死誰能明我無佗。宜與右府共死。生固遣之。大介不得已涕泣而去。德川記慶元事記。松敵兵見大介歸去。不知其故。以爲信仍知戰不利。遣子入城。銳氣頗撓。事記。日加已。越前少將忠直與弟忠昌直政進攻茶臼山。前鋒本多富正。本多成重。吉田修理。悉力攻之。真田信仍。白馬黑田。秉掩麾衆。鏖戰移時。大谷吉久渡邊尚伊木。遠雄等善戰。越前大兵奮激。呼聲動天地。城兵不能支。遂敗走。信仍。膽氣益壯。縱橫馳突。越兵西尾仁左衛門。初稱也。接槍克之。遂獲其首。信仍時年四十六。浪花戰記。以其兵望月守右衛門爲假真田。鏡胃全與已同。使之將兵。仁左衛門所獲假真田之首也。左衛門佐實不死。及八日秀烈祖成績

卷二十  
賴自裁。左衛門佐介錯而自殺。皆真田勘解由。大塚清安。高梨主膳。皆敗死。德川記慶元事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松榮紀。安。御宿政友守岡山口。來于茶臼山。與信仍議軍事。會兩軍戰。酣與本多富正力戰。數合。難波戰記曰。大野主馬以御宿冬。夏。事記。松榮紀。事。死。傷數百人。政友重創而死。野木右近。獲止級。大谷吉久亦戰死。浪花戰記曰。右近與政友相搏。斬之。難波戰記。其首今從之。細川家傳錄曰。細川忠興與藤堂高虎。同軍平野路。既而城兵七八萬。自茶臼山。馳下與高虎先鋒接戰。高虎兵敗。退。忠興與忠興察機不動。少馬進兵。馳突。東軍齊進。奮戰。移刺。城兵遂敗。潰。水書不盡。敵將爲誰。蓋真田信仍。手利。勝永等也。高虎行狀不。伊木遠雄走。不知其所終。元書此。事似爲諱之。附以備攷。

記。松平忠昌親斬敵獲級。又有敵騎急進。與忠昌鬪。其鋒甚銳。忠昌從兵多傷。忠昌下馬相搏。遂斬之。部曲皆血戰。獲五十七級。忠昌弟直政亦親斬敵忠直。凡獲三千六百五十二級。德川記。難波戰記。慶元事記。冬。夏。事記。其鋒最銳。所向披靡。遂逼城門。城兵則毛利豐前守最銳。勇我兵遇之者。或死。或走。明石守重與真田信仍定約。選鐵騎三百人。欲由界津南路至瓜生野。繞出本屯之後。擊其不意。而天王寺之軍。甘約取敗。故輟其計。屯街口。以挑東軍。越兵進擊之。守重謂部兵曰。敵邀前後。無復生路。不如破其前軍。以挫左右二軍。勁騎三百殊死戰。我軍披靡。水野勝成陣于安倍野。攻黑門。見我軍敗走。揮槍殺敵二騎。乘勢奮擊。敵兵圍之。勝成幾危。從兵廣田義大夫救之得免。義大夫重創幾死。勝永之兵。汀三右衛門與守重戰。獲其級。大阪記曰。明石狹守戰于京口。敗死。據難波戰記。慶元事記。冬。夏。事記。守重實與勝成戰。而諸書不書其死。今從冬。夏。事記。勇士一言集曰。義大夫日向守書史也。六日之戰。獲甲士級。上之。勝成悅之。至是通身被創而死。日向守悲之。肱牙子藥。既而蘇。使醫療之。創雖多。非要害。浴有馬溫泉。竟得全愈。日向守大增祿秩。擢爲家老。管沼織部正定芳。織部正定。盈第更稱圖畫。二子。初稱左近。先衆疾戰。勝成定芳逐北。逼京橋口。及西城濠畔。戰于木津。今宮生玉勝鬢院道頓堀之東西。冬。夏。事記。勝成旗奉行神谷久右衛門急進。建旗櫻門。水野勝成事記。難波戰記。神保相茂斬敵數騎。退。惣士馬。松平政宗前鋒。厭其在陣前。發銃擊之。相茂部兵呼曰。我東軍也。勿傷。政宗之兵爲不聞。連放銃。相茂及部兵三十六騎。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死。勝永之兵。汀三右衛門與守重戰。獲其級。大阪記曰。明石狹守戰于京口。敗死。據難波戰記。慶元事記。冬。夏。事記。守重實與勝成戰。而諸書不書其死。今從冬。夏。事記。勇士一言集曰。義大夫日向守書史也。六日之戰。獲甲士級。上之。勝成悅之。至是通身被創而死。日向守悲之。肱牙子藥。既而蘇。使醫療之。創雖多。非要害。浴有馬溫泉。竟得全愈。日向守大增祿秩。擢爲家老。管沼織部正定芳。織部正定。盈第更稱圖畫。二子。初稱左近。先衆疾戰。勝成定芳逐北。逼京橋口。及西城濠畔。戰于木津。今宮生玉勝鬢院道頓堀之東西。冬。夏。事記。勝成旗奉行神谷久右衛門急進。建旗櫻門。水野勝成事記。難波戰記。神保相茂斬敵數騎。退。惣士馬。松平政宗前鋒。厭其在陣前。發銃擊之。相茂部兵呼曰。我東軍也。勿傷。政宗之兵爲不聞。連放銃。相茂及部兵三十六騎。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死。勝永之兵。汀三右衛門與守重戰。獲其級。大阪記曰。明石狹守戰于京口。敗死。據難波戰記。慶元事記。冬。夏。事記。守重實與勝成戰。而諸書不書其死。今從冬。夏。事記。勇士一言集曰。義大夫日向守書史也。六日之戰。獲甲士級。上之。勝成悅之。至是通身被創而死。日向守悲之。肱牙子藥。既而蘇。使醫療之。創雖多。非要害。浴有馬溫泉。竟得全愈。日向守大增祿秩。擢爲家老。管沼織部正定芳。織部正定。盈第更稱圖畫。二子。初稱左近。先衆疾戰。勝成定芳逐北。逼京橋口。及西城濠畔。戰于木津。今宮生玉勝鬢院道頓堀之東西。冬。夏。事記。勝成旗奉行神谷久右衛門急進。建旗櫻門。水野勝成事記。難波戰記。神保相茂斬敵數騎。退。惣士馬。松平政宗前鋒。厭其在陣前。發銃擊之。相茂部兵呼曰。我東軍也。勿傷。政宗之兵爲不聞。連放銃。相茂及部兵三十六騎。



皆中鉛斃慶元記難波戰記並以此事係六日道明寺之戰

日雨御所問其故政宗之罪無所逃而慶元記書

實難波戰記又書于此而復出松榮紀事亦係于此其

茂力戰與從士若千皆死不書為政宗之兵所擊以為政宗

諱之按勝成事記七日勝成奉命與垣丹後守桑山左衛門

佐神保長三郎樹住吉然則六日相茂未嘗彼殺而其死在

七日勝成建旗櫻門之後勝成事本多富正之兵小笠原忠

記其所親書可為確據故係于此

兵衛久俊安西越前子小笠原氏由天王寺街口入

郭門縱火難波戰記小笠原氏吉田修理追敗兵至天滿時

橋半燒越兵不能進修理躍馬絕流為先導梅雨水漲深淺

易處修理不之覺人馬溺死難波戰記是日軍令以午會戰

岡山前鋒松平利光守令待期見西方戰塵起急進兵敵將

烈祖成績 卷二

大野治房率大野道見內藤宮內少輔淺井周防守伊藤長

安野野村吉安真野宗信石川數矩小倉行春長岡興秋等

三萬餘騎出岡山口張陣宗信見利光旌旗進欲擊之利光

前鋒長如庵蓋前田利政舊將長九郎左衛門山崎間齊本

多政重等戰不利敵兵乘勝競進利光秉旄麾大兵縱橫奮

擊大敗之進逼城門城兵決死拒戰本多康紀進馬至千貫

櫓下敵連放銃首鎧中鉛幾危僅得免難波戰記松榮紀事

後語大久保內記成堯相模守忠鄰第五子大久保家語曰

石川斬敵二騎力戰而死利光騎兵死者幾五十人然大兵

競進遂破城柵克之凡獲三千二百級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

祖下令麾下之士出自平岡南戰於天王寺前石川嘉右衛

門重之以為迂遠策馬直由平岡過玉造口東門入城與佐

佐十左衛門戰於櫻門前斬之十左衛門從兵來救重之又

斬之出自正門獻其首神祖壯之而責其違令黜之終以此

廢難波戰記松榮紀事嘉右衛門更稱左近右衛門小笠

原秀政深恥不擊木村主計頭而神原康勝專其功本多忠

朝其姻戚也秀政之妻及忠朝兄忠政之妻其夜秀政來

忠朝之營謂之曰明日之戰吾必決死忠朝曰吾亦有所恥

去歲陣玉造口東有河流前有水田不得進請易陣營大御

所謂本多佐渡守曰彼不似其父彼父不嫌地之險易吾聞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是言深以為恥決死久矣二人定約別去信州松本城為東

山道之樞要故去歲使秀政守之長子忠脩攻大阪城今年

忠脩代秀政守藩憾其不得攻城潛出松本至秀政之營自

揣犯命負罪亦決必死難波戰記松榮紀事難波戰記曰

其未下潛出松本父秀政實所不知懼其咎責就水多正信

謝之神祖雖不罪之而不許謁見故忠脩畏罪決志必死關

原之戰忠朝斬敵著勇神祖賞之封於上總大多喜至是有

是言頗有所由忠朝每至駿府獻大魚執政謂忠朝曰卿封

佳神祖愛之一日忠朝至駿府獻大魚執政謂忠朝曰卿封

得辦之奈何本多正純曰以少府所藏易之忠朝從之其夜

然所獻蠟燭其製蠟惡蠟流如油神祖不知其故謂近習曰

彼父中務不特武勇至細事善用心何其不城將毛利勝永

肖也去歲又有欲易陣營之事故忠朝恥之城將毛利勝永

兵五千餘騎陣于安倍野淺井周防守竹田榮應陣于其前

土屋佐太郎刺

松榮紀事曰勝永陣于天上寺之南門家忠日記曰陣于安倍野按天王寺南門即安倍野地也豐前小倉藩聚寺住持僧法雲所撰小笠原忠真碑文亦作阿邊野今據之難波戰記曰備島伊豫守福島兵部少輔中島式部少輔堀田圖書助顯島茲藩頭等從勝永總忠朝僅率部下之兵進與勝永二萬餘戰今從松榮紀事  
前鋒五百騎關從黃奮擊忠朝後軍及屬兵真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馳欲援之勝永子式部少輔橫擊斷之忠朝督力過人決志必死親斬敵七八騎難波戰記曰八角鐵棍敵幾一人今從冬夏事記松榮紀事冬夏事記曰出雲守單騎赴敵步兵二十人唯大屋作左衛門一騎從之出雲守見小野勘解由之危命救之少兵半死傷毛利豐前守部兵進擊之出雲守馬上揮槍斃敵二人豐前守統卒放銃洞其腹出雲守拔刀下馬手斬銳卒左手提鐵鼻成右手揮刀斬七八人不唯中銳被二十餘創遂戰死難波戰記夸張其事冬夏事記勝永呼曰此部將也不可縱其兵百餘人齊進疑得其實也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九

源澤小太郎刺

合擊忠朝之兵小野勘解由進救之敵兵攢槍刺殺之大屋作左衛門亦死忠朝血戰不止遂死之秀賴步卒隊將雨森三右衛門獲其首曰杵七兵衛加藤忠左衛門中根權兵衛山崎半右衛門大原長五郎青山五左衛門石川半彌村越茂兵衛藤平治衛門浪花戰記藤平作藤井今土橋加兵衛土屋太郎八稻毛一郎兵衛等皆戰死大原物右衛門○按三年一言阪之戰本多忠勝之士大原物右衛門善戰有名即其人歟或其子乎未詳窪田傳十郎柳田左馬允石川金彌近藤五郎右衛門小森助左衛門門田治大夫杉浦黑右衛門河崎一右衛門宇佐美小右衛門內藤五郎作等德川記慶元記冬夏事記窪田傳十郎大原物右衛門山本只右衛門柳田左馬允小虎主

馬五人據浪花戰記亂平賜感書止此善戰被創部曲獲敵五人故三書舉之也今從難波戰記  
首七十四級保科甚四郎正貞從忠朝苦戰被傷難波戰記正貞彈正忠直第三子襲稱彈正忠○難波戰記曰忠朝率兵入京師過勢多橋有人奴隸二三人侍忠朝至謂之曰我保科甚四郎也失家兄之意蒙遣潛來願備隊伍忠朝如馬謝曰吾有所思願屬亡隊正貞曰吾亦揣君之所思故如此忠朝不得已與之俱給步卒十人器仗鞍馬至是力戰被創冬夏事記曰小笠原信濃守單騎陷陣其四郎欲救之馳入敵陣敵兵攢槍斃傷右臂槍中其額又傷股甚四郎墜馬近臣九郎太郎力戰捍敵呼其宰監物使救主人遂戰死甚四郎揮槍斃敵又被創幾死從兵來救僅免失監物九郎太郎之姓氏據難波戰記則以從本多忠朝而戰為是附以備考  
初忠朝陷陣松平康長遣使請援之忠朝報曰不須援吾死任君意遂戰死康長與毛利勝永相當揮槍突戰身被數創從兵戰死九人康長幾不免其臣近藤兵右衛門來救僅得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十

竹口龍三郎刺

脫內藤忠興亦與勝永戰手斬敵四人獻級麾下神祖大將軍勞之曰帶刀年尚少武功不忝其父祖也松榮紀事以康元記曰內藤帶刀與松平丹波守相並而陣丹波守來下帶刀之陣曰敵不急戰以待日暮東軍不諸地形夜戰必危前軍諸將何不發銳矢耶戰非即今宜來吾陣喫茶帶刀留其部兵從士僅十人至丹波守之陣前軍既關帶刀歸合陣前軍敗走避路不得過毛利豐前守乘勝馳逐帶刀從兵五騎步兵二人與豐前守戰帶刀對敵九人斬其四人時年二十三頗有臂力從士皆健鬪既而部兵來援豐前守引去帶刀獻首麾下兩御所勞之云云父政長十六歲時長秋之戰有功祖家長庚午之亂死于伏見城故兩御所云然後賞其功先于家督賜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二子忠脩忠政鼓行而進擊竹田榮應一戰破之進與大野治長戰毛利勝永急提勁兵橫擊之秀政馬上揮槍馳突殺敵數騎重創而仆

從兵金子某死之。○浪花戰記曰：竹田榮應陣于天王寺東門。毛利豐前守馳使曰：張陣甚進，敵彌滿。

南北直攻東門，則拒之必難。下如少退，榮應然之。引兵少却，秀政父子見之，以為敵退走，進擊之。城兵素張陣，鷲翼，便于橫擊。秀政之兵在其圍中，毛利式部少輔、忠信、不知父死，亦結城權之助、左右合擊，故秀政父子大敗。

忠信奮戰竟死。○浪花戰記曰：忠信奮戰竟死。

忠信從兵二十餘人，與敵兵淺井周防守，貞田從兵原四郎采女正、福島伊豫守吉田玄蕃允等千餘人，嗣從兵原四郎

兵衛收其屍。小笠原主水征矢半彌死之。二木勘右衛門島

立內膳、巖波某等二十餘人，前後戰死。從兵扶秀政歸營。

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忠政時年十八，聞父兄死，傷決意同死。直馳

出敵陣後，蒞田見縫殿。蒞田見諸書皆作蒞谷，唯慶元記作蒞田。見國音相近，而慶元記得其實。

今從安積覺兵衛正信。○安積諸書皆作淺香，按淺香本實近江安積陸奥臣覺祖先實與州安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江川八左衛門刻

積郡人，故臣父貞。唯二人從之。前途無敵，顧其後則戰壁敵

天。二人謂忠政曰：戰正在後，宜回馬。忠政曰：何為其然？須直

進入城，益馳馬。果與城兵遇，忠政馬上刺擊，奮勇突戰，被創

七。小笠原忠真碑文曰：身被大敵，騎搏忠政，墮馬幾危。縫殿

進斬敵騎，得免。忠政失馬，倉猝間，正信斬敵騎，取其馬，扶忠

政而乘之。既而部兵來救，敵亦引去。神祖大將軍歎惜秀政

忠信之死，稱忠政之勇。○浪花戰記曰：敵兵五六騎迎擊忠

首，縫殿馳至斬敵救之。覺兵衛力戰却敵，忠政猶欲進，關二

人強扶之，而歸松榮紀事。以忠政遇城兵數十人，下馬執短

刀力戰敵，以槍刺之。忠政墮中敵，亦來連刺之。忠政以刀

捍之，敵以為此部將也，競入墮中擊之。忠政苦戰幾死。云云。

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浪花戰記等書，並無忠政墮事。

據忠真碑文，阿邊野道路前有坑，暫竹田榮應等當墮而拒。

蓋墮壘中也，併附以備考。先臣佐佐宗淳批德川記曰：正

信斬敵取其馬，使忠真乘之，以歸。忠真賜其鞍，鑒於正信自

誌其事於鞍橋而授之。正信傳為家寶，後有故而去，仕水戶

威公，臣覺按諸書無正信取馬事，而鞍鑒傳在臣家，忠真之

宰小兒，臣覺按諸書無正信取馬事，而鞍鑒傳在臣家，忠真之

敢書之也。忠真忠政後所更名也。毛利勝永破本多忠朝小

笠原秀政之軍，乘勝鼓行欲逼麾下。前軍秋田實季、松平忠

政、松下重綱、立花宗茂、真田信吉，其弟信政、淺野長重、仙石

忠政、植村康明，本多正純及弟忠純、日根野吉明等拒之。忠

純挺衆先進，一戰敗退。日過午，兩軍聲震天地，互有勝

負。我軍誤放鳥銃，後軍有訛言，頗騷擾敗走。○難波戰記曰：

卒連放銃，橫擊之。敵兵不能進，我軍訛言有內應者，敗走。

一本戰記曰：本多上野介之卒誤放銃，冬夏事記曰：有瘧火

自爆，我軍驚駭。慶元記曰：無故而敗走。松榮紀事曰：我軍誤

放鳥銃，諸說紛紜，未知孰是。冬夏事記載一說曰：敵兵棄篋

烈祖成績 卷二十 竹口郡三郎刻

於庚申堂前，營中本多上野介、松平右衛門大夫之兵奪之

相爭，至放鳥銃，神祖馬前卒誤為敵之所放，四五百人一時

驚駭，走至神祖馬前，後軍亦驚走。神祖大怒，此與一永井直

本戰記本多正純之兵誤放銃之說合，蓋得其實也。

勝、板倉重昌走馬止之。駒井右京親直、駒木根長二郎亦來

與重昌禁遏敗兵。本多正信、植村家政、松平正久、秋元泰朝

內藤掃部等護神祖麾下，堅陣不動。○德川記、慶元記、難

正吉據小丘，橫槍待敵。小幡景憲亦來于此。○據難波戰記

先是，景憲在城中為永井直勝巡諸軍，使還擊之。敵鋒甚銳，

反間，至是出城也。

稻垣重綱橫擊破之。親斬甲士獲級部曲獲三十級。堀伊賀

守難波戰記曰：後為大蒙譴，潛在松平忠明之陣，力戰獲二

級。部曲七級，竟釋其罪而褒賞之。神原康勝進至天王寺多



獲首級本多忠政數與敵戰破之獲二百八十級忠政第三

子忠義時十四歲後任能登守致仕判髮號鈍齊手斬大村彌一右衛門獲

級神祖褒之松平忠明獲六十級淺野長重力戰獲級慶元波戰記

波戰記一山戰半左衛門亦提首級金彌見之曰我所取首級也

何則我在第二軍近本其故來蚤半左衛門在前軍距本也

頗遠故來遲采女又褒其能讓定其功曰前軍第一半左衛

門後軍第一金彌又有類之者六日道明寺之戰松平政宗

之兵蒲生仁兵衛獲首級一少兵亦提首級來仁兵衛見之曰

我輩二也何則我騎彼步遲速不同步兵聞之曰步騎不足

論當以先列本屯者為第一政宗聞而嘉之曰馬上第一蒲

生仁兵衛步兵第一鈴木重好屬本多正信之隊為後拒進

汝也大賞二人之功鈴木重好傳○本書曰正信以聞因拜謁神祖大

關斬二級將軍命為上總介忠輝之臣明年忠輝有罪被謫

重好退為散人無幾舉神祖陣前有小壘命帳下士下馬屈

為水戶賴房卿之臣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木部嘉平稿

膝攢槍以待之然敵終不來此本多忠朝小笠原忠脩之兵

輿忠朝忠脩之尸而過神祖憫其忠烈遣使小笠原秀政之

營問其傷夷秀政氣息纔屬問從兵曰信濃如何對曰戰死

泣下數行抵暮遂瞑兼松彌左左衛門正直又四郎正吉第二子被重

創扶人而過神祖稱其能繩父祖之武也德川記慶元記波戰記松榮紀事

松平利光前軍隊將山崎間齊本多政重西鄉若狹守村井

飛驒篠原出羽津田和泉進攻岡山敵將大野治房擊破之

退走十餘町至稻荷前還戰敗城兵逐北至玉造口東門城

兵北村五助投火藥箱於門外放火箭利光之兵不堪焦燬

退而復進治房及大野道見內藤宮內少輔等銳兵直衝大

將軍之麾下我軍披靡大將軍執槍欲馳入敵陣安藤重信

扣馬諫之德川記冬夏事記○牛込系圖曰天王寺之戰前

四郎左衛門遠見市之丞武藤甚五兵衛石丸六兵衛六人

攻擊不取退及凱旋定麾下之士勇怯之狀六人證之附以

備考本多忠純加藤嘉明黑田長政馳至護麾下三枝半右衛

門進立旌旗敗兵又振事記大番書院番六隊之士及酒井

忠世酒井家次本多康俊遠藤慶隆本多康重等進戰敵將

大野治長毛利勝永及七隊長東西數萬騎相與接戰土井

利勝前鋒敗走利勝在大將軍前出禁敗兵督戰破敵斬九

十八級慶元記一本難波戰記並曰酒井忠世使其子阿波

兵於佐久間備前守安政父子本多正純使其子出羽守正

勝將兵以立花左近將監宗茂為副而忠世利勝正純皆在

烈祖成績 卷二十 浦野銀次郎刺

神祖大將軍之前興元政實宗茂皆當時名將故神祖以此

三人為副而指授方略下令忠世陣于利勝之後政實亦亞

于利勝興元進而陣于利勝之右安政父子不喜曰玄蕃頭

違令興元如不聞安政怒遣使麾下訴之利勝告忠世忠世

大駭馳謂興元曰令既下不得容私宜陣于大炊頭之後興

元口不然先陣一隊非必謂其前後在敵與地之形勢先陣

列左一隊列右非無其例唯以合戰前後定為先陣二陣大

炊頭之兵未戰則不許其兵一人出戰然則非違軍令請今

觀之將軍果敗安政父子禁之不用命悉敗走興元按兵不

動視機而進使忠行擊敵部兵皆有戰功興元亦揮槍獲級

時人稱之

○按浪花戰記以茶臼山天王寺口之戰係七日

岡山敵將以下至城陷係八日題曰二九政皆諸書所無蓋

杜撰也鳥居成次安藤直次牧野內匠頭信成永井尚政井

今不取

上正就藤田忠季成田左馬助等爭進力戰敗部作十郎勝

宣戰死兩軍戰酣我兵進則彼兵退彼兵進則我兵退進退

移時雌雄未決

松榮紀事

監使安藤正次傳命松平利光之宰本

一〇一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烈祖成績 卷之二十

多政重令進兵衆餒不能前敵兵六七千來鬪正次厲衆單

騎奮戰斬敵重創扶來行營白軍事而歸平野之營神祖屢

遣使勞問使歸療之難波戰記鶴峰文本多忠純日根野吉

明獲數級戰記水野忠清青山忠俊隊伍之士互爭勇忠清

先進部兵松平勝次山口小平次重克梁田平七郎梁田平

十郎山崎助二郎戰死家忠水野田宮守重東野總右衛門

橫田五郎三郎亦見猪右衛門天野佐左衛門雄得川口茂

右衛門宗重花房右馬助正榮三木十兵衛近綱本郷莊右

衛門勝吉堀田勘左衛門正利齊藤左原太利政善戰獲級

慶元記詳載從軍諸侯及麾下諸士有戰功者姓名今下一舉之觀者併考松平山城守忠國從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大綱鐵太郎刺

父信吉奮鬪獲甲首大將軍褒之鶴峰文集藤井松平莊九

郎忠一力戰超衆挺身據鞍大呼自名奮勇而死時年二十

六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忠一主殿頭家忠子忠利弟鶴峰

文集深溝本光寺碑曰忠一謂同僚及從者曰大敗心破

天下可復無兵革今不敵爾更期何時且家兄忠利雖請前

鋒官命不允我幸備麾下前隊可必死登以見父祖于地下

果如其言人皆憐惜之青山忠俊競進奮鬪部兵中根傳七

以爲自家世之餘烈

郎正成苦戰重創大久保四郎左衛門難波戰記作玄蕃允

采邑爲駿府城代九十餘歲卒按相模守忠鄰弟忠成爲玄蕃頭其孫忠兼亦稱四郎左衛門玄蕃頭以年壽推之蓋忠成也松榮紀事作四今村傳四郎正長松前隼人土方字右衛門勝直安藤傳十郎定智大久保牛之助長重久保源三郎忠知井戸左馬助良弘朝比奈彌一泰澄溝口半右衛

門重長城織部信茂等健鬪各有斬獲大島左大夫光盛別

所主水古田左近服部三十郎松倉藏人戰死難波戰記曰

門以下戰死十八人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野一色賴

母助義謂忠俊曰吾祖先戰歿于此吾亦繼之言畢赴陣而

死難波戰記按助義襲賴賴母久賴母慶長五年八月戰

死望縫堤蓋信長公攻本願寺教如于大阪城助義祖父

戰死于此三忠俊部曲凡獲三十級難波戰記曰忠俊近習

世同死也士島田總五郎獲首級伊勢田與四右衛門亦獲首級與總

五郎爭一級也安論與四右衛門曰總五郎年少提督來與

又其者著軍器及所獲首級著鑒警者不宜與彼爭功與四

右衛門曰取首何難不足相與又馳入敵陣果斬著鑒警者

提督而來也先是青山幸成蒙譴屏居潛在軍中斬敵使從

士提其首凡獲四級獻之麾下大將軍覽之褒其功而釋其

罪難波戰記松平定綱諭部兵以道路迂直亟至城門定綱

躬自奮擊有斬獲之功其弟定真亦力戰獲級部兵戸田藤

五郎重宗跡部民部少輔良保駒井右京親直駒井二郎左

衛門昌保皆有戰功高木正次率部兵力鬪渡邊六左衛門

金田總八郎正吉高木忠右衛門爲信等被創松榮紀事大岡忠

四郎忠行米倉小傳次義繼林藤四郎吉正間宮莊五郎正

秀筒井甚之助戰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高木正次子善二郎正成在

青山忠俊部下亦善戰被傷城兵頗乘勢競進兩軍雜糅阿部正次告衆曰我軍經長途面黑鎧甲汚弊城兵面白甲鮮以此爲驗擊之自揮槍殺敵三人敗兵遮道其子修理亮正

澄不得進飛馬高岸可一丈人馬相分正澄驍勇復騎陷陣

擊敵獲級部兵坪內及郎左衛門秀定獲級第一正次部曲

凡獲八十三級難波戰記酒井忠世三十級佐久間勝之十

級井上正就六級鳥居成次與野野村吉安戰喪十三騎獲

二十八級難波戰記安藤重信授其兵於長子勝藏重長伊勢守更右

進京在大將軍左右指揮士卒驅馳前後重長奮鬪獲級系圖

紀榮先是小幡景憲請入大阪城為間諜於松平定勝板倉

勝重二人許之遂入城密報城將之謀至是景憲出城在麾

下力戰小幡道牛事歷○據道牛事歷及當時記載景憲二

此諸部之士田中主殿川口長三郎八木勘十郎宗直稻垣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十七 竹口龍三郎刺

藤七郎重大土屋左門知貞彦阪平六郎安藤與八郎石谷

十藏貞清據驚峰文集石谷更行狀舊西鄉氏貞清祖政清

仕難髮更今氏父清定貞清其第三子也為左近將監致

號土入小栗平吉久玄中山助九郎荒品孫九郎本多正勝

屋代勝永久世廣宣間宮權左衛門等及監使中山照守山

田重利皆有斬獲之功紀榮成瀨藤藏之成獲二級成瀨系

隼人正正成第二子後尾張宰相義直前鋒稍却成瀨正成

渡邊守綱整陣厲衆反擊有功難波戰記初神祖使井伊直孝藤

堂高虎屯幕府左右以備緩急毛利勝永追擊本多忠朝敗

兵於天王寺前直進而來我軍少却大野治長放銃雨注兩

北敵將青木駿河守真野宗信迎擊破之高虎兵敗安藤彦

四郎重能戰死重能帶刀直次子○冬夏事記曰是日安藤

刀不顧死使殉子契之軍散大勝難波戰記直孝重白雉大呼衆皆

應聲騰赴我軍復振松榮紀事細川忠興兵衆皆在海上未

上陸僅率麾下之兵二百騎與堀田正高真野宗信野野

村吉安伊東長次戰破之細川家傳錄曰忠興與藤堂高虎

茶臼山馳下與高虎先鋒接戰高虎兵敗退松榮紀事與忠興

察機不動少焉進兵馳突東軍齊進奮戰移刻城兵遂敗潰

而不書敵將為誰按茶臼山之敵將真田信也其兵不至

七八萬而高虎兵敗實在此時難波戰記冬夏事記皆係于

敵將四人且詳載忠興關士姓名今從之俄秀賴遣使召還

大野治長速水守久於城中議軍事二人旗幟從之敵兵以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十六 江川八左衛門刺

為城中有變相顧驚擾我軍乘之進擊大破之難波戰記

長守久係上文治長與真田信仍定計下一本戰京極忠高

記又係此後出據松榮紀事係此為是今從之

京極高智石川忠總由平瀨森口進軍備前島松平乘壽陣

于森口松榮紀事冬夏事記曰搦手大將京極若狹守京

前有溝壑若狹守遣使主殿頭曰須前溝壑而陣主殿頭怒

曰今將攻敵鳥可避險而不進哉遣使再三強之京極叔姪

不聽主殿頭曰然則吾先超溝壑可使步卒放銃京極叔姪

出備前島原助主殿頭之兵上堤陣于京極叔姪之後中



敢進聞城南敵兵敗走前軍池田出羽伊木長門直進涉川

利隆率後軍薄城門斬敗兵六百五十餘級慶元東山大軍

爭進逼城秀賴庖人大隅與左衛門密通款於東軍及戰酣

縱火庖屋暴風歟起大厦峻宇一時灰燼煙燄蔽天波戰

原久俊自記並曰越前少將忠直破茶臼山之敵乘勢入城

本多飛彈守之兵小笠原忠兵衛縱火第一亂平論其功賜

采地一千石按久俊縱火外城而可城之火實與左衛門之

所爲也慶元記亦云郭內火起餘焰及殿閣但冬夏事記大

隅與左衛門作伴助初秀賴欲出天王寺口列旌旗至

今從大敗記松榮紀事櫻門大野治長以與真田信仍定約來止之曰請臣出察形

勢乃馳去秀賴據胡床待之治長歸報前軍戰敗信仍效死

真田大助亦來告信仍遺命衆皆失色秀賴曰一死素所期

烈祖成績卷二十也將出戰速水守久諫曰前軍崩潰填塞道路今雖出戰豈

可得志不如還守牙城力窮則死事未晚也秀賴從之德川

元記難波戰記諸將見城中火起爭進攻之縱火各所城兵不

能拒城遂陷郡良列津川左近擊秀賴旌旗及金瓢馬標於

千疊敷牀上曰臣等義當死於城外然公上旗幟不可爲敵

人所得故今還上之冬夏事記松榮紀事作良列一人按金

難波戰記良列謂速水守久曰去冬藤堂和泉守營於天王寺孤

軍無後繼吾欲詰且擊之而君輩無謀不用吾言雖言之無

益而至今爲憾也德川記慶元脫甲置其保侶於牀上曰奉

以報積年之深恩遂自殺其子兵藏亦自殺德川記慶元紀事兵藏之死據冬夏事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

並曰主馬將自殺使家士介錯遺言曰當以此短刀於黑田

甲斐守勝波花戰記良列欲得此刀巧求時人稱良列之我

長政長政雖與之而頗有惜色故今還之

烈比之安東聖秀云東照宮遺訓真野宗信中島氏種成田兵藏

相踵自殺堀田正高野野村吉安戰城南欲入城門而火熾

不得入並坐牙城石壁而自殺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

村伊豫守自殺于二九橋上堀田圖書歸家殺妻子欲入牙

城出玄關加賀之兵亂入圖書與堀田平右衛門接槍鬪于

式臺互傷而仆平右衛門起持圖書與堀田名書重創使逃斷首

平右衛門亦數日而死以在速水不相關故及之又

說也又曰伊藤丹後守戒秀賴歸家放鳥鎗諸書所載

併附大野治房仙石宗也逸去冬夏事記秀賴與大虞院登殿守

備考烈祖成績卷二十將自裁速水守久遽止之曰勝敗兵家之常請少待之秀賴

從之移自月見樓登東櫓德川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並云

後軍制勝此兵之常也按此時前後道明寺之戰渡邊尚重

軍皆崩潰豈有此理今從松榮紀事創行步不便提二子來于千疊敷自殺其母正榮亦自殺德川

記慶元記難波戰記冬夏事記大野治長欲救急難徙秀賴及大虞院於山

莊土庫速水守久毛利勝永從之火勢益猛城郭焦土數萬

軍士或鬪死或自殺或逃走或焚溺水火而死我軍所獲凡

一萬四千五百三十餘級慶元記作一萬四千餘級元寬日

事記一萬三千餘級大坂首帳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級今

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伊東右馬允永田善左

松榮是日刑部卿局扶秀賴夫人城兵堀内主水導之出在

城東隍上阪崎孝親得之護送茶白山行營野治長使夫

人請秀賴母子之命故出神祖召本多忠政弔其弟忠朝戰

死而悼惜之使忠政與忠朝從兵五人感書紀事五人姓名

在上遣使小笠原忠政之營問其重創褒父兄之戰死戰記

松榮島正勝冬夏事記作備後守忠清淺野長晟松平至

將軍將其兵抵暮馳至城既陷至行營賀大捷冬夏事記八日大

將軍間秀賴首序使安藤重信調察其狀并伊直孝本多正

純阿部正次圍守土庫冬夏事記直孝正純正次三人作近

波戰紀事大野治長速水守久請重信曰諸士皆當自殺願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十一

江川八左衛門刺

全右府母子之命神祖使加賀瓜忠澄豐島刑部諭治長勿

使秀賴母子死錄送所從庫中兵士姓名命片桐且元從櫓

上名二位局諭大虞院難波戰紀又使直孝諭秀賴曰爭戰

既罷無復可言太閤以來舊好難忘將給郡邑以為湯沐之

資宜出來此守久傳命冬夏事記○本書曰速水甲斐守語

日以父命入城欲與右府共死衆曉譬之真田新進客將而

非舊臣不必與右府同存亡舊臣蒙恩者亦多還大子宜出

城大助不聽曰與右府同死先人所命必不肯出庫中紛擾

不欲與衆離處乃出庭上席縶而坐自昨午時至今不食決

志必死既而治長守久報曰右府母子當奉鈞命然難徒步請

輿而迎之往復間直孝重信正次相謀曰事既如此秀賴生

放火庫中秀賴自殺毛利勝永介錯時年二十三太虞院使

人殺己德川記難波戰記並曰秋野道喜殺定殿慶元記曰

時年三十九年譜附尾曰秀賴法號嵩陽院難波戰記浪

花戰記並曰庫中屍骸皆焚秀賴之屍不可辨別秀賴常所

帶名刀治工古光所造長一尺九寸五分本阿彌又三郎見得

名刀亦有大將軍按太平記足利尊氏大野治長其子治德○按

十二月治德出為質其後諸書無速水守久其子出來麻呂

駿府記曰毛利勝永其弟勘解由德川記冬夏事記作子長

亦作長門守真田大助津川左近秋野道喜氏家內膳行廣

今從駿府記長以作長次郎佐久間系圖七月天王寺之戰

五年堀對馬守伊藤武藏守成田左吉森島長以竹田榮應

佐久間大膳亮勝之擊竹田榮應獲其首今並從下諸書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十一

竹口龍三郎刺

加藤彌平大夫高橋半三郎高橋十三郎駿府記曰半三郎

三土肥勝五郎寺尾藤右衛門片岡十右衛門埴原八藏埴

原三十郎小室茂兵衛中高將監駿府記曰淺中高半三郎

等二十餘人殉死德川記載別所孫右衛門總二十六人而注

出城不在殉死之數慶元記亦云二十八人而所書止二十

二人家忠日記大阪記亦云二十二人冬夏事記二十五人駿

府記二十餘人今從之松大藏卿右京大夫宮内卿和期

榮紀事作二十餘人今從之駿府記曰和期局伊勢國司親族玉

局饗庭局玉局亦同死駿府記曰和期局伊勢國司親族玉

為木村重成母誤重成母右京大夫而秀賴之乳母也冬夏

事記載睦局為七人今從德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伊勢

系圖曰伊勢伊勢守貞能之女阿古局為從殿大上鶴甚被

使出城

冬夏事記曰初定殿與秀賴自月見樓遷于土庫名大野修理亮以京極備前守渡邊長左衛門為使遣千行營人不知其故而云源右衛門二位局被召來于行孫右衛門亦為使也蓋再遣使也

營青木一重

幽于京師故皆得不死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二難波戰記載村越道半說曰伊東丹後守青木八郎少輔二入使阪會伊賀守幽之故今夏之戰二人不在城中按是春青木一重一人使于駿府見上

大將軍

謁見行營謝曰去年今年大人親將故得大捷神祖諭曰自今宜為篤精施政

三年間

免天下諸大名修繕江戶城徭役創業神祖入櫻門

俟秀賴至

并伊直孝本多正純來告自殺之狀神祖頃聞之

難波

是日神祖還二條城冬夏事記曰神祖潛發茶臼山唯出京橋命曰大戰之後必有大雨須趣駕時天晴者皆怪之至森口天陰至平瀨大雨如注夜二更到二條城內曉敵

烈祖成績

卷二十

門伊賀守大驚

九日大將軍發岡山還伏見城家忠日記德川記難波戰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從而歸創業記

事記曰

初大阪城陷茶臼山下有敵四五百人神祖欲令兩卿擊之遣使召之既而敵引去後于事機兩卿至行營賴宣卿時正上四神波言于神祖曰今日之戰不使記在前鋒故不得戰此終身之憾也松平右衛門大夫在側曰公子年少不知此後幾益戰場勿以為憾賴宣卿作色叱曰賴宣可再有十四歲之時乎神祖聞之曰即此一言與今日之戰之功

等時人

大將軍使阿部正次守天王寺口青山忠俊玉造口

水野忠晴

青屋口高木正次京橋口各率隊下十警衛口家忠

曰使水野忠晴

青山忠俊內藤若狹守松平定綱守又使正櫻門極樂橋合從難波戰記浪花戰記松榮紀事

次忠俊及安藤重信

監城墟金銀是日從軍諸將至二

條及伏見城

賀千戈既戰四海寧謐難波戰記松榮紀事今西國中國

之兵士

中大阪城墟限一百日以備灑掃焦土書無日今據諸將來賀十日淺野長晟松平至鎮生駒一正松平忠雄至

二條城

謁見神祖褒長成信達之功許其臣上田重安龜田

高綱

多胡助左衛門安井喜內岸九兵衛等謁見而勞其戰功至伏見謁大將軍亦如此

庵使者

長阪三郎左衛門禽長曾我部盛親及其臣中內總右衛門於八幡村里獻之賜黃金一百兩於三郎左衛門

創業記

家忠日記元寬日錄冬夏事記浪花戰記曰七日秀賴使盛親守京極只是日城兵戰敗老弱終夜逃亡盛親亦走出城欲歸土佐道路擁塞不能達匿於八幡村里蘆葦叢中有人告之伏見松平隱岐守設計捕之右衛門太郎走至良岑被捕與此異冬夏事記曰右衛門太郎總右衛門同

烈祖成績

卷二十

盛親被捕

蓋是日遣高力忠房於大和搜捕大阪餘黨大和終言之也

諸將桑原貞晴

別所孫二郎松倉重正副之高木正次山田重利為監使

紀事

十二月二日京極忠高捕秀賴女子獻之時七歲浪花戰記曰使為松崎上人之弟子為練行尼十四日大和諸將上城兵逃走者首六百餘級

奉行水原石見守匿二條街市藤堂島虎遣兵捕之石見守逆關殺三人而死

駿府記松平十五日戮長曾我部盛親梟其首於三條河原

難波戰記浪花戰記係二十日今從駿府盛親子右衛門太郎亦被誅但不系首

總右衛門知名之士故松平至鎮因請神祖以為己臣

大阪黨與七十二人首於栗田口東寺側

駿府記是日松倉重



正之兵捕新宮重朝於和州五條重朝多力破械毀復輿折其手足貫竹筒於手指獻之京師難波戰記作紀州人捕

浪花淺野長晟以其數誘土寇擾亂封疆請得而磔之其弟

堀內主水良訴請命主水導刑部卿局扶秀賴夫人出之城

外以故宥重朝之死而放之召主水仕麾下一本德川記抄

記浪花先是山川賢信北川宣勝匿八幡龍本坊家使秋元

泰朝索之二人聞泰朝至出走泰朝逮龍本坊而歸十七日

賢信來本能寺宣勝來知恩院請就死以赦龍本坊二寺告

之神祖義而不問幽二人于二寺難波戰記十九日監使安藤正

次病創死難波戰記鶴峰文二十日小林田兵衛元次野間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五

伊藤祐太郎刻

金三郎捕大野道見獻之德川記慶元記難波戰記浪花戰

即左衛門捕道見賜黃金一百兩於三郎左衛門浪花戰

事實頗詳而慶元記載一說曰三郎左衛門所捕非道見而

長曾我部敏親也今從慶元記一說年譜附二十一日京師

尾松榮紀事但元寬日錄係六月六日誤

人捕秀賴子國松麻呂於伏見獻之創業記駿府記家忠日

戰記松榮紀事○冬夏事記曰國松麻呂名秀勝元寬日錄

曰秀賴妾成田五兵衛助近之女生國松麻呂關東之聞使常

高院養之及兵入城中城陷乳母抱之出走投一商人家

商人無妻子以乳母為妻國松為子絕不知其為秀賴之子

有人告之京尹板倉伊賀守遂捕之浪花戰記曰大野主馬

首護國松麻呂獨來伏見所捕二說未知孰是難波戰記曰

而去國松麻呂獨來伏見所捕二說未知孰是難波戰記曰

諸書不書大野治房所終岡山之戰或戰死或逃亡未詳今

按浪花戰記之二十三曰殺之三條河原時八歲其傳田中

說疑得其實

六左衛門同死浪花戰記作六歲今從上諸書浪花二十七

日館林城主柙原遠江守康勝卒年三十六駿府記係是月

榮紀事難波戰記是日神祖使高力忠房殺增

田長盛庚午之亂長盛與其子宗重幽于武州巖築宗重入

大阪城戰死平野故殺之關原記大全本書舉一說曰神祖

子被太閤之思想當欲與秀賴共患難須任子意人太閤城

長盛謝曰內府仁君故有此命如他將則決所不能也然我

今老憊不堪任事安得指麾新附之兵哉無益於事反傷太

閤之明願終命于此神祖聞之曰亦任汝意及城陷謂左近

曰老臣無復所期唯有一死可以報國耳竟自殺按神祖縱

宗重入城見上文不必以其故殺長盛疑一說得其實也

二十八日大將軍召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賜金錘銀師各二

賞其軍功紀事是日駿府言片桐東市正且元卒年六十駿

記松榮紀事據德川記慶元記且元七日戰于岡山是月中

八日奉命召二位局蓋與疾從軍歸駿府而死也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六

江川八左衛門刻

國西國四國諸將帥兵趨大阪塗聞城陷還兵各國入京師

賀之慶元六月朔江戶地大震二日後藤光次從安藤重信

齋大阪城墟所沒金銀入京師黃金二萬八千六十枚白金

二萬四千枚五日島津家久謁見京師獻白金五百枚綾子

五十卷駿府細川興秋在大阪城數與我兵鬪神祖以忠興

功大欲減死罪一等忠興不奉命六日使興秋自殺細川家

八日使松平忠明守大阪城增封五萬石通前食十萬石駿

記松榮紀事忠明勢州府大阪敗亡之餘田野曠廢民戶凋弊

龜山城上舊村五石大阪敗亡之餘田野曠廢民戶凋弊

忠明蠲焦土瘞枯骨平郊壘正經界居數年農商安堵如故

松平忠明行狀十一日正古田織部正重然之罪賜自盡于伏見元

寬

日錄源五月十三日今從駿府記松榮紀事十四日命酒井忠世土井利勝貽書  
幾旬諸將搜索大阪黨與妻孥家忠日記十五日神祖入朝  
年譜創事家忠獻白金一千兩綿二百屯於後水尾天皇  
日錄松榮紀事御不知為誰贈白金二百兩綿三十屯於長橋句二十日大  
將軍來二條城謁神祖駿府記松榮紀事先是大野道見燒界津神  
祠佛宇多罹兵燹界津市人請遵平重衡燒南都之例得而  
甘心元覽日錄大政記按道見去年十月月二十七日  
日磔道見於界津政所長谷川藤廣監之元覽日錄係五日  
五日日同長曾我部威親泉首今大野治氏治長之弟而治  
從駿府記難波戰記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壬子

竹口龍三郎刺

房道見之兄也為神祖之近習及城陷自殺于京師使人揚  
言暴死時人善之難波戰記本書不日今二十八日大將軍  
來二條城召松平忠雄賜其兄忠繼舊封備前國食三十一  
萬五千石家忠日記從駿府記松榮紀事忠雄舊封淡路須  
本六萬播磨赤穂郡於其弟嚴松麻呂佐用郡於其弟古七  
郎家忠日記寬永承圖據諸士傳略嚴松麻呂繼政第五子  
郎後稱右京大夫名政綱時七歲古七郎輝政第六子後稱  
右近大夫名閏月三日飛驒高山城主金森出雲守可重卒  
輝興時五歲閏月三日飛驒高山城主金森出雲守可重卒  
子長門守重賴嗣駿府記寬永承圖據諸士傳略嚴松麻呂繼政第五子  
軍賜淡路國於松平至鎮以賞去年軍功家忠日記係七月  
記松榮以本多忠朝舊封上總大多喜六萬石賜本多甲斐

守政朝十日本多忠政率長子忠刻次子政朝謁神祖謝新  
封政朝駿府記松榮紀事十六日神祖以武家典故之書授大將軍  
年譜創事家忠十七日神祖召麾下諸士宴詰岡山  
元覽日錄松榮紀事之戰奔敗之狀正其勇怯駿府記難  
波戰記若江之戰藤田忠孝制  
小笠原秀政不使擊木村主計頭神祖責其失機放之難波  
冬夏事記一書不日今大將軍定麾下之士戰功等差勇怯  
以其事相連置于此  
情實群士多以阿部正次為證正次戰功神祖大將軍所親  
見故從其言難波戰記本書不日亦以相類置于此本書  
喜城通前食三萬石按大多喜城所賜本多政朝見上文故今關疑不盡十八日增封井伊直孝  
采邑五萬石以賞冬夏戰功通前食二十萬石家忠日記係  
十二月十一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壬子

宮田龜太郎刺

且蓋據賜感書之日也今從駿府記松榮紀事十九日松平利光松平政宗並拜參  
議井伊直孝為侍從淺野長晟藤堂高虎叙從四位下利光  
之臣本多政重橫山長知叙從五位下政重任安房守長知  
任山城守駿府記家忠日增封藤堂高虎勢州采邑五萬石  
通前食二十七萬石家忠日記係十二  
名刀以賞夏戰功家忠日記高虎  
行狀松榮紀事二十一日大將軍入朝  
獻白金一萬兩於天皇白金三千兩綿五百屯於上皇白金  
一千兩綿三百屯於女御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越  
前宰相忠直大崎宰相政宗井伊侍從直孝藤堂高虎從駕  
吉良侍從義彌持劍松榮紀事義彌今訂之酒井家次酒井忠世土

井利勝。安藤重信。本多正勝。本多忠純。青山忠俊。內藤清次。水野忠元。井上正就。酒井宮內大輔。忠勝。神尾守世。青山幸成。松平忠明。本多忠政。戶田氏鐵。扈從是日還伏見城。平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二日。神祖獻本朝文粹於禁廷。二十六日。

獲仙石宗也。子於伯耆戮之。梟其首。時十一歲。駿府記。二十七日。

日。大將軍入二條城。謁神祖。召伶人觀舞樂。萬歲樂。延喜樂。平樂。拍鈴。散手。古德樂。拔頭。還城樂。長慶子。二十九日。狗行火賊。森宗喜於市磔。

之。駿府記。七月朔。饗公卿列侯於二條城。作申樂。平譜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與大將軍議定武家法令十三條。以准貞永建武

之式目。七日。會列侯於伏見城。使本多正紬諭告之。其一。文

###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二十九

濤澤養吉刺

武弓馬之道。可專講習。目曰。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弓馬武家要樞也。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亂。何不勵修鍊乎。其二。禁群飲佚遊。目曰。令條所載嚴制。殊重耽好色業。博奕。是亡國之基也。其三。不可匿犯法度。輩於國中。目曰。法者禮節之本也。以法壓理。不以理壓法。背法之輩。其罪不輕。其四。諸國大名小名。及諸給人之士卒。有告謀逆及殺人者。可速逐之。目曰。挾野心者。爲覆國家之利器。絕人民之劔鋌。豈可允容乎。其五。自今以後。國人之外。不可雜置他國之人。目曰。凡諸國其風各異。或以已國之密事告他國。或以他國之密事告已國。皆佞媚之萌芽也。其六。諸國修

繕城郭。必須上言。況新爲營構。嚴禁之。目曰。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峻壘浚隍。亂之本也。其七。有鄰國企新義。結徒黨者。可速上言。目曰。人皆有黨。而違者少。故或不順。君父或不容於鄉里。可不守舊制而安企新義乎。其八。不可私締婚姻。目曰。婚者陰陽和同之道。不可輕易。睽曰。匪寇婚媾。志將通。冠則失時。桃夭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繆民也。以婚成黨。姦謀之本也。其九。諸大名參勤之法。目曰。續日本紀制曰。不預公事。不得集已族。京裏二十騎以上。不得集行。然則不可引率多衆。百萬石以下。二十萬石以上。不可過二十騎。十萬石以下。可應其封祿。但供公役。可各隨其分。其十。衣裳之品。不

###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十

木邨嘉平括

可混雜。目曰。君臣上下。可爲各別。白綾白小袖。紫袷紫裏。練無紋小袖。無免許輩。不可濫著。近世陪從諸卒服飾。僭用綾羅錦繡。甚非古制焉。其十一。雜人不可恣乘輿。目曰。古來應其人。無免許而乘輿之家有之。免許以後。乘輿之家有之。至近世。陪從諸卒亦乘輿。泛濫之甚也。自今以後。國主大名以下。一門貴族。須不及免許乘之。其餘親昵近臣。及醫陰兩道。或六十以上之人。或病人等。須免許以後。得乘陪臣從卒。恣乘者。罪其主人。但公家門跡及諸出世者。非制限。其十二。諸國士人。專用儉約。目曰。富者益侈。貧者恥不及俗之凋弊。莫甚於斯。宜嚴禁之。其十三。國主宜選用政務之器。目曰。凡治



國之道在得人明察功過賞罰必當國有善人則其國彌殷國無善人則其國必亡此前哲之明戒也駿府記家忠日

日戶田七佐守高次卒于京師家忠十三日朝廷改元元和

十七日神祖與關白昭實商議定元族法制昭實一條關白晴良公子

將軍來二條城會傳奏及公卿諭告法制十七條其一天子

藝習學問爲第一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致太平者未之有也

貞觀政要既有明文寬平遺誡口雖不研究經史亦可誦習

群書治要禁祕鈔曰和歌自光孝天皇未絕雖綺語而我國

俗習也不可棄捐則宜專學之其二親王班三公之下則則

右大臣不比等班舍人親王之上舍人親王仲野親王贈太

烈祖成績卷二十 塚田爲儀刻

政大臣穗積親王准右大臣皆一品親王以後所贈大臣然

則爲三公之下斷無可疑前官大臣三公宜班親王之下在

官之時爲親王之上辭表之後可班次座其次諸親王但儲

君不在此限前官大臣再居關白職則可以攝家位次定班

其三清華大臣辭表之後可班諸親王之次其四雖爲攝家

而非其器者不得任三公攝關況其除乎其入應器之人雖

年老而不得上三公攝關之辭表但雖有辭表可再任之其

六養子者蟬聯陸續可用同姓婦家外戚承家督古今絕無

其例其七武家官位可爲公家見任之外其八改元可用漢

土年號吉者選定至他日習禮既熟則可遵本朝之前規其

九天子禮服大袖小袖裳御紋十二象諸臣禮服各異御袍麴塵青

色帛生氣御袍或御引直衣御小直衣等事仙洞御袍赤色

橡或甘御衣大臣袍橡異文小直衣公卿著禁色雜袍雖殿

上人大臣息或孫聽著禁色雜袍貫首五位藏人六位藏人

著禁色至極臈著麴塵袍是申下御服之義也晴時雖下臈

著之袍色四位以上橡五位緋地下赤衣六位深綠七位淺

綠八位深縹初位淺縹袍之紋馬銜唐草輪無家家以舊例

著之任槐以後異文也直衣公卿禁色直衣直衣始或拜領

家家任前規著之殿上人直衣羽林家之外不著之雖殿上

人大臣息或孫聽著禁色直衣布衣直垂隨所著用也小袖

烈祖成績卷二十 竹口龍三郎刻

公卿衣冠之時著綾殿上人不著綾練貫羽林家至三十六

歲著之此外不著之紅梅至十六歲三月諸家著之此外平

絹也冠未滿十六透額帷子公卿自端午殿上人自四月酉

日賀茂祭著之此通禮也其十諸家昇進次第家家可守舊

例申達但學問有職歌道可專學之其餘積奉公之勞者雖

爲超越應蒙推任推叙下道眞備雖爲從八位下以有才藝

之譽拜任右大臣最爲眉目螢雪之功其可忽諸其十一關

白傳奏及奉行職事等所命堂上地下輩有違之者宜處流

刑其十二定罪輕重宜據名例律其十三攝家門跡宜班親

王門跡之上而前官大臣必班其下以此准之但門跡非隸

夢者不可有親王宣下門室之崇庠可視其人歷考前規法  
中親王希有之事也近年猥多甚無謂也攝家門跡親王門  
跡之外之門跡可爲准門跡其十四僧正大正門跡院家可  
守前例至凡民則器用卓拔者雖間任之可爲准僧正但國  
王大臣之師範不在此限其十五門跡者僧都大正法印任  
叙院家者僧都大正律師法印法眼可導前例任叙但如凡  
民本寺推舉之後可選其器以汲引之其十六紫衣之寺住  
持職前蹤布有近年猥勅許之且亂鵬次且汚官寺甚不可  
也向後選其器局戒鵬相積有智德之譽者方可汲引使之  
入院其十七上人號者本寺選碩學輩差別正權而薦舉之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十三

宮田清吉刻

則可降勅許但其人佛法修行及二十年則可爲正年序未  
滿則可爲權有濫競望者可處流刑家忠日記十九日大將  
軍發伏見城還江戶年譜創業記駿府記二十三日至名護  
屋城義直饗之賜貞守刀新藤五短刀義直獻則重刀行光  
短刀松榮紀事是日神祖以大和宇陀郡上野山田郡之地封織  
田常貞時人稱其仁厚駿府記松榮紀事賜大和郡山城於水野勝  
成食六萬石家忠日記二十四日下五山十利妙心寺大德寺真  
言宗諸寺高野山曹洞宗永平寺總持寺淨土宗及西山派  
法式駿府記家忠日記二十九日戮明石守重之黨岡越前守  
及其子平內於妙顯寺梟其首晦故豐臣秀賴夫人還江戶

阿茶局及侍女數百人從輿是日戮萩野道喜子三人於妙  
顯寺駿府記關原記大全妙顯寺作妙覺寺曰道喜子  
披判爲僧正長子左近第二子內記第四子八子皆自殺第三子某  
乞命神祖赦之後住持京師愛宕山康樂寺八月四日神祖  
發二條城還駿府是日大將軍入江戶城五日神祖至水口  
遇雨留三日十日至名護屋留十日增封美濃米邑三萬石  
於義直二十三日入駿府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  
十四日大將軍以酒井忠利爲使賀神祖凱旋神祖賜十五  
夜茶壺於忠利家忠日記二十五日戮大野治長之任子  
彌十郎於江戶海禪寺難波戰記曰誅大野修理亮二子信  
據諸書治德殉死秀賴見上文元先是越後少將忠輝將兵  
寬日錄書彌十郎一人今從之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十四

龍澤鐵五郎刻

趨大阪擅殺麾下士長阪某伊丹某於森山驛難波戰記元  
忠輝過森山驛有騎士僅僕僅四五人前驅叱之使下馬騎  
士咄曰我無二君竟不下前驅怒欲捷之騎士畏多衆走入  
驛舍避之及忠輝駕過突出揮刀擬忠輝從兵平井三郎兵  
衛安西右馬允擊殺之不知主名及大將軍凱旋過田中驛  
長阪血鏖九郎跪于馬前訴越後少將溫殺臣弟大將軍聞  
之始知其冤還江府召忠輝家老詰問之皆伏其罪駿府記  
曰八月五日神祖至水口驛始聞其事召江州代管小野總  
左衛門觀音寺等問之皆曰長阪某伊丹某中路爲越後少  
將所殺按戰記曰錄二書不載伊丹某但云大坂之役忠輝  
殺血鏖九郎之弟今從駿府記松榮紀事  
逗遛不會戰期故神祖怒九月十日遣松平忠左衛門於越  
後責其二罪絕之駿府記德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神祖發駿府  
放鷹關東十月四日至小田原大將軍遣安藤重信近藤季  
用於莒根迎駕九日至神奈川大將軍來謁十日神祖至江

戶入西城十五日大將軍饗神祖於大城二十一日放鷹戶田二十五日至河越晦至忍十一月九日至巖築移于越谷

葛西每日放鷹十六日至千葉十七日至東金創業記駿府

松榮事十九日大將軍遣大田資宗於東金起居神祖忠是月大

將軍論大阪戰功賜采邑於麾下諸士家忠初秀賴起兵大

虞院及大野治長屢遺書細川忠興招之忠興不從治長等

聞忠興嫁女於烏丸光賢權大納言喜謂此女忠興所鍾愛

也奪之為質則彼必來矣植島昭光與忠興有舊密告此謀

於忠興故延及是月嫁之既而忠興赴江戶先至駿州謁見

烈祖成績卷二十

神祖賞大阪之功賜信國短刀謂之曰卿之稱羽柴氏也太

閻無故賜之宜復細川氏忠興拜命之辱細川家十二月四

日神祖發江戶十四日至三島擇泉頭勝地明年春將築別

館以為退隱之地十六日還駿府城二十九日下令明年元

日諸士著烏帽素袍賀正駿府記是月以故松平出羽守

忠政子五郎左衛門忠次為神原康勝之嗣從自橫須賀賜

館林城食十萬石忠政出後于外祖大須賀康高康勝卒無

子故復本宗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鷲峰文集神原忠次碑忠

至是大須賀氏絕是冬神祖以第三女嫁淺野長成元寬

保二年正月十一日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榮長

初適浦生秀行生二子忠卿忠知秀行卒再醮長

守光異三年八是歲賜攝州高槻城于內藤信昌家忠日記

安藤重長叙從五位下為伊勢守後更右京進松榮紀事

重賜上野板鼻采邑二千石安藤池田長幸叙從五位下為

備中守家忠日記

二年丙辰正月朔大將軍遣使駿府賀正創業記是日松

平忠次叙從五位下為式部大輔家忠日記書松平五郎左

襲祖父康政之舊稱然猶不改十九日松平忠雄為侍從藤

堂忠次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二十一日神祖放鷹田中城外夜

入田中城體忽不念遺落合小平次於江府告之相去四十

餘里小平次僅十二時而至大將軍大驚賞小平次行疾賜

烈祖成績卷二十

黃金衣服二十四日神祖病間還駿府家忠日記二十五日

封松平忠昌於信州松代以賞大阪戰功食十二萬石元寬

源流綜貫但元寬日錄松代作松本今據諸國城主記訂之

二月朔大將軍如駿府二日

謁見創業記家忠日記神祖喜其來亟謂大將軍曰余暮齡既

邁七旬罹此重疴自揣不能再會而大樹星夜馳至喜何加

旃大將軍不勝悲喜揮淚而退日夜憂懼不遑食頃請進

醫藥神祖曰今吾受病既篤雖扁鵲無所施術竟不使治療

往年神祖上表辭右大臣不欲進官階詔旨為太政大臣固

辭至是詔旨再降松榮三月十七日敕使廣橋大納言藤原

兼勝三條大納言藤原實條傳旨拜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受



綸命於駿府城。二十九日。饗救使于府城。年譜創業記家忠

大將軍在上壇東面坐。尾張宰相義直。遠江宰相賴宣。水戶

少將賴房。北面陪侍。侍從細川忠利。井伊直孝。行酒諸大夫

供饌。設申樂饗之禮。節嚴重。厚贐。勅使贈遺有司。有差。松榮

是日。神祖力疾。整衣冠。受列侯之賀。松榮紀事作二十日。今從創業記。神祖

累月沈綿。四月。益困篤。乃召諸州侯伯。諭曰。老病危。假命在

旦夕。然大樹既執海內之政柄。故不以後事為憂。若大樹政

令有不可。則宜諸將自執政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

天下也。余何抱恨於泉壤耶。今宜各歸本藩。待大樹之命。而

來。因頒賜遺留物。使還本州。又謂大將軍曰。凡天下之政。毫

釐勿作邪曲。余鼎告侯伯曰。大樹政有不可。則宜自取之。可

不慎哉。若有海內侯伯。方命不來者。雖親戚世臣。可速發兵

誅戮。兩宰相少將尚幼。宜念我友愛之。大將軍歔歔嗚咽。而

出。又召義直。賴宣。賴房。謂曰。汝曹善事大樹。或執賤役。或給

侍左右。唯命是從。勿敢有違。三公子亦飲泣而出。松榮紀事先是

神祖召越後少將忠輝。所生某氏。名阿茶。面諭曰。少將天資雄

健。其功必冠諸將。不意大阪之役。遷延不進。終不見敵之旌

旗。以吾父子之親。其心叵測。矧於將軍兄弟之間哉。且擅殺

長阪血鎧之弟。不告其故。將軍震怒。罪在不赦。故各絕之。因

泣下。某氏無言而退。作書報之。越後忠輝大駭。出高田城。趨

駿府。就執政謝之。神祖不許入城中。寓臨濟寺。以取進止。終

不許見。元寬日錄。武家盛衰記。據源流。寶曆七月十日。大將軍

年譜創業記家忠不許見。伊勢朝熊四年四月。從飛騨歸山。後遷信濃

康公。薨于駿府城。春秋七十五歲。年譜創業記家忠大將軍

及三公子。下至群臣。哀慟殊甚。殯于久能山。本多正純。松平

正久。板倉重昌。秋元泰朝。宦從靈柩。擇地而葬。大將軍使土

井利勝代攝之。義直傳成瀨正成。賴宣傳安藤直次。賴房傳

中山信吉。亦宦從皆以遺命也。其餘不得入山中。二十五日。

大將軍詣久能山。家忠日記頻年神祖歸台。教受法於僧正

天海。且喜山王神道。與天海約百歲之後。當稱大權現。故天

海掌庶事。建神廟於久能山。神原照久。康政之姪。而與修神

事。常侍左右。神祖豫命。照久掌久能祭典。既而大將軍還江

戶城。義直賴宣各就本藩。賴房還駿府城。松榮紀事。本書

源流。綜貫。威公以蘆澤伊賀守信重為水戶城代。三年三

四月。發駿府至江戶。五年始就藩。此時未嘗就藩。故訂之。

年二月二十一日。勅賜號東照大權現。松榮紀事。係四月十

日。按十四日宣命。使傳宣之日也。在下文。今

遺命。改葬靈柩於下野日光山。十五日發引。大僧正天海躬

執鍤。以起土。蓋擬改葬大織冠之儀也。宦從諸臣。一如葬

久能山之日。天海及神原照久從之。二十九日。靈柩至下野

鹿沼。留數日。四月四日。至日光山。八日。藏靈柩於廟塔十四

日移神靈於假殿阿野宰相藤原實顯侍從季時為宣命使。

十六日移於正殿中御門宰相藤原宣衡宣衡大納言為宣命

使清閑寺宰相藤原共房右大納言為奉幣使。家忠日記

是日大將軍詣日光山十七日祭禮梶井二品親王尊

純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尊親按諸門跡後伏見帝皇子

貞敦親王孫靖庵子尊純松榮紀事外無稱尊親近代帝系伏見

此時為梶井門主今據此訂之。大僧正天海修之卿相以

下助祭陪侍大將軍自是定為大社載在祀典每歲修祭正

保二年十一月三日賜宮號曰東照宮十七日勅使今出川

前大納言經季權中納言傳宣創業記家忠日神祖其仁如

天其智如神武能戡亂文能致治紀事知人善使從諫如流

烈祖成績

卷二十

三九

木部嘉平稿

簡拔才能篤守信義推獎樸實虛偽不齒務崇寬大能容人

過然立法貴嚴有犯軍令者毫無所赦措置事務必為長久

之計其在岡崎城洪水漂矢矧橋亟使造之將佐諫曰此橋

極大經費不啻當時群雄窺間爭戰不弭城下大河最為要

害宜乘其壞廢橋為渡神祖不聽曰矢矧橋自古傳稱其名

聞于天下今廢之用舟楫使行旅艱辛殆非太守之所安宜

不計經費不日架之恃險為要害存乎其人吾所不為也竟

修造之嚴淵為政務存大體不喜新法嘗諭大將軍親臣井

上正就曰我家政事專奉祖考之遺範與二公之遺老耆宿

熟謀審議而所定也其要一以仁恕為本獎忠信而斥姦軌

與眾同好惡下無怨讟若有新進輩術才矜能侮慢古法有

所更革則邦之蠹也汝須白將軍亟黜此輩凡明君良將取

善于人昔源賴朝討奧州泰衡而平之書牌榜郡縣曰政事

一遵秀衡之軌轍老釋悅服奧州立治其牌至今猶存未有

賴朝印章吾嘗見之為國者須體此意往年關白秀吉薨管

內八州之百姓工商及僧徒山伏適在京師者登時奔起伏

見第以慮有變此豈一旦驅逐而所得哉亦平日以恩撫眾

之效也蓋主將之法在備不虞吾為岡崎一城之主則常備

鄰境之城堡為參河一國之主則備鄰國之諸將為關東八

州之主則以東海東山諸道之安危為心及東天下政柄則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四十

木部嘉平稿

以四海昇平為心審聞異邦之治亂未敢一日寧處安不忘

危治不忘亂此為政之要道也東照宮初神祖有關東八州

其實六州說見城郭未定將士皆謂當以相州小田原為居

城或謂當築城鎌倉及神祖與關白秀吉議以江戶為居城

將士大驚江戶城往年大田道灌所築當北條氏時遠山直

景居之皆陪臣所守而非牧守之居城池狹小樓櫓矮瑣東

方平行蘆葦叢生絕無可以割與第宅街市連互十町之地

西南平蕪曠野接武藏野渺無涯際故人皆謂非八州太守

之所莫居也神祖新命修築務使麾下薄俸之士便于治地

先給西北大番町之地鑿岡阜填崖谷帶高增下因其地勢

故功力甚省。次芟刈蘆葦鑿溝渠疏淤塞。用其土築成街市之地。通潮汐利漕運。爲隄防以禦水患。次給牧伯第宅之地。皆井井有次序。竟成一大都會。日本國中商賈輻湊。士庶麇集。日盛月熾。而開拓無用之地。以爲車馬之衢。籍沒田園。其稅甚寡。而武藏野之新墾。悉爲沃壤。租賦所入。幾十倍之。聚落相接。編戶樂業。皆揆之於草創之日。而成算所及。若合左券。衆庶莫不服其規模宏遠也。嚴淵夜話定法制度。貽謀來裔。仁君良主。世守大訓。重熙累洽。永承餘慶。可謂萬世無疆之盛業也。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二十

四

木郎嘉平刻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二十終



跋

烈祖成績二十卷。先君觀山公命史臣安積覺所編次也。庫中舊藏三本。而其一本覺之所手自點竄。蓋係初稿本。一本廼仍稿本所新寫。而字句間有與原本異者。一本合爲十七卷。與覺自序不合。今不知孰爲定本也。因考之。覺初受命草訂之。舉覺掌其事。又閱六年竣功。而覺以是歲没。年八十二。其以耆耄鞅掌於史事如此。卽知斯書雖能卒草創之業。而刪定潤色。固有所不遑及者。是以累世藏棄。不肯公于世也。然而覺於史學。固爲擅長。而才力彊敏。至老弗衰。今觀其所編次。採蒐該博。引證明覈。於東照公事蹟。蓋爲最詳備矣。余恐其久而散逸也。因使家扶等參互校勘。訂其同異。付諸剞劂。以傳於世。是極知非先君及覺之意也。然古今修史者。草創之。潤色之。然後爲善書。蓋未有一人能成之者也。然則史之有待乎刪潤。不特斯書。而其草創之功。自有不可沒者。是余之所以傳之也。因錄其本末。以告讀斯書者云。

明治十年九月

東京 從四位德川昭武識

烈祖成績

跋

木邨嘉平刻

明治十年秋。官開內國博覽會於東京也。府下業剞劂者。相謀欲同刻一部書。各盡其技。以博聲譽。而苦無好書。聞吾鶴鳴館舊藏烈祖成績未上梓也。來請刻其書。館主許之。乃俾敏等校訂以授焉。於是工氏從事者凡十人。僅刻數卷。而開場期迫。乃先出其成本若干冊上場。大被褒賞。賜以鳳紋賞牌。實工氏之榮也。爾後閱一年。其功全竣。而中間或有倦而廢者。或有家罹火災而不能遂者。終始執業者。僅五人而已。五人卽木邨嘉平。江川八左衛門。宮田六左衛門。瀧澤篁吉。竹口瀧三郎也。夫五人者。之於是舉也。勤苦研精。他人所不及。而其年老而業最力者。爲木邨氏。木邨氏名房義。家實罹災。資財蕩滅而不顧。一意從事。以竟其功。是亦剞劂家之安積翁也。及刻成。聊錄顛末。以置于卷尾。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

德川氏家扶服部敏識

烈祖成績

木邨嘉平刻

明治十年七月廿六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年十二月 刻成

著述者 舊水戸藩 安積 覺

出版人 東京府華族 德川 昭武  
東京新小梅町壹番地

木邨嘉平 括

明治十年東京内國勸業博覽會  
出品書出品發願彫刻人

東京神田小柳町十三番地 木邨 嘉平  
同 神田鍛冶町四番地 江川 八左衛門  
同 吳服町十一番地 宮田 六左衛門  
同 麴町十三丁目十番地 瀧澤 簑吉

中井竹山(積善) 著

逸

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大阪刻本



同關子撰

逸史

浪華 懷德堂藏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大坂刻本影印

逸史自序

孟子嘗稱天下之生久矣一  
氣一亂朱子因言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  
也蓋天生烝民或為賢哲或  
為狂昏或在上或在下以盛

逸史

自序

一

懷德堂

衰之運乘得失之機迺亂亂  
反覆而相尋於元窮者既係  
乎天又係於人通理知德者  
得不慎且懼焉哉臣積善竊  
惟我

日域自上古天造草昧以至

人文大備一千五百年間非

無盛衰得失之可言然敦厚

淳素之風凝而未散虧而復

全貞觀而下綱維寢弛威權

下移者殆三百年保元已還

氣運益衰事機存失三綱淪

逸史

自序

二

懷德堂

而九法斁大政始歸武人則

禍敗接踵鋒鏑旁午東西兩

日南北雙統降及應仁大亂

極矣天正中織豐二氏削平

之功不為不偉但大本弗立

詐力自任其暴戾恣睢之舉



要為明君驅除焉耳。唯我  
東照大君天縱勇智。夙齡振  
摧殘之遺業。日辟國百里。四  
方畏懷。慶長初年之變。東伐  
而討。非富天下。武成之日。上  
下中外。均期殊拜。而退讓遷

逸史

自序

〇三

懷德堂

延治三年之久。夫勞謙有終。  
克慎克懼之美。天下孰加焉。  
是以盛德大業。樹萬世無疆  
之基。人事咸得。氣化更盛者。  
前古不睹其比矣。若夫季年  
大政。而從大義深仁。可以暴

白于天下後世。而俗士或挾  
猜忌之私。妄發橫議。以貶府  
係豐氏。墟也。士人往往因前  
代之廢滅。偽造奇說。以鳴舊  
罔。不復念今日熙洽之澤。是  
皆可憎之甚也。臣登歲喜讀

逸史

自序

〇四

懷德堂

前志明知  
國家德業之美。深信  
奕世隆祀之有素。而發憤于  
世之誣誕。又竊惜國史之未  
立。乃不自揣。以史業為任。益  
博稽群籍。探微闡幽。削妄議

結偽說輒所草定得十有三  
卷以臣身散佚匪其職官也  
命曰逸史作輟積年凡五易  
稿天明年間書成而秘于中  
司蓋欲以備後世史官之采  
用也已詎因賤陋之撰綴微

逸史

自序

○五

懷德堂

大聽臺議或為有可以裨  
國家缺典者乎客歲戊午仲  
冬本府特召臣宣諭  
大命獻納一本臣惶恐拜受  
迺啓私局會書手日夕繕寫  
今茲己未四月功訖隨加校

讎書殺函秩亦具宜疾速詣  
府

上進以奉答

顯休之命臣雖犬馬之齡已  
傾也幸未填溝壑恭荷茲  
寵榮不特弗亂僭踰之罪也

逸史

自序

○六

懷德堂

不勝感戴之至謹題於卷端  
永矢弗諼

寬政十一年己未夏五月

大阪府懷德書院教授

臣中井積善

男曾弘謹書



進逸史牋

撥禍亂而反正道。並主創業之洪勳。保豐盈而懷永圖。良君守成之懿範。曩者海內分崩。群雄割據。久揚東晉。胡羯之塵。今也寰中封建。百辟朝宗。長觀西周禮文之化。臣積善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以

大君殿下

聰敏夙成

逸史

進牋

○一

懷德堂

仁慈光被。帝賚良弼。綱維一新。

廷招俊賢。政教四布。持滿無虧。右文有象。

屢聘儒士。已拔其尤。方脩學宮。欲窮厥

壯。邇續享保中興之

令緒。遠攀慶長草創之

鴻圖。萬國具瞻。兆民永賴。茲益恭惟

東照大君

神武嶽降

明哲天授。風雲之會。三尺蚤提。雨露之恩。

逸史

進牋

○二

懷德堂

大命遙獻一本

六幽終洽。中間五十年所。露蓋暴衣之勞。非人攸逮。上下二千載餘。止戈衅甲之烈。又孰能加昇平之久。記述孔多。流俗之惜。虛誣非寡。臣積善比閭寒士。佔畢腐儒。猥深青史之翰。恐僭踰之太甚。竊企素臣之業。愧彷彿之亡由。窮力於包羅。殫心於淘汰。紬繹既逾三紀。化裁厘成一書。原務韞藏。豈求銜耀。遠奉

恩遇。特出乎望外。駭惶尤浚于素衷。敢捧

匹夫陋編。仰塵乙夜

清覽。添涓滴于河海焉耳。果何增裨。列砥

硌于

殿廷也。與徒所愧竦。但百工獻藝。庶人傳

言。可以徵於古。迺莖芽應春。藿葉傾日。

奚必妨于今。於是乎連旦累宵。簡毫從

事。歷冬迨夏。繕寫完功。其逸史壹部拾

參冊。謹隨牋



上進以

聞冒瀆

威尊無任震越屏營之至。臣積善惶懼惶

懼頓首頓首謹言。

寛政十一年己未五月二十八日

大阪府懷德書院教授臣中井積善上牋

逸史

進牋

〇三

懷德堂

逸史序

係舊序

書名逸史何非官史也其事則東照大君功業之盛其文則史其義則同關子竊取之矣蓋我皇朝事蹟舍人親王書紀以

逸史

舊序

懷德堂

降歷代所撰舉用編年逮常藩大修載籍肇分紀傳以從司馬氏之法永亨以上煥乎可觀也爾後寥然絕響纂述亦唯宸極弛綱室町失馭以致戰國

之變記載放壞實難取材

耳至東照大君戡大亂

以輔皇道闢昇平而

蘇民命則曠世懿績無疆

良基金石之銘竹帛之錄

尤不可以闕焉者也於是

逸史

舊序

懷德堂

乎往往有國字之冊以竢

刪定於其人矣竢而未得

蓋學者之憂也此逸史之

所以作而其意則題辭具

矣大君之系上出

清和帝下接今世振振繩

繩不易識別其詳則系表具矣。稽古徵往文獻是賴。包羅之務豈可忽諸。其委則書目具矣。操觚立言重在體裁名義稱呼不容不慎。其說則釋言具矣。是撰

逸史  
舊序

○三

懷德堂

也。復用編年年次之紀時事之要目錄舉之矣。敘世則考先緒止于永祿己未。其間數百歲其事畧矣。編年則起庚申訖于元和丙辰。其間五十有七年其事

詳矣。淑慝好醜直書乃見。論則以逸史氏曰發之噫嘻上失其政下縱其欲亂是以生上得其道下輸其情治是以成夫一治一亂必有其原是君子所宜盡

逸史  
舊序

○四

懷德堂

心焉乎。足利之衰群雄競興平豐二家收之而未完東照大君因其圖而加以仁義仁義既立天下斯化仁義存否其治亂之原乎。凡讀斯編者於是有獲則



可謂識其要矣。若夫文章之美。議論之正。光于前古。而範於後世。覽者自得之。何必煩言。且迹其素志。係藏山遺家之撰也。雖然。至寶難揜。神物輒見。異日或

逸史

舊序

〇五

懷德堂

有達

九重之天耶。其

將重發

睿感於當時

偉勲焉。或及

東關之廷

耶。其將更加

盛念於

烈祖創業焉。旁布藩國乎。

諸侯大夫各思其始。以慎

其終。周敷海內乎。億兆之衆。益戴其恩。而弗諼也。果然。則是書也。實天下不可闕焉者矣。非耶。同關子謂誰。蓋浪華人。予所嘗問業者也。但其遜讓假號。自標

逸史

舊序

〇六

懷德堂

弗欲以姓字彰著焉。則予

亦不敢決然質言云。寬政

八年丙辰秋九月

南豐脇長之拜撰



逸史題辭



天神七代地神五代  
代猪冊二尊降居  
穢氣滅洲  
神武帝即位于  
原旨  
自神武至應神崩  
九百七十年  
仁德名大鵠  
應神時百濟國貢  
論語等書履中反  
正允恭皆良主  
仁煙火萬里經典航海

逸史題辭第一

懷德堂

累業穠清滋京顯蹟翅  
帟可驚平城金狄七聖  
皆迷先後坤御薰蕕不  
齊惟洛定宅文教用張  
藤門威福始撓乾綱平

白從此大政皆歸  
藤氏  
平源以下事實皆  
概見于敘世

東京賦載氏舊氣  
擇肉西區

自後土御門應仁  
元年至後陽成即  
位得一百二十一  
年  
足利季年及嚴登  
事實具于本綱

源傾軋喋血京師鑄府

斯設王化陵夷執命陪

臣奕世跋扈廢立權謀

丹宸逆旅可嘆符輒改

西而南豪族擇肉窮厥

逸史題辭第一

〇二

懷德堂

貪婪皇統離合世道益  
降生靈塗炭振古無雙  
瓜分鼎沸十紀其年吁  
嗟足利噫嘻織田豐公  
勃興吞嚼情域晚節窮

兵殃延三國。我后来運。覬化龍伸。天厭喪亂。實降神人。初也。龍孤右顧。尤躡。補峽誘哀。斯踐。侯位膏澤。發下。威信既明。

逸史 題辭第一。

〇三

懷德堂

勅敵歛衽。舊讎締盟。矧川示武。聲動西東。長篠挫銳。與國推功。界浦當既。沿道擁衛。甲信來蘇。北疆大啓。赴義小牧。策

魯頌實實枚枚傳曰實實率固也

朝聖即博多

無微憾。強寇喪元。梟雄破膽。昏媾說孤。聚樂虐蹕。八州徒封。燕壙實。霸臺從後。真儒是欽。為振絕學。嘉惠來今。六人

逸史 題辭第一。

〇四

懷德堂

受托其如。宿姦中畿。階禍東興。閑端赫怒。征討總攬。群傑關原。戮鯨妖氛。盛滅僣武。修文宸廡。一定彤詠。寵錫位號。延



正封建隆治。寶我賓服。  
勅勤命後。重熙燁煜。浪  
華作孽。悍母駭孺。徒恃  
金湯。群邪趨附。玄冬觀  
兵。黃髮臨陣。萬方合圍。

逸史題辭第一。

〇五

懷德堂

蓬彩在瞬。含弘肆赦。堙  
皇凱旋。匪德匪德。餘燼  
倏燃。甘為王愾。逆謀謹  
噤。維夏再駕。天誅不逃。  
元兇鉅猾。勦於之餘。凶

大日本史記于南  
北一統

器長編。八荒廓如。天乎  
天乎。得位得壽。末命至  
公。德澤悠久。室町而下  
正史未修。撥亂盛業。裨  
官成丘。勝國之迹。記亦

逸史題辭第一。

〇六

懷德堂

紛紛式樣。式布。終說浮  
文。今而不聲。後代何徵。  
表真削偽。勒成家乘。史  
有三長。是才學識。嗟予  
襪線。強束。舐牘。褒貶予

奪微志竊存藏山之副  
留貽兒孫

明和庚寅夏四月十有七  
日奠陰逸史氏同闢于  
題

逸史題辭第一〇

〇七

懷德堂



懷德堂

110

玄孫

衆惠

羽之莊



桃園親王第十七世  
參河松平第一世  
源親氏 德川次郎三郎  
上杉禪秀之亂同  
父祖爲僧而逃後  
寓參之坂井邑尋  
徙松平邑邑長松  
平信重妻以女命  
嗣其數子孫因爲  
松平氏

逸史系表

第二

廣親 坂井五郎  
後改坂爲

親重 與四郎

正親 雅樂助

重忠 與四郎河  
內守今藩  
之姫路十五萬石  
雅樂頭忠族及上  
毛伊勢崎二萬石  
駿河守忠溫先

忠利 備後守  
東照大君  
甥生噴岐守忠勝  
今若之小濱十萬  
三千五百石修理  
大夫忠貫及房之  
勝山一萬二千石  
大和守忠鄰越之  
敦賀一萬石飛騨  
守忠高先

或云廣親五世孫  
今以本宗世數推  
之五世近是然不  
詳其譜代故姑沿  
舊云  
又按武家盛衰記  
曰廣親三世孫與  
四郎家次家次子  
與四郎清秀清秀  
子雅樂助正親也  
是近是而猶遜其  
二世

勝茂 太郎左衛  
門越前守

懷德堂

信廣 松平太郎  
左衛門以  
親家居

長勝 太郎左衛  
門越前守  
以伊田之役

守家 和泉守三  
世居岡崎

守親 岩津太郎

親長

乘元

棹舟公

親房 玄蕃允

僧超譽 智恩院  
主

親光 左馬助

長家

第二世  
良祥公 奉親次  
郎三郎  
初除參目代尋叙  
從五位下任參河  
守城于岡崎遂列  
爲諸侯

逸史系表

第二

第三世  
崇岳公 信光  
長享二年卒年八  
十五前志云公有  
男女子四十餘人  
願者十有餘家女  
皆配豪姓其詳今  
不可考

昌龍 安穩寺侍  
者

興嗣 佐渡守

光重 紀伊守

光芳 八郎左衛  
門外記

元芳 大炊助

忠景

康氏 孫七郎  
備中守

光親

家勝 美作守

親正 修理亮

信重 孫二郎

勝親

家弘 筑前守

家久 出雲守

益親 遠江守

久親 備中守

奇孫曰正次舊志失  
其譜第世之所傳實  
爲正次以下故姑置  
之孫位以候後考

長忠 右京亮

乘清 因幡守

親直

貞嗣

昌安

元忠

忠定

康正

重親

重友

懷德堂

信次

正次

右親兄弟橫列不界從父昆弟而下單條界之其為再從  
 為三從照位可以見已但上下左右總圍大條則不與焉  
 覽者勿混凡遠親疎屬之女概乎闕之以其往往不可徵  
 亦不必載也其己身兩套凡前套名下不注一字者後套  
 必再揭焉前套已注其稱呼官爵若事由者係天歿與以  
 後或後嗣微末及為人後之類則後套不再揭焉如酒井  
 氏既別氏族則雖子孫累葉顯著亦入此例矣竝就簡省  
 也後皆倣此

高祖 曾祖 考 己身

己身 子 孫 曾孫 玄孫

逸史系表第二

懷德堂

守親 左京亮 親善 玄善頭 清善 備中守始 邑子竹谷 清宗 玄善九

乘勝 源二郎聖 善德公 親乘 和泉守

乘元 加賀守 乘正 左近大夫

親清 左衛門尉

近正 五左衛門 慶長五年 以于伏水城

正吉 五郎左衛門 今豐後

府內一万余石主  
 勝正近形先

家元 稱呼不詳  
 以勝家  
 居慶長八年卒

東照大君

女

瑞雲公 廣忠幼  
 字竹千  
 代稱德川次郎三  
 郎後參河守此青  
 木筑後守貞景如  
 天文十八年卒慶  
 長十六年追贈從  
 一位大納言

女

善德公 清康世  
 良田次  
 郎三郎天文四年  
 暴卒

〇六

逸史系表第二

懷德堂

僧成譽 大樹寺  
 主  
 初配源七郎康  
 正生一男後配  
 酒井忠次生一  
 女配入給乘勝生  
 女親乘

安柄公 信忠左  
 京次幼  
 字竹千代稱藏人  
 大永四年卒

信孝 內藏允相  
 瑞雲公以  
 尊權見逐後以兵  
 來寇敗於

康考 十郎三郎

親次 左京亮

康定 八郎三郎  
 早卒無後

親俊 左京亮

忠清 與十郎  
 門  
 忠利 九郎右衛  
 門

康親 字右衛門  
 康勝

忠正

<p><b>忠定</b> 大炊助</p>		<p><b>康正</b> 源七郎</p>	
<p><b>好景</b> 大炊助永祿四年从 于中嶋役</p>		<p><b>景行</b> 新八 四人皆同兄好景从</p>	
<p><b>景定</b> 勘解由左衛門 十郎右衛門</p>		<p><b>康高</b> 上野介</p>	
<p><b>定清</b> 久大夫</p>		<p><b>重則</b> 莊右衛門</p>	
<p><b>逸史系表第二</b></p>			
<p><b>玄鍬</b> 右衛門</p>		<p><b>重吉</b> 大郎左衛門</p>	
<p><b>重親</b> 傳七郎或曰父光親無男重親以其女婚承後不詳原姓</p>		<p><b>重貞</b> 半弥</p>	
<p><b>親昌</b> 傳三郎永祿三年从</p>		<p><b>重勝</b> 大隅守慶長中出爲越後侯忠輝相及忠輝廢歸仕</p>	
<p><b>家忠</b> 主殿助天正三年从 于長篠役</p>		<p><b>忠明</b> 上野介</p>	
<p><b>伊忠</b> 主殿助天正三年从 于長篠役</p>		<p><b>昌吉</b> 傳七郎</p>	
<p><b>忠隆</b> 稱某承兄忠一後</p>		<p><b>重忠</b> 丹後守</p>	
<p><b>忠一</b> 莊九郎从干大坂夏</p>		<p><b>勝隆</b> 出雲守</p>	
<p><b>忠勝</b> 山城守實品川高如</p>		<p><b>重直</b> 丹波守實小笠原秀政子今豐後杵築三万二千石筑後守親榮先</p>	
<p><b>懷德堂</b></p>			



高祖	重友 國書									
	信次 八兵衛									
	正次 甚左衛門									
	正綱 右衛門大 夫實源三 位賴政參人大 河內金兵衛秀綱 子									
曾祖	忠恆 大郎左衛門									
	信宗 甚兵衛									
	信直 甚兵衛									
	信綱 從四位侍 從伊豆守 實秀綱孫正綱 取以爲義子以重 子出衆升執政									
祖	忠隆 新助									
	信勝 徐三郎									
	輝綱 甲斐守 今參之吉田七万石 伊豆守信禮先									
	信興 從四位侍 今上毛高崎八万二 千石右京大夫輝高 先									
考	利綱 佐渡守早 卒									
	正信 初隆綱備 前守承父									
	正久 備前守 今上總大藏二万石 備前守正升先									
	爲政 帶刀									
己身	正朝 紀伊守									
	七女									
	爲政 帶刀									
	正久 備前守 今上總大藏二万石 備前守正升先									

逸史 系表第二

○九

懷德堂

右所列至五世服盡而止厭浩繁也其未及族兄弟而闕焉者以無嗣或不詳譜第也後皆倣此世所稱十八松平日長澤出于良祥公日竹谷日形原日岡崎日御油日濱溝日能見出于崇岳公日岩津日大給日安祥日瀧脇出于松安公日福釜日櫻井日東條日藤井日押鴨出于棹舟公日三木日鷄殿出于安栖公共十八族其十七已列于右簡但押鴨屬櫻井之支而承藤井後者見于左簡不復別成派舊志豈失譜第而然耶抑所謂十八族併本宗計之押鴨非所數耶姑錄于此以俟後考

己身									
子									
孫									
曾孫									
玄孫									
女 配與平美作守 信昌									
信康 岡崎二郎 三郎幼年 竹千代母關口氏 娶織田信長女天 正七年自經年廿									
女 配小笠原兵部 大輔秀政 母織田氏配經 路侍從忠政									
忠直 從三位參 議幼字長 吉慶長十二年襲 封元和八年得罪 放于豫									
長賴 永見市正									
○十									
長良 永見大藏 二八皆生數所故 爲越相永見右衛 門義子									
三女									
光通 從四位少 將越前守 延寶二年卒年三 十九無嗣以弟之 子綱昌爲後									
綱昌 爲光通義 子承宗國									
綱昌 爲光通義 子承宗國									
綱千代 夫									
綱賢 從四位下 少將下野 宇早卒									
綱國 從四位下 少將參河 宇實永見長賴子 天和二年放于豫 早卒									
宣富 二女									
綱國 爲光長義 子									
懷德堂									

逸史系表第二

秀康 從三位中  
納言幼字  
其九母永見氏初  
爲豐臣氏假子因  
承結城暗朝後封  
越前六十七万石  
治福井使子直基  
承結城後而歸宗  
慶長十一年卒年  
三十四

忠昌 從三位參  
議伊豫守  
元和二年封信之  
川中嶋十二万石  
五年從封越之島  
田廿四万石寬永  
元年承本宗食五  
十二万五千石正  
保二年卒年四十  
九

昌勝 從四位下  
侍從中務  
大輔食宗國統內  
松岡五万石

昌平 承宗國更  
名宗昌  
內記早卒

昌純 名宗昌  
內記早卒

昌邦 承宗國更  
名吉邦  
木工早卒

昌貴 四女

昌親 兵部大輔  
食統內吉  
江二万五千石後  
承宗國更名吉盛

四女

松江侍從綱隆

○十二

懷德堂

飛鳥井大納言雅  
章  
毛利大膳大夫綱  
廣  
土井信濃守利直

綱隆 從四位下  
侍從出羽  
字

綱近

吉透

二女

近時

二女

近榮 上野介

直政 從四位少  
將出羽守  
初封大野五万石  
寬永十二年信之  
松本七万石十五  
年雲十八万石  
隱岐一万八千石

隆政 右近大夫

直仁

逸史系表第二

吉松丸 天

直基 從四位下  
侍從大和  
宇承結城氏後食  
其邑寬永三年賜  
旗松平十二年封  
大野五万石正保  
元年羽之山形上  
五万石慶安元年  
從播之姫路幕卒  
年四十九

直良 從四位下  
侍從但馬  
守正保元年大野  
五万石延寶六年  
卒年七十五

直明 從四位下  
侍從若狹  
宇天和二年播之  
明石六万石

直常 女

女 配毛利長門守  
秀就

女 配豐孺子大坂  
公改配姫路族  
忠刻寬文六年卒  
稱天壽院

女 配加賀中納言  
利常

女 配越前宰相忠  
直

女 配京極若狹守  
忠高

長丸 慶長七年  
夭

二女

基知

長知 承宗國更  
名宣富

知清

忠貞 本多淡路  
守

女

女 從四位下  
侍從大和  
宇慶安二年從封  
越後村上寬文七  
年再從姫路天和  
二年坐事從豐後  
日田食七万石元  
祿元年從與之白  
川發十五万石

女 從四位下  
侍從若狹  
宇天和二年播之  
明石六万石

女 從四位下  
侍從若狹  
宇天和二年播之  
明石六万石

○十二

懷德堂

二女

女 配尾虎光友

<p>開國第一世 <b>東照大君</b> 諱家康 幼字竹千代長稱 二弟三郎又稱藏 人初諱元信又元 康妣水野氏初配 關口氏刑部少輔 義廣女繼配豐臣</p>		<p>第二世 <b>台德大君</b> 諱秀忠 天正七年生于濱 松幼字長麻呂母</p>		<p>第三世 <b>大猷大君</b> 諱家光 慶長九年生幼字 竹千代母淺井氏 元和九年代立慶 安四年薨壽四十 六贈正一位大政 大臣</p>		<p>第四世 <b>嚴有人君</b> 諱家綱 寬永十八年生慶 安四年代立延寶 八年薨壽四十贈 典如故無嗣立第 綱吉爲後</p>		<p>第五世 <b>龜松</b> 天 正保四年 <b>鶴松</b> 天 慶安元年 <b>綱重</b> 從三位參 議寬文元 年封十甲二十五 萬石延寶六年卒 年三十五後追贈 正二位內大臣 <b>女</b> 實常侯賴房女 配松平筑前守 ○十三</p>		<p>第六世 <b>綱吉</b> 三位中將 初封館林 二十五萬石後入 承大統</p>		<p>第七世 <b>忠長</b> 從二位大 納言大猷 同母弟幼字國松 封駿遠甲五十五 萬石治驗府寬永 十年有罪國除放 于高崎尋自殺年 二十九或云二十 八 <b>女</b> 諱和子 後水 尾中宮東福門 院元和六年入內 宣永元年冊中宮 延寶六年崩壽七</p>		<p>第八世 <b>常憲大君</b> <b>綱豐</b> <b>清武</b> <b>懷德堂</b></p>	
--	--	--	--	---	--	---	--	--	--	--	--	---	--	---	--

<p>氏太閤秀吉妹天 文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生永祿 九年敘從五位下 任參河守十一年 遷左京大夫元龜 二年陞從五位上 侍從天正二年正 五位下五年從四 位下少將十一年 正四位下中將十 二年從三位參議 十四年正三位中 納言十五年從二 位大納言兼左大 將左馬寮御監慶 長元年正二位內 大臣五年關原之 役七年從一位八 年拜征夷大將軍</p>		<p>第九世 <b>忠吉</b> 從三位中 將薩摩守 號十年老馬十九 年大阪之役元和 元年天下假武二 年拜大政大臣四 月十七日薨壽七 十五葬久能山三 年改葬日光山詔 贈正一位廟號東 照</p>		<p>第十世 <b>信吉</b> 幼字萬千 代封當世 五萬石慶長八年 卒無嗣國除</p>		<p>第十一世 <b>松千代</b> 天 配相侯北條氏 直後配播磨 田郡政 女 配會津侯蒲生 秀行後配豐後 淺野長盛 <b>忠輝</b> 從四位少 將上總介 慶長七年封總之</p>		<p>第十二世 <b>正之</b> 正四位下 中將肥後 守台德侍姬有身 而胎生正之於民 間事聞賜之保利 肥後守正之因冒 其姓正光卒權變 其封寬永十三年 改封羽之山形廿 萬石封正光第彈 正忠正貞于上總 飯野以爲保科氏 後正保元年從正 之封貞之會津二 十三萬石未許歸 宗特受道托輔嚴 有親大政寬文十 二年卒年六十四</p>		<p>第十三世 <b>正賴</b> 從四位侍 從長門守 早年 <b>正經</b> 從四位侍 從筑前守 常憲命歸宗 <b>正容</b> <b>懷德堂</b></p>	
--	--	--	--	--	--	--	--	---	--	---	--



佐倉八年提信之  
川中嶋十五年改  
封越後六十万石  
元和元年有罪廢  
錫二年放于獄四  
年遷飛又遷信天  
和三年卒年九十  
二

僊千代 天

逸史系表第二

光友 從二位大  
納言

義直 從二位太  
納言幼字  
五郎太母志永加  
賀守宗清如慶長  
十二年封尾六十  
二万石慶安三年  
卒年五十八諡曰  
敬公

綱誠 從三位中  
納言

義行 從四位少  
將攝津守

義昌 從四位少  
將出雲守

友著 從四位  
馬守

四女 其配  
松平安藝守綱長  
有馬中務大輔親  
元

藏田伊豆守長通  
淺野式部少輔長

○十五

懷德堂

吉通 爲叔父義  
行義子  
義孝 爲叔父義  
行義子  
盤之丞 天  
通溫 從四位少  
將安房守  
繼友 爲兄吉通  
義子  
宗春 爲兄繼友  
義子  
女 松殿常憲妻女  
配賀辰吉治

義孝 爲清武義  
子  
武雅 爲清武義  
子  
義賢 伊織  
義武 伊織  
二女  
義淳 爲義孝義  
子

女 配廣幡大納言  
忠平

光貞 從二位大  
納言實永  
二年卒稱封山公

逸史系表第二

賴宣 從二位大  
納言幼字  
長福母正木右近  
大夫賴長女慶長  
八年封常十四年  
從駿元和五年徒  
紀五十五万五千  
石寬文十一年卒  
年七十稱南龍公

賴純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寬文十年封西  
條三万石

綱教 從三位中  
納言實永  
二年卒贈從二位  
大納言  
賴職 內藏頭承  
宗國  
吉宗 主稅頭爲  
西條氏賴  
純義子

二女 其配  
正二位內府房公  
上杉彈正大弼綱  
憲  
佐竹修理大夫義  
休

賴路 豐後守早  
卒  
○十六

賴久 早卒

吉宗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實對山公子後  
承宗國以義弟賴  
致爲西條氏

賴雄 從四位侍  
從山城守

賴致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初爲西條氏後  
承宗國更名宗直  
以弟賴安爲西條  
氏

賴安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代賴致爲西條  
氏

懷德堂

賴邑



本多出雲守政利

女 母戸田正憲 光太初配荒川 甲斐守後配筒井 順慶		女 母平原助之丞 正次女配源七 郎康高		女 同母妹初配櫻 井族忠正又配 其弟忠吉後配保 科源正忠正直		女 天	女 天
康親 筑後守		康盛 右京亮		逸史 系表第二		忠正 內膳正 東照大君 異母妹早卒	
忠吉 左馬助室 于其授生 二子早卒		信吉 安房守爲 藤井族伊 豆守信一義子 左馬允		信久 伯耆守 早卒		忠昭 伊賀守	
忠國 山攝守		信之 從四位侍 從日向守 刑部少輔		忠俊 早卒		伊賀守忠順先	
忠晴 伊賀守		今信之上田二万石		今羽之上山三万石		山城守信等先	
今津之尾崎四万石		遠江守忠昆先					
				〇十九			

懷德堂

邦制凡兄弟相及者斷爲父子則表亦從之但其本屬  
末遠也雖支封中相及亦或逮六世七世舉之不復依五

世服盡之限覽者其詳之凡女子唯本統備敘長幼各錄  
其配如列藩大宗係其數下昆弟之末斷錄其配小宗但  
舉數不錄配蓋從省易也佗倣此

高祖 會祖		子 孫		考 曾孫		己身 玄孫	
宣富 越後少將 初名長知 實大和守直經子 從封作之十萬石		淺五郎 幼而襲 封尋天 越後守實今作之津山五万石 主稅頭知越後守康致先		長熙 清子			
綱昌 從四位少 將越前守		豐之助 天		三女			
吉品 從四位侍 從兵部大 輔初名昌親實參 議忠昌子列命承 宗國食二十五万 石		吉邦 從四位少 將伊豫守 初名昌邦實昌勝 第六子		宗昌 從四位侍 從中務大 輔初名昌平實昌 勝第三子		宗矩 從四位少 將兵部大 輔實主稅頭知清 子	
直堅 備中守初 生父光通 不以爲子既長出 公托但馬守直良 及光通卒直良爲 之諱延寶三年宣 命封越後縣魚川 一万石		直知 內膳正		直之 信濃守初 名近國實 式部少輔近時子		直好 河內守	
綱近 從四位侍 從出羽守		吉透 從四位侍 從出羽守		宣維 從四位少 將出羽守 今雲之松江十八万 六千石出羽守治好 先		長二郎 天	
						堅房 日向守越 之縣魚川 一万石見倭	
						〇二十	
						懷德堂	



<b>吉透</b> 為兄嗣近 義子		<b>近時</b> 式部少輔		<b>直血</b> 志摩守或 云實隆政		<b>基知</b> 從四位少 將大和守 襲封白川十五 石		<b>知清</b> 主稅頭	
<b>近朝</b> 飛彈守		<b>近國</b> 為內膳正 直知義子 更名直之		<b>近明</b> 為兄近朝 義子		<b>明矩</b> 從四位侍 從大和守 實主稅頭知清子 寬保二年從經路		<b>明矩</b> 為伯父基 知義子	
<b>近明</b> 近江守實 近朝弟		<b>直道</b> 大隅守		<b>直行</b> 為兄直道 義子		<b>朝矩</b> 從四位侍 從大和守 金二郎		<b>宗矩</b> 為宗國宗 昌義子	
<b>近輝</b> 式部少輔		<b>直行</b> 兵庫東實雲之母里一万石見 直道弟		<b>直恆</b> 千太郎		<b>矩道</b> 新六郎		<b>貞通</b> 三女	
<b>近貞</b> 淡路守實 之廣嗣三 万石見候		<b>懷德堂</b> 〇廿一		<b>直恆</b> 武之川繼十五万石 見候		<b>三女</b>			

<b>直常</b> 從四位侍 從但馬守		<b>長熙</b> 承津山侯 淺五郎後		<b>直純</b> 從四位左 兵衛督		<b>直泰</b> 丹後守		<b>網豐</b> 甲府中納言 言幼字虎 松即文昭大君	
<b>德松</b> 天和三年 配紀侯綱敷		<b>女</b> 實廣司有鄰軒 知配常侯世子 吉余		<b>文昭大君</b> 宣 第六世 司藤氏實文元年 封館林延實八年 嚴有臨薨命為嗣		<b>家千代</b> 天 大五郎 天 虎吉		<b>武雅</b> 肥前守實 尾支封高	
<b>常憲大君</b> 諱綱 第五世 實大猷第五子生 母本莊氏元紀廣 司藤氏實文元年 封館林延實八年 嚴有臨薨命為嗣		<b>逸史 系表 第二</b> 〇廿二		<b>有章大君</b> 諱家 第七世 長子初諱綱豐延 實六年襲封從三 位中納言實元 年為常憲義子六 年代正德二年 薨壽五十一		<b>有德大君</b> 諱吉 第八世 實紀伊大納言光 貞第三子初為西 條侯已而承宗國 享保元年入受大 統延享二年老焉 實曆元年薨壽六 十八		<b>清行</b> 內藏頭行 一作友早	
<b>武元</b> 右近將監 實常支封		<b>武寬</b> 右近將監 上毛館林六万石 見候		<b>宗武</b> 天		<b>宗尹</b> 天		<b>清武</b> 從四位侍 從右近將 監母有身賜題賀 清重因冒其姓實	

宗堯 從三位參 議實高松	某 帶刀賴芳子	賴豐 從四位上 中將讚岐 守實國書賴章子	女	賴邑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	賴職 從四位少 將贈從三 位宰相實對山公 第二子
賴順 從四位侍 從飛彈守	宗翰 從三位參 議	賴桓 從四位侍 從讚岐守 實帶刀賴芳孫	六女	賴淳 從四位少 將左京大 夫實宗國宗直子	吉宗 從三位中 納言實對 山公第三子自西 條度遷宗國又入 承大統
逸史系表第二					
治保 從三位參 議見侯	賴恭 從四位少 將讚岐守 實大學頭賴貞子	賴眞 從四位少 將讚岐守 見侯	宗將 從三位中 納言 賴淳 爲左京大 夫賴邑義 子	賴有 從四位少 將攝部正 高松平式 部大輔信 友義子	貞幹 爲內藤播 磨守政業 義子
賴眞 從四位少 將讚岐守 見侯	賴眞 從四位少 將讚岐守 見侯	賴眞 從四位少 將讚岐守 見侯	京極上總親王 兵部大輔賴直	細川越中守宗孝 松平相模守宗泰 丹羽若狹守南磨 播磨守賴濟 ○廿四	重倫 從三位中 納言見侯
懷德堂					

<p>第九世 <b>惇信大君</b> 諱家重 幼字長福延享二年正月實曆十一年 老其歲幾</p>		<p>男 <b>宗武</b> 從三位中納言右衛門督食所在開田十萬石</p>		<p>從三位參議刑部卿 <b>宗尹</b> 食所在開田十萬石</p>	
<p><b>重好</b> 官內卿</p>		<p><b>治察</b> 從四位中將大藏卿</p>		<p><b>定國</b> 中務大輔豫之松山隱岐守定靜義子 <b>定信</b> 上總介與之白川越中守定邦義子 <b>五女</b> 其一今大君養女餘</p>	
<p><b>世子</b> 諱家齊 部卿子 配紀世子治家實因安中納言宗武女</p>		<p><b>慶之丞</b> 實一橋民部卿子</p>		<p><b>逸史系表第二</b></p>	
<p><b>重富</b> 從四位中將越前守矩義子</p>		<p><b>重昌</b> 從四位中將越前守松平兵部大輔宗矩義子</p>		<p><b>治之</b> 從四位侍從筑前守松平筑前守繼高義子</p>	
<p><b>豐千代</b> 今大君義子</p>		<p>○廿六</p>		<p><b>懷德堂</b></p>	



治國

從三位中  
將刑部卿

長高

雅之助、松  
平筑前守

治高義子

治濟

從三位參  
議民部卿

慶之丞

大藏卿  
治察義

子

幸之助

龜之助

女

逸史

系表 第二

〇廿七

懷德堂

逸史參考書目

逸史氏曰。京室陵替。百度不振者久矣。柱下無人。史籍放絕。獨常藩文獻。也羅千歲。大哉其經國之業也。然事止於南北合統。則室町而下。未得徵焉。若夫織豐雄飛之略。以至國家止戈之隆。事在近世。耳目易及。是以國字記載。汗牛而充棟矣。但往往乎。悠譚閑事。相望于冊。耐煩細讀。不免披砂揀金。或廁以妄傳附會。一從一違。勞於葑菲采之。

唯若官本大成記。常憲大君命。林春常人見友元木下順尾本年譜。尾國敬公親撰。東常本成績。常國成公命。安積二十及木村氏編年集成。安民記。木村高教撰。武德編年記。二十卷。以進大新井氏藩翰譜。文昭大君命。新井筑州命嘉獎。納于官庫。新井氏藩翰譜。撰藩翰譜十二卷。常置。

大田和泉守牛一。南卷名道嘉加賀博士。氏稱源氏久稱。六角中務。偽托佐佐木氏裔。

奉常名書。號鳳。友元名節。字竹洞。順卷名貞幹。稱平之允。安積子先名。譽稱。登兵衛。木村高教。稱彌十郎。新井筑後守名。瑞。字君美。號白石。

逸史書目第三。懷德堂。一。

生諸編實係石室金匱之祕。予也雖無典守之職。而幸得袖焉。迺據以爲主本。其詳前世事迹。則牛一甫芥。織豐二記。大田牛一撰。信長記及天羅山二譜等。林道春撰。織皆正記。小瀬甫菴撰。太閤記。羅山二譜等。田謙豐臣議。皆印本之可取焉者。其佗出於時人筆記。遺老摩談者。惛惛

人明偏方。治亂之類。或傳寫以播。或剗剔以行者。參伍比較。則鑿鑿乎。詳略相因。有無相資。予自夙齡。極力蒐輯。既

險二紀。凡歷繙閱。有所照繳收用者。漸次名列焉。若夫三河後風土記。虞士二階堂不入。偽見行難波戰記之類。戰有數本。而善本甚少。大坂坊間。及澤田氏鄉所著諸書。氏所傳之諸本。偽爲殊甚。卷異本關原軍記六卷。足利治亂記。淺井日記。異本勢州

卷異本關原軍記六卷。足利治亂記。淺井日記。異本勢州

卷異本關原軍記六卷。足利治亂記。淺井日記。異本勢州

軍記各假託矯誣。惑世之尤者。先輩亦或既加辨駁。則皆在予所細矣。凡史外典籍。雖不關時事。而有時乎旁稽一事。取一証者。亦皆附載。併以爲參考書目。

武德大成記

東照官年譜

東照官年譜附尾

烈祖成績

武德編年集成

四戰記聞

武德安民記

藩翰譜

松平記

當代記

東照官遺訓

東照官遺訓附錄

東照宮遺誠

武隱叢話

武家閑談

續武家閑談

逸史書目第三

二

懷德堂

關原大全

關原軍記

關原記

慶長記

慶長日記

慶長一統記

關原外記

石田記

慶長見聞書

慶元記

一本難波戰記

金崎氏藏書

難波戰記

萬年類方二階堂行憲兩撰

大坂記

大坂物語

難波記

大坂冬夏陣覺書

浪華軍記

浪華戰錄

冬夏日記

浪華合戰除疑祕錄

若江合戰記

秀賴記

元和記	板倉伊賀守冬夏實錄
元和先鋒錄	大坂首帳
渭水閒見錄	東武實錄
駿府政事錄	駿河土產
德川系圖	松平譜
三河記	武野燭談
岩淵夜話	落穂集
追加落穂集	老人雜話
松永私記	勳功記
東西戰記	小幡景憲中興源記
小幡家記	本佐錄
逸史書目第三 ○三 懷德堂	
北川覺書	村越覺書
板坂氏覺書	渡邊勘兵衛覺書
栗山備後利安覺書	時樂軒聞書
片桐傳記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大窪彥左衛門物語
大窪彥左衛門參河記	舊說拾遺記
甲陽軍鑑	川中嶋合戰記
三方原合戰記	天正記
將軍家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織田真記
信長記	總見記

太閤記	朝鮮太平記
朝鮮征伐記	朝鮮軍記
南海治亂記	東國太平記
室町記	應仁記
異本應仁記	重編應仁記
西國太平記	中國太平記
三好軍記	筑紫軍記
毛利家記	陰德太平記
大友記	大友興廢記
豐後略記	永祿天正日記
最上記	會津記
逸史書目第三 ○四 懷德堂	
會津陣物語	奥州軍記
會津四家合考	阿波軍記
土佐軍記	中國軍記
中國兵亂記	播州軍記
小田原軍記	朝倉軍記
淺井軍記	蒲生軍記
蒲生盛衰記	山形軍記
伊勢國司軍記	永夜茗談
武林傳	創業記
創業記考略	武將感狀記
黑田記	清正記



前田軍記	細川忠興譜
日本君臣言行錄	讀史餘論
武田三代記	北條五代記
玉露叢	柳營祕鑑
武家隱見錄	武勇列女傳
柳營婦女傳	中興武家盛衰記
續武家盛衰記	武者物語
續武者物語	諸家漢祕錄
續諸家漢祕錄	諸家大祕錄
寬安日記	德川政要記
柳營古談	武家補任
○五	
逸史 書目第三	懷德堂
兵家茶話	明君德光錄
古今武邊物語	鳴津琉球合戰記
雞林來聘詳錄	朝鮮往復書簡音物控
和韓拾遺	金鑰記
近代正說	豐臣時代大名帳
革嶋傳記	
日本紀	續日本紀
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
盛衰記	東鑑

大鑑	太平記
後太平記	續太平記
王代一覽	本朝通紀
大日本史	日本通鑑
保建大記	日本儒林傳
明史	明通紀
懲毖錄	日觀要攷
中山傳信錄	大鳴筆記
異稱日本傳	采覽異言
蝦夷志	令
延喜式	倭名鈔
○六	
逸史 書目第三	懷德堂
職原鈔	官職備考
徒然艸	惺窩文集
羅山文集	鷺峰文集
日本人物史	集義和書
五畿內志	五事略
諫諍錄	睡餘錄
秉燭談	橘憲茶話
憲能須佐美	駿臺雜話
鳩巢小說	偽系辨
中興鑒言	制度通
古學文集	紹述集

按世云大系圖及  
武家大系圖與澤  
田偽撰諸家大系  
圖異

鳩巢文集	觀瀾文集
徂徠集	度量考
南郭文集	蛻崑文集
蘭州瑣語	蘭州雞肋篇
蘭州茗話	先君子遺稿 <small>梵老</small>
倭朝姓氏譜 <small>世云大系圖</small>	皇胤紹運錄
諸家知譜拙記	武家大系圖
地球圖	明朝地圖
朝鮮圖	琉球圖
日本圖	日本輿地路程全圖
日本諸國圖	京師圖
逸史書目第三	
〇七	
懷德堂	
江都圖	大坂圖
大坂古地圖	大坂古城圖
關原地圖	關原陣圖
大坂冬陣圖	大坂夏陣圖
東海道志	岐蘇道志
雲上明鑑	貞享武鑑
享保武鑑	明和武鑑

逸史釋言

逸史氏曰。大政歸武閥。而文獻廢闕。繼以喪亂。學術榛蕪。故名實乖。而稱呼濫。臨簡殆有不可筆焉者。且一人而宰寓內。據淵龍或躍之位。實上世所無。又初不立正稱。是以係此一套。而名號文物。上篇翰者。過則傷於僭。不及則歎於實。洵爲文場大阨矣。我邦前郡縣而後封建。與彼華域正相反。而朝章又仍守郡縣之舊。則前後異宜。彼我相左。此亦一窮矣。然本邦簡冊之用。事屬翻譯。與官私平常文書不相通。是以論定之權。存乎儒者。乃詳加釐正。抑僭安表本實。斟古量今。推雅撓俗。鑄銘渾融。今後學邊依以爲規模。然後爲能勝師儒之任矣。異日國家或有所采錄乎。

逸史釋言第四

○一

懷德堂

亦是正名之一端。關係匪輕。不容不慎焉。抑予之不敏。惡敢當其任。然既擲史筆。世又未見成規之可遵。則且不得不踰越承乏之也。近儒往往好夸大之衷。與向所謂阨窮會徒假美言爲裝飾文卷之具。不復顧紊分失義大損國家恭順之美。卒以啓惑世誣民之端。則可慨嘆矣。是釋言十頂之所以作也。

初。一曰。大君者何。公方也。公方之稱。起乎足利氏原。以爲公私之別。泛指大政公事之所出。猶言縣官也。因襲之久。卒爲武人管天下之尊稱。義已係假借字。亦不雅馴。官府文書外。絕不可採用。故與海外諸國往復書中。鹿苑氏諉明封之恥。始用王號。普廣慈照。循而弗後。後嗣病其僭。則

回書唯標以國號姓名。或具他官銜。別無尊稱。大傷國體。而來書皆沿國王之舊。迨國家健彙。亦復然。但羅山林氏集中。間有大君字。甚爲允當。寬永中。朝鮮入貢。大臣預論。稱呼迺采林氏議。始用大君之號。以令朝鮮。我執政與彼禮曹。往復書中。亦皆稱大君。著爲永制。明曆天和。皆因之。延寶大喪。棺上書題。亦用大君字。人見友元所書。見玉露叢。則非惟外交之用爲然也。正德中。白石新井氏用事。因建言。再用國王之僭。反議大君爲僭。爲著一書。名曰殊号事畧。其援引經史。驚辨勁論。以張其說。一時諸儒不能奪焉。享保中。竊其非。復去王號。盡復寬永之式。以至今日。則大君之稱。國家既成典。故奚翹儒開鑄銘之言哉。予嘗竊議之曰。周易

逸史釋言第四

○二

懷德堂

左篇諸書。所稱大君。固係天子。蓋君字通於天子諸侯。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稱乎天子耳。是泛稱。非的稱也。書云。友邦冢君。又云。庶邦冢君。冢大也。說者曰。冢君。尊之也。是雖諸侯也。既尊之。則稱以冢君。冢君大君。奚別哉。凡名分所係。存乎一世。定稱三代而下。至今日。未嘗聞以大君。易帝號。定以稱某大君也。今夫一人而得位乎天下。邦君之上。豈非君之大者耶。因以爲定稱。實得其宜。何曾嫌於僭焉。如王字。固有天下之號。夏后殷周之王。卽帝也。周季。以雄稱王者。僭也。然漢已降。有諸侯王。以爲宗室有茅土之定。稱是奚嫌於僭乎。我邦親王諸王。亦爾。唐有桓彥範等。五王。又有汾陽臨淮等王。以爲勳臣。定稱亦豈可以爲僭哉。



但王而係以國號。即是夏商周之王。與漢唐之制實別。是為僭。已有喙三尺。烏得解免與哉。又如后字。后不省方。皇后。憑玉几。天子也。班瑞干。群后。諸侯也。三后協心。公卿也。上世蓋相通。自周歷秦漢。有后妃。王后。皇后等。其稱既定。後人不復得以皇后指天子矣。夫稱呼既定。則王之與后。猶且移以爲人臣婦人之稱。乃以古來未嘗爲定稱之大君。新定以爲亞天子之尊稱。何不可之有。抑江都勢位之隆。今古無比。故世人行文中。動失於僭。然其實已不可用。常套文字焉。今若舍大君二字。宇宙間。無復可比擬之字。故予漢有取於林氏之書。况寬永一定之式。自有明文。奕世運用。以至今日乎。是以斷然從之云。如白石國王之儀。

逸史 釋言第四

○三

懷德堂

其僭不待明者。而後知焉。則彼援據之拗。今不煩辨。予有辨白石殊号事畧書逐項疏辨左併按焉近儒往往割截諡號廟之宗之。蓋出乎不得已。而不自知其陷於僭妄。悲夫。且是皆係追稱。如施諸存在之日。果何所稱。

次二曰。大君而老。稱以太大君。天子有太上皇。皇后有皇太后。公主有太主。諸侯而下有太公。觸類取例。豈敢自我作古云乎哉。太與大相近。俗稱大御所。亦此意耳。何必病於創意特設乎。世之稱某廟某宗者。於是乎絕無取裁。實爲一欠事矣。

次三曰。列侯已下。指大君。稱殿下。固也。今或用大主。主君主公。字至於群下。相謂亦然。蓋俗所稱。御所御前之意云。

左篇云。晉侯背大主。平豹指秦穆也。漢唐泛用。以爲尊貴。通稱不必問等級矣。王君見遷史。而世俗頗以爲通稱。諸葛武侯集中。稱後主爲主公。僂天子以公本。非其倫。然是後世所謂主人公之類。蓋指君長之泛稱已。故主君主公。今通侯國群臣稱其君。亦用之云。

次四曰。大君自稱用孤。說者以爲王侯謙稱是也。若夫古所謂小國之君稱孤。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國有災眚。君自稱孤之類。義例不一。然秦漢而下。稱呼寔定。遷史中。往往有南面稱孤之文。所謂王侯之稱也。蜀漢魏吳。未帝之時。皆稱孤。而佗人不敢稱。蓋定以爲亞朕之稱也。今施之我大君及織豐家。庶乎得其宜矣。

逸史 釋言第四

○四

懷德堂

次五曰。大君曰薨。邦制固然。凡天子之崩。諸侯之薨。大夫之卒。禮也。然春秋唯魯侯稱薨。而諸侯同大夫稱卒。說者曰。內辭也。近古封建之制既定。則依魯史之法。諸侯曰卒。可以別於大君。若夫藩國記事乎。乃薨於其君。而卒於其大夫。所謂內辭已。與是編之例。並行而不相悖矣。世儒或泥諸侯曰薨之文。乃爲江都別薨。薨上崩下之文。又病殂字舊史之例。係僭僞無統。夏夏乎寔於措辭則惑矣。

次六曰。大君正配。定用妃字。東照正位号之日既無正配本編唯有台德正配一見

耳。人或疑於僭。蓋按上古有少典妃黃帝正妃。帝嚳元妃。次妃四妃。虞舜二妃。文王后妃等。但以爲尊貴配匹之概。稱至周始有王后夫人之稱。定以爲天子諸侯之正配。左

篇又有元妃次妃下妃季妃等。列國嫡妾亦以妃爲概稱也。漢諸侯王有后。混乎天子。蓋承戰國僭亂之餘習。非禮之善物。則後世固不遵依也。但東漢已降歷代以皇太子及諸王正配爲妃。蓋以爲亞后之定稱。能酌古者司馬劉蕭以公爵宰天下之日。正配爲妃。相承爲例。此以其人若茲病於其僭乎。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氏。處胡羯篡奪之間。世守臣節。未嘗僭稱。前史美之。而西平公重華有妃裴氏。梁湘東王繹娶徐妃。又有妾王妃。唐季晉王克用有劉夫人。又有妾曹夫人。據此則典午已還。妃號有時。而王公通用。妃與夫人。嫡妾並施。不必外守太子諸王正配以其餘爲僭。而可如我大君名位之隆。實出于諸王之上。則斷

### 逸史釋言第四

○五

懷德堂

然施亞后之稱。夫何僭之有。又按周室之制。王后而下曰夫人。曰嬪。曰世婦。曰妻。諸侯取於夫人。大夫取於世婦。士取於妻。以爲正配之稱。等威秩然。我邦上世。皇后之下有妃。有夫人。有嬪。今大君而用妃。諸侯而用夫人。亦暗與周制合矣。若夫豐家者。事係勝國。且與自匹夫爲日又淺。其與諸侯敘君臣之分。未至於若我江都之一定。則其配以夫人。混稱亦不爲不可。然當時以廳大廳爲俗稱。爲諸侯所不得而自稱焉。則鎔化之方。亦當少有等差已。故以夫人爲正稱。通元妃次妃季妃用之。是可矣。俗間有北方御臺之稱。皆所以指目王公正配也。先輩或修爲北臺。柳史中亦或用之。雖非稱呼之正。亦不失雅馴矣。抑御臺起乎

御臺盤所。是中饋之事。原非的指之尊稱。且臺字泛用。屬婦人亦多矣。有榭臺。有梳臺。有娥臺。瑤臺。有王母臺。并玉臺。玉女臺。望夫臺。寡婦清有懷清臺。西施有姑蘇臺。趙飛燕有避風臺。故分臺字。施王公之妃妾。實爲我邦一佳目。若夫用述豐公之事乎。其太夫人杉原氏。稱旭前旭非名也。故其女配我大君。亦稱旭前。蓋襲母稱也。豈有母子同諱之理乎。爲旭臺。又其次妃京極氏。松丸殿爲淀臺。乃元妃淺野氏高臺之爲高臺也。則偶然耳。松淀非姓氏也。是城郭之名。以其所居稱之也。臺字轉用頗廣。有城臺。門臺。臺城。臺門。之目。指漢室爲漢臺。指京師爲京臺。官署有蘭臺。麟臺。霜臺等。晉宋公府有晉臺。宋臺之稱。不必皆限以樓臺之臺。則松淀二

### 逸史釋言第四

○六

懷德堂

臺亦兩義各相融矣。次七曰。大君適嗣。通乎諸侯。稱世子。蓋太子世子。原無階級。春秋天子諸侯皆稱世子。傳則悉稱太子。可以見矣。然古時簡質之法。未可固執以律後世。而後世稱謂已定。天子外不容稱太子。乃以世子通乎大君諸侯。固其所矣。但在大君或稱元子。可以別於諸侯。書云。猷殷王元子。又云。有王雖少元子哉。又云。敬保元子釗。天子也。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諸侯也。元子猶言長子及冢子也。殷王元子。是庶長子也。其餘皆適長子。卽是太子。而歷代未嘗用爲定稱。後世天子有皇太子。等威自明。則以元子爲一稱於義無妨焉。又按元史曰。議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以三

實奴爲元子。蓋一時論定。以爲太子世子之間。也可以爲一據矣。後閱常藩成績一書。既有元子之稱。豈亦據元史也與。

次八曰。大君之駕稱大駕。天子自有宸駕。變駕聖駕等。其於武事。或稱大旆。可矣。儀禮乘龍載大旆。天子也。左氏晉中軍。大旆之左旃。諸侯也。唐詩又有將軍大旆掃狂童等之語。可以參取焉。旨稱大旨。命稱大命。天子自有睿旨。救命皇命等。若夫位爲大位。統爲大統。亦可矣。天子自有天位。皇統也。華城羸劉而下。歷代郡縣。唯天子極崇高。富貴。雖有王侯將相。而勢自懸絕。故稱大者。輒自屬天子。蓋大字未有極尊之意。而天子之外。無可稱大者也。我邦逸史釋言第四。懷德堂。

逸史釋言第四

〇七

懷德堂

近古事體。則異於是。今也大氏分大字屬江都。與皇睿等字相形焉云。

次九曰。空字之法。後世益密。如明人記事。往往於天子。擡頭揭書如表疏。然至年號京師等字。亦必空一字。皆近乎靡文。今不敢依焉。然是編全主於我大君。則不得不別立一例矣。故凡江都之事。唯大君空一字。天皇。上皇。空二字。王皇等。小的指者。及詔勅等字。皇后皇太子。皆空一字。但尊稱偶在行首者。不入此例也。

次十曰。今世封建之制。概祿萬石以上。爲諸侯。亦自成五等。曰國侯。大者兼國。小者不滿國。世呼爲國主。曰郡侯。大者兼郡。小者不滿郡。皆城于其邑。呼爲城主。曰邑侯。館焉。

漢初關內侯。有食邑。如蕭何。傳曰。因郭君。故所食關內侯。封爲安平侯。可以見焉。中葉以降。及魏晉。皆虛封而無邑。以爲爵名。我邦兼之。但近世無邑者。復少。今無之云。

而不城。曰關內侯。有邑無館。或廩食而無邑。國侯中三親藩。猶公也。其餘猶侯也。郡侯猶伯也。邑侯關內侯。猶子男也。抑我邦上占郡縣之治。以喪亂割據也。浸變爲封建。唯朝廷所頒官爵。率由舊章。不別立侯國之制。故凡今之諸侯。爵係實敘。官皆虛任。卒至於以官名爲稱。呼下。迨士庶皆然。濫亦甚矣。是編所稱。謂隨文信意。以消息之。不硬守一例。焉國主。城主之目。華城史藉。亦有之。故從俗用之。如稱駿河國主。今川氏親。緒谷城主。淺井長政。是也。或混五等。以侯目之。如朝倉義景。稱越前侯。水野信元。稱刈谷侯。是也。或從國名單用之。例如稱甲辰尾侯。是也。或從以官名爲稱。呼與姓名相連之。例如稱加藤主計頭清正。小西

逸史釋言第四

〇八

懷德堂

攝津守行長。是也。或從邦制。四位以上。係封土。以虛仕去。姓氏而名焉之。例如稱岐阜中納言秀信。清洲侍從正則。是也。若夫邑主。關內侯。封邑單微。遷徙亦以常。往往難可的識。故皆稱某姓某官。或單書姓名而已矣。世多於侯伯以上。能記其名。而或不詳其官。稱於止大夫以下。呼以俗稱。官名而反逸其名。本編直稱官書名。自非顯著者。覽者或失於記認。故詳疏於其行首。或及其父子昆弟之系。若一人而年次相隔。則有重複出之者。皆以便乎省覽云。其隱僻不可徵焉者。與微末不必徵焉者。則蓋闕如也。若夫公族。既列乎系表者。後不復贅矣。讀者其審諸。



逸史目錄

逸史氏曰。編年之史。卷次秩然。匹族於目錄。然朱子綱目等。自立目錄。但以便乎後人蒐搜焉耳。是亦有不可闕者與。今也既從其便。則就剝卷中大要標年。以細注附載。令人尤易考索。蓋亦紀傳古史年表之遺意云。

卷之一

敘世止于正親町帝永祿二年己未

天文十一年

東照大君生

逸史目錄第五

○一

懷德堂

十六年

大君拘於尾

十八年

瑞雲公卒

大君從駿

弘治元年

大君冠昏

永祿二年

大高納糧

卷之二

永祿二年庚申至元龜元年庚午○凡十一年

三年

桶峽之變

大君正侯位

四年

大君與尾成

五年

夫人世子至自駿

六年

一向僧作亂

七年

一向亂平

齊藤氏

尾族徒濃

八年

足利將軍滅

九年

氏子氏子

大君始敘任

十年

世子昏于濃

十一年

氏子佐佐木

濃侯納足利義昭

今川氏

十二年

大君併遠

濃侯平勢

元龜元年

大君徙治濱松

姊川之役

大阪一向僧作亂

北條氏康卒

逸史目錄第五

○二

懷德堂

卷之三

元龜二年辛未至天正五年丁丑○凡七年

二年

藝侯元就卒

濃侯夷觀山

皇宮成

三年

三形原之役

天正元年

甲侯信玄卒

將軍義昭廣

朝倉氏淺井氏

二年

長宗部元親墓土佐

二年

濃侯夷長嶋

三年

長篠之役

四年

濃侯徙江

江侯拜內府

五年 羽柴秀吉 封于播磨 江內府 遷右府

天正六年戊寅至十年壬午○凡五年

六年 越後謙信卒

七年 台德大君生

八年 別所氏

九年 羽柴氏

十年 武田氏

羽柴氏

逸史 目錄第五 〇三 懷德堂

天正十一年癸未至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十一年 柴田氏

十二年 小牧長

十三年 羽柴氏

十四年 聚樂

大君治

卷之六

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丁亥至十八年庚寅○凡四年

十五年 關白

十六年 聚樂

十七年 關白

十八年 關白

卷之七

天正十九年辛卯至文祿四年乙未○凡五年

十九年 大君

逸史 目錄第五 〇四 懷德堂

文祿元年 太閤至

二年 平壤

三年 太閤城

四年 太閤徙

我世子娶

淺井氏

卷之八

西海 關白始 禁天教 北野 茗燕

道平 關白造大

北條 氏

大君 入關

尾侯信 雄廢

秀文為 關白

關白建外 征行臺

朝師克 朝鮮 朝師救

和議 大君見惺

大捷 大君城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大捷

慶長元年丙申至四年己亥○凡四年

元年

大君遷

外師

明封

和議

二年

朝鮮再入

明救

閑山嶋

三年

蔚山

太閣遊

外師半

置大

四年

秀賴徙

七侯罪狀

賀族利

五年

三成

大君徙

諸侯

大君徙

六年

大阪

石田三成

就國

大阪

七年

造方

伏水城

就國

大阪

卷之九

逸史 目錄第五

○五

懷德堂

慶長五年庚子至六年辛丑○凡二年

五年

上杉

東征

石田

伏水

六年

上杉

東征

石田

伏水

七年

上杉

東征

石田

伏水

八年

上杉

東征

石田

伏水

卷之十

慶長七年壬寅至十六年辛亥○凡十年

七年

坑冶

與大阪

八年

大君正位

結香

九年

定道

大猷大

諸侯設邸于

十年

台德大

君生

江都真孖

十一年

太信勝

桂川

朝鮮

十二年

太信勝

越秀

入貢

十三年

再城

薩侯平

宮女朝

十四年

豐孺子再

琉球

士流斬

十五年

孺子再興

天皇

大禁

十六年

孺子如

天赦

鴨渠

卷之十一

逸史 目錄第五

○六

懷德堂

長崎置

後水尾帝慶長十七年壬子至十九年甲寅○凡三年

十七年

太修

越前諸

十八年

皇宮

播侯輝

大窪忠

十九年

大阪招

章定制度

孺子占

二十年

孺子鑄

與

大坂

二十一年

大鐘

朝紳祕籍

二十二年

大鐘

與

大坂

二十三年

大鐘

與

大坂



卷之十二

元和元年乙卯訖于二年丙辰四月○凡一年有

奇

元年	兩駕	大阪	大阪	豐臣
振旅	再舉	夏役	氏	氏

太	公	輝	太
大	子	得	大
君	忠	罪	君
領新式			薨

二年	改軍	太	太
容		大政大臣	君薨

自永祿二年至元和二年總計五十七年

逸史 目錄第五 〇七 懷德堂

逸史卷之一

冥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敬世止于正親町  
帝永祿一年己未

逸史氏曰。懿哉我東照大君。撥亂反正之績也。蓋自乾綱圯紐。閱歲數百。群雄哮矚。代弄國柄。廢立幽辱。相踵於朝。雖時有小康也。要無足觀焉者。權譎之政。顛覆接武。終以致海內糜沸。蒼生魚爛。未如之何也。悲夫我大君。雖分派於人。演而中葉哀荼弗絕者。若綫既而國于參數世。基本斯立。然亦時否命屯。成而復敗。終乎机阻不振矣。大君邇以區區遺業。

逸史卷之一

懷德堂

鷹揚龍摠。滌瑕蕩穢。天下始定於一。皇猷亦賴以清夷。其洪模碩畫。蓋卓越乎前古焉。雖其以馬上得之也。亦能孜孜乎墳籍。人綱既舉。名分既正。以佑啓我後人。而封建之治始成。使吾日域殆乎攀海外商周之隆。與夫桓文詐力維持一時者。固異年而道也。予也校敘先世。深感於其艸創之艱云。

東照大君系出於清和天皇第六子爲桃

園親王貞純。貞純生子經基。世呼曰六孫王。拜鎮守

將軍。賜姓源朝臣。經基子滿仲。滿仲子賴信。賴信子

賴義。賴義子義家。世以勲勞執節鉞。故諸源多顯義。

對馬守義親  
檢非違使尉爲義

左馬頭義朝

安藝守清盛後大  
政大臣

右兵衛佐賴朝後  
征夷大將軍

足利判官義康  
山名伊豆守義範

里見太郎義俊  
新田大炊助義基

合戶五郎經後合  
一作賴

東鑑建長年後有  
新田參河前司賴

氏累見或作三河  
守蓋即是也其改

相模守高時

小太郎義貞、義重  
七世孫

治部大輔高氏、義  
康八世孫高後收

義滿尊氏孫  
右馬頭賴之、後武  
藏守、又相模守

足利左兵衛督持  
氏尊氏玄孫  
右衛門佐氏憲曉  
號禪秀  
義持義滿子

太郎左衛門信重

其。後醍醐天皇元弘中、徵矢討鎌倉、行宮失守。

天皇狩隱岐、以楠氏唱義也。新田義貞、足利尊氏歸。

順勤王。卒滅北條氏。王室中興、二人以功受封源。

氏復興、建武中尊氏反、自爲征夷大將軍、義貞討尊

氏、滿義佐之、屢戰不克。中興業隆。天皇狩吉野。

南朝斯建、尊氏因有所擁立焉。北朝先挾以今天下。

滿義乃與其族退匿德川、世良田諸邑。是時義貞戰

於新田氏、漸微。足利氏獨興、世爲大君。後小松

天皇時、大君義滿任用管領細川賴之、粗定禍亂。明

德中南北講和。皇統歸一。滿義生子政義、政義生

逸史。卷之一。懷德堂。

子親季、親季復氏德川。稱光天皇、應永中關東、

管領持氏與執事上杉禪秀有郤、禪秀作亂逐持氏。

禪秀宗彊而多士、親季率族往保焉。大君義持出師

助持氏、討之、禪秀伏誅、悉收其黨。親季子曰有親、有

親子曰親氏、逮迹甚急。三人共避難、投藤澤清淨光

寺、權爲僧、相訣而逃。親季不知所終、有親尋以親氏

淪躓窘窮至、參髮而寓酒井邑。邑以識其非、怪人敬

重之。親氏生子廣親、是爲酒井氏。頃之、親氏徙居松

平邑。邑長曰松平信重、家富而無男、見親氏、偉之、妻

以其女、盡予貲產、命嗣其職。實。後華園天皇永

亨元年己酉也。子孫因爲松平氏、自親王貞純十七

世至親氏。蓋五百有餘歲。是爲我。東照大君八世

祖親氏仁惠好施、務赴緩急、邑多阻隘、親氏剪灌莽

修道途、行旅便之時。足利氏綱紀滋頽、盜賊並起、親

氏竊思興先緒、乃散財招士、恩意益勤、隣邑聞之、往

往附屬。少年或相聚、伐邑來獻、親氏傾心撫納、於是

人思自效、名聲頗張。我。大君之業、蓋基於此。親氏

卒、子泰親嗣。泰親撫下有恩、爭練武事、會大納言平

實照。西洞院氏誦參泰親善待之、後遇赦歸、護送入京、實

照德之奏、請甄拔、廷議憚足利氏事寢不報、久之

逸史。卷之一。懷德堂。

勅除參目、代土人畏服。尋任參河守、於是城富津、使

子信光守之、自城岡崎而居焉。遂列爲諸侯。是爲良

祥公。卒、信光嗣。任和泉守、是爲崇岳公。公智勇兼入

威惠並行、西參士民多保歸焉。當是之時、天下大亂

諸國崛強、互相併吞、其佗郡邑逐長吏據城堡、以自

守者所在、基布彼此、攘奪無復寧歲。公乃思乘時以

啓疆土、遂伐大給、北給取之、又欲攻安祥、而患勞兵

乃陳伎樂於城西、潛兵三面、齊上、遂拔之。令子親忠

守焉。永亨季年、足利持氏以叛、見誅、衆推執事上杉

憲實爲管領。文安中、上杉氏求持氏遺孤成氏、立以

安居守德實  
左兵衛督成氏



上杉右京亮惠忠  
義政將軍義教子  
義教義持弟

讚岐守成之

右京大夫勝元  
右衛門佐持豐  
等宗全

按前志義滿創室  
町第窮極壯麗故  
呼曰華第六世居

之後居第雖廢故  
而習稱以室町云

左馬頭義親

爲主納之鎌倉。借爲關東公方。享德中。成氏殺管領

憲忠。尋走古河。與上杉氏屢交兵。寬正初年。大君

義政令弟政知如鎌倉。路梗館于掘越。上杉奉之

與成氏攻伐不息。政知尋卒。五年甲申。天皇內

禪。皇太子成仁踐祚。是爲後上御門天皇。六

年乙酉。額田。流民嘯聚。寇掠郡邑。兵勢甚熾。宇護

細川成之。伐之不克。乞援京師。大君義政下教於公

討之。公擊平之。威名大振。應仁元年。管領細川勝元

山名宗全。稱兵相攻。輦轂大亂。所在牧伯爭至。分助

二氏。義政不能制。威望益衰。大皇幸室町華第。

逸史卷之一  
○寬正應仁  
○五  
懷德堂

駐蹕。積年文明五年癸巳。宗全勝元皆外。其黨猶割

據。義政老。世子義熙立。八年丙申。華第災。天皇

移蹕小川。群帥久在京師。上下困乏。郡國益亂。九年

丁酉。各逃歸國。京師厘定。大皇得還宮。初義政

以驕奢荒逸。馴致大亂。京師衰耗。貴賤殆不自給。而

更營東山。侈靡滋甚。云長亨二年戊申。公卒。公有男

女子四十餘人。顯者蓋十餘家。女皆配豪族。由是親

姻蕃衍。于參次子親忠代。立任左京亮。是爲松安公。

治。于嵩津。延德元年己酉。大君義熙薨。無嗣。太

義政立弟義視。子義植。義政尋薨。明應二年癸丑。寺

武藏守又右京大  
太政元勝元子

左京大夫義興

北條新九郎長氏  
原姓伊勢。號早  
運。或作宗雲

離職國爲註曰請  
於公國事不

部上野舉母伊保八州。參五城主。合兵將攻嵩津。公

聞之。率兵三千要之。伊田。參大戰。破之。於是勢益震

西。參諸城多送款。管領細川政元作亂。擁立足利政

知子義澄。征夷之拜如儀。大君義植奔周。依大內義

興。義興時併周。長豐筑藝石等數國。威令遠及。諸道

而崇奉甚謹。義植安之。葦山。城主伊勢長氏。襲捕

越殺足利政知子。茶丸。因居之初。長氏以姻。依駿輔。

今川氏。有功。受封。葦山。於是借師。狗豆。相下之。尋徙

小田原。相略北條氏。故地。有之。遂冒姓北條。以托其

後。云九年庚申八月。公卒。公慎重念治。省賦歛。郵孤

逸史卷之一  
○文明至明應  
○六  
懷德堂

寡恆言治國。莫先乎辨析邪正。莫重乎愛惜名器。乃

明賞罰。修法制。士樂爲用。國人戴之。公嘗置佛寺于

鳴田。以資冥福。或云伊田之役。爲其國殤。號曰大樹

寺。世或掘。馮異。故事。以爲後世興。爲大將軍之符。公

有九子。一親長。與嵩津。二乘元。與大給。三長親。與安

祥。爲嗣。四親房。五僧超譽。六親光。七長家。八長忠。九

乘清。長親代。立任出雲守。是爲棹舟公。是歲。大

皇崩。後柏原天皇立。文龜元年辛酉。追削前將

軍義植官爵。公有勇略。及立能修父祖業。名聲四布。

駿河國主今川氏親。淡忌之謂。德川氏樹基。數世。今

字津三郎右衛門

彈正左衛門憲光  
一作康元  
宇都忠茂或直作  
宇都忠茂忍非  
矣蓋宇都官爲著  
姓先世既與連當  
足利氏時有所謂  
避故改稱宇津平  
忠茂或作忠武忍  
以字似誤耳

六郎澄元後左京  
大夫  
筑前長輝號  
希雲

不取。後或難制。永正三年丙寅。親帥駿遠豆相東參  
兵。以北條長氏爲上將。八月圍嵩津城。垂陷。公將救  
之。麾下纔五百騎。乃令曰。衆寡懸絕。我知爲魚肉。然  
見危不拯。後復何顏。皆能從否。僉曰。存亡唯命。公喜  
曰。當今之計。特在因。聞擊之。使彼不知我多寡。乃乘  
夜直馳濟。矢燭川。背水而戰。宇津忠茂麾衆馳且呼  
曰。我勝必矣。若等努力。士氣益振。無不一當百。駿師  
敗績。斬獲不可數。公退陣。水西駿侯與長氏收散兵  
于水東。衆驚不能陣。宵遁。公大悅。慰籍將士。問忠茂  
曰。汝何以料勝。對曰。臣聞長氏輕我。在途酣飲。不設  
備。且恃寵而驕。士心不降。臣是以知其可。能爲公稱  
善。於是田原城主戶田憲光以城降。東參望風歸  
屬。封疆益闢。忠茂原姓宇都官氏。其先爲美濃將監  
泰藤。從新田義貞于越。及義貞外事。逃匿于參四世  
孫某。始仕崇岳公。是爲忠茂。父忠茂以先世居大窪  
參及晚節。更氏之。管領政元修妖術。遠室。無子。喜怒  
又不常。群下苦之。四年丁卯。政元爲其下所害。賊據  
嵐山。作亂。細川氏自其先賴之。世有阿讚丹津而治  
於阿。唯世適代入。爲管領。故政元取從子澄元。于阿  
爲後。未至而難作。澄元尚弱。其部下三好長輝相之。

逸史

卷之一

○文龜永正

○七

懷德堂

按諸書皆以三好  
爲信國源氏唯大  
日本史則爲甲國  
之源今從之

近江守氏綱一作  
近綱

右馬助政賢

第在三條高倉故  
或呼曰高倉第

氏爭直義故第而  
義持寄居之

尼子伊豫守經久

新九郎氏綱  
民部少輔高國又  
武藏守又右京大  
大夫曰民部政春

率甲入京師。擊賊平之。澄元爲管領。長輝係甲國源  
氏。世居阿之三好。因氏焉。及是役。三好氏始顯。五年  
戊辰。周侯義興大舉。奉足利義植。東上山陰山陽西  
海三道。侯伯多從。管領澄元及斯波赤松島山諸將  
拒之于津。不戰而潰。澄元與三好長輝奔阿。諸將奉  
將軍義澄。奔江。依佐佐木氏綱。周師入京師。義植復  
位。策命如儀。削義澄官爵。義興爲管領。八年辛未。澄  
元遣其族政賢率兵入津。義興邀擊。不利。會義澄卒。  
阿人與江人約。納義澄子義晴。政賢進寇京師。義興  
擊大破之。獲政賢。京師悉平。義植尋修三條第。以徒  
焉。義興爲政一紀。威令頗行。會雲侯經久叛。將攻周  
乃就國討之。交兵連歲。不決。義植喻行。成十六年己  
卯。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勇悍善戰。威力不衰。大永元  
年辛巳。公立子藏人信忠。而老公五子。長郎信忠。任  
右京亮。是爲安栖公。次親盛。與福鎌東端。次信定。與  
上野櫻井次利長。與藤井季義春。與東條。先是細川  
澄元舉兵奉公子義晴。抵津。與管領細川高國戰。破  
之。使三好長輝入京師。高國奔江。大君義植留而行  
成。高國以江師入京師。擊阿師。執長輝。殺之。澄元奉  
義晴奔播磨。卒。高國專橫四方。亦滋亂。義植忽忽不

逸史

卷之一

○八

懷德堂

彈正左衛門親良  
不詳其譜第按本  
表所載彈正左衛  
門昌安為岡崎城

左馬頭義榮

左馬頭義冬  
冬武  
作維

逸史 卷之一

○大永

○九

懷德堂

樂是歲潛遜于淡。高國適迎義晴於播立之策。命如儀。再削義植官爵。義晴起第柳原。安栖公幼而聰敏。及立。寵任群小。荒酒汰侈。徵歛亾度。屬邑皆畔。安祥孤立。群下憂虞。屢諫弗聽。或竊議廢立。事覺。公怒。召首謀一人。手刃之。既而大悔。寤。公有三子。長曰清康。次曰信孝。季曰康孝。乃召士臣。託清康曰。寡人不德。親離衆背。噬齊靡及。清康雖幼。頗有奇資。若等幸善輔佐。三年癸未。使營大濱老焉。清康嗣。是為善德公。公穎悟絕人。甫髻亂。每對故老。詢以古今治亂。或召士衆。令敘其戰陣擊刺之功。憑膝聳聽。不倦。問疾弔外。一若成人。年十三。襲立。乃益拊循臣庶。恩惠備至。衆皆感戴。知其為有為之主。一日宴士衆。命引滿舉白。慰勞切至。皆退相謂曰。今日之酒。是我頸血。是歲足利義植卒于淡。故將軍義澄少子曰義冬。義植無子。收義冬撫之。及其遜也。亦取以從。遂立為嗣。義冬徙阿。居平嶋。後世因氏焉。義冬子義榮。義助。義榮蚤亡。義助子曰義種。歷世實於阿侯。到今弗絕。世呼曰阿波公。方云六年丙戌。天皇崩。後奈良天皇立。公既長。撫服伐叛。威名復張。初松平親貞以岡崎畔。謀自立。城山中。攻掠鄉邑。公累遣使招諭。弗聽。

志德公之從祖叔  
父恐即志而前後  
改名耳  
又按義榮諱此  
作昌安可從

筑前守長基

左京大夫晴元

民部少輔綱綱

兵部大輔義隆後  
中納言

逸史 卷之一

○十

懷德堂

公怒欲攻岡崎。宇津忠茂止之曰。不若先取山中山。中既陷。岡崎子立當不戰而服。乃乘風雨夜襲山中。拔之。親貞懼。遂降。岡崎兩參襟喉。公乃徙治焉。遂出師。徇西參。諸豪相踵歸降者五十餘人。公皆推誠。撫納。勢大震。公將賞忠茂功。召問其所欲。辭曰。臣四子忠俊。忠次。皆叨祿秩。臣老矣。復何所須。彊之曰。願賜忠員。忠久。皆叩祿秩。臣老矣。復何所須。彊之曰。願賜治下。市征以養。老公笑許之。既而曰。忠茂廉士。今冒私利。得非老悖乎。使視之。忠茂畢會父老。曰。君賚我市征。自今悉蠲之。無所復徵。於是士人大悅。商旅爭歸。岡崎殷富。勦乎此云。公大嗟賞。七年丁亥。三好長基相細川澄元。子晴元。抵界浦。津泉開府。以居焉。長基入京師。破管領高國于桂川。高國奉大君義晴奔江。已而以江師越。師入京師。戰未決。亨祿元年戊子。長基私與越人連和。高國奉義晴復奔江。依朽木氏。朽木植綱傾心護之。高國尋奔勢。先是雲侯經久復與大內氏構兵。毛利吉川諸族應之。周侯義興率師入藝。與毛利吉川戰。又如筑伐。少貳氏下之。是歲伐尼子氏。入石。復其侵地。遣疾而歸。遂卒于義隆嗣。二年己丑。公伐牧傳藏。傳東參右族。世有吉田。國人多服從。乃竊圖併西參。公聞之曰。先者制人。後者受制。



藤原助秀  
有馬助定

吉田正清重長後  
守廣孝父

備中守重長重谷  
次郎重實重長

遂出師伊奈。城主本多正忠納款率兵從之。正忠先曰助秀居豐後本多邑因氏焉其子助定從足利氏受邑于尾其裔徙參數世有伊奈以至正忠自棹舟公時其族在參者多出仕而為城主者唯正忠故公大悅進焚下地御油傳藏望煙曰是必岡崎兵彼自送外當邀擊殲之自將兵濟吉田川棄船毀筏徑進決戰兵鋒甚銳我師少卻本多清重外之佐野與八請退軍公曰彼小勝而驕是我利也秉麾直馳與八謂衆曰軍勢危矣是我屬致命之秋遂力戰以之內膳信定免胄奮擊衆皆殊死戰大破之獲傳藏進逸史 卷之一 ○十一 懷德堂

薄吉田正忠門焉城陷公入城明約束毫無犯百姓帖服初戶田憲光以田原畔公因伐之憲光復降遂徇東參悉平之又侵尾取品野信定戰有功公予之品野公之赴田原也正忠邀享之于伊奈酒酣獻殺一盤盤中藉用細辛三葉公悅而異之幕為徽號本邦謂細辛為葵故事鴨宮祀日用為表飾故京畿呼曰鴨葵今葵章勅于此或曰正忠用池中水葵非矣浮菰其為細辛葉密矣本多氏花号卓葵亦然蓋傳者不知別有鴨葵因致此謬耳今據實匡之云三牟庚寅公攻宇理參松平右京亮親次趣南門內膳正信定繼之公趣北門城主熊谷重長出城接戰前

一作直利非矣

嘉平一作嘉平備

岩瀬莊左衛門

重長河內守清長之父

軍敗績親次力戰外之信定按甲不動親次信定從子驍勇善戰衆皆惜之公從山上望見大志路阻不能赴援遂前薄城親犯矢石以督戰拔柵乘墉重長固拒不下日暮收軍公讓信定曰一旦之急胡越相拯今至親而陷外地君立視其斃又獨何心信定赧然不能答衆為語曰親次外榮信定生辱初公戒群臣散樂落合嘉平先至誤就信定席信定至使人謂之曰子胡猥就我席當亟去嘉驚謝將起再促之嘉怒曰我非不去何督責之急我君在上群僚滿座我頸可斷矣席不可獲也堅坐不動樂畢公無所問或逸史 卷之一 ○十二 懷德堂

請黜嘉以謝信定公曰群士皆父祖所愛養叔父空體此意今也驕而無禮廣坐辱之嘉若怖勢退縮我且罰之以警儆懦彼之崛彊實在所善遂召嘉賞焉信定啣之至此遂有貳志初岩瀬莊謀也強悍無行嘗殺人公愛其勇滅外逐之公在宇理宵縱火為應我師乘之重長棄城而逃公召莊祿之莊感悔卒為善士人皆多公惜才愛士焉重長徙居高力參因更氏焉尋來仕云四年辛卯安栖公卒先是細川高國自勢適江佐佐木氏不禮焉逼越前朝倉氏亦不禮遂奔雲乞師尼子氏解之如播依浦上氏是歲浦上

則宗助高國率師入津。三好長基如界府相細川晴元拒之。尼崎不利。高國攻界府。長基逆戰于天王寺。破之。禽高國。殺之。天文元年壬辰。晴元行成大君義晴復歸京師。晴元自界府遙為管領。長基頗擅讒間。以乘晴元殺之。時畿甸益亂。大君管領皆擁虛號。一向僧兼壽以善化誘得眾資甚富。乘世亂蓄兵招客。所在攻略。劫歸其宗。故法益行。四方鉅刹名祠各倣樹黨。民間無賴亦托以嘯集。自稱曰一揆。蓋謂糾合要結同心一歸也。遂有一向法華祠人士民等目以分之諸司牧雖苦其橫。戰爭或取援其黨以利一時。

逸史 卷之一

○天文

○十三

懷德堂

故勢日張。皇一揆之害卒徧諸道。二年癸巳。公與廣瀨參城主三宅甲寺部城主鈴木乙戰于岩津。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是歲冬。信人來侵。公曰。彼踐大雪。涉重嶮。當乘疲亟擊。親以步騎一萬蹙之。信人大敗。追北。敵獲三千餘人。殘卒皆降。公屢克威武。日盛。甲斐國主武田信虎使人來通好。尾人濃人亦多服從。公乃慨然有兼并之志。嘗謂左右曰。我家為足利氏所擠。顛蹶累世。危而復興。今天下瓜分豪傑並起。時難得而易失。須席累捷之威。直指京洛。取足利氏以復世讐。乃練士馬。屯糧仗竊規進取。公嘗夢有文在其

定吉多作正熟誤  
矣正統係其孫

握曰。是旦而咨眾。無能解者。浮屠橫外以析字占之。曰。是字為日下人。日下一人而握之。大柄在手也。吉莫大焉。然握而未啓。不在其身。或在後嗣也。公大悅。為創龍海禪寺。四年乙未。杜山尾城主畔尾以城降。公謂眾曰。我先擊尾。夷織田氏。然後舉濃。勤江。席卷而西。觀兵於京畿。冬十月。公親帥精騎一萬。次杜山。四出攻略。以誘尾。尾人不敢出。時內膳信定居上野。城潛謀作亂。稱疾不從師。眾心危懼。而公志益銳。群臣咸諫曰。杜山雖降。反覆難信。進有織田之勁敵。退有內膳之陰圖。腹背受害。其危弗測。請姑班師。胥時。

逸史 卷之一

○

○十四

懷德堂

而動公。慨然曰。杜山建異。立誅夷之。織田若出一舉可擒。內膳之謀不足懼。且叔侄至親。借有小嫌。終將和解。初。安祥之區。區以寡擊眾。猶且所向無前。今欲有事於中原。大舉踰境。未加一矢。而還不獨貽笑士氣。亦撓我意決矣。若等勿復言。乃部署將士。刻日薄清洲。尾治時。安倍大藏少輔定吉秉政。以安危自任。恆憂信定異志。軍中屢回信。調停之。怨家流言大藏將逆。內膳氏以作亂。輿論汹汹。人不自安。定吉乃囑子彌七曰。我寵祿已過。凶徒騰口。唯君當察我赤心。然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我即被戮。宜藏身艸澤。族時。

植村新大榮安後  
出羽守或曰名持  
益非矣持益榮安  
祖父也或又曰榮  
安持益法諱其弟  
不詳乃據碑字鬼  
簿証之亦非矣蓋  
寺僧不又其形名  
爲法諱字榮安  
作榮安以安原國  
讀通也亦可以証  
法諱誤說矣  
強正忠信秀又備  
中宇

新藏長安一作安  
長清長兄也

四郎兵衛正定  
作定次  
新八郎忠俊等津  
忠茂長子  
安養寺清兼伯耆

申雪縱下情不達慎勿怨望若廢我言外且不暇彌  
七憂慙累日十二月五日營中馬逸駘藉吏卒騷擾  
唯呼公起視之彌七奉刀以從謬謂其父遇害輒自  
後弑公植村榮安斬彌七上下惶駭不知所爲定吉  
聞變將自殺內藏允信考素信其忠良遽止之時棹  
舟太公尚存群臣議喪歸請定吉處分太公察其無  
罪特宥之公娶青木氏生公子廣忠庶生男女二人  
男後爲僧名成譽爲大樹寺主女配酒井忠次太公  
立廣忠爲後年甫十歲後任三河守是爲瑞雲公令  
定吉輔之尾張國主織田信秀聞我喪率兵八千來  
逸史 卷之一 〇十五 懷德堂

定吉如駿借師冬公入牟呂參駿師衛送國人多往  
歸焉信定聞之怒六年丁酉春發兵圍牟呂忠俊約  
書於矢射城上期以四月迎信定知衆心不附懼戰  
不克乃宣言我是太公子孺子惡與我爭國然奸人  
或實緣以圖不軌此舉特懲之已且孺子至親我豈  
有意害之遂收兵還上野旣而信定會宿臣誓于社  
最猜忠俊令三作載書又大誓國人於是信定意解  
而忠俊等密議益熟忠俊遂與林政緣成瀬正乘本  
多忠豐植村榮安等謀潛告岡崎處守信孝信孝曰  
是我志也但內膳氏防我甚嚴故未發耳君等努力  
逸史 卷之一 〇十六 懷德堂

謀卽泄君等皆不免則誰復圖之者今日之議我且  
避之倘事不集我必繼之迺稱疾請浴馬山溫泉遂  
如京師待報忠俊等潛迎公入岡崎五月朔公至自  
牟呂親戚群臣皆集賀太公聞公入驪曰初藉駿威  
力欲強入國故交兵爾孺子我適曾孫國人孰敢建  
異信定亦當善事之信定不得已請和入謁信孝亦  
歸公賞忠俊以下功各有差七年戊戌信定卒衆心  
始安安倍定吉渙病其爲逆家不自置嗣卒以不祀  
衆義之定吉侍女有身出之嫁井上氏生子清秀冒  
國老姓封爲人子初北條氏綱與關東管領上杉氏  
爲福善之虞矣



兵部大輔源政  
五郎朝定  
大膳大夫兼信濃  
守晴信  
左馬助信繁  
今川刑部大輔義  
元氏親子又治部  
大輔

毛利陸奥守元就  
又右馬頭  
陶尾張守晴賢初  
名隆房號全孝  
右衛門大夫忠政  
尾子民部大輔晴  
久後修理大夫  
伊東大膳大夫義  
祐  
大原守等齊  
織田孫三郎信光

交兵積年。是歲與山內上杉憲政扇谷上杉朝定大戰克之。兩杉遂衰。甲侯信虎暴悍無禮。適子晴信勇而戾。庶子信繁婉而文。信虎愛之。駿侯義元其婿也。於是如駿視女。晴信乃作亂。篡國。義元陰右之。信虎不得還。後客于駿。信虎慮四十年。晴信終身不通問。國人亦無異議。識者淡憎晴信之逆。而益信信虎之虐。云。八年己亥。大君義晴遜矢瀨。尋寓坂基及東山第時。京畿諸寇充斥。用度不給。故依湖上諸侯。以自存也。九年庚子夏六月。尾師來攻安祥城。主松平長家乞援。公使松平信康與松平利長忠繼康忠林政逸史卷之一。懷德堂。緣等馳救之。信康馬蹶。尾人乘之。及長家康忠政緣等皆外利長忠繼力戰卻之。尾師引還。是歲吉田義隆令陶全美趣援雲。師敗績。於是周雲益交兵。累歲不解。十年辛丑。公娶刈谷城主水野忠政女。是歲雲侯經久卒。子晴久嗣。日侯伊東義祐伐薩與嶋津氏戰。遂屢交兵。連歲不決。十一年壬寅秋八月。尾人來侵。公乞援于駿。駿侯遣僧大原將兵二萬赴救。尾侯遣弟信光率騎五千綴之。與駿師戰小豆坂。尾師卻。我師駿師亂次追躡。信光反兵奮擊。我師駿師

孫一左衛門清長

水野下野守信元

大郎氏綱後右京大夫

筑前守長慶

左馬助敏宗

三左衛門忠倫系譜無所見

種嶋兵部丞時亮

大友左馬頭義鑑

平八郎忠豐又吉左衛門中書忠勝祖父也助定見前

皆奔。外侮甚多。大原帥退。力戰。尾人卒敗。冬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東照大君生。母水野氏。大君諱家康。初諱元信。又曰元康。甫生。容貌不凡。大公悅。曰。茲兒必有譽於天下。尾人復來。侵上野。內藤清長率其族擊卻之。十二年癸卯秋七月。刈谷侯忠政卒。初忠政屬駿。及卒。子信元背而歸。尾公聞之。曰。駿惠厚矣。義不可私。乃與信元絕。昏夫人水野氏大歸。刈谷細川高國子氏綱入泉作亂。管領晴元時在京師。遣二好長慶擊卻之。十三年甲辰秋八月。棹舟太公卒。尾侯信秀聞喪。遣織田敏宗帥騎二千攻安祥。敏宗傷逸史卷之一。懷德堂。股軍敗。信秀怒。親將攻安祥。拔之。松平忠倫以佐崎降。尾信秀城上輪田。今忠倫守之。以迫岡崎。西洋杜瓦爾國商船泊大隅海上。種嶋始傳鐵砲。嶋主時堯獲其術。豐後侯義鑑奇之。大會冶工。首廣其製。豫人河野氏益究其精。人皆知其利器相傳。摹造練習。十數年間。卒徧天下。當時以器傳。自種嶋。遂目為種之稱。廢焉。世人往往呼。嶋後知其名為砲。若銃。而種嶋小銃為種嶋者誤矣。十四年乙巳。公將兵擊尾人于清暖。破之。追北。薄安祥城。兵出戰。師殆奔。本多忠豐大窪忠俊等力戰卻敵。忠豐外之。忠豐尾人助定裔。助定四世孫曰助時。徒參仕棹舟公。忠豐其孫也。

松平清定信定子。信定太公相尋卒。懼公修前釁。以  
上野畔。初酒井忠尚與石川清兼酒井正親有郄。忠  
尚譖一人於公。公察其姦。詰之。忠尚慚而屏居。公以  
其世臣特貸之。及清定畔。忠尚往歸。公攻上野。不利。  
是歲丹人助細川氏綱作亂。三好長慶擊破之。氏綱  
竄伏。十五年丙午春三月。公侍臣岩松八彌喪心。入  
臥內刺公股而趨。出公執刀追之。堂庭傳呼。八彌作  
逆。植村榮安朝遇之于門。捉降。乾湏八彌彊悍多力。  
內藏允信孝把鎗。臨湏曰。縱焉。我且刺之。榮安曰。併  
我刺之。賊不可紓。乃輾轉相搏。卒斬其首。秋九月。公

逸史 卷之一  
○十九 懷德堂

七郎右衛門忠世  
河內守順盛

又攻上野。謂眾曰。向者我侮取敗。今彼必驕可禽也。  
乃分兵爲二隊。前隊薄城。清定援戰。公以後隊急擊。  
破之。大窪忠世年十五。力戰有功。清定忠尚皆降。公  
寘清定于櫻井。赦忠尚令守上野。河內人遊佐順盛  
相細川氏綱作亂。管領晴元使三好長慶伐之。不利。  
晴元赴救。大君義晴在東山陰。右氏綱許以管領。晴  
元恚遂叛。與江人連和。欲攻京師。義晴奔阪基。遂光  
焉。世子義輝幼而立。初越後人長尾爲景弑其主上  
杉房能。篡越後。又併越中。尋外兵其子景虎與其族  
爭國。景虎驍勇善戰。是歲竟平越後。又出兵頗并越

信濃守爲景  
民部大輔房能  
平三郎景虎後輝  
正大輝輝虎

基四郎忠貞  
發三郎忠久

中實能之地。十六年丁未春正月。公有疾。內藏允信  
孝如駿代。賀正也。初信孝恃功而擅。威福已出。祖叔  
父親長卒。無嗣。信孝盡有其室。弟康孝卒。亦無嗣。信  
孝又併其室。公皆不能禁。群臣議曰。內藏氏恣谿壑  
之欲。富軼公室。一旦構難。豈易制哉。日內膳以多邑  
終成巨害。不可不鑒。及信孝如駿。勸公除之。即命收  
信孝。邑悉逐其人。信孝聞變。馳還。至則無歸。奔駿。訴  
之。今川氏召參人。令納之。辭以故。不能強焉。信孝奔  
輪田。保於松平忠倫。欲舉兵爭國。初棹舟公分大窪  
忠貞忠久及宿臣子弟數十人。以屬信孝。於是忠貞

逸史 卷之一  
○二十 懷德堂

源七郎忠宗伊賀  
守忠吉長子

織田大隅守信廣

等議曰。吾儕以君命隸內藏氏耳。今豈從其反乎。迺  
相率逃歸。信孝益窮。遂請降于尾酒井忠尚以上野  
潛應信孝。秋九月。公遣兵伐信孝。不利。鳥居忠宗外  
之織田氏與忠倫謀將攻岡崎。冬十月。公發刺客殺  
忠倫。尾侯帥師至輪田。築六砦。逼岡崎。令子信廣守  
輪田。而去。十二月。駿人將來救。責任子公使。大君  
質駿。年甫六歲。後母戶田氏。田原侯憲光女也。時以  
道路多梗。取途于田原。會憲光陰昨。即尾欲取。大  
君予尾乃具船艦。佯言比日多雨。陸路水潦。不易行。  
焉。今幸天霽風息。不如從海路之便。既發。轉舵達熱

又五郎康景後三郎兵衛

佐渡守俊勝  
因幡守康元  
豐前守義勝  
隱岐守定勝

村上兵部大輔義清

筑前守冬尚後改時尚  
山城守隆信

田尾衆僉疑懼不知所爲尾侯出兵迎取拘諸大官

司氏天野康景以童子從年甫十一初上岸囑其奴

曰耳目非是恐陷姦計而疾歸報今猶可脫走如事

已定渠必物色不可復舉動矣果如其言而事因得

蚤聞焉衆奇之時大君出母水野氏嫁尾人久松

俊勝居近熟田乃遣家人善視之水野氏生三子長

康元次義勝季定勝後皆仕大君賜族云尾侯使

來謂曰今嗣在尾即欲全之宜與駿絕來締新盟公

對使者曰尾我宿讐弗可諉焉駿我石交弗可變焉

兒子存亡胡足介意尾侯大忿錮大君於國都是

逸史卷之一  
○二一  
懷德堂

歲太大君義晴城白川據之細川晴元與江師東西

入寇不利而退尋復入寇會白川糧竭義晴奔阪基

而行成管領氏綱自河奔阿義晴爲義輝起第于二

條在室武田晴信伐信人村上義清滅之義清奔越

後長尾景虎欲納義清屢與武田氏交兵連戰不決

肥前侯少貳冬尚爲其臣龍造寺隆信所逼奔筑後

屢謀復歸不得志遂自殺少貳氏隆信有肥前十

七年戊申春三月尾侯帥師次安城即安駿師來救

次藤川公將兵會之與尾師戰于小豆阪敗之酒井

正親力戰獲鳴海大學其良也尾侯令信廣戌安城

長坂九郎

而去夏四月松平信孝攻岡崎大窪忠俊與酒井正

親石川清兼謀伏射手狙而叢射信孝傷腋而外獲

首歸報公哭曰即生致之我必全宥之尾侯又遣兵

來侵公拒之重原尾兵敗走公遂攻八草與中條

氏戰于鶴原破之又擊梅坪城主三宅右近破

之尾侯自將次西野公固壁待之尾人侮我兵寡

進軍柳河公選精兵邀射矢下如雨長坂茶理先

聘師從之尾師敗績尾侯單騎遁茶理名信政每臨

戰莫不槍濺血善德公嘗目曰血槍因以自稱國音

疾呼轉爲茶理云是歲太大君義晴大君義輝復歸

逸史卷之一  
○二二  
懷德堂

京師細川晴元入爲管領細川氏綱率阿人入津二

好長慶在津與晴元有郤畔附氏綱十八年己酉春

三月尾侯信秀卒信秀系出於平內府重盛次子資

盛平氏之也資盛季子親實尚幼其母抱之匿江

之津田邑邑長娶之撫親實越前織田祠祝氏求爲

己子令繼其職因氏織田又稱津田先生子孫出仕

武衛斯波氏尾國係武衛之封織田氏累功秉政數

傳至信秀益顯權竟弑其主奪國信秀有五男一女

庶長子信廣適子信長次信行次信包季長益信長

倜儻有大志於是少而襲立國勢不並六日公卒年



朝比奈備中守

平八郎忠高忠堂子

中務少輔政秀佐渡守正成

伊賀守忠吉

二十四公壯武有餘而性猜忌臣民不附部下多畔及卒國又無主勢遂衰茶大君聞計哀慕如成人感動左右群臣相議欲與尾成以迎大君或畏駿彊欲姑修舊好別以謀取之駿侯義元聞喪愕曰尾人乘弊取岡崎參悉為其有且彼擁遺孤以臨之孰不服從其為患深矣乃遣朝比奈泰能等率兵讓岡崎於是群臣屬駿乃議曰今安城為敵有近接岡崎不可不取遂發兵攻之織田信廣堅拒本多忠高榊原藤兵衛从之我師敗歸冬十一月駿侯義元以僧大原為將大舉來援尾侯信長亦發兵救安城大原逸史卷之一

○二十三 懷德堂

設伏破之信廣出城赴援我師與駿師三面夾擊城兵散走追北斬獲數百級信廣逃入城師遂奪門縱火牙城僅存環柵備之信長聞敗曰阿兄事急乃自將馳救安城煙起信長意城已陷頓兵鳴海大原欲紓信廣外以易我大君使人請之尾侯怒弗答平手政秀林正成固諫乃許成駿人撤安城圍與尾人會于笠寺尾信廣歸尾我大君歸參居旬餘義元徙我大君于駿以其人為岡崎已下諸城居守戚族舊臣皆奪其邑以番直賤役驅使之或致之駿以補偏裨留松平重吉為居忠吉管國事悉收其貢

與左衛門清長後河內守  
 七之介親吉後主計頭  
 新六郎榮政後出羽守榮安子

新左衛門忠景

民部大輔一存

彈正少輔久秀

左衛門督我鑑  
 鑑子晚寺宗麟  
 左馬頭義鑑

稅誓曰族孺子長舉復其舊於是群臣局脊或退畊于野特恃其要約艱虞經歲義元館大君于宮崎駿給以穀千石親臣從者酒井重忠高力清長平岩親吉天野康景植村榮政等長幼二十餘人廝養百許人既而共億不繼上下困乏鳥居忠吉素富資乃陰給衣糧眾僉賴之忠吉其先紀人也曰鳥居行忠為熊野別當以訟奔參因居邑為亘氏亘一作八世孫忠景從新田義貞以膂力聞及義貞敗外逃歸參復姓鳥居至忠吉仕善德公於是為三世耆舊是歲三好長慶與第十河一存相細川氏綱舉兵和人簡逸史卷之一

○二十四 懷德堂

井順昭及畿甸西南丹人播人淡人讚人多應之攻陷津諸城屬晴元者晴元自將救之連戰大敗單騎遁歸奉二大君奔江長慶入京師發號施令畱其爪牙松永久秀鎮撫之復如津於是久秀始強十九年庚戌太犬君義晴薨于江先是戶田憲光乘我虛襲吉田取之是歲駿侯出兵伐吉田下之二十年辛亥陶全姜弒周侯義隆盡夷大內氏初二條前關白尹房三條前左府公賴及持明冷泉諸朝士宰京師耗廢奔周依大內氏至此同遭害全姜逆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繼大內氏自擅國事初大友義鑑與

左京大夫義實  
肥後守義宗一作  
宗家  
左京大夫氏康北  
條氏綱子

讚岐守持隆

豐前守義賢號  
實休長慶  
山城守利綱號  
道參  
兵部大輔定朝朝  
一作朋

肥後侯菊池義宗交兵屢克菊池氏遂衰至此義鎮  
伐義宗滅之併肥後相侯氏康伐關東管領上杉憲  
政滅之悉取其地於是北條氏威令大布關以東憲  
政奔越後托長尾景虎景虎館諸北川善待之憲政  
遂付與姓上杉及關東管領景虎尋雉髮別稱謙信  
伊東氏與嶋津氏戰者十年於是行成分隅右之一  
十一年壬子將軍義輝與細川氏綱行成復歸京師  
氏綱入為管領三好長慶城芥川津居之細川晴元  
為僧出山時大君管領勢益微事皆決於長慶而松  
永久秀居京師威又軋長慶阿侯持隆細川之宗也

逸史卷之一  
二十五  
懷德堂

世治于勝瑞阿持隆庸劣受制三好是歲三好實休  
弒持隆奪勝瑞因其室阿淡服從濃人齋藤道參弒  
其主土岐定朝篡濃二十二年癸丑大君義輝心憫  
晴元召而祿之晴元復聚其黨逐三好戊辰長慶怒率  
師入京師義輝與晴元奔江長慶不敢窮追巡撫京  
邑復置戍而去義輝寓朽木四年諸侯無復應者長  
慶削平畿內又徇丹播粗定之勢益張云二十三年  
甲寅越後侯景虎與甲侯晴信大戰于川中嶋信二  
侯皆長軍事素以威力相抗於是爭上毛之田兵結  
不解晴信夙崇佛教時年尚壯已祝髮著緇別稱信

忠世忠員長子則  
郎兵衛忠政忠俊  
弟為阿部定次義  
子初名忠次

備中守隆元後大  
勝大夫  
治部少輔元春後  
駿河守  
左衛門佐隆景

義廣駿侯姑夫或  
曰妹夫

五郎右衛門忠勝  
忠俊長子  
治右衛門忠佐忠  
員次子  
源五右衛門義綱  
一作高綱  
權六勝家後修理  
亮

玄弘治元年乙卯駿侯發師侵尾攻蟬江我士大窪  
忠俊忠員忠世阿部忠政等七人執槍血戰有功世  
稱為蟬江七槍初毛利元就憎陶全姜之逆也乃與  
周絕連年出兵攻藝諸城屬周者周人赴救輒敗藝  
悉平全姜議大舉伐之元就度眾寡不敵賊嚴嶋以  
為餌欲薄諸險是歲全姜率選兵數萬攻嚴嶋元就  
率兵三千大北岸乘風雨夜戒舟楫急掩其不意周  
師敗績全姜自殺闔軍殲焉周遂衰元就子隆元元  
春隆景皆豪邁練武事故所向無敵元春為吉川氏  
後隆景為小早川氏後世因呼曰兩川云二年丙辰

逸史卷之一  
弘治  
二十六  
懷德堂

春正月我大君加元服駿侯為納關口刑部少輔  
義廣女為夫人參人皆如駿賀焉或獻龍馬大君  
獻諸將軍義輝義輝大喜手教答之賜刀一口大  
君自幼從僧大原受讀書史大原清見寺王而駿侯  
諸父輔駿侯視軍國諸事有膽畧善戰大君因又  
得粗涉兵書云二月松平義春攻日近參中矢而外  
駿侯迺使參人築福谷酒井忠大守之阿部忠政  
大窪忠勝忠佐渡邊義綱等佐之織田氏遣柴田勝  
家荒川賴季將騎二千攻之義綱射殪尾人忠勝馳  
馘之勝家執槍刺忠勝忠政射勝家仆地尾人以馬

來救忠佐進刺其馬勝家僅免賴季勵眾傳城參人固拒尾人竟敗歸冬大君見今川氏從容請曰自

幼辭國先祀廢缺今既長矣願得一拜掃墳墓駿疾許之大君至自駿國人爭郊迎鳥居忠吉進曰臣

老矣自知不可用乃務置倉庾設府庫以備異日之用今幸未填溝壑及覩君歸何慶如之乃執手流涕

哽咽大君動容謝之及大君定侯位國計軍須無所置缺得以展力拓業忠吉之功居多時駿人衛

岡崎者猶在牙城大君入子城以跋駿撤衛駿疾殊無還意國人憤惋是歲甲越再戰川中嶋初大君

逸史卷之一  
○二十七  
懷德堂

明成祖名棣

義滿戡定海西九國又與明國修好及季年西陲姦民托互市擾明邊境勢浸披猖動輒長驅深入明人

怖之如虎至以南倭北虜血稱明主棟諭義滿禁戢義滿發兵掩捕悉焚舟艦致書送行明主發使幣璽

書褒揚然西陲無管海寇不絕及足利氏衰群盜公然遠掠而不能控制至此明復大苦我警其官省乃

使行人鄭舜功來致書於大君義輝應之義輝答書慰喻遣之耳三年丁巳春大君如駿大君屢聞

古老談欽仰祖風於是改諱元康自稱藏人秋九月天皇崩正親町天皇立是歲天下旱荒餓殍相

望津播潮溢外者以算藝侯元就使吉川元春如石備尼子氏遂大舉入周周人多畔應之周侯義長走

長藝師追迫逼之義長自殺周元就入山口周治除苛政撫新附周長悉平豐筑諸豪亦往往有送款

者餘皆屬大友氏元就乃置戍備大友氏而還已而與尼子氏交兵連歲不解伊東氏與島津氏復爭隅

地舉兵相伐大友義鎮出師筑前伐秋月清種滅之併其地清種家人以其孤種實免永祿元年戊午春

正月今川氏謂大君曰參諸城多畔附尾今子既長盡圖剋平大君大悅曰固所願也二月大君

逸史卷之一  
○二十八  
懷德堂

日向守重教  
作左衛門重次  
九藏重玄重次弟

至自駿遂攻寺部城主鈴木重教出兵接戰本多重次及重玄當先鋒重玄以之松平重吉繼進力戰重

教敗走逐北斬首百餘級焚郭而還又攻廣瀨織田氏遣津田兵庫救之大窪忠世獲兵庫尾兵敗遂進

薄城松平清善謂眾曰左右皆敵未可深入乃退而陣寺部舉母丹家中島諸城果出兵伺間大君乃

還又攻舉母梅坪伊保緒川皆未得志而還松平家次成科野參三月織田氏發兵圍科野城攻之甚急

家次夜斫敵營尾人驚而潰追擊獲將士五十餘人獻捷于駿夏四月大君如駿冬本多廣孝石川清

豐後守廣孝助定  
七世孫清重子



右京大夫義賢  
號永祿

滿殿三郎  
飯尾近江守  
作間大學助

島居四郎左衛門

杉浦八郎

兼天野景隆等如駿請曰寡君既長願復歸如約駿  
侯依違弗果是歲佐佐木承禎奉大君義輝軍于如  
意嶽京師東山松永久秀拒之累戰不決相持數月承禎  
就三好長慶行成疆而後可義輝乃復歸京師細川  
氏綱復爲管領長慶執細川晴元幽之芥川使氏綱  
居淀以護京師二年己未春松平信一代家次成科  
野三月尾人來侵信一擊敗之又夜乘風雨斫其營  
尾人乃退信一獻俘于駿我世子信康生于駿母關  
口氏是時駿日強大甲相皆求好四鄰懾伏義元侈  
然謂乘此際會滅尾克濃江直指京師可一戰而霸

逸史 卷之一

二十九

懷德堂

矣遂議大舉先出兵徇尾疆大君亦從焉織田氏  
聞警置砦要地嚴爲守備先是大高鳴海並尾杏縣  
尾即駿駿侯遣鴉殿長持守大高尾侯令鷺津守飯  
尾定宗丸根守作間盛重壓大高與長持屢戰而不  
決夏五月大高糧竭告急于駿駿侯欲致粟以城斗  
入敵境也難其人乃使大君督運大君忻然率  
千餘騎趣大高敵砦前後基布不得輒前宿臣更事  
者舉危之大君曰第聽我處分我且試之會尾侯  
親巡砦大君使島居信元等數騎覘之報曰敵勢  
甚銳意在邀我衆益懼杉浦鎮貞獨曰敵無有關志

近衛龍山公前久

衆詰之答曰敵脫欲戰當下山而陳今望我旌保于  
山上是辟我也不足懼矣大君曰善矣我當出奇  
以制之乃令酒井正親石川數正等率一軍深夜直  
馳背大高以伐鷺津縱火鼓譟守者不意我侵軼防  
禦甚窘丸根及佗砦望火大愕倉黃赴救大君麾  
下八百騎設奇正三隊乃驅馱達大高部伍修促弗  
可犯而近砦守者以壁已空皆傍觀不能枝梧我前  
軍亦過撤還乃收軍駿侯聞報嘆曰龍種也矣兵家  
傳以爲法云尾侯引去又使大君徇西參以所獲  
邑頒賞將士大君遂次岡崎復館于城是歲上杉

逸史 卷之一

三十

懷德堂

景虎如京師謁大君義輝請關東管領命允之併賜  
偏諱景虎因改名輝虎又請依故事得公子一人以  
鎮關東弗聽乃奉關白前久而歸挾以令東陸居數  
年前久不諧而還當是之時喪亂日久天子弁  
髦賊勢猖獗于京畿足利氏威令一無所施大內供  
御屢告乏絕公卿邑入百官廩祿皆脔削不給往往  
解職寄寓于侯國留者至餬口民家朝廷衰耗極矣  
是以海內分裂罔攸統一豪傑競興各自建國其尤  
彊梁者三十餘家細川三好松永之族盤互畿內延  
及紀淡阿讃駿今川氏併遠參尾織田氏與齋藤氏

分濃相北條氏跨豆武毛總里見義弘有房佐竹義重有常輩名南部最上氏分轄與羽上杉謙信朝倉義景對據三越武田信玄兼有甲信秦氏在丹畠山氏在能北畠氏在勢佐佐木承禎淺井長政割江赤松山名浦上氏之族連結于但因播作二備之間尼子晴久據雲以統隱伯備石毛利元就保藝以取周長一條氏與西園寺氏分司土豫大友伊東島津龍造寺氏基峙于西海九國戰爭攻奪海內無虛日足利氏亦隨入天地剖判以還皇統之乂歷生民之塗炭未有若此之甚也我大君在駿過一紀而歸

逸史

卷之一

三十一

懷德堂

立二十餘年暴衣露蓋寢創鴻基天正中豐臣氏起自匹夫鞭笞區宇禍亂頗弭十餘歲而歿天下復大亂大君一舉戡定身致太平者十有五年晚節黜畿甸之難萬國駿奔數月而棄鍵及薨號爲至治兆民到今實賴其慶矣語具本編

逸史氏曰孟子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噫嘻參向以安柄公無道祖業日蹙雖承以善德公英武國勢一張而倉卒之變主弑而孤幼敵國外侵親戚內畔顛覆淪胥殆乎不自救端雲公以宿臣翊戴獲奉宗祏於既墜

乃恨中自用以所懲懲封疆判渙加之短折甚矣其不競也當是時尾忒豺狼之噬於前駿逞虺蜮之毒於後廬免彼暴奪終受此陰懷大君以惇孤狼狽流離身且不自保國之泯墜豈復暇顧慮焉哉其勞苦拂亂可謂極矣乃知異日削平之勲隆赫之業未必不由之矣世傳大君之拘于尾或彩籠閉小禽以獻焉巧作百鳥聲大君辭而卻之左右請其故大君曰吾聞之小巧者無大智多藝者無逸技此禽好倣他聲必不能自鳴者不足賞也聞者吐舌及在駿其俗以端午作石戰戲觀者分黨助勢大

逸史

卷之一

三十二

懷德堂

君甫十歲騎奴肩觀之一隊三百餘人其一半之人爭赴衆大君命奴就寡奴異而問之大君曰衆者恃勢其心不一寡者懼而專力其勝必矣果如其言駿侯聞之嘆曰將門出將猶信嗟哉大君岐嶷若是而動心忍性者十餘年其過人之遠亦可知矣

逸史卷之一

逸史卷之二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永祿三年庚申至  
元龜元年庚午

○凡十一年

逸史氏曰。瑞雲公之卒也。我大君既拘于尾。不得嗣立。及其還也。又為駿人所逼。徙闔境歸乎今川氏之有。流離顛沛。參國空籍。十有餘年。自弘治季。雖比年往反于舊土。而駿人猶領治所。未致版圖。羈次僑寓。非復歸也。乃其踐侯位。繼先業。實在永祿歲次庚申。故予已叙述世紀。因揭是歲。以為編年之首。蓋麟經表諸侯即位紀元之義。予竊有奉云。

逸史卷之二

○三年

懷德堂

永祿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正親町追行即位禮。

初。後柏原天皇之立也。以喪亂日久。府庫耗竭。

大禮不行者。二十年所。內大臣實隆西三條喻大阪本願寺僧光兼奉給經費。乃得成儀。詔陞光兼於准

光兼如之子實如

門跡。後奈良天皇之立也。停大禮十年所。周侯

義隆措辦之。詔陞義隆從二位。於是藝侯元就遙

修其故事。詔陞元就從四位下。遷大膳大夫。賜以

菊桐章。大君義輝命三好筑前守長慶列諸侯。二月

義輝朝覲。長慶扈從。敘從四位下。遷修理大夫。夏五

月駿侯義元大舉伐尾。步騎四萬。次池鯉府。參我

荷中守恭能

大君時次岡崎。以其甲會之。十九日進。攻丸根。作間盛重邀戰。我師奮擊。走之。獲盛重。追ハ薄寨。縱火拔之。駿先鋒朝比奈泰能拔ハ驚津。焚之。斬飯尾定宗。義元謂左右曰。大高當尾衝。而守備罷弊。我欲代之。孰可者。僉曰。松平藏人威武ハ。前乃馳。使命之。義元益驕。親巡敵寨。曰。是蟻封之地。我當一踢平夷焉。遂移麾下于桶峽。尾侯信長聞丸根警。曰。大學不可失矣。投袂而起。左右能屬者十餘騎矣。步騎千餘。及于熱田。行合諸砦。兵得三千。先鋒佐佐隼人等馳ハ駿。師而次。駿人獻其首。義元笑曰。尾人當殲。於是役乃張

逸史卷之二

○三年

懷德堂

宴酣飲。信長望丸根。驚津之煙。令軍中曰。轉取山路。

偃旗鼓。直衝中堅。時風砂撲面。雷雨暴至。諸將或諫

止弗聽。梁田出羽呼曰。奇策必有奇勝。師競攀山。踰

巔。則址即桶峽矣。皆鼓譟而下。駿麾下驚擾。駿侯親

出帳叱之。尾士服部小平太望見而輟之。駿侯拔刀

斫其膝。毛利秀高鎗刺駿侯。獲其首。駿師大敗。績尾

師追擊。斬首二千五百級。駿宿將大臣咸歿。

逸史氏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

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

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參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

毛利新介



且客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廼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爲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乎關以東。當大有爲之世。擁大有爲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國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下野守信元

大君在大高。駿人從役者。聞變皆遁。群臣乃請退。大君曰。軍中多訛言。未可輕去。會刈谷侯信元使人赴駿侯。次且曰。詰旦尾人必迫。宜乘夜而去。大君曰。野州我舅。然今黨尾。言難粹。信乃遣偵騎視之。還報曰。信也。駿管有烏尸。皆東首。衆爭勸還。大君曰。暮夜昏黑。恐迷失道。當俟月而行。敵能來。我亦能戰。

逸史 卷之二

○三年 ○三

懷德堂

五郎兵衛長教  
作真事

不足懼焉。少頃雨霽。月出。乃整部伍。徐引而還。人服其宏度。於是駿人據尾地者皆潰。獨岡部長教保鳴海尾師圍之。固守弗下。接戰甚力。織田氏愛其忠勇。乃行成。使致城而去。長教答曰。請獲寡君尸。不爾有死。己信長許之。長教奉喪而歸。嗣子氏真襲立。厚賞長教。尾侯分兵守諸城。振旅而還。初我師之出。今川氏益留其人守岡崎。大君至自師次大樹寺。不敢入城。及凶問至。守者棄城遁去。大君聞之曰。人遺而後拾。亦詎尤焉。遂入。大君在外十四年而得立。時年十九。親戚舊臣皆集賀。先時所部多服從。大

紀伊守高政

君因欲掃平境內。發兵攻舉母梅坪。又伐廣瀬。戰于楚坂。破之。轉侵尾。攻沓縣。焚其郭而還。尾人追躡。大窪忠俊殿。尾人不能逼。自大君始。卽戎鳥居元忠。每從。屢有功。是役亦疾戰。獲首級。大君將授以勳。辭曰。臣有微功乎。君旣知之。何記載之用。且勳狀者。四方游士所證其舊功。以要諸侯之資耳。臣守先祀。以事君。死生無二。藏之何爲。元忠忠吉子也。兄忠宗。死事故。元忠承後。云桶峽之役。尾人旣克。皆謂參當不戰而服。不以爲意。及大君屢出師。信長弗懌。使謂水野信元曰。子之甥桀。驚如此。子當取以來。信

逸史 卷之二

○三年 ○四

懷德堂

元不能辭。乃出兵。六月十八日。大君要之石湍。十九日又戰于十八畷。交綏。秋八月。大君復攻寺部。舉母皆固守。不出。轉攻醫王寨。久松俊勝先登。寨人槍刺其肩。俊勝揮刀斷秘。直入縱火。衆從之。遂奪寨。初毛利氏連年出兵。略石。於是平之。冬十月。大舉伐雲次。赤穴爲久頓之計。上杉輝虎以關東管領爲聲。欲削平東土。是月帥兵入上毛。連戰陷數城。東土多服從焉。初河侯畠山高政爲群嬖所逼。出三好長慶帥師逐群嬖。納高政擇人相之。旣而高政黜其人。盡復舊嬖。長慶怒曰。是鴛才也。不如除之。於是與弟

上總介氏具  
右衛門佐義鎮

彈正重定、作守  
定

左兵衛佐義照

右馬允成定  
出羽守清成

新八郎定盈  
左衛門貞景  
副郎貞吉

彈正左衛門正勝  
美作守貞能  
筑前守義長

下總守長康、康一  
作康

實休入河轉戰破之。高政奔紀。長慶乃併河。徙治飯盛。十一月遣松永久秀、徇和下之。令久秀居志貴河。駿侯氏真新立。親暱小人。荒淫亾度。絕意於復讎。三浦義鎮以面首有寵秉政。好讒。顯權綱紀始壞。於是畏參、寢彊欲圖之。竊爲之備。二國始有釁。大君乃出兵于東參、略其故地。

四年辛酉春二月。刈谷侯信元出兵抄畧。大君及戰石湍。破之。板倉重定據中島不服。大君使松平好景攻之。重定退保岡城。大君親將伐之。重定奔東參。賞好景以中島。先是駿使吉良義昭守東條。牧

逸史 卷之二 〇四年 〇五 懷德堂

成定守西尾。牧清成守牛窪。以備我。中島以下並參。三月大君伐義昭。不克。以東條近中島。令好景當之。而還。東參管沼定盈與其族貞景貞吉貞勝及西鄉正勝與平貞能。畔駿。各以其邑來降。初三好長慶子義長入京師。大治其邸。長慶亦尋至。是月享大君義輝。下新邸。義輝驩甚。心念晴元。爲言之。長慶乃出晴元。給以田。居三年。晴元氏綱皆歿。松永久秀淡忌義長有才量。義長亦疾久秀。奸請除之。長慶弗聽。越侯謙信伐相關東屬。相者多降。轉戰迫小田原城。垂陷。謙信一日如鎌倉。謁鶴岡祠。恚忍。城主成田長康不恭。舉

八右衛門好重、仲實守藤重父

左近忠次  
豐後守廣幸

丹後守龜造、又伯耆守與盛道盛

日向守家成

扇拷其面。長康逃歸。以忍畔。東人多應之。謙信班師。關東復皆爲相。松平好景數出兵。與吉良義昭戰。夏四月。義昭分兵攻上野。好景使子伊忠赴救。義昭聞之。襲中島。好景擊走之。追至善明堤。好景墮馬。義昭反兵擊之。好景中矢而外軍遂敗。好景五弟及板倉好重等歿之。好景崇岳公五世孫。有膽畧。兼善國詩。以醞藉聞。衆皆惜之。大君築津平小牧。令松井忠次本多廣孝守之。以備東條。五月。駿侯氏真遣兵擊菅沼西鄉與平氏。主人皆苦戰。自守者累月。駿師卒陷野田。遂管沼定盈置戍而還。定盈尋襲而復之。藝

逸史 卷之二 〇四年 〇六 懷德堂

侯元就之入周也。豐後侯宗麟旁觀不救。欲坐併豐前筑前。及周亾。豐前郡邑多應。藝宗麟乃出兵轉戰。累年未定。於是再規進取。六月。令其族尸次道雪等出兵于豐前。拔其數城。秋七月。大君率兵三千攻牛窪。駿人據鳥屋。參使松平信一石川家成攻之。城依山嶮。固守不下。大君至。自牛窪道經長澤。參自謂山下阻隘。鳥屋敵脫出。斷歸路。恐不能相救。乃分兵爲二隊。麾下轉出山南。會鳥屋城中失火。山下衆錯意。麾下襲城。縱火。乃馳上山。麾下見之。爭馳信一家成皆謂。大君來助。遂自奮先登。駿人驚皇。棄城。

肥後守忠貞  
平八郎忠勝後中  
務大輔平八郎忠  
高了

甲斐守義虎

伴五郎景通

而遁。本多忠貞以槍、磔一人。顧姪忠勝曰：「誠之忠勝時年十四，答曰：『童子非因人成事者矣。』進擊磔一人，獲首級而還。忠貞曰：『大君曰：平八雖幼，膽氣可用。』大君悅焉。吉良義昭與其弟荒川城主義虎有隙。九月，義虎因酒井正親降，遂邀正親合兵攻西尾。拔之，牧成定奔牛窪。正親假守西尾，欲伐東條。會義昭、士富、永景通軍于藤波，欲攻小牧。本多廣孝乃與正親合，要戰。松井忠次自津平赴援，成定遣兵助景通。成定、士須瀨宮內進，要正親、正親築以稍斃之。景通關弓，嚮廣孝。廣孝把槍馳而刺之，亦殪。東條兵潰。

逸史 卷之二

○四年

○七

懷德堂

我師追尾，鼓噪陵城。義昭遂降。大君、真義昭于岡崎，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成東條、妻義虎以異母妹。遂行賞賜。正親、西尾、賜廣孝、景通邑貝、福駒、場長、長賜忠次、津平、尋赦義昭，復之。景通本姓伴，為著姓。富永大伴設樂山岡龍川，皆為同族。景通裔後復伴氏。仕池田氏云：刈谷城主水野信元欲弭參尾兵，廼往說尾侯曰：『今川昏愚，不足慮矣。唯我甥元康雖少，而勇智絕人。』介二大國間，以微力圖自立，其志弗易測焉。渠縱實與駿絕，勢必不肯來附。今力爭之，恐費歲月。公不若枉意與之連和，使渠當東面，公自啓西封。

左近將監一益  
伯耆守數正

佐渡守通勝

與左衛門清長後  
河內守

其利大矣。信長悅，令龍川一益為行人，見石川數正，行成、信元亦使人來請之。大君召群臣議之。酒井忠次進曰：『今以區區之地抗衡二國，實非全策。今川氏當仰瞻之日，唯酒色是耽，信讒喜佞，眾畔親攜，非長世之主。請許尾使數正及石川家成、酒井正親等俱贊之。』曰：『忠次言是也。』大君曰：『駿今雖有小費，其若舊好何？』僉曰：『日者駿利君之幼，陽扶之陰覆之，君之在駿十餘年，我租賦皆充其庾。我丁壯皆奔其命，外此流離慘不可言。桶峽之役，使君當丸根，又留於大高。此以至艱處，我也。成則彼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害。殘賊之罪，神人俱怒。故天藉手於尾，以斃之。由是則駿我宿讎，非舊好矣。今加以嗣君闇弱，汰侈實天亾之之時。空與尾和以圖之，但室家在駿，未可遽告絕。是可以謀取之。』已駿重絕，我必不加害焉。大君曰：『善。』乃許平信長大悅，使一益及林通勝會石川數正、高力清長于鳴海，以定封疆，歸其侵地。廣瀨舉母梅坪丹家寺部等之田悉撤守備。大君請往盟，信長命修橋道，葺館舍。時夫人關口氏世子信康皆留于駿。諸臣家亦多為質。酒井忠尚聞大君將適尾，自上野入見曰：『尾接境壤實為虎狼，可和不可往。今』

逸史 卷之二

○四年

○八

懷德堂



夫人世子皆在駿尾胡信我且捐質債好衆必疑貳願熟圖之。大君曰善然約已定矣不容中輟卿亦寘格于駿幸以見與忠尚艱然曰臣豈爲百口地乎拂衣而起鳥居元忠本多廣孝平巖親吉侍焉皆曰將監必反臣等請追斬之。大君止之曰將監言不爲無理亦未必叛已而忠尚移疾不出亦無反形是月大友氏兵進圍門司前豐毛利氏自雲分兵令于隆元隆景航海救門司連戰不決而罷冬大君如尾尾侯令林通勝管谷長賴瀧川一益迎諸熱田既抵清洲<sub>尾治所</sub>將入門尾人觀儀衛者重沓謹譁本多忠

逸史

卷之二

○四年

○九

懷德堂

勝揮簪尖刀進當馬首叱曰吾君在此若等胡無禮衆皆膜拜屏息尾侯躬迎而入植村榮政執刀從焉衛士呵禁榮政瞋目曰身是植村新六奉寡君刀呵者何也尾侯標衛士曰新六壯士鼻聞其名今見其面尾侯與大君盟載書曰尾宰天下參爲之輔參制天下尾爲之佐有渝是盟明神殛之既盟饗之尾侯召榮政賜酒曰鴻門再見舞陽大君至自會尾侯欽大君英武郊勞贈賄禮意甚勤又使通勝長賴來拜盟駿侯使人來讓酒井正親遣使者如駿因嬖人三浦義鎮辭曰駿參世好格皆爲質豈有他志

帶刀左衛門宗景掃部助村宗英作守則宗

上總介義村又下野守又左京大夫和泉守能家

和泉守直家

藤十郎長照

石見守氏長三郎兵衛氏次

但尾強大以敵邑密邇也日來相偏寂寡不敵姑通和好以紓難耳駿若有事于尾請索敵賦以當前鋒駿侯意解備前國主浦上宗景父曰村宗村宗祖父曰則宗世仕國主赤松氏赤松氏既衰則宗以寵於足利氏多食邑于播磨至村宗其宗益強永正中村宗弑其主義村奪國遂割播磨而有之其宿將浮田能家佐村宗有功能家孫直家嬖於宗景宗景庸闇直家顯權得士心乃以詐術多磔封內諸豪皆併其室富軼公室於是岡山畔圍宗景天神山<sub>浦上宗治所</sub>景出奔于嶺直家自立即治于岡山國勢滋張宗景

逸史

卷之二

○四年

○十

懷德堂

後入居兒島<sub>前備</sub>尋遇弑浦上氏亡五年壬戌春大君以西參悉復欲畧東參駿令鶴殿長照守上鄉<sub>參</sub>三月大君使松平清善攻之不剋利使松平伊忠久松俊勝松井忠次助之忠次發甲賀細作十八人入城縱火爲應我師競登拔之長照與其二子氏長氏次挺身而逃追禽二子大君命俊勝守上鄉初石川數正竊謂耶君在駿無有護衛今川氏狂暴其危弗測乃欲往侍焉度大君弗聽留書潛行氏真居恆重長照而酷愛其二子及二子就俘痛惜弗措數正乃因關口義廣請易質氏真許

之數正馳人報之。大君大悅。送氏長氏次于駿數

正奉夫人關口氏世子信康。至自駿人稱數正忠。

氏長氏次皆來。住長照妹爲尾侯聞之。許以其女妻侍姬生一女。配北條氏直。

信康既而駿侯悔之。遷怒殺關口義廣。遂收我諸臣

任子。盡殺之。極其慘酷。於是尾交益固。而駿怨愈深。

一條大納言房家以永正中避亂。如土時。細川氏淺

微國中不靖。眾推房家爲國司。境內輯穆。國有七大

夫輔政。其貫首曰長宗部元秀。世爲岡豐城主。元秀

專六族作亂。元秀見殺。其幼孤曰國親。房家收而撫

之。既長。悉予舊邑。與六族平通。昏娶。天文中國親舉

逸史

卷之二

○五年

○十

懷德堂

兵與六族戰。滅其一。弘治中。又與五族交兵。會病歿。

其子元親。剛戾善鬪。乃勒衆大破五族。又滅其一。四

族行成。房家四傳。至中納言兼家。威令既衰。元親慨

然有兼井之志。屢攻奪四近。厚自封殖。是月舉兵伐

四族。悉下之。威振國中。元親姓秦。其先食采於信之

長邑。因氏焉。其裔如土。嘗家于宗部。又因氏焉。時有

噴人香川氏。亦居宗部。而氏之。遂以長宗香宗別之。

云。倭名鈔。土佐國香美郡有宗我注目曾加長岡郡有宗部注目曾加係後世作宗我部又轉作曾我部蓋謬混二者特致過長耳今正之夏四月。引間。遠叛駿來送款。駿侯

氏真遣新野親規。攻引間。拔之。親規亦闕。先是氏

肥後守直親井伊萬千代

松下源太郎

紀伊守泰長

孫六郎元正

左衛門佐清員

彈正重定

半藏守綱

夏目次郎右衛門正吉一作吉信按夏目即肅和名景水至夏生芽故呼爲夏芽又轉爲

真以讒殺其部下井伊直親。收其城邑。其子小字萬

生。二年。氏真欲殺之。親規與直親善。爲哀求。收視焉。

及親規歿。氏真又欲殺之。親規妻匿諸佛寺。獲免。後

直親妻改嫁。參人松下清景。乃迎取之。及長。芳邁不

群。是爲兵部大輔直政。初佐佐木承禎入京師。據白

川。與三好氏相距踰年。河人泉人擁島山高政假根

來寺僧兵入津。與三好實休戰。獲之。圍長慶于飯盛

月餘。五月。長慶與阿人噴人夾擊。大敗之。高政出。占

餘黨降散。江人聞之。遁。五畿悉平。秋七月。嵩山。參守

將背駿來送款。駿師攻嵩山。拔之。九月。駿遣朝比奈

逸史

卷之二

○五年

○十二

懷德堂

泰長襲取五本松。參城主西鄉正勝歿之。正勝子元

正守月谷。參聞警。赴救。見父遇害。冒泰長陳而歿。泰

長遂拔月谷。元正弟清員見捕。行歷懸崖。斷袂自投。

獲脫。因營沼定。盈告其狀。大君召清員。命正勝後

辭。曰。元正有遺孤。大君嘉之。大君親將伐板倉

彈正于佐脇。參以酒井忠次松平親俊爲前鋒。榆城

連木。二牛窪與佐脇合衆。迎戰于阪井。我前軍敗。分

兩路而走。渡邊守綱。乘正吉各殿。敵追甚急。二人單

騎把槍。反擊。敵不能逼。大君聞。敗馳援。散卒

復萃。大君用矛親冒陣。遂破之。追亡獲彈正。進攻

佐脇拔之。冬十月 天皇發中使託用幣于熱田

祠密 詔於尾侯曰朕聞叔氏偉畧爲日多矣今朝

廷衰絀姦充縱橫叔氏幸養威力以圖 上室若能

肅清輦下修整宮闕興廢滯振乏絕使庶尹百司各

得其所所以策不世之勲則予一人以懌因賜奇香暨

衣一稱尾侯再拜稽首答曰今也大國雄藩不爲少

焉特賜寶命于小邦臣信長何榮如之臣請先平濃

江然後弭節京畿謹扣天闕以拜命辱十一月享使

者厚其贈賄遣歸柳原長政次子曰龜丸幼而沈靜

好學讀書於大樹寺善筆迹於是成童 人君召而

逸史 卷之二 〇五年 〇十三 懷德堂

祿之是爲式部太輔康政康政系出於仁木義長子

孫居勢之柳原因氏之其裔清長徙參仕松安公是

爲康政王父云初毛利氏伐雲屯赤穴者再期招納

遠近乃進移陣違富田雲治七里大城洗合雲據之

列十餘寨欲不戰而屈之故禁攻畧嚴守備割鮮犒

師高會歌呼又邀四道博士洎國詩聲樂鬪香蹋鞠

等專門朝士至自京師日夜演習以示暇豫已而山

陰山陽二道侯伯諸豪往往通好送款尼子氏諸城

降附相望於是富田孤立轉漕難給城中大窘十二

月雲侯晴久卒子義久嗣

七郎右衛門長政

小平太康政  
右京大夫義長

七郎右衛門清長

右衛門督義久

小原肥前

左近大夫景好

六年癸亥春正月大友宗麟使謂尼子義久曰請夾

擊藝滅毛利氏以分其地義久喜修好二月 大君

遣松井忠次攻嚴畧寺砦參拔之是月大友氏出師

畧豐前欲航于周長毛利隆元軍于防府周以備之

三月 大君親畧地與駿小原鎮實戰小阪井破之

大君義輝奏請使聖護親王道澄如藝大納言源通

興我久如豐講和二國聽命收師夏四月長宗郡元親

與土佐郡吉良駿河戰大破之駿河出奔于嶺香美

郡香宗部景好懼而降於是二郡諸城皆服從二家

並舊七大夫之宗也五月 大君出獵溪溝其城主

逸史 卷之二 〇六年 〇十四 懷德堂

松平伊忠享之 大君賜之鷹因曰長澤要地甲人

窺之久矣信玄豪雄非卿莫當之六月伊忠徙治長

澤王人留藝數月又喻毛利氏與尼子氏平秋七月

毛利元就疏上十事辭成王人不能強而歸八月三

好義長暴卒益松永久秀毒之而長慶弗知也長慶

亡後乃取十河一存子義繼爲嗣淡悼義長久忽忽

廢務久秀益橫毛利隆元將如雲途卒九月元就立

嫡孫輝元爲嗣已而元就恐兵氣以喪捷進圍白鹿

熊野並又分兵入伯雲侯義久亦屢出兵所在應援

藝人累戰皆捷遂下白鹿退次洗合冬十月 大君

民部大輔又左衛  
門督一存長慶弟

右馬頭輝元後中  
納言

按是歲九月大君  
更諱元康爲家康



藤十郎定顯後起後守

使菅沼定顯築佐崎饗儲太備定顯巡邑徵發歲歉無所獲焉見邑中上宮寺有募化齋糧委積令人謂寺僧曰新城乏糧民不能給姑貸此以副急尋當償還即命役夫盡數搬輸寺係一向宗一向其始祖曰親鸞以蓄妻茹葷骨肉相續爲宗風嫡宗爲本願寺在大阪勢擬王侯支派蔓延天下愚民崇信最甚天正後一揆之亂沿習成風動輒犯上寺僧於是發怒與本國同宗鍼崎勝鬘寺野寺本證寺七呂善秀寺僧議聚門徒千餘人門徒蓋歸依信從者也遂鼓譟攻菅沼氏劫掠罄室而去定顯懇之 大君令酒井

逸史 卷之二

○六年

○十五

懷德堂

正親治其黨斬首惡以徇四寺僧益怒合謀悉會門徒嘯集反側者舉兵而反各據寺爲塹壘人授一符署曰是舉爲法除敵前次即登天堂却生終墮地獄其徒相傳扼腕煽動士大夫亦多其門徒信其誑誘爭先往歸他或爲親戚所招或欲因以釋私憾遁者日夜相望矢田作十郎渡邊半藏蜂谷半丞寬助大夫本多彌八三彌等數百人分屬四寺賊又說吉良義昭請擁以爲主義昭乃以東條畔義虎以荒川應之酒井忠尚以上野松平家次以櫻井一時皆叛各舉烽燧首尾相應事起倉猝四境騷擾 大君大愕

半之丞貞次助大夫正重弥八正信後佐渡守三弥正重正信弟

戸田三郎右衛門

逸史 卷之二

○六年

○十六

懷德堂

總兵衛忠重後和泉守

崎賊攻輪田忠俊率族邀戰厚木阪一作小豆阪國讀通也諸書作阿部忠政善射賊將渡邊守綱篁正重等皆傷 大君親將援之合擊破之蜂谷貞次單騎退水野忠重追而罵之貞次揮戈反之忠重畏勢卻退貞次詎曰固知汝非我敵故不戰耳 大君親馳感之貞次縮首而退松平金助追尾貞次顧曰君威咫尺我姑避之汝胡足畏遂刺殛之 大君叱之乃驚走篁正重射平岩親吉中耳進將斬之 大君又叱之亦驚走忠俊將兵進攻鍼崎次下伊田忠世與本多三彌相邀以銃忠世先發三彌傷而退遂與賊連戰

賊設策曰。徒戰以益。今分兵于妙國寺。斷其歸路。夾而擊之。彼必趨土井。其地皆水田。我急逼之。先者沒。淖後夫歿。兵可一舉而殲焉。議已定。蜂谷貞次。俊女婿。心傷其族不免。乃單騎馳至妙國寺原上。徬徨四顧。忠俊悟。收軍而還。十二月。大君親攻上宮寺。天野康景與賊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等戰。破之。康景殪。小平太。高力清長。本多重次。攻土呂。閏月。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攻東條時尾。侯伐濃方。與齋藤氏連兵。不能來援。國事殆急。而駿侯耐荒廢。政亦不能乘我弊云。

逸史卷之二

○六年

○十七

懷德堂

逸史氏曰。甚矣異端之害也。參人一聞邪誕之說。相率冥然。推刃乎君父。悖逆之辜。固不容誅矣。夫佛入我邦。千有餘年于此。其蠹國毒政。莫世無之。及王室之衰。獻嶽寧京之巨剝。動輒抗兵於魏闕。可憎之甚者。然亦唯姦僧猾釋。冒利訴屈。以恣其披猖耳。乃至列士大夫。一朝倒戈反噬。禽心獸行。若是之甚。則振古未之有也。吁。嗟上失道也久矣。其御世帥民長槍而已矣。大劍而已矣。禮教蕪蕪。學術湮晦。夫人茫然罔所持循。足利中葉。威力亦衰。妖妄之辭。投間橫出。構成一揆之難者。既三十年。時人慣見。或謂釋教

所存名教可廢矣。以致今日大逆之變。當初長國家者。不得辭其責矣。抑異一向之教。其爲說也。膚淺鄙俚。無足道者。而其蠱惑人心。比他爲尤甚焉。蓋以其單立成佛報恩之說也。以學之人。皆能曉解。以流俗自居也。愚夫愚婦。易因易親。以子孫繼續也。天下人情。常有所繫屬歸嚮矣。是以自其肇祖。至於斯時。三百有餘年。其勢張皇輝赫。日甚一日。在昔唐時。蜀有獠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也。李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惜矣。夫國家初時。無德裕之見。不能制之於始。而終以至蕃衍盤互。末如之何。今也其

逸史卷之二

○六年

○十八

懷德堂

支派布滿郡國。窮侈恣欲。傲然無所施爲。而萬姓傾貲奉給。仰以爲活。佛可怪可駭。吾懼後世滔天之患。其必在于此也。  
七年甲子春正月三日。大君將討佐崎。既命置砦。賊焚作岡。二撓之會。刈谷倭信元來賀正。大君見煙起。辭信元。擐甲而出。信元從焉。大君使輪田兵當佐崎。徑至小豆阪。與賊遇。近藤新一射。大君中。繼。大君怒。親馳冒陳。師與信元軍爭擊。卻賊斬其三將。十一日。賊分土呂。鍼崎野寺。兵圍輪田。大窪忠俊率族接戰。忠勝忠世皆傷。賊爭進。大君聞之。馳

中根喜藏

內藤四郎左衛門  
源五左衛門高綱  
守綱父

救中根利重前擊賊與渡邊半藏遇而傷鵜殿康孝  
久之賊勢銳甚我師殆敗大君督戰單騎馳之時  
銃制既偏兵士習熟大君屢中丸不入石川十郎  
執槍輅大君內藤正成射而殛之又射渡邊高綱  
洞胸而殛日入交綏大君還解甲則銃丸墜者二  
二月酒井正親會刈谷師與賊戰于櫻井野寺破之  
大君親擊本證寺賊于西野設伏破之十三日佐崎  
賊以矢田作十郎為將攻岡崎大君曰作曉健善  
鬪賊恃以為重彼負其勇每戰必先眾今日必取之  
乃令銃手曰狙先者打之及戰作果先進中丸而殛

逸史 卷之二

○七年

○十九

懷德堂

賊遂潰時賊屢挫衄人人疑懼相悔責曰吾儕信妄  
言抗兵君父大逆之罪無所逃焉於是眾心攜貳無  
復鬪志或勸本多正信歸順正信固執弗從蜂谷貞  
次因大窪氏謝罪請降大窪忠俊白之大君且曰  
今天下糜沸強吞弱大併小而境內分裂舊臣宿將  
半為叛賊四鄰或伺虛乘間其危弗測不若因其有  
悔心一切赦之以固邦基大君領之貞次乃與眾  
議要以三事其一將士降者祿秩復舊其二寺院僧  
侶亦皆依舊其三魁首減死罪一等大君聞之曰  
他皆如所請唯魁首不可不誅忠俊固諫曰賊之向

背未可知枉許其請以安反側實宗社長策客歲以  
來臣族躬冒鋒鏑殛傷相尋若錄微功臣請以賞代  
之彼蒙再生使之為先鋒攻上野東條以功自償水  
野信元亦數為請大君詎勉從之廿八日令貞次  
率鍼崎賊會于輪田以盟賜書悉赦之使石川家成  
率降將蜂谷貞次渡邊守綱等如土呂呼賊謂曰若  
等大逆罪不容誅但以水野氏為若懇謝哀求特從  
寬典降者一切赦之蔑有所問賊皆投戈拜舞佐崎  
野寺賊相尋皆降乃使之為先鋒攻東條吉良義昭  
請降不許義昭奔江又攻荒川義虎奔河內松平家

逸史 卷之二

○七年

○二十

懷德堂

次酒井忠尚皆降家次信定孫大君以其三世圖  
不軌欲誅之忠俊固請而免之家次尋卒忠尚雖屢  
叛亦宥之封內悉平乃檢四寺及士人為戎首者或  
蔽廂不同若本多正信等皆減死逐之  
逸史氏曰若是乎參國威刑之不立也夫必罰之與  
信賞並行而不可偏廢者雖三代之治亦是物已妖  
賊恣其毒螫視勢不可乃賣降市恩大君英武有  
意於正其罪而大窪氏老謀建匿瑕含垢之議隨以  
虛喝之說大君亦不能無惘疑勉強從之威刑一  
無所施豈不惜乎哉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



曰。藏厥渠魁。脅從罔治。未聞有元惡之必。悉復黨與之官秩。令其與功臣駢肩。翱翔是不翅。惡人所懲。善亦無所勸。其曷以爲政賞罰之柄。爲人上者不可不慎焉。

逸史氏又曰。當時敵國壓境。外患接踵。而變生肘掖。禍延數月。實殆哉。岌岌乎。大窪氏虛喝之譚。未爲懸空無據。然則帷幄良圖。爲之果何如。曰。夫方事之殷。勢似可畏。然潢汙之水。幾何不涸。國人雖罹一時誑誘。而秉彝之良。弗可泯焉。故當其煽動。嘯集之初。勒移。馳檄。諭以大義。諄復喚醒焉。乎倫理之重。順逆之。大雖以佛說之誕。烏得而汨之。乃若惑之未泯。與他故入黨者。不得不猛省豁寤。改轍而徠歸。暴漲之勢。一半可殺矣。又乘其敗。輿之機。厚賞購之。以啓其自新之路。乎。則賊黨攜貳。右嫌左猜。元兇之首。可坐而致焉。是事之至要。而理之所必。戡定之功。旬月可辦也。參國明良之會。算空無遺策。而未始聞有隻字之喻。寸金之購。徒臨以威力。特爭長幼於鋒刃之下。抑末矣。吾則惜之。

三月 大君徇東。參夏四月。小笠原康元率其族長隆貞慶等。以幡豆來降。請伐吉田田原。以自効。大

新九郎康元  
右馬助長隆  
喜三郎貞慶後右  
近大夫

朝比奈肥後

君出兵助之。又置砦一宮。以逼牛窪。牧定成清成以牛窪降。五月。今川氏次掛川。遠爲吉田田原聲援。分兵圍一宮。大君帥兵二千赴救。與駿偏師八千遇。擊走之。次本能原。氏真不戰而罷。戶田主殿畔駿。以榆城來降。小原鎮實爲駿守。吉田朝比奈元智守。出原。六月。酒井忠次與小笠原康元。戶田主殿牧定成。攻吉田。決戰。蜂谷貞次中銃丸而死。本多忠勝擊敵卻之。既而駿師不出。吉田孤立。食且竭。鎮實請成致城而去。大君賜吉田忠次。本多廣孝。攻田原。破外城。元智致城而去。大君賜田原廣孝。修理大夫長

逸史 卷之二 〇七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安宅攝津守冬康  
長慶康

右京大夫義繼

右兵衛大夫元興

三左衛門信成後  
豐前守

慶久病而憤。松永彈正幸之譚。安宅冬康以反掩殺之。已而長慶聞其亡。罪也。疾更劇。秋七月卒。年四十三。養子義繼弱。其族與彈正及岩成主稅爭權。政大亂。八月。尾侯克濃。濃侯龍興出奔。齋藤氏。尾侯徙治稻葉山。濃改名岐阜。酒井忠尚復貳。潛以上野附駿。九月。酒井忠次。本多廣孝討上野。內藤信成尚少。先登有功。忠尚部下士憎其反覆。皆出降。忠尚奔駿。愧作疾。尋死。云。大君又攻御油寺部。皆拔之。東參悉平。甲侯信玄聞。大君莖邁疆土。日啓使人來通好。大君喜許之。筑後諸豪幸世亂。往往自立。罔攸統屬。

大友氏既與毛利氏平。海北內虞。乃圖南勦。是歲出師入筑後。攻井上麥生。猫尾諸城。數月下之。高群來目牟田。柳川。高尾。高良等皆下。國中悉平。

八年乙丑春。大君始置三奉行。命高力清長本多

重次。天野康景爲之。清長寬重次猛。康景慎重。相左

右。而政治大行。境內悅服。時人爲之語曰。浮圖高力

夜叉作作左衛門重次彼此無方。天三郎三郎兵衛康景藝世子輝

元及吉川元春。子元長皆弱。二月始帥師抵洗合。請

躬攻富田。藝侯悅曰。真吾孫也。遂議進取。三月遣兩

川。先取富田。麥夏四月元就悉衆三面攻富田。雲侯

逸史 卷之二 〇八年 〇二十三 懷德堂

九郎倫久  
八郎四郎秀久

右衛門佐久通  
日向守長祿  
下野守政原  
主稅助左通

義久與弟倫久秀久同出城接戰。各當一面。殺傷相當。元就曰。堅城勦敵。未可力爭也。乃退復次洗合。大君義輝患三好松永偪津人或流說。公方氏將有所討。義輝方治第門牆未完。松永久秀曰。可也。五月與其子久通及三好長祿政康岩成左通擁三好義繼潛兵入京師。十九日急圍二條第。義輝親出拒之。侍衛皆死。乃縱火自殺。足利氏以長慶之次也。以義繼尚弱。遣命三年祕喪。未周歲而難作。其徵兵以長慶令。故時人皆曰。長慶弑君事久不白也。義輝弟二人。一日覺慶爲南京一乘院主。一日周高爲鹿苑寺主。

兵部大輔藤幸

月山富田城郭  
山名

三好松永誘周高殺之。夷川街。幽覺慶於院。初阿足利氏託二子。屢求入。二子乃迎義榮。故將軍義棟孫于阿義榮疑懼未至。會久秀與三好族生。繫各授甲。於是反

側子爭舉。兵繼旬復大亂。攻戰不息。秋八月細川藤

孝奉覺慶出奔于江。覺慶髮而更名義昭。藤孝三淵

伊賀守晴貞子。晴貞一作宗薰。蓋晚號也。或曰藤孝曰三淵氏。先足利尊氏。義昭庶弟。其母嫁三淵氏。而從焉。又庶子也。皆未。有明證矣。細川右馬頭元常取爲假子。

因冒其姓。云九月毛利氏復進軍。榮長圍逼富田。益

斷其糧道。冬詔叙足利義榮從五位下。任左馬頭。

九年丙寅正月。松永久秀以亟敗退保界府。二月三

逸史 卷之二 〇九年 〇二十四 懷德堂

好族大舉迫之。久秀行成。夏六月足利義榮以舟師

至津。諸寇聞之多弭散。尼子氏受圍。既七年。城中食

盡。外絕救援。人人危懼。初毛利氏之逼月山也。所在

置關設戍。執城中逃者。輒斬之。因榜於城下曰。凡者

降者無男女老少。必死。城中恒怖。無一人出者。蓋欲

亟竭其糧也。已而料城中已餒。乃悉撤關戍。更其榜

曰。凡者不追降者不拒。皆從寬典。於是雲人爭潰。舊

臣宿將已下。賣降者相踵。城中不過數百人。會藝侯

元就嬰疾。月餘不瘳。兩川以元就年高。恐有變。乃勸

降于城中。秋七月雲侯義久出降。雲以藝侯拘義久

川副美作守  
中井駿河守  
山中胤之助  
立原源太兵衛

及倫久秀久送諸藝雲遺臣川副常重中井久包山  
中幸盛立原久綱等七十人跋涉而至請從藝侯不  
許半途饗而遣之毛利氏於是併有藝周長石二備  
因伯雲隱世稱為十國侯

逸史氏曰嗟乎尼子氏受圍七年之久而無他伎倆  
坐以蹙斃可謂拙矣毛利氏勞師勦民取快乎必勝  
喪亂之世而四境亡他虞得專力於一方者幸耳矣  
一時訖以為老謀良圖豈其然乎要之一成一敗蓋  
君子無取焉

八月賊黨以二條第燼權實義榮于頓田津冬十二

逸史 卷之二 九年 二十五 懷德堂

月 詔叙 大君從五位下任參河守

十年丁卯春二月 詔拜左馬頭義榮征夷大將軍

三好長祿等求媚新君不禮義繼義繼志潛奔界府

夏四月松永久秀擁義繼募兵入南京長祿等帥師

擊之久秀夜斫其營燔東大寺長祿軍潰 大君結

世子信康昏于濃五月濃侯信長使作間信盛送幼

女秋月氏之亡其孤種實潛匿有年於是舉兵求援

于藝襲秋月城陷之所在響應豐侯義鎮出兵伐之

不克甲侯信玄見今川氏荒淫信讒疆日削懼參併

之以偏己也欲先取之秋七月使人謂駿曰今東參

山縣三郎兵衛

武田太助義信

諏訪四郎康賴

澤正忠通

已叛駿而松平氏寢強即以東參見與我日出師以

除君害以姻好之故敢布腹心氏真揣其譎怒與甲

絕信玄乃使山縣昌景來曰請併力滅駿割疆於大

井河以修鄰好 大君許之冬十一月甲侯殺其世

子義信初義信勇而得士心既為世子甲侯以我逐

父也恐義信效之嬖人子勝賴有寵讒間乘之甲侯

下義信獄執其黨八十八人以謀逆皆斬之濃侯信

長聞之求昏取甥女為女室於勝賴信長妹夫濃之子信勝而卒義信幽囚四年於是就外眾皆冤之

義信妻今川氏駿侯妹也是歲大歸駿侯滋怒

逸史 卷之二 十年 二十六 懷德堂

十一年戊辰春正月十一日 詔任 大君左京大

夫甲侯統下皆山國仰鹽于駿相駿侯與相侯合謀

禁商賈絕甲鹽漕甲人大窘越侯謙信聞而嘆曰夫

二家不能以武加甲乃困人以卑怯下策可憎矣甲

雖仇讎其民何辜因修書甲侯曰公與寡人所爭在

武駿相下策寡人所惡聞自今通商販給以北鹽請

信意取之遂下令賈人曰務平鹽價毋有擅利既越

甲水陸轉漕相接甲人淡服其義初西園寺氏避京

師難適豫豫亦分裂無所統一眾推西園寺為國司

實諸宇和島至其裔公廣國中益亂舊族河野通直



遠江守豐綱

久能三郎左衛門  
宗能  
嘉兵衛之綱  
元綱  
也

右衛門佐義綱  
左衛門督義景

中務大輔清信  
作秀正

宇都宮豐綱交兵積年公廣不能制通直嘗送款於  
藝因求救毛利氏遣吉川小早川率舟師赴援豐綱  
求救於長宗部氏二月兩川與通直合兵進戰荻拔  
數城豐綱竟降長宗部元親出師不及而罷公廣亦  
納款于藝藝悉平藝侯權令通直為守護三月我師  
畧遠久能城主宗能宗強而地險高力清長度其力  
取勞畧緩煩說之宗能乃畔駿以久能來降松下之  
綱以西冢降近邑望風歸降松平信一榑原康政擊  
下掘川大君伐鬱山取之足利義昭之奔江也依  
佐佐木承禎屢求入討賊會湖人作亂承禎以難辭  
逸史 卷之二 〇十一年 〇二十七 懷德堂

荒木權守  
中川親兵衛

五郎左衛門長秀

右衛門大夫賢秀

藏人盛友

諸城主以足利氏既亡也益分黨相攻八月池田勝  
政與伊丹茨木高槻有馬四城主戰于稻寺敗之又  
戰于白井磧勝政統下荒木村重中川清秀等健闘  
復破之清秀獲高槻城主和田伊賀守村重斬茨木  
佐渡守遂拔茨木據之豐侯宗麟與藝人戰破之遂  
伐秋月降之九月濃侯信長大舉伐湖南使人來乞  
師大君命松平信一帥騎二千會之十二日攻箕  
造信一疾戰斬首二百進而門焉呼聲如雷濃將作  
間信盛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繼之奮擊城遂陷轉取  
和田湖南震懼未浹旬望風潰者十有八城都城聞  
逸史 卷之二 〇十一年 〇二十八 懷德堂

自病其寒微而心竊慕丹羽長秀柴田勝家號武廼設姓爲羽柴及信長徙濃益見任用云賊黨聞濃師出分兵戍京師將軍義榮猶在頓田發疔暴卒廿三日濃侯迎義昭于師廿八日率兵五萬入京師賊戌望風而遁廿九日柴田勝家圍青龍寺城岩成左通以城降京師平信一辭歸冬十月朔濃侯南下攻池田城主勝政出降三好長祿政康等挺身奔阿高槻芥川越水並津飯盛高屋河等皆降潰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及其族黨皆降不出數日津河悉平濃侯班師次清水寺館義昭於本國寺下令秋毫無所犯盡蠲

逸史

卷之二

○十一年

○二十九

懷德堂

關征徭役朝野帖然廿二日義昭朝覲詔拜征夷大將軍是爲廢大君敘信長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濃侯爲管領朝旨擬以副將軍皆辭不受曰今日之舉臣非自爲也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以管之廿五日辭就國義昭賞資甚厚呼爲阿父

逸史氏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酬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凡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通不復以爲意

備前守長政

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微富貴而已矣信長托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墮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觀信長恭謙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爲也唯義昭碌碌

筒井和侯順昭孫順慶有膽略糾合郡邑竟併半國

是月織田氏令松永久秀伐筒井以自效久秀亟戰

輒克順慶乃請降于濃織田氏知其可用也乃許之

悉予其所併順慶亦深結納緒谷侯淺井長政有湖

北織田氏之滅湖南也不抗亦不服於是見濃日強

懼求成信長悅許之以妹女之十二月甲侯信玄伐

逸史

卷之二

○十一年

○三十

懷德堂

駿次空總駿

大君帥師畧遠下井伊谷刑部菅沼

定盈與有力焉大君賞以其舊邑在遠者會引間

遠守將與其屬有郤相兵而歿廿八日大君入引

間招納馬伏高天神並遠初駿侯氏真信讒群臣攜貳

邦俗每中元士女麗服設場拍舞嬖人義鎮好之以

愆憑駿侯駿侯大悅盛行之國中靡然成風競出新

樣窮極奢侈士民男女獲襍無別駿侯日夜欣賞接

冬而後罷年甚一年民間往往廢畊織士大夫窮者

或粥甲仗鞍馬以給其費其不之爲者目爲詭異百

方陷之上下解體愁怨載路統內諸豪皆懷離畔甲

侯聞之密結駿人以厚賂及甲師至駿侯親將次清見寺師不戰而潰駿侯遁還會群臣議守備無出一語者退而皆逃諸城爭降駿侯奔砥城甲師入縱火大掠都城燼焉駿侯初義元作書誠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鷄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爲意至此果驗

逸史氏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寥然匹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匹之忽諸空矣今川氏先世己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氏規逸史

卷之二

○十一年

○三十一

懷德堂

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嘆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

伯耆守晴近一作信友

朝比奈泰能爲駿守掛川地險食足乃迎駿侯召募義勇甲將秋山晴近帥兵濟大井河而西使人招久能城主宗能弗聽晴近攻久能參人救之敗于見附

遠大君忿使讓晴近曰我邊約圖河西若胡擾之即不亟去我且親出晴近懼而引去大君攻掛川連塙壁偪之數日接戰不決大君退次見附初氏

左京大夫氏康  
右京大夫氏直  
左京大夫氏直

眞娶相侯氏康女氏康子氏政娶甲侯信玄女生子氏直甲相方睦甲侯既滅駿懼相之督過使人告駿

罪且曰請與相割境富士川以分駿焉相侯氏康大怒拘其使者戒嚴大君奏請復德川氏

十二年己巳春正月詔報可大君因定以德川爲宗氏松平爲族北條氏伐駿納氏真磔殺甲使者

次薩埵邦制磔刑與殺而張尸異武田氏聞之使山縣昌景守駿府親軍冲津浦原之間及相人相距不決三好氏黨

自阿入津松永久秀岩成左通復畔應之五日入京師圍大君義昭於本國寺護衛皆殊死捍禦三好義

繼獨助義昭擊賊細川藤孝池田勝政荒木村重等率兵入援賊遂散走濃侯信長聞警率兵五萬馳人

逸史

卷之二

○十二年

○三十二

懷德堂

京師久秀左通復降餘悉逃入海信長乃論功行賞盡毀賊黨邸舍在洛者爲義昭治第就二條舊址拓

其東北課畿內及二丹若播勢參諸侯佐役信長館于妙覺寺躬親監視以至成士臣或執斧錡云大

君復攻掛川次引間嚴禁劫掠撫循百姓使謂信玄曰掛川孤立可指日而定前日割界之約何如信玄

曰謹若約矣十七日大君進陳天王山以銃手薄掛川城兵屢出我師多不利廿日氏真潛遣人謂久

能宗能父宗明曰我欲夜斫敵營汝自後應卽我得志以遠賞之宗明許諾召宗能言之弗從廿一日使

八右衛門宗明



者復至戒期宗明悔與宗能入見告故大君命伴

受約設三覆城外及期敵選精騎潛出夾擊破之獲

將校五人師遂門焉主人堅拒不得入二月大君

置戍退次見附定濱名都築龍造寺豐侯宗麟欲圖肥前

乃遣戶次道雪等圍佐賀氏治所與肥侯隆信鬪踰

月不決三月我師復攻掛川七日戰于西宿大破之

獲將校三十六人追臣傳城環竹盾逼之主人發舟

師自懸冢津出我軍後大須賀康高柳原康政島居

元忠邀擊走之遠大君退次引間會氣賀遠盜起聚

黨千餘將斷我歸路大君不之知與十餘騎馳過

逸史卷之二  
○十二年 ○三十三  
懷德堂

賊亦不知既而遣兵討而平之梟其渠帥餘悉赦之

夏四月二條第成設陞塹峻門牆飾池臺聚花石周

以侯邸六日濃侯奉將軍義昭從新第享諸侯佐役

者遣歸之甲侯相侯相持累月食且盡各置戍收師

常陸介源義重新羅義光裔胄世有常之佐竹因氏

之關東故家稱八第佐竹氏居其一土豪多服從相

侯之滅上杉管領也諸豪畔附相及甲相結兵往往

復爲常於是義重頗得志與北條氏交兵不弭先是

北豐北筑諸城稍稍畔應藝大友氏遣兵討之毛利

氏救之好復敗是月毛利氏益出兵令吉川元春小

朝比奈爾太郎

氏部丞貞藤

大和守康典

內藏助資久

岡部次郎右衛門

早川隆景攻橘前築長圍逼之掛川力屈今川氏真

欲奔相使人先相侯許之乃令朝比奈泰勝因石川

家成酒井正親行成大君許之且日甲有併駿遠

之志今以遠見與當與相合兵伐駿以圖復歸氏真

請盟大君乃交載書五月六日氏真奔相大君

遣松平家忠護送達之戶倉豆遠遂平大君進抵

掛川予之石川家成令撫綏新附織田氏病京師耗

廢朝儀衰歇念所答昔歲朝命首欲修造皇宮令

村井貞勝董役以民力凋瘵日久故寬其期乃先實

府庫考律令定法度十一日辭還留羽柴秀吉護京

逸史卷之二  
○十二年 ○三十四  
懷德堂

師又分兵徇但池田勝政伊丹親興導之但人望風

降附遂伐守護山名氏滅之旬月定但而還大君

巡遠兵厘數百甲將山縣昌景將步騎三千自駿府

抵金谷遠與大君遇昌景下拜而過睹大君兵

寡欲以微奇功反騎掩之麾下走就要地奮擊卻之

大君怒與甲絕遂遣兵攻駿府昌景棄營而遁大

君與相成謀納氏真氏真自戶倉遣小倉資久城于

駿府今川氏遣臣岡部正綱等相聚守之豐侯聞橘

急曰是腹心之患也乃命道雪與佐賀行成還師益

之以生兵步騎八萬徑赴橘與藝師鏖戰累日不決

大窪新十郎後相模守  
紀伊守國久  
式部大輔誠久  
左衛門大夫敬久  
助四郎勝久後左衛門尉

左中將信意  
下總守雄利顯能

乃對壘相持。六月武田氏伐相次。鳴島。甚雨及之。相人乘夜襲營。甲師驚潰。會水溢。衝營。糧仗蕩盡。信玄遺章旗而遁。天方飯田。拒我命。大君攻天方。柳原康政。天野康景。大窪忠鄰。先登下之。又伐飯田。取之。天文季年。雲侯晴久。以讒殺叔父國久。及其二子。誠久。敬久。悉滅其黨。誠久。季子勝久。生二年。奶者匿之。得脫。晴久。大索不得。既長。爲僧。居京師東福寺。勇悍超捷。多膂力。潛修武技。不事戎業。及雲亡。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久綱等。奔京師。因數歲。竊圖恢復。聞藝豐交兵。日元就耄老。將歿。兩川在筑紫。不得輒還。此機可乘。乃勸勝久。還俗。擁以爲主。糾合舊臣。獲數百人。勝久率之。馳如但。舊守護山名宗僊。爲募海盜。舟納諸隱。人服從。秋七月。遂入雲。益傳檄於四方。分兵鈔掠。雲頗服。伯石響應。騎至數千。前後下二十餘城。求好於備前侯直家。直家出兵助之。藝侯分兵所在策應。不能定。於是山陰大亂。唯天野隆重爲藝守。富田固拒不下。勝久乃據末次新山。並南朝時北畠准后親房子右府顯能。爲伊勢國司。子孫繁衍。世襲其任。乘世亂。頗封殖焉。七傳至中納言具教。庸劣不振。其子信意尚弱。立之而老。其族木造雄利。幼

逸史 卷之二

○十二年

○三十五

懷德堂

八世孫木造左中納言具教。子成云。木造。與顯能之庶子。左衛門佐具康。兵庫頭貞之。右馬允嘉隆。後大隅守。忠三郎。堀部。後飛騨守。第二子信雄。幼字茶光。後隱內大臣。此號常具。太郎左衛門輝弘。

爲僧而好武。見本宗寢衰。勸其族具康。同作亂。濃侯時之也。八月。帥師助具康。雄利伐勢。取淺香。其統內諸城主。九鬼嘉隆等皆降。雄利請爲龍川一益。假子。冒其姓。蒲生賢秀。子忠三郎。氏卿。年十四。武而敏悟。先登獲甲首。濃侯大懌。尋以女室之。九月前。圍大河內。勢治。使龍川一益。焚邪取禾。城中振竭。具教行成。請養濃侯少子信雄。爲嗣。妻以女。許之。濃侯下令。悉撤保郭。毀關。綱征。以便商旅。使信雄冒姓北畠。居船。而反。後三年。成昏云。大內輝弘。故周侯義隆。季父。與義隆有郤。出在外。陶氏之難。求納不得。逃奔豐。豐侯宗麟。善待之。及橋役。宗麟。喉。輝弘如周。作亂。給以兵五千。是月。輝弘航海。進入山口。召募得兵數千。土寇競起。應之。山陽亦亂。然大內氏之。既久而輝弘庸愚。故鉅豪大族。皆戴毛利氏。而不肯通謀。輝弘心懷危懼。不敢進。冬十月。武田氏伐相。戰于三增。相師敗績。信玄。薄小田原。相人保於駿地者。往往棄城。皆還救藝。師聞國有亂。大駭。兩川欲歸。恐豐人追躡。乃竭力攻橋。者累旬。竟拔之。乃置戍。班師。修陣。固列。兩川殿而退。豐人請追。戶次道雪弗聽。曰。其師甚整。未可冀也。乃諭橋。戍者行成。戍者致城而去。豐師乃

逸史 卷之二

○十二年

○三十六

懷德堂

罷道雪留而守橘藝侯令元春元長徑前討輝弘輝弘軍懼而潰輝弘與數百騎南走抵海濱船皆望風先逃轉至受野兵益落追騎亦至輝弘自殺所在土寇亦弭散國中悉平十一月五日武田氏轉攻蒲原駿北條綱重為相守捍禦不屈甲侯曰是不可力爭可以謀取六日陽班師綱重空壁追躡甲侯令公子勝賴率輕騎間道入其壁相人望見禱氣甲人夾擊敗之獲綱重斬首七百餘級遂進圍駿府岡部正綱以城降甲侯分兵據小山遠大君令松平真乘攻之

大君欲都于引間城惡乃撤之改築其西南是

逸史 卷之二 十二年 〇三十七 懷德堂  
歲夷船始至長崎肥前先是外船往往至界府及筑之博臺豐之府內而長崎地形尤便乎湊泊於是多就焉以互市云

元龜元年庚午春正月 大君徙治於引間改命曰濱松使世子信康居岡崎駿之匹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駿不下駿驛人三浦義鎮實鎮實子亦在華澤廿六日武田氏攻華澤拔之鎮實義鎮逃投高天神遠以其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失遇土人誰何告以實土人皆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乃悉奪衣馬捶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

六郎左衛門元清  
隆景弟後伊豫守

松田尾張

長忠知 大君浚憎義鎮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輒轉號呼曰劓川唯命願免一次劓手掉頭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尸以餒野獸 大君聞快之而心薄長忠藝侯元就遣輝元及元春隆景自石入雲討尼子勝久與其將山中幸盛立原久綱等戰于布辨大破之進迫勝久于末次勝久不能支走新山先是勝久分兵欲自備入藝益求援於浮田氏浮田氏助之攻備中諸城下之於是毛利氏令穗田元清赴備伐諸城降敵者悉復之尼子浮田之軍不能爭而罷越前侯朝倉義景好內而廢政二月織田氏將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〇三十八 懷德堂

伐之使人來乞師 大君使酒井忠次如濃請師期三月濃侯潛師先朝京師 大君率兵一萬繼之聲言觀於京畿夏四月相侯氏康遣其相松田憲秀擊甲將小山田彈正于淡澤駿不利已而相侯又使世子氏政率兵數萬刈淡澤之麥而還初相侯以復今川氏為名因欲併駿於是知甲國難力爭乃罷兵給氏真以早川之田使為寄公十四日將軍義昭享濃侯及 大君公卿及畿甸侯伯皆會 詔敘信長正四位下廿日治兵遂赴越前濃侯自江 大君自若廿三日 詔改元元龜廿五日 大君會濃侯于敦



朽木信濃守元綱

民部少輔植綱

平右衛門直茂後  
加賀守初名信生

賀前越師圍手筒取之進下金崎濃侯分兵遣丹羽長  
秀明智光秀徇若初緒谷侯淺井長政即濃得姻益  
暱於是猝與越通謀間濃師深入舉兵斷其歸路江  
人多畔應之濃侯聞警不信飛報三至懼欲遁越侯  
義景出兵綴之濃侯邀大君問謀大君曰ハ何  
也備州雖勇而見事晚矣公請過入京師歸路必未  
及塞若留猛將一人乎某助之爲後拒保其無他濃  
侯大喜乃顧衆曰孰能殿焉諸將相目不言羽柴秀  
吉前曰臣請留濃侯壯之與選兵二千乘夜趨京師  
朽木城主元綱嘗納款于濃侯於是聞其急率兵邀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三十九 懷德堂

之濃侯猜其禍心不敢前元綱乃脫甲捨軍獨進以  
示意遂送入洛初足利氏之衰世臣宿將皆跋扈動  
輒作亂逐主獨元綱父植綱一心奉戴終始弗渝於  
是元綱亦不墜家聲世人美之秀吉勒兵布陳越人  
不動廿九日大君與秀吉合甲退抵朽城長秀光  
秀在若路糧不能還大君分兵援之亦得達朽城  
時盜賊充斥且鬪且行晦日入京師濃侯大悅乃謀  
伐湖北戒師期五月豐侯宗麟再出師入肥伐佐賀  
肥侯隆信與臣鍋島直茂逆擊大破之豐侯益發兵  
繼之十八日大君至自京師湖南之亾也故侯承

源一即景隆

稻葉伊豫守景隆

禎踰伏山谷十九日濃侯自京師還過千艸嶺江承  
禎遣客善住操銃狙發中袖而不入六月承禎聚群  
盜軍于益須四日濃將作間信盛柴田勝家擊破之  
餘衆弭散十七日濃侯率兵三萬五千伐江克陷諸  
邑廿一日進攻緒谷主人不出轉圍橫山橫山告急  
於緒谷先是緒谷求援于越前越侯義景令朝倉景  
健率兵一萬五千赴救緒谷侯長政將兵八千會越  
師軍于大寄廿六日大君將步騎五千會濃師于  
龍鼻廿七日長政議曰今距龍鼻五十町直馳則兵  
疲不可用乘夜徙野村三田黎明擊其不意可以逞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 懷德堂

矣夜潛勒衆濃侯望燎曰今敵移陣詰旦必來不可  
不備遂分兵爲十三隊列令丹羽長秀當橫山謂  
大君曰公請當江人公兵寡矣我且益之乃使稻葉  
通朝從因貽大君以一槍曰是爲源鎮西箭鏃公  
源氏裔胄且日之事其以斯槍揮衆用樹殊勲矣今  
鹵簿中舉比鞘是也大君作四軍酒井忠次爲前  
驅石川數正爲中驅大君率中軍通朝率後勁質  
明江人軍于野村越人軍于三田濃侯又使來謂曰  
江爲漢讎我親當之公請擊越人 大君對曰唯命  
是從忠次諫曰處分已定今而移陣衆心必動大

池田勝三郎現號  
曉人

君曰江寡越眾舍弱趨強我武多矣遂引兵而西夾  
姉川而陣越騎百餘先濟木多忠勝擊卻之越人又  
濟我前驅軀申驅承之力戰越人或射於片忠矢貫  
左手著鞍橋忠次命卒拔矢反射斃之越師益進江  
人見越師競亦濟濃前軍繼焉池田信輝羽柴秀吉  
迭進皆北江人直衝濃中軍越人亦已逼麾下大  
君忿舞鎮西槍帥士顧柳原康政本多廣孝曰盍以  
偏師衝擊二人涉澤而馳與麾下角士皆殊死戰  
呼聲動地越師敗績乘勝追北斬俘甚多江人勢沮  
通朝乃以後勁橫擊之大君亦轉旆沿姉川而進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一

懷德堂

與濃三萃於江師江師遂敗績追擊至大寄而還濃  
侯見大君謝曰今日之功百韓千彭不足望後塵  
贈遺甚厚橫山潰諸堡多降濃侯使秀吉守橫山秀  
吉請曰備州大敗塗地其良多歟今進逼緒谷一鼓  
可殄矣濃侯弗聽而罷大君至自師東諸侯聞此  
役也皆嘆服大君壯武推為海道第一秋七月濃  
侯獻捷京師大君與越後上杉氏通好寄公氏真  
价之也八月大風拔屋敗稼遠參尤甚大君令三  
奉行巡視賙卹有差百姓忌蓄

逸史氏曰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所暨大君可謂不

山城守康長現號  
笑品長慶

解也已其民於是乎暨矣

藝世子輝元在雲數月與尼子勝久會戰驟克又伐  
郡邑畔者往往下之會藝侯有疾於是引還吉川元  
春留守富田尼子氏不敢動三好康長與族人自阿  
入津誘泉紀賊以反據野田福島濃侯親往討之九  
月足利義昭帥師次浦井三好康長繼松永秀次茨  
木池田伊丹有馬等城主從義昭軍于天馬濃侯軍  
于天王寺石山本願寺主光佐如舉兵應賊石山即  
大阪初光佐鼻祖親鸞以優婆塞自處其居亦就尋  
常第家八世至兼壽如最有才辨大振祖風始祝髮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二

懷德堂

著繼而啖肉蓄妻自若乃新置佛刹于山科山命以  
本願寺天下支派儼然稱僧寺者昉於此天正初年  
與細川晴元有惡晴元力不能制嗾法華一揆攻山  
科燔之伽藍皆燼兼壽奔大阪次年驅其黨作亂進  
攻界府逐晴元會法華黨赴救行成而罷遂創石山  
巨利命以舊號四民歸依益熾其曾孫為光佐織田  
氏嘗相石山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曰  
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貲營伽藍以  
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逐又恐其食言羞吝未  
承命其徒強聒之曰吾法之闡揚拔新者實係蓮如

按及豐臣氏與就  
石山城址營都城  
城中有蓮如共今  
存城外正門前者  
即是也

又左衛門利家後  
統前守又加賀大  
納言

武藏守可成初三  
左衛門

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忿曰。我當以力取之。及是役。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廉其情。乃決意而反。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誓。以自守焉。四方末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度其難。猝制聲言。攻野田。福島。移軍天馬。賊黨大懼。康長等往往出降。餘眾潰。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禾濃侯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前田利家單騎而殿。賊不敢前。利家尾國荒子邑人。少而豪邁。爲織田氏微者。從軍數有首功。得補偏裨。於是著稱。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三

懷德堂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爲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爲恥。遽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爲業。貪嗔殺生爲戒。今而如此固當可勝歎哉。

十九日。越前使朝倉景鏡率兵如江。與緒谷合兵。攻阪基濃。將森可成。死之。可成初仕齋藤氏。去仕織田

長可成第二子  
諸書多誤作長

越前守一定在  
氏之裔

氏。織田氏之挫。駿勳濃。可成皆與有力焉。可成子長可。及蘭丸。竝以勇著。云。越師江。師進焚大津。醍醐山。科與叡嶽。延曆寺僧合謀。斷濃侯歸路。越侯義景大舉繼至。佐佐木承禎舉兵應之。軍于益須。織田氏大愕。與義昭班師。馳入京師。石山賊追尾。柴田勝家前田利家佐佐成政擊卻之。信長次下滋賀。江義昭軍將軍家。山。越人江人保于叡嶽。信長爲長圍。使人來乞師。大君使石川家成酒井忠次赴援。屢與承禎戰。信長使人招諭叡嶽僧徒。且曰。今不從。則我必焚滅諸山僧。皆弗聽。叡嶽僧素衰侈。不持戒。至此益收婦女。貯酒肉。號爲犒師。公然作姦。信長滋怒。冬十月。相侯氏康卒。世子氏政代侯。而暨甲平甲侯尋喻相除。寄公氏眞氏眞聞之來奔。大君與之近邑。善視之。大友氏患佐賀師無功。屢發筑後習流數千助之。龍造寺氏使鍋島直茂逆而擊之。三戰皆克。又夜襲豐營。大獲豐人。築長圍守之者累月。於是織田氏傳大君義昭。敕諭結成豐師。乃罷。尼子勝久出兵襲末次吉川元春。聞警自富田赴援。勝久宵逃。還新山。元春追擊摩新山。壘縱火而還。勝久畏懦不能尾。初洛師西岡人革島一宣三好氏亂。失舊采。濃侯爲復之一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四

懷德堂



宜奮欲自効。於是因細川藤孝言於濃侯曰。請率其屬入越。搗虛以撓之。濃侯悅。許之一宣。乃與子秀存忠宣。馳至丹後。招喻海盜。以舟師抵越前。縱火攻陷郡邑。越前侯義景聞之。始懼。十一月。承禎降。濃越人勢益屈。且患北地雪深。因義昭行。成初。甲人屢侵越。後又侵濃。參之鄙。於是上杉氏使人於濃。師請通好。以圖甲。織田氏許之。廼與越後連和。而與甲聘問如故。晦日。義昭親抵湖上園城寺。居間三國。天皇亦下詔。平之。十二月。王人如師。濃侯與越江交載書各罷歸。大君異父弟久松義勝拘于駿多年。及駿亡。爲甲人所奪。是冬。逃歸。跋涉冰雪。足指皆墮。大君哀愍。厚撫之。

逸史

卷之二

○元年

○四十五

懷德堂

逸史卷之二

逸史卷之三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元龜二年辛未至  
天正五年丁丑

○凡七年

三七信考

秋山伯耆

青山喜大夫

竹中半兵衛

二年辛未春正月。大君陞從五位上侍從。初織田氏畧勢與神戶藏人盛友成。以公子信孝爲其義嗣。於是盛友如濃賀。止濃侯誣以反拘而幽諸日野。二月甲侯帥師來寇。三月攻高天神。小笠原長忠固守。甲侯轉寇西參。劫畧諸砦。駿海盜數百來剽掛家。遠本多忠勝擊平之。甲將秋山晴近寇東。參夏四月。境內群不逞。應甲人作亂。合衆襲岡崎。大君遣青山義門等擊平之。義門歿之。大君次吉田。以備甲人。偏師擊山縣昌景。走之。甲侯不敢偏頗。兵閱月而罷。五月淺井氏與大阪本願寺通。喉所在。一向緇素舉兵。令攻鎌羽。江木下秀吉自橫山潛兵抵鎌羽。血戰破之。濃江復絕。織田氏知濃人竹中重治多智慮。命從秀吉參畫軍務。時年未壯。秀吉引爲腹心。每事咨諏。重治亦傾心結納。爾後秀吉累勲股肱於織田氏者。重治羽翼之功居多。勢之一向。徒作亂。據長島。恃險不服者。歲餘。濃侯將兵五萬討之。戰于長島。諸島盜賊充斥。水陸競進。濃師大敗績。六月十四日藝

逸史卷之三

○二年

○一

懷德堂

侯元就卒。年七。通孫輝元嗣。詔贈元就從三位。元

就有宏度。重節義。勇而多奮力。起自吉田。三百貫。併

山陽山陰十國。旁善國詩。有集行世。云先是。元子勝

久間。元就疾。入伯拔諸城。山中幸盛據有木石。雲四

出鈔畧。及聞喪。勢頗猖獗。於是吉川元春自奮曰。織

賊以慰先考之靈。其功德愈於供佛飯僧矣。乃率兵

一萬進勦。欲攻末石。聲言入伯而拚之。幸盛計窮。而

降。元春命囚之。幸盛佯病。逸自岡奔。作元春進攻新

山城兵潰。勝久走隱。遂奔京師。餘寇不降者。皆遁。雲

伯悉平。元春留鎮于富田。幸盛適伯爲群盜不得意。

逸史卷之三

○二年

○二

懷德堂

亦奔京師。秋七月。濃侯使人來曰。聞甲人不恭。貴邦多警。疇昔旗鼓西上之勤。孤未嘗忘焉。屬外事之未。間。不得以敝賦從焉。齊盟之故。敢謝不敏。因使私曰。濱松當甲之衝。宜徒岡崎。以避其銳。大君謝遣之。笑謂左右曰。織田氏何言。我而捐濱松。當折刀不復立武。已。甲不足懼矣。八月。濃侯伐江焚餘。吾九月取新村小川。三日取金森。初。甲侯欲窺京畿。密納款於足利氏。與越江及叡嶽僧徒結。將以圖濃。濃侯聞之。益憎嶽僧。十三日進攻叡嶽。下令曰。此行夷滅。延曆寺。使無噍類矣。延曆遷都之初。創斯寺。以鎮王城。

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王之師風靡露沐殆無虛日。昇越江作慝我棧之於嶽。髡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既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使城于阪。基而還。

逸史氏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開峻嶽創巨利。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葵牙。徒侶三千勢踰王公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甲要命座及

逸史 卷之三 二年 懷德堂

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捫梟磔朝廷不能制焉。使列

聖盱食宵衣。或至發鳴水采齒之嘆。白河帝嘗嘆曰不如朕意者鴨

川之水山僧承齒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

載之頑弊。漢患一朝而剷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

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農侯嘉惠之

所覃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

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

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

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

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十二月大君聞將有甲師勒兵次吉田。廿八日武田氏寇榆城。本多忠勝夜斫其營。廿九日甲侯逼吉田。知我有備而罷。是歲禁城成織田氏欲置供御之田而恐寇賊侵奪乃權散金於輦輶收息以奉大內。舉缺典續常職甄品流振滯淹衣冠流落者往往復舊紀綱頗張所以終朝命也。

逸史氏謂農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淳焉以興不亦宜乎哉。

三年壬申春正月大君出兵徇駿甲侯信玄聞我

與越後通也始不自安。三月農侯伐緒谷主人不出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懷德堂

遂如京師津賊多降。越後侯謙信率師入信焚長沼

遙應大君甲公子勝賴率兵八百邀之謙信嘉其

勇不戰而還。伊豫西園寺氏出兵伐土佐一條氏一

條兼家乞救于豐後大友宗麟欲因圖豫夏四月豐

師伐豫救之西園寺公廣懼而收兵行成許之仍留

數月畧諸城半國服從乃引還。秋七月農侯伐緒谷

連戰破之緒谷乞援于越前越師救緒谷次大撞八

月將軍義昭諭農越弭兵。冬十月甲侯料北地雪深

上杉不出大舉來寇陷建良飯田分次袋井見附。並大君遣內藤信成規師甲人圍之乃命本多忠勝大



按唐首外相所輸  
長上造之有朱有  
玄用著兜鍪上著  
然下垂

左馬介信豐信繁  
下  
伊豆守信良晚号  
梅雪  
民部少輔後美濃  
守氏勝一作信房

平手基左衛門

窪忠世馳救之潰圍拔之而出且戰且退至一言阪

甲人益感忠勝殿焉玄甲唐首刺擊如飛兩軍屬目

又撤民舍縱火阪頭敵鋒遂沮乃得全兵而還大

君憐曰微平八我兵殲焉甲人亦歌而美之云甲侯

令武田信豐穴山信良攻二股遠馬場氏勝以卒四

千備濱松大君親將救二股甲陣嚴整我師引還

甲人結筏於天龍河斷二股汲道二股遂陷於是東

鄙多畔應甲獨管沼定盈固守野田信玄使山縣昌

景秋山晴近徇我地大君乞師於濃十一月濃侯

令作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赴援曰信玄善用

逸史卷之三  
○三年  
○五  
懷德堂

兵若來挑戰請堅壁勿出大君從之閱月相持十

二月甲師三萬五千次三形原遠燔濱松邪挑戰

大君怒欲出信盛牽衣止之曰甲未可敵矣寡君有

命請俯就之大君曰曷甲師入相摩其城門而相

人不出至今為噓今敵蹂躪城下一矢不加非夫也

我即不出當圓頂方袍已堅固爭而止廿二日信玄

退入井谿公子勝賴及馬場氏勝山縣昌景殿我兵

出而觀之或投石甲人反投城兵相踵而出者數百

甲使輕卒致師伴走我衆逐之爭鬪大君與濃師

遂出軍于三形原氏勝昌景馳入中軍曰主人追躡

兵衛尉昌行或作  
信茂  
室賀甚五郎

鳥居四郎右衛門

渡邊半藏後忠右  
衛門  
柴田七九郎

木工助基能帶刀  
直次父

右衛門尉直村

墮我計中請疾反旆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遠

入陣單濃師旂動我勝必矣昌行以告信玄使室賀

行俊視焉報曰信遂反師布陳我師八千分為九隊

鳥居忠廣監軍使視師報曰兵盛陳整不可當矣不

若收兵大君叱之曰女往勇而今怯忠廣曰勇怯

臣所不知輸贏君所不辨大君使渡邊守綱往亦

曰忠廣言是也大窪忠佐柴田康忠請復往守綱止

之弗聽而馳守綱追至則前鋒既交兵酒井忠次石

川數正本多忠勝擊小山田昌行神原康政擊山縣

昌景皆走之師亂次追尾勝賴氏勝以奇兵擊橫我

逸史卷之三  
○三年  
○六  
懷德堂

師退數正反擊復卻之昌行整衆更進忠次康政與

大窪忠世逆之勝賴與氏勝昌景合兵衝突左馬頭

信豐與諸將繼之甲侯鼓衆整陳徐進兵勢甚銳我

師大敗績外傷亡算大君怒以麾下反擊數四兵

疲不支將校力戰多死濃師畏懦不進遂潰平手汎

秀次之甲人乃萃於我麾下旗司安藤基能外之

大君且戰且退本多三彌反擊者七被數創本多忠

貞殿而外內藤信成代之疾戰其屬皆外鳥居忠廣

與土屋直村格鬪而外甲人益薄大君度不脫反

之左右馬斃多步從東正吉在濱松聞事急馳至執

嚮諫曰。勝敗兵家之常。君第疾走。臣請詐易。以誑敵。乃挽回。大君馬首。驅以矛鉞。遂與其屬健鬪。皆死。大君因得達濱松。城中聞敗。驚擾。高木廣正獲一髡首而還。大君命貫鋒馳而徇曰。獲信玄矣。衆頗定。時日已暮。鳥居元忠請闕門。大君曰。門已闕。則敗卒安歸。且戰敗。示弱。敵必爭登。命大啓四門。設燎。遂入。呼餐食畢。而臥。鼻息如雷。本多重次後焉。馬斃。敵數騎迫之。重次奮擊。殪一人。以其馬還。初。重次嚴設守備。蓄糧。仗及是役。衆皆賴之。大窪忠世建章旗于犀崖。以聚散卒。甲人以爲大君。爭赴之。相擠墮。唯

## 逸史

## 卷之三

○三年

○七

## 懷德堂

忠世又發銃手。卻之。甲人轉逼濱松。見門闕。將入。馬場氏勝曰。敵新敗。而啓門。自如。恐有伏兵。乃止。鳥居元忠渡邊守綱。秀綱等率兵三百。出門接戰。敗兵還者。自後鼓噪。甲師乃退。而舍榑原。康政之退也。收散卒。軍西島。以待敵。傳城見其退。舍乘夜擊之。獲首級而入。大君會諸將。議守禦。忠世進曰。一衄不振。則敵益乘銳。臣請以銃手夜劫其營。大君命輯諸部。銃手才百許人。忠世及天野康景率之。五更抵犀崖。臨營爭發。甲侯駭曰。克捷未可恃矣。黎明又出兵襲甲營。甲人益愕。石川家成自掛川悉其甲入。援兵氣

頗振。大君自城樓望甲軍。顧富永孫大夫曰。甲師歸乎。對曰。必去矣。軍後無重。竈上無煙。非持久之師也。廿四日甲侯退。次刑部。二遠

逸史氏曰。武田氏用兵。髣髴乎孫吳。駕馭群傑。吞噬四隣。天下號爲彊國。我大君恃其特之資。角以智力之末。宜乎其侵軼難遏。而北門不啓也。三原之役。不勝。一時之忿。輕挑勦敵。加以援師之畏懦。全軍覆沒。特賴群臣忠武。致身之烈。得挺身而還。雖足以見平日得士心之効。而事亦殆矣哉。夫輸贏兵家之恒而大君終身數十百戰。摧剛挫銳。往往如振落其

## 逸史

## 卷之三

○三年

○八

## 懷德堂

大敗興尸。唯此一役。諺所謂胡孫墜樹。空海謬筆者。未足浹病我大君也。雖然。戰者危機。自非帷籌廟策。有可以制全勝者。不易輒用焉。當是之時。與甲接壤。大小不敵。強弱有等。而彼旦日來待之。何如。則可曰。務本而已矣。大君固有意於此。而戰爭之世。乏於真輔。干戈倥傯。益多不及講焉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教養之道。布在方策。舉而錯之。穠蔭培壅。其本既固。彼以其暴。我以吾仁。彼以其利。我以吾義。彼爲民之寇讎。我爲民之父母。則秦甲楚兵。挺可以撻焉。孟子豈欺我哉。

足利氏無道。濃侯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微行等十七事。義昭弗釋。

天正元年癸酉春正月。大君義昭使人如甲師。諭拜兵。武田氏弗從。甲侯遣使。函平手汎秀。元如濃。責讓其救遠。濃侯遣人如甲師。謝曰。敝邑有事於四方。遠人每以賦從。今其求援。寡人不敢不力。以全善隣之誼。已敢忘前好。信玄怒。絕和好。濃甲交訴於足利氏。足利氏右甲。十一日。甲師攻野田。菅沼定盈及援將松平忠正力戰堅拒。甲人用竹盾蟻附而登。遂奪外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九

懷德堂

村松芳休

鳥居參左衛門

城定盈退保。牙城甲人環以鹿砦。募礦大鑿地道。以洩井泉。城中告急。大君親救之。甲師堅不可犯。退頗吉田。乞師於濃。織田氏依違不果。勢人芳休者在野田城中。善尺八連宵樓上按曲。甲人喜聽之一日。甲人或注紙竹竿。用標於丘。鳥居參左者善銃。從壁上望之。曰。是必將帥來聽也。雖暮夜昏黑。亦可以釣奇。及夜。使芳休極力弄管。信玄果至。竿下。則鈴丸迸汰。頗耳。信玄墜馬。絕而後獲。遂獲疾云。定盈力屈。使謂甲人曰。卽全城兵我及忠正。自殺以輸城。甲侯陽曰。得城不用。外乃率衆而出。甲侯設伏禽之。退次長

與平監物貞勝。號道文。

秋山勝近

與一郎忠興後越中守。

篠召二人。諭降不。初與平道文。菅沼貞吉等。送孥納款。既而降甲。於是道文等請歸。定盈忠正。以易其孥。信玄使來請。大君許之。嘉二人節。賞賚甚厚。二月。信玄病創甚。乃置戍。引去。大君義昭忌濃強。欲圖之。竊議戰備。細川藤孝三諫弗從。信長聞之。使人謝且請盟。亦弗聽。遂舉兵。令諸將城于石山。堅田。江三。月。甲侯少愈。復寇我北鄙。令秋山伯耆入濃。誘降岩村居之。三形原之役。諸邑多畔。應甲侯乃簡其人及新附諸豪。守天方二股。遠六笠角輪一宮。馱峰足助宮崎。並以逼濱松。已而疾復動。乃退次平谷。信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

懷德堂

大君曰。臥榻豈容他人哉。乃令世子信康攻宮崎。馱嶺足助。平岩親吉攻天方。石川家成久野宗能攻角輪。皆拔之。六笠一宮懼而潰。廿六日。濃侯信長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攻石山下。之廿九日。取堅田。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相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四日。進圍其第。義昭不能拒。遂行成。信長見義昭懇請其改過。自新。義昭阻勉聽從。信長乃還料和議。復敗令長秀陰造戰艦於湖。賞細川藤孝以長岡。京邑治于青龍寺。因以長岡爲氏。及于忠興得大封。乃



太郎信勝

係六郎信綱號  
道遙軒綱一作連

復舊云十二日甲侯信玄卒于平谷年五十三以公子勝賴嘗承詠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為適子令勝賴立而奉之遺令祕喪三年蓋為因疾而老也乃預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也親姻使命訪疾者令之暮夜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豪武善戰權譎無比能遠色輕財以總攬群士頗有才思好讀書善和漢歌詩信佛說愛禪理而為人殘忍操下酷烈嚴刑濫殺士民不聊生自知取怨多懼丘墓為人發掘乃命造石棺擗甲以斂密沈諸諏訪湖心云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一

懷德堂

逸史氏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羞之淚可知也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己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智力過絕長于軍事也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乎山東數十年自以為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乎後世士大夫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惡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當時上無明王信玄免六師之誅得沒于地一人之幸而天

下之不幸也

五月大君徇駿取岡部麥而還六月城社山遠以備二股秋七月將軍義昭復舉兵壁于披島京留諸師將守其第六日濃侯以舟師直前七日入京師遂取二條第人以為神轉攻披島令曰是行殲之十八日大戰破之遂圍而蕪之義昭窮窮求滅外濃侯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二

懷德堂

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乃速之乎

十九日大君圍長篠以火箭燒子城守將菅沼正貞保於牙城大君因築于熊山令酒井忠次菅沼定盈守而還初濃師之西燒殘輦下廿一日濃侯班師乃下令修廬舍蠲賦役民以安集令村井貞勝為京師所司長岡藤孝修青龍城以備餘寇遂徇湖北取木戶田中岩成左通為廢君義昭據城和田惟

民部丞貞勝又長門守

伊賀守惟政

瀬兵衛清秀村重  
外甥

政據芥川。濃侯遣長岡藤孝攻澱。十八日與左通戰。左通以臂力聞。藤孝士下津權內勇而善。泅。略左通。故退至河橋。相搏。墜水。誠之。而出。城乃陷。荒木村重攻芥川。拔之。中川清秀誠。惟政初。村重之謁。織田氏也。請以其兵定津。而有所得。信長愛其豪爽。許之。承制任攝津守。自隨入京師。其再舉也。檄召畿甸諸侯。村重首以其甲會之。圍二條。攻披島。皆有功。池田城主池田勝政。觀望不至。及事平也。懼棄城遁。高野其統下。諸豪多屬。村重併池田。有之。伐其不服者。悉滅之。是月。詔改元。天正。八月甲侯勝賴帥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三

懷德堂

師來寇。攻熊山。以救長篠。大君親將。邀之。甲人避我師。銳分據嶮要。八日。大君設伏。聚松毛。燔之。甲人望煙。皆謂敵燒營。而遁。馬場美濃獨曰。敵白。非焚次者。小山田穴山士出者。數十騎。伏蚤興。不能獲焉。甲侯患長篠圍堅。退次玄瀨。遠長篠尋陷。正貞奔鳳來寺。濃侯取月端。越前侯義景率兵三萬救緒谷。軍于餘吾湖。分兵守大撞丁山寨。江十二日。濃師攻二寨。下之。十三日。義景焚營宵遁。信長望火。輒以輕騎直馳。及之。刃根山下。佐佐成政前田利家先驅。獲朝倉治部及寄公龍興。農故侯初。龍興失國。在津三

三郎景胤  
孫三郎景健景胤

式部大輔景鏡

甘利左兵衛一作  
左衛門

九八郎信昌後妻  
作守

好氏及一向之亂。舉兵應之。不得志。遂奔越前。至是併命。濃師乘勝而前。連戰及敦賀。斬首四千級。望風潰者十有餘城。十五日。義景歸一乘谷。越前則衆悉逃。其族景胤景健等皆出降。十六日。越侯奔玄山。十八日。濃侯軍龍門寺。分兵大索。誅斬甚多。廿日。玄山守朝倉景鏡。昨迫越侯。義景自殺。十一。越前公朝倉氏其先。但人原。日下部氏世仕斯波武衛。文明中其裔敏景受封。越前始列諸侯。數傳至義景云。甲將馬場山縣等忿長篠破陷。復進兵。次鳳來寺。甘利晴吉次筑手與平道文世居筑手。族大而多士。及晴吉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四

懷德堂

至。使道文守外城。道文之畔而降甲也。其子美作守貞能不欲。於是道文聞信。玄疾篤。意其必竊懷去就。貞能子信昌尚弱。俊邁不群。好讀書。通占法。乃以周易筮之。獻占於道文曰。蛇年人成矣。信玄以大永因固勒復歸會。大君令本多廣孝密招諭之。道文聽命。甲人深猜。貞能責其任子。貞能曰。勢弗可辭。乃送幼子仙而戒期於本多氏。及期。或如玄瀨告諸武田信豐。信豐試召貞能。甲侯遣城道壽。鑒視。貞能鵬至。玄瀨遂救從者曰。縱使有變。未見我首。慎勿動。入見信豐。訊以或說。佯驚曰。是敵間耳。請勿輕信。信豐共

九郎兵衛長俊任  
播磨守  
津田九郎二郎  
木下勘右衛門

下野守久政長政  
父  
備前守長政

右衛門佐義彌

宮内少輔元親

圍棋從容畢局而出道壽復招而饋焉亦入而食道  
壽故使人呼於門曰作州以反誅從者夷然微笑信  
豐意解貞能回舉其族屬乘夜來奔晴吉追尾反擊  
卻之。大君遣廣孝及松平伊忠逆焉。廿一日甲人  
發兵五百追之。貞能信昌率兵二百戰于瀑山破之。  
與廣孝進攻筑手及晴吉戰復破之。甲侯怒磔殺其  
質子仙。廿四日朝倉景鏡以義景首及幼子愛王如  
濃師。濃侯梟首京師殺愛王收其族悉斬之。使降將  
前波長俊假守越前。明智光秀津田甲木下乙爲奉  
行。廿七日濃侯班師途逢倭緒谷。廿八日羽柴秀吉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五 懷德堂

與淺井久政戰斬之。進圍緒谷。江人曰。越公吾太公  
又歿復何恃遂潰。九月朔長政送夫人織田氏及三  
女于濃師而自殺。淺井氏亡。濃侯梟久政長政首於  
京師分其田封秀吉食廿二萬石。先是佐佐木承禎  
子義彌據餘江。江以應緒谷。濃人亟伐不下。四日濃  
侯令柴田勝家攻餘江。義彌逃。江平捕承禎客善住  
竹鋸斷其首承禎匿石部。江竟奔甲濃侯命收義景  
長政願漆爲飲器以饗士。云長宗部元親專橫頻年  
用兵伐異己者盡滅舊族大夫土國七郡併其六以  
幡多一郡供公室已而設計逐其主是月中納言非

定奔豐依大友氏。元親陽以兼定子內正爲主以女  
配之。何從諸醜地卒歿之一條氏。元親既自立  
爲國主求好於織田氏。浮田氏以自固。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得國出乎篡逆一傳爲信長若  
浮田直家長宗部元親皆當身爲之。今也三國締交  
臭味相投古所謂同惡相求如市賈豈不然乎。一時  
凶醜似不可當焉者。然佗日信長當身而亡直家元  
親皆一傳而亡。前後之揆甚矣其一也。好還之天可  
弗畏也與哉。

冬十月武田信綱寇森鄉。遠濱松處守本多重次及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十六 懷德堂

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邀擊大敗之。馬場山縣等聞  
之宵遁。大君乃收師。時信玄喪頗泄國人見師荐  
不競益哄傳焉。勝賴病之。退驍騎再進軍見附縱火  
劫掠而衆心不一士卒多逃。勝賴乃退次蜡原。諸  
將請退。甲侯曰。大兵越境不可無事。令信豐氏勝城  
于諏訪原。而去。十一月濃師圍三好義繼于稚江。  
津拔之。義繼自殺。但山名宗偃因山名豐邦皆以舊  
守護武斷於其國。雲之初興也。卽之其亡也。卽藝尼  
子勝久之難復與之通。及勝久出亡。吉川元春將圖  
但因自富田出師與子元長入。因豐邦迎降進入但

左京大夫義繼  
右衛門督又但馬  
守祢豐曉宗仙  
中務大輔豐邦



伊東大膳大夫義祐  
島津薩摩守貴久  
民部大輔祐丘  
修理大夫義久

宗僊亦降分兵徇諸城皆爭乞降送任子留止數月  
不血刃而二國畢平十二月元春解嚴還富田是歲  
長島賊築于西形<sub>尾</sub>別所片岡<sub>勢</sub>並四出剽掠緘田氏  
遣兵討之屠別所片岡遂徇勢而還其雨及之兵多  
凍死長島出射手三千依阻隘叢射濃師敗績初日  
侯義祐與薩侯貴久交兵積年義祐亟克悉平隅地  
竟割薩半既而義祐貴久相尋皆卒日侯祐丘柔懦  
不競薩侯義久剛武國始強累戰盡復侵地遂取隅  
是歲率師入日與祐丘戰大破之獲其良二十八人伊  
東氏遂衰雲山中幸盛之奔京師也立原久綱亦從  
逸史 卷之三 元年 懷德堂

焉二人求仕於濃濃侯祿之諭圖山陰先是藝修好  
于濃及廢君義昭據被島藝侯輝元馳使於濃師以  
居間因請鋼幸盛久綱信長陽許之陰資於二人遣  
之二人復奉尼子勝久入但山名宗僊復應之  
二年甲戌春正月大君進正五位上二月武田氏  
侵濃秋山伯耆之守岩村也織田氏修申原鶴井明  
智飯峽等十餘砦以備之於是濃侯及世子信忠率  
兵軍明智山縣昌景邀之濃師不戰而罷甲人遂下  
諸砦而濃師不出甲人亦不敢深入大君與越後  
聘問相尋三月越後行人至告將有事於甲大君

天野宮內右衛門

乃帥師畧甲侵地以長篠險且要命縶其城濃侯朝  
京師詔敘從三位任參議濃侯奏請剪東大寺黃  
熟香<sub>命曰蘭香</sub>是也遂適南京天皇令大納言資定  
野中納言雅教<sub>飛鳥</sub>蒞焉三月茨木城主荒木村重  
攻伊丹拔之改城之徙治焉引中川瀨平高山右近  
爲腹心已而高槻多田三田有馬諸城主皆服從威  
振國中夏四月濃侯自南京還大阪一向賊遮路擊  
走之進取其麥留作間信盛屯天王寺大君伐乾  
遠屯瑞雲<sub>遠會</sub>水潦食竭而還城主天野景貫乘險  
擊之我後軍死傷頗多曾沼定盈築野田新城五月  
逸史 卷之三 二年 懷德堂

甲侯從濃來侵薄新城土功未趨定盈棄城遁六月  
甲侯圍高天神城主小笠原長忠告急大君乞師  
于濃濃侯親將赴救大君戒嚴以待濃師勝賴聞  
救援且至鼓衆畢登長忠善拒勝賴乃以利誘長忠  
長忠遂降勝賴置戍收師信長抵荒井<sub>遠</sub>聞城陷退  
次吉田大君造謝焉信長曰甲人屢來常爲扞蔽  
使孤無東顧之患得專力西畧實君之貺貽以黃金  
二百兩而去長島賊恃嶮鈔暴益甚又築于篠橋島  
井矢島中江皆依山帶水秋七月濃侯率師討之與  
賊戰于小田松樹渡皆破之分兵圍諸寨世子信忠

及九鬼嘉隆以舟師繼之濃侯親圍長島八月二日  
夜大風雨鳥井賊遁柴田勝家等追擊斬男女二千  
餘口舟盛其耳鼻送之長島賊皆破膽十二日篠橋  
賊輸城入長島大君城于虺家遠使大須賀康高  
守之以備高天神九月武田氏復來寇至天龍河  
大君軍上游酒井忠次軍下流欲待其半涉而薄之  
甲人懼而還時勝賴祖父信虎大耋在信勝賴欲奉  
以歸而患其狂暴長阪長閑亦沮之乃邀而相見于  
伊奈信信虎言動不常僉曰猶夫人也勝賴館諸其  
地而去信虎尋歿云廿九日長島賊以舟遁濃人設

長阪長左衛門尉  
照号鈞閑鈞或作  
長

逸史 卷之三 二年 懷德堂

覆岸下以銃迫焉久傷過半餘衆數百棄舟裸身衝  
濃麾下殊死而戰公族將校多歿賊潰圍奔大阪濃  
侯以其地封瀧川一益食北勢五郡初尼子勝久自  
但入因山名豐邦復畔藝應之勝久轉鬪拔十餘城  
遂攻象市因大坪一之爲藝守亟戰破之勝久累月  
不得前據鳥取因以招諭諸城國中多屬一之乃棄  
城奔藝冬十二月織田氏發使者於四境均道里植  
行樹通津梁蠲關征四民便之浮田氏與松山備侯  
三村元親交兵累年元親族大兵強於是浮田直家  
修好乞師于藝毛利氏乃使左衛門佐隆景援之會

大坪甚兵衛

修理元親入備  
中守

戰驗年

三年乙亥春正月天野康景獻吉夢有克甲之祥  
大君悅卽召詞人設聯歌會是歲北伐大有功以  
爲佳兆也竟定爲故事二月大君山獵見一童子  
姿儀端好風神秀徹使訊之答曰臣名直政井伊直  
親子駿之末父以讒歿故亡在此大君曰名族  
也命仕予其舊封井谿寵遇日隆大君子與平信  
昌長篠信昌以其當甲衝益修塹壘守備甚嚴大  
君大悅曰信昌雖少可任也乃使松平景忠家忠親  
俊佐之藝人討因山名豐邦復降尼子勝久棄鳥取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懷德堂

退據稚左分兵守象市廢君義昭居紀歲餘困蹙日  
甚去適備前浮田氏不禮焉三月適備後毛利氏迺  
與織田氏絕館義昭于鞆後備令統下侯伯往執謁門  
復見鞍馬濃侯朝京師時公卿益窮窮來以自給濃  
侯爲贖之悉復其舊駿故侯氏真遊寓畿甸歆艷濃  
之盛大不復念淡饑遂如京師貢緣執謁獻其遺寶  
氏真善踴鞠濃侯乃迂朝士命家者使之對戲氏真  
欣然而往聞者彈指大阪一向賊築大和田以掠渡  
邊神崎攝津守村重怒率兵與賊戰十三渡大破之  
進奪其大和田天馬二寨賊恒不敢出村重遂築吹

跡部大炊

修理正昌豐

山田八藏  
倉地平左衛門  
小谷甚左衛門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

懷德堂

田尼崎華隈能勢等寨以自備焉武田氏好兵連歲徵發民不堪命然以多宿將更事者四出時有克陷之功未甚撓屈乃傲然謂可以取威定霸長阪長閑跡部勝資以姦諛寵迎意巧合權傾內外武田氏會群下議出師馬場山縣內藤昌豐等皆曰凶器若興民勞國悴今而弗戢禍敗必至不若姑修政養威省時而動長閑勝資固勸進取夏四月甲侯勝賴率兵來寇屯宇理初岡崎斯卒大賀彌四郎以智巧擢用爲二十餘邑司稅貨富驕橫遂包藏禍心與其黨山田甲倉地乙小谷丙謀使告甲師曰我世子信康處守岡崎而其良皆在濱松寡君之來彌每爲前驅抱關之吏唯余馬首是視若潛師從我城可得焉信康可禽焉濱松失巢窟衆心恇怖半必離散且其帑皆在此收以招之不來者幾何乃寡君子立坐可殄滅矣勝賴大悅戒期甲中悔入見信康上變且曰即不信匿人於臣臥內信康盡得其密議以報濱松乙知事覺將逃捕斬之丙奔甲乃執彌悉治黨與先梟其族遂縛彌加鎖枷約反具以徇城下斷手指擢足筋以竹鋸徐斷其首七日而死甲侯及榆城聞謀泄悲曰大舉踰境豈無功而旋遂燒掠榆城牛窪大君

堀九郎左衛門

兵庫介信實甲侯叔父

鳥居強右衛門、強讀爲十年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

懷德堂

帥師次吉田世子信康進戰於姜原甲師乃去甲侯以世多知信玄歟於是發喪三好康長據高屋河以應大阪一向賊其黨所在充斥濃侯自京師將兵南征連戰破之縱兵取津泉之麥康長降河內悉平乃令塙直正煙所下城湟五月朔甲侯勝賴帥步騎二萬圍長篠與平信昌牢守勝賴乃築高巢山使武田信實守又列伏牀熊山姥懷砦以偏長篠使穴山信良屯西川斷其糧道大君乞師于濃濃侯憚甲人依違不決長篠益急與平貞能如濃固請乃許親往十一日信昌出城接戰焚其攻具十二日又擊敵卻之十三日甲人乘夜奪薨城益造攻具鑿地道設塹柵四面薄城信昌與其佐松平景忠等勵士衆撫死傷隨分扞禦日夜不休歇十四日信昌與衆議曰今戰士不乏甲仗矢丸未告匱所欠糧食已倘旬日之外救援不至我當自殺以出吾民孰能爲我通聲聞於都城者衆相目未言鳥居勝高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爲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騷呼十五日勝高驍見大君大君曰織田氏既帥師而發我亦處分已定將以明日出女勞矣且留



而從師辭曰城中待報如年乃乘夜馳還竊號踰竹盾甲人物色禽以獻焉甲侯命解縛引以厚賞使反其辭諾之使壯士十餘人夾以槍而往勝高仰城呼曰主公與濃侯精甲十萬電擊而至敵解圍不出三日言未畢槍交於胸十八日濃侯軍設樂遠兵總五萬分爲十五隊大君兵二萬軍喬松馬場氏勝等言於甲侯曰大敵新至戰必無利不若撤圍還不則急攻城肉薄而登必傷雖多而城可得也得城而還足以藉口長閑勝資賜言曰望敵旌而走非夫矣且濃遠二侯同來天之所與一舉禽之霸業可成甲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三

懷德堂

侯大悅諸將固諫弗聽退而相謂曰是役不聞收螺甲侯分兵俾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涉瀧澤川布爲十三隊背水而陣酒井忠次曰敵入死地我勝必矣乃見大君曰分兵間道襲焉巢縱火鼓譟敵則驚潰大君嘉納信昌作書曰大援既至敵若急攻則撞鐘報之城尚足堅守請勿輕進誤飲廝養使鈴木金七齋書夜縱甲人濠上張網設警索金引刀穿網泗水而出大君得書大躍濃侯數發邏騎皆報曰敵陳嚴整衆寡不可知矣士卒失色濃侯與諸將會議酒井忠次與焉濃侯問敵形勢對曰昨

內藏介成政

謀而得情甲陣寡單主驕師老自陷死地戰必捷矣濃侯喜曰怯夫之瞠草木皆兵我聞左衛門勇智海道無雙今料敵若此事無足慮者乃大饗士親觴忠次忠次起舞坐皆敲觴爲節酒闌濃侯問戰備諸將不對忠次進曰以愚觀之莫若潛兵出敵後襲取焉巢縱火爲應前後擊之一舉可殲濃侯作色罵曰癡漢大敵在前惡用此迂迴之計遂起而入諸將皆罷濃侯騁人追忠次反曰子策大奇但機事尚密故罵之於衆耳請子直往矣分兵五千屬之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四

懷德堂

大君使本多廣孝松平伊忠管沼定盈與平貞能率兵三千助之濃侯之出也下令人一柵材一束繩曰北人長騎勢不易當且勝賴恃勇無謀必縱兵馳突我柵以沮之銃以殛之於是夜命衆布柵穿塹選銃手三千使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將之戒曰待敵迫數步每千齊發大君亦設塹柵使大窪忠世及忠佐率銃手三百爲前鋒廿一日黎明忠次抵焉巢縱火鼓譟武田信實倉黃出戰奮擊破之獲信實若兵殲焉與平信昌乘機突圍甲人潰走松平伊忠窮追而戰歿長篠圍解忠次與信昌合兵悉焚列砦甲師望煙襁氣大窪忠佐曰濃賓我主請戰自我始忠世曰善乃以

小幡備中

源太左衛門尉則之  
右衛門尉直村

礮致師山縣昌景以步騎三千直前迫柵積銃迸發繼以射手必傷過半甲人猶進忠世忠佐山在柵外馳騎督戰刺擊如蜚濃侯登阜望曰二人臨陣神出鬼沒奇哉問而知之嘆曰德川氏養士我弗如矣昌景勒餘衆轉衝濃師千銃迭發昌景中九墜馬部下以其首免武田信綱小幡貞正與左馬頭信豐相繼而進我師濃師弓銃無虛發甲左師潰馬場氏勝以右師與真田則之土谷直村承之而進我諸將謂濃人曰敵猶銳矣請悉銃齊發我以短兵乘之約定布令士氣倍奮氏勝犯濃師萬丸雷震霰集僵尸成丘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五

懷德堂

則之直村冒進拔柵三重皆中丸而灰我師衝擊之右師殲氏勝顧招中軍佐佐成政言於濃侯曰彼中軍旌動盡以偏師濟遠入濃侯乃使龍川一益往徧令諸軍鼓譟繼之聲震天地長閑勝資先遁甲師敗績其良多灰氏勝使言於甲侯曰事不可爲宜收軍疾走臣請留灰遂率騎八十健鬪騎皆灰乃登阜顧見甲侯行遠投兵舉手呼曰來斷我首我德汝濃人以槍叢刺獲之師遂追入逐北薄之於川斬獲凡萬三千級餘衆灰於水甲侯遺章旗屢與百餘騎免或訴曰甲侯畏灰乎遺祖先章旗甲人顧曰舊旗敝壞

不可用也又詎曰馬場山縣諸舊亦敝壞人用乎衆皆大笑初甲侯俾高阪昌宜守貝津及敗昌宜將兵迎甲侯以歸

逸史氏曰甲侯驕盈復謙一敗塗地論已談兵者曰長篠城邑斗入甲地向使甲侯收兵而還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人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爲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六

懷德堂

不爲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筑手岳屋鳳來寺等兵皆逃大君使信昌收諸寨置戌廿五日大君如濃營謝之且曰今若乘勝長驅甲可舉矣前田利家羽柴秀吉亦勸之信長曰師老矣未可冀也乃聚尸築京觀而還大君至自師益信昌以刑部黃備山梨等三千貫先之以長光刀一口其餘論功行賞有差浮田直家與小早川隆景駐備中累月陷堡郭五六餘衆走松山是月進搗松山拔之三村元親走灰六月朔大君攻二股依田幸成爲甲守其子信蕃接戰內藤家長多力善射以

下總守幸成  
右衛門佐信蕃

卻之。明日幸成送其箭。曰。誰與用此箭者。非源爲朝是乎。教經大君喜賞家長。大君使大窪忠世當

二股。轉攻光明。皆下之。使酒井忠次與平信昌如濃

拜師。濃侯見二子嘉嘆不止。厚其賞賚。備師藝。師圍

常山。前獲三村高德。備中悉平。遂定疆場。而還。秋七

月。我師圍諏訪原。鳥居元忠中銃傷股。遂跛。而壯武

不衰。云。初。越前假守前波長俊。修而虐國人多畔。一

向賊投間。煽動遙應。大阪朝倉氏。連臣競起。城守賀

人亦應之。八月。濃侯討越亂。若及二丹。侯伯會師。兵

總十萬。攻虎支。離津河野。拔之。直進屠龍門寺。聞之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懷德堂

潰而奔府中者。七城諸將勒兵要擊。又破之。遂拔府

中。渠帥下間和泉朝倉景健等伏誅。餘衆皆散。乃縱

兵大索。無少長皆斬。又遣諸將徇賀諸城。皆下。旬有

七日。賀越悉平。俘斬五萬。濃以越前封柴田勝家。分

其府中十萬石。予佐佐成政。前田利家。正法制。除秕

政。而後還。藝益發。兵使兩川討尼子氏。因人畔者。聞

之多降。諏訪原潰而奔小山。我師進搗小山。甲侯聞

警。曰。瘡痍未起。然今不出。諸城非我有。九月。帥師次

大堰河。大君引還。世子信康固請而殿。大君壯

之。甲侯欲濟高阪。彈正固諫乃引去。大君難諏訪

原之守。松井忠次請往。大君大悅。賜族及偏諱。爲

松平周防守。康親改命。諏訪原爲牧野。曰。周可以燈

獨夫矣。初。康親參人也。仕東條松平。義春。義春死。事

其子宗春。尚弱。乃相其室。屢攝軍事。累功。列臣籍。

大君器重之。故有是命。康親練士馬。庀糧仗。連歲與

甲人戰。甲侯來攻。亦亟而未嘗挫衄。藝人聞象市。下

之進。攻稚左。尼子勝久知弗可爲。悉衆走。但尋奔京

師。諸城望風而潰。因悉平。冬十月。織田氏朝京師。大

阪一向賊請平信長知其難猝殲許之十一月詔

任濃侯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任世子信忠秋田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懷德堂

城介初。濃侯之姑適岩村城主遠山內匠無子取濃

侯幼子勝長爲子甲將秋山晴近之下岩村也內匠

先既歿晴近居守焉逼其妾妻之執勝長送諸甲濃

侯怒攻之不克世子信忠自長篠還遂圍之數月而

甲救不至十日晴近欲潰圍而奔夜襲濃營信忠力

戰卻之晴近益困廿一日竟出降信長磔殺之手刃

姑氏十二月依田幸成病歿于信蕃代領其衆大窪

忠世使報曰乘喪急攻一股可取使榊原康政助之

信蕃告急甲師不出乃行成致城而去濃作間信盛

與川谷侯信元有鄰岩村之役城中食盡晴近括財



土井小左衛門

逸史

卷之三

○三年

○二十九

懷德堂

顯云

逸史氏曰。織田氏志滿氣驕。肆其暴怒。至於手刃姑氏。亦何所不至。乃以偏聽殺戮無辜。眾怨所叢。禍敗已兆。而冥然弗悟。悲夫。居母望之世。取母望之殃。予又爲水野氏悲之。

甲侯病。國勢不振。乃以重幣行成于相。且請娶其妹。相侯許之。甲遂使行理贈賄。歲時相繼。一如統屬勢。太公北畠具教遵濃。約迎養子信雄于大河內。立之。令其子信意避居田丸。自遷三瀨。詔任信雄左近衛中將。初肥前侯隆信分兵其平國中。欲大啓四封。

肥前守道可對馬守義調

松浦道可宗義調皆降附。壹岐五島亦服從焉。乃用師。于筑後肥後三年。於是粗定之。大友宗麟荒瀕怠政。不肯爭云。

逸史

卷之三

○四年

○三十

懷德堂

子信忠居岐阜。詔敘信忠從四位下。尋陞上。織田氏爲政。傷於嚴酷。然令行禁止。吏民一切奉法。銖兩之姦。不得有容。闕境無盜。外戶不閉。暑月行旅。憩林樾者。皆含豪而睡。時以爲亂世一奇矣。夏四月。江侯信長朝京師。僧光佐復畔。列壘海口。遙與西國諸侯通。江侯遣諸將討之。五月。與賊戰而敗。江侯親將赴救。連戰破之。斬首二千七百餘級。遂列塙壁。以迫石山。使作間信盛統之。六月。酒井正親疾病。大君親往視湯藥。使平岩親吉護視。日命侍臣訪問。正親尋卒。大君厚撫其二子重忠忠利。秋七月。藝侯輝元。

發船七百送糧于大阪江侯令泉人河人津人以舟師拒之木津藝人以火箭迎焚而破之遂達大阪

大君攻乾天野景貫微之於嶮我師敗大窪忠世率銃手攀石峰臨城連發景貫棄險而走我師乃還八月

大君略駿越後侯謙信畧飛以應之九月進入越中初江侯使戸次政繼爲賀國守護既而一向賊

起政繼破之俘斬若干而賊衆轉熾於是江侯傳作間信政代政繼累戰克之越侯謙信以甲與我連兵

也無復內顧之患遂將入賀一向賊三千拒之栗柯谷越人奮擊走之冬十月轉入能賊又赴援復破之

逸史

卷之三

〇四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能人固守謙信以敵堅時寒置戍而去大君貽書

越侯請夾攻甲越侯報曰歸路當徑出上毛以迫甲

焉既而一向賊一萬要其歸路會大雪越人皆凍爲

所敗遂班師十一月江侯朝京師詔敘正三位任

內大臣北畠中納言具教已偏於織田氏舍其子信

意而授國信雄心不能平欲以甲師除信雄議泄內

府饗具教伏甲殺之遂伐滅其十三族滅信意一外

放之長島北畠氏九世而亡十二月大君以長女

室於與平信昌初侍姬永見氏有身失旨出依姑犬

氏月餘而雙生其一不育其一幼字曰荻麻呂世子

信康取而撫之於是三年一日大君如岡崎世子

承間出見之大君乃令本多重次護視焉是爲中

納言秀康紀賊據雜賀泉人應之據貝冢增築堡鄣

張雄日甚薩侯義久伐日日諸城望風降潰日侯祐

丘奔豐依大友氏義久乃併隅日是歲蠻舶抵豐貽

大煩二於大友宗麟其傳遂廣云

五年丁丑春正月甲侯勝賴成昏于相二月內府信

長親討泉紀貝冢聞之潰進下其二城三月攻雜賀

諸酋皆降內府與越後通好共圖甲及北地有事欲

先取越後誘能人長重連使作亂夏四月重連糾扇

逸史

卷之三

〇五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土寇據七尾越中多應之所在攻戰不決五月太

君徇駿重連益出兵鈔掠郡邑六月越侯率師徇越

中及能畧定諸寇秋七月遂圍七尾重連使弟僧孝

恩告急于江既而城中人殺重連以城降孝恩後髮

而曰連龍仕前田氏以勇聞初平氏之亡將軍賴朝

嘉長谷部信連勇賜邑於能子孫世居之以長爲氏

連龍等皆其裔云八月武田氏伐我使穴山信良次

山科遠地一

井作遠地一安部光真固拒卻之上杉氏長驅入賀一

向賊皆降進拔金澤賀時江師救七尾者次水島賀

九郎左衛門重連

九郎左衛門連龍

大藏光具藩翰潛及武藏皆作元具似可從焉然光具駿八城區而來仕者並用今川父丁無名恐無此理矣

柴田修胤先勝家

明智十兵衛光秀  
任日向守

與一郎忠興後越  
中守  
額五郎興昌後玄  
蕃允

兵部少輔義祐  
村子  
別所小三郎  
小寺兵衛  
小寺官兵衛孝高  
後復黑田氏改稱  
勘解由號如永

聞之宵遁謙信進入越前逐江戌兵國主勝家懼不  
敢出北地畧平乃退次水橋越前兩月發號布政而後  
還九月松永彈正久秀以信貴河叛織田內府使世  
子信忠討之冬十月軍鋒細川藤孝明智光秀筒井  
順慶攻片岡河藤孝子忠興與昌先登師從之遂拔  
之信忠進圍信貴久秀遣人乞救本願寺其使者舊  
仕於順慶氏順慶因獲其情發卒二百為大阪援兵  
入城為應一鼓陷之久秀放火自殺禽其子久通誅  
之夷其族內府賞順慶功舉和封之詔敘信忠從  
三位任左近衛權中將甲侯復伐我北鄙大君次  
逸史卷之三  
○五年 ○三十三 懷德堂

逸史甲人不戰而罷初播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  
寺政職等患藝備強懼見其夷送款于江以自固政  
職使黑田孝高為行人因羽柴氏羽柴秀吉善視之  
孝高父宗圓佐小寺氏有功小寺氏治於吳著宗圓  
築姬路居之內府封秀吉于播以圖西土於是秀吉  
就國抵吳著政職中悔出奔備後黑田父子迎謁避  
城以待秀吉辭之孝高曰公欲定治所莫姬路若也  
臣等父子當別營耳秀吉從之秀吉器重孝高引為  
謀主予穴聚播半郡秀吉乃以次年大城姬路云十  
一月詔敘內府信長從二位任右大臣播侯秀吉

以黑田孝高為先鋒攻佐用上月播二城拔之備侯  
直家出兵赴援亦擊卻之備師攻阿閉播孝高入城  
接戰大破之既而備兵襲上月取之置戍而去十二  
月大君陞從四位下遷右近衛權少將是歲植村  
出羽守榮政卒年三榮政父榮安天正季年歿于杏  
縣之役年三榮政乃以童子出身既長以壯武聞亟  
有戰勲織田氏嘗目以樊舞陽武田氏亦嘗評一也  
豪士以榮政為參國之雄其子家次亦以武功著稱  
任出羽守後坐事免慶長初年亦蚤世年人君  
念其奕世之勲復命其子家政童子出身及長亦能  
逸史卷之三  
○五年 ○三十四 懷德堂

勇敢亦任出羽守得封侯云  
逸史氏曰猗與植村氏其先上岐氏濃之故家也後  
裔徙遠居植村因氏焉又徙參出仕者二世而及榮  
安榮安伊田奇捷已降攻城野戰之績毋論已嘗以  
一身誅兩世弑逆之賊多士叢中倉猝之變而未嘗  
屬諸佗人事亦奇矣亦足以驗其剛果無前生平勤  
恪之效焉義概凜凜蓋冠映一時榮政承後不墜家  
聲以至孫曾皆能勝干城之任實為士林之所罕比  
焉不獨血食永世之美也但天不假年壯歲而貴者  
三世弗角入籍者二世是以雖當風雲遭遇之會而



門戶不甚顯著。以四世之豪也。裁止于小城主。見封和之  
高取二萬五千石豈非可惜乎哉。我母家植村氏。參人也。蓋  
係其族。兵燹之餘。譜記散佚。不可復考。母氏幼而孤。  
平日聞之膝下者。茫乎無可証。予也亦竊自惜云。

逸史卷之三

逸史卷之三

○五年

○三十五

懷德堂

逸史卷之四

真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天正六年戊寅  
至十年壬午

○凡五年

六年戊寅春正月 詔敘右府信長正二位敘世子  
信忠正三位右府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獻貨舉  
行尼子勝久因羽柴氏求入雲與舊臣山中山原等  
募兵二千自京適播進取上月二月 大君改城濱  
松尼子氏患糧乏且聞備師將出棄城而退備人復  
入守之羽柴氏廼率兵二萬圍之數匝守者乞降秀  
吉悉縛而焚殺之秀吉以城當備作之衝難其守山  
逸史 卷之四 ○六年 懷德堂

中幸盛勸勝久以請許之勝久畢集遺臣以騎二千  
戌之三月 大君自將入駿攻田中守將依田信蕃  
固守不克而還十三日越後侯謙信卒年四十九謙信爲  
治傷於嚴酷任意殺戮人不自安然性廉而重信善  
用兵是以開拓土境併二越能佐分賀飛上毛威令  
遠布四隣畏憚及與江有釁遂有爭衡中原之志乃  
將大舉西上治嚴已定病風暴卒云  
逸史氏曰兵家之祖述謙信氏猶信玄氏也然謙信  
氏之用兵行威一出乎意匠未嘗有成式後嗣亦罔  
攸論著焉今名其兵書蓋皆係僞撰予嘗徵諸羽藩

文獻者如此爲容者之托笠原猶且忘意增損失其  
真者多矣矧初以所據乎要不足信也謙信兵法世  
多有之故予揭斯說以祛惑矣

初謙信因武事倭佛歲時每修法會以祈冥助持戒  
終身因以公嗣以相侯氏政弟爲子命以己舊名曰  
景虎又收姊夫長尾政景孤爲子曰景勝寵秩相匹  
及卒二公子爭立景勝在春日山上杉氏治所景虎出據  
北河國人樹黨相攻越後大亂景虎請救于相相侯  
怯懦許而不出江侯乘越後釁遣神保政武帥師伐  
越中三木播城主別所長治畔江與羽柴氏絕長治  
逸史 卷之四 ○六年 懷德堂

赤松氏庶族累世以武顯於是四近城堡皆應之播  
侯秀吉圍三木分兵攻略諸城接戰不決秀吉一日  
出一戎服連環徽號顧衆賜言曰勇兼人者吾將授  
之皆相視未言脇阪安治進曰臣雖爲願得之秀吉  
笑與之及戰安治刺一騎將馘之而反曰以報疇昔  
之賜安治徽號桔梗花遂更爲連環云浮田直家乞  
師于藝欲共殲尼子氏夏四月毛利輝元親將次松  
山備中令元春隆景勒諸將進軍于狼山播分兵圍上  
月直家命諸將會之兵總七萬羽柴秀吉留諸將當  
三木自救上月織田右府使荒木村重助之兵總四

三郎景虎初名氏  
秀

越前守政景

喜平次景勝後會  
津中納言

越中守政武江侯  
妹夫

甚內安治後中務  
少輔

小西清兵衛殿  
書得文作如清

萬抵高倉山播隔熊水而陳持重不肯出右府更發兵四萬令瀧川一益明智光秀筒井順慶將以援之五月大君復伐田中亦未得志而罷右府又遣世子信忠公子信雄信孝帥兵三萬為秀吉後援藝侯益峙糧食築長圍為久屯之計六月藝師涉熊水與江師戰于高倉山下江師不利右府料其不易敵喻信忠避銳江師退次書寫山播信忠信雄轉圍別所氏屬邑神吉播信孝圍志方播諭月皆下之藝師攻上月益急尼子勝久力屈秋七月自殺出其人城陷立原久綱奔江山中幸盛就囚尋見殺八月信忠案

逸史 卷之四 〇六年 〇三 懷德堂

西壽得資富而老于京師善於江諸權貴羽柴氏微時每館於壽得氏淡德之壽得子彌九郎為岡山買人義子有機警亦嘗與羽柴氏狎直家遣使者于京師价壽得行貨於江諸貴壽得曰欲右府親暱乎莫若因羽柴氏直家聞之令彌適三木見秀吉秀吉喜為言之信長迺引見使者厚賞遣之使者遂發幣於公卿庶尹彌往反京畿措辦其事周旋甚愜直家乃實彌于京師以為覘人既而秀吉愛彌才召而祿之彌好兵後從軍屢有功寵遇日熾是為攝津守行長大君畧駿取田中禾冬十月甲侯勝賴伐我濟大堰

逸史 卷之四 〇六年 〇四 懷德堂



藤次郎重次  
太郎作清久  
高山右近

怒難櫻果來。殃且弗測。村重乃還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右府親將討之。大君使水野重次清久助之。高山友祥以高槻中川清秀以茨木皆降。乃分兵焚華隈兵庫津。屠之。播候秀吉聞之。潛自三木如師。請親往。說村重許之。秀吉遣伊丹。開諭再三。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弗聽。曰。渠重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存。人迺厚禮。遣之。執手揮淚。以別。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絕。秀吉乃反三木。孝高不屈。夷逸史 卷之四 〇六年 〇五 懷德堂

然起臥一室。村重亦不加害。十二月信長合兵圍伊丹。焚其邪。而入四面。蟻附而登。村重拒卻之。水野重次歿之。江人或把槍乘隙。後無繼。城兵萃擊之。其人投槌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但有老母。鄉里貧困。無他兄弟。我今日而歿。毋明日而餓。我欲以微功資饒饒。不知無繼。誤進至此。冀免一死。得以終養。辭色惻惻。衆相視而斂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金使人送出。諸門問其名居。不告而去。右府患力取勢。師乃下令。爲長圍。列鄔堡。斷其饒道。令公子信孝及龍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等。分戍而還。上杉景虎亟求援。

民部少輔信景

丁相氏政乞師。丁卯是月。勝賴率兵二萬。納景虎。勝賴。上杉景勝懼。因長阪長閑。跡部勝資賂以上毛之田。及金萬銀。曰。事就請以國屬焉。勝賴受賂。而還。氏政怒。與甲絕。薩之破豐師也。肥筑震動。諸城主往往與薩通。肥前侯隆信帥師。徇一筑。至此相定之。是歲土侯元親率師入讚。削平郡邑。大桐侯香川信景有讚。六郡與藝通。元親曰。是難以力爭。乃行成。請以次子爲其義嗣。信景聽之。信景尋老。西讚悉屬長宗部氏。

七年己卯春正月。甲侯出兵。助上杉景勝。相侯發兵。逸史 卷之四 〇七年 〇六 懷德堂

救北河。景勝與甲人夜襲北河。陷之。景虎自殺。相師不及而罷。景勝遂自立。甲侯女以其妹。羽柴氏圍三木。周歲。別所長治不屈。二月十一日。昧爽。長治出兵三千。襲擊秀吉與弟秀長。邀擊大破之。斬首八百。獲其良三十人。秀吉之出師。竹中重治每從。知莫不言。任遇日盛。於是嬰疾。就醫京師。數月而弗瘳。因言我卽不起。寧殞身。丁行間。乃力疾復詣。尋歿。秀吉嘆惜。撫其孤。重門及得志。封爲列侯。任丹後守。云。初。別所氏與荒木氏通。自山路潛出兵。築淡河丹生山。置戍。以爲兵庫。華隈聲援。於是秀吉夜乘風雨。襲丹生。

小一即秀長秀吉  
異父弟後大和  
納言  
竹中平兵衛

加藤作內後遠江守

主殿助宗長  
美作守宗貞

遠江守秀尚

右衛門大夫秀治

鼓拔之。淡河定範以其甲數百守淡河。聞之日羽柴必來。乃布蒺藜樹鹿砦以待。秀吉果使秀長率兵五百攻之。不得輒傳。定範預募民間牝馬得數十匹。乃放之敵陣。鼓譟隨之。馬相駘藉。陣亂大敗。定範曰。秀吉聞敗必以大衆來力屈而遁。恥也。遂悉兵入三木。秀吉命加藤光泰絕三木餉道。城中始窘。藝侯輝元怒備貳也。率師伐作。備侯直家懼而乞救於播磨秀吉。秀吉辭曰。三木戎事未間。姑俟敵及國而後往。藝師拔作五城守將皆奔備。望風而潰者四城。直家不敢出。藝師徇備中而還。三月甲侯伐我。次國安。遠

逸史

卷之四

○七年

○七

懷德堂

大君軍于虺豕。甲人引去。右府信長及世子信忠如津案視伊丹圍。戒以持重。留止累月。遊多田箕面以示暇豫。京師市人宗運事親至孝。右府聞之召賜穀百石。復之終其身。是春土侯元親用師于豫久頓攻略。夏四月七日公子秀忠生。是為台君。甲人復來。大君及世子信康軍于虺豕。亦不戰而罷。初秦秀治有丹屢抗江人。右府連歲遣明智光秀伐之。不克。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分三木軍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禽之。

檻送諸江。右府磔殺之。丹人聞之。磔殺光秀母。右府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予丹治於龜山。

逸史氏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豕不食餘。江侯乃易肅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數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憫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實母于外地。甘蹈逆節者。復然異科。光秀豺狼心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我必賞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逸史

卷之四

○七年

○八

懷德堂

初夫人關口氏性妬悍。挾媚道。侍姬受寵者輒陰殺之。或極其酷虐。大君廢之。關口氏遜于勢。世子信康私迎。真之岡崎。世子性剛暴。數殺戮無辜。酒井忠次大窪忠世驟諫。弗俊。其配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

失愛於關口氏。關口氏短之世子。於是寵益衰。關口氏有疾。與甲醫。滅慶姦。遂萌禍心。欲行大事。立世子勸之。與甲通好。共滅山以分其地。令滅慶如甲請焉。勝賴悅許之。關口氏密爲其備。恐世子弗從。未發也。秋七月。侍女漏洩其謀於織田氏。織田氏馳入告之。江且狀世子十二罪。曰。世子雖未與逆謀。然其人如此。異日之變。不可測也。會酒井忠次聘焉。右府信長延之。按狀詢實。忠次惡世子爲人。媒蘖之。忠次勲舊重臣而大君姑夫。信長信之。益怒。乃卜子歸。謂子君事勢若茲。不可不決。意忠次經岡崎不入。世子疑逸史。卷之四。○七年。○九。懷德堂

有變不自安。忠次還以告。大君愕曰。信康不免矣。世子傳平岩親吉在座。進曰。世子壯武無比。今罪未暴白。而遽正典刑。君後必悔。臣爲傳以狀。有外已。請且幽世子。以啓自新之路。臣首以謝江。江怒。或釋大君弗許。八月三日。大君如岡崎。命遷世子于大濱。參五日。世子造岡崎。哀訴弗聽。九日。又遷之堀江。遠十日。幽之二股。令大窪忠世鑒護。廿九日。關口氏伏誅。江侯意未解。九月十五日。遣服部正成賜世子。秋時年二十一。逸史氏曰。世子不爲無罪。而必非其罪。後人悼焉。且

服部半藏

大君之屢遷徙。世子也。意覬人或竊奉以逃也。然酒井大窪以下。皆自愛而憚於世子之雄豪。靡有能出力共憂者。竟迫乎江威。以至大故。悲夫。世傳大君嘗觀教坊幸部萬滿仲者。泣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以失左右皆泣。忠次忠世在座。汗泚顙刮席。不敢仰視。云。噫嘻。其愧忤若是。乃當日自私之心。昭昭不可掩焉。人臣之職。果何如也。若平岩氏初。能不負傳職。欲殞首以脫世子。反拱手於遷徙之日。是亦可異者乎。且不乎。

先是浮田氏問藝師之罷入。作復二城。吉川元春馳逸史。卷之四。○七年。○十。懷德堂

赴之。至則去矣。乃退屯富田。初羽衣石。伯侯南條宗勝爲尼子氏所逐。因毛利氏得復歸。淡德之從元春于師。數有功。臨以囑曰。忘藝惠者。非吾子孫及子元續。艷織田氏日大密。送款其宿臣山田直重。固辭怒。欲兵之。直重奔藝元續。乃盛修守備。於是元春遣子元長廣家取羽衣石。禾率師繼之。戰於長瀬川。大破之。逐北燬其郭。列寨置戍。而還。相之絕甲也。使人來修好。欲共圖甲。且因我求成于江。已而甲人數侵相。相使者前後相望。遂盟。盟首日。每甲人出。所不發師。相犄角者。江亦交載書。江相始通也。時甲侯伐相。次

豐後守宗勝

伯耆守元續

山田出雲

治部少輔元長  
民部大輔廣家  
初名經吉



沼津<sub>豆</sub>相候次三島<sub>豆</sub>以禦之。大君乃師入駿

甲侯舍相赴之。我師取藤枝之禾還甲人不及而罷

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荒木村重廻留

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宵出奔尼崎遂如華隈告急

于藝藝人以道路梗塞不能援焉冬十月右府聞村

重定遁馳如津命諸將鼓衆凌城十一月城陷黑田

孝高復歸能勢三田等城皆降潰右府乃夷荒木氏

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以津予池田信輝令信

輝及其二子之助輝政圍華隈三木侯長治驟求救

於藝藝解以道梗乃發舟艦送粟藝人報三木約斫

逸史 卷之四 七年 十一 懷德堂

敵營乘其擾以納糧夜襲平田寨守將谷衛好外之

長治率兵三千逆饒羽柴秀吉與長治大戰于大村

長治將魚住源吾健嗣秀吉前軍卻堀尾茂助脇阪

甚內競進擊之甚內斬源吾秀吉麾衆乘之長治族

十人與其士百餘皆死淡河定範傷而退顧見有追

者臥地佯死追至欲誅之定範猝起殪數人衆驚散

定範笑曰我今實死乃自殺長治脫走入城秀吉移

壘偪之已而城中窘罄宰馬而食自足利義昭之敗

二條第久廢右府屢入京謙讓不肯館焉是歲命修

之於是乎成廼獻之以爲青宮廿二日 皇太子誠

紀伊守之貳  
二左衛門輝政後  
播磨幸相

大膳亮衛好

堀尾帶刀吉晴  
臨阪中務少輔安

仁具儀仗以徙初長宗部氏用師于豫自春涉冬轉

戰輒克下十有餘城十二月國司西園寺氏請平河

野通信等皆降附豫悉平

八年庚辰春正月 大君陞從四位上羽柴氏益薄

三木縱火城下分兵悉拔其屬城城兵餒不能鬪別

所氏知不可爲請自殺以出其民秀吉許之十七日

長治與其族殺斃放火自裁三木平秀吉遂入但攻

竹田不克置戍而還右府以三木益中川清秀封食併

十二清秀令子秀政居之右府室秀政以其女初羽

柴氏使浮田氏城于兒島前以備藝直家俾弟忠家

逸史 卷之四 八年 十二 懷德堂

基家守之於是毛利氏遣穗田元清攻之二月基家

與元清戰敗死三月武田氏伐相次浮島原戰北條

氏次三島各出舟師大戰海上殺傷相當 大君徇

高天神命築長圍而還藝侯再遣隆景攻兒島浮田

忠家告急于岡山備侯乞師于姬路播侯令淺野長

政率舟師赴援隆景引還織田氏聞藝師荐出使明

智光秀長岡藤孝救兒島不及而罷自一向賊據大

阪歷十一年兵結不解 天皇憂之遣右大臣前

久近大納言重通如大阪諭致城弭兵江右府使

楠友閑往光佐欲不奉詔其徒固諫乃與江交載

右衛門大夫秀政  
七郎兵衛忠家

與太郎基家  
伊豫守元清隆景

徐兵衛長政後彈  
正少卿

駿河守氏秀

書夏四月光佐奔紀。匿鷺森衆皆弭散。留子光壽處分後事。約以孟秋輸城。羽柴氏率師人因攻鹿野下之山名豐邦。女及其將士任子皆在城中。收之而還。吉川元春自富田赴救。不及而罷。五月大君略駿取田中麥。而還初甲侯入駿。修持船。故城使駿。舊將朝比奈氏秀守。於是氏秀追躡我師。我師反擊大敗之。右府信長上奏。修雄德山八幡宮。豐侯宗麟以筑前多畔。屬肥前興師伐之。與秋月種實等戰。不得志而罷。六月大君攻高天神。焚其邪。芟其禾。而還。越前侯勝家時上杉氏無外志。伐賀轉戰累旬。至此悉

逸史

卷之四

○八年

○十三

懷德堂

平之。江右府乃使前田利家等。徇能及越中。長連龍舉兵。應之。累戰有功。利家卒定能。光佐之遁也。門徒留者。嗾光壽曰。斯城天險。以信長之威。弗能陷者。殆乎一紀。今胡必棄之。信長殘忍。譎詐而讎我。已。漢晨而出。夕必禽。匹爲也。光壽乃修守備。再募兵。光佐使止之曰。是殃我也。弗聽。右府怒曰。廢詔。背盟。罪不容死。乃發兵。拔其屬城勝鼻尼崎。光壽懼。謝罪。請成信長。謂當收城。而後徐圖之。如拉枯耳。乃許之。秋七月大君徇駿。取田中小山之禾。或諫曰。水潦將降。大堰必溢。勝賴聞君出。必且疾來。進退俱險。請蚤收。

師。大君從之。既濟。果大雨。河溢。時甲侯出師。在駿聞警。而馳至河。不能濟。而罷。華隈食盡。荒木村重潛抵兵庫津。舟奔藝。居數歲。祝髮。自號道糞。以茶事。自適。及羽柴氏得志。真諸沙界。更名道薰。與湯沐邑于菟原。善視之。召其逋臣。祿之云。江右府發兵數萬。如大阪。收城。光壽輸石山及所在堡塢五十于江。而奔紀。津悉平。筑前守秀吉再率師。徇但。攻陷諸城。山名宗僊以出石降。但平。遂入。因使謂島取曰。如降舉國封之。不則悉砮殺。所得任子。大衆圍城。屠戮不遺。山名豐邦欲降。群下固諫曰。尼子之難。我反覆殊甚。

逸史

卷之四

○八年

○十四

懷德堂

而藝皆枉全之。今復背其恩。狗鼠將不食餘。任子奚足顧。豐邦心愧。不得已。辭使者。秀吉乃合圍。樹砮柱於城外。悉縛其將士。質長槍。擬之以招城中。皆不從。秀吉怒。命殺之。極其慘酷。又縛豐邦女。擬之。三日。豐邦乃造軍門而降。秀吉責其遲割。因二郡與之。盡收其將士。邑遂徇國中。而還。鳥取將士皆怨。具狀報藝。豐邦益媿。尋挈奔姫路。一向之亂。作間信盛屯大阪。五歲。貪利。玩寇。右府數其十餘罪。逐之。八月。信盛奔紀。後二年。死。于熊野。右府召其子正勝。祿之云。水野信元之外。信盛之讒也。至是。右府始知其冤。乃使

藤一郎忠重後和泉守  
上野介廣門  
三河守統重號弓紹運

甚四郎尹松後甚右衛門

其弟忠重襲舊封筑前秋月種實築紫廣門等與攝城主戸次道雪窟城主高橋紹運攻伐有年於是龍造寺隆信率兵救之與道雪紹運連戰敗之進圍橘使種實廣門圍窟道雪紹運告急于豐豐師不出二人乃行成即肥前隆信遂徇國中嚴屯戍而後還甲人之守高天神也大須賀康高在旭家戰績歲屢有功而甲守益堅冬十月大君攻高天神環塹柵置六砦而還意在必取城中乞援于甲副守橫田尹松不以爲是獨獻書曰城斗入敵境未易救也遠侯勁敵江相方睦君若來遠人守險江人與相人犄角其

逸史 卷之四 〇八年 〇十五 懷德堂

危弗可測矣臣受命守城死其分也君辱愛惜臣等城陷之日突圍挺歸亦非所難也願熟圖之甲侯得書會議僉曰尹松言是也甲侯乃曰坐視城陷示怯也遂率兵畧上毛右府以加能封府中侯利家十二月甲侯伐相入豆下戸倉

九年辛巳春正月大君攻高天神織田氏遣刈谷侯忠重率尾人來助二月甲侯入豆相侯禦之於三島不戰而罷甲侯知高天神急亦不能救越後侯景勝遣兵畧越中賀人舉兵應之守護作問玄蕃擊走之山名豐邦之逸也其宿臣皆弗從求守于藝藝遣

大藏左衛門春重  
式部少輔經宗  
丹波守典行

大河內源三郎

左京大夫義定  
式部少輔藤長

牛尾春重如鳥取春重出畧近邑大創告歸鳥取請代於是使吉川經宗往又城丸山以爲之援三月高天神食竭守將岡部與行等夜突圍而出我帥萃於是獲與行城兵殲焉橫田尹松奮鬪獨得脫歸甲侯嘉其勇貴之辭曰棄城而還何勇之有小笠原長忠之以高天神降甲也監軍大河內政局獨弗從囚之石窟甲侯命喻降引以重利罵而不受甲侯怒錮窟戸歷八年竟不屈尹松偉其節善視之及城陷石川數正出之足痿不能興大君嘉賞焉及長秋役力戰而外云江將佐佐成政擊定越中右府就封成政

逸史 卷之四 〇九年 〇十六 懷德堂

于越中丹後亂右府封細川藤孝于丹後密誠之誘丹後侯一色義定殺之田邊後丹城主一色藤長棄城降右府以播侯秀吉既定播但令大舉圖西土夏六月秀吉將兵六萬入因秋七月使美濃守秀長圍丸山自圍鳥取數重右府發兵一萬助之備侯直家遣兵八千會之穴山信良言於甲侯曰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必來都城惡請遷于薤崎甲侯曰善是月大城薤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逸史氏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沈尹戌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弗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



城於郢守己小矣。界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予也爲甲亦云。

上野介信包、信長弟

初仁木氏有伊賀。其下作亂滅之。分其封。己卯之歲。右府遣公子信雄伐伊。大敗。八月右府以西事有間。圖再舉。伊人聞之而懼。來請降。大君弗納。曰。我暨江睦。不可私受。不如速。卽江之無後患也。國人弗聽。遂修守禦。九月信雄帥師伐伊。和侯順慶以其甲從焉。分七道而入。拔十餘城。伊悉平。右府以封信雄。分一郡封信包。自足利氏之亡。織田氏日大。朝廷倚賴焉。至此身躡台鼎。并國二十。大君地望既具而慨然。

逸史 卷之四 九年 〇十七 懷德堂

有大志。特以威令未被。西東爲憂。不以徒踵足利氏虛號爲榮。朝廷亦揣其意。未錫命也。鳥取已困。數告急于藝。藝以豐備。伺隙南條未平。而四境多戍也。召募歷月初。藝侯使元春隆景分轄山陰山陽。元春乃曰。因在我管內。不可不先往。遂以其甲六千人。伯以跋後軍。冬十月輝元與隆景率師抵富田。鳥取糧盡。人相食。吉川經宗與丸山守將及鳥取舊臣自殺。以出其民。元春抵馬山。聞之。乃留而舍秀吉。進入伯助。南條氏軍于鴫山。與馬山相持。元春命撤歸路。月梁以灰自矢。時北地雪已深。秀吉日。天寒敵勅未可冀。

八郎秀家後中納言左兵衛督

也。十一月班師。徇因定之。而還。藝師亦罷。十二月右府運粟二萬石于吉良。使來告曰。明年將有事于甲。是冬武田上杉有違言。舉兵相伐。先是鳥津龍造寺爭肥後。戰鬪累月而不決。於是行成分地。以鷹背河爲境界。而罷。是歲大窪忠俊卒。

十年壬午春正月。備侯直家卒。播侯秀吉爲請於江。令其幼子秀家襲封。秀吉撫之甚厚。右府信長奏修伊勢內外大宮。初。天武天皇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大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後世喪亂相尋。王室衰絀。兩宮頽圯。典故不舉者數百年。於是信長新之。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〇十八 懷德堂

伊豫守義昌後左馬頭

阿部如實

悉復舊制。藝使駿河守元春畧因元春欲攻鳥取。以兵寡單。不敢進。鳥取守將報警於播會。右府命播用師于淡及備中。秀吉使謂鳥取曰。第固守。毋出。我有事於山陽。元春當捨山陰而來。因必亡患。遂率師入淡。初。甲侯信玄與福島信侯。木曾義昌父兵多年。及其併信也。義昌行成。信玄妻以女。及勝賴立。屢加繇役。比年滋甚。民不堪命。義昌遂貳乃密送款於江曰。君倘有事于甲。願爲前驅。信長疑其詐。謀求任子。義昌卽奉命。信長悅。遂戒師期。信人或因阿部忠高告變于甲。甲侯勝賴怒。將出兵。忠高曰。福島絕險。不可

仁科五郎信盛又  
薩摩守勝賴弟

下條伊豆

川尻與兵衛後肥  
前守  
掃部介信賴

城藏部

小山田昌行  
真田昌幸

力取臣請往關說緩其反計君潛兵掩之則一舉可

禽也勝賴弗聽遣信豐信盛將兵五千急擊之冒雪

躡嶮手足龜傷廿八日義昌大破甲師千華表嶺二

月勝賴帥步騎二萬次于諏訪信右府信長大舉伐

甲世子信忠以兵五萬為先鋒從岐蘇入大君以

兵三萬五千從駿相約夾擊信長以兵七萬繼之相

侯氏政以兵三萬次境上為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

將分守險要瀧澤尤嶮下條信氏守之江人患之六

日信氏部將叛迎江前驅川尻鎮吉信氏乃遁十四

日松尾信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江飯田小山並信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十九 懷德堂

聞之皆潰十六日本會義昌再破甲前軍于華表嶺

獻捷於江師世子信忠分兵助之軍枯梗原信甲侯

尚在諏訪日會諸將議戰守左馬頭信豐稱病不會

眾心益搖城昌茂曰需事之賊也願假臣兵五千俾

小山真田等繼之出奇馳突一舉可克也長阪長閑

迹部勝資弗聽曰乳臭兒何知阿部忠高曰臣謀得

其情江師雖眾而陣營散布我專而敵分且其先鋒

深入不諳地理乘夜迫之可逞矣長閑大炊復沮之

議竟不決將士解體大君入駿次牧野廿日分兵

攻田中奪其郭守將依田信蕃尚堅拒是日信忠抵

飯田前驅鎮吉轉關采入武田信綱守大島信眾驚

而潰廿二日我師破駿人于遠目遠目鞠子並皆潰

廿三日進攻持船穴山信良甲侯姊夫以勲舊威望

尤重初勝賴將以女妻其子既聘而左馬頭信豐欲

為其子取之賂長阪跡部二人言於勝賴曰公子與

梅雪氏之子本命不協女遂適信豐子信良大恚見

國日蹙遂貳是役也出守江尻駿大君遣長阪茶

理說降之留七日而聽命潛謁大君還其邑下山

廿七日持船久能皆潰江世子信忠移軍于飯島信

分徇國中信人苦虐政日久及江師至士民爭先降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二十 懷德堂

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亾相繼十八日甲侯退入

新府大君至江尻使人如田中說降依田信蕃弗

聽曰身在圍城之中外間虛實不能知矣大君乃

令穴山梅雪以書喻三月朔信蕃致城而去大君

招之辭曰國事危急豈暇為私計是日江師圍甲公

子信盛于高遠信信盛及小山田昌辰等防禦甚力

信忠鼓眾乘城前後夾攻城遂陷信盛以下皆自殺

二日駿府守護武田信龍及信光棄城遁大君入

駿府信忠抵諏訪縱火所在高島淡志比企並皆下

敗問日達新府士卒益亾而土功未完勝賴驚怖與

上野介信龍  
左衛門太夫信光

小山田備中

太郎信勝

左氏衛尉後國  
作信茂

安房守昌幸

內藤修理正昌豐  
按正忍部修理  
職無正今始沿  
舊文

源三郎勝長  
武藏守長可

諸將議避銳適子信勝自奮曰甲之建國傳世十八  
 歷年四百今眾畔親離我祿盡矣辟將何之當枕城  
 而歿以殉宗祏已勝賴嘿然小山田義國有異圖欲  
 賣君以為功進曰臣采都留郡險足以守請奉而  
 歸真田昌幸曰臣邑阿婦上四塞之地粟支數年且  
 左典厩在小室內藤匠作在箕輪以藩屏焉君幸一  
 蒞臣以久護衛徐圖恢復勝賴然之令昌幸先往信  
 豐及內藤昌豐皆歸長阪跡部言於勝賴曰義國宿  
 臣昌幸羈屬不如適都留義國亦曰阿婦在上毛越  
 國而奔恥也勝賴曰善厚資義國遣之三日勝賴鎖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懷德堂

反人怒於城縱火熬之挈家趣都留兵僅五百次于  
 鶴瀨甲 族義國報五日右府信長發安土六日傳仁  
 科信盛首途梟之七日信忠入古府甲舊收武田氏  
 宗族諸臣悉殺之遂遣織田勝長森長可等徇上毛  
 分使者招納甲駿降者相望大君長驅入甲九日  
 抵萬澤綏撫降附明布恩信軍令嚴肅秋毫所犯  
 甲人大悅沿道望風歸款遂令穴山信良為鄉導從  
 市川入甲侯駐鶴瀨七日義國不來迎使人視則鎖  
 關發銃長閑勝資聞之先亡眾遂潰留者近臣宿將  
 四十餘人天目山險而有巨剎欲據之十日抵山下

內藤友信小宮山  
一作小見山

土谷總藏  
秋山紀伊

伊豆伊左衛門

發三使先上初小宮山友信疾長阪跡部茲也驟諫  
 又與嬖人小山田將監有郤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訪  
 求及之因土谷昌恒秋山光次請從勝賴許之乃顧  
 問二子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亡大炊何若曰亦亡將  
 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咄君信邪黜正久矣知  
 有今日與二子相持泣勝賴俛而謝十一日三使與  
 山僧共叛拒勝賴上寇亦競起或告之江師信忠令  
 瀧川左近率兵蹙之勝賴見事急令左右殺夫人北  
 條氏及諸姬眾皆飢困世子信勝與四十餘人俱勉  
 鬪而歿伊豆長光者所甲侯勝賴殪之獲其首年三十七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懷德堂

甲亡  
 逸史氏曰甲之事可勝嘆哉甲之事可勝嘆哉當初  
 信玄以恃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  
 隣眾力勝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  
 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凶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  
 膏鋒鏑覆宗絕嗣空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  
 責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隲於信玄篡國吞隣威震一  
 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  
 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信長聞捷大悅曰旗鼓三旬而覆巢穴取鯨鯢世子



之勲偉矣。十四日進抵波合。信忠兩勝賴元以獻右府啓函罵曰。若狂悖不量力。自速覆亡。爭衡之志。今日何如。令傳之我陣。大君愀然下。胡牀迎揖曰。公恃血氣之勇。良可惜矣。十六日小室人斬信豐降江右府。梟勝賴以下首于京師。

逸史氏曰。言不可不慎也。江右府之驕盈。我大君之敦厚。動乎中而發乎外。一言之下。神人從違決矣。昔者劉項微時。縱觀秦皇之嘆。均是乖誕。富有之言耳。然議者猶謂興亡氣象自別。況又其言之大端。若此者乎。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二十三 懷德堂

大君執武田信就誅之。右府收武田信光信綱信龍義人。及長阪長閑跡部勝資小山田義國等。姦臣數十人悉誅之。遂大行殺戮。甲親姻名族殆盡。又下令曰。甲國士臣雖以義勇顯者。亦必隨得處斬。列侯守牧勿得收錄。甲人失望屏息。大君痛念之。竊訪其遺臣依田信蕃三枝虎吉岡部正綱渡邊守等掩匿免之。國人倚賴焉。廿日大君會右府于諏訪。右府謝曰。長篠之役。甲良殲焉。今日成功之易。君貺多矣。見與平信昌曰。亦予之力也。右府封穴山信良以巨摩甲。郡令附庸於我。廿三日以駿歸我。大君曰。

一條右衛門大夫  
信就左衛門大夫  
信光並勝賴親叔  
父  
道通軒信綱野  
介信龍並勝賴叔  
父  
葛山十郎義久  
作三郎信昌勝賴  
三枝土佐  
岡部次郎右衛門  
渡邊四郎

故侯氏真以一族從。請割半與之。信長弗聽曰。下駭皆君之力。今而有之。誰言不妄。氏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遂論功定封。以上毛及信一郡。予龍川。益管領關東。曰女所不逮。咨諸德川氏。以甲予川尻鎮吉。錄森可成。舊勲予武藏守長。可以信四郡。食十萬石。予蘭丸長定。以岩村食五萬石。餘皆有差。武田氏統下諸城主。真田昌幸等往往復舊邑。惠林寺爲武田氏塋域。勝賴之遁也。欲權托之寺僧鎖門。不內及其疾。亦不收視。已而匿諸人。信忠聞而憎之。夏四月三日。闕而熱之。寺中百餘人皆焚死。棟宇盡燼。右府信長令列侯諸將罷歸。親率麾下觀富士嶽。大君命修道里具舟梁飾館。傳十三日。大君至自師。十六日邀右府饗之。右府大悅。致吉良粟二萬石於我。曰。孤貯之以備東征。今甲既滅。無復東顧之憂。實係君貺。請以此助將士之賞。乃還。先是越中訛言江師伐甲。大敗土寇。遂起爭殺。長吏所在暴時。上杉氏出兵助之。柴田前田作間等分兵討之。累旬而不能定。筑前守秀吉用師於淡敷旬平之。而還。於是。大舉入備中。降宮地城。令浮田氏軍攻冠山。上之其衆走。喬松秀吉進圍喬松。灌之。次龍王山。藝侯輝元親將逆。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二十四 懷德堂

之次不動山兩川皆從焉秀吉分兵二萬備之益築堤坊逼城城中結構而坐懸釜而炊兩川數出挑戰羽柴堅壁不應五月九日大君如江穴山信長從焉右府命拓途繕橋增郵置設亭舍使沿路城主館主縣次供億令丹侯光秀爲司饗光秀乃帳湖畔發使于京畿市珍羞購器玩供其甚盛信長待大君以匹敵一日享之於城中高雲閣親饋焉命信長及酒井忠次石川康通以下重臣御食令幸部梅部萬焉窮驪而罷時兵革日久邦君周旋絕無國容故一時傳爲盛事信長謂大君曰京畿方無事盍輕裝逸史卷之四 十年 〇二十五 懷德堂

遊觀焉孤亦尋往廿一日大君如京師信長亦從上毛侯一益遣兵伐越後廿三日戰于三國嶺大敗越後侯景勝救越中與越前賀能師連戰不決播候既與藝侯相持乃馳書報江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廿五日右府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西陲從茲無事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甲于備遂命丹侯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竣又命遠役翻覆胡至此乃悉投珍羞器玩於湖馳還龜山初右府殘忍好殺遇諸臣無禮數以非理虐光秀等嘗置酒高會醉掖光秀

七兵衛信澄信長弟信行之子

明智左馬介光春  
齋藤內藏助利三

金森義入  
坊九長隆中九長氏中一作力並蘭丸弟

掃其顛作鼓節光秀怨望日久於是決意於反先是右府使公子信孝及織田信澄丹羽長秀伐海南四國次大阪十八日大君如大阪信孝饗之十九日遂如界府是日右府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世子信忠亦從焉館于妙覺寺六月朔日明智光秀密會其爪牙光春利三等數人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爲我死耶若不見從速斷我頭僉愕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我主公屢欲殺我今事已迫不可不先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須先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雖在本能寺力者有重賞衆逸史卷之四 十年 〇二十六 懷德堂

始知其反二日昧爽圍本能寺鼓譟而入右府驚興罵曰豎子敢爾親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厘百餘人皆血戰矢代勝介伴正林死于庭金森長則森蘭丸坊丸中丸死于堂高橋寅松死于厨右府信長縱火自殺十九年四逸史氏曰嗚呼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頗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

其衰。織田氏定。羈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偬。支費。廣濶。之日。營官。禁。弊。供御。修。缺。舉。廢。慶。單。指。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猶。相。反。矣。且。其。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擄。大。阪。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世子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煙旣起。所司村井貞勝又迎計於馬首。乃反。妙覺寺。寺庖淺无備。而隣于二條第。貞勝乃奉皇太子。送諸禁內。信忠乃徙焉。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懷德堂

命士眾鎗門登陴。眾食曰。徒死無為。請過歸國。舉兵討賊。信忠弗聽。曰。逆謀至此。烏不斷我走路之有。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賊軍至貞勝及士眾格鬪。皆死。信忠縱火自殺。年二十六。

逸史氏曰。信忠見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剖其骨。汙其室。然後問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矣。抑情忍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或至痛迫切。方寸既亂。不能待報於異日。

德善院玄以後民部卿法印

美濃守景隆

茶屋四郎二郎

十市玄蕃

對馬守景佐  
備前守景友  
道阿弥  
佐渡守正信

乎。則赴變之時。直冒其陳。貫穿衝突。唯賊之求。身嬰鋒鏑。而後已。可以冀萬一。彼此俱失。束手後。夷滅焉。祇足令賊逞凶。逆實。死之徒者。君子不予也矣。

光秀欲入安土。即日率兵馳抵瀬田。使人招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者。燒湖橋。避威。山中光秀退。次阪基。大君在界府。是日遣本多忠勝。使本能寺至。收方。河會京師。大買茶屋晴延。單馬馳赴于界府。忠勝與之反。未至。大君既聞變。乃奮然曰。江師南征者。未解纜。我且進。據飯盛山。合兵以誅逆賊。投袂而起。遂與忠勝遇。忠勝諫曰。眾寡不敵。且賊方得志。未易。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懷德堂

當也。玄歸國以圖後舉。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皆曰。忠勝言是也。賊必梗大路。當從間道馳。大君從之行。募鄉導。潛甲兼行。晴延散金助之。和人十市。遠光。選壯士。以從。穴山信良。性猜忌。見大君當厄。意不自安。至普賢谷。告別。便道奔甲。途為艸寇所殺。初信良以甲貴戚。貴國自利。至是。世快之。信良子信治尚弱。尋死。無後。大君收其封。而祿其士。三日。大君抵黃津。城。奪二舸。而濟。忠勝以稍。鐔。撞破其舸。以絕後山。岡景隆及弟景佐。景友。迎于菟道。遂護送焉。初參國一向。賊之平。悉逐。怙終。本多正信在逐中。奔京。



師爲松永久秀門客。久秀謂人曰：我閱士多矣，壯武勇邁不乏其人。唯夫匪剛匪柔，年雖尚少，品格已高，異日必成非常之器。已而三好松永作難，京師益亂。正信轉客賀越，十年所北地一向賊起，正信爲之謀主。及賊衰敗，復屏迹浮遊，始有所悔悟，心懷歸思。大君亦宥其舊罪，召之。正信聞大君西遊，直抵大津，會有明智之變，間行至菟道，迎謁正信，頗請京畿地理，乃與景隆等揣險夷，議間道。又與茶戶上林募土人，擁衛織田信孝等之受南討命也。右府信長密囑曰：孤聞光佐挈室在鷺森，禍未艾也。汝其掩不意。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二十九

懷德堂

盡禽殺之以拔本塞原。信孝因進次岸和田，泉聲言治舟艦以趣南海。光佐聞之心懷疑懼，竊集其徒以設守備。既而信孝信澄丹羽長秀合眾入紀，急圍鷺森。其徒久戰不支，光佐引刀且自殺。會京師凶問至，信孝等遽撤圍，士眾駭奔。光佐得不死，次年移貝冢。泉求媚於羽柴氏，得還大阪，尋權置一寺於天馬鄉。及羽柴氏大興寢，得志創巨利，于京師淳風坊以爲本願寺。其法復熾，云右府信長之如京也，使季子勝長爲留守。蒲生賢秀副之，及開變，城中震駭。賢秀晏然不動，顧議必守以義，激勵士眾。及夜，闔境傳呼寇

淳風坊今六條街

阪中約言秀信

至留守，諸將護衛侯伯逃者相踵，眾乃勸賢秀奉大入氏，避銳於日野。蒲生賢秀知不可爲，令其子氏鄉以輿馬來迎，諸姬或請收幣焚城，賢秀曰：乘亂營私，人其謂我何？土木先君所竭心，我不忍熾就賊。一旦据此，豈能久有乎？乃一無所取，置守者而去。前田玄以返岐阜，奉信忠、孤秀、信奔清洲。光秀修湖橋入安土，悉收金帛，頒賞其黨，朝廷憚光秀威虐，詔使使者如安土，慰藉之。光秀傲然以大君自居，日扇動黨類而應者，市井无賴亡命姦兒已列侯右族，一無至者。細川忠興其女婿也，使人招之，忠興怒，逐使者。召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

懷德堂

筒井順慶亦弗聽。賢秀據日野，移檄四境，嚴爲守備。光秀始懼，乃如京師行覲禮，又欲收人心，悉蠲輦下戶稅，復如安土。柴田佐佐等與上杉氏相持于越中，有日會，森長可侵越後，景勝回兵自救，越前兵進陷魚津。越中既而聞京師變，皆棄壁而還。播侯秀吉、灌喬松累月城中困蹙，守將清水宗治自殺，出其民。藝師旁觀不能救。藝侯輝元聞江師大舉且至也，懼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俟明日，而議藝侯恐和議敗，不自安。五日黎明復往。

清水長左衛門

越前守廣俊  
藤四郎秀包、俊久  
留目侍從、藝候李  
父

趣期秀吉見使者詳告以京師變且日事勢若茲上  
國必亂予且馳還誅賊靖難子君尚能成歟若乘釁  
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子熟計而後來使者反  
命輝元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左衛門  
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  
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而和議適成彼宜必喪  
速盟而去然而連卻我使暴日大事無所隱諱晏然  
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承敵彼在夾地我在散地  
捷未可必而彼饑我必淡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  
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一 懷德堂

謀居開國功臣之列云織田信孝信澄丹羽長秀退  
自紀次大阪眾益潰亂信澄光秀女婿也光秀招之  
信澄畔據大阪子城信孝長秀擊斬之光秀欲攻日  
野先是蒲生賢秀求援於伊侯信雄信雄心猜賢秀  
賢秀乃送任子九日信雄出師次椎山江為日野聲  
援光秀不能發會伊人作亂信雄亦不能前十一日  
播侯秀吉將眾四萬至尼崎使人報大阪信孝大悅  
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初細川忠興中川清  
秀等同光秀受西討命皆已就封治兵於是亦以其  
甲從焉光秀聞之以兵萬五千西上次洞嶺城十二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一 懷德堂

久太郎秀政後左  
衛門督  
茂助吉晴後帶刀

豐積見于十六船

十兵衛光慶

淡路守長之  
小法師高次後從

秀手而謝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作色曰  
筑州驕傲其覬覦既形賊率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  
光秀惶怖將奔阪基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城土  
寇遮道築以竹槍洞腋而外十四日秀吉次三井寺  
或獻光秀首秀吉大悅梟之本能寺四方捕斬餘黨  
來獻者蜚集秀吉遣兵攻龜山拔之光秀子光慶伏  
誅使掘秀政率兵赴安土明智光春爲留守聞光秀  
大敗縱火焚城悉衆赴援秀政遇之於大津擊破之  
初光秀眞孥于阪基光春乃入保焉其下皆散亡光  
春殺孥縱人自殺秀吉又捕齋藤利三磔殺之賊悉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〇三十三 懷德堂

平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世龍爲旬三公方秀  
吉收瘞本能寺遺骨遂如清洲謁孺子秀信

逸史氏曰光秀狂謀祇足以剗羽柴氏之業矣自古  
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  
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  
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屢踰境而罷枕干之義奚若  
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  
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初秀吉爲長濱城主徙封于播未移家及變山本江  
城主阿閉長之與京極高次謀將取長濱以應光秀

三位宰相若狹

本多百介

諏訪安藝守賴忠  
小笠原善三郎貞  
慶長時子  
村上源五國清義  
清子

室家懼竄于膽吹山中長之悉收其貲於是長之出  
見殺播侯夷其族高次降越前侯柴田勝家入討  
光秀十六日至柳瀬江聞光秀伏誅遂如清洲十七  
日大君帥兵至熱田得羽柴氏捷報乃班師召當  
阨日護衛出力者祿之關東管領瀧川一益將討光  
秀料北條氏負約擣虛使人請戰相人果出師一益  
會統下侯伯兵及相師戰于鉤川上不利乃收兵盡  
返侯伯質率兵西上聞賊平遂如清洲於是毛武諸  
侯皆即相一益乃還其邑長島河尻鎮吉之受封于  
甲也恃勇酷暴民不聊生及聞變吏卒奔散國人將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〇三十四 懷德堂

作亂大君遣本多信俊如甲佐鎮吉鎮撫之國人  
畏憚不發乃騰浮言曰使者欲襲殺鎮吉鎮吉饗信  
俊醉而斬之國人因以爲號圍鎮吉殺之甲大亂

大君使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岡部正綱等徇甲本  
多正信諭依田信蕃招納武田氏通臣橫田尹松等  
降附者千餘人森長可入越後屢與上杉氏戰及聞  
變收兵西上信人諏訪小笠原村上等其先皆爲武  
田氏所滅於是各乘釁舉兵信大亂越侯景勝出師  
爲之應援因欲併甲信相侯氏政亦使世子氏直將  
兵五萬軍于境上以爭之大君乃遣大窪忠世石



孫八郎元次若國故侯大膳大夫義統子

藤十郎勝成後日向守

川康通本多廣孝帥師如甲諏訪賴忠小笠原信嶺降皆與其故邑能人作亂前田氏擊平之若人武田元次作亂入江陷佐和山丹羽氏邑丹羽長秀自清洲馳歸擊之月餘平之織田信雄反師討封內土寇至此亦平之秋七月大君帥師入甲氏爭供芻糧國中降附者相望大君竭意綏接威信大行遣諸將分伐信信人亦多降大君頓軍古府分兵守諸險以備相人上杉景勝至貝津信北條氏直進次于佐久信初信人高阪源吾真田昌幸應景勝既而送款氏直曰師若來景勝必出源吾縱火為應昌幸衝其中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五

懷德堂

堅大師繼之可逞也氏直喜許之昌幸拔營如相師景勝謀知其情又搜得昌幸報源吾書乃執源吾併其孥磔殺之二十八日氏直使昌幸為前鋒濟筑摩川待應景勝進兵使人送源吾首且請戰氏直懼而退遂欲圖甲轉次平澤信軍中浮言越人與遠通氏直乃遣昌幸還尼洲真田氏邑備景勝八月我諸將徇信者聞相大兵至退會乙骨信遂引還相人追尾畏其部伍嚴整不敢迫氏直進陣若巫甲欲攻新府八日大君設伏自將騎數百軍于淺生原信相人懼不出十日大君移軍于新府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等

左衛門佐氏忠

美濃守氏規氏政

二叔信雄信孝也

守古府相侯氏政遣弟氏忠將兵三千與氏直夾擊新府十二日氏忠入甲次市川元忠等聞之率兵二千襲擊大敗之氏忠單騎遁追北斬首三百大君命梟之新府之郊氏直軍未知敗見之氣松平康親守三枚橋豆與韭山豆城主北條氏規戰於黃脊川豆大破之氏規又攻戸倉復擊卻之氏規復進本多重次時守江尻駿邀擊破之氏直築砦于豆生田甲大君親往令輕兵挑之相人出我師縱擊破之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議立秀信為城安土使二叔輔焉四臣秉政各以其人為京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六

懷德堂

師所司設期更番以江田三十萬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疾孺于長還之信雄取尾信孝取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輝取津之大阪尼崎兵庫其餘有差長濱羽柴氏邑勝家有兼并之志以其當南出之衝迫奪之秀吉不能爭先是播侯以兵力定但因二國及伯備數郡及變自歸其有乃以地人獨辭不受分眾因使備侯秀家丹後侯藤孝為其統屬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氏憚之無幾辭所司輪職云及秀吉得志徙秀信封于岐阜食田依舊無所還附臣僚視之秀信亦夷然奉命無復遠志識者

民部大輔存保

鄮之丹侯藤孝深悼織田氏非命尋告老自號玄旨又號幽齋越中守忠興代侯土侯元親大舉入阿與細川三好二氏戰于中富川香宗部親泰先濟獲二氏士數十元親將麾下直突三好存保中堅大破之進圍存保于勝瑞九月大君令依田信蕃招貞田昌幸降之乃令二人陳于碓水嶺信絕相糧道信人保科正直初應北條氏質卒相侯使之守高遠於是城來降拔箕輪以獻遂招諭數城下之相侯怒殺其卒後大君以妹妻正直羽衣石侯元續城守有日時出與敵寨交兵輒北毛利氏知其畏懦無能為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七

懷德堂

也不甚為意元續及聞織田氏變大懼於是國人訛言京師有亂羽柴氏久之元續不知所為會城中有反者縱火引敵元續與左右數騎奔播遂如京師見羽柴氏告故求哀秀吉曰子也唯我之仰我當喻藝俾子復歸慰藉遣之已而笑謂左右曰是亡佗矣吉川知渠怯弱故造蜚語以悞之不血刃而收功也元春之智元續之愚皆可謂無雙乃告元春復之長宗部氏克勝瑞三好存保走潰土師遂徇諸城皆下之細川三好二氏不灰者皆出亡阿悉平先是朝廷嘉羽柴氏討賊肅清京畿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

中將秀吉固辭不拜冬十月詔敘從五位上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收故右府信長盛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諸公子舊臣無有至者秀吉自為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秀吉遂營于寶寺城土侯之入阿也分兵入東嶺圍三好隼人佐于十河接戰累旬於是元親自阿往益攻之以城險天漸寒置寨留戍徇郡邑而還相世子氏直屢戰不利相持日久食且竭相侯乃使氏規行成請盡輸田之在甲信者以代上毛之田且求昏大君皆許之令諸將分徇甲信撫順伐逆旬月畧定唯川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八

懷德堂

中島四郡上杉氏割而有之十一月朔相師罷歸繕砦於平澤大君怒使讓之曰我欲席卷取上毛聽服而止今既和而築是意在戰也我必往遂命諸將布陣逼之相人懼且謝撤砦而去織田信雄信孝皆庶出生同年月平素不相下卒爭權有豐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羽柴氏猝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羽柴氏言於公子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

伊豫守通朝  
內膳正行廣

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若侯長秀爲居間。勸信孝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反。平寶寺。

逸史氏曰。鳴序。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無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閭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識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目以豚犬。洵不誣矣。

柴田氏以積雪不可出。將與丹羽氏連和。令之先發。長秀弗聽。益右羽柴氏勝家。乃欲紿事使人如寶寺。請修好。羽柴氏許之。厚禮遣歸。勝家喜曰。秀吉隨我術中。兵備遂懈。秀吉謂左右曰。老革誑我以埃春。賄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三十九 懷德堂

我故溫言待之。渠必曰得計。今且一出使。渠寒心。乃

帥兵抵長濱。初。勝家以侄勝豐爲假子。旣而寵甥作間。盛政黜勝豐。於是勝豐守長濱。羽柴氏使人諭之。勝豐以城降。越人南出之路絕。十二月。相侯使石卷康昌來爲世子氏直納幣。大君解嚴衣。次古府。柴田

氏欲倚我以爲重。以重幣賀定。甲信。大君務除武田氏苛政。餘且多沿舊法。曰。民安故常。遽擾之。弗祥也。但有一事不可不疾革。乃急布寬租之令。民皆歌之。又召甲信新附之士。厚加勞問。令之誓連署於載書者八百人。遂論功。頒賞悉予。故邑復祿秩。令平岩

越前守秀久

兵庫頭義弘

親吉鎮甲大窪。忠世鎮信爲武田氏建佛寺。給田。選其遣臣爲僧者守之。親吉忠世皆武而循良。爲政公平。國人畏而愛之。二十一日。大君至。自甲是歲羽柴氏封仙石。秀久丁淡。治于須本。初。淡之平江右府東伐。未定其守。尋有明智之難。中原益多事。秀久從軍。屢有功。故羽柴氏議定其封。云薩肥和破島津氏。遣弟義弘與龍造寺氏爭肥後。肥後復亂。

逸史卷之四

逸史 卷之四

十年

四十

懷德堂



逸史卷之五

箕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天正十一年癸未  
至十四年丙戌

○凡四年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朔織田信雄遣兵圍篠山勢初北畠具教之匹也其弟具親奔藝依毛利氏及織田信孝謀作亂潛入勢據篠山應之受圍兩日不能支具親棄城而逃餘衆弭散十六日人君如岡崎信雄來見有所咨詢也羽柴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入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兵助之閏月拔其三城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作間盛

逸史卷之五

○十一年

懷德堂

安藝守信盛號亨萬做敵或作鉄

伊賀守信幸善九郎信春

修理大夫康國

宇佐美氏部

近衛龍山公

政將兵二萬進抵木本江分兵鈔焚秀吉聞之令浦生氏卿關萬徹山岡景隆當一益馳至賤嶽江越人既退舍秀吉登阜望北師曰陣整而能懼未可幾也命列塙壁留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小室岩尾並爲上杉氏城守我師圍之依田信蕃與弟信幸信春率部下急攻岩尾皆中銃而歿遂拔之三月人君惜信蕃死加賜其子康國封邑令大窪忠世助康國攻小室取之城主宇佐美定行奔還越後前關白前久近與羽柴氏有惡於是來奔大君善待之越前侯勝家大舉軍于柳瀨播侯秀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

守不出若侯長秀率兵助之夏四月濃侯信孝復作亂應柴田瀧川縱兵劫畧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乘怒磔殺之安土城下遂將兵至大垣濃十八日與信孝戰破之獲其良幸田兄弟

逸史氏曰凡殺質泄憤以絕適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吾君之子也其生母吾君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反者也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

逸史卷之五

○十一年

懷德堂

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爲狂逆則諡爲頑愚固不足乎列矣

或謂作間玄蕃曰羽柴伐濃三郎事急盍赴援盛政曰勅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或附耳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在後壁賤嶽址以恃前蔽也塹壘不完卽間道出餘吾湖以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羽柴在濃不能疾來嶽砦既陷佗砦當不戰而潰所謂兵以奇勝也盛政曰善如中軍以告勝家悅曰我分兵壓諸砦汝過往矣但得捷卽從便道還勿經宿處分

已定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緣山沿湖迂回以馳廿日平明而達見飲馬者掩取之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酣戰不決盛政曰長篠之役遠人焚焉巢以得大捷故智可用乃令裨將繞出敵後燬其外營南師果潰友祥奔木本皆清秀勒餘衆入壁盛政急逼之生兵迭登清秀棄若走越人號清秀反擊殪數騎遂外之諸寨以事出不意拘守軍令不敢赴救盛政收俘馘日既西使人報捷送清秀元且曰衆甚疲當俟明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大何疲之有宜亟還奇捷之利在收威養銳克而懈殃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三 懷德堂

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項背相望盛政傲然曰全勝之威孰敢敵者舅氏老而憤憤耳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豈于敗乃公事播侯秀吉欲攻岐阜會甚雨祿川暴漲不得濟命頓軍水岸是日午時賤嶽飛報至大垣秀吉大笑揮刀距離曰敵在吾術中不圖我獲大捷如此之速乃撰健步五十人命曰若等走至長濱半趣土人具酒餉芻豆夾道以待喻以倍償其價半驅沿道民持炬上山自長濱達賤嶽勗以厚賞遂下令軍中曰有大利在柳瀨皆輕裝疾發留掘尾吉晴氏家行廣備岐阜晡時親將而發鼓鐙舞策步騎萬

三左衛門勝政盛政弟母姓

加藤虎之助後主計頭又肥後守

福島市松後左衛門大夫

加藤孫六後主馬介

平野權平後遠江守

脇阪基內見前片桐助作後東市正

糟谷助右衛門後內膳正

五千。颯擊而馳。及暮炬火彌天。簞壺咽路。士氣益奮。揚初更抵賤嶽。使謂諸將曰。大兵既至。黎明各以弓銃逼敵。作間盛政望炬光大愕。士卒困臥。莫能與盛政叱急收軍。時月弦既開。諸將視之。弓銃爭盛。盛政戰且走至嶽北。據咀隘。柴田勝政將兵三千在嶽北。廿一日平明盛政招之。勝政將退。秀吉自嶽南逼之。矢丸雨下。勝政軍擾。秀吉顧左右曰。可矣。皆離次收功。扈從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阪安治。片桐且元。糟谷武則。提槍跳進。所向無前。大破之于清水阪。獲勝政世傳之稱。柳瀨七槍云。南師追入逐北。偪盛政軍。盛政大敗。斬首五千餘級。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四 懷德堂

逸史氏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塞師誤國。易曰。弟子與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越侯勝家在核山。江夜間軍中相驚。曰。羽柴氏至矣。旣而湖上軍聲闐然。平旦敗聞。至衆懼而潰。麾下兵厘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弗聽。毛受莊介固請焉。借其微號率屬而留。南師追至而四萃。於是莊介與昆

第二人力戰久之屬皆殲焉勝家因獲脫走能俟利

家從勝家于軍及敗先歸勝家至府中越前利家治所見利

家謝而出利家請送辭曰子原與秀吉善宜行成矣

日暮歸北莊勝家治所從者厘百餘人勝家急議守備秀

吉長驅至府中親踵城門呼曰又左又左利家出迎

遂從之國中諸城皆降散廿三日進圍北莊焚其郭

或捕柴田權六勝家義子作問玄蕃於山中以獻秀吉示

之城勝家悲曰我終爲猴郎所悞秀吉面有沐猴

故世詬以爲日夜遂撤守備置酒片四日城陷勝家

與夫人織田氏登天守樓縱火自殺柴田氏秀吉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五

懷德堂

進徇賀

逸史氏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

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

志稱其荒漏怠政徵斂過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

而得反之者良有以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

苟政刑畧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取猶有

餘於退守豈粹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

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蹶大兵遂駭散都

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

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

故緒谷侯長政之娶於織田氏也生三女子信長已

滅緒谷以其室歸改醮柴田修理以三女入及北莊

將陷勝家標夫人去曰卿故右府妹猴郎必不加害

辭曰妾不於緒谷無顏于世久矣今豈可再誤哉

勝家曰三女實淺井氏何必併命乃令傳御奉以逃

匿一乘谷秀吉索得善視之後納長女寵傾後房以

次女配京極高次季女配木下秀勝秀勝信長子爲

秀吉養子初柴田氏之南也尾侯信雄求援於我於

是大君親將至江境聞勝家敗死乃復信雄聞信

孝于岐阜及勝家亡城兵潰信孝奔內海瀧川氏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六

懷德堂

諸城亦多降廿九日信雄使人迫信孝自殺年二十六

月羽柴氏還至阪基解嚴令淺野長政斬柴田權六

作間盛政于京師盛政素驍勇世目爲夜叉玄蕃臨

刑呼曰我蚤用阿舅言則使猴奴如是長政叱之盛

政曰不五開食則五開烹非汝所知至外顏色不變

詔敘秀吉從四位下任參議大君使石川數正如

江賀捷六月瀧川一益致長島及其封五郡以降秀

吉放之江給田五千石吉以事平勸尾侯信雄自

併勢伊遂與議大行褒賞分郡國封諸將以信中已

亂森長可失封也改封以濃之金山秀吉嘉若侯長

若狹守高次  
丹波少將秀勝

淺野彌兵衛後頭  
正大親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七

懷德堂

秀首絕柴田氏一意助已也勸織田氏益封以越前及賀二郡長秀乃徙治北莊秀吉又賞七槍功頒加藤清正等食邑各五千石信雄徙治於長島納孺子秀信於安土秋七月大君使酒井忠次送女于相八月羽柴氏使人來答聘大君如甲定法令予真田昌幸以上田信昌幸遂侵上毛取沼田又掠其屬邑有之肥侯隆信勇而虐大臣多以邑畔或與敵通隆信隨伐而滅之益以嚴酷自喜及薩師入肥其統下多叛應之隆信怒斫殺其任子令子政家擊平之嘗爲政家娶原肥城主有馬義純女義純憎隆信與薩通於是薩人復入肥助義純軍安德隆信與戰破之進攻安德敗而歸薩人乃留戍于原而還冬十月大君進正四位下遷右近衛權中將毛利氏以羽柴大興令吉川廣家如京師拜去歲成益修盟好羽柴氏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策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阪宏敞襟帶河海四通五達之便十一月大城大阪彈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逸史氏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阪以形勝占八

挺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內足以翕四海焉實

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開示爲廢墟王室既昇

霸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

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

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爲人作嫁衣之

謂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

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

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蕭何後世無加之

說也

是歲長宗部氏伐東嶺平之於是悉併南海四國威

逸史 卷之五

○十一年

○八

懷德堂

振遠近羽柴氏威望既隆忌織田氏欲除之而憚啓

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弗釋

十二年甲申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

信雄於其邸參議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

臣居間請盟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執政岡田重善

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畧秀吉善遇

之乃料啗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

先盟招四人誘之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

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信

雄笑曰秀吉家奴耳我與德川合兵取之如拾芥三

長門守重善  
玄蕃九義冬  
三郎兵衛雄利後  
下總守勝雅

修理大夫義久、號龍伯。

平藏正成

人稱疾不出。二月，大君陞從三位參議肥後隆信，令政家帥兵二萬伐原。曠日相持，有馬義純乞師于薩。薩侯義久發選兵三千救之。隆信怒，政家無功，曰：「爲婦家紓兵，非夫矣。」我且親往，乃命戒嚴，徵兵二萬。三月，織田信雄召執政重善、義冬多宮，命侍臣斬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羽柴氏絕。乃來求援。大君使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助圓、星崎尾重羽柴氏發問，使誘忠重以重利。忠重獻其書，龍川雄利圍松島勢義拔。拔之，信雄予雄利松島。大君使服部正成協守焉。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掘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逸史。卷之五。十二年。〇九。懷德堂。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卽羽柴氏舉世憎之。逸史氏曰：「三子者，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秀吉使人來乞援，曰：「事就分濃尾。」大君怒曰：「與我

最厚。莫織田氏如也。姦賊浼人以逆謀，我豈視利忘義哉。遂絕之。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柔懦，羽柴氏之剛武，其不較也審矣。爭亂之世，唯利之趨，不復顧順逆。是以織田氏統內分崩，親臣宿將變爲虎狼。信雄特澤中麋耳，唯我大君斷然守義，不以強弱前却，使姦雄爲之膽寒。偉哉夫！義利之分既定，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大君異日之興，有自來矣。」

左近將監知信一作信高

秀吉使諭龍川一益曰：「子益舉兵相應，自取舊封一益大喜，嘯集反側，據木造。秀吉令富田知信佐之。」逸史。卷之五。十二年。〇十。懷德堂。

上野介信包、信雄叔父。駿河守正勝、信盛子。山口長二郎、後修理亮。

關萬徹亦以龜山勢應之。大君遣酒井忠次與平信昌松平家忠救織田氏。織田信包與羽柴氏善，乃與蒲生氏卿、龍川一益合兵攻嶺城勢。作間正勝與其隸將山口重政爲信雄守焉。城垂陷，信包等聞我師且至，引去。正勝乃還長島。初，信雄令龍川雄利質其幼子於羽柴氏。羽柴氏屬之，脇限安治。於是雄利給安治曰：「兒母疾病，因私邀任子，挈奔其邑上野。伊安治怒，請以其甲攻之。」秀吉以衆寡懸絕，不許。固請而往。從騎僅二十人。伊募土人乘夜襲上野，一鼓拔之。雄利奔勢。秀吉大悅，令安治留，按撫國中。安治悉

心招納糾察邪正以安國人盡收其征稅大君帥

師會尾侯信雄于清洲柳原康政曰小牧山尾有舊

壘請置正牙敵若據之下瞰國中非吾利矣大君

曰善命修之池田信輝襲取狗山尾遂據之大君

勸織田氏結紀根來寺僧募雜賀土寇南海四國海

盜令合兵窺大坂羽柴氏欲人舉伐尾令中村一氏

蜂須賀至鎮黑田孝高等備紀浮田秀家備西方丹

羽長秀與前田利家合兵備越中佐佐氏其他列侯

諸將分軍于東道十六日大君與信雄如小牧十

七日森武藏守長可軍羽黑尾酒井忠次曰武藏有

逸史卷之五  
○十二年  
○十二  
懷德堂

驍名請邀擊示我武乃與松平家忠與平信昌率兵

五千馳之信昌先登陷陣師從之長可敗走斬首三

百餘級西人始懼大君與信雄如清洲留康政守

小牧水野忠重下星崎羽柴氏將發會紀人及土淡

海盜侵泉不果初中村一氏仕羽柴氏亟有戰功秀

吉封以岸和田泉於是一氏力戰禦海盜海盜乃遁

廿一日羽黑敗問達大阪秀吉乘怒即發紀人聞之

二道赴岸和田一氏與黑田孝高擊走之大君築

于小幡尾令越前守廣孝守之以便參道廿七日羽

柴氏率馬步十二萬五千至狗山親巡視地形見我

式部少輔一氏

蜂須賀長八後門  
波守

本多豐後守廣孝  
轉任越前守

得小牧大志命對小牧列營壁穿重二重築土豚樹

柵大君與信雄將兵二萬軍于小牧夜山輕兵斫

森長可營西師大駭長可益詢焉大君望重柵笑

謂信雄曰長篠之役尊公用是燈甲豈武今渠襲其

故智豈是勝賴視我乎遂下令堅守不出秀吉抵二

重壘營自櫓望小牧曰我欲急決戰常牒而期使

增田長盛作書曰請詰且與公上樂戰孤以重柵斷

軍後使上無退志願公亦為此備高山常任諫曰德

川氏必不以正答倘有嫚辭君必忿而戰忿兵必敗

矣秀吉曰我豈然乎插書竹令左右往卓其營前小

逸史卷之五  
○十二年  
○十二  
懷德堂

阜銃長渡邊半藏復書曰戰期唯命重柵之設君好

爲之寡君所帥關東兵知進不知退實不假此設故

不俟使寡君聽使命也令騎如其使秀吉覽書大怒

常任曰果爾秀吉興曰我自有措置乃與左右數騎

馳出麾下錯愕不遑從徑登阜揭衣拊臂曰家康與

此我兵望見唐首翠欄謂是或秀吉叢銃競發秀吉

顧呼曰天授霸主銃亦不中乃還我師爲織田氏移

檄西師有曰逆豎忘恩俄搖虺蜮之毒遺孤聲罪反

值豺狼之抗殘賊之淡黔黎欲屠彼肉姦回之極狗

鼠豈食其餘又曰士臣疇昔之同列何心服事仇讎

右衛門尉長盛

右近大夫常任



伊賀守定次  
大隅守嘉隆

中務大輔家久義  
久子  
武藏守忠元  
肥前守忠棟

加賀守直茂初先  
衛門大夫信生

信濃院考勝入

孫七郎秀次三好  
武藏守于母秀吉  
吳父妹

公子今日之主盟。竭力芟夷禍亂。滌愆歸順。寬典之從。迷復遂非。顯誅蔑赦。榊原康政筆也。秀吉傳讀人。忿購康政首千金萬戶。筒井定次九鬼嘉隆等爲羽柴氏圍龍川雄利于松島。是月肥後隆信率兵五萬抵原會。薩援兵亦至。隆信望見曰。薩師寡單。易與耳。薩將家久使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設二伏。肥師與薩師遇。薩人殊死戰。肥上軍。師將士多死。隆信以中軍直馳。薩師益銳。伏起。應之。肥麾下皆死。隆信單騎走薩人。追擊斬之。肥師大敗。績隆信夫人立政家。以其昏劣也。令宿臣鍋島加賀土肥出雲爲政。二人戮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十三

力國勢未衰。云池田勝入謂其人曰。小牧兵勢甚熾。參必虛。今潛兵出其不意。縱火攻之。可以逞矣。小牧亦必內顧震懼。不戰而潰。所謂批亢擣虛也。食曰。善。乃入請於秀吉。秀吉沈吟不決。明日復請。許之。因戒曰。毋輕進。毋濫入。毋侮敵。毋亂次。一勝即還。募土寇代之。乃令森長可佐之。掘秀政將次軍。三好秀次將後軍。兵總三萬。四月六日抵篠木栢井。並煽動土寇。秀吉自狗山移營于樂田。尾大君聞參警遣細作。揆要領。八日夜二更。信輝長可潛進兵于岩崎。尾大君留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等守小牧。親

勘介氏次

二郎三郎氏重

豐後守康重廣孝子

善三郎清秀後主

忠左衛門守綱又半藏

土岐山城守定政初曾曾召氏稱藤藏

將精兵四千。偃旆裏銜。三更馳赴小幡。信雄亦親將而從焉。信輝傳岩崎城城主丹羽氏次時從小牧師弟氏重處守。信輝鏖戰陷之。氏重與守兵皆死。信輝大悅。入城點檢首級。意氣倍奮。秀政秀次繼進。九日平明。秀次至稻葉。尾使師傳餐榊原康政本多康重等及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率前師自後逼之。敵軍驚而潰。將校格鬪多死。秀次厲以身脫。大君進師繼之。濟一水。問名答曰。勝川。大君大悅。前師捷報隨至。遂進至長湫。尾三好氏軍崩入秀政陣。師追之急。秀政大噴。馳入報前部整陣反擊。兵鋒甚銳。康重血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十四

戰被七創。師遂卻走。秀政追躡至長湫。信輝長可悉衆繼之。或請曰。彼多我寡。宜退保岡崎。大君哂而不言。高木清秀渡邊守綱繼而至。曰。制勝在此。請整次而進。本多正信曰。臨危僥倖。不若退守之全。二人同辭。叱曰。文事任子。計畫旗鼓之事。豈所能知。大君曰。善。康政馳回而見焉。大君喜且泣。執其手曰。我聞前師。以汝爲外。康政謝曰。君在臣何敢死。大君遂麾衆而前。秀政軍望我中軍旗號。勢沮。土岐定政以其甲先馳疾戰。麾下繼之。井伊直政率偏師登阜。弓銃衡蹙之。矢丸雨注。秀政大敗。奔樂田。信輝

永井傳八郎後右  
近大夫  
安藤彦兵衛後帶  
刀

使人止之。弗肯。直政益進奮擊。大君親督衆與信雄乘之士氣十倍。長可見事急。自揮槍督戰。鉛彈中額。墜馬。死。軍大亂。直政軍鎧冑旗幟皆赤。及是役。西人恐怖。曰。爲赤夜叉云。我衆遂掩勝人軍。縱橫馳突。殺傷甚多。信輝度不脫據。胡牀憩息。永井直勝春以稍就。馘之。安藤直次進。燈紀伊守之助。馘之。丹後守輝政單騎求敵。有圍人執鑱。固勸回。輝政叱曰。父兄皆歿。我何顏獨生。圍人曰。郎君不存。誰承後者。輝政怒策馬以鎧連踢其頭。血及踵。仆復興。竟控而回。池田氏於是乎。祀圍人有器幹。膽畧絕人。後屢有功。輝逸史卷之五。十二年。懷德堂。

長門守康通數正

聞之。與留守諸將議。乘虛襲樂田。石川數正竊蓄異志。固執不可。本多忠勝乃曰。敵以大兵。南君事危矣。我且以部衆視師。率兵五百。馳石川康通。亦以其中繼之。忠勝及敵於途。與羽柴氏麾下並隊而行。相距裁數百武。秀吉問左右曰。渠爲誰。答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雄豪如此。德川之愛重。宜矣。忠勝部下馬逸人敵中。忠勝躬騎取之。西人請擊之。秀吉止之曰。第馳矣。我濟渠勇進。抵龍泉寺下。視長湫。積屍成丘。軍旣散。秀吉擊節曰。家康有華矣。亦有實矣。乃欲轉攻小幡。稻葉通朝諫曰。日已暝。人馬罷困。乃止而舍下。逸史卷之五。十二年。懷德堂。

柴氏聞敗，即發是賤獄已驗之策而。大君一捷，即退亦柴田氏收威養銳之說也。兩雄相值，奇亦甚矣。於乎！大君與羽柴氏交兵，此一役而已矣。羽柴氏之雄畧，天下無敵，而卒不能尚於大君焉。世或謂大君之武不及羽柴氏，吾不信焉。

初，羽柴氏分兵再攻嶺城，又攻神戶，並拔之。守將皆奔利井。簡井定次等圍松島，月餘，龍川服部等極力拒守，屢擊卻敵。於是定次行成城中，亦食竭，乃致城而去。五月朔，羽柴氏欲退師，留諸將守，皆因自謂大舉無功，將遺禽而還，恐為天下嗤，遂攻利井城。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十七

懷德堂

利井勝河守重宗，除八郎重茂。

主重宗與子重茂突圍奔勢，城遂陷。又灌竹鼻。

侯順慶在軍得疾，是月輿而歸國，尋卒。

侯順慶無子，定次其妹夫著尾宮內子嘗養為子。云

六月，羽柴氏下竹鼻，乃退次大垣。蒲生飛驒守氏卿

屬羽柴氏，屢有功，於是賞以松島十二萬石，使近邑

諸豪為之屬。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封子，一柳直末竹

鼻，食三萬石。大君留酒井忠次守小牧，退次清洲。

信雄歸長島，初信雄令作間正勝鎮解江，正勝使部

將前田長種守前山，長種弟定利守下市場，山口重

政守大埜，於是織田氏遣正勝築萱生。

其土國長種，後對馬守，與平次定利。

與上郎種利，長種

成瀬小吉，後舉人

岡部孫次郎，後內

安倍孫十郎，或

龍川一益在木造，觀解江虛誘，其留守前田種利降之。長種定利皆應之，招重政，且曰：「汝母在蟹江，今若不從我殺汝母，重政弗聽。」汝等忘恩背義，禽心獸行。我母質於駿州，汝奪而殺之，非我所知。我受命守城，一死以殉之耳。十五日，一益與九鬼嘉隆率舟師攻大野，重政逆焚其船，敵不敢逼。十六日，一益欲入蟹江。大君聞難，即發清洲侍史作移趣師，有曰：「寡人須親往。」大君覽之，曰：「須字沮，機應急，文書一字不可苟焉。」命削之，與井伊直政成瀬正成馳入，及於途。織田氏亦率兵會之，會蟹江潮落，一益以輕舸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十八

懷德堂

進我師爭，大破之。蒙衝四散，一益屢脫，得入城。師

隨圍之。十七日，嘉隆與一益眾合戰，艦赴下市場，岡

部長盛山口重政及織田氏舟師擊走之。大君召

重政賞之。重政其先周大內氏族，及周奔居尾，始

以山口為氏。仕織田氏至，重政隸作間信盛，信盛之

獲罪，見逐，其下皆散。重政獨從，既而佐信盛子正勝

後及織田氏喪，邦來列臣籍累功，得封侯，任修理亮

云。十八日，石川數正安倍信勝以織田氏甲圍前田

拔之，長種出。十九日，大君與信雄圍下市場。

大君觀城後，恃澤，備曰：「澤多，崔葦，祇必盤互，或可



履而前使揆之報曰蟠根如簣乃麾衆從澤中緣城一鼓拔之斬定利師遂萃於蟹江四面合圍神原康政築距堙臨射城中弓銃火箭晝夜不輟數日而城兵大窘嘉隆以巨艦迎一益膠而不得前我師擊破之嘉隆以單舸免一益請降信雄爲求生大君報曰盡納其邑送前田種利首則減死一等秋七月一益收斬種利獻誓書而去羽柴氏聞一益受圍自大垣赴援不及焉駐軍于桑名一益歸本造守將富田知信疑不納遂命如京師秀吉賞知信以阿濃津責一益懦竄諸越尋死云

逸史 卷之五 〇十二年 〇十九 懷德堂

逸史氏曰瀧川左近反覆小人唯利之規卒以取敗亡當時正之典刑以懲將來傾危之徒實其宜也乃得死于牖下幸亦多矣蟹江之敗織田氏爲之求生亦婦人之仁已不足多也

大君聞羽柴氏在桑名進航神戶修諸砦以備之秀吉收師還大垣大君退次清洲八月關萬徹據木崎蒲生氏卿軍繩生與織田氏諸城連戰不決羽柴氏出師于尾命築諸砦織田氏軍于水村尾大君軍于品倉越中侯佐佐成政舉兵應織田氏將伐賀自將兵一萬五千圍其統內末森城主與

與村助左衛門後  
堀津守

松倉右近  
中坊兼顯

富田知信  
津田信季

村永福堅拒不屈越人蟻附破外城永福出死力嬰牙城永福妻美而勇佐永福巡城獎勵激憤犒勞不勑士氣以奮賀侯利家救之戰于城下成政敗走九月羽柴氏軍茂吉尾大君及織田氏移師從之廿一日大君親出行師西師五萬望我微號驚曰金扇馬標復至矣部伍頗擾秀吉懼夜退二舍遂置戍於諸寨還大垣大君與信雄退次清洲冬十月重修小牧城遣神原康政守之留酒井忠次守清洲班師于岡崎初羽柴氏使脇阪安治撫伊以徇志國人素怨織田氏而安治布以威信巨室漸次納款至是

逸史 卷之五 〇十二年 〇二十 懷德堂

伊志悉平羽柴氏乃移和侯筒井定次封于伊益以城勢之田七萬石筒井氏舊部松倉重正中坊秀正等數名自和隨徙其餘諸豪秀吉頗奪其邑以和封異父弟秀長以志封九鬼嘉隆十一月羽柴氏帥兵八萬軍于羽津勢織田氏軍于桑名羽柴氏知大君勇智難力競病其與織田氏睦因謂織田易誑我且迨德川未出議和弭兵以爲後圖乃謂富田左近津田隼人曰孤爲先君討賊有功無罪二公子信讒遂動干戈孤豈得已哉三郎之不令終至今悶悶孤今欲改步納降立二郎爲君若盍往見二郎爲孤謝

罪二人如桑名以告信雄大悅即許之十一日盟于城下矢田積秀吉率左右先至迎信雄膝行稽顙泣曰皇天誘衷獲再仰清光臣死以憾矣信雄益喜大君聞西師復出帥師至清洲會和議既成大君不懌使石川數正賀二氏而還

逸史氏曰甚矣織田氏之悟也始焉聲羽柴之罪大君焉依出入緩急唯仰我鼻息藉奇勝之威以遏侵軼之旅中焉兵結不解者累月苦我丁壯勞我將校糜我軍實以不失其疆圉大君之貺所謂生肉而肉骨者終焉一聽納降之說喜出意外未嘗馳一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二十

懷德堂

价來議卒然許之廢我前功將何顏見我君臣矣匹夫猶知念德豈謂君人者而不情至此耶且羽柴氏嘗立孺子秀信爲君今又立信雄爲君將真秀信於何地也彼既不戴秀信猶何有於信雄其詐譎亦明矣乃甘爲其所愚弄而弗寤焉一時視其膝行之狀抗然謂我能臣服秀吉可哂矣

初紀人及根來寺僧應我屢窺大阪連戰不止土侯元親以南海四國與之連和發舟師次于阿紀故侯畠山貞政失封家居大君諭舉兵紀人響應天下素畏憚大君及助織田氏仗義制勝威名益振羽

左衛門佐貞政

柴氏部屬多通志關西諸侯往往發間使送款北條氏亦尋盟修好禮敬倍厚於是貞政與元親謀曰合衆圍大阪戰克遂東下自後掩羽柴氏既爲師期元親使人來告大君撫席曰惜夫使此報在旬前哀羽柴前後擊而殲之天下無復事矣今和議既成靡及焉使者反命元親乃罷紀人聞之皆弔散

逸史氏曰是舉良可惜矣方此時羽柴氏威令猶未暨四陲而前後受敵內有攜貳之勢大君以全勝之威乘釁而動彼以其詐我以吾信彼以其力我以吾義人心所允孰敢當乎哉使織田氏有中人之資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二十

懷德堂

進止一心能供我一指之用乎則羽柴氏之事去矣海內蒼生之頌至治曷必俟三十年之後不幸而和議速成東面無事羽柴氏乃得肆力于南北異日席卷之勢關西無立艸於是乎大君亦未如之何機會之難得而易失如此豈不惜乎世多就迹談事謂羽柴氏霸圖之雄一時莫能尚焉惡是何足與論世也歟

羽柴氏歸於大阪遣富田左近津田隼人來求成織田氏亦遣瀧川雄利來請大君與群臣會議石川數正進曰羽柴宰相有天下之半列侯冀服君之衆

佐佐內藏助成政

土方勤兵衛後河內守

不敵其半。而北有上杉。東有北條。三面受敵。非長策。

不若亟修好。大君作色曰。所詢義之可否已。我雖

兵寡。豈畏彼哉。迨今不定。雌雄更換。曷日遂釋使者。

是月參議秀吉遷從三位大納言。越中侯成政與賀

人連戰不決。自謂織田氏孱弱。不足共事。宜與德川

氏結好。以圖中原。乃罷兵。稱疾潛與左右間道馳。十

二月來見曰。請公大舉西上。成政悉敝賦。以從。兩雄

併力。長驅而進。秀吉可了。大君辭曰。寡人與秀吉

非有宿憾。前日之事。由織田氏爾。今渠已平。胡可妄

動。且寡人欲西力能辦之。不必煩子之衆。異日秀吉

逸史

卷之五

○十二年

○二十三

懷德堂

有事於越。乃出兵應援。以酌來意之勤。成政如尾。勸

再舉。信雄亦弗聽。酒井忠次言於大君曰。成政庸

材。本織田氏家奴。乃傲然以君自比。稱為兩雄。言辭

不遜。請絕之。大君使人視越路。報曰。山谷阻隘。加

之三時深雪。不可行。乃使使者辭應援。羽柴氏令土

方雄久屢來求成。且曰。孤不幸無兒。願得公子一人。

以為義子。尾侯信雄來拜師。亦為固請。大君許之。

欲遣異父弟久松定勝。母氏泣曰。渠兄質于駿。而囚

于甲。冒雪逃歸。趾裂指墮。大君惻然。改遣公子秀

康。時年十一。秀吉大悅。以秀康為子。冒羽柴氏。予秋萬石。

是歲上杉氏發使者。納款於羽柴氏。

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大君城吉良。三月。大君患

疔。日劇懼。不起。召大臣屬後事。本多重次入見。薦一

良醫。甚言之。弗聽。曰。醫技已窮。今復何加。禍福在天。

怖。然。妄作。是不知命也。重次慨然厲聲曰。前醫不必

無遺治。未盡人事。而輕自取決。非臣所知。且君有如

不諱。孤幼而國疑。勅敵壓境。其凶必忽。諸臣不忍坐

視。今且自裁。以為地下。前驅遂興而出。大君遽命

左右止之。即召醫。醫請灸重次助灼。又宿昔潰而愈。

大納言秀吉遷正二位內大臣。初。天皇春秋既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二十四

懷德堂

高有倦勤之意。以別宮傾圯。弗果。秀吉承旨。大營別

宮。令前田玄以董役。天皇大悅。故有是命。秀吉

起寒微。族姓不詳。因自冒平姓。至是更冒藤原。先是

織田信雄陞從三位參議。於是遷大納言。尋敘正三

位。初紀根來寺僧徒。乘世亂。蓄兵積粟。聚眾掠近

邑。勢日張皇。天正初。右府信長伐之。據險不服。及右

府遇弒。益猖獗。列置邸壁。皆依山阻水。糧仗豐備。土

寇響應。威振南中。內府秀吉嫉之。又怒其嘗應東土。

乃帥兵十萬入紀分。兵攻諸寨。廿二日筒井定次掘

秀政趣根來寺。賊兵千六百。據千石港出衝秀政軍。



三好秀次與定次秀政夾擊破之追入遂門焉定次射以火箭中其火藥櫃寨中雷震人畜皆灰諸寨聞之皆潰廿三日內府選生兵六萬直薄根來寺賊望旆而遁縱兵大掠隨焚之火累日弗燬進攻雜賀所在土寇皆降獨大田負固不服築巨堤引紀川灌之乃降執其巨魁五十人磔殺之又進攻熊野下之窮山幽谷無復賊巢悉撤關以便商旅根來僧徒來奔者二百人大君皆髮之爲置根來團初高野僧徒怙勢侵蝕民田貯甲仗匿匿命夏四月內府命收田籍兵盡逐衆不逞嚴設條禁曰若枝梧則與根來同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丹羽長秀  
加賀守長重後從  
三位宰相

科僧徒股栗奉命南中悉平乃以紀泉益封和侯秀長爲城于紀之岡山實稚山也越前侯長秀卒十一年子長重嗣長秀其先爲兒玉黨世仕斯波武衛至長秀事織田右府以武顯與柴田修理齊名爲人質直雖羽柴氏起自微粹出己上重其復大讎屈意從之及其擯織田氏自爲盟主積不能平竊欲除之以興織田氏病其力不能辦徒負叛名以外居恒怏怏夙有癥疾晚節殆不自支每言癥鬼欲殺我此亦吾仇也卒引刀割肚剔出塊物而外塊物龜形而鷹背刀痕正在脊一時哄傳奇之內府秀吉命醫員藏之

大君巡甲五月論長秋功行賞有差先是內府秀吉令招長宗部元親曰速納豫贖當封以上阿弗聽是月內府使秀長秀次帥舟師入阿浮田秀家人嘖小早川隆景入豫元親出師次羽津秀次圍和氣秀長圍一宮皆下之遂合兵拔木津秋七月秀長既數克望風而潰者數城仙石秀久以前軍入嘖拔屋島藝師備師累戰皆捷亦下數城元親懼行成送任子內府責其不蚤服削三國封峰須賀家政于阿仙石秀久于嘖小早川隆景于豫割嘖田二萬石予十河存保隸秀久其三國豪姓比年降附長宗部氏者皆坐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奪邑河野氏亦失封客死於小早川氏云內府秀吉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係源氏秀吉病之時廢君義昭依藝而寓于京師內府乃求爲假子曰若見聽則尊榮終身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初羽亭右府晴季深與內府結預議機密於是謂內府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爲之固不爲不可奚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廼諷二條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爲關白進爵從一位遂奏推恩敘任子弟功臣有差朝廷重典故崇比例中葉以降一意遵奉焉如百官除拜亦皆分門

地不敢相踰越。自元慶中爲藤昭宣公置關白子孫專職世秉國鈞七百有餘歲。佗族實絕望者及秀吉申請。天皇弗憚。廷議畏其威力不能奪焉。秀吉既得志。羞冒藤原乃更作姓曰豐臣。遂授親王愛將以爲殊寵。姓氏之濫始甚。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

逸史氏謂織田氏於是乎廉恥掃地。夫廢君之昏愚而孑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敘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復易。處恬如也。卽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疾可也。何以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視然冒其後車之塵。之爲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比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當時之幣以金銀爲板大如今大銀金而方隨便。割切用之。又諸國抗務所鑄造別有銀碎銀等。並行天下。然以枚數者皆方板之幣云。

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逸史氏曰。有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也。豈其膽畧絕人。器度宏濶。得摠攬之要。天下違則有

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環聶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大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避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聞焉如吾民何。

眞田安房守昌幸以上田。昨復降。越後因送款於關白秀吉。關白下教於越後。爲之授初。大君之暨相平。取北條氏之田在甲信者。易以沼田。沼田昌幸之邑。昌幸初臣於甲。甲。甲。卽江。江。卽越後。旋畔。卽相既而歸降。與相人戰有功。及大君賞以上田。自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謂賞不及助。竊懷怨望。大君命納沼田。取償於統內。弗聽。相人數來請。大君讓昌幸。昌幸怒曰。沼田我武所得。非德川氏之賜。故反。大君憎其反覆。命大窪忠世等治兵。率馬步七千討之。上杉氏發兵救上田。八月關白秀吉將兵十萬伐越中。大納言信雄從焉。越中侯成政據栗柯嶺。列城寨三十餘所。關白分兵攻陷。長驅薄富山。成政治所成政自髡出降。越中平。關白悉以越中予前出利長真。成政于京師。越前侯長重之嗣也。尚弱。關白未定其封權。停朱章者累月。長重舊臣痛先君忠于織田氏。齎志以沒。又以朱章

肥前守利長利家長子

金藤五郎八後出  
雲守又兵部卿法  
印號号素亥

栗田七九郎

不下恐有創紉屢謀舉事以繼先志輒不諧而止議亦微泄及是役長重應徵發部下犯律關白發怒收越前及賀之田而反若之舊封收前日首謀者戮之割越前封捕秀政于北莊食廿九萬石使村上溝口二氏隸之關白與左右數十騎抵絲魚後越徵會於上杉氏時景勝送款未周歲服其輕來不疑過往受盟關白遣金森長近伐飛驒國司姊小路賴綱滅之就封長近于驛我師入信間月二日攻上田越人守牙城真田昌幸自嬰子城樹柵諸巷設覆城外令誘騎接戰佯逃我師爭進入城銃手自柵內叢射昌幸又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率兵巷戰會誘騎反之與越人四面萃擊師遂敗績遇覆又敗昌幸益進鳥居元忠平岩親吉與戰敗于藤森大窪忠世以十餘騎殿焉師因得濟利川昌幸臨水陣忠世欲反擊使告親吉元忠辭曰我竭彼滿不可敵也昌幸引還三日忠世及柴田康忠率兵濟築麻河軍于八重原昌幸軍于手白冢忠世遣康忠謂元忠親吉曰子亟合兵臨河我衷敵殲之二子意在持重辭曰昌幸好畫策諳地理是或誘兵也忠世怒曰末矣二子也又使謂之曰諸君畏敵則當踵我後亦不至昌幸退次城外我師結陣曠日相持大

關防守康重親  
子原性松平  
源三郎信幸後伊  
豆中

源次郎幸村後左  
衛門佐  
源十郎康國原姓  
依田

君使井伊直政松平康重等赴援相人出兵於沼田以應我真田信幸接戰破之小日昌幸率輕兵犯康忠營康忠擊卻之岡部長盛要其歸路敗之越侯景勝將大舉救昌幸九月我師聞之引還直政康忠斷後真田幸村請追焉昌幸弗聽曰將剛而陳整不易當也 大君以小室當信越之衝而城主松平康國猶少令忠世留守之冬十月相人來尋盟先是關白錄脇阪安治去歲功命食津之能勢萬石推恩之日敘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踰月改食和之島取二萬石至此又改封淡之須本三萬石歲中三徙累祿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懷德堂

至三倍世以爲異數岡崎城代石川數正以世臣幼有勲勞寵待甚渥小牧之役數正懼我師不克遂貳或以告 大君不信益善遇之數正見豐臣氏日大心益動誘其部下松平近正近正怒逐使者馳上狀十一月數正載孥奔大阪關白疾其不義也不禮焉或榜其門嘲咏與人傳誦數正益愧悔稱疾家居時統內任子皆在岡崎溪溝城主松平家忠聞變驛抵岡崎分兵護四門酒井忠次自吉田至吏民騷擾十六日 大君如岡崎命修城壘遣人馳召大窪忠世會小笠原貞慶與數正通謀以淡志信畔忠世曰真



田未服上杉伺隙貞慶又反我去則無甲信矣弟忠  
教請曰願以死守忠世喜曰汝能辦敵乃行既而淡  
雪寇不至次年忠教得代而歸關白既定南海北陸  
二道將圖西道病我大君與北條氏傾軋於東面  
二道乃謂大納言信雄曰德川氏弔武而疆土滋拓  
不可力爭孤欲與修好厚交請其來觀德川既睹北  
條孤立不降則以天下乃定矣子盍爲我言之信雄  
乃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請十八日大君見使  
者於岡崎辭曰長秋之役多獲其良關白雖必深  
予何以得往十九日地震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三十一

懷德堂

三道尤甚地裂水涌廬舍碎陷死者不可計藝侯輝  
元遣左衛門佐隆景治部少輔元長如大阪關白厚  
禮之密諭以海西之役十二月小笠原貞慶以越後  
師攻高遠城主保科正直大破之 大君度豐臣氏  
必興師乃大議戰備購武田氏兵書更造器仗屢延  
甲遣臣訪其故法往往采錄或曰甲國射法箭筈甘  
其鋌使敵鋌留而重傷 大君掉頭曰是不仁也孤  
矢之威取於制勝一時人各爲其主非可憎焉宜使  
傷者速瘞耳因下令曰我兵用箭必固其鋌又訪群  
臣岡崎丘墓之地而當上國之衝實爲重鎮誰能爲

我守焉佐渡守正信曰鐵心石腸臨大節橫尸城門  
者而可 大君曰是本多重次也命爲處守 大君  
好諫優待言者居恒曰唐太宗未盡善本源亦不正  
但其容言納諫之美所以致泰平也故本強訐直如  
本多重次時或犯顏縱言無復顧忌而每加辭色未  
嘗違忤有士人一日入啓事因取疏記一封於袖間  
以獻曰臣在外署罕仰清光竢有閒懷之久矣令其  
啓讀事皆庸瑣而每條領之曰好好讀訖勞之曰而  
平昔忠藎可愛爾後所欲言必勿隱焉其人拜舞而  
出本多重信在座曰以臣觀之夫夫殊陋劣皆無可

逸史 卷之五

○十三年

○三十二

懷德堂

采君何獎揚之深 大君曰不然夫事言之是非得  
失大小淺深係人之賢愚不可企致但渠獻芹之誠  
不忘于懷實可嘉尚故我舍其迹而取其心也無可  
采而獎之可采者必至是我大益非虛獎也正信感  
服退語其子正純正純因問其人爲誰所言何事正  
信作色叱曰我告汝以君德之懿而汝求識其人其  
事欲何爲關白使木村彌一以重幣如越後賞賚及  
其群臣諭景勝以入覲景勝忻然聽命是歲郡國大  
饑疫歿孳相望民皆茹草根地日動踰年而止  
十四年丙戌春正月十日 大君如岡崎十三日大

納言信雄再使織田長益羽柴勝雅等來固請入覲

大君疑豐臣氏詐譎弗許十九日大君畋于吉良

井一日長益勝雅與土方雄久復來見於獵所大

君方臂鷹乃舉手顧曰處分既定有一搏擊已惡爲

豐家下乎翌日勝雅復見大君怒曰盍疾去勝雅

曰關白側席待君者久矣今使者三反而不得命關

白必赫怒大舉臣曩入境賊池未完而君徒事遊田

貌貅百萬一旦電赴不知曷以待之安危之機決于

茲願君熟圖之

大君厲聲曰奚用煩言虛喝關白

親來賦不過十萬我賦亦可得四萬彼雖衆而不知

地理遮險逼隘破之必矣長湫在彼若不記乎脫重

來不得生還使者反命忖關白怒惶恐蒲伏關白夷

然曰剛哉家康蒲生氏卿堀秀政等爭勸出師關白

不聽沈吟累日一夜四更猝興促召大納言信雄及

勝雅親曳衣帶出曰孤業已使德川氏朝二人愕眙

不言初關白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守關白因言德

川氏之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

弗從煩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旁

曰妹氏安在關白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日向多智

慮孤曉以國家大計必聽命翌日令吉晴親正諭旨

生駒甚助後雅樂  
頭親正一作正俊

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遣妻而自殺

逸史氏以日向之歿爲可愍曰來之坎坎一歿以塞

責雖非義理之正亦不爲不知恥矣惜乎第取從令

之決卒以成大邦之醜矣恐在其多智慮也又曰有

豐臣氏回天之威旣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

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

何病於我大君之不饒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

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壞婦人之節權以濟

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

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

僥倖豈不殆乎哉

二月關白遣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天野雄光富田知

信來曰不穀有妹新寡願致之貴邦侍執巾櫛別付

淺野長政以密教繼發四使抵吉田因酒井忠次以

告忠次爲固請焉大君領曰匪寇婚媾廿二日見

四使於吉良曰願得三條約而後昏請曰不言使者

曰淺野長政受密命在清洲馳入召之大君書約

示之其一曰不得以豐臣氏出爲嗣其二曰不得以

長麻呂爲任子其三曰寡人不幸蚤卽世群臣輔孤

彈正少弼長政

天野佐左衛門

逸史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三  
懷德堂

逸史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四  
懷德堂

撫邦關白善遇之尺壤寸土蔑有移割長政曰寡君既爲公作約三條親筆以授臣乃取諸袖間讀之每條鐫合大君喜許昏廿七日大納言信雄來拜成初關白欲享天子以爲盛事起第于皇宮之

西地名窮極華麗是月就命曰聚樂遂徙焉三月

大君使本多忠勝納幣關白大喜賞賚甚厚十一日

大君會相侯氏直盟于三島豐臣氏猶難測故也命

撤沼津郭曰與相益暱疆場曷備廿一日大君至

自會先是島津氏日彊益出兵伐大友氏大友宗麟

汰侈怠政統下多畔乃恐見併也是月如京師納降

逸史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五 懷德堂

求援關白曰孤將有事于紫海子姑固其圍以俟焉

慰勞遣之宗麟尋卒子義統嗣義統庸闇國勢益衰

夏四月廿日夫人豐臣氏至自京師大君使榊原

康政如京師拜昏館于富田左近氏關白夜就見曰

小牧之役子作檄極醜詆孤欲獲子以甘心者久矣

今見子面宿憤頓銷重爲之禮而歸之五月越侯景

勝朝于京師關白待之甚厚爲奏請敘從四位下任

參議其臣直江兼續等得敘任者五人秋七月大

君議入朝酒井忠次曰誠僞未可知矣乃止或曰關

白發怒公子殆不免矣大君曰秀康彼之養子非

實久第二子兵庫頭義弘第四子中務大輔家久長門守種實上野介廣門丹後守鑑通號名號虎

主藤正鎮種號名號虎左近將監宗茂初種大

主藤正統增後改種大

質也彼有子而殺於我何有十七日大君帥師次

于駿府討真田昌幸也廿四日皇太子誠仁薨諡

曰陽光薩侯義久令弟義弘家久徇筑前先是秋月

種實復畔豐送款于薩於是導薩師與筑紫廣門戰

破之廣門降諸城多潰初橘城主戸次道雪背豐即

肥及肥侯隆信外遂中立列諸侯以橘自氏焉俗從邦訓

用立無子以窟城主高橋紹運子宗茂爲後而卒於

是宗茂以薩師逼窟請迎取併力紹運不聽宗茂乃

分兵助之薩師圍窟陷之紹運自殺薩人誘紹運子

統增禽之高橋及橘氏嘗送款于關白宗茂乃馳人

逸史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六 懷德堂

告急薩人隨圍之關白聞報遣黑田孝高如藝曰孤

將大舉定海西九國今聞薩人遠出請先往應援因

使孝高護軍藝侯親帥師元春隆景將前軍八月真

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請降大君許之遂巡甲關

白使人密致手書卑辭請西上且曰侯伯屬孤者大

率故等夷故居恒怏怏動輒亢而不下公能壹來願

藉威重以定形迹如猶未諒孤意當以吾旭臺爲質

大君依違答之藝師入北豐拔小倉薩師圍橘累旬

橘宗茂年少有膽畧扞禦不屈薩人聞藝師且至退

次八白肥宗茂進伐窟復之九月關白遣嶺侯秀久



宮内少輔信興  
民部大輔存保

招諭薩人移書徵其朝貢。且誠曰：薩若不聽命，退次境上，待我大兵至，慎勿浪戰。取庸以張敵勢，使上侯元親率師繼之。加藤嘉明脇阪安治從焉。薩侯怒，抵書乎地曰：胡孫奴奚不遜自我先君忠久國于此。承世十四，歷年四百，戒王事者有近衛公而已。秀久大悲，退興南豐師，與元親俱進。及島津家久戰，大敗元親。子信親及十河存保歿之。元親奔豫，秀久奔北豐。獨嘉明安治戮力健闘，而退薩人，不敢進。關白聞報，彪怒，奪秀久封，予尾藤左衛門佐知定。知定屢有軍功，關白愛其勇，故超得大封也。廿六日，關白使淺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七

懷德堂

野長政富田知信津田信季來申前約。尾侯亦使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請。大君許之。關白大喜，參議秀長諫曰：以母爲質，如天下後世何？關白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逸史氏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爲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以爲非常之權，何繆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爲是不順之舉，恬然不恥，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窮蹙之際，幾

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我？大君曰：此不待求，諸佗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冬十月，大君遷中納言以關白請也。參議秀長遷中納言，侍從秀次遷參議。大君戒西上國人皆疑質，非真豐夫人，亦不信。群臣多諫。大君曰：我亦焉保其非僞？但彼殆天授，強與之抗，亦不知命也。且彼待我之厚，既求和求昏，又不惡質母之聲，我武多矣。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八

懷德堂

今猶趙趙，是示怯懦於天下也。假令彼包藏禍心，我亦自有措置。十三日，遂發抵岡崎。步騎從者萬有二千，命大窪忠世石川家成輔世子秀忠監國。井伊直政與本多重次守岡崎。謂直政曰：京師脫有變，我則據東寺，女率兵二萬問道馳來，犄角之勢必保無虞。侯伯祖於予者，亦不爲少。乃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時織田氏倍睦，丹羽長重蒲生氏卿堀秀政等皆密結納焉。故云。廿日，旭臺至岡崎。豐夫人往相見，驚曰：信也。衆心乃定。直政重次受命護衛焉。直政奉待恭順，而重次府館以積薪，每候伺辭色俱厲。侍御皆畏怖。

相謂曰。吾儕在京師。久聞有夜叉本多。猛悍果若此。其所云爲。變實弗可測。相視皆泣。旭臺聞之。亦懼焉。廿一日。大君發阿崎。關白命脩橋道。并館舍。餼稟丘積。廿七日至京師。館於茶屋晴延。關白與秀長及淺野長政。從者厯數人。夜半步造館。就臥內拜曰。自長篠之役。不相見者一紀。天下擾擾。今公一爲萬民。屈以成不穀之業。何貺如之。乃呼行饌品。親嘗以進。盡驩而罷。連宵頻來。贈遺甚厚。關白領容問曰。孤既粗定禍亂。諸侯特畏孤威。而有未心服焉者。處之奚若。大君對曰。要在不失義而已矣。義之所立。人必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三十九

懷德堂

甘從焉。關白稱善。最後請曰。詰旦欲行賓禮。公願假以過遜。以爲諸侯。率十一月二日。大君謁于聚樂關。白大會親戚功臣。盛設臚句。列侯在京師者皆陪位。大君鞠躬委贊。儀節甚恭。列侯相視而吐竊相謂曰。豐公威靈之赫。不可不崇奉。質母而來者。猶如是。況吾儕乎。三日。關白享大君。四日。中納言秀長享焉。及酒酣。關白猝至。楮襦朱領。親點茶。乃曰。孤將邀公祖於聚樂。遂與俱出。時備侯秀家以下侯伯。以次列門外。關白賜言曰。孤欲過母氏之歸。故使源黃門蚤之。國秀長躡大君足。大君進乞楮襦。關白

仁右衛門高虎後佐渡守又少將並和泉守

新太郎忠政後左京亮

故辭曰。此是戰袍。非燕服矣。大君曰。家康在焉。使殿下復戎服哉。關白莞然釋而授之。顧盼曰。此公使孤不復介。孤得佳甥。衆皆稱萬壽。四方聞者莫不震懼。關白親爲石川數正謝罪。請令執詔。大君黽勉從之。關白又爲大君起第于二條。使秀長助役。給江之田三萬石。以爲朝宿。邑予酒井忠次宅一區。采千石。秀長使其臣藤堂高虎董役。故高虎始暱于我。五日。詔陞大君正三位。遂推恩任井伊直政。兵部大輔。本多忠勝。中務大輔。榊原康政。式部大輔。本多廣孝。豐後守。大窪忠隣。治部大輔。永井直勝。右近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四十

懷德堂

大夫並敘從五位下。餘亦不少。我士大夫得官階實切于此。頃之。關白喻鳥居元忠。以命爵之拜。元忠意關白勤恩意。以結外臣。乃固辭曰。臣山東鄙人。不閑儀節。且足不良。不能膺爵位。蓋元忠異日累茅土之賞。而不覃一命之恩者。以此也。後關白令羽柴下總守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欲忠政爲勝雅義子。元忠辭曰。昏媾拜命。辱但臣族策名於弊邦。今使兒有二君。非私心所願也。關白弗能彊焉。七日。天皇內禪。皇太孫周仁陽光太子之子踐祚。是爲後陽成天皇。十四日。大君至自京師。令兵部大輔直政

護送旭臺直政嚴而有禮又能致恩意旭臺及諸御稱譽不容口關白大悅厚禮之及享使石川數正接伴直政不與言謂在座曰此夫人面而禽心衆爲失色諸御又承間爭愬本多重次之橫莫爲罰之關白哂曰德川多佳士是我所羨也廿五日 天皇行

卽位禮先是薩侯義久伐豐三道分兵而入降潰者十六城豐侯義統出拒之大敗而還是月義久益進兵攻畧令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攻鶴崎城主岡掃部死於高城之役其妻林氏守節撫孤聞敵至命浚塹增壘設陷穿身擐甲率侍女橫槊巡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懷德堂

視薩人爭登隨方捍禦會糧竭乃佯請平屢邀三帥享之出少艾佐酒及薩師撤還約偕往設伏擊破之斬三帥餘衆潰走大友統下城守出死力破敵得雋者唯養婦林氏云黑田孝高與藝師攻馬嶽閭津後豐拔之治部大輔元春爲人俊爽剛直初喬松之役毛利氏與羽柴氏平元春獨持不可及羽柴氏得志恥出其下卽告老令長子元長嗣適情於事外是役之興關白因使次喻曰孤愛吉治部之勇也甚欲相見且西討重事治部雖老必煩一行元春稱疾不出藝侯強之曰固辭獲罪恐累吾宗元春不得已而行快

板倉四郎右衛門後伊賀守勝重八右衛門好重木工右衛門忠重

喜藏定重

治部少輔三成刑部少輔吉隆大藏少輔正家

快不樂疽發於背留而臥粉倉於是卒遺囑二子曰必竣事于薩元長乃令弟廣家持喪歸葬曰事終卽來藝師入北筑拔障子嶽敵潰而走香春又進攻之元長歟廣家卒崩卻至共進會師襲香春遂拔之城主高橋種元降十二月朔關白遷大政大臣職如故大納言信雄陞從二位初 大君欲遷國都相宅于駿戰于上田之後命城駿府於是乎成遂徙焉留土岐定政鎮濱松 大君欲置府下奉行難其人悉心甄擇以板倉勝重爲之勝重父好重有三子長忠重次卽勝重季定重勝重幼爲僧爲人深沈有偉度粗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懷德堂

涉書史永祿中好重死于中島役天正初年定重死于高天神役已而忠重卒無子 大君髮勝重而祿之尋試以吏事識其能因有是命勝重就職杜請謁絕苞苴奉法循理務存大體境內翕然稱之關白如大阪奏請親伐薩遂成大舉下符徵畿內及南海北陸山陰山陽東山東海諸道三十七國馬步二十有四萬期以明年二月會大阪命時三十萬人一年食芻菽稱之以小西隆作建部壽德宮本豐盛爲運司悉漕于粉倉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爲支糧司是月薩侯義久伐豐後長驅及府內大友豐後侯



義統奔豐前。義久入府內分兵。四出攻畧。毛利氏馳入。西肥招龍造寺氏納降。政家欣然聽命。藝師所在張屯。以埃大兵。至是歲。關白建方廣寺於東山。塑造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逸史氏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爲人所不能爲。以收耀天下後世。故舉動往往如此。吾聞東大寺之役。則以二十載。今也限以五載。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屬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夷攷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悲夫。

逸史

卷之五

○十四年

○四十三

懷德堂

逸史卷之五

逸史卷之六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  
丁亥至十八年庚寅

○凡四年

後陽成天皇天正十五年丁亥春正月淡志侯貞慶

小笠原上田侯昌幸眞田來關白令之也 大君使酒井

忠次如大阪錢西征因拉二侯謁關白許其請也二

月諸道兵發大阪水陸並進旌旂蔽空和侯秀長統

前部廿五日抵北豐藝侯輝元會之秀長移檄遠近

剋日進勦三月薩侯義久棄府內而遁沿道多畔土

寇亦競起共遮擊之義久轉關崎嶮多喪師留島津

逸史卷之六

○十五年

懷德堂

家久守耳川而還秀長合衆長驅抵耳川令諸將

涉而結營十七日家久悉衆夜出斬南條元續宮部

繼潤營元續不能支諸營分兵救之薩人破繼潤柵

而入繼潤捍禦甚力叢銃殪之所禽又數十人獲島

津忠親諸營馳入中軍秀長畏薩剽悍不肯進尾藤

知定又扼之吉川元長怒請以其甲往亦不聽天明

薩人未退秀長將涉知定復固止之諸隊益馳至佐

關家久走入城秀長乃涉相持數日家久焚城而遁

追至高城家久復遁關白渙賞繼潤功知定因得罪

尋奪封免爲庶人秋月筑前守種實尤親薩竭力援

丹波少將秀勝

宇治惟谷

長門守種長

武藏守忠元  
肥前守又右衛門  
大夫忠棟

右馬頭征久

又太郎忠辰

之嬰大隈城前筑分兵助薩人守巖石廿八日關白帥

舟師抵北豐次馬嶽數道分兵而進令丹侯秀勝攻

巖石夏四月朔松島侯氏卿蒲生門南門越中侯利長

前田門北門四面肉薄而登乘風縱火遂拔之 大君

使本多廣孝聘于師遂從圍巖石先登有功阿蘇大

宮司惟谷拒命關白偏師伐降之惟谷世掌神封乘

世亂累葉蠶食有田二十四萬石關白憎之悉沒入

其兼井之地師進入南筑秋月種實棄大隈返秋月

度不免薙髮披緇令其子種長以城降國中諸城聞

之皆降潰關白盡收秋月氏地及事平念其故家也

逸史卷之六

○十五年

懷德堂

封種長于財郡日三萬石世傳秋月原姓劉氏初漢

靈帝孫智避亂歸化居播之赤石郡大藏谷其子高

香出仕賜姓大藏朝臣苗裔徙筑紫奕世官于太宰

府以至種實譜記粗存云十一日關白次高良山東

肥諸城皆降薩人屯戌者望風而潰薩將新納忠元

伊集院忠棟以勇聞薩侯之遁也退保合子城肥後於

是不知所爲聞島津征久在八白走投之關白舟師

迫八白征久及忠元忠棟惶怖夜遁其餘可知也關

白次八白下教大赦四方歸降者闔咽道路關白隨

加綏撫往往復其邑秩師進入薩島津忠辰出降五

月四日關白次千代川。薩地接巨津。漕艦湊集。遂定爲行臺。爲久頗計。列侯群帥伐林填澤。大布陳營。四近諸城皆潰。隅薩震駭。唯桂忠助守平佐城。枕川加藤嘉明。協阪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伐之。鼓衆齊登。安治身攀壘而入。忠助乃降。關白此行。以本願寺主光佐自隨。命招諭九國門徒。於是士民奔波爭輸糧。芻金帛。薩人潛身歸降。傾貲支給者。相屬於道。國吏不能禁。千代川四面山路險隘。狹島一向僧有諳地理者。因光佐獻策。言海岸風潮之利。於是諸軍多取舟路出入。甚便焉。光佐後年六條之營。蓋因此功也。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三

懷德堂

也。薩侯切齒於光佐。及事平。捕狹島僧。斃殺之。彈逐境內一向僧。下令國中不得遵其教。著爲永式。蓋至于今。世守嚴禁。比諸天主教云。

逸史氏曰。豐公席恒升之勢。奉王命討不庭。堂堂之陣。所向剗平。誅夷如振落耳。曷以假助乎異術之爲一。錮心於功利。期効乎速成。搜緇艾以雜旗鼓。資渠誑誘。易我勞徠。不復顧國家大體。惡是不可以已乎。適足以扇惑世之燄也已矣。悲夫。

初日侯祐丘伊之奔京師也。會有明智之難。乃屬徒從山崎師有首虜之功。關白賞以河內之田。於是命

隸前部爲隅口鄉導。秀長徇日累旬。悉定之。伊東氏遣民亦爭應之。島津家久以佐土原。日降前田利長。淺野長政。龍造寺政家。徇隅薩諸城。往往迎降。已而大兵逼魔島。島津氏治所薩侯義久大懼。髡首縋服。輿輓造行臺。納降。關白曰。故家也。禮而使反其所。初義久無子。以弟義弘爲嗣。關白因立義弘。義久遂老。自號龍伯琉球。聞之震怖。馳使譯貢獻。吉川元長嬰疾。六月卒。于師無子。遺命欲使廣家嗣。有故議格。藝侯患之。因黑田孝高以請焉。孝高推輓。關白乃下朱章。廣家浚德。黑田氏元長武能繼家聲。又好讀書。通佛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四

懷德堂

籍善國詩有集傳家云。七日關白班師抵太宰府。留止既月。盡收九國。任子乃論定功罪。復島津氏舊封。悉削其兼井之地。封佐佐成政于肥後。曰先世之勲不可廢也。徙小早川隆景于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粉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橘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割伊東祐丘舊封予。飫肥曾井清武其餘黜陟有差。關白以肥前侯政家有功。奏得敘任。初政家幼立。鍋島直茂以公族攝國事。大得士心。政家尋卒。何其孤又歟。



國人推直茂爲主。關白之興也。直茂爲龍造寺氏首。納款于京師。以爲九國倡。關白淡嘉之。又知直茂器幹可用也。遂下朱章云。薩太公龍伯詣伯臺拜命。所在土寇懼罪。屏息者及赦令下。各爭出祝髮自歸。其渠魁有木山紹宅者。善聯詞。嘗遊京師。赴菅廟會。得盤太帶句。膾炙人口。有句曰。心苦幾月。遠古曾未弟。紹宅聯之曰。人志連須。肌肉結。布盤世因捨其名號曰盤帶。於是關白作令曰。土寇作暴爲日已久。宐誅渠帥。正典刑而悉有其餘。或白魁首有木盤帶。關白曰。然耶。風韻可惜。孤當曲從寬典。乃一切赦之。遂命修政令。除煩苛。鋤豪強。通關津。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懷德堂

秋七月。關白振旅而歸。天皇遣使者郊勞。八月。大君如京師。賀捷也。大君陞從二位。遷大納言。八日。我世子秀忠加元服。詔敘從五位下。任侍從。兼武藏守。若侯長重從西征。復獲罪。於是關白奪其封。予松任之田五萬石。封淺野長政于若十七日。大君至自京師。初。關白奪尾藤知定封。於是。以嶺封生駒雅樂頭親正。食十七萬石。知定奔相及相。見誅。冬十月。薩侯義弘朝于京師。關白予松下之綱船坂丹之田三千石。任石見守。錄舊誼也。十二月。廿八日。詔加。大君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故事。唯鎌倉

吉兵衛長政後筑前守

室町諸將軍有是拜。世榮之中津侯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基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島。治所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人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懷德堂

強梗之習。宐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亦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宐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絮材量器識。其淺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天文中。大友宗麟乘亂封殖。與海外諸國私通互市。西洋因傳天主教。散金以煽惑愚民。西陲爭附和蠻。

大村新八郎、後丹後守、爲肥前大村城主、理專一作嘉前

民部大輔慶廣、又志摩守、又伊豆守

人益至其教遂流染畿甸天正初織田右府伐津侯村重村重股肱高山友祥篤信天教右府遣蠻人誘降之荒木氏竟衰亡右府賞蠻人功起天主觀于安土以真之邪說日熾而右府弗寤及關白興始廢其居布禁天下是歲蠻種居長崎者盛修天教士民奔波長崎係大村理專別邑而理專弗禁焉關白怒沒入長崎捕蠻種及弟子二十餘人磔殺之遂設嚴禁命互市外舶不得載術士使鍋島直茂監長崎然列侯大人信從者既多往往密招致術士所在飾其居沒關白世勢寢公然云越後參議景勝略與羽又用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七

懷德堂

兵于佐屢得克勝境土益拓

十六年戊子春正月大君田于中泉遠聚樂第之

成也關白奏請行幸天皇許之時喪亂日久典

故圯缺關白令前田玄以采應永中幸大君義滿第

永亨中幸大君義教第儀及公卿記籍與禮家議雜

就之於是四方無事而儀號亦定遂奏請其期三月

大君朝京師公子秀康遷左近衛少將群臣遷任有

差松前豪族蠣崎慶廣修使幣請內附夏四月關白

就封慶廣比內諸侯慶廣遂以松前自氏焉松前蓋

肅慎東南陬慶廣先若之諸源也父季廣避亂海島

以智力取松前至慶廣威令寢行夷民服從或曰嘉吉中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取其南界以定北地傳至慶廣也上世東國有蝦夷動爲邊患累朝命將出師叛服恒及皇風漸被夷民嚮化或逃入海率濱無復夷種後世因曰肅慎東陲爲蝦夷聲問絕不相通至此松前始入版圖其地北有大山橫阻山上設夷徼不相踰越而海津通夷舶互市不絕云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二宮妃嬪皆往關白迎扈大君及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涕

逸史

卷之六

○十六年

○八

懷德堂

曰不圖今日始觀太平之象并伊直政時陞四位侍

從故得扈從陪侍以陪臣與通侯列叙皆榮之

天皇留御累日凡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

天皇大驩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

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王官

之邑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

相戒相飭世世罔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

六十六國明神大罰殛之俾殞軀民國無有遺育十

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國詩關

白以下皆應制展歌詔使大君及內大臣信雄

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中將秀家班清華之上。十

八日 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爲

定額。廿七日 大君至自京師。

逸史氏曰 王室之卑也尚矣。有豐臣氏能執大節

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凌替之極

實爲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爲無所慰矣。若夫身發

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勲。蔑視

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也。雖

然陽尊 王室陰樹已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

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 王家勤

### 逸史 卷之六

○十六年

○九

懷德堂

勞爲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已令耳。假而

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五月關白遣富田知信如相讓。不庭曰北條氏雄據

關左者五世。併吞八國。坐自封殖。未嘗入朝修職貢

罪孰大焉。今也 新天子明聖。四海駿奔。宜亟述職

無受後至之誅。時相侯氏政老氏直嗣立。父子相議

依違答之。知信請期日再期而往。固趣之。乃約以今

冬。蓋欲得質以比我 大君。而關白貌北條氏不以

爲意也。佐佐成政多欲而寡恩。其封東肥也。關白戒

曰善。拊諸城館主慎勿暴民。既就國。下令諸豪勾檢

民田。境內繹騷。上寇大作。諸豪祐之。成政苦戰累月

粗定之。關白怒。使人責讓之。成政懼。欲如京師面謝

閏月至尼崎。不敢入。關白又使人謂焉。成政自殺。國

除。關白遣左衛門大夫正則彈正忠長政雅樂頭親

正討餘寇。藝師助之。國中悉平。關白乃分肥後以廿

五萬石封加藤清正。以廿四萬石封小西行長。六月

大君與夫人豐臣氏如京師。以關白太夫人疾也。秋

七月藝侯輝元以筑後隆景。隱侯廣家如京師。修重

幣謁關白。關白亦厚待之。輝元陞從四位上。參議隆

景廣家從四位下。侍從皆朝覲拜命。八月相人如京

### 逸史 卷之六

○十六年

○十

懷德堂

師請曰。曷與駿侯易沼田。而真田昌幸實未致也。願

得之。而後朝。關白弗懌。曰北條氏遷延觀望。孤當與

師久矣。特以駁納言之。姻風意圖無事。已疆場之事

孤所不知。當以異日議。九月 大君至自京師。留夫

人氏侍旭臺。藝侯輝元就國。關白取備侯秀家姉爲

女。以配隱侯廣家。關白尋諭藝侯割雲伯數郡。增廣

家徙治於富田。初毛利氏以隱封元春。而世之關白

既善廣家。又念元春元長皆外子。王事也。乃欲酬

廣家一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議曰。輝元已據十國

隆景秀包並受封。紫海西土殆歸。其有今又別封廣



右京大夫政宗、後中納言

右衛門尉直村、總藏昌恒

逸史

卷之六

○十六年

○十一

懷德堂

家強大滋甚。非長策也。宜喻輝元。割地增隱。是足以示恩。亦可以分勢。故有是命。云。相人復如京師。申理疆事。冬十月。關白遊於北野。盛行茗讌。群下競設屋宇。以供具。關白令茶博利休督其事。於是茶事大興。凡暴貴粹富。無他伎倆者。顯以此爲宴好之資。務以器玩好尚。相銜耀。天下靡然成風。利休恃寵。頗爲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妻孥竄逐。後遇赦而還。其子宗淳。孫宗且。宗室等復以茶博。噪世云。十一月。米澤侯伊達政宗使人來通好。大君嘉其遠至。善遇之。世傳政宗系出於右大臣藤原魚名。其裔常陸介宗村居伊達郡。因氏焉。後嗣隆替。凡二十世。及政宗。威力頗張。十二月。大君狩于吉良。是歲。關白改舊金幣。始造大小銀金。

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大君薨于中泉。初甲。將土屋直村。外于長篠。其弟昌恒。外于天目。昌恒有孤兒。家人良織田氏。以兒奔駿。托清見寺。於是。大君過寺。兒出。奉拜。訊而知之。乃載還。謂世子曰。今爲汝獲防身刀一口。乃提兒屬之。是爲民部少輔忠直。土屋氏以祀後累功。食來里上總一萬石。云。眞田昌幸以子信幸質于我。二月。東海道地動。二月。大君如京師。夏

左衛門督晴朝

舊名平四郎。又曰向守。片倉小十郎

常陸介義重

出羽守忠政。榊原康政子。久世三四郎。坂部三十郎。渥美甚五郎

逸史

卷之六

○十七年

○十二

懷德堂

四月。賀侯利家享關白于京師。邸關白采足利氏舊儀。始用牛車。鹵簿甚盛。五月。關白浴于有馬溫泉。時關白號令所及五十餘國。山東諸侯佐竹里見結城。那須皆發使送款。關白命朝會。禁其私關。結城晴朝老而無子。請得公族爲後。關白乃使公子秀康爲義子。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十日。大君至自京師。米澤侯政宗及會津與侯輩名義廣。戰于盤柿山。政宗將片倉景綱以銃手三百自山後逼之。會大風驟至。沙塵蔽天。義廣大敗。挺身而遁。投常侯佐竹義重。政宗長驅下會津。四郡遂徙治焉。威振與羽。廿三日。大須賀康高卒。年六十三。養子忠政嗣。初戲下士。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皆世臣有軍功。武田氏之頻來寇也。康高亟奔命。大君擇廣宣等三人及他壯士。隸之戰守。積勞及康高卒。又命三人相其室。秋七月。關白使富田左近知信津田隼人信季來理相之疆事。榊原式部以二使如上田諭眞田昌幸曰。亟輸上毛之田于相。取償於我。其那胡桃。上子之丘墓。宜依舊有之。昌幸聽命。左近隼人遂如相致沼田。且促入朝。相侯不禮焉。群臣

岩城修理大夫  
石川大和守  
結城左衛門佐

二階堂遠江守盛  
義

安房守氏邦

右馬允康昌

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

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

隔絕。關白末如我何也已。大君屢使人勸朝。亦弗

聽。常侯義重與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結城義親。謀納

輩名義廣。合兵伐伊達氏。連不利。乞援于越。會上杉

氏擊佐。不果。乃罷歸。八月上杉氏分兵赴援。亦不及

而罷。冬十月。伊達氏取須賀川。盤瀨。滅二階堂氏。下

仙道七郡。威益振。結城石川岩城皆降。附關白使人

讓其強梁。且命朝會。大君亦使人勸諭。政宗弗從。

相侯之得沼田也。以予北條氏邦。於是沼田守將襲

逸史 卷之六 十七年 懷德堂

那胡桃。取之。真田昌幸上狀于京師。關白大怒。遂奏

請發東征之命。相人石卷康昌時使在京師。聞之大

懼。因石田三成謝曰。取那胡桃。福祿狂謀。非寡君所

知。關白拘康昌。檻送之。遺書于相侯曰。子廢格。王

命背約。猖獗大逆。無道孤當以來春奉明詔。精銳

百萬。正不庭之罪。大君亦使人戒飭。相人始懼。氏

政傲然曰。是虛喝耳。猴奴寔來。兵寡則力不全。兵衆

則饒不繼。祇自燬已。無足患者。於是守禦之議尚緩。

十二月。大君如大阪。請東征。約相侯氏直因。大

君謝罪。請入朝。關白弗聽。十八日。大君至自大阪。

對馬守義智

兵部大輔忠世後  
雅樂頭

關白下符徵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次年三月

命。大君統前部長東正家督。運大募船舶。時東土

梗塞。海運未通。衆口匆匆。懼海神作祟。關白晒作戒

龍父。檄以授衆。曰。投之大洋。保無風波。民乃應募。初

足利氏之盛也。與明通好。使舶來往。朝鮮亦屢朝貢。

其衰也。爭亂相尋。不遑外交。西裔不逞之徒。乃多航

海。明窘我警。鄰好遂絕。朝鮮亦不復入貢。關白丁西

征符之歲。使橘康廣如朝鮮。命修故事。朝鮮王昭李

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還。康廣嘗亟爲行人。關

白怒以爲有私。誅之。夷其族。對馬島距朝鮮最邇。島

逸史 卷之六 十七年 懷德堂

主宗氏歷世相往反。或交兵。詰其事情。及關白在筑

紫。宗義智納款會師。以完其封。是歲。關白遣對侯義

智及浮屠玄菴。往責朝鮮。諭以義智熟海路。宜與俱

來。令之不得拒。是冬。琉球入貢。關白知其羈屬於明。

諭使者曰。我欲通明國。若國盍爲我言之。明即不聽。

當大舉致討。使者反命。琉球王寧氏大驚。馳告之。明

主翊鈞。朱氏廟號神宗。年號萬曆。弗聽。琉球懼。不敢報。

十八年庚寅春正月。世子如京師。十四日。夫人豐臣

氏卒于京師。關白以戎事倥傯。祕不發喪。東福寺十

五日。見世子于聚樂。并伊直政酒井忠世內藤正成

修理亮正成  
常陸介忠成

朝倉能登

江戸二郎

右京大夫義宣後  
左中將  
伊奈熊藏後備前  
宇忠政一作忠次

青山忠成從焉。關白曰：佳兒佳兒，攜而入。命元妃淺野氏盡更衣髻，手授金飾刀而出。曰：變鄙操，為都樣。亞相必喜。因言二三子。亞相怒，實以其與相有姻，送兒擬質。孤豈疑亞相邪？厚贈遣歸，相聞關白定大舉，始修守備。繕壘濬池，分親戚大臣扼諸險要，餘皆閉之。都城糧儲充溢，器仗豐精，意在必勝。而將士疑懼，民心動搖。朝倉重信受守於函關，退而嘆曰：主昏而臣諛，十年以還政事淆亂，愁怨載路，北條氏之鬼不血食者在此舉也。廿五日出子至自京師。大君曰：關白不留長兒，是欲假我計道諸城也。遂命本多重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懷德堂

次本多正信掃修焉。居數日，關白使者至，果然佐竹義重累年用師于邑國，土豪服從者三十三族。江戸重道據水戸不下。於是伐而取之，獲重道乃令長子義宣徙治焉。遂老于大田。大君令伊奈忠政監道里，命造浮梁於富士川。二月，大君調步騎二萬五千，作軍令十餘條，使所過秋毫無犯。大誓師衆，而後發。尾張內大臣信雄越後參議景勝加賀參議利家皆發。三月朔，關白入朝陛辭。天皇下詔錫節刀。二日帥兵十七萬發京師，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使安藝參議輝元留守京師，大和大納言秀長守

大阪

逸史氏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之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懷德堂

越師賀師自東山入。大君發甲兵助之。松枝城主大導寺政繁扞之。阪本不戰而潰，進圍松枝。十日，大君次長窪。豆之諸城多潰。岡崎處守本多重次受命外次，空城以待關白。意以為失守，忽忽不樂。及關白至，不迎不謁，曰：此非吾君也。關白再三召之，固辭不入。關白至吉田，雨霖川，渡伊奈忠政白曰：請需霽而濟。關白曰：吾聞軍行雨中，臨水若不速濟，後軍必蹇。今女尼之者何答？曰：單軍枝兵宜速濟。今大師而然，溺歟必多矣。關白曰：善。乃留三日。十九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請間，曰：聞之道路，德川氏與相通，謀恐有變矣。關白遲徊淺野長政諫曰：需



事之賊也邪說不足信焉乃人月日大君至自長窪相見其驩留止數日本多重次以事至自岡崎會大君將人見關白趨進自後詈曰主君主君安作可怪有國者豈有假人以都城哉人若乞北臺亦且出而付之耶言畢而出時西人滿席皆眩然不暇大君左右顧曰渠爲本多重次我世臣也少長於寡人百戰不顧身寡人深愛之然資性狂率豪放老而滋甚廣座辱寡人如此間居燕見可知已公等幸勿爲意僉謝曰是夜又作也所親實踰所聞尊藩多名士可慶也關白聞之益弗懌廿八日進抵總原按圖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懷德堂

議戰大君曰分兵圍山中相韭山二城而某向函關渠父子卽來殿下請以大兵繼後一舉可禽二城取一而渠猶不出某當從間道入酒勾相留兵斷八國援路然後與殿下會直攻小田原破之必矣關白曰善但函嶺至酒勾得無敵城乎大君曰有新莊足柄鷹巢三城然人心不固望我大兵必懼而潰不然當蹂躪而過耳關白壯之使內府信雄攻韭山黃門秀次攻山中廿九日中村一氏以偏師薄山中一柳直末先登而歿師遂取外城進乘牙城秀次鼓眾繼之獲松田秀植間宮康俊其良也守將北條氏

左衛門大夫氏勝  
松田尾張

美濃守氏規

勝棄城而遁大君乃從間道踰函嶺三城果潰追躡多獲首虜遂進而軍酒勾小田原震駭松田憲秀相世臣而以邪佞固寵顯政導主以淫侈紀綱大頽暴斂濫刑民不聊生相侯昏愚不察也憲秀心知相之陷於覆亡乃因掘秀政潛納款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相侯恃函關之險以爲萬全及大君踰嶺諸城多陷甚恇怖廼與太公議山師決戰憲秀恐歿戰或勝欲促其止之曰敵鋒方銳不可當矣彼大眾遠來漕運不繼野無青草足坐而困之蹙其食盡而遁以逸乘勞如富山壓卵關白可生致焉相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懷德堂

侯曰善乃止內府信雄破韭山郭守將北條氏規勇而多機謀旅力絕人援臂善射撫下有恩士樂爲用屢出接戰所向皆披靡西師外傷甚多關白聞之愕曰內府非氏規敵乃下令禁戰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我師及相師戰于宮木野相破之湯基竹浦之戌皆潰奔小田原大師進傳小田原松田尾張潛使人謂關白曰本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卽營于此下瞰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間爲應關白大悅賞而遣之遂發役夫攀石垣設樓櫓糊楹紙於牆身以代堊一夜而畢隨伐前樹則城中可指點相人駭以爲神防禦

術窮九日關白移營于石垣與大君登櫓曰北條

在吾脚底喪無日矣當移公封于斯八國大君拜

謝關白耳語曰公得八國亦將治于小田原歟大

君曰不知後圖今且就之關白曰非矣其地在疆場

當令宿臣守焉我聞距此二十里有江戶武藏國豐島郡其城

太田道灌所築初名千代田城沃野廣衍控河擁海嘗按圖寔形勝

之區公宜都于此大君曰諾哉關白使諸軍圍城

數十重下令禁鹵刺使內府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

部將圍韭山我別將及長宗部元親加藤嘉明九鬼

嘉隆脇坂安治率舟師護糧運攻下豆相沿海諸城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十九 懷德堂

會于小田原軍中流言平內府源亞相與相侯通謀

將士皆危懼關白乃從左右數人與內府來我營飲

醺又與大君造內府營盡驪而罷訛言輒止賀師

越師與我甲信師下松枝以降將政繁為鄉導下武

之七城遂圍鉢形城主北條氏邦在小田原留守諸

將堅拒不下北條氏勝逃在其邑甘索相侯召之恥

而不出乃有譖言大君使人誘之卒出降氏勝福

島氏其少也以面首寵於北條氏康因受族也江戶

城主遠山景政在小田原廿二日守將舉城迎我師

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率偏師入上毛大君使本多

修理大夫康國原姓依田

忠勝酒井家次鳥居元忠平岩親吉松平康國助之

轉戰長驅下城寨十四行收兵至三萬次本田武關

白命助賀越師攻鉢形長政等以隸戰功微不肯遂

進自房入二總分兵轉鬪月餘得城砦四十八關白

嘉其功不責以違節度武岩築城主北條氏房在小

田原五月三日出兵夜斫蒲生氏卿營氏卿執丈八

稍臨谿擊之殪而沒水者三十餘人敵遂退松平康

國頗于總社為降將所害事起倉猝弟康貞單刀擊

賊殪十餘人定之大君使康貞襲封長束正家措

辨運事畢會于師初大君命多時糧曰大兵遠出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 懷德堂

曠日彌久穀必踊貴既而相中米粟狼戾價不騰

大君歎曰正家蕭何之才豐公善用入矣掘秀政之

從軍也沿道差人購牛數十頭眾異之及大兵踰函

嶺輜重困險秀政獨以牛運之士眾勞逸懸殊一夜

風雨晦冥秀政令其營曰必有偷盜與其失鎧馬糧

仗於何人寧我同情者親罰取之乃起巡軍者三士

不得睡營中無事而佗營果多亡失人服其智筑侯

隆景守清洲關白患小田原不下駟召隆景謀之隆

景曰圍堅城莫如務饗士張樂令眾无倦色也城中

知我食多士樂竟無脫圍之期當不戰而屈吾先人

安房守氏邦

左衛門佐景政

常陸介重茲

妹尾下總

美濃守忠政忠勝  
長子

滅雲實。用此策。關白曰。善。乃酈酒。犒師。下令軍中。更番之餘。隨意高會。侯伯皆造茶房。設舞臺。迭爲賓主。關白大君以下。各自製新詞。被之筦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中益困。廿一日。淺野長政本多忠勝攻岩築門于南門。平岩親吉自東門。鳥居元忠自北門。皆疾戰。奪外城。將妹尾。延驍勇善鬪。殺傷相當。本多忠政年十六。刺華延驍之餘眾。走入牙城。元忠進薄之。其士死傷百餘人。廿二日。守將乞降。曰。諸客皆勇。不可敵矣。但華表旗一軍最猛。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爲元忠徽號。元忠乃受降。石田三成。大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谷吉隆長東正家等圍館林。上守將固拒。城東南有大澤。城中恃險。不置戍。三成募民伐木。撤屋造浮梁於澤。三日而畢。四面齊登。城垂陷。日暮收軍。城中度不脫。飲宴徹曉。詰旦復進兵。浮梁俄陷。城中復修守備。三成患之。請北條氏勝諭城中守將。乃以城降。北莊侯堀秀政卒于師。年三十八。子秀治襲封。佐竹岩城相馬秋田等東陞諸侯。聞西師驟勝。小田原孤危。皆震怖。爭送款于關白。親往執謁者。陸續不絕。伊達氏始懼。發使乞降附。大君諭令疾來謁。六月。政宗從百餘騎。間關赴行臺。關白寘之山谷。使人讓其專橫。命

南部大膳大夫信直  
久茲弥四郎後津經右京亮

下總守氏長

悉致其侵攘之地。政宗謝曰。臣久生唯命。況土壤乎。關白乃召見慰勞。且曰。卿壯小戰。未觀天下軍容也。乃親興臨絕。指點列營。然後遣歸。左右僉曰。是放虎溪山也。關白哂曰。我示之堂堂之陣。彼股慄奉命之不暇。惡敢與我抗不血刃而定。與羽非爾所知矣。政宗退。謂其人曰。關白殆天授我矢。不攜貳。初。南部侯信直。臣有久茲爲信作難。討之不克。爲信取津刈。據之。潛如京師。結納近衛公。因得達於關白。遂造行臺。稱津刈城主。因自氏焉。若世襲者。關白子朱章定其封。於是信直赴行臺。遇之途。視其帶近衛氏花號。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畏不敢擊。見關白。訴焉。請討。關白以其先來。朱章既頒。不許津刈氏示列爲顯諸侯。津刈南上。途經南部。南部氏切齒爲絕其行。故津刈氏會同迂回取途。以到于今云。治部少輔三成。刑部少輔吉隆等圍忍。武城主成田氏長在小田原。守將善拒。西師屢失利。外傷甚多。關白令若侯長政及東陞諸侯師助之。長政使人諭降守將。守將許之。長政見三成告之。三成忌長政多功。給曰。我既得內應。當自南門入。子亦自他門進。長政門焉。城兵擊卻之。三成乃曰。內應謀敗。守將因無復降意。三成欲自以爲功。賭城帶大川。四面



多沼藪曰可灌矣。遂募居民築堤坊守將知地形不困水潛出其民應募以收錢帛三成貪功知而弗禁及就決川引之城才沮洳而四外浩渺西師不復得近城中高枕而臥後數日甚雨堤夜決漂營數十溺殺數百人三成深自愧悔。

逸史氏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說以間我大君幾誤國家大計淺彈正之降忍也又以忌刻之私壞其垂成之功隨恃擔板之見不復存博謀灌城之策疎拙自屈卽此三事其所操持施設可概知也已爲之上者立擯諸四裔以懲將來矣。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三

懷德堂

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爲爪牙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與意其泐忍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慎焉。

關白令堀秀治貽書相侯給曰若能及今納降封以武相二國又密書于松田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十四日憲秀會子壻議焉僉從之次子芽春號亡固諫憲秀不聽遂遣人約秀治從其所守門迎師期以十六日芽春夜以甲櫪自盛使昇而入

見相侯曰臣願乞一人之命以告大事相侯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有父歿十五日相侯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反間耳曰芽春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令佗將守其門秀治與諸將及期往旗幟皆異乃止芽春亟請免父相侯弗許。

逸史氏曰芽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四

懷德堂

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矣芽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賀侯利家越侯景勝下鉢形及所在城郭詣行臺獻捷關白無喜色二侯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子之功不爲不多矣然事在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將者當先屠一城而後受降不則有恩無威二侯聞之請屠八王子武以自効許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長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逸史氏以爲知言曰昔者尹氏彥明論季康子殺無道就有道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彥明嘉明其意暗合矣

井伊直政所部松平康重募礦夫鑿地道以泄湟水遂鑿入城中廿二日夜暴雨壞地道樓壁摧陷直政廼設覆道傍親麾兵入城縱火斬首四百級城兵亦傾力防戰天黑不辨咫尺且事倉猝無繼者歿傷頗多直政乃收兵城兵追尾遇覆大敗大君麾下望火光駭異松平家忠曰是無他我兵乘風雨入城耳報隨至小田原合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日始有斬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五

懷德堂

室與守氏輝  
中山勘解由  
狩野主膳正號  
一統  
金子三郎右衛門  
近藤出羽介

助六郎昭守後勘  
解由左介信吉後  
備前守

獲之功關白大悅賞及士伍廿四日師圍八王子賀侯門于南門越侯門于北門城主北條氏輝在小田原守將橫地監物中山家範狩野一菴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皆驍勇善鬪西師前後鼓譟肉薄而登縱火鑿戰殪屍盈巷一菴助實歿于北門家範歿于南門監物遁城陷二侯收俘馘送諸行臺關白乃悅後大君錄其戰歿之孤家範子昭守信吉等皆列功臣關白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爲行人入城申前約且曰關白猛士如林餽饌如山節鉞所指莫不銜璧輿觀今也斯城子立危在旦夕公若能幡然覺寤舍逆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六

懷德堂

取順則坐享二國之封先世之祀與天壤俱存孰與魚遊釜中靡爛在頃刻而恬然不知以貽嗤乎萬世吉凶禍福之機決於呼吸願迨今蚤圖之勸諭再三太公弗聽曰寡人跨有八國者數世今削其六不如歿之愈初關白使人書于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復書約降於是關白送氏長書于相侯曰城中離叛若此危迫旦夕相侯召氏長稱病不至怒拘之且聞八國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大君使人如韭山諭降北條氏規弗聽大君復使內藤信成往日相侯將降關白既許予武相以存其祀子室疾來議盟固約示以關白誓書氏規從之相侯氏直惶惑失度不踈盟約五日親造大君營請曰氏政以下皆宥歿一等大君曰寡人宥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羽柴勝雅以告關白見其不結約而遽至喜謂是可以擠矣乃曰皆如所請但其封境將以二總代武相當速致城氏直悅而退氏規適小田原聞之覺其詐大恚還韭山復脩守備氏直與書促降氏規不得已致城造行臺六日氏直誅松田憲秀致城造大君營七日關白命撤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市正脇坂中書監諸門禁鹵掠大君使井伊兵部本多

中書柳原式部蒞焉。初，小笠原長忠叛降甲。甲入奔相在園中。於是，大君收斬之。九日，太公氏政與弟氏輝在醫員安栖所，歿命關白謂：「大君曰：北條氏沮王命，大逆無道，孤奉詔遠征，而不取鯨鯢，無以示天下。將誅氏政、氏輝，餘悉從寬典，何如？」大君曰：「唯命！」十日，大君整師旅入城。十一日，關白使人適安栖舍。氏輝見使者曰：「我既知焉，請浴而入。」與氏政偕自裁。關白梟其首于京師。放氏直及氏規、氏勝等三十人于高野。命百人之餼相夫人源氏大歸。相以後關白實氏直于界府。既而封以河內之田萬石。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七

懷德堂

尋病卒，無嗣。松田芋春從氏直去國，及其卒，乃廬仕賀國以終。舉世鄙之云。

逸史氏曰：北條氏建國五葉，厚自封殖，威振一世。當是時，苟能務德修政，以觀中國之變，赫然之怒，芟暴亂而拯倒懸，天下孰禦之？惜乎父子皆庸劣，偷安怙愒，以恣耳目之慾，姦邪顯權，民心日離，而恬如也。見豐臣氏藉雄武之資挾王室之重，以虎視于中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負險固恃，富強以動天下之兵，甘冒鯨鯢之名，國隕宗覆而後止，愚亦甚矣。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吾度北條，其不格明矣。豈成敗論

里見安房守忠義  
皆川山城守廣照  
宇津宮三郎左衛  
門國綱

之云乎哉

關白徙大君封于北條氏地，相豆武房二總二毛八國使其統內諸侯。里見皆川、宇都宮等為附庸，割駿遠勢江之田萬石為行路敗獵之地。又以江田九萬石為朝宿邑。

逸史氏曰：徙封之制，非古也。蓋其君臣墳墓之地，而一朝委棄焉，大傷孝子慈孫之心。且失其民歷世愛戴之情，化淳為漓，庸可訓哉！是以先王慶讓之典，增地削地，皆就其封未嘗移而易之也。夫參國我墳墓而關白弗察焉，大君宐有所請而忽然遠徙，不復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八

懷德堂

回顧者豈有佗耶？蓋以豐公不學，亡術，悞於理義，又其喜怒難測，不可撓拂也。大君其如之何？抑是制在爭亂之時，似有不得已者。蓋疆土日啓，所酬功勞不能不腆，而其人多非世襲舊疆，割盡新壤有餘，故有所移易而黜陟亦行乎其中矣。雖然，賢而移，諸善地猶可也；不賢而徙，諸醜地醜地之民何辜？自非權度精審，樂循理者不能處其空也。若豐公蠱率之資，固不足責焉。我大君異日致太平，猶且因循未改者，亦唯權時之制，勢不能不然耳。特至於後世承平，當有為之時，依然相受，以為永制，則不能無憾矣。或



曰是制也。蓋病於侯國之富厚累世。民心固結。將來致尾大不掉。若唐季藩鎮。所以默銷其禍。乎未萌。烏得容喙。易所謂童牛之牯元吉是也。曰惡是何言也。國不富厚。奚以爲教。民不固結。焉足言治。夫封建之設。各世其土宇。以環衛京室。乃得衆得財。固其職也。所患獨在長天下者。驕泰汰虐。以失諸侯之心。已矣。舍我醜忌。彼美殆不可救藥。且如其所病。宜莫若與薩諸巨藩國家。於是概無所問。移易恒在。郡侯已下。非童牛是童狗。何爲假牯而後吉。至近世。有德大君開中興之業。英明所燭。有見於此。乃停廢是制焉。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九

懷德堂

者三十年。識者以爲盛德。今而復其舊。惜矣夫。

徙內大臣信雄。封于我舊疆五國。信雄辭不受。關白

怒曰。內府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

辭者何也。乃執信雄。放之秋田。羽收其封尾勢。封甥

秀次。于尾及北勢五郡。封加藤光泰于甲。初。關白壯

時光泰以微者。從守橫山。自奮與湖越兵戰。得出身。

三木山崎柳瀬之役。皆有功。累食四萬石。關白愛重。

念擢用。於是首得大封。遂封中村一氏。駿十四萬石。

池田輝政。吉田十五萬石。堀尾吉晴。濱松十二萬石。

森忠政。川中島十二萬石。田中吉政。岡崎十萬石。山

對馬守一豐  
玄蕃頭豐氏  
越前守久秀

兵部少輔秀政

參議秀雄

內一豐懸川五萬石。有馬豐氏。橫須賀三萬石。其餘行賞有差。故嘖侯仙石久秀私從師。關白錄其舊功。封小諸。信五萬石。小笠原貞慶嘗獲罪。關白於是關白奪其邑。濱志以封石川數正。食十萬石。貞慶子秀政逐來仕。大君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故世子信康女妻之。次年關白遷信雄于豫。至文祿中。召詣大阪。予其子秀雄大野。越前之田五萬石。信雄尋屏居伏水。祝髮自號常真云。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葬。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哉。雖然。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

懷德堂

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儒。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己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我大君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知慮不及于此。一言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關白不能平於本多重次。乃謂大君曰。重次無禮。

遠江守光泰

式部少輔一氏

三左衛門輝政

帶刀先生吉晴

美作守忠政

兵部少輔吉政

足利成氏政氏高  
基晴氏義氏並左  
兵衛督或左馬頭  
左兵衛督國朝

於孤盡爲孤罰焉。大君不得已廢銅重次潛予祿三千石尋卒云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還米澤關白使上杉氏收其地蘆名義廣請得舊封會津關白弗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大吉隆爲檢使驅理與羽之田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總督其事遂論東陲諸豪功罪復除封邑古河足利氏五傳至義氏愈益衰絀義氏卒絕後者九年關白聞之曰故家也不可無祀求得其族國朝爲後食喜連川下之田五千石賓於我永世勿絕關白一日觀於鎌倉至鶴岡命啓源賴朝祠龕直上肅之曰子發於流竄孤起自行伍俱不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一 懷德堂

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孤爲寒族子則華胄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孤所以贏得一籌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聞者嘖嘖稱其磊落

逸史氏曰英雄心迹前後一揆展矣豐關白之尚友於源征夷也抑其不善孫謀身後姦臣誤事令生前之鴻業盛烈以旋天幹地者不拯忽諸之亦胡相肖之酷也是可嘆已

十四日關白率師東下嫉大導寺政繁相宿臣而首賣降鄉導也執誅之于江戶十六日成田氏長乞降

九郎修理

蒲生氏舊封磐之松島十二萬石

伊勢守秀俊

宮內大輔家次  
五郎左衛門忠政

關白以忍守將未降命氏長下之乃爲滅滅一等收其邑氏長女有殊色關白召而寵之次年因氏長烏山毛上五萬石云升八日米澤侯政宗迎關白于變宮關白嘉其憾而能珍也善遇之 大君分遣諸將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廼留大窪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八月朔解嚴入江戶悉除北條氏苛政示以寬簡與民更始統內悅服南部侯信直族九部政實叛土寇應而起淺野長政蒲生氏卿掘尾吉晴與伊達政宗引兵赴救擊政實降之關白至白河與以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四十二萬石封蒲生氏卿鎮護與羽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二 懷德堂

葛西大崎三十萬石封木村秀俊伊達氏特撫其故地米澤長井三十萬石初關白以會津予丹後侯忠興忠興辭曰是出於器使之任敢不唯命是從若或錄微功賞之願得小邦輔于京畿乃封蒲生氏云關白謂東陲強梗不易帖服乃召氏卿秀俊告諭鄭重遂振旅而還是月 大君改定群臣封邑論功行賞封井伊直政于箕輪毛上本多忠勝于緒瀧毛上榊原康政于館林毛上各食十萬石大窪忠世于小田原鳥居元忠于矢造毛上各食四萬石平岩親吉于厩橋毛上松平康貞于藤岡毛上酒井家次于碓氷毛上大須賀忠政

左衛門大夫康通

右馬助康成

小大膳定利

周防守康重原姓

松井

弥次右衛門家長

河內守重忠

掃部助信賴

三左衛門信成

于久留里<sub>總上</sub>各食三萬石與平信昌于宮崎<sub>毛上</sub>石川

康通<sub>總上</sub>于鳴海<sub>總上</sub>小笠原秀政于占河<sub>總下</sub>本多廣孝于

白井<sub>毛上</sub>牧野康成于大胡<sub>毛上</sub>菅沼定利于吉井<sub>毛上</sub>松

平康重于奇西<sub>武</sub>內藤家長于佐貫<sub>總上</sub>高力清長于

岩築<sub>武</sub>各食二萬石松平家忠于忍<sub>武</sub>酒井重忠于

河越<sub>武</sub>大窪忠隣于羽生<sub>武</sub>小笠原信嶺于本莊<sub>武</sub>

松平家廣于松山<sub>毛上</sub>本多正信于甘索菅沼定盈于

阿布<sub>毛上</sub>內藤信成于葦山<sub>豆</sub>各食一萬石佗並有差

九月朔關白還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于勢遠之田一

萬石後數年而卒云伊達氏以創地心實快快廻謀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三

懷德堂

作亂潛誘與羽民既有期日會大谷刑部嚴實民出

督責峻急十月與人訴焉刑部斬三人拘五人與人

怒不俟期而發殺吏卒數十人所在競起應之各據

城堡伊達氏以其失期不敢發越候景勝引兵擊賊

轉戰旬餘下數寨斬二千餘人以雪渡罷師餘黨亦

降散江戸城狹隘且惡至於階用壞船板初遷也本

多正信請修拓且曰階除最陋無待大寶恐爲四方

嗤大君哂曰是婦女之談耳不聽乃會有司急定

群臣城邑促期以徙多設草舍區處士大夫其食采

者挈挈權寓于邑長家及寺祠中皆徐圖土木經遠

邇揣輕重量散劇紆更番資用有給館傳不踰遷者

如歸至是而畢乃發使者如京師致舊封關白擊節

嘆曰是何神速因顧座曰德川處事非人所能及者

往往如此木村秀俊受封騎盈苛虐其民作亂陷都

城封內上寇充斥秀俊奔佐沼<sub>與</sub>賊圍之秀俊告急

於會津會津侯氏卿使人來乞師十一月氏卿率師

救佐沼會大雪使人櫂而前行至井索城<sub>與</sub>聞米澤

侯政宗有異志使人促赴援政宗不得已軍吉岡<sub>與</sub>

氏卿親往議軍務政宗愕然氏卿破賊二寨欲益進

兵政宗稱病不從氏卿行布長蛇陣備之政宗不敢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四

懷德堂

動名生賊邀戰氏卿奮擊破之遂拔名生政宗欲與

賊夾擊氏卿尾而馳則城既陷氏卿陳甚嚴整乃止

賊懼解佐沼圍氏卿招秀俊于名生政宗屢使人謝

無貳心氏卿令攻宮崎<sub>與</sub>以自償政宗乃伐宮崎下

之所在賊寨聞蒲生荐克多潰大君遣結城秀康

赴援柳原康政爲先鋒十二月石田三成以關白命

來請北伐中納言秀次帥師先發氏卿以大雪欲班

師虞政宗生變不果康政與若侯長政喻政宗送質

政宗聽命先還廿八日我世子秀忠陞從四位下侍

從尋遷右近衛中將先是朝鮮王昭使黃允吉金誠



一許箴之。隨對侯宗義智入貢。會關白東征。候伺五  
閱月。關白以琉球無報。知明不修好。心不能平。是冬  
遣允吉等還答書。有言孤欲假道於貴國。大舉入明。  
貴國其爲鄉導。復使柳川調信浮屠玄蘓偕行。允吉  
歸報曰。必有兵禍矣。誠一以爲虛喝。朝鮮王令誠一  
載酒。就使館以私問情。調信曰。西盟久寒。我邦欲尋  
之。而明未報我主。於是有遠伐之意。貴邦幸調停以  
通兩好。則必無事。誠一支吾。玄蘓作色曰。元人之寇  
我西陲。高麗實導之。故我欲釋憾于韓。亦已久矣。不  
釋而罷。調信玄蘓尋回朝鮮。懼始修兵備。關白又使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三十五  
懷德堂

西邊賈人如朝鮮互市以換聽動靜

逸史卷之七

箕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天正十九年辛卯  
至文祿四年乙未

○凡五年

十九年辛卯春正月蒲生氏以木村秀俊及伊達氏質歸會津五日 大君帥師北伐至巖築間氏卿報乃班師中納言秀次亦還 大君愛伊達氏雄才勸入朝謝罪廿二日大和納言秀長卒無嗣甥秀俊秀次襲封泉和紀 閏月會津侯氏卿如京師關白正木村秀俊罪削籍國除氏卿收祿之十五日 大君如京師拜封也氏卿告伊達氏異圖關白怒馳使召之政宗聞命即發二月入京師造貼金磔柱令捧而行前關白意粗解命詰問政宗枝梧不屈氏卿獻其通賊手書召政宗示之政宗陽驚抵掌曰字畫逼真但臣花押象脊令其點睛一月三易處是爲異耳關白索佗文書照之果然乃原之權留諸京師已而謂左右曰我非不知彼姦謀姑假借以安佗反側耳十五日 大皇勅賜御香於 大君大君入覲拜賜勅設賞花宴夏四月關白追思北條氏規勇幹封以狹山河一萬石蓋以存相祀也廿一日 大君至自京師初毛利氏以治所吉田隘陋改城于己斐於是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懷德堂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懷德堂

乎成遂徙治焉名之曰廣島五月九部政實復反煽動葛西莊內諸豪攻剽城邑所在響應與羽復大亂南部信直亟戰不克告急于京師關白以入納言秀次爲元帥赴援命曰此行當覆巢穴殄根種以剗平東陲凡事皆取德川氏節度奏敘伊達政宗從四位下任侍從兼越前守與蒲生氏卿將前軍皆之國出兵淺野長政掘尾吉晴監軍關白密謂氏卿曰孤審知政宗反計但彼邇來不疑文書巧設逃路膽略可用故曲加寬宥與平之日當徙彼於醜地以其地賞子功氏卿拜謝而行六月關白使人來請北伐且曰東北軍國諸務其便宜從事是夏關白遣對候義智復如朝鮮謂曰請速得明國要領不則我邦將先有事于朝鮮泊釜山浦十餘日弗報忿而還對舊置府于釜山守吏常數十人於是稍稍逃歸不日間然朝鮮益懼日議戰守擇將募兵繕器械修城池舉國繹騷秋七月 大君帥師而北柳原康政將前軍本多忠勝將次軍并伊直政監軍八月 大君次盤手與政宗下賊二城氏卿下三城上杉景勝討莊內賊下之秋田城介實季亦率兵赴援景勝遂入與克二城九月直政與氏卿議頒令禁鹵掠安集居民七日諸

將會南部信直。圍政實于福岡。地險絕。血戰累日。而不下。殺傷相當。政宗拔佐沼。斬三千餘人。壯內土寇復起。據險斷景勝歸路。景勝反擊。擇勝兵繞出。賊後夾擊。破之。禽殺賊魁悉。逐支黨。并伊兵部使人諭政實。以順逆。是時賊寨相次降潰。福岡孤立。政實度不脫。因納降乞減。久諸將乃誘執渠率三十餘人。銅餘黨數百人。于城燔殺之。時元帥秀次次三峽。諸將送禽秀次曰。是元惡。怙終不可不示顯戮。悉斬之。梟首于京師。大君分將士鎮護諸城。與羽盡平秀次傳。關白命徒伊達氏封于葛西大崎。趣遷以其舊土。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三

懷德堂

米澤長井增封蒲生氏。併食七十二萬石。後氏卿改檢爲百萬石。云葛西大崎新經兵革。田里蕭條。政宗益歛望。

逸史氏曰。詩云。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伊達氏不慎止。又載僞。宜乎蹉跌矣。

冬十月。大君及秀次巡視輿地。作圖整理疆場。修制。令明賞罰。除稅政。蠲逋租。招流亡。通商旅。課東陲。諸侯爲伊達氏城大崎。然後凱旋。廿九日。大君至自師。關白好兵。喜多事力。欲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面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

鮮成。襲竊有外征之志。憚輿議未敢言。初久無嗣。發東征命。之歲姬淺井氏始舉男。幼字鍾愛。殊甚。以是秋。天悲泣殆。絕歷月。猶忽忽不樂。或廢寢食。乃欲以大舉慰无聊。時明主翊鈞昏懦。國多姦臣。紀綱大紊。關白聞之意決。一日會列侯群臣。卒然謂曰。外國比年阻我命。實國家之恥。元虜之來寇。載於前志。本朝唯有神后之征韓。已未嘗開疆兵於赤縣。孤起自草萊。既踐上台。削暴殘。遏亂略。今而四海同軌。王室倚賴。人臣之榮。莫以尚焉。但掌中之珠碎而不還。哀疚之餘。殘喘將罄。人生無百齡。大丈夫豈可鬱鬱。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四

懷德堂

自隕穫哉。今以秀次爲嗣。使執大政。國家之事無足慮者。孤將航海遠征。滅明而一帝於華域。當先問罪於韓。韓服則驅其君臣爲先鋒。不服則殄滅之。然後度遼長驅。事非難辦。吾志已定。卿等以爲何如。聲色俱厲。眾駭汗失色。刮席不敢言。備前宰相秀家知其不可諫。前曰。洵是盛舉。竄軼神后。開關以降。實所未有。非殿下神算。安能與之。眾皆諾諾。關白大悅。奏請外征。乃下令造艦。艨艟巨艦。于勢使九鬼嘉隆督之。趣期晨夜。並作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時糧芻使人來告。大君寫豆地材。大治舟艦。令高力清長。



董役關白令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太夫  
人聞關白航海憂慙不食屢諫止關白患之乃輟親  
征趣命建行臺於那古耶肥前大起殿宇窮極壯麗廬  
舍環列規模宏潤所費百餘萬金役夫十餘萬踰年  
而就云是時民新免兵革拭目望太平及外征之命  
下天下驟然謗怨盈途朝廷雖駭其狂謀而憚威不  
能制也十一月我世子秀忠遷參議其右近衛中將  
兼武藏守如故關白田于吉良參鷹犬數千羅網置  
眾數百車至有力人臂鵬鷺以從者世以爲偉觀十  
二月關白定軍令以備前宰相秀家田爲元帥擇西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〇五 懷德堂

南海國諸侯分爲八隊主計頭清正加藤率一隊加賀  
守直茂銅島官內少輔賴定相良攝津守行長西率  
一隊對馬守義智宗式部卿法印鎮信松浦修理大夫  
義純有馬屬焉二隊分日迭爲先鋒豐後侍從義統大友  
甲斐守長政田黑爲第三隊兵庫頭義弘津島壹岐守高  
政毛利民部大輔祐丘伊東等爲第四隊左衛門大夫正  
則福島土佐守元親長宗爲第五隊阿波守家政蜂須  
雅樂頭親正生駒爲第六隊筑後侍從隆景小早來目  
侍從秀包毛利左近將監宗茂立花爲第七隊安藝宰相  
輝元毛利爲第八隊大隅守嘉隆九鬼中務少輔安治脇

左馬助嘉明加藤出雲守康親來島等將水軍大和納  
言秀俊豐臣尚弱藤堂高虎攝屬水軍兵凡十五萬俟  
期航海大君及大納言秀俊加賀宰相利家田前越  
後宰相景勝上杉會津宰相氏卿生結城少將秀康津  
少將義光最等畿內東北道侯伯數十名從關白于  
行臺遙爲聲援右京大夫義宣佐竹陸奥守政宗伊達  
膳大夫信直南等隸大君兵凡十萬又團結遊軍  
六萬人岐阜少將秀信織田左京大夫幸長淺野右衛門  
大夫秀政中川治部少輔三成石田右衛門尉長盛增田刑  
部少輔吉隆大谷內膳正武則榑谷東市正且元桐片等分  
逸史 卷之七 十九年 〇六 懷德堂

將之以備後援作朝鮮地圖徧頒諸將期諸道兵以  
次年三月悉會那古耶處分既定乃立內大臣秀次  
爲嗣俄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然軍國機務太  
閭皆躬處決秀次無所預焉故事父歷關白子亦爲  
關白則稱父爲太閤云  
逸史氏曰有豐臣氏當韃靼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  
錮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  
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勲蕩然  
掃地矣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亾之殃焉徵我大君  
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

爲之歎於乎天也矣。

舊幣方板金之制。其來尚矣。至足利氏。以其割切不  
便。別鑄金錢。重一錢二分。又行沙金。天正戊子。太閤  
悉銷方板。改鑄之。爲大小鈔金。與金錢沙金並行。時  
關左梗塞。新幣未布。東土而砂金秤量煩碎。不副急  
人苦之久矣。是歲。大君請停沙金。召京師金工。光  
次更造。櫛樣大小鈔金。與金錢並行於關東。小鈔重  
四倍金錢。大鈔什倍小鈔。世便之。

文祿元年壬辰春正月。太閤召加藤清正。賜以章旗。  
小西行長。賜以駿馬。清正太閤姨弟。系出於藤公道。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七

懷德堂

長以孤鞠於太閤氏。行長發身於藥戶。二人皆驍勇  
善鬪。矜伐不相下。及分東肥。而侯亦不修隣好。清正  
負系譜。心鄙行長。是日拜賜。而出。顧行長曰。我當以  
此章旗。宣威殊域。子以何旗。爲行長應曰。我將以朱  
圈。巨紙囊。揭竿首。囊蓋藥戶招牌。清正笑而止。自此  
尤隙益深。行長聞丹人內藤如安讀書。屬文署爲記  
室。欲己姓氏遠布異域。使如安冒小西氏如安任飛  
驒守。故明人呼爲小西飛云。二月二日。大君帥兵  
萬五千。發江戶。令榊原康政輔世子處守。康政請從。  
大君不聽曰。留守重任。非卿不可。十日。天皇幸

後藤莊三郎光次

聚樂關。自秀次享之。儀如天正戊子年。十六日。大

君至京師。十九日命徒忍。城主松平家忠于上代。總  
以其地封公子忠吉。食十萬石。三月。大君及征韓  
諸將相次而發。京師廿六日。太閤發京師。時兵革日  
久。上下事武。知字者唯浮屠已。初或請曰。是役也。外  
國必有使簡往來。宜擇有文才者。從行。太閤笑曰。當  
令彼用我國字耳。於是擇僧永哲。靈三。承兌。以從。夏  
四月。抵藝造。嚴島祠。駐師。禱之。令左右取錢一緡。祝  
曰。投而多面。必得志矣。揮手一擲。每錢皆紅。師衆相  
傳歡呼。太閤大喜。隨納錢于神庫。蓋預粘合二錢。作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八

懷德堂

兩字云。

逸史氏曰。豐公似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  
冊上有是事哉。蓋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  
亦可以爲一奇矣。

太閤至行臺。諸軍仰給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耶。  
舳艫相銜。旗幟蔽天。以風波泊于風本。壹居旬日。風  
稍殺。小西行長潛合部下舟艦。乘夜而發。抵豐崎。  
及曉。諸將覺之。加藤清正大怒。與諸將飛舸。追尾。風  
濤益怒。不得前行。行長衝風發。豐崎自起。令水手矢以  
焚危。而達于釜山浦。實十三日也。釜山僉使鄭撥出。

獵聞警狼狽而還。行長隨圍其城。一鼓拔之。獲撥遂分兵拔西平浦多大浦。獲多大僉使。與信行長執訊問要地。答曰。西北三十里有東萊。朝鮮蓋以我六町爲一里。行長謂衆曰。我欲休兵。弛勞然。東萊聞敗。則守備必嚴。今乘其未定。先取之。如何。衆皆踴躍。十五日進圍東萊。肉薄而登。城兵潰斬首千級。其府使宋象賢堅坐受刃。而次行長嘉其節。殮葬而標之。進拔梁山鵠院。分兵長驅郡府州縣。望風降潰。其巡察使金晬自晉州赴援。東萊路聞敗。恒撓卻走。行檄列邑諭民避兵。慶尚右道頓空。十六日加藤清正入釜山浦。進攻慶州。燕之守將棄城遁。追斬首一千五百級。連日麾衆長驅。所向披靡。無一人抗者。於是諸隊舟艦相繼皆達矣。朝鮮王盼聞警。大懼。首以李鎰爲巡邊使。遂差諸將分守險要。鎰點兵於京城。皆市井白徒。無知戰者。旣而諸城敗報荐至。乃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繼發砬以宿將。自負。於是惶惑失度。人知其敗。或建言。日本人長於槍刀。請造滿身厚甲。王盼聚工晨夜並作。旣就。重而不堪用。乃停工。其備禦無策。率如此。行長圍金海城。黑田長政至伐樹芟麥填湟。而登守將徐禮元棄城遁。行長略定右道諸邑。初。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〇九

懷德堂

朝鮮以金誠一爲慶尚道右兵使。誠一晨夜赴任。行長與之遇。誠一兵走。誠一踞胡牀不動。命軍官迎射。瘞一人。我兵不敢前。誠一招離散。謀守禦。朝鮮王以誠一嘗謂日本爲虛喝。以誤國事。逮下獄。未至赦。之爲慶尚右道招諭使。以金功爲左道安集使。行長截其中路。不通聲息。其守令皆弃官而逃。行長欲取尚州。會巡邊使李鎰至。行長曰。韓人怯懦。生兵新來。亦不足畏。進抵善山。而鎰不知。或報曰。敵近。鎰以爲惑。衆斬以徇。布陳于州北。行長使數十騎往覘。鎰衆望見不敢言。行長拔尚州縱火。城中鎰望煙始使騎出。逸史

卷之七

元年

〇十

懷德堂



擊。蒞先走。瀾江。餘衆脫刃者皆死。水遂取忠州。加藤清正及諸將會行長于忠州。議分道入王京。清正行長爭道。撫劍詬罵。諸將居間乃解。行長自東路。清正自西路。西路隔漢江。行長使人竊往流其南岸。舟初行。長拔蔚山捉其郡守李彥誠。赦之。傳書於朝鮮王。諭降彥誠回而畏罪不敢發書。尚州之捷禽其和學通事景應舜。授以太閤書契。送還責彥誠報且曰。朝鮮有意興。概可令李德馨會我於忠州。德馨嘗接待我使者。故行長召之。朝鮮王計窮。使德馨挾應舜往。途聞忠州陷。德馨先使應舜往。揆加藤清正禽應舜。逸史 卷之七 元年 十一 懷德堂

人取其舟。遂濟。行長至驪水。江原助防將元豪據北岸堅拒。行長撤民舍結長筏。中流覆沒。死者甚多。會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召豪歸本道。行長得濟。王京留守李陽元聞之。奔楊州。五月三日。行長入京城。聞然無人。乃分兵守四門。四日。清正至王京。居十餘日。元帥秀家與群帥皆至。凡所得城寨留兵以守。烽燧相望。自釜山達王京。秀家命群帥分道窮追。自鎮王京遣部將入楊州。金命元之棄漢江也。其副帥申恪不從。率所部赴楊州。恪忠勇有軍略。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惲至。兵勢稍振。浮田氏兵與恪戰大敗。自我師航海至此始。韓人踴躍。命元在臨津。啓恪違節度罪。當外。朝鮮王使人即軍中斬恪及捷報至。遽命赦之。則恪既死。清正長政會行長于臨津。初朝鮮王遣申硃助命元守臨津。韓應寅亦往焉。我師軍于南岸相持十餘日。乃設伏伴遁。硃輕而無謀。見之促濟。應寅適至。亦麾其衆濟。伏起大破之。斬賊無算。擠餘衆于水。獲申硃及其別將劉克良。克良老而習兵。初見硃濟力諫。硃怒將斬之。克良恚曰。主將誤國事矣。我結髮從軍。豈畏死哉。與其屬先渡。及敗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射殲數人而後死。北岸軍望塵而潰。命

遼史  
卷之七

遼史

卷之七

元年

十三

懷德堂

元應寅走還王所。我師遂濟。自安城驛分路而進。長政自黃海道。清正自咸鏡道。行長自平安道。太閤符聞捷報。度明人必來援。乃發奉行石田三成。增田盛長。束正家等。遊軍六萬。往伊達政宗。請往許之。清正至永興。聞朝鮮二王子赴咸鏡北道。大悅。兼行十餘日。抵鍊嶺。與北道兵使韓克誠遇于海汀倉。北人善騎射。地又平衍。我師不利。退入倉中。會日暮。克誠縱兵圍之。清正命銃手叢射。丸皆疊疊。克誠敗走屯嶺上。清正夜伏兵於山間。乘曉霧四面齊登。敵驚潰。伏起乘之。克誠遁入鏡城府。追尾又敗之。禽克誠。朝鮮王子璵。王子璵奔會寧府。清正兼程窮追焉。行長至大同江。初朝鮮王入平壤。爲久駐計。以諛明救地險而糧仗充溢。人心稍固。及我師迫大同城中。大擾王殆。荐告急于明。遂議出走。行長使人報王京曰。平壤可指日而定。平壤既下。當飲馬鴨綠江。長驅入明。元帥秀家以全羅黃海諸部落未下。恐其孤軍深入。歸路隔絕。誠之曰。當俟舟師自全羅至。併力度鴨綠。行長乃令柳川調信僧玄蘇。以書召李德馨。諭降德馨來議。江中依違不決。調信玄蘇厲聲曰。今日之事。不須多言。女君第亟。衛壁導我師問罪於明而已。不

遼史

卷之七

元年

十四

懷德堂

諧而罷。六月十一日。朝鮮王奔寧邊。使相尹斗壽將金命元守平壤。兵使李潤德備江灘。我師營于東。呀相持數日。不得濟。命元遣別將夜斫我營。我師亂行。長厲衆格鬪。宗義智勦兵繞出敵後。夾擊殲之。其逃者涉自王城難淺處。行長望見曰。水可亂矣。麾衆從之。師畢濟。潤德不戰而潰。斗壽命元震怖。沈器械於池。開門出其民。挺身而遁。我師入平壤。得糧食十餘萬石。斗爲一石當我五斗。升五合以十五行長就次。平壤分兵四出。攻略日望。舟師報大友義統在鳳山。黑田長政在白川。小早川隆景在開城。與諸將列城寨。達王京。互爲應援。朝鮮王又走義州。虜懼我師如虎。所在竄匿潰散。於是沿道間無人聲。益發使于明。乞救。且求內屬。初我水軍將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嘉明。藤堂高虎等。泊釜山浦。欲自全羅海上出黃海道。與陸師會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龜船四十艘。次巨濟。鉅艦數千。繼之列哨船於唐島。高虎以快舸赴戰。奪其哨船百餘。遂縱火唐島。斬獲百餘。諸將遂議進取。所言各異。爭辨不決。廿四日。嘉明以二十艘先發。諸將爭起繼之。嘉明力戰奪敵舟十餘艘。舜臣陽退入洋中。我師鼓櫂競進。舜臣鳴鼓一聲。衆艦

廻舳合圍。飛矢雨集。繼以大礮火箭。矍矍粉碎。烟焰漲天。來島康親歿之。安治麾衆。猶前兵皆歿。屢以單艇免。我師大敗。後連戰皆不利。舜臣益糾合舟師。次開山島。我師不得前。全羅忠清黃海道等瀕海州郡不被。我蹂躪以待。明師至者。舜臣之力也。秋七月。明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三千及遊擊將軍史儒至義州。承訓問館伴曰。倭已走乎。答曰。尚在。承訓舉酒仰天祝曰。是天使我成殊勲也。十八日進次安定館。行長夜出。輕卒試之。明營驚擾。行長笑曰。此虜亦易辦耳。十九日行長與明師戰。安定迫以銃手。時霖雨彌月。承訓遠來。士馬俱疲。望見我師旗甲鮮明。馬皆龍獸具裝。悉覩氣馬驚而逸。我師鼓譟乘之。明師敗績。史儒中丸而歿。明兵殲焉。承訓單馬遠度二水而逃。尚恐追至。遂還遼東。清正追王子五旬而至會寧府。府使鞠景仁叛執二王子報曰。將軍以寡兵親來受囚。不戮一人。則舉城降。且曰。城中糧竭。王子已下不食三日。願得食。清正皆許之。從十餘騎而往。使數十人齎食繼之。偏裨皆以虜情叵測。諫止。清正叱曰。鼠輩作變。曷足患。不幸既不與王遇。今又狐疑而逸。王子悔。及也。藉令陷其計。當斬名王而後歿。亦我

## 逸史

## 卷之七

○元年

○十五

懷德堂

之分也。遂入相見。持食者陸續而至。虜疑有變。彎弓圍繞。清正連呵。語言不通。愈益相逼。清正急搜印印之人。給一紙。虜皆捨弓。羅拜。清正實王子於鏡城府。分兵護衛。善視之。聞會寧與女直接壤。以景仁爲導。率兵八千進入女直。女直俗土著有城池之固。善騎射。清正拔其一城。乃布陳排銃手曰。虜必復來。及夜女直果至。矢雨下。清正奮擊破之。追亡傳其城迫以銃手。鼓譟而登。虜酋大人皆逃竄。清正下令曰。我兵寡而無繼。聊耀我武耳。收軍而還。虜騎追躡連戰破之。清正殿而退。前後斬馘二千餘。所失囚裁九十人。

## 逸史

## 卷之七

○元年

○十六

懷德堂

女直破膽。不復尾。二旬而達鏡城。元帥及三奉行兩先鋒以諸軍餉乏。明國大兵且至。交章荐告急。太閤益發漕運。日會諸將議方略。初黑田勘解由孝高跋而勇。與竹中半兵衛重治並爲太閤機密。臣聰敏機警。所籌畫莫不合。或能出。意表。幕下目爲良平。重治蚤歿。孝高獨從事。太閤益信任。而心竊畏之。不欲建爲大藩。孝高揣之。恐取殃。及受封于中津。無幾告老。不許曰。子今中身。何老之有。答曰。臣雖未衰。而足既不良。近又覺癥結之疾。賤息長政既長。幸不甚驚竊恐一旦填溝壑。不及覩其榮。願使之蚤從國事。得以



慰鄙心。固請焉。太閤俞之曰。但勿廢帷幄之職也。因令長政襲封。孝高乃祝髮。自號如水。益見親昵。及是役。亦以自隨。如水嘗在其署。語旁人曰。出師之要在乎選將。今可能統大兵。定殊域者。莫若德川氏。其它則前田氏與我而已。浮田氏匪其器。故加藤小西負勇相讎。以私忌公。吾聞之。小西置法。加藤沮之。加藤布令。小西格之。所向唯務攻伐。而無綏御之方。故種人皆恟懼逃竄。我所得諸道。不生寸草。如此而欲平定。豈不難乎。太閤側耳戶外聽。而領之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我當親往。留而統大政。逸史 卷之七 元年 懷德堂

源亞相其人也。亞相一人在焉。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舉韓鼓行覆明。巢正帝號撫華。域實千載。一時卿等亟具舟艦。大君弗懌曰。某自幼事武。未嘗以恒怯自撓。今殿下與名公巨藩航海。某獨遺落在後。何恥若之。彈正長政離次言於大君曰。太閤孤愚矣。狂言則然。公勿以爲意。太閤彪怒。蹶起援刀。擬長政。利家氏卿牽裾諫曰。不須殿下下手不敬之罪。請議正典刑。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殿下戡定億兆。欲息肩乃猝興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民忍痛荷戈。老弱復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斂亾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航海則雄鎮大藩。無所統御。群盜乘虛譴起。四方反側子將響應。而雲合上有瓦解之心。下有土崩之勢。天下危機敗症一朝而駢至。源納言獨留亦末如之何。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編凶器布寬典。與民休息。可以興頌聲。可以祈永年。實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卿麾長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北宮內在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逸史 卷之七 元年 懷德堂

左京大夫幸長長政長子  
堺善右衛門

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震其威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徒知致外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自太閤之西旭臺憂念成疾疑以爲太閤既入韓左右百方解說不信也於是危篤太閤併程歸觀晦日至京師則旭臺既薨太閤大慟絕而後蘇引咎悔悵我世子秀忠如京師會喪是月大君遙授經講人城于江戸八月朔朝鮮李元翼李賡攻平壤小西行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十九

懷德堂

長邀擊走之十日元翼再至復伐破之浮田秀家攻朔寧拔之獲其守將沈岱岱爲人慷慨以國事自任以京畿監司在朔寧謀進復國都然書生不開軍旅一戰授首云筑紫上野介廣門從慶尚道入全羅道赴全州府守將鄭湛邊應井要于熊嶺戰而日暮卒破之斬湛應井其別將李廷鸞李洗堅守府城且多張疑兵廣門仰城以爲生兵新至難力爭焉乃封熊嶺尸標曰朝鮮忠肝義膽收兵而退全羅一道由是免我兵矣祖承訓之敗也攝津守行長擡朝鮮有羊群放虎之語聲言旦暮渡鴨綠義州荷檐而立明聞

聲息上下震駭明主翊鈞命大徵發以備東北知我兵鋒不可當也欲以講和紓事乃募能使我師者官市人沈惟敬多齎金幣如朝鮮關說惟敬浙民客居國都狡獪薄行都下有鄭四者嘗歸化在對久既還爲妓館隸惟敬蕩遊就鄭四刺取我國事乃欲際會以樹功射利人中大言我能知倭情又與兵部尚書石星委父袁茂狎飲星聞茂言召惟敬與語大喜薦之故有是命是月惟敬至朝鮮以書報我師界辭請和致金幣行長悅求面議遂與宗義智等陳于平壤城北十里盛設軍容惟敬從家丁數人至矯情示不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二十

懷德堂

懼行長曰若欲定和議當亟發使者航海乃約數條惟敬務欲弭兵以自功曲意承當應答如響因言歸取報而來期以五旬請以平壤西北十里爲界和兵不得出韓兵不得入卽踰期不至任客所爲行長許之乃以木標之而去九月三日地動九日詔敘我世子秀忠從三位任中納言初石田三成蜂須賀家政入江原道三成營原州家政營忠州家政與韓將元豪戰于龜尾浦敗賊三成將如王京與邊應井遇敗于馬灘毛利高政營春川豪轉攻之初勝輕進高政設伏敗之獲豪於是江原道無與抗者福島正

則令部將守慶州城。韓將朴晉攻之。守將擊卻之時。虜創造大砲。名曰震天雷。晉夜使潛放之。城中巨丸墜中庭。眾怪聚觀。須臾火藥發。震激若雷。鐵彈四迸。死傷百許人。守將懼而棄城。冬十月。太閤表請再詣行臺。

天皇勅勿入韓。加藤清正之北行也。鍋島直茂相良賴定等留守永興。徇下德原咸興等七城。徙屯咸興。清正已禽二王子及大人金貴榮黃赫等。反自鏡城至蓮下。韓將梅天率兵二萬據梁養山塞。歸路清正與戰于橋中。大破之。俘斬若干。餘眾皆潰。直茂賴定來迎。清正還。次安邊。益築全山橋州與直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二十

懷德堂

茂等竭心綏撫。土人愛戴。十一月。咸鏡道巡使李希得以兵三萬軍咸興城。北直茂率兵三千邀擊。疾戰大敗之。斬首千餘。希得遠遁。明得沈惟敬報。而和議未固。以天方寒。人多勸出兵。明主令李如松及弟如栢如梅等練兵出師。石星獨持和議。使惟敬復往。揆動靜。小西行長在平壤。曠日引久。惟敬過期不來。乃怒。戒戰。剋期渡鴨綠。會惟敬至。留宿城中。行長等傳譯密議。累日而去。語祕不傳。十二月八日。詔改元。文祿。是月。李如松至遼東。惟敬見如松。日和議既成。行長請撤平壤。以大同江為界。如松銳意於戰。以惟

與平下總守忠明  
明或作朝蓋誤天  
美作守信昌第四  
子

秀秋太閤夫人兄  
木下肥後守家定

第五子。原姓杉原  
後筑前中納言

太師冠者政村下  
野守義村下

敬為惑眾。叱欲斬之。其下曰。藉惟敬給敵而襲之。可也。如松乃拘諸營。誓師渡鴨綠江。初行。長收種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為間諜。四出探聽。虜中動靜。立馳報。於是韓大人柳成龍因事執順良。鞠而得實。一時逮捕無脫者。故明虜既至。而我師不知也。是歲。大君封公子信吉于佐倉。總食四萬石。封外孫與平忠明于小幡。上食三萬石。關白秀次奢侈無度。太閤欲遣征韓。關白憚遠役。推托不奉旨。行臺流言。關白有異圖。太閤不問焉。播人藤原肅年三十餘。唱學于京師。以事忤。關白避如西肥。豐臣秀秋在行臺。與肅有舊。邀為客。大君聞其賢。時時延見。訪以聖學之要。心敬重之。既而遊豐還京。師肅字敏夫。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父為參議。為純。世食播之細川。肅幼而穎秀。依僧東明讀書於龍野。播過日。成誦。號曰神童。度為浮屠。長遊京師。益肆力於學。貫穿百氏。而心不憚於佛教。及壯歲。患世無明師。奮然航海。將通明。阻風波而還。因嘆曰。聖人無常師。我亦焉。不學復適京師。杜戶謝客。反求之於六經。尤潛心於四子。新注曰。道在此矣。遂為儒。博采遺編。乃始表章。濂洛關閩之書。盡棄異學。以興起正道為己任。龍野城主赤松政村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二十

懷德堂



自肅之少。甚奇之。傾心敬重焉。及其在京師。使聘不絕。時邀咨問。禮待益至。韓人姜沆有才學。歸化在播。嘗見肅。驚曰。我朝鮮三百年間。未聞有如此之人矣。又曰。我雖播越于殊域。而以見斯人。為幸。學者翕然稱曰。惺窩先生名動一世。

逸史氏曰。在昔王室之盛。文教闡明。學校之規。科第之法。煥然大備矣。然承緒乎隋唐。聖言未晰。其所以為學。不踰訓詁詞章之習。乘以神佛譎誕之說。以壞人心。害政事。既而皇綱頽圯。四郊多壘。武人迭執國命。者四百有餘歲。典章文物。頽弊亾餘。所謂訓

逸史 卷之七 元年 〇二十三 懷德堂

詁詞章之學。亦厘厘影嚮乎浮屠間道之榛塞。可謂極矣。荷嗟天未喪斯文。誘衷於惺窩先生。自奮乎緇艾。以講明絕學。洛閩之統始揭於我邦。爾後運屬昇平。鉅人傑士相繼拔起。而今程朱之籍家。誦而戶藏。與天壤不朽者。先生實為之倡。先生之功。豈不偉乎。二年癸巳春正月朔。李如松遣別將查大受抵順安。佯報我軍言和議如約。沈惟敬且至。玄蘇以詩慶曰。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起聯扶桑島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小西行長大悅。遣牙將迎惟敬。大受飲之酒醉而殺之。徒隸死者十餘人。行長大駭。遣小西如安。詰

右衛門大夫秀政

修理大夫秀成

如松如松見如安於肅寧館。慰解還之。中川秀政戍水源。恃勇不做。一朝與左右臂鷹而出。為韓人掩擊而灰。無子。群下懼咎。報以親遇。變太閤弗懌。移書責其輕忽。削封五萬石。令其弟秀成嗣焉。食三木七萬石。尋徙封于豐之竹田。實岡五日。上皇崩。六日如松等兵五萬至平壤。行長始覺其詐。分兵登塼。七日明兵攻平壤。韓李鎰金應瑞門于舍毬門。城兵堅拒卻之。是夜出斫李如栢營。不利。八日圍合獨鉄東面。如松門于小西門。如栢門于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門于北門。祖承訓門于南門。以我易韓兵也。承

逸史 卷之七 〇二年 〇二十四 懷德堂

訓軍詭韓裝。不敢前行。長督眾拒于小西門。弓銃叢發。虜少卻。如松擇死士援鉤梯直上。我兵方翕力於此。輕南面不備。承訓乃卸裝露明甲。肉薄而登。城中大驚。急分兵捍拒。刀槊下垂若蟬。如松與如栢惟忠等已奪門三面齊入。火器並發。煙燄蔽空。我兵殊死巷戰。死者千六百。退保牙城。虜亦多死。收軍城外。虜之至也。行長告急。鳳山寨大友義統恒撓棄寨奔王城。行長知援不至。夜收眾蹈水度江。奔龍山寨。黑田長政聞之。自白川率兵迎。行長殿而退。虜不敢追。大同江以南諸寨相議皆撤守。會王城筑前侯隆景獨

大猷大輔元康

不可曰。初自承命。不念生還。明虜新來。當決戰以示我武。我齡已頽。然不足惜。且失一將。亦未爲損國事。今橫尸原野。使明國知日東有小早川。隆景不亦愉快乎。虜乘勝而進。則途必出于此。公等皆去。我獨當之。石田等三奉行。再三勸退。乃撤開城。違王城三里。而陳毛利元康秀包橘宗茂屬焉。十九日。明師入開城。三奉行恐韓人爲內應。收王城士民數百人。悉殺之。二十四日。李如松抵臨津。會水半泮。韓人編藤造橋。衆乃濟。二十六日。宗茂與明先鋒查大受朝鮮將高彥伯遇礪石嶺。力擊破之。斬級百餘。二十七日。如

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二十五

懷德堂

咽不流。我師所亡。裁百餘人。會天雨。水釋泥濘。如松奔坡州。衆皆遺棄甲仗。已而招集潰散。其左右親近皆歿。如松痛哭徹曉。旦日退兵東坡。朝鮮金命元等爭勸更進。如松曰。我昨未敗。多殺敵。但此地泥濘。不便於駐軍耳。二月雨霖不止。我師又已焚沿道山野。虜馬瘠且飢斃者殆萬匹。如松欲還。開城韓人力爭。責以大節。如松佯應曰。諾。遂策馬奔開城。唯查大受猶守臨津。朝鮮軍駐東坡。如松以勇武善戰。有名其國。推爲第一。平壤之戰。以和議給我。山不意故得捷氣。乃益驕。至是一敗塗地。始知我士衆之豪健。甲

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二十六

懷德堂

當發船艦護送。兩國無事。若猶豫不決。則我人兵北下。全勝之威。所向薺粉。雖悔靡及。公熟圖之。清正命記室以書答曰。俘囚進退。待我朝廷指揮。非闕職所擅也。我性好懸軍深入。且士勇而刃銳。糧饌不乏。貴國大兵能來則來矣。斯地疊山峻坂。橫前踰而來者。日不得過。一萬每戰斬一萬。四十日可了。然後才蘇指貴國。星馳電行。直搗巢穴。擒貴國之君。使華威臣妾於我日本。是我凱旋之時。仲纓大怖。蓬累而去。元帥秀家以諸寇充斥。發間使召清正。還會橋中。兵起清正進擊。平之。斬首三千餘。乃與鍋島直茂相良賴

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二十七

懷德堂

定等撤諸城兵。會國都柳成龍屢遣人開城請進兵。李如松應曰。天晴路乾。則常進。竟無鬪志。及清正反國。都明軍訛傳清正自咸鏡間道襲平壤。如松驚悸曰。平壤乃根本。即不守。人兵無歸路。遂揚鞭回平壤。時金命元屯臨津南。如松恐為敵所乘。命還江北。成龍聞之。陳退軍五不可固爭之。如松默然獨去。太閤聞明帥大至。使黑田如水淺野長政加藤光泰細川忠興毛利秀元等相繼赴援。朝鮮王之奔義州也。真重器於晉州。令金時敏以兵二萬守之地險而城固。元帥秀家議進剿。欲取晉州。遣光泰忠興等往焉。大

甲斐守秀元

敗而還。國都有龍山倉。積粟數十萬石。查大受李如梅潛兵間道焚之。糧食蕩盡。我師始窘。三月諸將會議石山三成曰。今餉饌既乏。虜又濟臨津而屯。潛路梗絕。左棄國都。退保釜山浦。以踈海運。清正曰。辛苦得國都。豈可輒棄哉。我以孤軍八千。破女直勁虜數萬。如拉枯振落。韓漢鼠輩何為當摧臨津。取其食耳。三成素嫉清正多功。乃作色曰。子能往則以麾下往。不得仰助於他隊。清正曰。諾。遂以其甲夜襲臨津。殊死戰。大破之。金命元涉水而遁。清正獲馬牛若干匹。悉馱其粟豆而還。三成益不平。初李如松克平壤鋒

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二十八

懷德堂

銳甚。因沈惟敬不復問和議。及碧蹄之敗。氣大索且。不習水土。海氣蒸濕。溫疫盛作。益圖結局。而我帥亦芻糧既盡。衆生惡瘡。行長最心折。思歸。韓人不得樹麥。餓殍相望。於是和議復行。夏四月。如松貫惟敬來見。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一曰歸俘。蓋送還朝鮮王子已下也。二曰割地。蓋割慶尚忠清全羅三道與我。還其他于朝鮮也。三曰入貢。四曰封冊。蓋修足利氏故事也。餘三事祕不傳。行長及元帥三奉行皆不學。以術以入貢為隣交之禮。以封冊為封太閤於明國。王喜受約。玄蘇等雖粗知字。亦記誦。胸習不識國體。



未嘗辨折其不遜。後雖知封貢爲國恥。而惟敬諳我情。欺罔百出。行長等甘心聽納。申報行臺。惟敬請先撤王京兵。以爲信。諸將勉強從之。十八日縱火城中。乘煙撤兵。步步相顧。分番輪殿。虜旣屯于烏嶺。懼不敢迫。師濟漢江。斷橋沈船。而退。筑侯隆景之策也。李如松聞成行。神稍定。始進兵。廿日入王城。柳成龍謂和好非計。屢極言之。如松陽許可。於是成龍見如松。請尾擊焉。如松曰。是獲我心。但奈漢江無船。成龍預具船艦。乃艤之漢江。以請如松不得已。使如松率兵萬餘。往半濟。如栢稱疾作。回棹。我師屯釜山浦。列營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二十九 懷德堂

波多三河守信時  
波多即泰

于蔚山西生東萊金海熊川巨濟依山擁海爲久頗之計。虜亦分守諸要。而不出。朝鮮兵灾日久。民皆四散。至是大飢。道殣益多。太閤正豐侯義統鳳山避逃之罪。放之於長。放其子義延於武唐津。肥前城主秦信時亦以怯懦奪封。悉分其地。賞有功。義統其先日能直源將軍賴朝庶子。冒外姓。建久中受任。豐後至義統二十二世。於是不祀。五月明遣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來請約。太閤聞封明王之說。忻然許之。厚享遣歸。令小西飛驒守如安偕往。遂命外征諸將歸俘。且喻屠晉州。快前憤。然後斂兵。以待和議之定。六月加

藤清正送還朝鮮王子。臨海君肆順和君瑋及大人黃廷或金貴榮黃赫等。清正待諸囚有恩。皆感泣而去。諸將合兵六萬。攻晉州。時朝鮮諸部大人金千鎰崔慶會黃進高從厚等以大衆入晉州。與守將徐禮元成守環竭力抗拒。我師環竹盾埋湟薄之城。固而矢石雨下。數日不得登。二十八日清正遣龜甲車裏以牛革募壯士。乘而進。穿城址。牆壞者三雉。清正與黑田長政鼓衆而入。諸將見之。四面齊登。禮元千鎰慶會等皆歿。斬首六萬。至牛羊雞犬殫殺之。無復噍類。夷城填濠。堙井。刊木。乃退。待約。秋七月李如松等逸史 卷之七 二年 三十 懷德堂

班師諸邊戍兵亦多罷。時明國衆言紛紛。獨石星堅持款議。沈惟敬與星親密。欺誕百方。故再有使命。及聞我師拔晉州。疑和議敗。拘小西如安於遼東。不許入。八月太閤季妃淺井氏生公子秀賴于大阪。太閤大悅。以軍務委賀侯利家而還。大君還至大阪。賀得嗣也。九月 天皇使右大臣藤原晴季。菊亭如大阪慰勞太閤。閏月我世子秀忠如京師。冬十月大君如京師。廿六日至自京師。是月朝鮮王昭復歸國。都加藤主計頭通和議。還諸囚。快快不愉。以小西如安久不還意。和議不成。十一月攻安康。大破其師。是

冬大君延聘藤原肅開講筵詢訪治道太閤既得男將以爲嗣關白秀次殊無避位之志太閤亦難言之乃欲爲關白別築大城以大阪與秀賴幸明國和議既起外事有間先下令量留行臺及朝鮮屯戍自餘諸將皆罷還以備興作賀侯亦還至大阪是歲太閤收前後韓明之賦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爲耳墳朝鮮荒殘之餘殍尸盈野猛獸爭出人皆苦之而我諸將曠日無事乃議校獵屢圍山澤毆虎豹豺狼弓銃殫之如麻或斬或暴韓人疎身闚觀相傳皆吐舌又設檻牢多獲生虎豹以獻太閤嘉尚焉

### 逸史

#### 卷之七

○二年

○三十一

懷德堂

三年甲午春正月太閤命大城千伏水課天下國主城主輸大石鉅材區地受役所役二十五萬人二月大君令柳原康政賦役於統內遂如大阪關白秀次爲人昏虐屬中原無事志益驕溢日事遊畋荒淫亾度喜怒不節動輒手刃侍臣夜屢微行斫人于街路嘗出望見孕婦曰古有剗胎者其樂可想矣因命左右曰過望來一人聘及之附婦耳曰第亟行乃掬路傍晒麥反命曰是懷麥囊者非有身矣故臣謹取一掬以証之婦得危而脫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爲笑樂技精命中多必傷者上皇之崩數日而出獵

世曰爲殺生關白

殺生與攝政邦音相通也

於是黑田如水切諫

曰太閤櫛風沐雨以剗定禍亂春秋既高而凶器未戢實智士焦心肝之秋殿下以外甥得爲嗣位極人臣自公卿牧伯車馬闐門莫不望塵而奔走皆太閤之恩非殿下之功也及今不圖報效晏然以逞嗜欲士怨民怒恬不思省非至計也今太閤劄於外征殿下盍改過悔非請如行臺攝軍務焉太閤必悅富貴乃可保不則讒慝競興變不可測矣秀次不納參議氏卿亦恐秀次獲戾驟勸其航海請身爲先鋒亦弗聽三月太閤如吉野賞花大君及關白秀次菊亭

### 逸史

#### 卷之七

○三年

○三十二

懷德堂

右大臣晴季日野大納言輝資大和大納言秀俊加賀參議利家等皆從焉裝飾華麗騶從甚盛沿路觀者如堵牆遂如高野初太閤之觀兵於高野也辟穀僧興山挺身請降率眾僧奉行號令太閤嘉之以興山爲貫首後爲置一寺名以興山大夫人亦爲建青巖寺於是太閤見山中伽藍顏蔽圖修舉乃給粟萬石命興山司之夏四月太閤浴有馬溫泉五月大君適伏水視役遂如京師秋九月小田原城主大窪忠世卒年六十子忠隣嗣忠隣時爲世子傳以純良稱焉是月朝鮮遣使干明請定成保國冬十月明主召

小西如安自遼東趣國都。石星喜議行命道次厚禮接迎。十二月七日如安至國都。星親造客館盛設供帳。敬待如王公密喻已意。請用情完事。引以厚賂。如安忻然聽命。乃改約三事。一曰求封而不求貢。二曰封既定。兵在朝鮮者盡數撤回。三曰修好朝鮮。倍為屬國。不復侵犯。星取奏之。十四日明主延見如安。命星及諸大臣授如安筆札。面議於東闕。詰兵爭巔末十餘條。如安承星意。信筆解辦。彈數千言。務為恭順語。星又修飾改定。進之。封議乃決。刻日本國王印具冕服。以李宗城為封冊使。楊方亨為副。同沈惟敬逸史 卷之七 〇三年 〇三十三 懷德堂

往。惟敬嘗自擬和成己必為正使。及命下頗怨望。且曰我彘約七事。今唯一封惡得定之。星弗聽。是歲大納言豐臣秀俊卒。秀俊襲封于泉和紀三國。驕虐貫盈。一日遊吉野。臨蜻螟瀑斷崖。逼侍臣投水。侍臣志拉秀俊俱溺。云無嗣。國除。太閤以郡山和二十萬石封增田長盛。藤堂高虎攝軍在朝鮮。太閤授今治七萬石。以列諸侯。初高虎父源介江人。淺井氏微者。高虎蚤歲去而游事諸侯。皆不遂。得委質於和侯秀長。從事數有功。以勇敏著稱。累食邑至二萬石。太閤亦素器重之。故有是命。甲侯光泰與石田治部有隙。

加藤遠江守光泰

總田備中守元清  
出雲守秀秋後中  
納言左衛門督

三原隆景舊邑及  
大封太閤以三原  
為其湯沐邑一書  
以三原為實前者  
家矣

及在朝鮮三成毒而殺之。子貞泰襲封尚弱。於是成追譖光泰。且曰甲國重藩貞泰幼而駿實不堪焉。太閤乃奪其封。予黑野濃之田四萬石。徙若侯淺野長政封于甲。相夫人氏大歸有年。於是大君以妻吉田侯輝政。藝侯輝元筑侯隆景皆無子。輝元叔父元清之子為秀元。少而端良。宗人竊屬意焉。初太閤以秀秋為假子。因欲為巨藩。後心擬藝國。隆景時在大阪。揣其旨竊謂我宗國其生自藩。不容滋他族。以汨之。矧秀秋駑材乎。我且代宗寒責矣。太閤一日從容謂隆景曰。藝參議中身未有繼嗣。為之如何。隆景逸史 卷之七 〇三年 〇三十四 懷德堂

稽首對曰。賤族秀元材矣。已議為後。未敢請耳。太閤意塞。因曰善。夫盍亟告焉。隆景馳人報之。藝侯乃申請定後於秀元。隆景因請得秀秋為己嗣。太閤以筑亦重藩。悅許之。次年隆景告老立秀秋。退居三原。備謝絕世故。優游自適。隆景平素好茶事。及閑退。謂其人曰。夫茶室之設。主於儉朴幽邃。器物之需。適在雅澹。其親饋而手點。皆所以重賓主之禮。洽其歡心也。今觀世人造設競究。綺靡捐千金。以取一毫。是皆驕奢喪邦之階。或賤買貴販。以於賞鑒。是商賈之事。又以行禮為伎藝。迭議巧拙。沿流忘源。豈陸盧之意哉。



實可憎之甚者遂絕不復爲乃事簡編吟詠以終其身秀元後累遷從三位參議已而藝侯生子秀就秀元請而避之藝侯因分封之以長之田十八萬石云四年乙未春二月會津參議氏卿卒于大阪十月初太閤忌氏卿雄豪悔其大封及在那古耶石田三成譖之中以危言氏卿一日食於一侯氏泄血數升遂得疾蓋三成勸太閤毒之云氏卿告之國少愈力朝京師疾復動遂如大阪治養數月太閤陽善視之氏卿知見忌不自安乃修牋曰臣疾幸瘳朝鮮又平願提兵航海直掃定明國苟不得志不復旋濟未及上

逸史

卷之七

○四年

○三十五

懷德堂

而卒其疾革也賦國詩寓意其辭曰限有盤吹年登花者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蓋知嘗見毒也太閤覽遺牋知無佗志甚嘆惜焉令幼孤秀行襲封三月伏水城成太閤徙治焉已而真季妃淺井氏于淀以爲離城鵠首往反以供娛遊群下因以淀目淺井氏其居淀雖不久而冒稱不改云常侯義宣佐欲藉太閤威悉鋤統下豪族以併其地乃首設邸于伏水托會同厚貨于石田三成一日侍太閤三成為言其土豪強梗難制之狀曰是無佗輕侮殿下也迨今弗圖四方傲之大損威令太閤發怒命義宣剷除焉義宣

越絕書古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藤三郎秀行後飛騨守

喜辭還伏甲饗豪右三十餘名掩擊夷之由是所食至八十萬石淡德三成酬幣盈門

逸史氏曰夫二氏之舉所謂同惡相求如市賈焉邪聘其讒恩肆其殘暴唯務一時之利不復問永世之計悲夫出乎爾反乎爾蓋皆所以自殃豈能得徒殃入而止哉

夏五月大君東還留世子于京師密囑曰關白之惡稔矣難將作女聞變則當過往伏水太閤倘及難徑奔大阪關白以甘辭來招慎勿聽六月太閤下令始檢實天下田蓋總檢天下田振古所無云關白秀

逸史

卷之七

○四年

○三十六

懷德堂

次與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交惡二人時時短諸太閤關白自知汰虐多取怨每遊田齋甲仗以自備三成長盛聞之喜曰是可以擠矣乃告曰關白之畋有甲意不可測太閤大怒秋七月三日遣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等如聚樂詰問焉關白恐謝罪獻載書七紙以明無異志太閤稍霽威木村重茲初嬖於太閤爲三成所構而絀尋事關白甚寵機密無所不預三成忌之常使人間伺時重茲治水于淀四日女裝夜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輒知之報太閤五日昧爽關白使人來我邸戒世子朝餐土井利勝疑有變辭以世

常陸介重茲

大炊頭利勝

子未興使者去世子傳大窪忠隣令利勝奉世子奔  
伏水使者復來促忠隣故留使者而後見之曰世子  
赴約于伏水今行已遠矣關白聞之慨然太閤見我  
世子悅曰有是哉源公之兒也乃遣人來告變初關  
白恐列侯不佑已多予金帛致殷勤尤結納藝侯輝  
元請盟送載書之稿於是列侯各陳其總攬之狀是  
日藝侯獻其稿書迹皆涉不軌太閤發怒遣人召關  
白關白與親臣議之紛紜不決吉川修理曰君能行  
大事則假臣兵萬乘夜襲伏水可以逞矣關白弗  
聽八日遂如伏水太閤不見焉使如高野竣命付諸

逸史

卷之七

○四年

○三十七

懷德堂

僧興山時從者猶數百人石田三成斥之不得過三  
十人太閤奏秀次大逆之罪詔削秀次官爵廢爲  
庶人三成密諭興山勸秀次自盡興山悉會法徒欲  
爲乞一死弗果三成日夜勸太閤正典刑太閤乃遣  
福島正則等如高野賜庶人秀次死十五日秀次自  
殺親近皆殉焉十六日使者還獻元太閤不眦咤曰  
興山胡不情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暴白其叛  
大君聞變戒嚴是日發江戸道上遲回以待後軍至  
三島聞秀次死乃并行廿四日至伏水秀次好內菊  
亭右府晴季女美而嫠秀次娶焉其先夫之女亦美

秀次雖既承後而別受封爲尾勢江

漫四風

出羽守義光後山形少將

又取之母子並寵太閤最惡之又博求名姝自公卿  
侯伯至士庶之家凡以殊色聞者皆迫而漁致後房  
數百人稱嬪者二十餘人淫樂極醜晦日太閤併秀  
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  
冢木村重茲等親臣愛將多自殺其逃竄者皆索誅  
之往往夷其族重茲有男生二年奶者匿之得免後  
祿大阪長門守重成是也初太閤令田中兵部少輔  
吉政輔秀次吉政憂其昏虐隨方規諫秀次厭之命  
修津國河堤遂遠之及敗太閤嘉其忠盡善遇之太  
閤毀聚樂第徙諸侯邸于伏水分秀次封以賞群臣

逸史

卷之七

○四年

○三十八

懷德堂

徙福島正則于清洲食二十萬石三成欲遂興大獄  
以陷害列侯異已者乃誣淺野長政伊達政宗最上  
義光爲逆黨勒之於各邸鍛鍊羅織連累浸廣太閤  
命推之八實會有榜書曰最上伊達謀滅豐臣最上  
爲西霸伊達爲東霸太閤覽之笑曰是怨家姦計耳  
夫秀次逆黨者亦是類也遂皆宥之初淺野幸長有  
書佐片川藤介獲罪亡命三成潛祿之於是藤介擬  
幸長手造其通秀次文書三成與長盛謀而媒孽之  
發兵圍淺野氏以埃命黃門利家探知其寃狀爲發  
其姦太閤逮捕藤介一鞠即承乃宥幸長予之藤介

幸長祗殺之衆皆切齒於三成而太閤寵遇益隆

逸史氏曰鳴序秀次之昏採自足速凶然未有大逆

之心則其凶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

之事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凶也三成之譖

矣殃及池蘊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

界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

惑則雖有百譖人亦未如之何可不慎與

先是月波少將秀勝卒無嗣國除大人淺井氏以淀

臺弟托太閤氏九月太閤以淺井氏爲養女配我世

子秀忠生二男五女長大獻大君次駿河大納言忠長長女配豐臣秀賴次配京極若狹守忠高

# 逸史

## 卷之八

○四年

○三十九

懷德堂

次配加賀中納言利常次配越前少將忠直季爲後水尾帝皇后是歲明行人李宗

城楊方亨與沈惟敬至朝鮮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

撤諸戌會釜山以明情叵測未敢旋師小西行長亦

創平壤詭計不肯見宗城等明又屢促其行二使怵

惑惟敬辭以風潮不便禮節未定遷延竟歲

## 逸史卷之七



逸史卷之八

冥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元年丙申  
至四年己亥

○凡四年

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報款局。沈惟敬謂二使曰。我先往定禮節。乃從行長渡海。二使益疑懼。惟敬私獻太閤以蟒衣冠地圖武經及善馬三百。佞媚百態。彌縫封事而去。二月太閤命藝筑雲三侯修築。築河堤防。自伏水達大阪。至冬鳩功。云明二使日夜涕泣思歸。李宗城執袴子。最怯懦。惟敬欲專事。使人謂之曰。封事壞。倭將來捕。夏四月宗城微服遁。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一

懷德堂

一云秀賴將任中納言。未詳孰是。要之黃小虛任今不  
必究辨者。

太楊方亨泣問計。惟敬曰。第依我一意奉承。倭人已乃收宗城衣糧金帛。馳使報封冊禮節之完。明主以方亨充正使。惟敬爲副使。石星多發銀絹資。惟敬厚存問其家。惟敬請朝鮮王發使。朝鮮知和議未固。不聽強之。乃使黃慎者。隨五月八日。大君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三日太閤以公子秀賴朝見。詔敘秀賴從三位。任中將。六月明行人發朝鮮。諸將乃置戍于釜山。而凱旋。加藤清正與石田三成有郤。小西行長與三成善。行長欲陷清正。喉三成構之。清正歸自朝鮮。太閤怒。不見焉。清正造增田長盛曰。聞之道路。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二

懷德堂

二豎進讒。將賜我死。我有功無罪。子所知也。請子爲申理。長盛不禮。且曰。子欲渝雪。莫若與石治郎釋憾。清正曰。子則無禮。又使我屈。奸人。我有死而已矣。拂衣而起。俟命。私第七月三日。京畿陰霾。四塞大風揚。砂雨毛。十二日夜地大震。畿內尤甚。山崩壤裂。泥涌潮溢。民舍墊頽。人畜死者。算伏水城殿宇毀壞。壓死數百人。加藤主計率役徒二百人。馳入則太閤與夫人諸姬在庭。喜其疾來。清正因自敘戰勞。訴石田小西之誣。太閤見其瘦黑。泫然隕涕。清正曰。夜間倉猝。臣請備非常。太閤領之。乃分士衆守中門。石田治部等至。不納。三成忿而爭之。太閤聞之。目清正曰。勿禦三成。清正乃颺聲曰。令短小佞豎入。明日太閤召清正親詰問軍事。清正應答如響。事皆有據。太閤攬涕曰。女自襁褓。長我膝下。所爲皆能肖我。遂善遇之。大君言於太閤曰。盍馳使省問宮禁。太閤曰。善矣。孤當與公親往。遂出。左右不屬。而大君騶從如儀。近臣行扯。大君袖者數。大君不顧。眄太閤解劍授。大君曰。步履甚憊。以煩從者。大君捧持固辭焉。乃授井伊直政。太閤鹵簿亦隨至。太閤笑顧本多忠勝曰。內府醇良。孤審知其无妄。舉退朝。過方廣寺。塑像。

摧裂太閤手弓。罵曰。瞿曇我興大役。安汝于此。將以祈國家之福。今軀且不保。不靈甚矣。發乘矢而還。二十日太閤命修伏水城。改作正殿于木幡山。賦役于列國。益窮壯麗。八月明行人楊方亨沈惟敬舉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怒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列侯大臣皆陪位。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二使以爲誚讓。流汗。蒲伏不能前行。行長喻行禮。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畧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使。大君以下皆以位次著明衣冠。以行禮。惟敬等謂太閤既受封款。局圓備。既罷。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承兌曰。是大事。不當諱。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地罵曰。小西豎子。誑我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毛漢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掉。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三

懷德堂

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道。以證之。承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逸史氏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爲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四日太閤命驅使人歸國。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侯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爲期。拜筑前侯秀秋爲征韓元帥。念黑田氏前日言且爲秀秋弱也。命如水佐之。使熊本侯清正宇土侯行長復爲先鋒。謂行長曰。女罪當斬。姑假借以卒事。宜以功自償。沈惟敬以無復書屢因行長求之。不能得。太閤憫明人梯航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干。移書朝鮮責其罪。調信謂黃慎曰。再征之命既下。貴國速納三道。王子亦不可不蚤來謝。慎大恐。惟敬猶意其虛喝。冬十月行至那古耶。見沿道諸侯皆修戰艦。始失色。鞭船而去。朝鮮馳告變于明。楊方亨既還。畏惟敬詭報。日本受封。惟敬私多市蠻貨。以爲日本貢物。又僞撰太閤謝表。以進。案驗潦草。衆皆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方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四

懷德堂

亨首實。惟敬慚懼。明主置而不問。是月酒井左衛門

尉忠次卒。年七十二月廿七日。詔改元慶長。是歲

大君以女配會津侯秀行。西洋商船遇風。至土佐葛

城浦。舟人多死。太閤遣郡山侯長盛檢之。籍沒其載。

獲錦綺十萬端。絲十六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

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翼。大閤以奉獻焉。餘頒公

卿列侯有差。給蠻人以米酒雜貨。修船還之。

二年丁酉春正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踰海行

長屯金山浦。清正攻梁山。拔之。屯西生浦。移牒諸道。

慰諭種人勿驚擾。二月元帥秀秋及諸將相繼而發。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五 懷德堂

兵共十四萬。諸將大率前日所用。太閤以其既諳外

事。不復出焉。但置吏。那古耶督糧運。行長改築金山。

定爲元帥府。諸將連營列艦。周且津要。爲久賴之計。

傳令嚴禁。鹵掠。初韓人窘。我兵皆竄山谷。及和議行。

稍稍復業。於是復駭散。不能禁。諸道望風而潰。巢穴

震撼。國王昭奔海州。告急于明。行長怨清正益深。其

初發也。潛遣諜者告朝鮮。曰。和議之敗。職由清正。今

清正再將貴國長於水戰。宜及其未上岸。以舟師邀

擊。一舉必就禽。國王昭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

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同寮元均忌舜臣有偉畧。謂之

於是朝鮮坐舜臣以失機。誤國。逮下獄。以均代領其

軍。三月我師悉渡海。軍鋒有破竹之勢。朝鮮指顧可

定。而風濤日惡。漕運不繼。兵荒之後。所在無委積。諸

將不能進。勦聲言依約。割其三道。俾王子來謝。則班

師。明主珣鉤聞朝鮮報。大驚。以讓沈惟敬。惟敬佯曰。

是無他志。祇責朝鮮無禮耳。不久當去。乃遣惟敬先

如朝鮮。關說弭兵。又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綎赴援。時

人民凋殘。無應募者。乃遠點荆江川廣兵數萬從之。

諸臣爭攻石星倡封辱國之罪。明主悟。下星獄。後竟

瘦死。云慶尚忠清全羅三道朝鮮要地。初惟敬欲權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六 懷德堂

以收功。約割三道。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也。是

時明屢促惟敬弭兵。我日求三道。惟敬益窮。又聞星

下獄。不自安。所言反覆變幻。韓人最切齒焉。夏六月

筑前太公隆景卒。年六十二或隆景爲人。英邁沈毅。

起自三原。一城主。累功爲大藩。太閤敬重焉。屢引參

大政。屢倖忌之。竟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誠藝侯曰。

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

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則削弱之禍必至。

矣。子銘心勿忘。

逸史氏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



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知與。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凶。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鏖鏖。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爲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一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謫乎趨禮讓爲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爲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七

懷德堂

太閤下令諸將曰。韓明不奉約。則俟八月穀熟。進兵取全羅道。沈惟敬在南原聞之。貽書加藤清正曰。我邢總督大兵七十萬。且至。不若蚤退師。清正命記室答書曰。韓人恒懦不足。戰刀與明人快戰一場。乘勝入明。一炬燼北京。何慶如之。惟敬震怖。知禍逼。因小西行長請歸化。行長許之。邢玠次山海關。明總督軍地事素嫉惟敬。恐其再生變。誤國。令別將楊元率兵三千。先如南原。陰備之。於是惟敬自南原奔釜山。元追擒之。玠命下獄。後竟伏誅。秋七月。我水軍將佐渡守高虎。藤中務少輔安治。左馬助嘉明。加藤議攻唐島。

高虎安治先發。朝鮮以艤艘數百。邀之高虎安治。揮槍麾衆。戰甚力。嘉明後而至。與一巨艦遇。虜皆方纔。弓運矛。嘉明舞刀跳登其艦。虜駭懼。齊捨仗。而拜嘉明手。斬數人。衆畢登。遂奪其艦。而進。士氣益奮。大破之。全羅道以南原爲陸路。要關山島爲水路。要楊元守南原。邢玠又遣別將陳愚衷次全州。爲南原援。朝鮮元均守開山島。均湛酒色。不事軍務。人心離畔。楊鎬麻貴等既至。朝鮮朝鮮乃促元均進兵于釜山浦。均不得已。率舟艦而前。小西行長聞之曰。可也。八月。督舟師邀之。伏甲加德島。五日與均戰。絕影島風怒。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八

懷德堂

海立。行長回舟。僞遁。虜船衝波濤。亂次爭進。至加德島。虜皆渴。上岸取飲。伏興乘之。行長反擊。大破之。斬級四百餘。均奔巨濟。行長進薄之。均方醉。衆潰。追入斬獲。匹算獲均及李億祺等。別將裴楔知不可爲。縱火。開山營悉燔。糧仗而遁。於是海路始通。天津登萊皆可揚帆。加藤清正自西生浦入全羅。沿道城堡望旆奔散。進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趙宗道。柳文虎。我師遂分二道。赴南原。毛利宰相秀元步騎五萬。行長爲先鋒。自蜜陽浮田黃門秀家步騎五萬。清正爲先鋒。自雲峰韓將權標等屯雲。

峰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夜又上官復來。皆奔潰。師遂傳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兵庫頭義弘左馬助嘉明當之。愚衷不能出。我師圍南原。數重環竹盾架雲梯。守將楊元力戰累日。十六日我師支木煙。擊鼓譟而登。遂拔之。元踣足遁。其兵三千皆歿。愚衷初至全州。州無斗糧。而四外山中多貯米豆兵甲。蓋韓人苦明甚於我兵。不欲在州。且恐我兵至也。愚衷驅迫韓人入城。悉搬取糧仗。人情洶洶。及南原陷。州民作亂。廿日師進薄全州。愚衷懼奔公州。師館穀于全州。以休士馬。於是陸路洞開。全州以北皆瓦解。閑山之

逸史 卷之八 〇二年 〇九 懷德堂

又四郎正陰。韓人呼爲馬多。

敗國王昭大悔悟。起李舜臣於獄。以爲水軍統制使。舜臣入全羅道。間行達珍島。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臣至。大喜。遠近投集。我水軍別將菅正陰率二百舡進勦。與舜臣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麾眾健鬪。我兵大敗。正陰歿之。舜臣進駐古今島。患乏糧。時種人避亂者多。載財穀入海。舜臣作海路通行帖。令曰。沿海公私舡無帖者。以姦細論。乃差舡大小使納米受帖。皆通行無禁。不難納米。旬日得糧萬餘石。又募民鑄砲造舡。綏御有方。島中殷實。明水軍將陳璘至。古今島。璘性兇惡。行歐辱官人。故眾皆

栗山備後  
後藤又兵衛

母里太兵衛後但馬  
原弥左衛門  
菅六之助

原弥左衛門  
菅六之助

危。舜臣舜臣待之。禮恭法嚴。每接戰。讓功與璘。璘慚服。推舜臣爲名將。事一咨稟。無所掣肘。時楊鎬麻貴在國都。良縮不肯出。我師亦務持重。無進取之心。九月朔。毛利宰相秀元進兵。全義館甲斐守長政爲先鋒。燒夷近邑。七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栗山利安後藤基次與明楊登山牛伯芽遇。舞樂血戰。殪數十騎。長政馳之。登山伯芽退。踰川與生合。斷橋而陳。我師馮而進。復大戰。生等卻走。會明將李益喬劉遇節來援。兵氣復振。長政部將母里友信原種良菅正利等健鬪陷陣。秀元兵亦至。虜遂敗走。日既晡。我師亦劒

逸史 卷之八 〇二年 〇十 懷德堂

不能追而罷。一日昧爽。黑田氏營中驚擾。譟呼長政謂虜來襲。介而乘堙。戰之。有虎入廐食馬也。頃之。菅正利單刀跳進。斫之。虎傷而益獍。正利殆不免。後藤基次舞刀繼之。擊殪之。舉營易采。長政弗懌。曰。勇則勇矣。然渠等已爲偏將。佐我任國事者。今舍生與禽獸格。何居。眾乃服。冬十月。諸將以天漸寒。退師小西。行長屯松島。加藤清正屯蔚山。諸將鱗次堡塢。與益山元帥府相犄角。明李如梅陷谷城。遂攻星州。守將毛利季包筑紫廣門。擊卻之。以兵寡。遂走求禮。十一月。邢玠入朝鮮。雨雪累旬。士卒墮指。玠與楊鎬麻貴

等軍議曠日竟不能動既而明國所徵發宣大川廣等兵相繼皆至虜勢大振玠乃分步騎四萬爲三協李如梅將左協李春芳解生將右協高策將中協刻日進取朝鮮王亦分馬步二萬屬三協我諸將聞虜聲益繕城寨加藤清正留加藤清兵衛及毛利氏衆完蔚山壘躬往西生浦巡役十二月鎬貴率三協次慶州分中協軍于彥陽以備金山廿一日以左右協攻蔚山蔚山土功未畢役夫狼狽入城清兵衛接戰大衄挺身而返閉門堅守左京大夫幸長淺野率所部將之蔚山至彥陽與明軍隔山而宿明人夜潛兵掩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懷德堂

我後軍取之迺始覺虜在近幸長怒揚策馳之部下諸將諫曰衆寡必不敵請直入蔚山弗聽環山冒明陳戰不利且鬪且走以達蔚山蔚山與島山連壘虜迭進攻之益急諸將捍禦甚力殺傷數千人我兵亦多損傷既而食盡城中大窘清正在機張幸長馳使告急清正驚曰彈正嘗托京兆於我我不可不出死力矣乃勒兵五百人齎米鹽輶船而騁與虜哨船遇擊走之虜在岸上者數萬懼不敢感遂得入城二十六日虜合兵四面仰攻城中投以大木鉅石殪數千人虜懼而退清正夜出斫虜營復大獲二十七日

清正巡城中坐在指揮虜自城北山上瞰視城中相距六七百步以佛郎機狙擊丘上蓋粉者數人衆愕貽欲避清正堅坐叱曰勿動既而丸復至迸丘前清正自若虜謂失準低乃擡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清正曰可也與衆爭起而下虜望見大喜準此頻頻虛放衆服清正膽勇機警虜休戰分兵斷沒道城中屑紙和雪咽之時天寒虜亦凍死數千人一日昧爽虜設伏四面焚攻具撤圍而走諸將欲追之清正望曰是誘我也軍後無殿舉火示走且乘曉將感我於明也固閉不出既而虜多從林薄出圍復合衆益服清正

逸史 卷之八 二年 懷德堂

以救援未至佯約降緩師黑田如水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人報金山越援元帥秀秋率步騎三萬而發阿波守家政佐渡守高虎中務少輔安治將兵二萬自昌原攝津守行長以舟師自海上孝高使甲斐守長政會師于西生浦刻期同救蔚山明規梁山虛驅韓人來襲孝高連戰卻之孝高在軍綏御有方種人愛戴息肩者多矣是月太閤以江國密邇京畿而土寇易動命悉撤其舊鄣是月我白井上毛城主本多廣孝卒十七是歲太閤錄丹羽氏舊諛徙松任侯長重封于小松賀食十萬石廢君義昭足利卒于癸卯年十一

越前守廣孝初豐後侍從并加賀守長重



官內少輔高吉丹  
羽長秀季子爲高  
虎養子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十三

懷德堂

三年戊戌春正月朔。元帥秀秋擊高策于彥陽。破之。明牧務遠將兵一萬至般丹。募韓人將擣金營。虛二日留守中納言秀家。令左近將監宗茂率騎八百邀之。宗茂夜襲般丹。燕之務遠倉黃先遁。虜大潰。俘斬甚衆。三日秀秋與諸將鼓行指蔚山。楊錦麻貴震怖。不知所爲。下令軍中曰。詰旦撤兵。軍大亂。至夜鎬先遁。四日黎明。後藤基次出謀焉。濟水得一馬鞋。曰。是邦制也。卽回獻之。曰。騎有濟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矣。麾衆而馳。直應明後軍。大兵從之。峰須賀等自昌原至。藤堂高吉尚弱。以銃手逼虜。舞槍冒陣。小西氏兵亦自海上至。蔚山諸將望之。鼓噪而出。三面夾擊。虜大敗績。委棄甲仗輜重如山。我師追入。逐北斬獲無算。明將唯吳惟忠茅國器苦戰殿後。故虜有得脫者。吉川廣家追之。縱橫血戰。虜皆披靡。惟忠國器挺身走。清正望見曰。雙黑徽號爲誰。或曰。雲侯也。清正嘆曰。此夫特壯。七日五畿大雪。初會津侯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矢以死群下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薤髮示意。太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私相殺者。太閤

堀左衛門督秀治

乃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鬱宮。上食十八萬石。徙越後景勝封于會津。割其舊封羽之莊內與之。合食百三十萬石。徙北莊侯秀治封于越後。食七十二萬石。逸史氏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爲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爲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厘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爲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斯。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十四

懷德堂

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嘗目之爲霸學焉。霸也。有一叟實受業於其門。與吾先子友善。每談及學術。或相訾警。而叟固執師說。枝梧不屈。先子舉此會津論。則叟輒頻頷曰。吾夫子錯此一著。蓋是義也。雖其信從之徒。亦深以爲非者。若此理義之悅我心。弗可改耳。

前田法印女以

太閤從容謂篠山侯玄以曰。貴賤誰無。必雲於月。風於花。人說來。茲鬼爲抵掌孤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山。令婦女不出閨閣者。遊騁乎山間。供帳華盛。飲饌豐侈。以窮娛樂。於一日乃命玄以及甲侯長政郡山

侯長盛佐和山侯三成水口侯正家大繕三寶院飾山谷開林麓起臺榭鑿池沼列廬舍鑿道路務使資用充物無所闕焉

逸史氏曰昔者趙孟語倫叔孫穆伯乃卜其死焉豐臣氏驕奢既極死期將至不念天下大計汲汲於宴安其發乎言嘆者如此之儉當時識者必有知其不長者矣噫

明聞楊鎬等喪師以萬世德代鎬二月世德與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率南兵先後皆至邢玠乃分爲水陸四路李如梅將中路麻貴將東路劉綎將西路陳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懷德堂

璘將水路各配生兵然我銳未敢前明又俄召如梅還命董一元代之故勢益沮我師以固根本爲務分爲三路以扞蔽金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益築西生機張西路則行長據順天與南海營相望襟帶山水最爲扼塞中路則薩侯義弘據泗川北控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行長水師番休濟餉來往甚便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爲華麗新奇令京極宰相高次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茶房酒亭彈巧以伺候顏色上

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驕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隆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爲盛事

逸史氏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慾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側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太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乎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太閤益勦外征夏四月使人如朝鮮量留元帥秀秋及清正行長義弘幸長等十餘帥以兵十萬屯焉其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懷德堂

餘皆撤還五月太閤命再造方廣寺大像嬰疾而止六月太閤疾病召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孤聞列侯與我群臣交爲讎隙心相危害孤不在禍且作汝等居間使同心輔吾兒十六日大會侯伯守令及文武諸司五子出傳命衆皆曰殿下千秋後當戮力奉嗣君誰有異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執不敢奉命再三喻解弗聽五子復命太閤愀然見大君告之曰此煩內府大君出申命衆對如初大君作色厲聲曰諸人明言戮力奉冲子靡有異心乃各積怨毒心豈壹哉心旣不同何

以勳力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衆皆懾伏稽首曰謹聽命大君反命太閤大悅命悉賜食使五子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衆爭席無等班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忿爭喧嘩一氏親正周旋調停不能制人告大君大君復出按劍曰大閤悅諸人奉命辱設斯饗今乃若此大不敬余已爲諸人所賣復何顏見太閤座間皆敵我意決矣顧五子曰趣閱四門衆振恐失色同辭謝罪遂獻酬如儀叙驪而罷明日太閤聞之見大君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辦之公之恩威素服群心

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十七

懷德堂

亦可以見吾兒雖幼後事不足慮公幸撫孺子以鎮靖天下大君亦歎欬而退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廿二日太閤召見慰勞焉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差秋七月太閤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大臣無所統一旦海外禍結班師既不易外國或乘我喪追凶來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變故叵測能靖斯難者唯有德川氏不若迨今授以大任之愈我家亦當賴以保無事乃諗大君曰孤歿難且作今以天下付公公空竭心力致太平阿拾秀賴幼長之後公幸量才處置大君攬淚曰中將雖幼既爲通嗣殿下

百歲後誰不奉戴然世變難測願以殿下神明妙選賢輔以貽孫謀某老朽迂拙曷以膺重任太閤曰孤思之審矣不用遜讓大君固辭而出太閤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以天授之資暴衣露蓋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付諸他人若以遺孤托臣等願以死奉之殿下總攬英雄爲日久矣今也謀臣如雨猛士如林後事不足憂也太閤領之天正中太閤置五奉行以彈正少弼長政淺野氏食甲國德善院法印玄以前田氏丹之右衛門尉長盛增田氏和之郡治部少輔三成石田氏江之佐大藏大輔正家長東氏江

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十八

懷德堂

之水口爲之參決大政命玄以兼京師所司代至是更置五大老三中老以大君其封關東八國及東及加賀大納言利家前田氏賀能越中其封萬石藝中納言輝元毛利氏藝周長石因伯雲隱備後及數郡予吉川備前中納言秀家浮田氏備前播磨及氏以爲支封四千會津中納言景勝上杉氏與羽二十萬石爲大老以式部少輔一氏中村氏駿十萬五千石雅樂頭親正生駒氏續帶刀吉晴堀尾氏遠之濱爲中老因命曰小事奉行議而行之大事大老坐而論之大老奉行所執不同或爭權生郊則中老斟量調停之又命片桐東市正

前田氏時從二位

毛利浮田上老並從三位



且元小出播磨守秀正爲孺子傳秀正與太閤同鄉里有姻而昵故有是命因諭曰善視冲子慎勿令異日與內府生事秀正尋以老病不堪謝就其封岸和田數年而卒且元獨任職云

逸史氏曰天下大勢豈易言耶我大君之於豐臣氏同爲天子三公爵位相次親爲舅甥非有君臣之迹特以勢相係屬耳原其始大君與織田氏並爲侯國豐公我外臣已然豐公乘風雲之會以歎定大難位極人臣爲諸侯首然後與我修好通昏則不復得以敵國相抗禮焉豈非勢也哉王室旣卑

禮樂征伐自豐家出海內列侯皆奉其約束與豐氏家臣駢肩接武黜陟慶讓於是乎在則謂之非君臣也難矣雖我大君名位之隆而惡得獨自異焉是亦勢也雖然室町已降群雄割據豐公起自匹夫粹以號令諸豪恰如項羽自稱霸王分天下立侯王又如漢高當初以漢王居彭諸人之上也謂之君臣分定則未矣國家肇統海內稽首而君臣之分則實定於元和之季於是乎與豐家之舊大有逕庭也是又今昔勢之所以不同矣後人不据今而議昔可也石治部之包藏禍心深甚我大君固也然其奉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十九

懷德堂

孤之議造膝之言盡忠於所事者未易奪焉則大老之命是以出矣亦勢之所必至也抑其老云者非天子之老也然則是豐家之老而君臣之分於是定矣乎曰咈哉所謂老者權時假稱設以爲議大政之職耳非遽以定君臣之目也時有五奉行而石田諸人又或指五老爲奉行者今尚存乎諸書其一時假借初無定稱亦可以見焉上下不文之極名分不明者往往而然夫紛紜之論姑舍旃當是時豐孺子中將也藝侯以下三大老皆中納言也爵同爲三品賀侯大納言也我大君內大臣也爵同爲二品列卿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二十

懷德堂

相臣吾未之前聞況以槐府臣於棘寺羽林乎後世俗子動輒以君臣議之一唱百和皆眩乎時勢者唯君子斷以王制之班悠繆之談不改自破嗚呼尊卑混淆大倫乖亂天下殆哉岌岌乎唯斯時爲然竟以馴致異日滔天之禍生靈肝腦塗地之慘自非我大君之偉畧厚德得位得壽亂庸有極乎猗與天矣夫十六日伏水夜相驚列侯邸第爭集兵馬市民挈室奔竄移更而後止井伊兵部自藤森騁至大君介直政及天野康景等四出探聽反命曰初更石田三

成大野治長館。遽納甲仗。諸邸相報告。僉疑懼而倣之也。乃縛石田氏。僱夫數人。以至然。眾莫知其由。

大君亦不敢窮詰。明劉綎將攻順天。病城堅而小西氏善戰。欲以計擒之。乃僞申和議。請會盟。譯使荐至。

綎又單騎親出。示信行長信。而許之約。以期八月朔。

行長往赴期。我兵有降在虜營者。密告其謀。行長途還。綎見情露。大忿。遂攻城。行長擊卻之。五日。太閤謂。

大君曰。以公固辭也。置諸老。以輔幼子。今雖悔之事。

既施行。公其冠諸人。專大政。我且喻諸人。傾心戮力。

以靖邦家。乃悉召諸老奉行。及重臣宿將告之。且曰。

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二十 懷德堂

以六歲小兒累諸公。蓋盟以安我心。遂刺血盟于庭。

載書曰。恐不協之殃。國用昭質于爾。大神。今而往無。

大無小。同奉孺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釋憾修好。相。

告以忠。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昏娶慶讓之典。停竣。

孺子之長。有渝此盟。明神其罰。殛之。

逸史氏謂是盟也。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

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咒於竹。曰。

雪融之後。母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

十八日。太閤秀吉薨。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

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阪。源內府在此。秉大。

政。又曰。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過臻那古耶。命外征。兵。

盡數撤回。是事顧弗易。內府已下。演謀以結局。勿使。

十萬兵爲客土。游魂焉。旣而命侍臣曰。姑祕衷言。畢。

而瞑。三成挾異圖。日久尤憚。大君害長政與大君厚。善欲沮之。乃佯謂長政曰。祕密不易。今我與吾子送魚於內府。則外間必解疑。長政從之。十九日。

大君及世子問疾。三成使人要路密言。大君乃還。

嘆曰。石治部與我不善。猶且告人事。淺彈正何以外。

我人心不可測。如此。遂疏之。又竊度天下自今多事。

卽日遣世子就國。是月密葬大閤于美陀山址。令長。

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二十 懷德堂

東正家護作焉。旣期而發喪。詔贈正一位。以遺令。

建祠廟于兆域。西窮其宏麗。

逸史氏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

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寸祿。猶居環堵之室。

時娶高臺。藁席而坐。瓦尊敗銅。親酌而成儀。甚矣如。

此之艱也。然壯歲旣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

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畧。所謂天。

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

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

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

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  
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  
焉。其顯翕張予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珍  
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  
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  
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  
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駭，實  
豐家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  
既動，而不知填土未乾，而群姦債事，此孽則不免於  
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二十三

懷德堂

嘗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明麻貴攻蔚山，蔚山塹壘既完，糧仗豐備，士氣益銳。  
清正接戰，屢挫之。釜山帥府聞虜出，議應援，橋左近  
將監自奮，請救蔚山。九月五日，以其甲五百抵元濱。  
與明虜五千遇，乘曉霧突戰，破之。宗茂揮策追，左  
右皆曰：彼眾我寡，恐不利。宗茂曰：今不追，使渠知我  
寡也。且虜馬足亂，不能反戰，遂前又敗之。及頓舍命  
逸囚僉驚曰：是示我情也。宗茂曰：彼既疑我寡，今得  
我情而來，可以逞也。夜設五覆以待。三更虜果至，前  
後來擊，大敗之，斬獲四百餘級。六日，遶蔚山十里而

石見守昌時脫號  
蘇昌或作下總守

陳貴解圍而走。清正與宗茂夾擊，明師敗績。大君  
遣德永壽昌渡海，密計諸將，傳遺令。班師淺野，彈正  
石田治部亦以遺令赴那古耶督其事。島津氏之守  
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以為根本。號曰新寨，北築望  
津，以扼晉江。與新寨相距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  
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  
持月餘。明郭國安者降，在望津與明將茅國器約為  
內應。廿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臨岸防之。寨中火起，  
炎燄漲天，眾驚而潰。國器遂陷望津。一元分兵攻永  
春，昆陽，縱火焚之。我兵皆奔泗川。一元進圍泗川。廿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二十四

懷德堂

八日，守將血戰突圍，奔新寨。一元又焚東陽倉，火不  
燭者兩日夜。自虜之攻望津，新寨將士屢請赴援。義  
弘弗聽，曰：敵兵眾而氣銳，難與爭，不若固壘以逸待  
勞。一元益進攻新寨，將士皆奮欲邀戰。義弘嚴令不  
許。新寨三面臨海，一面通陸，引海為濠，舸艦千數泊  
寨下。一元素憚薩師，疑其有謀，退次泗川。冬十月朔  
一元合兵二十萬，復攻新寨。自卯至巳，其將彭信古  
用大煩擊寨門，碎樓堞數處。步兵逼濠，拔柵爭登。義  
弘隨機防禦，殺傷過當。闕呼聲震地，會虜煩腹炸破  
火藥齊燃，黑煙蔽空。我兵乘勢啓門，衝突島津忠恒

又八郎忠恒後中  
納言家久義弘子



鼓策先之。信古兵三千殲焉。餘衆披靡。我兵尾而馳焉。明遊軍茅國器葉邦榮率兵一萬擣虛傳城。義弘逆料之。團兵五千以待。至則齊出奮擊。虜卻走。其後軍將藍芳威望之先潰。明師大敗績。我師追亡逐北。至望津而返。斬首三萬餘級。國器請次望津。聚散卒一元恒撓。顧諸將曰。事在再舉。揚鞭奔星州。衆潰棄甲仗。相蹂躪。或擠崖谷。殭尸倚藉者二百餘里。韓音呼島津爲石曼子。於是石曼子威名益著。以止兒啼。云京畿訛傳。明虜水陸大出。我師歸路既絕矣。人情洶洶。大君議親航海。賀侯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二十五 懷德堂

一去內難必作。我當興疾如肥。臥董軍事。僉曰。二公俱不可出。藤佐州語虜情可使也。大君曰。愈是能辦之。乃遣藤堂高虎渡海。高虎抵那古耶。新寨捷報方至。乃反時虜亦聞我喪喜而相慶。然三路敗衄之餘。畏懦不敢前。會水路將陳璘與陳璘鄧子龍馬文煥等以戰艦數百至。兵勢復振。元帥秀秋留三路軍與自餘諸將撤釜營先還。到對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劉綎聞之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反擊。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以十六日皆上船。璘等謀而知其期。合衆艦遮擊。子龍及朝鮮李舜臣以

巨艦爲先鋒。清正先歸。義弘且戰且退。抵加德島。明師萃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死。子龍乘之。兵鋒益銳。會虜大煩誤。中子龍船折。檣焚。樓我兵乘機感之。斬子龍。其下殲焉。舜臣方血戰。望子龍危。轉艦赴救。流九洞。胸而仆。與曰。曰。事方殷。勿言我死。言未畢而絕。兄子莞有膽畧。代督戰。行長併舟圍璘。幾獲之。莞麾衆救之。健鬪破圍。蠶文煥等後船益至。鉞砲火矢四攢。我師敗績。船皆燒殘。乃求一島登之。虜寨在焉。行長殺戍據之。璘等追至。連巨艦守之。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島。餘衆不能屬。義弘反舟迎取。與明將陶逸史 卷之八 〇三年 〇二十六 懷德堂

明宰戰破之。獲明宰。於是虜不復追尾。風潮亦便。我師乃蜚帆而歸。行長喜。清正回兵援順天。拜謝請釋憾。清正辭曰。固所願也。然子與石治部善。竟不可調停矣。陳璘業已收兵。未知李舜臣外馳使謝其救己使者反告狀。璘投地曰。老爺棄我而外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朝鮮唯一舜臣。國中倚以爲重。及柩還沿路。人民設祭號泣。海邊之人爲建祠。命曰愍忠。行旅過者皆致奠。云十一月元帥秀秋與諸將振旅至那古耶。長政三成相見慰勞。乃發喪哀臨。休士數日。三成謂群帥曰。諸君復命必皆就國。來茲秋請之期。

當若燕相請。清正賜言曰。我在絕域。風餐雪臥。七歲不與優逸。醉飽者比無。茶無酒。將裨粥相報。三成嘿然。益銜之。群帥遂至伏水。謁孺子諸老。勞之盡遣之。國皆拜命。特以大喪後。中原不靖。病於自逸。相視未。歸。以至次年云。

逸史氏曰。予於朝鮮之役。槩乎。匹所議焉。蓋七載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嗚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海內分爭之亂。始定。民將觀太平。而猝。武於絕域。關西繹騷。怨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數。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殘破。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懷德堂

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靡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歿。兵禍始休。東南有安枕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爭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浚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蓋朝鮮可服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席當初全勝之威。鼓行而西。朝度鴨綠。夕衝燕京。取城下盟。而還使朝鮮。稱外藩。明締隣交。未必無成算。雖然。海洋萬里。絕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矣。固不如。

不爲之愈焉。況於一時狂謀。初無全圖者乎。

石田三成日夜思亂。密與增田長盛議曰。源管方睦。我難於得志。方今之策。莫若間二氏。雙虎既鬪。可以乘也。二人乃陽生隙。三成求媚於前田氏。使長盛結納於大君。以間之。賀侯嘗請享。大君既戒期。長盛告大君曰。亞相將爲公不利。公毋往。乃辭以疾。賀侯慙焉。他日長盛謂賀侯曰。前日事。適有蜚語。內府尋悔。今復言之。必喜而來。賀侯從之。十二月又戒期。長盛見大君。百方沮之。大君弗聽曰。豈可再辱人哉。及期且出。長盛復來曰。事已急。袖其密移以獻。大君疑怪。遂辭享。賀侯大恚。賀侯與丹侯忠興有端而睦。乃召丹侯告之。且曰。我老矣。納侮如茲。我且就國。不復預人事。丹侯諫曰。明公一去。奈遺命之重。何。世亦必孱公乃止。二家之郊卒成。是月美作守貞能卒。十二年。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本棉種。民稍稍知其利。樹以良田。累年徧天下。四民便之。長與桑麻鼎立。

逸史 卷之八 三年 懷德堂

四年己亥春正月。大君與諸老議外征之功。以薩侯父子新寨之捷。得完歸計。其勲尤著。併官田在薩者四萬石。悉予之。奏任其世子忠恒。右近衛少將。各

丹侯長子與一郎  
忠盛賀侯女婿也

若狹守高次

中務少輔則賴後  
兵部卿法印

刑部少輔正之  
因播守康元大君  
異父弟定俊子  
兵部少輔秀政其  
女故世子信康女  
所生

先以寶刀一口餘行賞有差十日大納言利家護彌  
子秀賴從大阪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從馬真嫡

母淺野氏高庶母京極氏松于京師淺野氏居人杉  
原家次女姑夫

茂野長勝取為己女太閤徵時娶之京極氏武藏守  
高秀女初適小濱城主武田元明而寡太閤聞其有

殊色納為姬實諸多致湯沐邑京極氏尋如大津依  
伏水城中松丸云

其弟高次大君在伏水統大政諸老奉行分番往  
來兩地伏水一日相驚曰有反者四民狂走事畧有

蹤跡時大君觀優於有馬中書邸井伊兵部馳至  
曰是非娛樂時藤堂佐渡守繼至造膝密語共扶

大君而出人情危懼關東統內士庶圍隸以至商販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二十九 懷德堂

僧侶偶在京畿者相報告爭先而至裏振護邸數日  
而罷人服大君徙封日未久而能得民心如此云

先是伊達政宗約以女配我公子忠輝福島正則為  
嗣子正之聘松平康元女蜂須賀至鎮聘小笠原秀

政女前田氏以下諸老奉行使人責政宗正則至鎮  
曰私昏之禁藏盟府何為不見告三侯支吾不服

蓋皆謂事係內府內府既秉大政則其所允俞即是  
公議不必更告也使者亦不能詰於是諸老奉行與

大君有違言彼持大君背盟私許昏媾我執伏水  
兩驚事皆有主名迹涉不軌列侯遂分黨相軋幾旬

織田有樂長益  
金森兵部卿法印  
素玄長近  
山岡宮內卿法印  
道阿弥景友  
三之丞廣明

森忠政武藏守長  
可弟承其後後美  
作守

洵洵黑田父子福島池田藤堂尤暱於我乃與兩加  
藤淺野細川京極蜂須賀織田侍從及有馬金森山

岡三法印等日夕擁衛備警加藤左馬助嘉明其先  
參人為我世臣至父廣明以與一向賊也出嘉明

時在繼綱既長仕豐臣氏累功封其崎謙十萬石素  
與石田有鄰且念先世誼淚自結納森右近大夫忠

政亦傾心親附焉石田三成異圖益急與增田長束  
等屢欲攻大君議不諧輒中止中老堀尾帶刀病

之謂同寮曰夫調停將於是乎在盍修吾職遂因井  
伊氏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焉三成等勉強從之二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三十 懷德堂

月五日諸老奉行見大君尋戊戌盟交載書曰一  
如前盟所渝者神其殛之時亞相利家嬰疾不來衆

請大君往見之大君依違答之會佐渡守正信  
來自江戶大君告之故正信贊曰人皆刀俎南下

未可遽許且問曰淺彈正親暉依舊否大君曰疏  
濶日久正信退如彈正氏拉而入見大君謂曰寡

人待子異於眾太閤之喪淚仇若治部尚能計於寡  
人子獨送魚見欺何居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涕告

故大君意解視之如初廿九日大納言利家與疾  
如伏水拜盟初利家恚於大君不冑下三成等又



黑田甲斐守長政  
加藤主計頭清正  
淺野左京大夫幸  
長

百方短之。爲言翊戴之意。越中守忠興說利家曰。治部逆謀。非一日尤害。源內府欲藉手於公。今以公老且病。幸其無餘年。陽推奉之耳。渠倘得志於公。何有抑內府。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治部。末若之何。一旦禍發。昆岡之災。孰辨玉石。不若亟與內府修好。以固孫謀。內府位最貴。望最重。公不往。則必不來。請毋惜一行。以悞大事。黑田加藤淺野三侯亦因肥前守利長固請。利家悟焉。故有是行。大君禮待甚厚。亞相泣托後事。且曰。斯宮淺露。不足以待。不虞。宜徙向島。姦盜必絕望。大君嘉之。窮驪而罷。三月。大君戒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三十一 懷德堂

南下。石田三成造蜚語沮之。福島正則尼行曰。浪華姦窟。變不可測。公之所知也。大君曰。亞相力疾而來。不可不報備而行。姦人何爲。十一日。遂如大阪。亞相大悅。供帳極盛。時病旣篤。扶而見之。諄諄曰。我久無日公善。視豐孺子。大君館於藤堂氏。於是五奉行皆在大阪。三成會其僚泊黨與於小西氏。淺野長政辭以。大君館伴。三成謂衆曰。源管復合。吾徒無類。行長奮曰。當乘夜攻於藤堂氏。不則要諸歸路。我一人外之。可以逞也。前田玄以通志於。大君揖增田長盛曰。背盟首難。罪莫大焉。天下孰容之。且吾聞

府中武地非越前

之。加藤黑田諸豪僉往護衛。彼皆更事。萬人之敵。我能往矣。彼亦能備焉。浪戰一場。多詒之禽。無爲也。長束正家使馳視之。反命曰。徒御如雲。檠戟咽路。乃止。十二日。大君還伏水。榊原康政先驅。井伊直政殿盜不能發。廿六日。大君徙向島。初與明平之歲。太閤命城向島。其秋地動而崩。遂廢。至此修之。云吉田侯輝政。田熊本侯清正。加中津侯長政。黑清洲侯正則。福府中侯幸長。淺丹後侯忠興。細真崎侯嘉明。加罪狀石田氏。連署請加顯戮。大君弗聽曰。石治部姦有餘。而逆未形。以私憾誅重臣。奈豐孺子何。乃請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三十二 懷德堂

賀侯亦不許。七侯快快有餘言。或潛授甲欲攻之。毛利浮田上杉佐竹島津五侯氏素與三成昵。於是三成變服匿於浮田氏。諸家差士衛之。佐竹義宣在伏水。聞之馳至曰。我聞七子意甚堅。勢旣如此。必不但已。可能制之者。唯有源內府。治部盡如伏水自歸焉。衆議從之。閏月三日。加賀大納言利家卒。從二位菅六十 詔贈從一位。肥前守利長嗣。尋陞從三位中納言。衆復推利長爲大老。班在四人下。義宣令三成婦人輿拉至。伏水入見。大君告之爲言自歸之意。大君許之。七侯聞三成逃。皆至伏水。復申前請。諸邸

圖書助不成

往往聚兵，歟命居人大駭。大君患之，聞池田邸有會議，使伊奈今成往臨席，開諭再三，且曰：「如不見從，我必助治部，致之我館，以待諸人來攻矣。」七侯瞿然相視，阻勉受命，而皆尚在各邸，不罷去。大君知事未解，思所以處三成本多正信夕。大君既就寢，聲歎而入。大君曰：「有何急速？」對曰：「所欲請匪他，石治部將得罪，不知處之何如。」大君曰：「我今方思之耳。」頭首對曰：「善矣。主公業已思焉，思則得之。」臣復何言？乃出翌日。大君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謂三成曰：「近日之事，子爲怨府，遽加沙汰，大獄必興。子盍權解職，就封子一舉趾，畿甸必晏然，是爲孺子屈也。請熟圖之。」三成曰：「拜命之辱，但是一身大事，願深思而後決。幸紆數日之期。」初三成與上杉氏相直江井續尤厚，善乃告以姦謀，又偽造列侯印作盟書，因使井續密勸景勝伺釁作難，極言倚重之意。景勝好勇而短智慮，心喜其見推，又信其多黨，忻然許之。於是三成馳使于大阪，問計。景勝悉會其黨，曰：「七子必欲甘心於治部，危難在目前。今幸有內府之命，治部宜之國以觀世變，我當與佐竹氏共告歸，偃蹇完聚，不復西上，待內府責問而舉事，以爲天下倡。」衆僉曰：「善矣。」果

逸史

卷之八

○四年

○三十三

懷德堂

大野修理前上方勘兵衛後河

爾則江戸動搖，內府必東上杉與佐竹角之。石田乃奉孺子命，據畿甸以西諸侯，從後騎之。內府雖勇智而計無所出，可以制全勝，使者還報七日三成聽命解職，乃密傳載書於其黨，皆刺血而盟。十一日三成發就封。大君恐途有變，令結城參議秀康及中村生駒二氏護送。七侯果欲要以擊之，聞之而止。夏四月故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五月上侯元親卒。長宗子盛親嗣。自孺子南下也，伏水城無主，於是諸老奉行相議請大君徙治焉以求慰解。大君從之。黑田掘尾之倡也，毛利上杉浮田氏皆來賀，威望益顯。毛利浮田已下征韓諸將，以畿甸無事皆始告歸。秋七月前田氏以喪上杉氏以受封，日淺法制未定。佐竹氏以封內盜起，皆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八月十四日大君朝覲。九月七日大君如大阪，初以大君久不見孺子也，輿論紛紛。淺野長政病之，片桐且元屢以爲言。大君懼有變，輒辭以疾，歿。彊藩皆去，乃往治部三成聞之，遙與右衛門長盛大藏正家謀造蜚語，搆賀侯利長。長盛正家夜見大君，曰：「竊聞菅黃門之告歸也，囑淺彈正曰：『內府若南下，享於城中。』子請對奕，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今

逸史

卷之八

○四年

○三十四

懷德堂

其計已熟願公備之。大君驚與諸臣議之本多正信曰請稱疾勿見孺子徵兵於伏水而後還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曰不見孺子曲在我戒而入何害大君曰皆善乃徵兵於伏水九日兵至者四千大君乃入見焉井伊兵部本多中書紳原式部等十餘人擁衛升堂衛士呵禁直政賜言曰寡君有戒心吾輩東夷人不知禮節大君見孺子及淀臺三子猶從遂扶而出長政聞譖也懼是日稱疾不執事大君病伏水間隔姦宄易生也欲留大阪時高臺來在西城眾議將以西城奉大君高臺乃還京師長盛等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三十五 懷德堂

修拓廳堂以請焉大君遂徙西城使參議秀康守伏水既而議往日之罪佐渡守正信曰事狀曖昧請姑施於大野土方而舍其餘從之冬十月放治長于下毛雄久于常長政不自安請致封依子幸長大君許之而還予其封大君怒賀侯不謝意其反形成遂議北伐賀人懼使人請盟大君曰必以芳春氏為質十一月賀侯致其太夫人於大阪大君欲寘諸江戶召長盛正家諭意二人曰太閤之令不得私交質今遽爾恐天下洶洶宜與諸大老審議之大君弗懌曰比來洶洶僉害余也害余者皆亂賊之

島左近  
蒲生備中隆舍切  
橫山喜內仁會津  
改蒲生和合孫也

族及偏諱也

魁今日之事非關孺子收質於江戶以靖邦家且始自菅黃門二人蹶蹢曰竊恐黃門不奉命請善喻而行之大君曰黃門何能枝梧遂使人言之賀侯出涕聽命大君以天寒留待來茲上杉氏之歸也托都城秋隘攻城香指原遂列堡鄣脩橋道庇芻糧燭器械多散金帛以招士致客又潛糾扇四鄰東上置然聲聞日遠大阪石田三成亦聲言久不視封守備廢弛遂繕城池具軍實潛募群不逞引島勝猛蒲生隆舍為腹心日夕謀圖令茶博宗安伴得罪出亡竊齎偽盟書遁北陸誘丹羽青木氏等是歲大君益

逸史 卷之八 〇四年 〇三十六 懷德堂

越中守忠興封以黃築後豐帶刀吉晴以府中前越各五萬石又造小方金折小銀一為四以行世並以太閤遺命也

逸史卷之八



逸史卷之九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五年庚子  
至六年辛丑

○凡二年

能登中信吉

五年庚子春正月上杉氏使藤田信吉如大阪賀正  
大君召信吉勗景勝西上厚賜遣之信吉反命每有  
軍議輒固諫直江兼續忿欲殺之三月信吉盡室來  
奔東事乃發覺大君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喻會  
津西上辭以疾又令二子讓石田三成完繕辭以諸  
侯常事先是與羽上毛土寇競起諸藩執訊皆言會  
津所誘於是東陞送其生口移檄以上變者屬至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大君猶欲圖無事乃遣伊奈圖書如會津趣西上且  
詰其異謀景勝嘆惜推托反疏大君背盟十罪僧  
承兌與直江兼續善夏四月大君使承兌書於兼  
續委曲開諭兼續極慢辭答之五月大君獲書恚  
曰是黃門之爲已我年垂六十未嘗觀咆哮無禮若  
此書者遂決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戶三成  
陽請從大君辭焉是月大君遷前田氏質于江  
戶六月六日以養女配黑田甲斐守長政實係科驛  
正忠正直  
如大君十一日纂嚴處分大君與世子自白川口  
妹氏出佐竹氏自仙道伊達氏自信夫最上氏自米澤口前

正吉或作政信

左京大夫政宗

津少將兼出羽守  
義光  
左衛門督秀治

島原彦右衛門

內藤除次衛門

田氏自津川四方刻期同進以佐野肥後守正吉爲  
西城留守伊達政宗時在大阪以其封與會津犬牙  
相接見大君請先之國大君許之且曰會津強  
大慎勿輕戰政宗謝曰敢不唯命是從然事有機會  
亦不可失矣大君哂曰余得子情是托自衛欲以  
啓疆耳抑事平則自當裂地行賞不待力爭也政宗  
亦笑顧坐曰慶典在於杉虜禽滅之後渠即舉國而  
降是空手出寶山也不如追今寸剔尺割以爲茶燕  
之資大君仍深戒持重而遣之最上義光掘秀治  
等東北諸侯亦相次先發十五日孺子秀賴造西城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祖道十六日大君出師抵伏水命島居元忠留守  
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老且病足  
堂上賜杖十七日夕焉大君因勞之元忠拜曰東  
征重事一夫在所益家長家忠請皆從行留務臣與  
近正而足大君曰人心動搖時變難測四子我尚  
嫌其少乃以爲冗何哉答曰主公既東而中原無虞  
二人亦優矣萬一畿甸難作此城當衝孤立無援臣  
有死而已矣乃在圍城內者倍亦殲焉徒亦殲焉多  
真人以遺敵獲無爲也大君壯之且曰我幼而寓  
於駿也若年十二自參來侍也今老且病乎遂留而

語至夜半。元忠辭曰。駕當星發。請少就寢。畿甸如有事。臣得見焉。今日耳。將起足益痺。大君命左右扶而出。目送歎欷久之。

逸史氏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乎誠相感與豐太閤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大君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外。而雍容如此。可不謂偉丈夫邪。

十八日大旆遂東。大津城主京極參議高次。豐孺子。姨夫而與我世子爲友。婿。素暱於大君。迎而享之。見夫人及松臺氏。又見群臣。大君嘉其得士也。以

逸史 卷之九 〇五年 〇三 懷德堂

其弟侍從高知行。沿道諸侯傾心供具。其及水口也。城上長束正家供帳甚盛。或言於大君曰。大藏將爲不利。大君辭享夜婦人興而過之。正家大驚。追至椎山。請罪。大君溫言遣之。及駿府也。城主中村

一氏享之初。一氏以篤疾辭行。請令弟一榮從焉。大君心疑之。辭享固請而入。一氏昇疾而出。拜氣息奄奄。大君攬涕曰。信也。以一榮去。一氏尋卒。子忠

一嗣。大崎老伊達成實。片倉景綱。遙受政宗命。將兵侵會津。戰不利。而罷。秋七月二日。大君來歸。侯伯應期而會者百餘人。七日。大君命大饗之。曰。西土

參議若狹守

見字皆賢編反

華丹後守高知

式部大輔一氏  
彦右衛門尉一榮

伯耆守忠  
上野介成實  
政宗  
叔父  
片倉小十郎

治部唐官禮部

駿河守廣家  
安國寺慈護

侯伯不怨期而至。其亦勞矣。且休士馬者累日。從我先鋒而發。我亦繼往。直入會津。但前軍交鋒必背。後令因布軍令曰。毋鹵掠。毋蹂躪。毋縱火。毋強買。毋私謀。毋越伍。毋風馬。毋減長。毋混輜重。毋競津梁。毋取捷徑。毋顯徒次。舍毋違護軍節度。或不用命。邦有常刑。罔有攸赦。大谷吉隆自敦賀。率兵會師至垂井。濃石田三成使人邀之。告以反謀。吉隆謂使者曰。內府威力孰能當者。禮部有是謀。蓋要之於路。與長束夾擊。其不意今既東矣。是虎還山也。禮部才有餘而忘刻自用。私心不歸。若傾心推毛利浮田及東方

逸史 卷之九 〇五年 〇四 懷德堂

兵結長驅。乘其後。或可僥倖。但內府聞變之日。必捨會津而過來。則大事去矣。是禍孺子也。我且止之。乃適佐和山反覆言之。弗聽。不懌而出。宿垂井三日。使者三反。亦弗聽。吉隆憮然曰。我與禮部並肩事豐氏。彼既告密。謀見其不濟而棄之心不忍也。乃復如佐和三。成大喜。邀長束正家定議。會安藝中納言輝元遣吉川廣家及僧惠瓊將兵而東。廣家抵大阪。遣惠瓊言三成。三成告反。謀令歸。嗾藝示以翊戴之意。惠瓊還大阪。告甲斐守秀元。強而後可。乃馳入報曰。是我公龍摠之秋。請旦日與師來大阪。中納言輝元欣

然投袂而起將兵四萬即發

逸史氏以藝是舉爲無謀曰黃門氏忘賢叔遺誠信  
姦夫實言甘爲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  
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  
去就則十國之封孰加脔削豈不惜乎惠瓊一言誤  
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云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  
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  
爲藝之明鑒矣

十日三成及吉隆正家如大阪與增田長盛等合議  
罪狀大君鍛煉誣飾曰欺我幼君強取伏水城遂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我高臺擅居大阪西城妄疑前田氏而私收其質上  
杉氏無罪而勞師遠伐及他零細共十餘條矯孺子  
命騰書西諸侯抑留西兵欲會東征者遂舉兵反  
逸史氏曰傳有之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譖回讒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予還  
觀三成其爲窮奇也多矣其可以投四裔禦魑魅也  
久矣西土侯氏是崇是信卒以共禍敗悲夫

安藝中納言至大阪三成等推爲盟主備前中納言  
秀家筑前中納言秀秋薩摩參議義弘左近將監宗  
茂攝津守行長等大小諸侯四十餘名前後會大阪

家定原姓杉原太閤賜族木下食取路二萬五千石在肥後守

益募兵各路步騎總十五萬一時舉國聽命者三十  
六國黃門秀秋高臺氏內兄姬路播城主木下家定  
之子也太閤時淀妃專寵及生孺子勢傾中外高妃  
居適而無子亦無威嘗子養秀秋尋承筑侯隆景後  
頗有威望高妃倚重焉孺子之立也列侯群臣益崇  
戴淀妃而大君獨盡禮於高妃奉給甚厚高妃淡  
德之及會津難作遙勗秀秋曰慎勿負源內府內府  
若爲孺子不利不可不以死護焉然其寬仁必無此  
舉姦臣或托孺子以生事非所可聽秀秋諾之及東  
征纂嚴大阪檄至黑田如水喻令歸順山岡景友亦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招之秀秋聽命首因景友納款陽與賊合既至大阪  
三成猜其舉止心害之以其爲太閤養子也不能制  
焉乃議囑以大柄使謂之曰孺子幼冲仰輔於親藩  
自今至其十五歲事皆竣公處分秀秋佯喜聽之時  
列侯拏大率在大阪各邸三成建議收質諸城中池  
田輝政妹夫三田津城主山崎家盛在賊中心懷歸  
順聞其議竊爲輝政取其夫人源氏及其二子逸之  
黑田長政留守栗山利安母里友信奉太夫人及夫  
人源氏微服而出單舸歸豐加藤清正留守大木土  
佐亦設詭計出夫人源氏歸肥三成乃使人圍細川

左馬允家盛池田夫人源氏大君女栗山備中母里太兵衛黑田夫人源氏大君養女實保科正直女加藤夫人源氏大



君著女實水野忠重女  
前田氏實侯利長妹

邸夫人明智氏傳子婦前田氏微服先遁曰人眾必見物色我當別出已而圍合夫人傳令諸臣曰妾不負孺子公敵兵即入慎勿與鬪遂命鎖門縱火自殺守監小笠原勝齋河北石見外之三成懼停議夫人光秀女也光秀之作難忠興絕昏出之則家既滅矣夫人流落民間有年艱苦守節太閤嘉其志操喻忠興復之輯睦如初列侯夫人之在阪邸者以歲時皆入起居淀臺夫人羞父逆節輒托佗故未嘗入見知其情者僉惑而美之及外舉世激賞其不係於世類能變凶逆為義烈賊欲使黃門輝元居西城矯孺子命諭我留守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潛出諸姬東之自奔伏水輝元乃徙西城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十五日使人喻伏水致城增田長盛囑使者曰為我謂鳥留守長盛受內府顧又與子驪故致殷勤今我大兵北上有期孤立之城徒外無益也城本豐家之有致焉而去未足為罪時勢如此子之效忠力豈唯今日子若見聽長盛當發兵護送必保無佗虞請審思之元忠答曰寡君有命不知其佗大兵疾來試我鋒刃使者再至必斬之遂私於使者曰衛門不忌舊誼謹拜命之辱城雖豐家之有公議以托寡君守則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七

懷德堂

水野勝俊號号長嘯子黃門秀秋兄原姓杉原食岩稜五萬石

水野和泉守忠重振尾帶刀吉晴

弥八郎重茂一作秀盛又作秀望恐皆訛矣日同守勝成

寡君之命微臣不敢隕也抑衛門之憂寡君以及元忠心竊有異焉假使元忠有逃避之計猶宜以節義曰枕城以外母墜君命今乃謂必廢其職姑偷生以為後圖非所望於我衛門也使者反命長盛慨然隕涕曰惜夫失一名臣元忠遂勒諸將定部署兵厘二千若狹少將勝俊在城中心持兩端其父肥後守家定在京師夜奔投之後及事平勝俊坐此失侯佐野正吉見諸將請守一瞬內藤家長辭曰子既棄守此非其守也且縱有功恐不足以贖罪正吉曰我不外於大阪以諸姬也今又見拒我復何顏寇至之日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八 懷德堂

我有一外已賞罰固無所施矣眾壯而許之及城被圍正吉放大煩誤受炸破而外云十九日大君命世子出師是日盜殺刈谷侯忠重于池鯉府參時忠重置酒焉濱松侯吉晴在坐倚柱而睡盜併斫之吉晴驚醒擊磬之事起倉猝遠方傳為吉晴殺二人大君弗懌吉晴子信濃守忠氏時從世子群臣請收之世子止之曰吉晴忠良必無是事忠氏亦佳士豈與惡乎既而實報至僉服世子之明盜蓋三成所發刺客利井重茂云嘗與吉晴相識遇之途因得見忠重也忠重于勝成從在軍大君命馳歸承後撫眾

總殿助重勝

三刀谷監物

出羽守衛友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九

懷德堂

守城初勝成少而勇悍不羈從軍屢有功已而得罪於父出亡匿京師忠重怒絕之勝成潛遊事西土侯伯殺人亡命者數四豐公薨之年間行反京師會伏水夜驚馳抵大君第請自效大君悅祿之喻忠重有罪相見至此因有是命也京極宰相高次陰圖城守賊相謂曰宰相有嫻於彼此而昵於彼向背未可知令人貴任子高次將不聽諸大夫僉曰大津孤立難遽告絕乃出子熊質焉廿日西諸侯師攻伏水兵凡四萬備侯秀家爲元帥松平家忠接戰不利賊遂合圍賊又遣兵二萬攻田邊後丹小野木重勝爲上將丹後侯忠興時從東征太公玄旨留而守田邊雲人三刀谷孝智者豪武善鬪朝鮮役隸毛利氏有功不見錄退而客居京師與玄旨善數如丹後賊欲以爲鄉導引以厚賞孝智邀擊覆之山下又夜斫賊營玄旨大說及賊至孝智邀擊覆之山下又夜斫賊營玄旨亦麾眾助之多獲首級旣而賊以竹盾薄城孝智屢出健鬪賊兵益至玄旨與孝智以夙自誓防禦甚力賊作長圍守之時賊將谷衛友等多思歸順銳輒不丸城兵少損傷衛友受國詩於玄旨故戰尤不力後玄旨爲懇請免罪云廿一日大君發江戶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

懷德堂

四日進次小山上世子旣抵鬱宮遣本多正信候駕三河守秀康自結城來謁是日伏水使者間行至小山上變大君夜召世子及親臣問計正信曰列侯群帥皆真孥于大阪心必不固不若速班師悉罷外兵闕函關以觀天下變眾多是之兵部直政離次曰姦豎作難自速殄滅志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主公乘此機電擊而西天下不足定卽狐疑不前區區守東陬則臣請無復見焉拂衣而出秀康深贊其議且曰會津勁敵宜留重將而西大君領之遣秀康邀直政而畢議眾榮之詰旦傳令畢會諸侯從軍者于小山令直政及中書忠勝宣西事曰三成奸謀非一日今矯孺子命榮惑阪西巨藩以舉大事意景勝亦必同謀不可不戮力東西芟夷但渠旣藉口孺子而諸君皆真質焉豈可不爲終始之圖歟其欲與三成者宜撤營而去我無所憾當令沿道驛食無匱乏請熟圖之眾相視未言清洲侍從正則進曰事至于此誰顧妻帑正則以外從事黑田淺野細川池田等諸侯僉曰正則言是也一座翕然無復異辭大君悅賜酒食詢以東西方略眾咸主西討正則舉白拊長政膝曰以石田小西頭爲下物無多日矣於是命封

邇畿甸者相次先發予正則驪馬以爲先鋒輝政副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護軍予德永壽昌駱馬以爲鄉導和人柳生宗矩以良家子私從軍大君聞之命反鄉召募義勇以從事宗矩累世食邑于柳生和自豐太閤時失邑家居及事平錄其功列仕籍復舊邑後以善擊劍且多機智大見寵異得封侯任但馬守云左京大夫政宗歸國間一日率兵襲白石與苦戰拔之報捷于小山休兵三日欲轉攻梁川會霖雨逢隈川漲不得進大君使中澤主稅如白石告中原難且諭曰子之質既在大阪從今宜與我絕以助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一

懷德堂

石田是事情之當然請勿以反覆自累我亦不以芥蒂也政宗益腕曰逆豎何妄爾愚於內府公恩義素厚今日奚以顧私壞名強之指心作誓主稅曰然則請與群下審議之族三日計熟寡君別有旨政宗召諸臣普告之僉曰唯命是從政宗乞別旨辭曰遽言之必不見從故寡君戒以三日翼日政宗逼之曰戎事倥偬一日不容曠我志已定請疾得旨主稅乃曰寡君有命曰第速收兵慎勿與景勝爭衡也深溝高壘坐觀彼所爲孤將留兵小山躬親西征彼視我去有意追尾憚予在後必不敢動是其功倍血戰石賊

就禽滅孤即當回師問罪會津臨以天下兵四方齊進其藎粉可指日矣儻方石賊稽誅之日彼捨後慮而出乎子乃以養銳之兵擣虛覆其巢穴或追彼而馳與小山江戶兵夾而擊之可一舉殄滅政宗大息曰兵機有尺前無寸卻費力奪此城無故而棄之恐爲四方嗤上杉兵鋒不足畏矣今乘此勢長驅進勦亟勦旂常豈不快乎主稅曰寡君料公之當爾故鄭重戒敕夫杉黃門亦勦敵兩雄相角損士必多孰若不戰而屈人且勝敗兵家之常萬一挫衄彼席新勝之威鼓行而西四隣反側之徒一時響應則勢非易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二

懷德堂

車丹波車一作群馬

制不如抑敢往之勇以思必勝之算若能見聽寡君更有密命政宗沈吟久而從之乃問密命主稅耳語曰事平之日寡君欲分上杉之地百萬石以授公政宗大悅使山岡志摩送主稅至小山乞朱章遂撤兵歸大崎佐竹氏之受仙道命也觀望不出師大君促之依違而答陰令驍將車猛虎將兵往助會津及上國難作益脩守備大君使人謂之且責任于對曰我無憾於明公又不讎石田帑在大阪佗無可質者群臣或請討大君掉頭曰石田本也佐竹末也其本既絕末豈獨存乃置而弗問量留平岩親吉及



毛總諸侯以備之。大君召結城秀康命以留備會

津本多正信在座。秀康顧之曰。西討大事。臣當前驅。

效死力。今日之命。殊非所期。假令忤嚴旨。臣請固辭。

大君曰。兵法踰國遠征。以擇留任爲要。且今日之事。

列侯當送任子。非汝無以係衆心。秀康曰。苟欲安群

心。野州弟在焉。下野守忠吉大君作色曰。我一舉趾東

變不可測。且景勝擣虛而進。黃口兒焉能辨之。女不

言乎。景勝勁敵。當留重將。景勝誠桀驁。汝蓋畏之耳。

秀康踞踏俯伏曰。臣謹聽命。臣既留此。不令景勝出

白河關。寸步閣下。蔑有東顧。憂正信進。拊其膝出涕。

逸史 卷之九 〇五年 〇十三 懷德堂

曰壯矣。大君亦泫然泣下。取鎧一領與之曰。是敵

未見背板者。用酌重任。乃留兵萬餘屯于鬱宮。蒲生

秀行里見忠義等隸之。東北諸城主各嚴守備。爲應

援。從征列侯皆獻載書。納質于江戶。先是懸川侯一

豐。山私於掘尾忠氏。問結納之計。忠氏曰。我父與君

之封幸在道次。莫若納城也。當以悉賦從事爲名。請

兵爲守。內府必諒焉。一豐抵掌曰。善矣。於是入見。首

言之。沿道諸侯聞之。皆納城請守。自武達濃畢。比治

下。大君大悅。一豐夫人自大阪間使告變。以關津

梗塞。劈書。絢爲笠係。一豐以係獻焉。大君嘉其忠

里見安房守  
忠義一作義康

山村甚兵衛

千村平右衛門

遠山久兵衛尉

出雲守信光

直召而還之。曰。猶覽也。一豐無佗。勲勞異日。大封蓋

因此二事云。大君患岐蘇絕險。問計群臣。岐蘇自

旭將軍之起也。其宗世有之。至太閤氏奪爲公入。置

主吏。至是賊益列鄣。設戍。木曾氏客有山村良勝千

村吉重。從軍本多正信薦之。喻令自効。二人馳還。潛

募遺民。殺主吏。山中響應。轉戰累日。戍兵皆遁。岐蘇

棧道乃通。二人因得列仕籍。苗木濃故侯遠山友次

亦從軍。於是自請而還。襲苗城。取之。遂略定東濃。以

迎我師。因得復舊封云。西尾豐後守光教自濃來奔

光教其先丹人。遇亂奔參居西尾。因氏焉。父信光遷

逸史 卷之九 〇五年 〇十四 懷德堂

濃。至光教仕織田氏。累功。食濃田二萬石。織田氏臣

附豐臣氏。太閤薨。善於我。又與近衛氏有姻。及大

君東征。伺知賊情。竊托孥於近衛氏。以其甲東遇大

谷刑部于垂井。刑部拘之。告謀命如佐和山。佯從之。

宵逸至小山。具言賊謀。大君喜曰。簡報聞其略已

今獲其詳。乃命隸先鋒。西上。刑部恚其欺已也。發兵

奪其邑。又覓其孥於大阪。而不得。遂燔其邸。生駒雅

樂頭蜂須賀阿波守脇阪中務少輔皆發。間使來送

款。中書使子淡路守安元。東路塞而止。眞田安房守

昌幸率兵而下。至狗節。下毛石田大谷書招之初。昌幸

為三成友婿。次子幸村。一作信仍蓋初名也。娶於大谷氏。吉隆之女。而長子信幸質於我。卒列臣籍。獲恩遇。娶於本多氏。忠勝之女。昌幸召二子而謀之。信幸請東幸村。請西信幸。曰：內府待我以國士。義不可畔。假令我獨東西師敗之日。足以請二人之命。幸村曰：豐公嘗活我舍舊。而圖新。非夫矣。且西師如敗。我唯有死而已矣。何必請為損家殉國。其慶愈於偷生。苟存信幸怒。昌幸曰：二人言皆有理。今日之難。出於西人。傾軋要舍邪。而從正。信幸以之。其慮周矣。事之是非姑舍。是兵端既啓。則寧西而死。不東而生。幸村以之。其志確矣。抑我則從確者。乃使信幸東。與幸村歸上田。路經沼田。信幸邑也。欲見孖而往。本多氏使人辭曰：妾聞中原有難。而夫主獨東。昨為骨肉。今則仇敵。仇人之孖。不可以見也。昌幸撫掌曰：善。夫中書之女也。我過矣。遂去。大君赦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召之以治長。自從。使雄久從賀侯。以其姻也。賊之移檄。達西海。黑田如水。晒曰：石豎子尚能搖螳臂乎。乃下令戒嚴。欲伐四隣。賊黨時通修城隍。遽命停役。衆僉曰：事方如此。宜益營繕。如水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萬一東師不競。賊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衆乃服。長政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之東也。將士多從。處守乏良。如水乃傾帑藏。招客募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如水曰：客之來者。皆致身於我也。身且不愛。何有於金幣。是其人貧。實不辨軍裝。爾平日節用。委積者。以備今日也。一士不可失焉。於是士爭趨之。會夫人氏至。自大阪。熊本夫人亦西歸。過中津。如水厚給。送諸熊本。熊本侯清正聞變。曰：是石田小西等。託孺子以作姦也。我且覆小西巢穴。遂命治兵。大村。肥前城主。嘉前得大阪檄。浮海抵赤馬關。長覺其姦計。內自悔。會有馬五島松浦等。舟師亦來泊。乃謂之曰：故太閤托大政於內府。天下所共知也。今孺子幼冲。無所預知。而上國動干戈。罪狀內府。意是奉行輩逆謀藉口。孺子耳。適所以殃孺子也。諸君善自為計。吾且從此歸。當為內府効力。乃命轉柁。諸人亦宿回。舟嘉前已還。輒出兵佐。加藤氏其餘。亦或城守。或出兵。隸黑田。加藤。及事平。西陲小諸侯。多完舊封。蓋大村氏之力也。伏水受圍。旬日城外。礮銃接晝夜。而諸將皆出。死力捍禦。殺傷過當。西人初謂城兵寡單。當蹂躪而過。於是有倦邑。會賊或射書於城上。誘其舊故。曰：元帥有命。縱火為內應。必有重賞。不則收孖。膊殺于城下。八月朔日。松臺火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大村丹後守嘉前  
有馬修理大夫晴信  
五島大和守盛季  
松浦肥前守鎮信

上林竹葉

甫安、景友弟、又稱  
甲賀左衛門尉

鈴木孫市重次

佐野四郎右衛門  
京師人

起賊衆鼓譟而入。上林政重外之政重、菟道茶戶也。大君厚之。嘗中訓畿內聞賊起、踵伏水曰：「臣承內府公之恩久矣，請得伍符效節。」鳥居元忠以其賈人也，辭焉。將自殺，乃許之。以茶筌爲徽，職力戰而死。衆憫而義之。賊乘勢，狃突守者巷戰皆敗。筑人攻南吳耶臺，松平近正外之薩人攻西城，內藤家長開門，助弓巨箭發，無虛鏃。箭竭，身亦被創，乃入從容作書，願一卒曰：「努力達之行營，其功倍外。」遂縱火自殺。其子小市及松平家忠、安藤定次、山岡甫安外之羅城皆破。士衆殲焉。卒獨得脫走。大君覽書，痛惜家忠、祖好。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七

懷德堂

景外中島役。父伊忠外，長篠役。其次子忠一，後外大

阪役。世稱之賊門牙城。元忠勵衆登陴，矢丸雨注，敵

兵多殪。筑人以火箭焚鼓樓，火延殿宇。元忠乃啓門，

麾衆血戰。部下之良僉多，得當至，與僂牧圍，皆力戰

而死。雜賀紀人孫一踰殭屍而進。元忠方踞階，徐曰：

「我彥右衛門也。」來取首。孫一曰：「臣微者，不敢敵也。」事

既至此，請自裁。元忠領而入。孫一扶解甲。元忠伏劍，

年六十二。孫一裹首而出。賊梟首級于大阪。賈人佐野竊

元忠首，葬知恩院云。

逸史氏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八

懷德堂

鬆飭橋是役所燒殘，繕脩復舊。及元和季年，大阪開

鎮，特撤之，遂成荒墟。土人乃鉏爲麥隴，蔬畦又多種

桃。春時山谷張錦，人爭遊賞，呼爲桃山。爲一勝區，于

今其見於詞章，不爲少。而東涯伊藤氏詩曰：「金湯變

作桃花塢，遠近霞蒸十里紅。」吾先人詩曰：「欲問鬆橋

金井迹，桃花淡處野人眠。」一時傳以爲絕唱。予亦嘗

遊覽，賦曰：「千疇綠浪殷墟麥，十里紅霞晉代桃。」夫勝

國之事，風人因興感，固其宜矣。但鳥居氏大節如此，

而偶未見頌及焉者，恐無以慰忠魂於地下。故予後

登臨，追和東涯韻曰：「鳥翁殉國鋒端血，染出昇平萬



樹紅詞雖陋也其意則殆乎詩史之遺云爾

加賀中納言利長之將出師于會津也 大君以中

原有難馳書北地令其驅除賊黨以會師于濃尾之

間利長乃傳檄招納四隣賊亦屢騰書煽動賀越利

長皆不答小松賀侯長重丹大正寺賀侯正弘山北

莊越前木侯一矩青拒我命於是利長與侍從利政間道

攻大正寺小松兵遮路擊卻之遂傳城連戰破之三

日賀人肉薄而登遂拔之獲正弘四日 大君至白

小山間伏水不守震悼令鳥居忠政襲舊封矢造總

四萬石及東土平徙封于岩城羽食十二萬石餘行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十九 懷德堂

賞錄子弟皆有差予茶戶政重子五百石以為菟道

宰黃門利長欲攻北莊進兵次于細呂城青木一矩

懼告急敦賀人谷氏賀侯姊妹夫有中川宗伴者老

於京師聞北土騷騷將如賀過敦賀大谷吉隆拘之

脅令作書報賀侯曰頃內府西上統下多離畔西諸

侯邀擊破之於濃內府奔參中原既定西人今且發

戰艦數千削平北地利長獲書疑懼收軍而歸小松

出兵要擊戰疾力吉隆提兵抵北莊先是賊使京極

宰相高次及朽木脇阪諸將合兵二萬徇北陸高次

不得已從之吉隆與之合勢頗張吉隆乃招降置戍

留諸將備賀自赴中原堀尾氏留守以府中降賊吉

隆收質而去高次之北也令黑田伊豫赤尾伊豆留

守賊以其當要衝也喻納城受代二子答曰寡君之

命有死無二且夫人氏暨松臺皆在焉使者三反弗

能奪山形羽少將義光足利氏裔世為東諸侯織田

氏之霸也修聘獻良馬 大君在座言其為名族織

田氏乃厚禮之及豐臣氏興即之 大君又屢言之

太閤亦加禮義光德我固請使其次子來仕焉其女

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未及見而敗太閤誅諸姬義

光具狀求哀弗聽併戶於畜冢義光怨毒次骨其以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二十 懷德堂

東征命就國也上杉氏矯孺子命以重幣招之義光

怒曰內府之詔不可諉孺子於我何有然會津疆大

且邇未可示情乃陽善報之受幣頒之士臣陰移四

隣圖進取南部信濃守利直秋田城介實季戶澤右

京亮政盛六鄉兵庫政乘等諸城館主會之次米澤

口及聞上國兵起伏水又陷諸援疑懼皆還義光乃

退自守上杉氏之徙封也與越後以稅入相閱遂有

隙及將舉事以越後其舊封而奕世得士心潛以厚

賞募土豪作亂國主掘秀治受封日淺人心不能固

及畿甸有變土寇競起所在嘯集眾至數萬以津川

參議非加賀守長  
重  
玄菟允正弘  
紀伊守一矩

左京亮忠政元忠  
長子

八郎左衛門院  
宗伴

周防守賴勝武作  
義明非矣  
伯耆守宣勝宜一  
作秀  
世馬太兵衛

爲窟攻上條拔之將進攻春日山秀治所秀治老掘直政逆擊卻之賊衆數千又圍下倉直政子直寄率兵八百赴救連戰皆破之賊合散兵復至直寄願衆曰吾嘗聞孫子之言曰兵以正合以奇勝今且嘗之乃張疑軍自率精兵二百伏林莽夾擊復破之追亡斬獲頗多賊衆二萬又圍三條本莊侯賴勝上柴田侯宣勝滿將兵救之宣勝次分陀川賊兵數百濟川設伏於篁中宣勝先鋒世馬甲臨川曰水涯多人馬矢乃反騎蹋伏破之宣勝具戰艦水陸齊進七日與賴勝兵會掘直政亦至八日賊解圍而遁會津益出兵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二十一

懷德堂

助賊秀治等知其難猝制及聞大君旋師入江戶各固壘自守賊亦保津川不敢出上杉黃門軍于長沼與二旬分兵守險隘日埃我師入及師旋直江靜續請悉衆尾擊景勝不聽曰伊達暨掘在後最上又負約未可輕出也時鬱宮訛言上杉大舉追躡人心危懼少將秀康使人請戰曰留任多暇士馬咸勦請與君一樂戰不知君能來乎且僕往乎景勝答曰拜命之辱然自先世出師有律漢以乘獎抵巇爲戒寡人不敢失墜公子聞於此地軍須有闕幸見告將士之戲請留待內府再到十日遂撤營歸會津初岐阜

中納言秀信荒遊窮奢及受東征命國用空竭彌月不成師石田三成自大阪還佐和益矯孺子命恐喝四方首使人撼秀信且曰大兵將東岐阜當其衝可不速來締盟秀信疑懼其老木造具康諫曰治部姦回不可輕信且公右府公適宗豐氏背恩忘義冠履倒置久矣今公於孺子何有內府右府公之姻而小牧之役舉國翼我大叔意在爲我復舊物何惠如之請疾與治部絕以報內府秀信吟而不言夜與嬖倖議群嬖以地密邀於畿甸也懼爭勸連和秀信乃厚禮使者遣之三成預僞造金幣以給召募於是潛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二十一

懷德堂

如岐阜納僞金百枚約事平之日益封以大國秀信欣然聽命秀信之幼也前田玄以撫之時玄以以所司代在京師諸老乃請與玄以議秀信使具康等如京師身乃如佐和蒞盟玄以令通告絕而東具康等馳還則既無及具康又請誘致三成禽殺以拊前愆亦弗聽群嬖咻之遂定城守三成分兵助之秀信後覺金僞始知墮姦計深自悔嘆云勢伊濃尾諸城主多隸岐阜故觀望未東聞岐阜入西盟爭與賊通唯黑野濃城主加藤貞泰深仇三成而勢不得獨異倖從之三成修大垣濃塹壘築近隘移其城主于外以

信濃守知信

下總守長勝

安房守氏喜

村越茂助

大垣爲根據以逆東師。十一日三成率兵抵大垣。西諸侯圍伏水者相次。皆至。十四日我先鋒將軍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護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抵清洲。違大垣七里。賊不敢出。東諸侯亦多至。其封在勢濃者皆就保焉。毛利宰相秀元以諸侯師累勢。十五日長束正家率兵先抵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新至自東。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斫其營。大破之。正家單騎逸。十六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等攻福束。拔之。福島正則率兵二百。巡行十八日壽昌導之。攻高巢。亦拔之。長勝守福束。以斷大垣桑名。勢饒道。初鳥羽志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城主九鬼嘉隆使其子長門守守隆從東征。既而與賊通。屢出水軍攻畧勢尾海瀨。賊遣新宮。城主堀內氏喜佐之。守隆隸先鋒。西上。聞之。入志。次畔乘勸以歸順。嘉隆怒逐使者。大君之還也。下令曰。西警方急。將不日而發。故士皆裹餼而朝。枕戈而寢。既而無行色。清洲前軍引領而望。訛言日興護軍。二子懼。上下解體。屢促駕。使者項背相望。最後大君親命。村越吉直往諭諸將。十九日吉直至清洲。二子逆問。指吉直曰。無佗。諸將向背未可知。且托以疾也。二子大驚曰。軍情方危。果道此意。衆心攜貳。大事去矣。固

加藤左馬介

左京亮政喜

請改辭命。且曰。異日有讓百口保之。詰旦會諸將。邀吉直。吉直自謂二子言有理。然大主神算。豈不及此。邪。大主恒目余爲粗率。諸僚文武不乏其人。而選擇使我面命。鄭重是有取而然。今惡得聽智士之說。以壞我性乎。至則賜言曰。內府有命曰。孤有寒疾。未可就長途。戎事嚴急。諸君其熟計以決去就。直政忠勝失色。衆皆瞿瞿。加藤嘉明離次曰。使乎使乎。臣謹聽命。廼顧座曰。如是乎。我輩不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相持。斂手埃駕之出。孰知載書之實。福島正則擊節曰。典廐之言是也。吾儕舉止。狂夫需之。請先屠岐阜。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以效赤心。衆同聲贊之。遂刻期進兵。吉直反命。大君大悅。令世子秀忠自鬱宮出師。取途岐蘇。兵總三萬。廿二日我前軍發清洲。岐阜中納言秀信命距於木曾川。木造具康以衆寡不敵。請堅壁以待。後援不聽。吉田侍從輝政自上流亂。與岐阜兵戰于米野。破之。清洲侍從正則自下流結筏而渡。攻竹花寨。取之。諸軍分從二帥。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大輔藤堂佐渡守等備大垣。上野伊城主分部政壽受命就封。其城惡。而四近多應岐阜。又聞賊軍日逼。乃棄之。投阿濃津。是日毛利秀元攻阿濃津。克外城。富田知信啓



柳直盛

牙城同政壽殊外戰知信室浮田氏美而武聞事急單騎而山鎧靑鮮麗奮戟衝冒衆皆屬目遂狀知信而入賊爭逼知信登塹以从自誓廿三日我師傳岐阜秀信命守邪具康諫曰兵寡而分不可爲也請捨邪併力於城中亦不聽具康退而嘆曰織田氏不祀在今日也我師奪邪而入正則門于南門輝政門于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瑞龍寨拔之城中望見益沮我師鼓譟乘城具康勵衆悉力捍衛傷而廢秀信窘蹙揭笠乞降與左右十餘騎遁高野居數年外丁山中正則使人問具康病後加賀中納言問具康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二十五

懷德堂

名聘之辭曰福島公嘗有意於臣及正則拜大藩召而祿之列於三卿云逸史氏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獎亂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內又懷一身之計安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奸黨賊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媿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爲爾木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仗大義而首當賊鋒則清洲爲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豐家統屬多其舊臣卽馳檄四

豐臣秀吉奪織田氏地以三十萬石供秀信居在天正十年

一書有黑田美作恐卽一成

方喻以名分孰不聳動儻關原大捷之日固請大君整旅臨大阪責以豐氏前日處我者叱孺子移諸鄙約以三十萬石之封乎辭嚴義正而彼大鯁塗地之餘風鶴皆兵敢不唯命是從抑此則雖大君威力猶且有難處焉者唯在織田氏獨爲不用顧忌出乎爾反乎爾天下惡乎孰咎然後退守藩服示以雪恥而無覬覦之心則大君無復西顧之憂元和之武而或偃於斯時使大君開至治定鴻猷者綽然有餘年豐氏鬼亦將賴以不餒矣其盛勲偉烈如是大君亦不得不待以不次之賞焉乃濃尾舊疆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二十六

懷德堂

必不屬佗人而王朝之班永不居賀薩之下也惜乎從幼之輔弼始焉國計之置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齊靡及進止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犯也古者有志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島津義弘石田三成救岐阜出兵錄川是日黎明賊前軍三千至合渡陣岸上甲斐守長政等謀而知之暨兵部大輔吉政佐渡守高虎分隊而濟乘霧擊其不意賊方傳餐狼狽接戰長政舞槍殲一騎將其士黑田一成後藤基次等皆殊死戰長政陷於溝中水

滅頂其人掀之以佗馬復聘吉政高虎犄角之賊遂敗走我師遂北至錄川義弘欲戰三成三成大怖曰敵濟水而前意岐阜既陷也今雖戰靡及且彼方銳未可與爭遂揚鞭還大垣義弘不得已亦罷去我師乃濟錄川陳赤阪浮田秀家夜邀三成曰敵在赤阪者不過六千我且與義弘行長合兵三萬乘闇斫營彼疲而不知地理必得志矣三成曰夜戰以寡擊衆之術今奚必利於此且不出數日毛利宰相至自勢安藝黃門至自浪華可以制全勝秀家曰宰相至則敵在岐阜者皆來比黃門至內府亦必來威力相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當何全勝之有三成弗聽曰我能辦之君第待焉乃止是日阿濃津垂陷宰相秀元聞岐阜急使高野浮屠興山行成富田知信致城而去事平大君嘉其勞召復舊封益以田二萬石併食七萬石云宰相秀元回兵則岐阜既陷乃退次南宮山濃雲侯廣家土侯盛親水口侯正家安國寺惠瓊隸焉廿四日我群帥悉會赤阪赤阪鱗次營壘初石田治部驅濃尾諸侯以狗山以爲岐阜聲援加藤貞泰在數中益不自安竊勸竹中重門關一政等歸順及岐阜下共拔軍從我前軍未夾辰狗山潰大谷刑部走檄召諸將徇北陸

丹後守重門  
長門守一政

臨阪中務少輔安治  
朽木河內守利綱  
赤座越中守直保  
小川左馬助祐忠  
或作土佐守祐盛

者會師于大垣黃門秀秋既陰通於我及賊攻伏水按甲不預圍城賊之會大垣次高宮江稱疾不前秀元之人勢欲與俱亦不聽賊懼變遣二將託密議刺之稱疾篤不見曰少愈我且往既而至大垣使謂城中曰訛言洶涌未可輒入請破敵而後會賊不能強焉使營松尾山濃令脇阪朽木赤座小川隸之以備不虞而四將皆既與秀秋合於是密因黑田氏約內應賊益疑秀秋又懼其多兵乃發使者囑以大封且日請尊爲盟主以至孺子長秀秋哂曰渠既以是推藝黃門今又見來推大阪何盟主之多乃辭使者曰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何見疑之淡我本赤心不待此使命也吉川廣家之嗣封也黑田氏有力焉故相善亂作因而納款從秀元於師屢勸歸順當在南宮山甚言之會德永壽昌亦遣客說秀元秀元從之廣家乃密送質於赤阪織田信雄韜迹於伏水多年其子秀雄以大野前城主從東征嬰疾不果賊之陷伏水城也誘信雄入清洲舉兵囑以復勢尾舊封信雄內懷大君恩諒外逼賊勢辭以無士賊乃支給金幣以募士信雄心動潛召秀雄戮力秀雄大驚回入苦諍弗聽是月秀雄卒無子國除信雄慨然尚持兩端及事平大君曲宥

松平康元係大君  
異父弟  
與平家昌係外孫  
日向守家成  
織部正定  
安藝守賴忠  
仁兵衛尉忠政

美作守忠政  
越前守秀久

其罪而弗問。信雄自匿京師。云九月朔。大君出師。自海道。因幡守康元大膳亮家昌處守石川家成。菅沼定盈諏訪賴忠內藤忠政輔公子信吉守西城家成。請曰。司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厭勝而後行。大君曰。西今正塞。我往啓之耳。遂發。二日世子次小室。信令人招真田安房守。使者再反。弗聽。五日神原康政言於世子曰。昌幸善兵。今宵必來。乃張燎布。陳主人果出。見有備而退。六日攻上田。主人壅金川。上游設伏於山中。挑戰佯走。我士爭進。真田幸村縱精騎邀戰。伏起夾擊。我衆駭撓。昌幸決金川。我後軍不逸。史。卷之九。五年。〇二十九。懷德堂。能繼是以甚敗。相持三日。真田信幸從世子。日貽書。昌幸勸歸順。卒弗聽。世子恐逗遛置戍。而西森忠政以川中島仙石秀久以小室俱備。上田昌幸不能尾焉。越侯秀治與土寇曠日相持。聞我師克岐阜。大旆旣西。士氣大振。八日使監物直政等擊賊。破之下田。會津援兵亦遁。遂拔津川。掃其巢穴。溝口村上氏等亦各勒兵轉勦。旬月越後悉平。九鬼長門守守隆頓畔乘有日。聞大君西上。恐逗撓。以其甲攻鳥羽。與大隅守嘉隆戰而還。上狀於道次。大君弗憚。逸史氏曰。舊志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暨父交。

鋒而大君弗憚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憚也。學理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一時滔滔莫辨。淑慝唯大君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此亦可見其一端矣。賊圍田邊五旬。長岡玄旨外守相持。初玄旨以國詩名。世嘗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悉傳其祕。蓋王室自中葉學廢。專崇國詩。託祖宗之道於詞學。授受爲訣。以古今集爲最重。時公卿以下無知其說者。僉恐玄旨外而其傳泯。天皇乃詔前田玄以和解。逸史。卷之九。五年。〇三十。懷德堂。天使蒞之。十二日賊罷歸。玄旨移龜山。波丹尋聞關原報。遂遁高野。事平。大君念其勞也。召還老于京師。天皇釋公卿長詞學者受其業。云賀侯利長之旋師。也會土方雄久至自小山。始覺宗伴書僞悔之。已而我使者又至報西上。申前令。利長即日戒嚴。徵師于能。能侯利政辭焉。初大納言氏之寢疾也。屢謂利長利政曰。德川日興。恐不利於孺子。當大君自伏水往見利家也。利政私於利長曰。我克行大事。利長遽止之曰。族矣。至饗利政佩寶刀。荐進拜揖。意在不測。利長屢目攝之。不得發。大夫人之出質也。利政固執。



不可欲。大正寺之役，多得賊報，既歸，決意與賊通利。長患之，使雄久往，再三開諭，稱病甚，弗從。利長乃以其甲發會，小松侍從長重送款於我，遂與利長交質，相見。利長進抵大正寺，賊戍遁，乃遣使北莊，請讓焉。青木氏依違答之。京極宰相高次在北陸，決意於舉事，得大谷氏報而還也。故意低徊，後諸將以是月三日馳歸大津，詰旦開逢阪關，收積聚，焚廬舍，分兵登陣，會柳川侍從宗茂筑紫，野介廣門從大坂趣大垣。至石部，聞變，反兵陣于湖橋，藝侯輝元聞之，遣來口侍從秀包及大坂將士，以兵三萬伐之。次逢

### 逸史

#### 卷之九

○五年

○三十一

懷德堂

阪淀臺懼女弟遇害，有尼孝藏主女監阿茶，皆以辨慧悅於太閤，每爲內使，乃遣二人往諭焉。秀包因得奪關，而前二使見夫人氏，懇乞改圖，辭曰：我公歸而不入，外議無所與知，乃求見高次，辭以戎事倥傯，不得命而出。則東西圍合，攻圍三日夜，外傷甚多。宗茂以驍勇聞，親麾衆陵城，諸軍從之。十二日奪羅城，高次好義，御下有方，士皆出死力，至所養無有離心。賊恐力取損兵，環牙城，以火器焚毀樓櫓，城中窘急。十三日大旆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大君笑曰：大垣既入手，撒之地，令左右爭取，衆皆稱賀。時人遂改大垣

爲大柿，云蓋柿垣邦音通也。前軍諸將相次迎謁，黑田長政密白於大君曰：若檄一向僧徒，颯起畿甸，是賊肘腋之變，乘其內顧，擊之可以制全勝。大君曰：子策亦善，但孤當以威武戡定禍亂，今仗大義，梟鼠賊，豈假力於浮圖輩哉！長政慚服。

逸史氏曰：黑田氏所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大君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大君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瞶，其害尤甚，蓋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勳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捫之威。

### 逸史

#### 卷之九

○五年

○三十一

懷德堂

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大君親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觀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俟佗援也。大君之思，豈不深遠乎哉？諸將多請攻大垣，大君曰：大垣重固，兵多而食足，且備黃門爲渠帥，島津小西大谷長束等一心佐之，未易力爭。但石田謀主而不知兵，必恃衆而利野戰，果爾，藝筑既內應，足以撓賊勢，當一舉而殲焉。彼按

兵不出已二旬。意或在。疾我動。今且少進。兵以見彼所爲。十四日。中軍至赤阪。陳岡山。前軍諸將移次。進者數百武。細作報大垣曰。敵營囂而塵揚。浮田秀家揖石田三成。登阜望之。細作益至。曰。內府至矣。島左近言於秀家曰。是陽爲大兵至。以懼我耳。秀家曰。然縱內府果來。亦吾度內耳。但彼旣拓陳而坐視不出。兵非武矣。請乘其未定。擊之。左近曰。利在設伏。前隊勇而勿剛。可三成亦以兵助之。俱濟。株川挑中村一榮陣。一榮正部伍邀之。玄蕃頭豐氏馬有分兵衝擊之。賊敗走。二軍作啓。胙逐至水涯。大君自岡山望見。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十三

懷德堂

焉。謂左右曰。故式部善兵。士皆練習。故其整齊可觀。如此已而兵濟而前。大君撫掌嘆吒。果遇覆而敗。其良多矣。賊爭蹙不得退。大君顧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曰。往收軍。二人以左右馳大呼。指麾躬殿而還。賊不能逼大垣。諸魁屢議戰守。紛紜不一。故曠日相持。於是聞大君定至。大會衆。決議宰相秀元使長束正家及惠瓊往受節度。黃門秀家曰。內府旣至。必悉衆來攻。今高城濠池。加以士馬糧餉之饒。何懼之爲。不出數日。田邊大津之師皆集。毛利納言亦至。自大阪內外夾擊。勢如餓鷹搏。爵豈非全勝乎。刑部吉

中務大輔家々

隆大藏正家皆曰。黃門善夫。治部三成曰。不然。我衆十餘萬。敵僅半之。兵要在當守而守。當戰而戰。吾聞五攻十圍。未聞守以倍過之衆也。且業已奉辭伐罪。反嬰一城。曷以示天下。天正中小牧之役。我師曠日持重。卒不得志而罷。以愚觀之。是失機於當戰也。先君一誤。今豈容再誤哉。關原平曠。利於待敵。請黃門氏以中軍退舍於彼。藝宰相以前軍邀敵。島津氏自菩提山赴虛空藏。繞出敵背。我與諸侯師分屬。軍前後齊擊。渠烏得支。迫以蹙諸。錄川合渡。匹馬不能違大業。乃可唾手而成矣。列侯諸將負氣者。皆雷同。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十四

懷德堂

焉。秀家迺曰。兵貴神速。若已不守。詰旦宜會戰。遂布令。束載令吉隆如松尾山。戒期。薩侯義弘時在城外。聞命。使島津家久謂三成曰。今宵宜潛兵襲敵。義弘請先衝中堅。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事或可逞。彼有備不得入。而後從事於關原。未晚也。三成未答。島左近自旁曰。明日萬全之捷足再覩。源公甲背焉。用此危計。三成曰。然是薩侯過慮耳。善爲我謝。家久不懌。顧勝猛曰。足下覩夫甲背在何。時對曰。僕舊事甲國。山縣氏嘗從追源公於囊井。家久冷笑曰。今德川非復舊德川。足下比而同之。所謂飯匙成矩也。長揖。

福原右馬助  
相良宮內少輔  
秋月長門守  
高橋右近大夫  
尾見和泉守  
兼谷內藏九

巖崎守一正雅樂  
頭親正子

而出正家惠瓊歸報秀元不欲動乃曰我代輝元在此今浮田氏爲上將而我前驅是辱我納言也二人解說再三弗從三成尋至曰各將一軍諸藩分隸何辱之有亦弗聽三成乃曰然則我與諸子佐備納言以當敵公乘戰酣自山上衝擊之秀元陽許之秀家率諸軍夜赴關原下令悉滅炬置燎于栗原望而西路狹隘部伍不整甚雨及之沾濕狼藉衆竊以爲敗兆三成妹婿福原直高及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垣見家純熊谷直陳以兵七千留守大垣時長每種長元種業已發間使約內應三成自南宮抵松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十五

懷德堂

尾見筑人扇之遂轉至關原逼騎爭報大君悅曰敵入我穀中下令蓐食是日京極宰相高次與賊交質致城初賊使僧興山行成高次弗聽以爲自矢定臺復使尼孝女監海津固請焉興山亦復至甚言之會賊放大煩松臺氏侍女受驚死者二人松臺大懼懇求許成高次乃從之遂遷高野十五日黎明大君進旂于挑配清洲侍從正則以先鋒軍八幡祠南兵部少輔直政奉公子忠吉與中書忠勝等繼之加藤左馬助細川越中守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巖崎守竹中丹後守戸川肥後守伊丹兵庫等

爲右拒軍皆提山陽京極織田二侍從藤堂佐渡守山內對馬守有馬玄蕃頭津田長門守等爲左拒軍牧田西酒井左衛門尉爲中軍前驅大須賀出羽守爲後軍西尾豐後守津輕右京亮松平丹後守水野六左衛門等留備大垣吉田侍從淺野左京大夫有馬金森德永三法印一柳監物軍尊井備南宮山陀列侯將校皆從中軍兵總七萬五千備前中納言秀家將中軍陳天滿山址薩摩參議小西攝津守在其左大阪兵屬焉有馬修理大夫河尻肥前守糟谷內膳正戸田武藏守平冢因幡守等在其右大谷刑部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十六

懷德堂

在其西南石田治部背膽吹山而陳島左近爲之先鋒柵於八幡祠北筑前中納言秀秋安藝宰相秀元皆在本營布陳朽木河內守脇阪中務少輔赤座越中守小川左馬助陳松尾址吉川侍從長宗部土佐守鍋島信濃守長束大藏僧惠瓊等陳南宮址兵總十二萬八千時霾霧四塞不辨咫尺大君進中軍半里許辰時天晴三成望見喜曰東師逼矣是自送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夾擊之今日必無源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公子忠吉資雄邁而娶於井伊氏故直政厚之於是直政率精兵三百奉



才藏吉長

公子忠吉、攬先。福島氏上可兒吉長、扼之曰：「我軍奉命，為先鋒。敢先者誰？」居直政曰：「我奉公子巡邏耳。日邏騎過，眾非制矣。直政不得已，顧其老木股右京曰：『若勒眾，乃與公子以數十騎，馳會中軍。螺起前軍，諸隊競進。直政擊島津氏軍，忠吉、燈一人而傷。直政力戰扞衛。右京尋至，中書忠勝等亦繼之。與島津及小西氏鬪，是以不敗。』」

逸史氏曰：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前輩有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善。夫公子以貴重之身，與卒伍爭首功於鋒鏑之下，一時大人君子皆以是為盛烈。其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大者益闕如戰國，餘習豈不哀哉？兵部氏國之柱石舍老謀而用壯事，亦非所聞也矣。

福島正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數百人。眾將走，正則大怒，馳且號曰：「退者斬！」秀家亦勵眾健鬪，兩槍相摩迭前。迭卻，黑田長政、薄島勝猛、柵勝猛躍馬先。眾周麾而騁，中銃而燈，餘眾潰。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噴岐守竹中丹後守戶川肥後守擊三、成軍與舞兵庫蒲生備中戰，卻走數百步。三成說曰：「可也。」乃舉燧報南宮。下阜鼓譟，令前隊尾而前。南宮師不動。長政及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石田前隊。田中生駒等乃反

大學吉胤、吉隆子

山城守賴繼、吉隆

藝

織田有樂、長益

河內守長孝、長益

長門守信成

黃門秀秋、井左衛門

門督唐官金吉

平岡重定

擊焉。大谷吉胤、木下賴繼、平塚為廣、戶田重政合兵進自道南。京極高知、織田長益、長孝、藤堂高虎、津田信成邀擊之。賊鋒甚銳，且戰且退。於是諸隊齊交，鋒矢如織，煙塵蔽空，號呼聲動地。殞屍相藉，原草皆朱殷。日既午，勝敗未決，而賊勢屢張。金吾秀秋、遠巡未發，窪島孫兵衛馳報於大君曰：「松尾似信約，若之何？」大君弗懌，曰：「嘻！豎子賣人乎？頃之顧孫曰：『女銃射松尾，試其向背。』孫率銃手而馳向松尾，連發先是長政使大窪玄輔促松尾兵，玄輔拉其老平岡石見撫刀曰：『事方殷，而子殊無應意。』即見欺，請濺以頸血。」石見指天曰：「我自有處分，第待之。」及銃起，急傳令轉旌下山，步騎八千銃手六百擊吉隆軍，脇阪朽木小川赤座鼓譟繼之。吉隆久有惡疾，碧綃冒而不甲，而轡望金吾氏旌曰：「校童果忘恩背義，乃飛轡大呼曰：『直衝中堅，必馘校童。』眾塵戰，筑師挫衄。吉胤賴繼反騎赴援，長益、高虎乘機蹙之，與筑師夾攻，斬獲大半。賊右師敗，津田信成與戶田重政鬪，不決。織田長孝代縱重政以矛獲之。小川氏士獲平塚為廣、湯淺五介、大谷之良也。馳告吉隆曰：「武州因州皆外練士，亦盡兩郎君殘卒枝梧，事已急，請自為計。」吉隆首肯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武藏守重政 因幡守為廣

出橐中金散衆使行。顧五介曰：「勿令健傳我首。」乃伏劍。年四十二五介到之。侍者葆元以襦袴諸淳中。五介遂冒藤堂氏。陳藤堂高刑獲之。吉胤賴繼兵皆歿。馳回觀虛輜。相嚮而哭。欲歿之。從騎諫止。乃潛歸敦賀。謀城守。無應者。遂奔大阪。賴繼尋歿。吉胤歿於元和之役。云：「我師見松尾。應氣益奮。闔軍大鼓噪。騎驚卒躍。乘之賊不能支。浮田秀家怒秀秋將親馳之。其老明石全登諫曰：『千金之身。何輕先匹夫。』曰：『大事已去。一死以報。』故太閤耳。顧召圍人全登曰：『借令親藩重臣皆畔。主公一人留輔。孺子可矣。』備作殷實。豈不可以。」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十九

懷德堂

雄張哉。若不得志。岡山城池受天下兵。而後歿。未晚也。秀家沈吟良久。廼以左右數十騎遁。賊中軍敗。知名之士皆留而歿。其騎長河內七郎右衛門以勇畧聞。於是率屬馳突。明石掃部呼曰：「一敗塗地。七郎何氣王之甚。」晒曰：「是豪士之常不足異耳。」大野修理亮治長格之。與其士權合刺殪之。掃部單騎遁。治長級七郎詣牙陣。不知其爲誰。及事平。或人指名之。治長以白。大君曰：「我聞其名舊矣。惜也。當時不諦視其面。賊之出關原也。邏騎皆報曰：『兵十餘萬。』黑田長政有士曰毛谷主水適使焉。大君諮以賊衆寡。對曰：

不過三萬。怪詰之。對曰：「臣計其鬪士不計見兵。大君稱善。賜菓而出。旣而曰：『我恨不問渠姓。』左右以毛谷答掉頭曰：『不然。渠於毛谷有健鬪之功。因以氏焉耳。』蓋其姓田原。云：『藤堂氏之獻湯淺五介。』大君曰：「是免唇漢與。技血驗之。果爾衆皆服。」大君善知士。錄微細川黑田加藤田中等與石田戰未決。會京極藤堂織田等破大谷。而至左右角之。賊左師潰。獲蒲生大膳北川十郎島左近。子新吉等。甲首百三十。蒲生備中知不可爲率屬。冒陣號侍從長益。斷以刀不入。馬驚而隊又斬二人。長益與其士叢稍殪之三。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

懷德堂

成逃匿。膽吹谷中。加藤嘉明初臨軍也。鎧冑鮮麗。及戰。換以庸甲。賊抗而不卻。賊走而不追。人以爲智。黑田長政擇壯士十餘人。以自從。誠曰：「今日必取石豎敵殪。勿躬。敵走勿獨追。唯余馬首是瞻。及賊奔窮。追至膽吹址而返。人以爲勇。」島新吉有二弟。挈家竄於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大君在駿府。二人竊議曰：「吾聞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爲囚。兄乃給母。以弟官游。反接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禽。島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遣歸。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

乃首實曰請速就顯戮。大君憫其孝義特宥一人。令迎母於府下厚給終身。中書忠勝兵部直政等與小西行長戰交綏及石川敗小西前隊自亂行長傳令少卻而整我師謂小西氏走爭萃於是賊遂潰行長麾衆大呼弗聽乃挺身逃三成昧於兵但以其有異圖也舍業招致諸侯賓客暨諸亡命故軍鋒甚銳殺傷亦過當士死勢窮而後走行長勇悍練武事然嗜利不好客首佐異圖而益事封殖上亦無歸者故及大事人不出外力圖軍潰散世以爲笑慘云於是賊皆大敗績唯島津義弘固列未甚敗秀秋鼓衆逼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刑部少輔正之正則子  
中務少輔豐久義弘弟義久之子  
阿多忠實失其稱盛淳蓋其號也或作長義  
之義弘殊外戰筑人皆奔薩人亦多外見兵屢五百義弘自謂卻走非武乃以銃自環取途足緒嶺直摩我陣而南福島正之退之不克酒井家次軍亦動我師迭進犄角獲島津豐久薩侯將外之阿多盛淳叩馬代之而外乃得脫走公子忠吉井伊直政追躡直政傷臂而止義弘與數十騎踰嶺間關達大阪挈室航而還國我師喋血乘勝分道尾擊斬首虜四萬計餘皆鼠伏鹿走遺棄衣糧器械蔽野塞川我兵外者不滿四千未時而畢列侯諸將皆見初大君介而猶中於是乃胄顧笑曰諺不云乎克而固胄纓衆皆

賀公子忠吉井伊直政至大君視直政創手自注善藥謂公子忠吉曰女亦陪注中納言秀秋疑懼未至大君命召之遇以脇阪朽木赤座小川四侯至大君下胡牀拊之秀秋膝行蒲伏不能仰視命拔佐和山自効脇阪朽木並得復舊封赤座小川有罪奪封福島正則附黑田長政曰秀秋爵位自降今茶然卑屈醜亦甚矣長政微笑曰雉雛遇蒼鷹不得不爾或人請凱大君曰今日之捷列侯之力也其卒咸在大阪心當西悲我豈忍獨樂哉數日內至大阪悉復其室然後凱焉未晚也衆皆感服有隕涕者宰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相秀元心持兩端初觀燈起賊勢競將下師應之藏人廣家弗聽乃傳餐而坐或相謂曰斯飯是宰相氏反食邪止家等山址軍始疑懼焉及我師乘勝部下尚不胄卒皆委銃而觀焉秀元使謂正家等曰我欲下而前鋒不可請子自爲計山下軍驚而潰亦不追焉池田淺野等諸軍望見蹙之斬獲許多惠瓊奔京師盛親奔大阪正家還水口秀元以無功不自安廣家使謂長政曰秀元空馳謁焉但輝元在大阪義不可獨先請族異日遂垂囊引去是日西尾光教津輕爲信等進攻大垣松平康長令曰銃豈特長兵亦是

豐後守光教  
右京亮爲信  
丹後守康長



淡路守安元

陽岐守晴成三成  
父木工助重成三  
成兄右近大夫朝  
成重成子準人正  
重家三成子下野  
守賴忠三成妻父

內藤正行廣

下總守勝雅

攻具乃築雉堞以銳毀之克外城十六日師攻佐和

山十七日脇阪安治與子安元自南面登捕斬若十

眾畢登石田晴成重成朝成重家宇田賴忠等舉自

殺大君以三成不存命田中吉政大索遂懸重賞

以購逋寇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

長往護衛京師置關四郊法令嚴明秋毫不犯四民

復業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秋月島橋斬垣見熊谷

等出降以其歸順先役皆得復封福原石馬率餘眾

猶固守西尾光教射書喻之右馬自斃攻城而逃尋

賜外初山岡道阿彌景友以偏師徇勢遇長束正家

逸史卷之九 ○五年 ○四十三 懷德堂

逃歸要擊走之遂進取桑名城主氏家行廣逸又取

龜山城主羽柴勝雅逸又取神戶而還景友警敏滑

稽以能迎合得寵任管御外人頗喧闐於其門及難

作多諭西諸侯歸順又樹矢石之功明智之阨與其

二兄有道次翼衛之勞伏水之陷其弟甫安歿之於

是自謂必得封侯及事平大君賜以江之田五千

石景友歛望稱疾不出或為言其屈大君攢眉曰

道阿彌之憾安矣抑夫夫也佞我若厚賞之側媚之

風競興必大害家國故我寧負一人不負天下也本

多正信在側贊之曰善夫大內今川北條之弗祀皆

新太郎景本

是物已大君莞然景友聞之懼而告愈大君眷

顧如初尋封其子景本以與之古渡一萬石云長束

正家歸水口圖城守士民皆散大君遣兵伐之正

家挈室走櫻谷我兵追之皆自殺小西行長單行至

糟川江有僧林藏主者物色之行長告實曰我德女

拘而往焉林曰事至此公之驍名蓋自引決行長曰

我奉天主教法禁自刃林縛而獻之賜林金百兩石

田三成踟躕山間採拾自給數日而托一民舍聞迹

捕甚急病不能興乃使主人自首田中吉政就執之

十九日駕至艸津天皇使使者郊勞焉大君

逸史卷之九 ○五年 ○四十四 懷德堂

令大野治長如大阪存問孺子及淀臺曰亂由石賊

孺子初無所知今賊既平凡事皆如舊道路紛紜之

言予不以介意初大阪傳敗上下惶駭皆自以為不

知外所及使命至其喜可知也

逸史氏曰豐孺子幼冲固人所知也然淀臺將種性

又慧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者審矣

大君寬弘之量一切置乎弗問雖漢世祖之安反側

子宋太祖之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較焉假令豐太

閭處之則其視孺子不啻孤豚而闔城之人不為机

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食者或妄謂人君待孺子

之薄。吾則不信也。

安藝中納言輝元增田右衛門尉長盛自大阪馳使乞降。不答。初柳川侍從宗茂在國得賊檄。衆議不決。宗茂曰。成敗姑舍。是豐公之恩。藝侯之誼。皆不可誼。我第往。遂出兵。既下大津。而東抵草津。審聽關原之敗。乃奔京師。木下肥後守家定猶在洛。宗茂使謂之曰。令郎改圖。言語道斷。公如有意於孺子。請俱至大阪。嬰城一戰。辭曰。去就難猝決。子且先往。乃閉館自守。宗茂哂曰。渠固當然。遂奔大阪。使謂輝元曰。公必嬰城。請受一聘。辭曰。姑議。而後答。宗茂曰。咄。今日何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五

懷德堂

議之有。我且歸國觀變。其下諫曰。君之所以報國。酬知畢矣。盍改圖保宗。宗茂乃使人乞降于行營。會來日侍從秀包亦至。自大津宗茂告情勸降。且欲俱就國。秀包曰。我當觀吾納言而進退。宗茂至海門奪舸。歸柳川。鍋島勝茂初從毛利氏。徇勢而中悔。及敗。納降歸國。築紫廣門亦自大津遁歸。秀包嬰疾奔藝。尋歿。并日駕至大津。遣與平美作守信昌如京師。攝所司臺。加藤正次板倉勝重大窪長安佐之。初加賀中納言利長怒青木一矩反覆勒兵。追北莊會關原。聲問至。一矩大懼乞降。送任子。利長曰。乘之窮。吾不忍。

信濃守勝茂直茂子

加藤喜左衛門板倉四郎右衛門

後伊賀守大窪十兵衛後石見守

乃受其降。一矩贈賄甚厚。一無所取。以任子南上。是日至大津。執謁賀捷。大君大悅。慰藉再三。且問曰。侍從弟何如。賀侯蹙蹙曰。利政功罪不相掩。伏冀末減。大君曰。先公臨歿。以子兄弟爲托。且子之績多矣。侍從雖有罪。宐從寬典。及賊黨流斬。特赦利政。除名爲民。悉予其歲租稅及帑藏。利政浮游。歿于京師。云。世子秀忠至。目籠。信聞關原之慶。晨夜兼行。廿一日至行營。大君愠其失期。弗及事于關原也。托疾不見。世子攬涕而出。榊原本多大窪酒井諸子從世子者皆執謁。大君令井伊直政釋焉。直政傳命且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六

懷德堂

曰。世子逗遛不逮大事。諸君亦當分其責。諸子皆畏憚。不答而退。時稱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榊原吏部爲三傑。兵部氏威權最隆。而心右。公子忠吉酒井備後守忠利不平之。獨留謂直政曰。世子後期。自有曲折。大主不必深尤。今妄詬病。何不爲世子地。直政曰。我惜世子貽嗤天下。憤惋之深。不能不言。忠利勃然變乎色曰。縱令世子有過。而失驩於大主。百方調護。子之職爾。今行營賜言。以乘其釁。獨何與。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驚救。乃罷。衆僉曰。彼夫也。信駿之役。嘗以武聞。今日之勇實軼之。大君世子皆

聞而壯之。忠利時食三千石。次年命食一萬石。後益至三萬七千石。預大政。其長子嶺岐守忠勝實爲名臣第一。上野介正純言於大君曰。臣之父正信爲世子謀主。勸有事于上田。其愆期職此之由。請加顯戮於正信。以暴世子。无咎於天下。大君稍霽威。世子喜。謂正純曰。今日之言。沒世不諼。正純揚揚而出。安藤直次語人曰。上州其無後乎。言傷倫而有得色。殆矣哉。旣而正純增邑人間。直次曰。殆者若何。對曰。未也。及世子立。益有寵。增封食鬱宮二十萬石。人復詰直次對曰。殆者正在此。居。何正純敗衆服直次。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七

懷德堂

識鑒伊奈圖書助今成守日岡關爲清洲侯正則所逼。自殺。初關卒與正則使者諍而辱之。圖書不知也。使者反命而自殺。正則性剛戾。又恃功而橫。乃發怒責償於井伊兵部。兵部諭圖書斬卒數人以謝。滋怒曰。賤隸雖百。豈當我一士邪。卽不得償於主司。我自

有處分。圖書故自殺。事乃解。世子聞而深銜之。逸史氏曰。圖書之歿。舊志所載各異。或曰。大君之命也。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兵部氏之請也。大君惜焉而不能奪也。或曰。圖書自決也。大君兵部俱弗知也。要皆未得義之正。而今莫詳其實。但其

左門一西

係福島氏之橫也。一矣。嗚呼。福島氏新附之功。始乎是役。輒從以橫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慎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慎乎。宜矣。福島氏之困於終也。蓋正則以功受大封。至晚節汰虐滋甚。元和中廢銅國除。正則積惡自取殃。而當時世子之憤。亦有待而發云。廿二日井伊兵部本多中務松平下總守與池田福島淺野黑田藤堂有馬氏帥師赴大阪。協阪安治進護海門。中納言輝元右衛門尉長盛復使人乞降。兵部等亦不答。廿三日大君召世子見之。因曰。兵機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八

懷德堂

如碁輸贏之數在全勢矣。一局旣制。勝敵子錯峙。胡足介意。如今西上事在濃尾。關原已取巨魁。雖有百眞田。亦且自降服舍。大圖細非我所知也。女在上田。日無進此說者乎。對曰。唯有戸田一西論之甚審實。如尊算乃召左門曰。秩庠者言亦不行。歟。我且使汝言易行。一西喜極號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次年就賜江田三萬石。撤舊壘。改城膳所有司董役官給其費。與平信昌執僧惠瓊于輦下。廿四日世子入京師。藝侯輝元避西城。徙木津邸。益馳使者謝罪。納降。增田長盛遁高野。駕駐大津數日。諸王



公卿或發使或親來畿甸守令下至豪農富商旁及大祠巨刹主者奉贊爭賀填溢街衢初文祿紀元之冬本願寺主光佐歿子光壽如教嗣季子光昭之母有殊色既寡而見太閤氏獻身以請焉太閤廼繼光壽而立光昭如順及大君東征二人皆如江戶送師石田三成沮之道勒還光壽遂間行而東其歸也三成怒捕之光壽潛匿屢免於是來賀大君慰勞懇至且曰賊之敗亦汝之幸居人何爲創一寺于本寺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曰此原當嗣者安並司其教乃令天下支寺門徒分屬之東西宗於是乎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九

懷德堂

判焉

逸史氏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演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盤錯之勢末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爲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默銷易曰獷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大君命修伏水城廿七日至大阪權居西城四方賀

安房守氏喜修理第一晴

松井佐渡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

懷德堂

者益至所在黨賊者望風竄匿京極宰相高次之保大津也馳書於兵部直政及侍從高知告義舉大君在中泉遠報書嘉獎且曰誅夷在近努力堅守高次出城而得報又聞關原之捷悔恨不自勝焉及駕至大阪遠近輻輳高次獨不往命召之對曰城守不卒何顏得見使者再反皆固辭令井伊直政邀曰子舉事於危難之際明知無援而嬰孤城於賊窟義既烈矣又能遏賊衆數萬使之不及事于關原功亦不少乃往大君與之言如初先是九鬼嘉隆懼罪與堀內氏喜奔其邑新宮稚山城主桑山一晴攻新宮下之長門守守隆如大阪爲父求哀弗許因池田福島二侯苦請焉允之守隆喜馳人逐之嘉隆就途惶愧不安暴自刺而歿是月豐前太公如水率兵一萬而南或請姑踰上國聲息如水曰如此將失機會且不免觀望遂出師會豐故侯大友義統入豐應賊義統朝鮮役失侯幽于周及難作賊囑以復舊封厚給遣還以徇九國義統欣然聽命如水聞之貽書曉之弗從既至糾煽新舊據立石後豐兵勢頗張黃築後豐爲細川氏別邑距立石七里處守松井與長等告急中津隈本如水轉旆赴援義統侵黃築主人逆戰不利

既而中津先鋒至戰于石垣原後豐大破之如水尋至

將進攻立石義統懼而降後大君放義統于常加

藤清正欲伐宇土八白並肥後小西氏及出師聞黃

策急分兵赴援自率師繼之會黑田氏報義統就禽

乃轉圍宇土如水進攻安岐後豐城主熊谷直陳在大

垣叔父外記處守如水起煙樓臨以巨砲火箭又以

龜甲車毀壘址鉦鼓聲震地城中大窘或人請焚城

爲內應如水弗許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吾烏利

之且縱火多死傷吾不忍也乃射書城上諭外記以

順逆且曰若用命不戮一人外記乃致城奔上國如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水入城悉祿其士已而外記聞直陳定死投中津亦

祿之如水進傳富木後豐攻之如安岐主人夜出斫營

擊卻之於是城主垣見家純死於大垣有遁歸者軍

吏拘以獻如水故縱入城守將乃降士衆怒其斫營

請正罪如水晒曰我已薄彼彼亦薄我其事相抵功

之最在得地而不殺人悉出其民而祿其士岡後豐侯

秀成中初應大友氏中悔之乃出兵伐曰杵後豐侯

吉太連戰不決如水赴救諭以順逆一吉自殺餘衆

乃降又伐角牟禮並豐皆下之於是關原聲問益至

城堡望風歸順南豐悉平

內記志明

佃四郎兵衛

逸史氏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賢以譎詐爲茶飯暴

骨原野視以爲肉舖魚店獨如水氏俊邁多智慮能

見正道之不迂也乃不納反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

之旅恩威兼行所向無前其功反軼世之以爲賢焉

者也遠矣魯頌曰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如水氏可謂

能順矣

藝侯輝元之東也使其將村上掃部能島內匠等帥

舟師徇豫伺眞崎之虛攻之士寇亦競興加藤忠明

爲兄嘉明守焉佃一成佐之扞禦不屈一成設奇計

夜襲藝營手斬掃部藝師敗績內匠亦死又擊土寇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連破之身被三創而廢藝人合土寇復逼城忠明疾

戰不決一成歎曰與病而死牀毋寧尸於原野乎迺

裹創而起畢發旄倪張疑兵於山上賊以爲大援至

氣沮一成乃悉銳衝突大破之遂北至海瀕藝人爭

舟而逃轉擊土寇平之海南郡國賴得保全嘉明厚

賞一成朝鮮之役一成從軍有功韓人屬目後及元

和之役老而益壯云上杉氏時大君之西也欲釋

憾於最上氏令直江兼續將兵四萬入羽曰盡敵而

反最上義光聞之而懼設廿五砦自上山達幡谷兼

續拔幡谷義光遣子家親乞師大崎且曰君與我爲

志村伊豆

上泉正俊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三

懷德堂

近姻又同承內府命今危在旦夕請舍舊怨以策新功。弊邑若滅君亦有屑竭齒寒之患願熟圖之初政宗之母義光之姊也以疆場事屢舉兵相伐故云政宗曰謹聽命乃發兵四千助義光親率步騎萬五千繼之兼續既陷幡谷乘勝轉戰奪十一砦進攻長谷堂義光率精兵二萬救之軍稻荷山大崎兵軍文田長谷地險兼續逼以竹盾募礦工穿地道起吊樓築土山砲礮鼓譟接晝夜聲震林壑城中婦孺皆哭守將志村高治隨方捍禦屢出衝突義光政宗又助之殺傷每相當而攻圍滋急兼續又分部四出縱火攻掠取小寨七景勝益發兵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兼續使穗村造酒上泉主水助之守將里見越後覆客城下獲造酒主水兼續欲先取長谷而併力於上山下令部署軍中忽相驚曰上國大事去矣兼續始懼會津使者尋至命速班師一軍失色兼續曰聞變潛遁貽笑也當示威而後去乃使行人告情乞戰詰旦鼓衆齊登陷羅城乘風縱火譟而退遂焚營收軍義光政宗與城兵共追躡兼續且戰且退關凡二十餘合以達米澤續之采羽地兼會津部將所据城寨義光皆下之冬十月朔與平信昌以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

兵大夫盛次

勘兵衛吉光或云單名了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四

懷德堂

徇京師斬之併長束正家等首梟之三日大君納毛利輝元降削其封藝石雲隱因伯備中備後八國予周長二國輝元乃徙治於萩長令世子秀就爲任子除增田長盛封尋放之岩槻武元和之役以其子盛次畔也賜死藤堂高虎如郡山收城守將渡邊吉光等將拒命吉光婢直有幹略衆皆推重焉會長盛予書致城吉光處置又得宜高虎以爲能遂祿之食一萬石大君發使者收浮田氏封國人散亂無復抗者丹羽長重青木一矩皆坐觀望反覆國除後以長重有才畧其歸順先關原戰也召而祿之寬永中累封食白川與十萬石云越中守忠興憾小野木重勝圍其父玄旨也請討之十八日伐福智山丹取之重勝自殺木下延俊姬路城主家定第三子以父受留務于京畿每代居守及役舉城歸順路梗不通聞慶馳至從忠興伐福智山因受封于日出後一萬五千石十九日世子如大阪薩侯義弘懼討不知所爲太公龍伯素昵於我大君亦以其強大而僻也病於勞師毒民乃聲言大舉航海先令人諷諭龍伯龍伯幽義弘馳使乞降許之龍伯大悅將來謝嬰疾不果欲使從子忠恒代往先是忠恒殺大夫伊集院幸

右衛門大夫忠棟  
號字幸仙

右衛門大夫延俊



侃于伏水，邸非其罪也。於是其子久直以邑畔，其族應之境內驛騷。忠恒亦不能出焉。備侯秀家之逃也，西至江，從騎多道，又遇土寇，奪刀槍鎧馬，與近侍二人草行露次。匿山民窟室。秀家袖裏唯有護身寶刀一口，聞名捕急，將自裁。一侍臣止之，曰：「徒死，爲也。請竊還國，以爲後圖。」願賜臣以寶刀。臣詐告主公，以紆逮迹。遂詣幕府，自首曰：「秀家度不脫，自殺于山中。微臣火化而收遺骨。寡君既爲首罪，其死不可以不白。臣分萬死，謹以告乃獻寶刀以證焉。」大君允之。謂侍臣忠以祿之。秀家微服奔大阪，聞備已不守也。率子秀規奔薩會島津氏，納降，遂就潛匿焉。初，加藤清正之圍宇土也，力戰奪羅城。八白爲控于薩薩發二軍，水陸並進伐佐敷。肥後加藤氏邑以救宇土屯水股。肥後小西氏邑清正軍人夜捕一卒，清正曰：「是必有遺下物。」舉火燭之，有一竹杖，清正曰：「可矣。」剖得城將乞救於八白書，乃募土人齎書，如八白得期，覆之半途，遂專力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日窘。及關原之報至，乃射書城上。又捕賊自上國逃歸者，故逸之。宇土守將小西隼人自殺致城。八白守將及薩師在水股者聞之，宵遁。黑田如水又率師而北伐香春，下之進攻小倉。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五

懷德堂

豐前守勝信

主藤正統增

民部大夫祐丘後  
豐後守  
修理大夫藤慶  
左衛門尉祐經  
大和守祐宗幼字  
大茂

賊主森勝信迎降。初，勝信子勝永東上，隸毛利氏。次南宮山，及敗山降事平。父子皆坐放焉。勝信尋歿。云如水與清正期，期南徇，筑後初鍋島加賀守直茂以其子勝茂與賊也，懼討，馳使者亡降，且欲以功自贖。於是聞橘左近將監宗茂還率兵趨柳川。宗茂曰：「我已歸順，然侵軼之旅不可不退矣。」出偏師禦諸境上，連戰不決。會黑田加藤二氏皆至，如水喻直茂息戰。清正使宗茂致城，實諸隈本善視之高橋統增同兄宗茂進止，故坐失候。後宗茂如江戶謝罪。大君命食棚倉與一萬石召統增祿之，更姓名曰橘直次。元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六 懷德堂

和中復宗茂封柳川十二萬石，直次亦得復三池一萬石。云鍋島直茂轉攻來目，如水清正使人喻城中。初，毛利秀包與如水善，其發來目也，囑守曰：「西師脫不利，四隣必來伐。若等力竭，則悉殺吾孥。」之唯如水氏而來受其指揮，慎勿與共抗焉。於是守將棄城，載孥奔藝。清正又招筑紫廣門降之，收其封山下。筑後。飯肥城主伊東祐丘之會東征也，病卒於大阪。及難作，子祐慶聘還國伐，旁近黨賊者克之。伊東氏其先居豆之伊東，因氏焉。祐經者寵於源賴朝氏，以仇強歿。其子祐宗受任于日向足利氏之時，其裔祐堯受

封于日隅二國。數傳至祐國。與島津氏戰而歿。祐丘爲其孫。又爲島津氏所逐。流落多年。及豐公西征。裁復五萬石之地。於是祐慶謂藤我宿禰斯機可乘。雖大小弗敵。而繼援足恃。乃攻宮崎。拔之。進伐佐土原。奮戰大破之。斬獲數百。近隣諸城合兵來救。又擊走之。十一月。如水清正糾合二豐筑肥兵討島津氏。進兵佐敷。清正督前部軍于薩境上。祐慶大喜。勒兵以從。如水度薩必降服。乃貽書清正。故緩師期。以俟東報。薩人亦告情。不出。旣而大君有命。班師。祐慶慨然。爾後諸藩疆場終無復事。伊東氏至今憾之。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七

懷德堂

其群下每正且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對曰。諾。然後納慶云。及甲斐守長政得大封也。如水東上賀捷。且拜賜。大君慰勞甚至。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咨諏大政。固辭曰。已老且病。無復意於世。兒今受大藩爲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生焉。初如水爲豐臣氏謀主。以見忌。蚤告老。於是益自恬退。列侯士大夫日踵其館。贈遺紛錯。門如市。不以爲意也。尋辭歸而灌園。世子聞而嘆曰。留侯果與赤松遊。

逸史氏曰。百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算無遺策。以平定九國。可謂殊勲矣。祿爵不辨。禮義而受人之

本莊越前

和賀忠親

通情。唯如水氏前後退然辭遜。如怯夫。然可以爲勞謙矣。記所謂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蓋如水氏之爲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大資沈勇。而有天慮。故所付度。能不失其常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微倖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我大君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世子目以子房者。的矣。世或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多事而不爲焉。大君慮之。亦深爲之備。舊志遂爲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八

懷德堂

紛紜之說。是野人喜談之。之過爾。旣不知時勢。又不知其多智善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伊達氏之歸自山形也。意輕上杉氏。謂渠今方破膽。可以逞矣。乃攻福島。本莊繁長爲城主。政宗一戰而挫。乃謂杉家之驍將悍卒未易當也。因宣言雪且淡。退次白石。旬日。又攻湯原。亦敗。乃還南部氏邑。有和賀故主。主馬忠親作亂。攻花卷。南部侯利直討之。屢戰。有利忠親退。保岩崎。伊達氏挾姦計。喊四近助之。給以糧芻火藥。利直攻岩崎。旬月。以雪淡罷。土侯盛親之奔大阪也。因并伊氏謝罪。乞降。還國。埃命。大

君許之盛親馳赴大阪。初盛親庶兄曰孫三郎與藤堂氏善。左右或言於盛親曰。藤佐州方寵孫郎若爲其及引恐分半封。盛親然之。逼孫自殺而後發。大君聞之大怒。正其罪。國除廢爲庶人。眞田安房守昌幸致城邑詣行營俟罪。大君欲處以死。伊豆守信幸因井伊柳原二子請末減。二子爲言之。大君曰。黃門恐不聽言於世子。世子作色曰。我以上田壯命愆師期。且以是受譴。取嗤中外。實終天之憾。老革當斬萬段。借令君命加原有。我將以死靜卿等勿復言。信幸聞之復見二子。稽顙曰。臣父罪大邦有常刑。臣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五十九

懷德堂

不敢復請。臣素知有今日。故上田之役。日夕發使熟諫。皆不見聽。實式部君所見也。臣既辱眷顧。又知邪正之歸。是以寧負父不負君。臣之事畢矣。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臣父臨刑之日。請先賜臣自盡。讎人之子而受戮。未爲刑之濫。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當甘心就刑。臣亦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時。猶生之日。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布腹心。康政擊節曰。孝哉。我保房州之命矣。義朝氏當魂於地下。與直政入言之。大君世子皆動容嘆賞。卒減死。論井幸村放之高野。昌幸居九年而死。云時

唯東陲未平。其餘郡國與賊通者。或降或死。或就擒。大君與群臣審議其罪。除削流斬悉畢。諸城館主後至者。從寬典。皆復其爵邑。區宇大定。遂論功行賞。改封結城少將秀康于越前。六十七萬石。舊封結城十萬五千石。下野守忠吉于尾。廿四萬石。舊封武之忍十萬石。筑前中納言秀秋于備前。作五十萬石。舊三十萬石。京極宰相高次于若。九萬石。舊封大津六萬石。京極侍從高知于丹後。十二萬石。舊封信之飯田八萬石。清洲侍從正則于藝備後。五十萬石。舊封吉田侍從輝政于播。五十二萬石。舊封丹後侍從忠興于豐前。四十萬石。舊十二萬石及前歲所益豐後黃築五萬石。淺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六十

懷德堂

野左京大夫幸長于紀。三十七萬石。舊封甲掘尾帶刀吉晴于雲隱。廿四萬石。舊封遠之濱松十二萬石及前歲所益越前府中五萬。黑田甲斐守長政于筑前。五十二萬石。舊封豐前中津廿五萬。田中兵部大輔吉政于筑後。三十萬石。舊封參之岡崎十萬。山內對馬守一豐于土。廿萬石。舊封遠之掛川六萬石。中村伯耆守忠一于因伯。二十四萬石。舊封駿府十萬七萬五千石。有馬玄蕃頭豐氏于丹之福智山。八萬石。舊封遠之橫須賀三萬五千石。加藤主計頭清正就封肥後。七十二萬石。舊肥後熊石伐小西氏所得邑十五萬石。益加賀中納言利長以能併舊封賀越中爲百有九萬石。舊封是歲所除益加藤左馬助



嘉明以松山併舊封真崎並為廿二萬石舊十萬石益藤

堂佐渡守高虎以大洲併舊封今張並為廿萬石舊八萬石

餘並有差於是津河泉三國及四外郡邑為大

阪統下凡六十餘萬石其界府尼崎等要地置吏建

侯以管轄之又定群臣賞改封井伊直政于江之佐

和十八萬石舊上毛其輪十二萬石本多忠勝于勢之桑名十

二萬石舊上總結十萬石以其舊邑上總大北五萬石予其

次子忠朝酒井家次上毛高崎七萬石舊上毛永三萬石與

平信昌濃之加納六萬石舊上毛官崎二萬石石川康通大垣

五萬石舊上毛鳴渡三萬石餘亦並有差大君乃令世子入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朝告武成十二月 天皇廢 皇太子良仁立皇

子政仁為 皇太子政仁居嫡而有寵母近衛公良信尹女

仁庶長而無威母中山亞相親綱女初豐臣太閤與菊亭右府

晴季謀儲貳固請立良仁以其私也 天皇弗憚

於是咨之 大君大君對曰臣聞之舍庶立嫡禮也

且知子莫如父事爰由 宸斷臣亦有數子不得不

自擇也 天皇大悅遂有是命紅毛夷至界府始

通互市也 大君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矣應仁以

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

書是仁政之基矣於是命有司採周易家語貞觀政

要武學七書等未經翻刻者梓以行世

逸史氏曰善夫 大君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傯之日

慨然已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闢

越于前代者蓋有自來也矣抑承平十有三紀于今

唯元祿享保間易四書普救方六喻衍義等二三官

刻為得其遺意其他概乎不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

易與

逸史氏又概論關原之役曰大哉役也一舉而天下

定矣嗚呼其成敗之數則斷可識矣周易有之在師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懷德堂

䷆ 坤上 日師貞丈人吉无咎動衆以毒天下不可

不正吉也者戰必克之謂无咎也者事合義之謂我

大君爵齒之隆德望之盛其為丈人也大矣以之禁

亂誅暴又何凶咎之有自東征之初節制得宜摠攬

群傑若臂使指號令嚴明以至大捷之日秋毫不犯

則其之臨 ䷒ 兌下也日師出以律否臧凶律之臧

吉可知也彼狡焉啓兵端不得已而應之則其坎 ䷜

坎上 也日田有禽利執之牧民者豈容袖手觀鹿

豕之傷稼乎哉既取鯨鯢不究罪於孤兒寡婦威惠

並行天使郊勞得以懷萬邦焉則其坤 ䷁ 坤上 也

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論功封拜而善人是富則其  
蒙<sup>三</sup><sub>艮上坎下</sub>也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猗與盛矣哉  
賊黨以毛利氏之孱懦爲盟主以石田氏之姦回不  
仁爲首謀彊圉重藩皆不肯屈下孤裘蒙戎發言盈  
庭加之觀望在前反側在後其所恃者獨戎籍十餘  
萬之數而已矣豈不殆哉是所謂否臧之凶而又爲  
其升<sup>三</sup><sub>坤上</sub>曰師或輿尸凶匪中匪正志剛而才  
弱是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若三成以卑位主兵  
權其爲輿尸之弟子也的矣或曰輿衆也尸主也倚  
任不專衆人主之覆敗必矣西師皆犯此忌雖多亦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六十三 懷德堂

之貴單身窘躓如帶箭之麋卒以就囚虜永爲世之  
笑慘悲夫顧予也之談及于此豈敢爲賊惜其失計  
哉特潛心於聖人設卦係辭之妙如此乃彈指於居  
亂世祖金革而昧於兵機之如彼云爾  
六年辛丑春正月 大君見孺子撫之如初畿甸益  
帖然二月大崎侯政宗興師侵會津七日焚其鄙本  
莊繁長擊走之三月 大君徙于伏水修城功竣也  
詔陞豐臣秀賴從二位大納言我世子亦陞從二位  
大納言伊達氏復攻福島亦爲繁長所挫轉濟逢隈  
河攻梁川守將須田長義設四伏與佐竹氏援將車  
逸史 卷之九 六年 六十四 懷德堂

大吹介長義

奚以爲抑予也竊有異也勝敗兵家之常而西師曉  
練軍事者不乏其人是行易以料勝而不料敗也志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城濮之役狐偃有言曰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可謂善  
籌矣是爲其解<sup>三</sup><sub>震上坎下</sub>曰師左次无咎知不可克  
完師以退揣分得其宜也故无咎西人苟有見于此  
一戰不利知難而退乎大阪金湯加以河山之固尚  
足恃焉累戰之餘勢窮力竭然後以身殉之未晚也  
人垣盈庭之言初不聞隻辭及此平原衝陳孤注一  
擲勢不可復左次至於大敗塗地倉黃奔竄以公侯

猛虎合兵接戰擠諸河斬獲數百伊達氏走保白石  
山東大疫夏四月伊達氏分兵備梁川復赴福島繁  
長距之松川初累勝不設備士皆羅雀而飲十五日  
伊達氏乘曉霧濟川大破之繁長遁入福島士皆委  
棄鎧仗政宗追尾多獲首虜須田長義聞之復與猛  
虎濟逢隈河破其守禦兵遂擊其後悉奪資糧帷幕  
福島出兵應之政宗懼奔信夫山會上杉景勝帥師  
而至政宗大駭使衆以其旗退自正路繁長長義等  
追蹙大破之殲屍塞路政宗與十餘騎間道奔白石  
遂罷還世子至自京師佐竹義宣抵品川候伺謝罪

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大君弗聽曰：乘機舉兵爭衡於天下，豪傑之常不足浹咎，但彼持兩端觀成敗而上去就，特可鄙矣。故予憎之。軼會津義官大恐，族罪于邸。先是，南部利直再伐和賀，忠親于岩崎攻圍累旬，忠親益困。伊達氏出兵援之，利直擊卻之。於是放火箭燔城，忠親出已，而或謂忠親之反。伊達氏誘之也，利直具狀而懇。政宗懼，誘殺忠親，以絕口。五月，大君命增洛邑四外供御之田，及朝士之采，以田萬石給豐國廟三千石，給獻山，遂定祠廟寺院之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爲所司。正次尋坐事免，勝重專

逸史 卷之九 六年 懷德堂

之。是時密亂新平，衆心未一。畿甸狂故常動，藉口於豐家未安，東政施舍，而是職上自宮闈，下至公卿百官，公私事務皆就取辦。時又未置輦下理官，故四民之賦役鬬訟市井之禁令寇盜之詰誅，旁至神戶佛宇之控訴，請求舉領於一官。勝重奉上御下乎誠條達威和並行，雖萬緒叢委而雍容處之，裁決如流。府無滯案，獄無淹囚。貴賤拭目推服，新政勝重幼歸淨屑及還家，蚤從吏事故，居亂世未嘗損甲臨陳而功或出於武臣之右。在職二十載，大君傾心信任焉。云結城少將秀康遷參議，是月始之。國命修北莊舊

蒲生飛騨守秀行

直江山城守

利常實侯利長弟利長無子取爲嗣相模守忠隣

肅正綱紀，撫士臣簡，才能課農桑，省賦斂，徠商旅，恩威並行，境內悅服。上杉氏自亂既平也，大懼屢因宰相秀康謝罪。於是，大君納降使人徵西上。景勝答曰：人生唯命，遂治行，諸臣諫止，弗聽。曰：寡人已一負，豈可再負哉？秋七月至伏水。八月，大君命削會津百三十萬石，食米澤三十萬石，徙鬱宮侯秀行于會津，食六十萬石。大君憎伊達氏，違密命，數與會津戰，且連敗張敵也。聞其右南部叛人益弗懌，乃停朱章之約，割上杉舊封十二郡予之，以酬其勞，併食六十二萬石，增最上義光掘秀治封，佗慶讓並有差獨

逸史 卷之九 六年 懷德堂

舍佐竹氏未問焉。命義光秀治帥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等伐會津諸城拒命者，悉平之。本多正信請曰：上杉雖得赦宥，而其老兼續罪亞石賊，願正典刑以懲將來。大君曰：否。人各爲其主，向預賊謀者矣。翅兼續今如戮之列，國巨室必多不自安者。且示陞於四方也。知其罪而宥之，是與天下更始爾。未爲失刑。汝其體此意，正信俯伏曰：江海之量非愚臣所能測也。臣謹宣揚德意矣。明恩如茲，海內孰不感戴。攬淚而出。初，大君召加賀任子利常冠焉遣之。世子遂結昏於利常。九月，令大窪忠隣送幼女于賀。儀如



成人。大君復召藤原肅。肅淡衣入。見講讀經史時。

浮屠靈三承兌等亦屢進見。勳列席次。承兌不悅。肅

棄佛爲儒。謂之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惜之。答曰。

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真。未聞呼

君子爲俗矣。承兌語塞。靈三承兌又嘗謂肅曰。子之

博洽多才。今修明聘安。以子充使。子亦無不利。答曰。

公等欲利乎。則自爲之。我非爲利者。肅夙尚嘉遯。又

不樂與此輩伍。乃謝病而退。淡自韜晦。而生徒益進。

公卿侯伯。往往親執弟子禮。初。石田三成聞其名。聘

之。固辭不就。次年三成敗後。紀侯幸長厚禮。招之。因

逸史 卷之九 六年 懷德堂

屢遊紀。亦終不受祿。以元和偃武後四年。卒。年五十

有九。時聲聞益隆。大臣列侯交薦。大君亦素敬信

之。方議聘禮。而會卒。舉世惜之。有子名冬。其門人林

信勝。那波方菅玄同。掘正意。三宅八羊。松永遐年等

尤著見。遺稿有惺窩文集八卷。行于世。天子賜

以御製序。云。冬十一月。大君還江戶。遂狩于忍。

大君令世子居正。衛自徙西城。閏月江戶火。十二月

大君狩于巖築。初。大君權置關東奉行。以揆度庶

政。今本多佐渡守正信。內藤修理亮清成爲之。於是

以青山播磨守忠成。副之。皆稱職。是歲命修京師銅

銅駝坊即二條街

駝坊第貳。役西諸侯。亦有內外。踈濠樓櫓。天守之設。

故世呼曰二條城。安南呂宋。東浦塞人貢。初朝廷以

大君既致太平。欲有征夷之拜。屢諭其旨。大君謙

讓不敢當。至是一世皆異其晚列侯群臣交勸之。

大君曰。殊拜未爲晚矣。今天下新定。勞徠方急。且功

臣諸侯多徙封者。庶事倥偬。上以未安集。即開殊拜

則四海駿奔。其勞甚矣。朝旨雖切乎。化年當揣。苟而

受耳。以一己之榮。遽役天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不

能力請焉。

逸史氏曰。泰平功成。隨膺殊拜。固其所矣。孰能遷延

逸史 卷之九 六年 懷德堂

之於歲月之外邪。在昔織田氏之不受殊拜。實以禍

亂未定。愧乎室町虛號。亦其宜也。若豐臣氏則鴻業

未半。以威力排朝議。強取關白。暴戾甚矣。唯我大

君恭謙之美。獨如此。實爲千古無比。荷與盛矣哉。

逸史卷之九

逸史卷之十

奧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七年壬寅  
至十六年辛亥

○凡十年

七年壬寅春正月 大君陞從一位世子正二位初

諸侯請會同于江戸 大君固辭不許於是加賀中

納言利長不待命而來 大君不敢當聞其期遽西

上利長至見世子獻遺甚盛世子亦厚酌之二月朔

井伊兵部少輔直政卒年四子直勝嗣先是命直政

徙治于彦根江改城金龜山功方興而卒尋令直勝

述其事羸疾弗果先築鐘郭以徙焉元和初及弟直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懷德堂

孝代侯乃完功云初伊達氏改城磐手澤於是乎成

乃徙治焉名曰僊臺十四日 大君至伏水黃門利

長亦繼至三月十四日 大君如大阪十五日還伏

水命造松應寺于岡崎資瑞雲公冥福也初島津氏

討伊集院久直族周年定之龍伯疾亦久不瘥屢失

東上期益發使者謝稽緩夏四月 大君頒朱章復

薩隅舊封龍伯不勝喜將輿疾而出久直復畔乃交

兵累月滅之乃令少將忠恒往焉是月內藤正成卒

年七 五月朔 大君朝覲二日朝 皇太后 大君  
十六 欲廢常侯義宣為庶人其父義重哀訴切至 大君

右京大夫義宣  
修理大夫義重

四郎左衛門正成

掃部頭直孝

右近大夫直勝

為霽威乃除常國八十萬石改食秋田羽二十萬石  
其弟宣隆除岩城與十二萬石食龜田羽二萬石

大君欲以水戸常二十萬石封榊原康政令世子喻

旨辭曰關原後期臣為首罪苟免刑戮臣幸多矣豈

敢當殊賞且關白秀次之變大主遽西上臣自館林

星行及之得以捍衛道路實以封邑密邇江都也水

戸相距三日程異日有事不得復爾殊非素志也遂

促駕歸館林本多正信馳入止之弗聽六月 大君

奏請剪南京東大寺黃熟香十一日令本多上野介

正純往 天使右大辨光豐勸修寺右中辨總光廣橋蒞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懷德堂

焉長崎府白交趾商舶至貢虎象孔爵等 大君命

御虎納其餘秋七月為與平氏城加納參議秀康如

江戸途歷碓井關關新奉命禁止諸侯齋火器於是

關吏譏而固拒之秀康忿曰如他諸侯則可若等不

知結城宰相乎將斬之吏懼而止馳訴之世子曰若

等洵不知人得保首領幸已及秀康至世子躬迎門

外供億加隆八月廿九日水野氏卒年七十五葬于

礪川諡曰傳通 詔贈一位備前中納言秀秋自受

大封汰侈日甚在大阪邸得心疾喜怒不節宿臣多  
逃於四方九月秀秋不告而就國疾遂病冬十月

稻葉佐渡  
平岡石見

大君至自京師十八日備侯秀秋卒。年二無子國除。大君召其良稻葉正成平岡重定等祿之佐竹氏之徒封也。其驍將車猛虎得譴以命松平康重如水戶收地猛虎陰聚群不逞襲水戶康重副松平一生物色捉一夫鞠而得反狀康重乃傲賊果至擊敗之禽猛虎梟其首遂平餘寇公子信吉食佐倉四萬石十一月徙之水戶食二十五萬石以佐倉封公子忠輝食四萬石豐臣氏改造方廣寺金像以太閣遺意也十二月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乃權停役大君復如伏水島津忠恒至伏水拜命大君令忠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三

懷德堂

恒襲封浮田秀家之還大阪邸也遣夫人菅氏賀侯利長

大歸賀侯時時推問始知秀家尚存告之江戶官

召侍臣嘗自首者驗問之服罪曰臣設詭計以脫我

黃門一時急耳今實不知其所在前日欺罔之罪蓋

粉唯命事覺之日臣先就顯戮固所自分也大君

益美其忠增之祿及忠恒至告其來奔為求哀曰渠

罪固大然窮鳥入懷臣不忍殺之伏冀枉加寬宥

大君竟減外罪一等次年并子秀規流之八丈島是

歲太泥入貢加納侯與平信昌卒初毛利氏有石見

上杉氏有佐渡其山皆產白金然其所鼓鑄厘厘已

美作守忠政

左衛門督忠繼

石見守長安

豐臣氏徙上杉氏封自採於佐渡亦不得要領復予之上杉氏及大君削二氏地使大窪長安領二國坑務長安巧思絕人彈力經紀所出頗多是歲石見得二萬五千斤四千佐渡得六萬二千五百斤爾後更增額長安又兼伊豆坑務採三歲而與佐渡爭額世以為大君龍摠之祥

逸史氏曰蓋吾聞之也金坑在窮山邃谷艱難之宮而苗脉彰闕殆不可端倪焉礦徒又皆姦黠剽悍喜則人怒則獸見利而萃不利而逸難乎淘採究方而驅馭獲宜矣大君洞見於此任以其才遽然收鉅

逸史

卷之十

○七年

○四

懷德堂

萬之功從前三家之為不逮遠矣豈唯天云乎哉世之言於祥也乃柳柳州所述乳穴之祥其實取笑於怪者是已柳州斷之曰君子之祥以政不以怪善矣夫

八年癸卯春正月封公子義直于甲尚幼未就國使

平岩親吉為假父食甲府五萬石以攝國事二月三

日大君如大阪五日還伏水徙川中島城主森忠

政封之作十八萬五千石以川中島封公子忠輝八

萬播磨侍從輝政次子忠繼尚弱封之備前以外孫

也十二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參議光豐修



要者燕享之享也  
禮者禮儀之禮不  
必謂酒也其說詳  
具于卷末餘白

凡銀幣以百兩爲  
一裏萬兩實得白  
裏禮疏曰諸侯納  
金以爲庭實

加賀守忠常  
對馬守重信帶刀  
直次弟

寺奉策命就拜大君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加淳

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始正大

君位號越前少將秀康以下列侯從官敘任有差置

傳奏司以兼勝光豐爲之所司代板倉勝重任伊賀

守廿五日大君入覲拜命列侯大臣多扈從儀衛

甚盛天皇饗醴勞之曰東討西誅以輔予一人

凶氛立銷泰平闡基將軍之勲朕甚嘉焉益敷文武

之德昭爾顯祖用爲邦家光大君拜手稽首曰老

臣不敏敢奉揚天子休命庭實旅百前志曰獻  
自金萬兩

逸史卷之十  
○八年  
○五  
懷德堂

餽也宗室槐棘皆有贈也庶尹百司皆有貺也公卿

侯伯盡適二條衙以賀朝野津津矣井伊直孝直政

庶子鞠於民間於是十四年大君聞之召見致之

江都三月西諸侯如江都謁元子少將輝政率子忠

繼拜命元子厚其宴好及歸令大窪忠常安藤重信

送諸函關輝政如京師請曰忠繼弱矣且以長子利

隆撫新封大君許之夏四月豐臣秀賴遷內大臣

六月元子遣夫人淺井氏以元女如京師結昏孺子

也秋七月廿三日元女歸大阪年甫七歲大窪忠隣  
送之片桐且元迓之且元太閤時食茨城津二萬二

千石傳孺子有日自庚子之變獨總庶務豐氏倚賴

焉大君念其勞也於是密諭大阪益封一萬石且

元以孺子尚幼辭不受九月孺子令且元來拜昏

大君諭且元勿辭封是月常侯信吉卒十一年無子國

除冬十一月元子遷右近衛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其

大納言如故封公子賴宣於水戸廿萬石大君至

自京師初京師人林信勝幼而穎悟不凡年十餘歲

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喪亂書籍

甚匱乃百方索借不遺餘力誦諷每達曙人以其彊

記目曰囊耳言所入無漏脫也緇流以碩學聞者有

逸史卷之十  
○八年  
○六  
懷德堂

時訊疑義僻事於信勝莫不屬厭翕然稱爲神童寺

僧欲度爲僧不可強之逃歸家曰童子決不棄父母

既長益馳騁百家凡有字成冊者無所不閱究其浩

瀚而反諸六經嘗言漢唐已來文字皆有所原等而

上之大要歸乎六經唯六經文字無所原道固在此

又言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有程朱之學今日異

端外說又壅塞之是不可不力闢焉遂銳意以興洛

閩之學自任是歲甫踰弱冠聚徒講授說四子新注  
履盈戶外其弟信澄亦就受業時學湮日久民間無  
挾冊者故或駭傳以爲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詬信勝

信澄稱第一郎號  
東舟號永壽

曰明經博士。朝廷自有其人。經筵奉故事。猶未講新注。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叨唱朱學。其僭甚矣。遂論列請罪之。廷議以爲然。言之於大君。大君弗懌。曰秀方奚固陋。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林氏之學。由是大行。於是藤原肅居京師。既倡正學。然漢自韜晦。不與世接。信勝景慕求見而未由也。次年與肅門人通。因得邂逅於肅。問難終日。盎然心醉。遂委贊受業。肅亦以爲得人。傾倒不遺。推爲高足。學徒益集。終信勝身。程朱之書刻遍天下。

逸史氏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逸史

卷之十

八年

○七

懷德堂

之興於學。其始不踈。惺窩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之謬。謬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埋晦。茫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大君之明睿。能不爲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懿矣哉。蓋方是之時。大君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興吾道。公伯寮其如命何。

九年甲辰春正月。大君使松前志摩守慶廣。班條令於蝦夷。二月下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每里置埃。初。喪亂之久。里無度。織田氏時命設埃於其統內。

出雲守忠氏  
山城守忠晴

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樹以松及檜。檜與松同。於是取以爲準。既而西南亦皆依其法。云三月。大君如京師。廿四日筑前。太公黑田孝高卒。十九年夏五月。參議秀康將如京師。遇安藝少將正則于途。正則請間。曰。故太閤以公爲養子。乃與孺子爲昆弟。大主千秋後。請善視孺子。愚亦竭力奉之。秀康疑其有異圖。遂絕之。六月。元子如京師。遂朝覲。秋七月十七日。公孫家光生。幼字竹千代。是長島城主菅沼定盈卒。元子至自京師。先是出雲國主堀尾吉晴老子忠氏代侯八月。忠氏卒。幼子忠晴嗣。閏月。大駕至自京師。戰關

逸史 卷之十

九年

○八

懷德堂

原之歲。大君謂對馬守義智。曰。朝鮮之役。因密撤兵至今。未結局。孤固無憾於彼。彼亦必不仇孤。彼若欲來庭。孤且聽之。然非從我求之。卿領此意。試諭之。義智還國。遣人諷之。朝鮮久苦明國戍兵之橫。乃欲托隣交。以辭戍。於是遣行人孫文或及浮屠松雲詣對馬。請修聘。貢併求種人。俘囚義智。馳入報之。大君允其請。且曰。義智宜以文或等至京師。以待孤往。乃命伊賀守勝重館之於大德寺。冬十二月。法印山岡景友卒。是歲。西諸侯設邸于江都。尋皆賓。琴藤堂氏倡其議。相良氏首其事也。伯侯忠一弱而不度。

相良左兵衛佐長

中村伯善守忠一  
橫田內膳

大夫橫田宗治驟諫忠一患之與近侍議陽戒酒召宗治殺之其子主馬以邑畔圍之弗克山陰釋騷雲人出兵助之主馬縱火自殺於是召伯人正其罪誅近臣預謀者忠一待罪于品川大君以其有先世之誼且未成童也特宥之

十年乙巳春正月大君如京師二月召見朝鮮孫文威及松雲戒貢期下令諸道檢朝鮮俘對地多不毛宗氏取給於肥前別邑二萬石於是益以肥前之田二千石以賞其功且諭曰右幕觀期在近且留韓人使觀其儀衛又曰貢使之來卿致之江都時大

逸史

卷之十

○十年

○九

懷德堂

君將老故有是命三月元子如京師用右大將賴朝入朝儀柳原式部大輔前驅東道諸藩至上杉佐竹等新附侯伯皆扈從與馬弓戟絡繹不絕者十有七日沿路聚觀皆稱贊以為升平盛事夏四月朔大君上表致事天皇優詔許之寵數渥異且勅以左大臣就第固辭不受十二日豐臣秀賴遷右大臣十六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中納言光豐奉策命就拜秀忠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加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其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是為台德大君列侯從官陞

侍從兼筑前守利  
常實利長弟

修理大夫忠義後  
侍從兼土佐守

侍從兼武藏守利  
隆

河內守定行  
越中守定綱

修理亮清成  
播磨守忠成

敘有差廿六日大君入觀儀皆如太夫時而幽簿加隆東諸侯及賀越藝薩皆為後乘下令縱觀五月太夫諷高臺氏勗孺子朝觀高臺差人如大阪言之淀臺固執弗從人心始搖十一日大君遣少將忠輝如大阪告策命六月大君至自京師京畿早至是月昆陽池竭加賀中納言利長老世子利常嗣秋七月賦諸侯重修伏水城江濃尾參大水八月東道大水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嗣冬十月太夫至自京師十一月大君狩于鴻巢太夫狩于川越鴻巢淺間嶽火發踰月

逸史

卷之十

○十年

○十

懷德堂

而燬十二月十五日東洋揚波俄開一島廿六日江都火大君以柳原式部女為子室于播世子利隆太夫謂松平隱岐守定勝曰汝二子皆可室矣吾聞藝薩皆希聯姻於我我且令汝主之乃使其長子定行聘於薩次子定綱聘於藝及成昏又曰島津雄藩其儀必重因給以資用遣近臣如隱岐氏視事又令女監阿茶領女使十餘名往相焉時人榮之是歲命金工光次改造方金初南蠻傳焉種民喜樹之煙管製造徧天下大君憎其益也下令禁之十一年丙午春正月關東奉行內藤清成青山忠成



對馬守重信

伊豫守忠長  
出羽守忠政武鑑  
云長忠政才忠長  
恐非

五郎左衛門尉康高

遠江守康勝  
左兵衛督秀治

越後守忠俊

出雲守可重

豐前守信成

坐事免尋令安藤重信爲奉行命修拓都城賦役於池田福島加藤黑田細川淺野等西道十五侯令藤堂高虎督其事十九日尾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師得長壽院後廡達者五十一箭爾後射家相承爭巧力卒以廡爲弓矢科場云二月仙臺少將政宗享太大臣于其邸太大臣予江及下毛田萬石以爲入京馬餼政宗又享大君從此太大臣及大君屢遊諸邸以聲歡巨藩益親附焉三月四日東土雨雹大雷太大臣如京師時將老于駿府因留四日相宅而行夏五月十四日館林城主榊原康政卒

逸史

卷之十

○十一年

○土

懷德堂

年五長子忠長先卒次子忠政出爲外祖大須賀康高後故三子康勝嗣廿六日越後國主堀秀治卒于忠俊嗣太大臣以禁中規小建議展之秋七月令列侯助役越前黃門秀康董其事斥移公卿第舍以廣諸宮改築周垣使列侯鑄名砌石以詔後世江之長濱城久圯太大臣命修之金森可重督役既成移駿府城主內藤信成封之八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稼九月太大臣賜薩侯忠恒族松平及偏諱改曰家久從此異姓鉅藩相繼受族詔陞參之大樹寺比勅額初列侯從都城役者以三月會江

按高虎轉任數月諸書絕無所考但藤堂家一記載明言慶長十一年八月江和泉守是也

都藤堂氏經基址制曲而遂與群藩漕鉅木輓大石分功程戒期日晨夜併手於是畢事大君賞和泉守高虎以備中田萬石餘並有差高虎自佐渡守轉時大君封季弟賴房於下妻食五萬石太大臣告老之秋在京師也使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延聘處士林信勝見之曰自今當源源而來又素聞其該博強記也一日群會試問史子僻義數條應答如響剖析不遺滿座傾聽太大臣嘉嘆焉至此辟爲博士以備顧問冬十月太大臣至自京師其發也命信勝曰來歲至駿府及江都時藤原肅將如紀信勝

逸史

卷之十

○十一年

○土

懷德堂

亦治行見肅辭別肅留驢以延平答問一部蓋許其道之傳而以脫洒優游自期也太大臣予紀太公長政眞壁常五萬石及江之田五千石以自養十二月少將忠輝娶于仙臺先是幣皆用明永樂錢經久漸耗物價不平於是命鑄新幣與明泉並行京師豪商角倉了意及其子貞順皆有智巧諳水利是歲上言疏鑿西川上游以通丹波運就管舟筏益致富而民皆便之了意原吉田氏置漕務于嵯峨之角倉因以氏焉其地山水秀麗冠于京畿貞順嘗受業於藤原肅一日邀肅汎舟滌洞肅爲主名其勝有蒙山石

門浪花隈叫猿峽群書函等隨歌咏之一時士林傳稱艷之高臺氏建一寺於東山以資故太閤冥福藝侯正則肥後侯清正助其役於是乎成名曰高臺寺太太君賜書暹羅占城徵其朝貢二國尋來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東土震且大雪新城駿府賦繇於越前濃尾參遠尋發關東及五畿丹備役助之

太太君有疾困而寤遠近流言相驚二月命合四部教坊舞于殿庭大設勾欄二太君率列侯群臣蒞

之使士民縱觀訛言乃已初館林侯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信康之敗棄官而亡晚節依康政老于

逸史 卷之十 十二年 懷德堂

館林太太君憫之於是召祿之以三千石守衛久能城尋卒長子清定留仕館林故令少子照久承後

云先是尾侯忠吉有疾既愈如江都館于大窪忠常氏疾復動大君克友以其同母而資又俊邁也愛

重尤至於是憂苦甚親往問之使者項背相望日夕審其狀寢食隨報加損焉太太君徙駿府初以本

多佐渡守正信爲江都執政於是令上野介正純爲駿府執政父子並從大政權傾一時正信時食二萬

餘石太太君念其帷幄元勲也欲大益其封正信固辭不受曰叨受殊恩已居群臣右雖家亡餘饒乎

亦不置之鄙願已足矣臣少無汗馬之勞況今衰朽欲圖報效常恐無日伏乞留賜臣者而錄猛士以鎮定四海則臣高枕以終餘年何患如之

逸史氏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盡無私矣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爲難得焉抑

予因有感也蓋上下千歲彼此萬里而時勢人事有合一契焉者予嘗南游至芳山覽上古壬申龍興之

迹乃歎言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肖之酷也又嘗閱常藩之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家司馬懿心迹實一

其揆焉今本多佐州之爲創業謀臣也宛然趙普之逸史 卷之十 十二年 懷德堂

於宋祖也皆可謂奇矣業已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失不待辨而後明矣

中納言秀康爲伏水處守三月以疾告歸令松平定勝代爲處守并伊直孝副之五日尾張中將忠吉卒

年十八無子國除初興國駿城主天野康景有卒捕盜殺之盜係官邑民邑宰恃勢求償命康景弗聽乃誣

以擅殺良民因本多正純訴之太太君曰康景淳茂必不爲非度命覆之正純鍛煉其獄固責之償康

景恚曰正純爲政偏頗與其殺一不辜我寧有次耳六日棄封亡命太太君念其勲舊且老也尋欲復

平岩主計頭親吉

長門守康通

兵部卿法印長近

晚號素玄

出羽守忠政實禰

原氏爲大須賀氏

後賜族

式部大輔忠次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甚五郎甚或

作源

刑部少輔正之

備後守正勝

之會病卒<sup>十八</sup>林信勝至駿府尋至江都執謁大

君亦屢延見問業云夏四月命蒲生伊達上杉佐竹

等東陲十餘侯造江都天守樓閏月八日越前中納

言秀康卒<sup>十四</sup>子忠直嗣其弟直基承結城晴朝後

秀康芽武有餘又能留心於政事舉世惜之太

君徙甲侯義直封于尾徙假父親吉于狗山食十萬

石代撫封朝鮮遣呂祐吉慶暹丁好寬入貢五月六

日大君引見三使厚其犒資歸其俘數百口廿日

三使至駿府貢獻以土木未畢即日引見遣之大

君以外事圓備褒宗義智承朝鮮積怨之餘周旋費

逸史 卷之十 十二年 懷德堂

力特命秩比十萬石爲奏請以四位侍從爲世襲世

榮之秋七月駿城成大垣城主石川康通卒八月飛

驛國主金森長近卒九月右府秀賴修京師菅廟以

淀臺請也橫須賀城主松平忠政卒<sup>十五年</sup>幼子忠次

嗣太太君命其部下久世廣宜坂部廣勝渥美勝

吉復撫其室尋皆以讒得罪而廢卒出亡大須賀氏

請而鋼三人冬十月太太君如江都以駿城既成

撤江都西城府藏以其黃金三萬枚白金三百萬兩

餽大君藝侯正則誣長子正之爲心疾幽之遂到

之立次子正勝爲嗣十二月太太君至自江都川

土佐守正長  
攝津守忠房

左門長賴有樂子

松前志摩守教廣

鳥丸參議光廣  
花山少將忠長

德大寺少將實久  
飛鳥井少將雅賢

二日駿府後房遺火新城皆燼唯取寶刀二櫃其奇

寶白雲壺獅子笛等皆燬矣太太君與諸公子諸

姬館於本多上野氏下令諸侯勿來噲是歲命角倉

了意瀾富士川以通甲府運峽民始知有舟楫之利

驚嘆以爲神物云

十三年戊申春正月再城駿府擇材于信豆紀諸山

使四方諸侯助役出付侯高力清長卒<sup>十九</sup>其子正

長從少從軍屢有功先卒於是嫡孫忠房承後大阪

令織田長賴爲賀正使如駿二月孺子秀賴患痘藝

侯正則聞之馳至日夕候視以至瘳是月佐渡金坑

逸史 卷之十 十三年 懷德堂

壞都坑司大窪長安尋建議更鑿於南部採沙金及

白金又欲鑿於松前島主教廣辭曰地僻而不毛唯

仰隔海之穀不足以待礦徒乃止長安本樂戶金春

部之子有寵於武田氏得入仕籍冒土谷氏甲乙

太太君以屬大窪氏又冒之有心計善言利太太

君命管田租於湖及爲都坑司大有裨益而職亦不

貲遂窮奢侈每出以美女樂戶數十人自從所在縱

飲然舞智巧會計不跌當路無知其姦者三月駿府

城成猪隈侍從教利暨一參議五少將一侍從結伴

蕩遊密勾宮女五人所在姦淫其二人實承寵幸者



難波少將宗勝  
松木少將宗隆  
大炊侍從賴國

筒井伊賀守定次

主膳正利宗

周防守康重

於是事覺。天皇震怒。夏四月。太大臣命所司

臺糺之。教利仁命下令大索。次年獲之。西陲伊賀國

主定次。荒淫亾度。外嬖顯權。斬艾民力。又在大阪與

群嬖及大野道見等狎遊。無復忌憚。五月。命翰治焉。

尋放定次于豫。誅竄群嬖。擇舊臣而祿之。錄其附庸

松倉重正。關原之功。增封雙箕。和一萬石。後年太

大君惜筒井氏無後。訪求其族人。定慶。予和之田四

千石。以守其祀。權鎮郡山。隸以岡崎。士三十餘名。六

月。京畿大水。初八上。丹城主前田玄以卒。于利宗代

侯。既而風顛。殺其老。單行奔京師。暴於水口。而見縛

逸史 卷之十 十三年 懷德堂

遂下獄。於是收其封。徙笠間。城主松平康重。封之

以八上城。當山陰。衝而地形不便。撤之。改城篠山。賦

役。山陽南海諸國。命池田福島淺野加藤藤堂氏護

作。秋八月。畿內大水。大君如駿。賀新築也。天

皇發使者。慶以金帛。右府秀賴使人來賀。九月。大

君至自駿府。諸侯相繼至。駿府而賀焉。太大臣猶

于畠築。遂如江都。冬十月。內藤修理亮清成卒。年五

十二月。太大臣至自江都。是歲。太大臣開經筵。

以博士林信勝為講官。又以頻年諸蠻入貢。命信勝

兼掌書記。自室町氏時。外交書牘之撰。皆委諸浮屠。

大失國體。於是始用士人。識者韙之。

十四年己酉春正月。江都災。太大臣如尾。公子義

直始就國也。右府秀賴使片桐且元。賀以刀二口。白

金千兩。大阪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其度如舊。初太

閤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馬當鍛金千

枚。於是多鎔為幣。以資用度。西諸侯亦往往漕穀以

助役。淀臺發內使。如江都。因元妃。請曰。孺子欲繼先

志。再興治功。又加以棟宇之設。經費廣濶。在今非易

辨。願藉手以濟事。大君遣佐渡守正信。如尾。以告

焉。太大臣作色曰。淀氏婦人。內府少壯。未足多咎。

逸史 卷之十 十四年 懷德堂

以汝老成。猶且不曉事。對廼公。為是言者。獨何與。正

信。蹙然蒲伏。乃徐曰。汝其審思之。東大寺聖武所起。

其嬰兵災也。僧重源募緣。再造時鎌倉。方興初。無所

干預。勅額猶然。矧方廣寺。豐家所營。孺子繼述。其家

事耳。幸天下者。又何與焉。且也不惟方廣為然。凡天

下古刹名祠。係官之修造者。亦在在所斟量。裁抑胡

必每請輒聽焉。其新建者。皆當禁絕。古來無用之土

木。大蠹國家所可涖戒也。大君乃謝大阪使者。遂

與大臣議其宜。著為永制。二月。太大臣至自尾。是

月。筑後國主田中長政卒。子忠政嗣。三月。駿總雨雹。

兵部少輔吉成後  
改長政

筑後守忠政

鎮西八郎為朝

或曰琉球附庸于  
薩已久矣永亨中  
足利氏以中山賜  
薩也但其始為附

庸者年代未詳云

新納刑部

樺山美濃

美濃守忠政

參議若狹守高  
大

壞民舍初 太大君命薩侯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

摩直南海上三百五十里其先為天孫氏傳世甚久

保元中源為朝配于大島豆為朝有勇力畏服島民

永萬中攻略諸島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既衰國中亂

為朝略一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

而返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

為王其姓為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為中

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實為中山王永

亨中中山始通於我足利氏命附庸于薩自玉城四

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屢修朝貢請互市

逸史 卷之十 十四年 十九 懷德堂

及征韓議興中山王寧失大問旨懼而不來 太大

君以海內無事蠻夷賓服也令薩侯屢招之而不復

至家久請伐之故有是命也是月薩侯遣新納一氏

等伐琉球樺山久高以習流三千先發抵德島獲琉

球戌三百人大眾繼之夏四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勝

老子忠政嗣是月薩師至琉球攻那霸津琉球設鐵

鎖于津口架巨銃薩人不能上岸海瀕有山險而多

毒蛇琉球恃而不置戍薩人縱火赭山而入取要溪

灘進攻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疾戰拔之中山王

寧使弟具志馳舸乞降不許焉五月若狹國主京極

高次卒年四十七子忠高嗣伯耆國主中村忠一卒無子

國除薩師五戰及國都王寧面縛出降薩人前後禽

諸王子及三司官按司親方等數十人下令禁劫掠

所在標榜以安集種人置戍而還出師六旬而琉球

悉平秋七月 大君賞薩侯功以琉球予之永為臣

屬八月諸道大水比年西諸侯以武備相競往往修

城造戰艦 太大君聞而弗懌於是下令禁之藉

沒其巨艦遂著為令九月徙須木城主脇阪安治

封于大洲 豫食五萬三千石 舊三 阿濃津城主富田

知信封宇和島 豫食十萬石 舊七 藤堂高虎封伊賀

逸史 卷之十 十四年 二十 懷德堂

加以阿濃津就治焉食廿三萬石織田氏亡之歲舉

舊典改造勢國兩太宮以事屬前代既愆廿年改造

之期 太大君聞之乃下令於勢給穀營之是月鳩

功遂定為永制公子忠輝自受封于信中暴戾亾度

嬖人花井遠江擅命其相松平噴岐山田長門驟諫

且請斥群小皆不聽於是二人如駿府白其狀忠輝

在江都聞之馳如駿府面陳亾罪以誣二臣上野介

正純因媒孽之 太大君責二人賜外

逸史氏曰浸潤膚受聖之善戒以 太大君之明而

倒置忠姦覆盆之下天日不炤悲夫公子亾論已本

多氏身當大政。變亂白黑。實非後人者也。詩之托青蠅也。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正純之構。二人可謂罔極矣。

江都品川口丘陵崎嶇。命闢之。廣三十尋。行旅便之。是秋木下肥後守家定卒。高臺兄也。初封姫路二萬五千石。庚子之難。持兩端及事平。坐削邑。給以備中之田。長子若狹侍從。勝俊棄伏水守。次子宮內少輔利房。若之高須三萬石應賊徇北。陸皆坐禡。封及家定卒。

太大臣特命分其田。賜二人高臺。私勝俊不肖。分利房。太大臣怒。再治勝俊前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

逸史 卷之十 十四年 懷德堂

京師自號長嘯子。以歌咏自娛。以終其身。利房及大阪之役。以私屬從軍。以首功。自贖封足守。中二萬五千石云。冬十月。石川日向守家成卒。年七十六家成既老。

及子康通卒。其子幼。家成復視事。於是以外孫大窪忠總爲後。初朝士之獄。天皇欲悉處以極刑。

太大臣患之。召所司臺板倉勝重。屢與大臣會議。乃令勝重奏。讞曰。宮壺寬縱。朝士帷簿之不修。其風有自。記載歷歷。今遽逞嚴刑。恐傷陛下覆育含容之德。老臣伏願。誅止首罪。餘以減外論。是足以振朝憲。

張廉恥 天皇霽威。許之。十一月。處猪隈教利。斬。

松木宗隆。大炊賴國。疏黃鳥。花山忠長。松前飛鳥井雅賢。隱岐難波宗勝。伊豆二人。鳥丸光廣。德大寺實久。

越後守忠俊  
監物直清  
丹後守直寄

修理大夫晴信

長谷川左兵衛

流宮女五人于八丈島。黨伴七人。竄五人于硫黃松前。隱岐伊豆諸島。宥二人。復其位。太大臣狩于豆相公子賴宜。聰敏雄邁。太大臣鍾愛焉。十二月。改其水戶。封舉駿遠五十萬石。授之安藤帶刀。直次爲傳近臣。在駿者。率屬之將。埃賴宜。長別擇地。自營而後。予以駿府。因權以濱松。擬賴宜治。所以水戶封公子賴房。爲廿五萬石。是歲。諸侯任子畢至。越後侯堀忠俊尚弱。其相掘直清與庶兄直寄有郤。直寄食坂戸五萬石。直清譖而逐之。直寄奔江都。直清姦回。顯權。蠱惑其主。衆憎之。直寄勇邁。方正。會津之役。有殊功。衆惜之。太大臣爲尾侯義直。新城。南護耶。賦役於賀飛備。長阿。嶺土。豫肥。筑等十七侯。命以明年正月興功。是歲。命諸侯會同于江都。者。踰年而後歸。著爲令。波羅多伽見紅毛夷。入貢互市。明人亦來請互市。大君再錄對侯義智。功聽其如朝鮮。互市爲定。其船額。後復命增其額。云。先是我商船相次至阿媽港。太大臣因命原前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商舶求香水。夷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阿媽港商至。長崎者二百人。太大臣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藏之。

逸史 卷之十 十四年 懷德堂



伊東丹後守

大野主馬首

薄田車人正

速水中樂守

內藤忠摩守

長一作三

治一作七

使晴信助之。圍以兵艦。鬪方酣。會流丸觸其火藥櫃。海上震响。人舟俱沒。阿媽港。髮舟以黑漆。故世目爲玄船。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大阪令伊東長實爲賀正使。如駿。後歲以爲常。大野治房。薄田兼相。速水時之等。代至。蓋外示恭順。內以伺察東事也。 大大君蒐于田中中泉。大君令內藤忠重爲元子。傳擇童子松平長四郎。阿部小平治爲侍御。二童後竝當路。是爲伊豆守信綱。豐後守忠秋。以名臣著稱。云二月。大君如駿。越後侯忠俊在駿。掘直清從焉。掘直寄時之至。

逸史 卷之十 十五年 懷德堂

駿府。惣焉。閏月。大大君與大君親。蔽其獄。直清相忠俊。以坐不直。大大君怒曰。直清傾邪。忠俊亦庸劣。不可以爲人。上遂除其國。放忠俊于岩城。與直清于山形。羽封直寄于飯山。信三萬石。後累功增封。至十萬石。直寄原姓與田氏。其父直政仕堀氏。遂得冒其姓也。 大大君蒐于參遠諸山。累日大獲。 大大君割越後。益少將忠輝。封併舊封川中島。爲五十三萬石。治于福島。令柴田村上二城主爲附庸。忠輝已得大封。汰虐滋甚。始失愛於大大君。三月。大大君至自駿。其辭駿也。 大大君屬義直。賴宣。賴房曰。我

百歲後善視之。 大大君稽首曰。謹聽命。三家之重。蓋由此。福島池田淺野等。畢篠山。功命助役於南護耶。正則私輝政曰。頻年土木財力俱困。雖然。駿武公事。我不敢辭。今以私役復厲群藩。非吾所知也。公之親密。盡爲吾輩。緩頰輝政。嘿然。 大大君聞而使謂之曰。友邦勦役者。其亟就國。修乃壘。淡乃池。穩臥鼾睡。以待我旗鼓之至。正則大怖。與諸侯促期董督焉。 大大君以淡路予播侯輝政。擬我出之支封也。夏四月九日。隕石于參五。

逸史 卷之十 十五年 懷德堂

不耶曰。否。春秋莊公時。書星隕。僖公時。書隕石。于宋五。其傳曰。隕星也。蓋謂星化石也。左氏浮誇之失。以疾經旨者。往往而有焉。未足據信矣。經文星自。星石自。石而左氏捏合一之也。夫星之爲物。豈可隕而可化乎哉。人視星之麗天。點點然。乃謂猶石之附地。碌碌然。其鉅細亦相若也。是以目揣之耳。夫恒星之高。竄出於七曜之上。而形色尚且可辨。則其大未易言焉。星而果隕乎。一星足覆壓大地。烏得化爲碌碌之石乎。然則經文明言星石之隕者。何哉。曰。亾何也。是地中伏陽之發。觸冷際而迸散。有光輝燦燦然。或以

下墜者亦皆中天而消滅。不見其迹。後世所謂流星是已。名星而其實殊不爾矣。方其發也。砂土石礫。或爲其所捲。以騰起。力極實地。則煨燼之餘。凝聚成塊。頑然若鉅石者。礪礪可數矣。衝激之猛。蓋勢之所必至也。如山嶽海島。疏氣之積。有時發火。及消石倉。守者失火。其所震擊。皆能拔巨木。飛盤石。其猛更甚。亦類也。固不足多怪焉。古人簡質。仰夫迸散。燦然以下者。以爲星隕。指夫煨燼餘塊。頑然者。以爲隕石。皆記所覲之實也。但左氏之誣誕。乃數弄經文。以爲星化石。用貽千載不斷之疑案。可嘆哉。凡事之奇偉不常。逸史 卷之十 十五年 懷德堂

者人不復致察。聚談而增加之。神姦物怪之說。於是乎熾矣。矧於經史有據。足以彌縫其說者乎。古今贖贖孰知真否之歸。今也參之隕石。其數亦五。蓋好事者喜乎其偶。與聖經合。詡談以傳焉耳。陰陽之事。其理昭晰可徵。歷代諸史記隕石。要皆是物已。今復奚異乎此。嗚呼。予生千歲之下。雖不自揣之甚也。欲祛世之蔽惑。如拯焚溺。故揭斯說。啾啾究辨。不辭筆舌之勞。云

六月大阪興方廣寺役。堂宇宏麗。踰越舊規。凡楹柱二百七十章。一楹大者。值千五百金。小者亦數百金。

出雲守忠朝

所費蓋不貲累歲。而後成。云秋八月。豐前太公藤孝卒于京師。年七。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足利氏奕世典故。莫不通曉。及其老于京師。太大臣令永井直勝。屢往問禮。反覆弗措。江都制度儀節。多其所定。云時尚草昧。而太大臣注意於禮治。孜孜採訪藤孝之取於人。亦能無媿焉。識者竝趨之。薩摩少將家久。以琉球降王寧。至駿府。及江都。寧獻方物。有刀劍。泉比紙子。緞子。羅紗。蕉布。太平布等。先之以白金各萬兩。九月。大君赦寧使。復其所命。薩悉歸。其俘冬十月。太大臣如江都。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初。忠勝祖忠豐。父忠高。叔忠貞。皆歿。事忠勝年十四始臨陣。大小五十餘戰。未嘗敗。又未嘗蒙創。世以爲一奇。忠勝書遺命。授室老。以羨餘之金一萬五千兩。與次子忠朝。已而忠政不頒。室老以告忠朝。忠朝從容曰。宗國經費浩繁。或有世變。軍須亦不可欠。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愛。而義不敢受。忠政聞之心媿。出金付之。不可相讓。久之。諸父兄諭平分之。忠朝聽命。因請曰。且留宗家。以俟我不虞之需。從之。後及軍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云足利氏時。與明國通互市。交印以勘合焉。大內氏世平之。

逸史 卷之十 十五年 懷德堂

天文中周<sub>八</sub>失勘合<sub>印</sub>。乘以<sub>喪亂</sub>互市遂絕。比年明商舶多至。太<sub>大</sub>君乃命執政作書托明商與其福建官司。請依故事復交勘合<sub>印</sub>。福建不報。而商舶至者弗絕。民間藝<sub>蒿草</sub>者復寢多。縣官禁而弗已。卒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一月太<sub>大</sub>君至自江都。

十六年辛亥春正月。薩太公義久卒。<sub>十九年七月</sub>二月太

大君蒐于中泉。三月如京師。使織田侍從長益謂孺

子曰。成親數年。未相見。四方或生疑。若壹來以全姻

好。天下益無事。秀賴生而不慧。時十九年。童心殊甚。

逸史 卷之十 <sub>○十六年 ○二十</sub>懷德堂

事皆決於淀臺。淀臺性黠而忌克。恐其有變。弗許群

下皆諫。亦弗聽。高臺令加藤肥後守淺野紀伊守如

大阪曰。前日一辭。豈可再乎哉。卽有雷霆之威。非孺

子利。清正因曰。右府寬仁。臣保其無他。設有短長。臣

與幸長以<sub>死護</sub>之。淀臺乃從之。初 天皇欲待

太<sub>大</sub>君以<sub>大政</sub>大臣。賜菊章使人喻旨。太<sub>大</sub>君固

辭曰。則闕之官。非老臣可<sub>叨</sub>。菊章既錫足利。則非特

恩之榮。老臣乃葵章足矣。若錄微勲。伏冀追贈之典

得及泉壤。於是 策贈上祖大炊助義重。從四位下

鎮守將軍考參河守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廿七日

天皇內禪。皇太子政仁踐祚。是爲 後水尾天

皇。廿八日孺子秀賴如京師。肥後侯清正紀侯幸長

率弓銃手兩涯護。舩藝侯正則稱疾處守。太<sub>大</sub>君

令尾張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郊勞。享之二條御

高臺。亦來相見。主位在北。賓位在南。主之將迎甚謹。

賓之贈賄甚隆。清正在賓後。享畢則曰。母氏欲過其

歸。請辭焉。乃扶而出。遂拜豐國廟。而還。夏四月太

大君使尾遠二參議如大阪。贈賄有差。孺子迎于城

外。厚禮之。於是畿甸復帖然。紀太公長政卒。<sub>十五年</sub>長

政淡得 太<sub>大</sub>君眷顧。每侍圍棋及卒。太<sub>大</sub>君大

逸史 卷之十 <sub>○十六年 ○二十</sub>懷德堂

痛悼。遂廢棋。不復著。云。尋以其湯沐邑具。壁 五萬

石。予其季子長次。至其子長直。徙封于赤穗。又二

世而絕。廼有義士之事。十二日 天皇行卽位禮。

太<sub>大</sub>君朝覲觀儀。廿八日至自京師。五月 太<sub>大</sub>君

命諸侯修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又檢御府所

凶失。祕籍寶器。流傳在東庫者。悉獻之。六月雲太公

吉晴卒。<sub>十九年</sub>肥後侯清正卒。<sub>十一年</sub>世子忠廣嗣。尚幼。

大君使伊侯高虎往撫其封。至次年而後還。阿媽港

自知其罪也。秋八月其大人東曾訥來謝。請互市。

大君許之。召見賜朱章。初京師賈人莊助上言。臣聞

采女正長次一作長直  
內匠頭長直  
二世者采女正長  
友內匠頭長矩也

虎之介忠廣後肥後守



海東八九千里。有國曰濃昆。須般多產黃白金。臣請一往試之。官許之。九月。莊助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因言其國甚饒。但夷人牢。誠云。日本勿再來。如有復者。必殺矣。信遂絕。天正中。豐臣氏雖嚴天主教禁。而流傳之久。汚染甚深。文祿中。以外征多事。禁罔頗弛。及天下新定。夷蠻互市。大啓。則術士臻者。滋多。說日張皇。於是蠻人耶楊子。上變曰。西洋日至者。非特張其教。實包藏禍心。所圖在不測。大君大駭。再嚴天主教禁。悉檢蠻種。屏諸海外。命南禪寺僧崇傳。喻奉天教者。改歸佛教。弗從者。處以長流。真耶楊子。于郭逸史。卷之十。十六年。二十九。懷德堂

大炊頭利勝  
準人正正成

內厚給終身。復申薦禁。是月。與羽地陷。潮溢。死者八千口。冬十月。太犬君狩于相。遂如江都。十一月。狩于上毛。大君亦從。太犬君遣土井利勝。成瀬正成。訪問上祖大炊氏。墟爲置大光寺。十四日。大君至自狩。廿三日。太犬君至自狩。先是。角倉貞順建言。鑿渠于京師。股引鴨川。以通伏水。運首漕。大內木石。於是畢功。公私以爲便。蓋西東二漕之利。輦下至今賴之云。太犬君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以時屬草昧。淡留意民事。孜孜弗怠。首夏。嘗遊岐。謂左右曰。今茲麥稼甚美。汝等知其驗與。僉曰否。太犬

君因指示曰。穗皆螺旋。此爲其符。粒稠密而肥充。不得不旋也。方春。又嘗出。謂衆曰。客歲豐稔。可喜。今所在。幼孩嬉遊者。皆肥澤。是其母免糠覈。得乳汁美且多也。又芋困往往未撤。是民食有餘也。蓋細民田間貯。鴈塗以堇泥。以備及麥之食。名曰芋困。其語微事。賤況大率此類也。十二月。大君命疏鑿江都諸港。以便海漕。是歲。臥亞入貢。於是諸夷蠻重譯來求互市者。二十餘國。明商舶亦益至。所在海津。奸闌不貲。乃下令。禁外舶隨便依泊。置權務於長崎。使奉行長谷川藤廣。鈐轄之。又使賈人莊三郎。管其蠶絲。揣

逸史 卷之十 十六年 三十 懷德堂

量諸貨貿易。務阜民財。

逸史氏曰。互市之係要務。而不可以已。果如此。夫蓋當時屬數百年間。喪亂之餘。海內新息。肩而蚩民。春氓貿貿然。罔攸營爲。陸產之可採。海品之可收。以至布帛器械之製。旁及凡百技能。可以給乎國事。而資乎民生者。舉有未周焉者。太犬君既興冶鑄之利。乘豐富之運。乃超覽宏圖。開關市。致遠物。上以潤成國。華下爲萬民。啓巧思。通靈竅。一時權宜之制。實有不可闕焉者也。然承平已降。萬用圓備之日。猶且遵故事。徒以爲煽侈靡之具。則玉柎之諫。旅葵之訓。將

於是乎在焉且也。往昔有確論曰：凡外舶所載藥石之外，一切屬無用斯義也。浮屠非好首言之觀，瀾三宅氏再發之白石新井氏又詳議其弊。新井氏嘗居要路旁，審度支簿，領乃算互市所發兌，姦民所闌出金銀銅大數曰：室町已還至勝國時，西陲無管，海舶來往，茫乎不可徵焉。自慶長至寶永百餘年間，所

以失之可徵，推公概私，據顯例晦金凡六百二十萬兩，銀凡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凡二億三千萬斤云。吁，夥頤哉！寶永而下，到于今，又既歷五紀，其所不知復幾鉅萬。縣官雖務約定額，則以雜貨益禁，奸闌

逸史 卷之十 十六年 三十一 懷德堂

而傾有限之寶以應，匹賦之需，國家无疆之治，其究爲何如？夫二子皆娓娓言之，或以爲竭吾邦義氣之精，或以爲拔天地之骨，憂慮於後世而付諸浩嘆，其言似也。然以予觀之，未爲得政治大體焉。夫黃白之爲物也，飢而不可食，寒而不可衣，以其貴重也，居焉不得以合棟宇，襲焉不得以制綺金，以其不堅利也，戰焉不得以造鋒鏑，介冑士則不爲刀削，農則不爲鋤基，工則不爲斧斤鑽鑿，商賈不用鋪廚櫃而鎖倉庫，其鎔以爲華飾，亦猶外舶所輸珠璣珍怪也。此出彼入，其事埒已，鑄以爲幣也多焉，而輕寡焉而重其

爲川也均矣。借令異日黃白拂地乎，亦唯白鳳年前宇宙是也。豈無物可以爲幣乎哉？唯銅切乎民用，是爲可惜。爾異日長國家之人能達治體乎？則必有以處之矣。若夫所謂義氣之精，天地之骨，是原於五行之說，要皆譚空理而失實際者。漢儒以還拘泥詡衍，千載滔滔，舉落窠臼，豈勝與辨哉？

逸史卷之十

逸史 卷之十 十六年 三十二 懷德堂

饗禮說 附

饗者燕享之享。小雅一朝饗之箋曰：大飲賓曰饗是也。禮者禮儀之酒，上期而釀者也。古者有黍醴稻醴，又有清醴，蓋以爲酒之通稱，不必甜酒一宿而熟，滓汁相將者也。故冠昏之禮多言醴，皆主別釀者。若今諸祠廟爲祀日特釀者，不必問其清濁甘烈皆醴也。國語曰：王淳濯饗醴，注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漢書匡衡傳：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據此饗醴不必天子獨飲也。故如左氏晉侯朝王，王饗醴，蓋享之以醴也。今所謂天盃頂戴之儀是已。

逸史卷之十一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後水尾帝慶長十七年  
壬子至十九年甲寅

○凡三年

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壬子春正月。狗山城主平  
岳親吉卒。年七。無子。自以尾國亞父。不敢立後。遺狀  
舉其封付尾侯。太犬君求其後。有婢子育於民間。  
或言之。其室性妬。固執爲非。胤卒以不祀。太犬君  
蒐于參遠。遂如尾。二月至自尾。太犬君屢購求遺  
典。獲續日本紀保曆間記東鑑等書。於是命林道春  
信校其異同。又數召道春。咨經旨。親論一貫中和經

逸史卷之十一

○十七年

○一

懷德堂

修理大夫晴信

本多忠政女初配

越後堀氏

左衛門佐直純

因幡守康元

飛騨守秀行  
下野守忠卿

權等義反覆弗措。時春秋既高。識者以爲懿戒之遺。  
三月。大君如駿原。城主有馬晴信有罪。下吏晴信  
竊修天主教。至是事亦覺。國除放之。甲尋賜死。遂命  
淘汰士大夫陷邪說者。令有司檢天下寺院。安天主  
像者悉毀之。捕四民蠱惑不同者。誅之初。太犬君  
以外曾孫女室於晴信。子直純。直純又謹慎。亾罪於  
是。割其舊封。予四萬石。太犬君以松平康元女爲  
養女。室於毛利宰相秀元。夏四月。大君至自駿。五  
月。會津侯秀行卒。年三。子忠卿嗣。六月。關都下。斥鹵  
爲市廛。徙京師大阪界府。豪戶充之。先是。南京大風。

豐前守信成  
紀伊守信政

春日祠樹多折。凡所在祠畔。有老樹者。世目爲神木。  
敬畏培植。不敢狎近。春日祠爲尤甚。主司嚴禁毀傷。  
朝野極其崇奉。於是祠人詡談相驚。上奏以爲大凶。  
朝廷深懼。發使者至駿。咨議。太犬君曰。是亾何也。  
喪亂之餘。祠久就頽弊。今神以此材助營造耳。秋七  
月。命改造祠宇。給以穀二萬斛。乃照典故。以每二十  
年改造爲永制。長濱侯內藤信成卒。年六。子信政嗣。  
初。播磨少將輝政。寢疾于國。太犬君令近臣往視。  
日報瘥劇。大君亦屢問之。使者項背相望。八月。輝  
政疾瘳。來拜。詔任輝政參議。九月。輝政如京師。朝

逸史卷之十一

○十七年

○二

懷德堂

觀拜。詔明大商鄭芝龍歸化。太犬君召見。推問  
外事。館之長崎。越前相久世。但馬等弱。其君私啓府  
藏分之。既而爭權相惡。但馬邑民殺岡部伊豫。邑民  
伊豫屢責償於但馬。弗答。竹島周防調停之。伊豫怒。  
欲來想。以其竊藏以中之。馳及彥根。越侯忠直懼其  
殃國也。使人止之。曰。我必右汝。乃還。越侯令但馬與  
伊豫訟。但馬不肯坐。今村掃部與其黨。乘以譖。冬十  
月。但馬閉館。授甲。越侯使本多伊豆圍之。但馬縱火  
自殺。越侯悉戮其黨。閏月。太犬君如江都。遂狩于  
忍。大君狩鴻巢。越今村掃部等欲併陷伊豆周防。



丹下成重、後飛驒守、

相模守忠隣

加賀守忠常

修理亮重政  
伊豆守重信

己爲政遂適忍想其專橫誤國 太大臣曰孤當與  
內府共斷之因復如江都十一月檻致伊豆周防親  
聽其獄二人辭直乃流掃部等復二人位遣之周防  
以囚名爲恥也遂自殺 太大臣乃擇本多成重助  
伊豆爲政成重自故黃門之幼以童子得侍實夜叉  
作重次之子 太大臣追錄重次功故有是命十二  
月 太大臣狩丁岳築是歲 大君辟林信澄爲博  
士常備顧問眷遇日渥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 太大臣稱片桐且元大野治  
長輔弼孺子之勞特命增邑各五千石 太大臣復

逸史 卷之十一 〇十八年 〇三 懷德堂

修 皇宮賦役於三十四侯大阪亦與焉盡年鳩功

殿閣門牆奐然改觀 天皇甚嘉其恭大窪忠隣

爲人純良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爭權心忌之初

忠隣子忠常有寵於 大君蚤卒忠隣哀悼告就封

士大夫爭往慰問正信憎之乃乘以譖誣其專軌招

權忠隣嘗以外孫女爲女妻山口重政子重信偶不

請也於是是有司劾山口氏私昏坐奪封忠隣手疏謝

罪不報忠隣益懼稱病不出廿五日播磨參議輝政

卒 年五 輝政爲人沈毅寡欲有大畧恒言我荷大主

殊遇併有大國無以報也但天下有事當悉賦電赴

不俟東旂之動乃割戶邑散金帛以招致名士出納  
之間無所顧吝又言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爲  
藩屏亂則爲干城如是而已矣盛滿之業豈容爲一  
身之計哉乃遠女色卻珍玩其自奉如邑侯西道倚  
以爲重及卒上下駭惋 大君以池田氏封爲西道  
要也權使安藤重信往按撫焉 太大臣又命村越  
直吉副之

逸史氏曰嗚呼播侯其實楠氏之裔云楠公父子忠  
孝大節冠絕古今至於其殞身殉國志業不終則千  
載之下孰不搥腕痛惋今也播侯立心端亮決邪正

逸史 卷之十一 〇十八年 〇四 懷德堂

之幾恭儉匪懈綏御有方儼然爲關西領袖可謂克

繼祖武矣其啓大封也帶礪之盟福履无疆而昔時

巨寇群凶勝天以擠二楠者其裔安在天定勝人於

是亦可見焉

大窪石見守長安領坑務日久遂管天下租稅威權

軋大臣而職益不貲季子仕越後有寵因潛弄其國

柄自恥族賤以貨致武田氏譜牒而自冒焉多造其

章器遂包藏禍心密作兵械貯毒酒數石於是長安

歿而事發覺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獄鞠治尋皆

伏誅六月分池田氏封爲三以播子冢子武藏守利

中川清秀之女

但馬守長辰

采女正長次

玄蕃頭康長

二弟肥後守數雄

卅三郎康次

兵部大輔秀政

信濃守知信  
右近大夫元種  
作長行

隆中川氏之出也。備前予左衛門督忠繼淡路予宮

內少輔忠雄皆我之自出也。秋八月紀伊國主淺野

幸長卒。十八年三月 太犬君遊岐。遂如江都。沼津城

主大窪忠佐卒。十七年七月 紀侯之卒也。無子弟。長晟嘗爲

任子。少長于大阪。紀人避嫌。請立季弟長次。太犬

君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冬十月。令長晟襲封紀人

悅服。松本信城主石川康長黨大窪長安作姦放之。

豐後其二弟亦坐奪封。皆叛人。數正子也。徙古河城

主小笠原秀政。封于松本。食八萬石。松本卽其舊邑

淡志。宇和島城主富田知信有罪。放之岩城宮崎。日

逸史 卷之十一 十八年 〇五 懷德堂

城主高橋元種亦坐放于棚倉。太犬君狩于忍

大君狩于鴻巢。太犬君遂狩于岳。築越谷葛西大

獲。廿九日還江都。太犬君每田獵必親執銃。能命

中雙疊。精妙無比。老而不衰。大君有至性。一事之

微必咨稟而後行。每太犬君出。日使近臣問起居

或親自往。所在供億莫不豐備。其悉心用意纖細不

遺。太犬君甚憚。大君寬厚謹慎。勵精于政術。貴

德遠。色尚節儉。塞請謁。平素好學。崇尊儒教。旁喜國

詩聯歌。又善書法。至劍槍弓銃馬鷹諸技。莫不精究

而謙冲。不伐虛己。待物御下有恩。每聞戚族勲舊功

臣之喪。雖當燕遊笑樂之時。必變色改容。繼以涕泗。

居恒敬畏。天道觀宇下有日影。委曲避之。未曾一踏

嘗戒出獵。當晨餽金漏報期。不食而出。曰。我不以口

腹負徒御。又好茗燕。恒入茶室。手親插花。或獻冬

牡丹觀賞。頃之斥去。不插。曰。此花雖美。而不時。非我

可愛之物。嘗曰。人多云。浮生如夢。寸前頃夜。宜取樂

乎。目前甚非矣。是謂生涯無定。來日不可恃也。既是

無定。而不可恃乎。今日爲善。豈容有微怠哉。聞者嘆

服。世稱以爲守成之良。十二月三日 太犬君發江

都狩于仲原。將館小田原大窪相模守忠隣以城主

逸史 卷之十一 十八年 〇六 懷德堂

供具候。駕本多正信正純日夜構忠隣。於是恐其前

紛已解。遂令人上輩變仲原曰。忠隣圖不軌。太犬

君遽回駕。於江都正信正純曲證其事。十九日太

犬君故遣忠隣如京師。命以檢天主教餘孽。在畿甸

者是歲。漢人刺亞入貢。

十九年甲寅春正月。大窪忠隣至京師。館于藤堂氏

邸。遂譏寺觀。奉天主者。焚毀之。逮捕其黨。山形少將

義光卒。十六年 初。義光寵次子家親。以讒逐。家子義康

使盜要殺之。於是家親襲封。廿日 太犬君命放大

窪忠隣于彦根。使本多正信下教京師。所司臺。廿一

駿河守家親  
修理大夫義康

大藏大輔幸成  
內膳正重俊  
與十郎忠辰

仙丸後加賀守忠  
任

年八正正成

南光坊天海

日發使者收小田原城。贖其郭。廿九日 太犬君至

自江都沿道嚴設兵衛。二月二日板倉勝重奉教。造

忠隣館。舍人走報。曰。事在不測。忠隣方與客棋。神色

自若。徐決輸贏。乃出聽命。輦下相驚。曰。相州拒命。皆

荷擔而立。忠隣聞之。悉束甲仗弓銃。付所司臺訃言

乃定。本多正純又誣近臣青山幸成。森川重俊。大窪

忠辰等。與忠隣交通。皆免為庶人。大窪忠佐之卒。無

後。既定義嗣。於是坐被。封唯忠隣幼孫仙丸。襲父忠

常。封二萬石。獲存云。忠隣至彥根。上狀訴冤。駿府群

臣憚本多氏父子不敢通。成瀬正成奮然懷狀獻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且為申理。僧天海器識超邁。有偉度。太犬君屢咨

以機務。世指為黑衣相。亦悼忠隣罪。屢以為言。

太犬君頗悟。但以 大君未霽。威事寢不報。彥根侯

直孝之囊封也。就信忠隣從容謂之曰。盍上狀申雪

曰。既矣。盍再請。曰。忠而黜。今古多比。蓋天也。反覆言

罪。是顯君過。非我素心也。直孝攬涕而出。

逸史氏曰。大窪氏奕葉股肱。而忠隣醇茂。正信父子

恣虺蜴之毒。蜚語陷人。以 二大君賢明。而弗察於

此。殆乎不可曉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

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祥之事。嗟乎悲夫。

大阪諸臣。以孺子既長也。欲挾以作亂。大野修理亮

治長。美姿儀。淀臺與之私。治長因懷覬覦。託議恢復

與淀臺。日夜圖謀。乃密散金帛。招客募士。繕甲仗。廣

糧儲。以伺東轡。四日彗星出於東方。朝野藉藉。以為

弗祥。大君夷然。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必

皆覩焉。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為我國之凶者。何哉。

且其定為凶兆。又何所据。蓋懼者之陋耳。五日大阪

天守樓有黑氣衝天。狀如狼煙。孺子命韓人李文長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筮之遇否 坤上之謙 坤上之謙 坤上之謙 坤上之謙

其貞曰。秦為虎狼。與晉爭強。并吞其國。號曰始皇。其

悔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珊瑚。殷商絕後。淀臺

孺子皆懼。用幣于鉅祠。名利併讓。彗星

逸史氏曰。災異之說。以惑人也。淡矣。今古滔滔。皆是

己其賢知自居。以為學究天人者。猶且不免。可哀也。

哉。華人有分野之說。為天唯覆幬己。國故歷代之史

書。日星變異。以為國事所致者。相望于冊。吾邦史策

又皆倣之。非惑也邪。彗星有除舊布新之說。因以為



時上衝氣盛力厚直突層霄凝聚不散卽成彗字彗者芒偏出而長字者芒周出而圓能隨天轉數旬之後勢盡力衰漸乃微滅也故每一出履地而國焉者莫不皆觀所謂除舊布新天意所屬茫乎不可得而測抑凡所睹之國不問崇替治亂皆革命易姓與安亦甚矣且晝夜一也其夜沒而晝出人皆恬然晝沒夜出而後遽議其殆咎天惡乎與焉我台德大君之明能燭其理乃曰何國當之又曰爲凶何所据是豈不幾乎一言而解惑乎其識卓絕於千古蓋有聰明達天德者耶猗與賢哉黑氣者地中鬱火挾水土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九

懷德堂

之氣而上泄抵冷際而散也蓋鬱乎所鬱而後泄乎所泄猶引絲而斷之也絲力窮而斷乎所斷人孰知之故彼其泄也於山阜於原野於城郭唯竅所通形成曲直濶狹色成黑黃蒼赤唯機所觸其陽作風霆陰作雲雨布則成霾霧結則成霰雹覽者俯以爲隕石仰以爲騰龍要又皆是物已人或以爲恒或以爲變地豈知之哉焦氏之易推衍亦密所謂巧發奇中者有矣夫其長舌絕後之繇當時大阪自有任其咎者斯之不省徒事禱禳亦惑矣哉逸史氏又曰友人麻田剛立曰彗字實一星而形成

西洋人利瑪竇湯若望驅逐我明人游藝于六

右近友辭飛騨守如安當言小西氏山口但馬守聞官權左衛門

於天非客氣所致一時凝結之物也雖與恒星同旋而其行獨積年而低昂平常微小弗可辨焉漸低則受日發芒隨日近遠爲彗爲孛數旬漸昂而光芒益銷也但其隱顯之年限日數爲未易考已凡客氣上升之類雖凝聚可指而元無形質之物無與天同轉之理唯彗孛儼然有真形故能附麗而運旋也斯說絕妙蓋利湯麗游輩究推精測所未及也是於解世之蔽惑亦尤爲明確矣剛立南豐人來家于浪華以天學著稱焉予嘗述舊聞以立原論後聽剛立氏娓娓之譚深嘆其至當但說已新奇未有成書而其人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

懷德堂

中身凡百測驗夙夜匪懈以期大成於異日焉則予也未敢八然主張以沒舊說姑錄梗概于此兩存其義以貽後人有達于理者其必知所擇與三月大君陞從一位拜右大臣越後侯忠輝治所福島苦塾隘大君命改城于高田賦役於北陸與羽諸侯高山友祥內藤如安加山隼人等以陷天教下京師獄及逮係男女二百人是月大君遣山口雅朝問官伊治如京師與所司勝重議斷其罪放友祥已下男女百餘人于西洋諸夷配其餘于津輕太田君老益事學下令大購天下遺書於是祕典奇

籍往往而出。官庫之藏至數千編。尋親擇二程全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東萊集。南軒集。大學衍義。晉書。玉海。李白集等二十部。使林信勝奉以如江都。東庫所欠也。大納言宣季亭獻金澤文庫所傳律令殘編于駿府。太夫君又深憂世之久歷喪亂。禮樂崩壞。教學蕪蕪。百氏九流。寂技雜工。以至浮屠外說之類。舉不如古。乃悉心採訪。禮命文武諸臣。凡成一家名一藝者。莫不勞徠喻天下諸寺。各修其所宗。屢召聽其說。於是會詰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據國史延喜式。泊貞觀政要。群書治要等書。雜取祕庫及故家圖書。以損益焉。書就獻之京師。舊志選其書名藏之祕庫今無所考竝定江都及侯國郡邑制度而施行焉。又召縉素通文術者數十人。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及實樹多華果。頌遂致其人于江都。太夫君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是法。住法位。頌海內駸駸興於文教。

逸史氏曰。一張一弛。王道之要我邦。祖宗以致隆治者。皆是物已。中葉已降。弛而不張。征伐始出自武人。鎌倉而後。張而不弛。禮樂卒束於高閣。其失之也一矣。太夫君獨有見于此。不暇豫於晚節。以孜孜乎張弛之宜。其基無疆之治。豈徒也哉。荊人之辭所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二

懷德堂

稱先威後文。善美明只者。於是乎在焉。但其令異教與正術竝進。未分涇渭者。由學之無素也。亦唯以當時啓沃乏其人耳。噫。

冷泉中納言爲滿如駿府。太夫君將受古今集三飛植祕說。林道春夕。太夫君語及之曰。卿於三祕有所聞歟。答曰。措紳家之說。臣未之前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云耳。既而果爾。異日爲滿侍坐。太夫君問曰。人丸事迹何書可考。爲滿曰。人丸詞僊其蹟神闕。後世亡傳。太夫君顧問道春曰。卿以爲奚若。道春曰。萬葉集有人丸四人。其一爲詞僊。雖迹不顯。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二 懷德堂

著而散見於諸書。未爲神闕。乃璽璽言之。爲滿愧服。太夫君深嘉道春博物。道春愛好詞藝。留心於著作。到老不衰。生平所撰述編輯。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百五十卷。行于世。

逸史氏曰。羅山林氏強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世屬草昧。儒術始興。是以文章之業鬱而未伸。若羅山氏製作。雖縱橫富贍。氣益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顛躓。體製鹵莽。大紕於其記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耳。已而升平有年。諸儒輩出。至元祿正德間。文運大闡。始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當此時。則其所

成立豈止於彼哉。今人動議其文辭之陋。一筆勾之。特不諒其有係乎時而不係乎人者也。予獨惜其遭攀龍附鳳之會。所建明未得弘大矣。是豈有今昔後先之異耶。

夏四月二日。日赤如火。三日。日色如銅。五日。駿府。鮫人獲大魚。狗首龜甲。巨鱗斑腹。尾作三股。二十人扛之。六日。雨霰寒如冬。衆益駭異。太夫人皆置而不問焉。大君修拓都城。賦役西諸侯。大君右府之拜。大納言兼勝廣橋爲天使。廿一日。還過駿府。諭中旨。令納孫女備中宮。太夫人拜命。又喻以太政大臣。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三 懷德堂

按前志鐘高一丈八寸。徑九尺一寸。厚九寸。重十萬六千二百五十斤。折爲一萬七千貫。且。

准三官之拜。固辭不受。織田有樂大野修理治書。加賀太公利長求金。且曰。孺子既長矣。請來供舊職。利長辭以疾。獻其書于駿府。方廣寺成。大阪命鑄大鐘。孺子將親往落焉。期以秋七月。遣片桐市正且元來告之。太夫人戒以源賴朝氏落東大寺。儀是月加賀前中納言利長卒。十五年六月。博士林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藤原肅爲祭酒。具子舍。置贍田。以教育四方俊民。太夫人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事竟寢。識者惜之。是月。畿內大水。鴨川溢。漂沒民舍。秋七月。孺子戒京師。行時。界府殷實。以耶蘇教。亾。

命者多匿焉。山口雅朝間官伊治。自京師往治之。片桐且元之東也。權圖東西輯穆。爲其子結昏。本多上野氏而還。諸臣藉藉反猜。其貳會雅朝等率徒過大阪。士庶訛言。孺子之出。片桐氏將啓東使作亂。孺子遽停行期。雅朝等至界府。捕鞠姦黨。遂赴長崎。訛言乃止。因十八月三日。初大阪命東福寺僧清韓。作方廣寺鐘銘。其文分截。太夫人二名。序引亦觸忌諱。銘曰。國家安康。引曰。葉上。大及成。緇素啓啓。以爲咒釋迦葉中。小釋迦互爲主伴。詛故事。官寺上梁。榜記緣主及各委官都匠姓名。方廣寺之營。太夫人發監使五人。及上梁。令清韓書。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四 懷德堂



內勝正重昌

主水正正次又大和守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五

懷德堂

請先行慶會追銘毀銘文老夫碎首萬段以謝不敏  
 亡寧老夫一人殞命咎有所歸以保全東西與其再  
 愆期令上下生心申以大獄之興也願執事熟圖之  
 勝重弗聽曰苟行事乎是遂其詛也儀遂廢遠邇謹  
 誨且元召清韓詰之清韓辨析支吾乃俾馳至駿府  
 謝且解免六日東道大風拔屋 太太君拘清韓令  
 板倉重昌適京師咨詢五利已下僧多依違作答或  
 獻狀證其詛定臺使且元及弟貞隆大野治長來謝  
 皆懼次鞠子埃命重昌反命都匠中井正次寫諸名  
 寺上梁榜以獻皆如故事而大阪招客繕兵之聲聞  
 亦日至 太太君益弗懌囚清韓于京師十九日令  
 貞隆治長還獨召且元詰問且元陳銘詞偶然盡言  
 明孺子不知廿八日畿內東道大水江都大風破廬  
 舍定臺復使姆大藏尼正榮來 太太君召見曰孺  
 子既為我孫女婿定臺又我嫡婦之姊何以有異謀  
 但姦臣生變流言相煽以至完聚修兵蹤迹既不可  
 掩矣孺子宜親賢遠佞逐客戢甲明無他志於遠邇  
 以為无疆之休汝等歸而善言之因慰喻再三不復  
 及詛獄二嫗之東也欲辨銘詞以不識字寔甚粹受  
 句逗疏記注解晨誦夜諷以馳於是大悅遂如江都

安房守忠義

按次年有片義子伯之命吉萬五元和中又生罪失侯云

起居元妃九月紅夷至駿府貢方物獻生虎二頭安  
 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窪忠隣交  
 通國除初里見氏世有房忠義祖父義高以公族顯  
 權得士心乃廢其主奪國至是竟亡 太太君使本  
 多正純偕天海謂片桐且元曰詛詞之謝孤已允之  
 但大阪諸臣異圖日急殆禍孺子孤在猶如此況異  
 日乎卿今何計保全孺子以表暴其無他於天下卿  
 疾歸熟圖之且元踣蹠曰是計非愚臣所能及願受  
 大命以還努力從事二人曰是在子且元固請不得  
 命九日 太太君召且元及二嫗賜金帛遣歸且元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六

懷德堂

嬰疾遲留數日二嫗先發 大君以都城粗處功罷  
 諸侯從役者皆就國潛備大阪片桐且元兼行及二  
 嫗於推山謂之曰我情呈露不可遮掩東命嚴切引  
 而不發老夫竊揣之唯有三策避大阪城為下策托  
 姻好煩我君一行為中策聲聲姊弟之親權令君氏居  
 東為上策東肯必不外於此我還將固請若從上策  
 我別自有處置二嫗色然相視不言退而相謂曰大  
 主辭語溫潤必不至此是老革懷貳欲賣君氏以為  
 功也不可不備矣乃兼程先反具言之定臺大怒曰  
 且元當族召大野治長謀之時孺子所統攝河泉加

以四外郡邑爲田六十六萬石號爲百萬石治長麤率特以爲雄資乃颺言曰請速誅且元以舉大事關東土木荐興列侯困弊財竭民窮四海皆謳歌孺子大阪金湯之固士馬精強粟支數年西南諸侯可傳檄糾合恢復之業必指日而定淀臺悅遂召織田侍從長益渡邊內藏助糺木村長門守重成薄田隼人正兼相及七隊將士日夜籌畫

逸史氏曰談者往往言 太犬君欲除孺子之日久而病其無異故假鐘銘與詛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坂異圖在鐘銘前如其占黑氣修軍備招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七

懷德堂

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詛獄既白其所詰特在繕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拚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 太犬君務圖無事而姦豎譏謔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是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

前內府信雄家居于京師十餘年已而淀臺料其快怏欲收異日之用邀之大阪善視之廿二日招信雄傳孺子命曰片桐且元與東府合謀將不利於孤今事既急矣且元至當托面議伏甲誅之據城舉兵公幸輔孤專當閫任信雄愕曰是天下大事且元邪正

未可知矣其還徐圖之未晚淀臺聞之曰內兄老瞶昧於事機今既如此事或漏泄試再請而弗聽當先了斯翁有一子鬢信雄舍人女也側聞此語出進茶附信雄耳告之淀臺復使人疆之信雄佯曰諾哉老子思之既熟當以死從事還謂其人口往歲我窘於豐氏東府爲我義戰得以扞難關原之役忘恩黨賊又荷再造我今何心更萌反側乃使人告且元以情遂奔京師且元還疏上三策移疾不出孺子召之使者三反固稱疾篤治長等悟謀泄遂議攻之廿六日且元與弟貞隆屬徒授甲曰我豈昨孺子但夙讒口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八

懷德堂

無爲也當與姦豎一戰而後外耳且元秉政日久素有威信上下倚仗於是騎而會者三百且元又掌城門諸管治長等大懼召七隊將校急擊之皆弗聽曰桐老忠而亾罪今也淫刑以逞東師之至可翹足而待妄作以禍孺子我不之爲衆勸且元挾孺子以誅群姦且元曰是脅君也我弗忍爲縱彼來攻勿使我矢丸嚮牙城隊將速水甲斐守時之往喻且元曰藩牆構兵弗祥也盡權交質退就封邑則事或可白且元從之且私之曰我獻三策固言別自有處置蓋太犬君春秋已高要在紆難以爲後圖君氏若從上

策我且於江都請丘陵如卑隰之地以治邸第不夷焉則崇焉然後廣作基址務極壯麗此役可以延數稔既而徐徐治君氏行臨期托以疾亦足荏苒徒歲東方或有釁可乘於是孺子公既壯矣可以得志是君氏有居東之名而無舉趾之實也我計之甚熟而讒間橫發民已生心勢不可回是天厭豐氏也因而獻秋時之亦攬涕而出淀臺聞之稍寤乃令織田有樂大野修理交質且元累日勾檢簿領器械致之有司乃挈擊而出七隊將送至吹田各還質置酒而訣皆悲不自勝且元遂奔其邑茨城治長等於是邑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十九

懷德堂

定識者益知大阪莫能爲也孺子昏蔽自若而悍母邪臣徒怙遺業期外援猶以爲事可僥倖決意舉兵孺子懵然唯唯已乃益銷先世金法馬暨諸金器竹範作幣廣募逐臣游士移檄諸侯與薩等大藩皆發特使招之

逸史氏曰大阪舉事於義爲無名於勢爲無謀子母臣主唯利之視僥倖於一旦以孤城抗天下竟以取覆滅之殃悲夫或曰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能取大物夫天下豐氏之有也克復之弗可已豈容成敗論之哉曰惡是何言也惡是何言也天下者天子之

有豐源皆天子之臣也一時統屬跡似君臣而

王朝之班儼如也昔者太閤氏乘復讎之餘烈逼其君之孤其爲篡也明矣然西吞九國東摧八州身爲天子之關白而大勢定矣織田氏之孤秀信特岐阜一藩侯耳當是之時岐阜無故而稱兵以圖克復乎太閤必承制誅之由竈上之除乃身歿國亡不免爲一叛人矣太夫君之於孺子爵位素在其上關原之役逆豎伏誅大勢既定乃收昆岡之炎繼以孔云之親則大阪特一藩侯耳是舉目以叛人亦不爲過矣予於關原之役賊書西師者孺子不與也不叛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二十

懷德堂

書此舉者孺子自爲也孺子自爲則微存形迹假以敵國也然其歸則叛已今也遽儼以少康其不於倫亦甚矣哉

冬十月朔太夫君與諸公子觀散樂會京師飛報至曰大阪兵端既啓太夫君撤樂遂議西討使大君下教諸道徵兵大阪括取府下侯邸及商賈穀我貯峙五萬石時在大阪板倉勝重使謂織田大野曰仄聞城中纂嚴將有所問罪軍須或有欠幸有我大府資糧在城外宜就取之若無所需留以資寇盜亾爲也我且取之二人答曰糧儲豐備不煩支給請



崇山小兵衛

內匠頭光宣

三十郎政長後丹  
波守

越前守重景實本  
願寺下間內藏助  
重政子播磨縣  
外甥故其姓也

榮屋宗兼今并氏

右衛門太師親  
自號幽夢初宮內  
少輔又土佐守  
左衛門佐幸村  
聯小初豐前守  
大谷大學  
伊豫正守兵部正  
鎮正則從子  
明石守部  
捕圍右衛門

任意搬取勝重乃令買人漕送津吏退之勝重復使

謂二人曰子實欲之唯命之從二人陳津吏勿問遂

盡數致之不勞一士時人服其智大阪發兵探界府

逐守更柴山定好得穀二十萬石至金帛薪炭諸物

又稱之又多購火藥九材而還庚子之亂尼崎城主

建部光重黨賊從毛利氏攻阿濃津及事平納降免

罪居十年而卒子政長幼官將收其封播侯輝政有

姻爲請而止於是 太犬君以其地爲西道咽喉也

使池田重景協守又令播侯利隆分兵護之片桐且

元之逃也托器用財賄於界府豪商宗薰及大阪兵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出宗薰告急于茨城且元遣兵二百赴救抵尼崎索

舟重景與播人宮城筑後南郡越後議以且元向背

未可知也弗許已而聞大阪兵來求救弗聽請入城

自保亦弗聽乃退次神崎遇大阪兵而走又敗于伊

丹茨城兵殲焉關原之役失封者及四方亡命反側

子聞大阪召募皆變服間行爭歸焉長宗部盛親自

京師真田幸村自高野森勝永自土佐及大谷吉胤

福島正守正鎮明石全登塙直之仙石宗也等相繼

麁至者數百人後藤基次仕黑田氏恃功不相得出

亡見錮屏居南都數年亦應募於是市井輕俠郡國

櫻高宮政隆同  
件或惡播磨宗  
後藤人與播磨  
其大伴年所不知  
改名典

藤堂和泉守高虎

兵部少輔直勝初  
右近大夫  
下野守忠卿  
駿河守家親  
左衛門大夫正則  
筑前守長政  
左馬介嘉明  
備後守正勝

惡少爭一時利冒姓僞名自衛受金未幾辰城中步

騎至六萬然列侯以下凡有爵邑者無一人應焉其

黨始懷危懼仙臺侯正宗縛大阪使者送江都薩侯

家久卻大阪使聘曰關原之役自犯夷滅之罪我所

以報孺子畢矣今完舊封實 太犬君之賜孺子無

所與焉再造之恩經久未報我豈有他志乎遂馳入

駿府告之且曰軍事已措辦進止唯命諸大藩亦皆

逐使者上變板倉勝重與伏水處守松平定勝議置

關於淀葛葉以絕行旅嚴禁水陸運給益報聲息片

桐且元亦數發使者來懇 太犬君乃下令戒嚴以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伊賀侯高虎爲先鋒 太犬君親將中軍東道諸侯

皆從 大君帥關內八國及奧羽諸侯繼之彥根侯

直勝爲先鋒直勝有羸疾其弟掃部頭直孝攝其軍

越後少將忠輝爲江都處守蒲生忠卿最上家親與

平家昌嗣之又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留

護東土遣其子弟出師于國初正則陰與大野治長

通輸穀五萬石於大阪及子正勝之國先還書戒其

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我是豐家柱石若等輔正

勝應孺子勿以我爲念孺子而得志我死且不朽丹

波欲順命石見固諍曰是在主君則可在吾儕則不

按橫港今東港蓋東西港自仙坡命之實皆在城西

按中島有二漢水大派為長柄神崎二川經流北至長柄為南中島長柄

至神崎為北中島非今所謂經流小派中之中島矣

可何者人各為其主主君之於孺子猶我於主君也

我惡得真主君於外地以舉事乎且大阪在謀燧斧

之怒耳其不抗明矣大阪朝臣封內夕墟將如郎君

何不如衡命而行叔皆從之及正勝還遂勒兵趣期

大阪以兵食既足廣議守備因築羅城北俯奠河西

限橫港南鑿空濠設柵三重從玉造達橫港東浚外

湟引貓川及平野大和黃津諸川堰其下流瀦為大

澤皆高壘設樓櫓嚴置守衛築于屠崎使薄田兼相

守之又連砦于仙坡天馬博勞淵禾座港土佐港中

島野田福島鷺島傳法四貫島互為應援海門皆置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哨船真田幸村募信遺民得數百人孺子又配以兵

五千幸村以武自喜恥受他節度欲別名一軍羅城

東南隅有阜相接灌莽扶疎乃就築偃月城獨以其

甲守焉淀臺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衛十

一日 太大臣出師大阪發亡命數十人扮為行者

入京師欲埃 太大臣至大阪熱二條街又募刺客

潛匿京師以狙東駕伊賀守勝重隨摘發之分曹逐

捕皆伏誅廿二日 太大臣至京師越前少將忠直

將兵二萬加賀少將利常將兵三萬會師于京師是

家政院號蓬萊

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廣實條西三慰勞 太大臣阿

波太公家政聞大阪之變也單舸泛南海達吉田兼

程謁 太大臣于中泉命赴江都是日謁 太大臣于

藤澤 大君嘉其遠來自質也乃曰子既懸車無復

外事當以便宜留止矣必江都家政廼西上游處泉

和以至元和偃武云廿五日地動 太大臣召藤堂

高虎等按圖議戰備授諸將方畧下令嚴禁焚掠令

人召片桐貞盛貞隆貞盛辭曰臣欲圖無事反啓大

釁今何顏得再謁 太大臣使本多正純邀之曰孤

已觀兵心尚圖無事也其必來從事乃率族來謁遂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屢引見以參謀議貞盛即且元也 太大臣又命學

士林信勝僧崇傳及五利諸僧蒐求公卿庶尹記籍

開局謄抄傳令曰今日祕而不出者皆為故紙異日

不得以為証左遺書於是皆出焉 太大臣又上奏

具書目請假御府祕典 上皇大喜擇類聚國史

類聚三代格古語拾遺神皇系圖年代畧等數編授

之十一月先鋒和泉守高虎掃部頭直孝南下三日

高虎進兵大隈陵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將掠平野望

高虎旆駭走大野道見縱火天王寺以擣東師堂宇

關若秋

渡邊勘兵衛

和泉守昌茂

久世三四郎  
阪部三十郎  
澁美甚五郎

部師陳飯森河內大阪令堀氏弘率兵三百京界府五日高虎直孝進次住吉氏弘不戰而奔朝霧昏冥氏弘逼高虎營而過彼此皆不知渡邊吉光在前軍聞甲馬聲勒兵而出則不及也高虎自嫌於貳心縱敵溪訥吉光吉光快快池田武藏守利隆及弟左衛門督忠繼宮內少輔忠雄各以部下侯伯抵神崎川忠繼忠雄自下流先涉遂守兵軍北島利隆結筏自上游濟至長柄川織田有樂等率步騎一萬守天馬寨利隆欲濟監軍城昌茂止之忠繼忠雄復自其下流濟守兵潰奔天馬忠繼軍南島利隆怒命濟昌茂復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〇二十五 懷德堂止之曰敵語地理懸軍深入恐取敗衄利隆曰我豈爲必勝二弟屢先我不可獨後戰若不克我有死已逗遛不進似有貳心遂騎而出昌茂當軍門呼曰大主有命師期全勝不從我言是廢君命也利隆切齒而止十日大君至伏水於是四方諸侯師水陸相繼皆至兵總五十萬距大阪數里而陣旌旂蔽空罽塵四繞不留寸地十七日太犬君營于住吉大君營于平野高虎直孝進次天王寺先是太犬君念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渥美勝吉皆熟軍事而廢錮日久也召而復其祿廣宣廣勝於是聘至命以行人

蜂須賀四波守  
稻田九郎兵衛又  
修理  
中村右近  
堀口內藏助  
山田鐵郎  
森甚五兵衛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從軍馳驅慨旨勝吉以居僻遠不逮事而能尋策名於遠侯賴宣以良臣見稱云阿侯至鎮攻屠崎城其良稻田宗祐中村重勝堀口正直山田宗登門焉森村重以船兵自後薄之一鼓拔之斬獲甚多殘兵奔本城守將薄田兼相豪悍善戰負氣放縱日事狎遊時醉宿娼家醒則靡及也遂脫走入本城太犬君以諸侯悉會無一人應城中者度其必悔又以天漸寒閱士衆辛苦欲議和弭兵廿一日令本多正純差人入城言之城中依違以答夜有一卒至住吉彷徨軍門詰之則曰欲適藤堂氏失道至此軍吏執以獻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〇二十六 懷德堂齋孺子與高虎書言內應之策孤甚嘉焉若有殊功增封如約卒亦曰凡豐家之舊以間使饋獻送款者甚多太犬君哂曰姦豎淺謀不足道也召高虎賜卒及其書令栲治焉一鞠卽承遂斷其十指黥額曰秀賴放還之城中又多發間使詣諸侯營或間或誘諸營皆執以獻焉米澤侯景勝陳中濱秋田侯義宣陳今福廿六日景勝進破鷓堤柵義宣亦進破其堤上柵守兵不支渡邊糾出拒景勝木村重成出拒義宣後藤基次聚舸出其中澤命銃手左右發米澤秋田士皆殊死戰殺傷相當而罷基次中流丸不入捫



將監忠勝  
長門守守曜

阿倍四郎五郎

花房助兵衛

其痕曰。孺子天眷尚渥。聞者憎之。既而城兵以為難守也。棄柵而退。片桐貞盛軍備前嶼。大君擇銃手。隸之發。大煩多壞城壘。城兵懼不復出。向井將監九鬼長門守等率舟師抵傳法海門。決戰奪哨船數十。太大君屢使阿倍正之巡諸軍。正之尚弱而撫御甚老。每反命輒稱旨。於是議築長圍而退。大君使本多正信詢形勝於正之。正之應答如響。指畫詳密。

大君稱善。遂使安藤重信從正之巡視其地。諸將欲攻博勞洲。南北二寨。守將起堙樓。臨發矢九北。砦下有洲蘆葦懋密。皆出銃卒屯之。我兵不得逼。幕議欲

###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二十七

懷德堂

先取蘆洲。洲小而庳。潮水所涵。多兵不可處。寡兵不可守。眾難其人。石川主殿頭忠總大窪忠隣子出後。烟氏痛父嚴譴。欲力戰自効。乃請而往。廿八日。

天皇使大納言并勝實條至行臺慰勞焉。廿九日。忠總以其甲二千奮擊奪蘆洲。堙樓矢九雨至。死傷頗多。忠總不撓。伐蘆荻藉之。卒半立水中。合銃手仰射。砦上晝夜不息。晦水軍九鬼氏給忠總以舢舨數十隻。忠總遂麾眾乘砦拔之。阿師助之拔南砦。忠總進拔土佐港寨。阿兵進拔禾座港寨。備侯忠繼臨蜆江。欲攻野田福島二寨。其附庸花房職之善戰有方畧。

老且病。肩輿而從。告忠繼曰。兩寨旌旂不動。上無煙氣。敵已遁矣。使視之。信遂濟。頓福島。紀侯長晟陣。今宮於是率舟師抵海門。為福島聲援。播侯利隆與加藤山內諸將猶在長柄望福島塵。欲濟城昌茂復止之。阿倍正之巡師在座曰。備師深入不可不赴援。且弟先兄後。非武也。昌茂弗聽。正之弗懌而出。利隆益忿。本多正純巡師還報曰。四圍既迫。不前者長柄師耳。太大君使人詰之。辭曰。眾屢欲濟。唯監軍不聽。遂濟赴福島。事平昌茂以之得罪。云石川忠總攻仙坡寨。以大煩壞樓櫓督戰甚力。阿倍正之曰。太大

###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二十八

懷德堂

君曰。仙坡天馬二寨。壘壁不固。背水在散地。束手待吾師。卒是莫能為己。今宵必遁。是日城中會議曰。西砦皆陷。敵兵寢逼。僊坡天馬空濶難守。盍撤之。戮力本城。遽令後藤基次森勝永往。二人燔蘆舍收兵。其地尸口殷實。民相貽藉。死者無算。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師必來。女等努力。備侯忠繼望煙將馳。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乃止。壯士徒歸。皆謂基次基次曰。備侯乳臭負氣。我必其來。今不然者。以他花房老革未久而從也。已時敵燒斷羅城諸橋。唯留高麗淡路本街三橋。十二月朔敵復出。盡燔城外廬。

小栗又市

中路少輔光明或云光明已於應永者其子中務某也叔父南條隱岐

舍石川忠總冒煙擊走之遂迫高麗橋恐其燔橋悉力督戰永井直勝小栗忠正請分兵援之 太太君叱曰而等味兵機若此乎因謂左右曰彼燒橋自截出路也我師四面齊攻之日豈恃此數橋哉今我兵救橋爾後守橋道者夜不得穩睡遂馳行人令忠總退西諸侯師益進迫橫港 太太君下令曰不顧死而進非兵所貴諸軍其必設垣而發銃務毋使士卒有死傷行人馳驚布令萬眾感戴 太太君以聞已合復使人繡織田有樂書於本多正純答以孺子弗從命彊之又輯諸侯所獻其間使之書與之以絕其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意南條光明故羽衣石侯以關原之役失侯在城中受南陣伊賀侯高虎識其叔父約書射城上招之爲應叔侄合謀竊斷壘址欲啓之射書剋以四日事覺見族諸將故留其旂聚銃手以待 太太君初欲移行臺相茶磨丘營之大君亦營于岡山綴以十餘砦於是乎就四日令南方諸軍移次稍進藤堂氏以南條期味爽遣偏師臨濠遇銃而齟齬彥根前隊尋至拔柵下空濠城上矢丸如雨眾以竹盾自蔽賀越前隊傳偃月城皆馳告其中軍曰大兵繼之則墉可乘矣真田幸村以銃手應之賀越兵多殪會樓上誤失

按唐書百官志曰矢石未交陷堅突敵敵因而敗者曰廣

毛利長門守福島備後守

後藤莊三郎光次

火於硝櫃响震一聲士多焦爛越人二百乘虛而登與幸村決戰皆死 大君聞戰馳行人戢之 太太君在茶磨丘望煙塵怒曰何物鼠輩破我軍令盡亟撤使安藤直次往賀越彥根中軍亦差人傳命乃退大君將罪跳盪者 太太君使謂之曰甘罪犯法而冒矢石其勇可惜幸勿問人或造井伊氏欲而請事直孝方臥頃之措目而出客不懌曰戎事倥傯胡得假寐答曰我自臨陳慮敵所營夜間未嘗交睫故不免晝寢耳聞者嘆服六日 太太君徙營于茶磨丘大君徙營于岡山毛利福島二氏受命以沙囊截奠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懷德堂

水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數日而外湟皆涸諸軍益投沙囊及葦竹屋材湟上設竹盾布鐵櫛所在築土山起煙樓俯瞰城中城中往往帶而坐 太太君布令諸軍四面發銃鼓譟者三夜各三次城中震駭民皆荷擔避入內城重沓蹂躪或隊湟中死者數百人將士奔走不得歇息又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危疑 大君以圍已逼請四面齊登者三 太太君不許輒曰事則可逞獨奈彼此多損人何十日使買人光次往行成儒子召群臣謀之眾議不一後藤基次進曰外無應援內將攜貳城池雖

固糧食雖多。今皆不足恃也。不若速購以圖。後舉孺子。憮然織田有樂。大野修理。怵惑已甚。入說淀臺曰。四圍既逼。危在旦夕。太犬君者。耄矣。期匪遠。彼倡和議。是天祚孺子也。今且戢武休兵。以爲後圖。斯翁而卽世。東方當一舉而定矣。淀臺以爲然。促孺子決議。遂令人因本多氏成言。太犬君出約曰。孺子能悔過。創艾自新。則孤與之更始。無復芥蒂。凡群臣諸臣命在圍城之中者。悉從寬典。一無所問。孺子具撤外壘。填周池。以明無他志。不則宜避城。徙於郡山。和城中未報。十一日會礦夫鑿地道。又多造雲梯。頒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一

懷德堂

諸軍。二犬君親巡師者。屢十二日復巡至天馬城中。望見將發大煩。後藤基次度丸不達止之曰。二公皆天授銃。亦不能中。徒勞無爲也。太犬君嘗令眞田幸村。叔父信尹發使者招幸村。幸村曰。見危舍義。非夫也。謝遣之。於是城中訛言。後藤眞田皆貳衆心。益搖。十五日孺子報曰。撤壘填池。謹聽命矣。但群下甚厭。廩祿不給。願益以土田。太犬君作色曰。諸臣命仇我。我不加顯戮。一切舍之恩亦洪矣。今又奚而藉寇兵。齎盜糧乎。吾聞術士或言。明年乙卯。孺子本命所利。故彼欲遷延以迫吉耳。遂逐使者及哺使者

復至曰。願避城徙封。請以阿嶺。曠易攝河泉。太犬君曰。易以房及二總。淀臺不欲。東和議中止。蜂須賀氏營于仙坡。使中村重勝。陳于本街橋西。重勝不徹。十六日痛直之出。斫其營。士衆驚潰。重勝外之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復來。詔曰。將軍老矣。雖克壯其猶乎。衝冒風雪。久蒞戎事。非其所宜。予一人以憂其姑。爲之備回軫。京師以將息焉。太犬君拜手稽首曰。謹拜。宸眷之辱。抑臣老於行間。慣歷寒暑。汗馬之役。閭職所分。不足以勞。聖慮且群藩擐甲。萬衆暴露。老臣不忍獨逸也。二子因私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二

懷德堂

曰。上聞和議新敗。欲詔秀賴使聽命。何如。太犬君辭曰。無所辱。睿旨也。何者。天威咫尺。秀賴惶恐奉詔。則可。萬一昏迷。有所違拒。上損皇威。下陷大逆。義當誅夷。殄滅而後已。非老臣待秀賴之心也。十八日淀臺登天守。以眺會。備前嶮發大煩。中天守楹椳摧折。侍兒盡粉者二人。淀臺震怖而降。召長益治長。急議購和。先是。太犬君遣女監阿茶。適京師。邀京極忠高。母淺井氏。是爲常光院氏。淀臺妹也。是日令常光氏入城。曉諭以待孺子。無他。且曰。吾右府赫怒。不易回意。在必誅雲梯衝車。莫不備具。又

從四位少將兼若狹守忠高



大炊頭利藤

武藏守尚長  
信濃守治德

發礦工作地道。施板。搭柱。橫竄。而入。砌壁。必崩。樓櫓必陷。今而不改。圖夷滅之。歟。將不回踵。遂令之。閱匠。場。而後往。時匠。場造攻具者數千人。材料山積。斤斧成雷。常光氏見。淀臺具言之。淀臺喜懼交集。即與孺子拜命。初。太大君之出師也。以阿茶。自隨。眾異之。於是僉信其和好完。孺子之素意也。大君聞和議。復起。不懌。謂左右曰。諸侯卑會。精兵百萬。摩壘而陣。旗鼓晨動。城池夕夷。今舍必勝之算。以紆不測之寇。非所以答天下也。遂使土井利勝。如茶丘請戰。太大君答曰。古人不侮寡弱。良將不戰而勝。右府請杜逸史。卷之十一。十九年。〇三十三。懷德堂

見從十九日常光氏反命。并日復使常光氏率阿茶而往。定約如初。命孺子即日修使幣。奉約于茶丘。太大君使賈人光次。責有樂修理。任子織田尚長大野治德出質。治長初出其少子。光次作色曰。臨此大事。何幼弱之用。是輕使命也。固執不退。乃遣治德其長子也。太大君壯光次曰。有士人之風矣。是日外內停矢丸。真田幸村建議曰。敵新和不傲也。請夜銜枚而出。分兵掩茶丘岡山。一舉可逞也。皆弗聽。幸村深夜使人出覘。則報曰。二營燎炬燭天。嚴柝相答。幸村慨然曰。豐家之事不可為矣。廿二日孺子使木村

內膳正重良勝重  
大子

按元伯顏時馬首  
得從廣嶺歸王師  
到處悉平夷摧頭  
不帶江南微只插  
梅花一兩枝

重成出蒞。載書。太大君使板倉重昌入蒞。載書。并三日諸軍撤圍。是日薩侯家久及二豐二筑諸侯率舟師抵室津暨武庫津。太大君命罷之。遂發卒填夷壘。列侯爭受役。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董之。廿四日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詣茶丘拜成。及夜太大君遽旋駕于京師。眾以為神。廿五日長益治長及七隊將詣岡山拜成。大君下令曰。遠裔諸侯之師量留役卒。各罷就國。仙臺侯政宗請曰。臣願留護行營。竣大駕既發。二日而罷。因獻梅花一枝。蓋追王仁頌又以伯顏自況也。大君悅。賜宴林道春等所。逸史。卷之十一。十九年。〇三十四。懷德堂

校諸書。謄為三本。功畢上之。太大君獻一本。納諸祕府。真二本于駿府。江都朝野祕書舊事紀古事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釋日本紀江家次第。日次記內裏式山槐記西宮記明月記菅文文粹等數十編。於是乎傳焉。廿七日役夫既墮。羅城堙空。濠遂及內湟。大野治長大愕。馳見本多上野介等曰。所約止於外城。壘何見。迫之甚。成瀨隼人對曰。我唯聞填周池之命。則凡城下所周圍之墮地是已。未聞內外之別。且是孺子公所以明無他志也。天下已平。何用濠塹之險。今欲存內湟。豈有意再舉乎。治長不能答。乃益

發役夫晨夜併手以至次年武藏守利隆非我出也其次長柄逗遛後二弟監軍誤之也不知者或以爲觀望輩下因流言曰茨城兵之阨於尼崎而城中弗救弗納者係武州貳志長柄觀望可相證矣 太君聞之弗懌命按之既正監軍罪於是推尼崎巔末利隆驚惶使其相番氏明辭焉 太君引見詰責之氏明蒲伏對曰尼崎要地戍臣奉固守之命不敢失墜片桐豐家柱石雖新歸順而誠爲未的其陽抗大阪陰合謀襲要地亦未可知焉若救之納之陷其姦計戍臣唯齊其能及矣且城中寡單苟分兵助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五

懷德堂

餘叙不足以備不虞果其非僞而拘於職守不知變通乎亦唯喪茨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殃上辱大命下累吾主不猶愈乎是以戍臣熟圖以從事爾伏冀賜財察 太君辭色俱厲曰從今華辨支吾雖娓娓可聽而武州當日心事實不可測乃起將入氏明投佩刀趨進曳裾攬淚曰武州公雖非吾大夫八氏之出亦是殿下外孫祖孫恩義豈有他乎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白更俟何日因大號哭 太君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慎後氏明稽首曰有愆于前宐創艾以慎後武州公忠誠

謹恪終始如一前無愆後更何慎是殿下猶有所疑也賤臣萬死罔攸反命 太君曰善矣武州赤心暴白孤無復微疑氏明九頓首而出 太君目送謂侍臣曰渠父大膽故宰相圍人也長秋之役固諫其死戰頭受鏖錫偏體朱殷鞍馬而回竟存宗祀後又累功升爲執政氏明今復如此實有斯父而有斯子也武州得良士哉嗟嘆久之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六

懷德堂

伴氏邦音亦通故混之耳且舊志盡軼其名或以父子爲一人皆誤矣予與藩中一士人游詳其實者如此故錄之以訂舊志之訛焉

廿八日 太君入覲

上皇天皇慰藉甚至

太君見關白信尚

司馬曰禁內舊儀前日修舉未

盡者請按舊典祕藉以補其闕漏焉

十九日

天皇使傳奏司宣事目求興白馬踏歌諸節及釐正朝廷祿爵之制 太君答曰道有崇替古今異宐老

臣凱旋之後當稽典故采衆議損益草定以奏請焉

異日卒審定其制以上著爲永制云仙臺侯政宗長

子秀宗幼質於大阪關原之慶始得還政宗舍之止  
次子忠宗爲嗣是役也秀宗從軍 太犬君憫之乃  
封以宇和島十萬三千石

逸史氏曰大阪之役議者往往曰 太犬君老謀雄  
圖欲必取孺子而病堅城不可乎粹拔乃托和議設  
堙湮之策以爲再駕之地孺子以下在其術中而不  
自知以取覆滅矣吁謬哉是言乎此從成敗之迹言  
之也已 太犬君之不薄於孺子予嘗屢談之以解  
世之蔽惑是役也以順應逆傾天下圖孤城夫孤兒  
寡婦逋逃庶孽特机上肉耳所謂地道橫空壁櫓崩  
陷精兵百萬雲梯齊登之日猶何堅城難拔之病乎  
然顯唱和議而後威力其欲終始相完之心可以白  
千萬世矣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太犬君春  
秋甚高朝不謀夕而孺子方妙齡苟欲除之烏得望  
諸歲月之外邪假令孺子爾後潛伏不動者十有數  
月則 太犬君固不及見其再舉也議者必取之說  
無所施焉堙湮之約固示易制之勢也示易制之勢  
者蓋絕復畔之意也勢不可復畔而畔是自作之孽  
又誰咎也辟諸治盜之律市井小偷發覺者官必黥  
腕逐之再犯而後處斬觀者乃曰官之黥之也設以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七 懷德堂

爲處斬地也偷兒不之知自陷禍機矣惡是何言也

逸史卷之十一

逸史 卷之十一 十九年 三十八 懷德堂



逸史卷之十二

眞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

○凡一年有奇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三日 太大臣振旅發京師

次岡崎以聽大阪動息大阪惶慄皆甚大子城下尤

深廣沙上不給 大君乃命毀西城子城及近傍樓

櫓廨舍以填之於是鳩功所存唯牙城一湟而已十

九日 大君凱旋于京師悉罷諸藩之役使安藤直

次如岡崎報之且密告大阪有再舉之謀初我上有

小幡勛兵衛

小幡景憲者以豪武聞得罪而囚賀侯祿之月城之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大野主馬首

戰景憲先衆力戰大野治房望見奇之及和議成潛

使人招之引以厚賞景憲欲得敵情以自效也佯許

之夜往見治房治房咨以再舉之策景憲應答如響

治長亦信之抱以心膂刻期遣之問使往復不絕景

憲見板倉勝重松平定勝詳告之於是大阪事情畢

露故 大君以命直次云廿四日 大君朝觀廿八

與平美作守信昌

日發京師二月觀 太大臣于中泉而行十四日

太大臣還駿府 大君還江都加納侯信昌卒

大膳大夫家昌  
攝津守忠政  
飛騨守忠隆  
侍從兼左衛門督

或云三月卒又云子家昌忠政皆先卒忠政子忠隆

三年丁巳卒未詳 嗣廿二日備前國主忠繼卒年甫十七 太大臣震

忠繼

左衛門佐長政  
大和守尚長初武  
藏守

悼令播侯利隆撫封是月其大夫人源氏第二女亦

卒織田侍從長益遜京師告老不出及卒命分其封

予其子長政芝村和一萬石予尚長柳本和一萬石

云 太大臣以井伊右近大夫直勝廢疾弗瘳掃部

頭直孝攝師有功也使直孝代直勝直孝辭曰臣爲

庶孽不可以干嫡直勝雖死而先臣直政教養之士

尚多足輔以爲治或者天下再有事臣復代兄攝師

亦足以奉公事効臣節今辱不次賞非私心所安也

又因安藤直次苦請焉 太大臣嘉嘆而不許乃分

舊封予彦根十五萬石予安中三萬石於直勝以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自養時直孝爲護衛長班冀在執政下次日拜命直

進班於本多正信上竟席直孝無遜言正信無愠容

既罷直孝謂正信曰歸者公或以爲不恭乎然既承

故侍從後便不能不然答曰今日之事老夫心甚喜

大主明鑒知公能若此故有是命耳當爲天下慶焉

聞者兩美之大阪異圖日急潛傳檄復募兵因謂言

曰大阪金湯去歲攻以天下兵而不能撼焉豐氏威

靈之赫亦可以見耳矣今若再舉海內諸侯改轍響

應者決也大業當指日而定矣於是四方游士間行

歸之者相踵大野治房乃招小幡景憲所司勝重伏

伊賀守定次

民部少輔一重

水處守定勝。喻景憲曰。大駕西上。列侯四集。當經五旬。敵或寇京師。據菟津。守湖橋。勢必張皇。皮夷或費功。汝宜竭力以沮抑之。景憲定議而往。治房善視之。密計必預。已軍議紛紜。或建言出師。遠關景憲輒持不可。其辨娓娓可聽。議竟不決。筒井定次之放豫也。遣臣四散客歲之役。多應大阪。募於是。大君賜定次及其子順定。死於調所。三月大阪使青木一重及常光氏女監大藏尼正榮來拜成。且告曰。兵革之後。田里凋殘。饑荒且臻。無以祿群下。願熟圖之以全好。盟時尾侯義直將娶于紀。太大君乃曰。尾國婚期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三 懷德堂

在近。孤且往。關東婦女不習禮節。而等往相儀。婚畢則親西上。以處其空。使者乃如尾。大阪召募有日。於是糾合新舊得兵十五萬。淀臺孺子喜以爲天意。遂舉兵而反。廼作三軍。以七隊將。及後藤基次等爲其一大野治長將之。真田幸村渡邊胤明石全登等爲其二。木村重成將之。長宗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等爲其三。大野治房將之。逸史氏曰。甚矣大阪臣主之昏也。客歲之舉。其無勝算者審矣。今也彫殘之餘。無他長策。乃不旋踵而反。以僥倖於一旦。其不可成不待識者而後知也。悲夫。

或曰。前後之舉。其揆一也。子之不叛。名前舉。既聞命矣。今乃叛名。後舉者何與。曰。我固將言之。夫城下之盟。撤壘堙湟。蓋勢屈而力竭。不得不唯命之從。名和而實降也。要之大神示信。天下豈容亾故而背哉。今也狂謀妄舉。降而不恥。失信無名。特以一人私計重毒天下。甘爲逋逃之藪。亂賊之魁。是非反而何是非反而何。

十五日。太大君聞報曰。烏合之衆。多則易潰。不足卹也。乃下令。纂嚴徵兵七道。大君亦戒師期。處分皆依前規。但越後少將忠輝不喜處守。於是與筑侯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四 懷德堂

長政。田松山侯嘉明。加皆請從。許之。廿八日。小幡景憲逃至伏水。悉告大阪。密議以此償罪。得歸仕。先是人或報大野氏曰。景憲爲軍。愚請察之。治房發騎士圍其館。景憲歌。自若。治房疑而召之。自從一奚馳至。治房笑曰。人以子爲謀賊。我保其不然。乃真諸界府來往自便。因得脫走。是月京師相驚曰。大阪寇至矣。皆荷擔走山。又曰。寇不犯禁關。公卿無虞。乃負攜投官門。聚朝士庭。殆不可禁。所司臺勝重鎮以恬靜游服視事。曾不問警備。頃容以疎大駕。至都人恃以按堵。朝廷倚賴焉。武人勇夫皆服其膽畧。會井伊直

孝本多忠政松平忠明帥師與江勢濃侯伯屯東寺藤堂高虎屯瀨以護京師訛言益止

逸史氏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厘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元滔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群之才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齒高上狀乞骸骨官難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固請大君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舉所知以自代對曰臣在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五

懷德堂

上國日久矣烏能鑒別關中入上然必以臣所知乎恐蔑踰賤息重宗大君大悅卽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或至於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爲稱首偉矣夫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闕闕用爲當路之階梯則選亦寢衰矣  
太大君嘗命林信勝監造銅材活字既成乃首印群書治要頒賜諸藩夏四月三日大阪發兵入和燔法隆寺六日大君令前軍五隊先發屯瀨鳥羽以俟

後軍九日 太大君至尾召大阪使者曰聞孺子復

聚兵將寇京師盟血未乾何失信天下之如此孤當觀兵京畿以問其罪遂遣常光氏如大阪再喻以弭兵留一重暨大藏正榮于京師十日 大君出師十五日 太大君發尾大阪諸將聞東師出會議方畧真田幸村進曰群言盈庭累月不斷大事將去今城池不完侯伯無一人送款者坐受大兵實爲無謀請速入京師挾天子以令四方七隊將士奪伏水城大兵拒荻津斷湖橋連營滋賀平崎以壯軍聲是可而已臣不知其他長宗部後藤等皆贊之孺子芒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六

懷德堂

然不言皆囑顧而罷七隊將乃請曰此城三面帶水唯南爲平原故東師之至必自南原臣等俟兩府至精兵十萬張左右翼直衝其中堅以殲從事天若昨豐氏我必得志孺子從之遂下令戒飭衆心不一庶事倉卒厓柵于羅城遺址鑿舊隍二尺許以守焉十八日 太大君至京師常光氏以大阪不聽命來報於是復使賈人光次如大阪行成亦不答因下令畿甸應大阪募者悉收其孥歸順者宥之廿一日 大君至伏水四方列侯群帥地不僻遠者相繼而會焉兵總十五萬乃令石川忠總守高槻松平利隆忠雄



屯尼崎山陽山陰二道兵自神崎諸津入南海道兵

自泉路入上總介忠輝爲大和口總督仙臺及和部

勢部濃部諸軍皆隸焉米澤侯景勝留護京師次于

雄山旣而遣常光氏復喻大阪曰孺子卽全好權徙

郡山七年孤當修治塹壘安輯居民以復舊封放大

藏正榮從歸共言之獨拘青木一重不遣及事平宥

之復其邑云廿三日大野道見率部下畧地縱火大

焚界府會我舟師九鬼守隆向井忠勝等艤岸懼而

收兵廿四日常光氏反命曰孺子憤憤女兄與諸臣

辭成乃命兩先鋒高虎直孝進兵牧方賊以一支兵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守沙堂高虎夜掩取之水野日向守勝成爲大和口

先鋒 太太君因命曰孤擇斯任莫汝若也和中侯

伯隸前軍者汝實左右之有不如不從命先戮而後聞

今日之事重在旗鼓慎勿用往日一條槍習大野治

房侵郡山假守筒井定慶棄城而逃勝成進兵長池

聞郡山不守恐賊焚寧樂單騎而馳諸軍爭從之治

房乃走勝成追尾而前次法隆寺事平定慶及弟慶

之恐罪自殺筒井氏以初大阪募敢死士數十人潛

入京師欲竄駕發燔大內及二條衙駕將發尾人

獲賊二人所司勝重悉逮其黨下獄 太太君因停

行期數日

逸史氏曰大阪之惡稔矣廼有脅天子之議有

焚宮闕之謀其爲逆大矣議之不從憚遠出也謀

之不行事發覺也皆非悔寤而寢息許止不嘗藥蒙

弑父之稱趙盾不討賊受弑君之名說者傳以爲直

筆肅斧之誅況乎荐動干戈謀議及大逆其爲王

懷昭昭然章哉欲不謂之反而得乎

紀侯長晟將兵會師期初大阪誘紀人乘虛作亂欲

夾擊之長晟分兵反救遂退次櫛井泉 十八日大野

主馬帥兵萬五千追躡抵貝冢泉 直直之爲先鋒迫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櫛井龜田高綱上田重安殿而健鬪重安擊直之各

傷而退長晟回騎赴援重安裏創復騁與高綱等戰

益力遂破之獲直之及淡輪重政岡部則綱等治房

走會紀國難亦平長晟遂復前五月朔大阪諸將奉

孺子治兵于南原抵茶丘指定戰備亦無成算而罷

五日 太太君發京師下令諸軍羸三日糧親命廚

人常慶白粲五升紅魚腊一頭酒脩茶鹽漿鼓共一

櫃以自隨固禁庶羞是日抵星田大君發伏水

抵須奈河 去歲之役豐後侯忠興受命留備薩摩於

是忠興以輕舸抵務古津遂率數十騎馳至星田請

淡野但馬守長屋

龜田大開  
上田圭水

淡輪六郎兵衛  
岡部大學

松下常慶

細川越中守忠興

自効。太大君嘉獎。顧本多正純曰。孤嘗謂是役。越中必先。眾疾來。今果爾。以其兵寡。單使列。本多正信。隊。水野勝成分部。下爲二隊。以掘丹後守直寄松倉。豐後守重正。帥之分日。迭前是日。重正竊期。而發直寄。聞之怒。召里人。詢便路。答曰。有一捷徑。曰龜背嶺。然世傳。物部守屋歷此路。而敗。故千歲以爲弗祥。介胄之士。無由此者。直寄曰。受命凶門。橫尸原野。弗祥。我所自。分且守屋以敗。而外。安知我不以勝。而生。祥否。我且嘗試之。遂麾眾而馳。直抵國分。河重正後。至。嘆曰。丹州偉畧。不可及也。勝成與和勢。農諸部及。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花井主本

譽廟即譽田八幡祠

伊達氏相繼皆至。總督越後少將忠輝。次南都。忠輝素驍果。眾恐其過銳。而嬖人花井義雄。怯懦。乃蠱惑忠輝。逗遛不前。政宗馳使促之。義雄依違弗果。大阪軍議屢變。是日。謀者報兩駕南下。後藤基次宣言曰。敵已迫。諸君自爲其所。爲我自爲吾所。爲遂率其所部。直夜南出。失道至古市。河曰。前有一帶水。後有譽祠。岑蔚。是可以一戰。乃頓舍薄田。莽相渡。邊紮聞之。亦皆往焉。修理等議曰。勢至此。不可無應援。乃遣木村重成。軍稚江。河具田幸村。明石全登。軍道明寺。河長宗。部盛親。軍矢尾。河六日黎明。基次登片阜。排銃。

左京死政武本田或作本多誤矣

美濃守忠政下總守忠明

手松倉重正。本田政武先登而。掘直寄承之。重正又反擊。會薄田莽相渡。邊紮來援。皆敗。水野勝成與。糾遇戰。三合。丹羽氏澄。衡擊共敗之。勝成追尾而前。賊追政武者。來迫勝成。又擊走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以勢濃二部。眾與基次。莽相戰。仙臺軍鋒片倉景綱。佐之。殺傷頗多。賊將潰。會幸村全登來援。修理亮治長繼之。兵總二萬五千。賊勢復張。基次既創。從騎厘十一。使人謂。莽相曰。吾子努力。我止而。外矣。紮使謂幸村曰。我創眾多。久傷不能獨戰。請及子之急。擊橫撓敵。幸村曰。善矣。進邀仙臺軍。與多善馬其騎軍。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揀壯士八百。馬上各操銃。每遇敵。齊發銃。自昏煙中。馳突蹂躪。所向無前。幸村知之。登譽田東岡。擁林布陳。令前隊曰。敵未前。且脫胄。委槍于地。以胄後命已而令曰。敵已前。皆胄矣。又令曰。敵已近。皆執槍矣。又令曰。叢槍膝地。銃興勿動。唯吾旌是瞻。於是士氣大奮。片倉景綱率騎軍。依法而。騎則槍入馬腹。銃煙方銷。幸村麾眾大呼而下。前隊爭起。與騎卻走。景綱反擊者三。幸村轉登南岡。景綱疑有伏。不敢進。幸村復大呼而下。景綱兵多。外後軍赴援者數隊。飛丸雨注。幸村退保南岡。後藤基次與十一騎。裏創復進。仙臺。

井上小左衛門  
大谷大學刑部省  
隆子

監物直盛

藤堂仁右衛門高

刑藤堂新七良勝

土萩又市射以銃基次墮馬從者扶而退歿于柏原河  
劉而埋之於田水野氏士河村新八刺薄田兼相  
獲其首勢濃二部夾擊破治長軍獲井上利定大谷  
吉胤賊遂敗績幸村亦收兵而退景綱追尾渡邊糺  
屢佐幸村健鬪於是二人代殿殺傷相當景綱以中  
軍不繼乃止水野勝成使謂仙臺侯政宗曰與我合  
兵而進不過平野敵可殲也本多忠政亦馳人言之  
政宗辭曰兵多歿傷火藥亦竭勝成怒彊之使者三  
反政宗親往固辭勝成又督勢濃部亦皆辭曰日已  
下晡不謂地理而深入非謀也政宗以越後少將忠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麾而起兵鋒甚銳左軍走高刑歿之木村別隊佐擊  
其右右軍亦奔良勝歿之盛親追匹而前吉光與諸  
隊奮擊卻之盛親不能迫吉光亦稍退保小阜馳人  
中軍請進師使者三反高虎持重且憎吉光負氣自  
功也弗聽中軍士往往騁赴吉光軍與盛親相持移  
晷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稚江前軍嗣直孝麾  
衆繼之縱兵大擊重成以歿自矢奮槍督戰縱橫無  
前初山口重政失侯家居去歲之役欲以功自償與  
子重信弘隆馳而西至函關見柩及是役變服間行  
私隸井伊氏軍於是重政弘隆力戰皆傷重信見事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修理亮重政  
伊豆守重信  
長二郎弘隆

按前志多言安藤  
長三郎獲重成實  
藤原助右衛門盛  
之而長三郎歿之  
也

增田兵大夫



周防守康重  
小笠原兵部少輔  
秀政  
仙石越前守好俊  
諏訪安藝守忠恒  
保科肥後守正光  
丹羽五郎左衛門  
長重  
木村主計頭宗明  
重成伯父  
藤田能登守  
本多出雲守

石前歲從師。及是役奔大阪。隸盛親而出。以父在謫所。晦名迹也。盛親逃還。其出也。步騎五千。其入也。唯數騎矣。吉光扼平野。津馳人促中軍。曰。合兵尾擊。敵可殲矣。高虎怒曰。豎子何知。屢命收軍。吉光固執弗聽。會監使二人至。吉光迎曰。陪臣吉光願有請也。盛親雖逸。而道明寺歸師。且至要之前路。一夫不脫。向者有敗。豈我旨將浪戰殞命。是毋論已。今也有勝算。而寡君持重不前。臣竊惜之。二公幸圖之。二人然之。往告高虎。亦弗從。歸師果至。吉光邀擊焉。敵皆駭散。及暮。高虎益促收軍。吉光悻然縱火而退。由是臣主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十三 懷德堂

益不相得。偃武之後。吉光逃而客歟。吉光之負才無禮。高虎之以私忿廢公事。並貽誚于世。云。榊原遠江守康勝與松平康重及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氏陣吉田菅江。並河與賊將木村宗明遇。宗明歟戰。康勝躍馬大呼督衆。身有傷。膿迸滿。鎧氣益壯。遂破之。見井伊氏戰酣。欲赴援。監軍藤田信吉尼之曰。敵語地理恐有覆。乃止。小笠原秀政佐康勝而進者。再信吉輒抑之。喻以待機。竟不及事。而罷。後信吉坐是廢黜。云。秀政夜見出雲守忠朝曰。我見悞於監軍。明日我有進。歟。一尺無退生一寸。忠朝曰。我嘗以過失違

御宿越前

旨者再焉。明日之事。我不聞收螺矣。是日。兩大駕至平岡。河。 太大君命加賀少將利常越前少將忠直。明日代藤堂井伊爲先鋒。令石川忠總與二京極氏共逼京口門。少將忠直尚弱。其老本多丹下本多伊豆吉田修理荻田主馬相之繼井伊氏軍。持重不及事。 太大君夜召丹下伊豆等。詈曰。今日之戰。若等假寐不知。與怯懦之甚。爲日本第一。皆惶汗而退。言於忠直曰。大旨嚴重。明日君不可不努力。臣等請以歟從事。忠直奮曰。明日不得乘城。全軍須與我同。橫屍城下。遂以令軍中。城中議戰。僉曰。明日悉銳南出。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十四 懷德堂

必一舉決事。因勸秀賴親出。幸村廼曰。明石掃部今備仙坡。然西面敵未迫。不必分力也。明日臣請與諸將出歟力。摧南面敵。掃部從。今官林徑進。舉烟爲徵。直衝中堅。臣望烟。猊突夾攻之。主公乃麾中軍以繼焉。或可以僥倖。衆皆從之。七日黎明。幸村軍茶磨丘森勝永軍其東。大野治長又在其東。大野治房軍岡山。御宿正倫在其前。他諸將彌縫。皆布橫陳。越前少將當茶丘。加賀少將當岡山。列侯諸將鱗次而進。兩大君敦陳整旅。以繼焉。比至道明寺。 太大君舍輿而騎。唯碧紵衣。黥黃襦。左右奉甲叱曰。而何知尾

張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爲後軍使傳令曰速進兵大戰期迫若等與觀焉大君玄甲而騎與左右

十餘人親巡列筑侯長政黑松山侯嘉明避嫌以

寡兵從師望見大君拜道傍大君立馬揖之二

人進執羈曰敵復大出是自送死也殄滅可立待矣

大君領而過唯本多正信從胄而不甲柿漆麻衣坐

箏輿長政目送嘆曰大君常事威重而大事脫洒

嘉明曰是源家之癖長政曰佳癖也修理亮治長巡

軍至茶丘左衛門佐幸村謂之曰敵已逼而主公未

出士氣不振也我亦無以出奇君盍反促之治長曰

逸史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諾遂馳反秀賴旣在櫻門諸將擁衛旌旂成列金瓢

馬標千本長松皆依舊儀軍制猶壯會輿人流言有

親臣欲族孺子出而反城故遲回不果遣治長先往

焉越師壓茶丘而陳迭進致師賊亦發銃應之幸村

止之曰且無動而族後令遂登丘而望曰金瓢標何

不蔽耶因言吾族多在敵危難之際或相疑乎乃令

其子幸昌還自質辭曰事已急請死生必偕幸村叱

曰非謀也幸昌泣而行秀賴卒不出本多忠朝以秋

田六鄉等由越師右進賊衆益動幸村見之曰我意

決矣乃使森勝永當忠朝自麾衆擊越師越師殊死

忠昌忠直弟

戰軍吏報之中軍忠直呼餐食畢而騎笑曰我已飢

必不墮餓鬼道揮鞭而馳一軍鼓譟乘眞田氏軍其

鋒甚銳伊豫守忠昌躬自健闘敵二人吉田修理荻

田主馬率偏師壓之賊軍挫衄血流成渠御宿正倫

初仕于越先戰修書越師曰願得一快馬以效死用

終舊惠忠直壯之擇駿與之於是正倫以事抵幸村

陣則兵旣交矣乃曰何地非死所遂策駿馬率其屬

突戰屬皆死野木右近擊正倫獲之幸村馳騁督衆

手自刺擊者屢疲飢憩樹西尾久作進擊殪之餘衆

敗績忠直逐北至安井斬首三千六百級出雲守忠

逸史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朝與森勝永戰前軍卻勝永分兵擊秋田六鄉等皆

奔忠朝軍潰忠朝瞋目叱曰出雲在此盍反之賊聞

之而萃焉忠朝奮以矛斃二人一人執銃迫發忠朝

傷胸遂下馬引刀斬之豎進鐵鞭乃左揮鞭右舞刀

又殪八人益創陷溝中賊聚鹹之忠朝無子事平命

從子政朝承後兵部大輔秀政小笠原擊竹田永應于

天王寺東門走之賊衆益至秀政死之長子忠脩陷

圍中賊叢刺足絕于地其下救而還尋死次子忠眞

血戰傷胸而仆其臣瀝多見縫殿安積覺兵衛扶免

之後忠眞累封于小倉前豐十五萬石忠脩子長次封

櫻門牙城正門

眞田大助幸昌

秋田城介實季  
六鄉兵庫頭政業

片桐貞盛貞隆  
宮城丹後守豐盛  
石川伊豆守貞政  
左衛門尉家次  
內藤帶刀  
松平丹後守

備中守正次  
主水正正成  
石川四初名重之  
稱嘉右衛門

中津豐八萬石。賀侯利常與大野治房戰。兵各三萬。賀師少。利常怒。麾眾而進。賊皆披靡。治房先遁。追至稻荷。又破之。片桐宮城石川等軍亦衝攻之。賊大奔。入城。賀師遂抵城下。斬首三千餘級。森勝永鼓譟。乘酒井家次軍亂。內藤忠興松平康長等佐之。健鬪。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七隊將戰。天王寺東破之。遂援家次軍。擊勝永復破之。初。水野日向守與本多美濃守松平下總守堀丹後守等發國分。太犬君使謂之曰。前日之捷。外傷亦必多。且至住吉待中軍。至勝成受命而進。望茶丘。塵曰。戰已合矣。住吉於何。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〇十七 懷德堂

乎有。遂轉旆抵天王寺。與賊遇。破之。諸將追亡而北。勝成初。亡命久居京畿。頗諳地理。自度城南平衍而近。諸軍必聚焉。難以立功。乃率和郎西北赴仙坡。遇明石全登潛兵。適今官輒接戰。而皆非其意也。交綏全登遂南。勝成遂北。全登望茶丘。軍敗。知事不可爲。遂轉而東。抵生玉。初。大君遣麾下前隊阿部正次高木正成等繼賀師出其左。自勝曼進。與全登遇。奮擊破之。全登單騎遁。石川四在。太犬君麾下潛出。接戰門下。玉造門獲甲首而還。四驍勇練武事。又好讀書。善歌詩。事平。以其犯軍令也。賞不及焉。遂棄官。

如京師。從藤原肅而游。後以母老。強應紀侯長晟。招及母歿。辭祿不許。逃隱于京師北山。自號丈山。築詩僊堂。鼓琴自娛。京尹敬禮。皆就見焉。天子得其隸書。愛重之。命中使賜以酒魚。一時盛推其風韻。卒以壽終。其堂及琴。今尚存云。自越賀首交鋒。諸軍競進。不留寸地。賊亦殊死披猖。黃塵漲天。呼聲動地。互爭首功。短兵相接。長技或不得施。殭尸枕藉。原野朱殷。彼此混淆。幾不相辨。阿部正次呼曰。我兵衝暑涉遠。面目黧黑。衣甲垢污。而城兵反是可以物色矣。乃進斃三人。部眾爭擊。驟得首數十級。有進兵犯大。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〇十八 懷德堂

君麾下。大君秉旄。揮左右斬之。太犬君麾下亦相驚而亂。太犬君騎而巡軍。親叱之。乃定。戰方酣。城中遽召治長及速水時之。還議事。二人未及交鋒。馬標俄旋。眾訛言曰。城中有反者。後軍亂。或棄甲而遁。賊遂大敗。諸軍追亡。薄城斬首一萬五千級。太犬君前至茶丘。大君至岡山。途見一騎軍向丘而騁。太犬君謂左右曰。彼騎主客奚若。左右皆未辨。其旗號。無以答。植村出羽守家政進曰。臣請往覘之。行已遠。其族主膳望見。遽啓曰。非敵也。曰。女何以知之。對曰。家政將馳耳。語於臣曰。果敵與。族我還報而。

植村主膳家雄



備之晚矣。則我當直前。久之。子且注視。卜以我馬首。疾白之。今家政馬首回轉。臣故知之。太大臣嘉嘆。

曰。出羽壯而慧矣。初。大野治長之再作難。爲內盜所。

刺。多見血。於是傷疾作絕。而後蘇。扶謁孺子于櫻門。

則諸將敗問益至。時之曰。勢至此。不可復出。請嬰城。

以身殉焉。孺子乃入。坐千席院。越前少將至。僊敗命。

燔市屋。城中有應者。焚治長氏忠直。遂自高麗橋奪。

京口門而入。豎幟城上。水野勝成繼之。諸軍皆破門。

而入。但吉田修理轉。自天馬濟。溺而死。大阪幢主郡。

良列。擎章旗抵千席院。拜曰。老臣不。城外者。恥棄。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章旗也。今謹奉還。老臣事畢。遂伏劍而死。隊將真野。

賴包中島氏種等見之。亦自殺。夫人氏。廚人大隅焚。

大廚。越師亦所在縱火。煙蔽蔽空。隊將堀田勝嘉野。

野村雅春敗還。火熾不得入焉。雅春自殺于橋上。會。

賀兵至。勝嘉格鬪而死。淀臺孺子避火于天守及月。

芝諸樓。鬱攸輒及焉。卒入山莊中。櫛倉兵士皆散。從。

者唯親臣左右。諸姬尼嫗三十餘人而已。其樓上避。

火也。源夫人亦從焉。淀臺膝夫人。袂而坐。治長因侍。

女啓曰。事已逼矣。請使君夫人出城。幸爲君子母地。

固言之。淀臺首肯。諸御乃擁衛而下。城中亂兵如織。

堀內主水  
板崎出羽守  
水村權右衛門

皆窘步不得前。堀內氏久望見。葵文蒙衣馳至前。驅。

而出。號板崎成正。護送焉。治長又遣其宰米村權追。

及曰。必因本多佐州抵正信。次言之。正信馳如茶丘。

以告。太大臣曰。姬親來乎。今全子母二人亦何妨。

又抵岡山以請。大君弗懌曰。不須游談。何不與秀。

賴偕外矣。

逸史氏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

大者。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顯沛中一時所睹聞。

宜矣。其致紛紜也。唯有友山叟。据米權老來所具說。

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采而錄之。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懷德堂

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番也。孺子絕不。

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昏而實幽矣。果爾。則。

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

昏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可以掩私矣。私焉得廢。

公哉。抑茶丘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

之言也。

大君如茶丘賀捷。太大臣據胡牀。領曰。勝算如意。

其亟還行營。以戒不虞。越前少將入見。太大臣執。

其手曰。眞吾孫也。越後少將忠輝見焉。不眴左右白。

之。顧叱曰。女何爲。因指賊南奔者。謂其老花井主水。

豐後守賴包  
式部少輔氏種  
大隅與五左衛門  
圖書助勝嘉  
伊豫守雅春  
月見禮  
芝谷禮

郡主島

大隅守三尹

播磨守秀正

安藤對馬守  
石川八左衛門

曰汝亦追鼠輩且致首虜一二忠輝報汗而退尾張  
 參議義直遠江參議賴宣在後軍賴宣生十四年矣  
 見輜重陸續踰其隊而前曰是前軍既勝將舍也我  
 恐不及事揮麾而馳步騎皆不暇擇蹈義直亦從之  
 則捷報滋至天守火起遂到茶丘 太犬君撫之曰  
 可惜令若等軍無斬獲之功賴宣曰大人使兒在軍  
 後故致此差池或慰之曰公子妙齡優有樹勲之日  
 賴宣勵聲曰我復有十四齡與因泣然泣下滿座壯  
 之列侯群臣賀者屬至 太犬君指城中火顧小出  
 三尹曰奈何三尹一瞥斂容曰鄙心不勝悶悶三尹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一 懷德堂

孺子故傳秀正子也眾皆失色為危之 太犬君徐  
 曰豐氏緣故卿非他比宜乎有斯言也因憮然為問  
 豐氏舊臣在坐者僉有愧色他日 太犬君屢謂左  
 右曰大隅疇昔一言悃悃可愛人亦因服其宏度云  
 大野治長令人來請曰弊邑不恭再抗大命昏迷弗  
 寤以至今日尚賴君之寵靈萬分之一子母二人得  
 減歟則隸臣治長以下萬歟唯命或自刑以顯天誅  
 亦唯命群臣之願也會日已暮命拘使者遣井伊直  
 孝圍守櫛倉以胥後命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監之治  
 長積薪草以俟焉是日武藏守利隆自尼崎望大阪

甲斐守秀元

式部少輔明成

京極若狹守忠高

京極丹後守高知

出雲守可重

加加爪甚十郎

氏家內膳  
津川左近大夫

煙進濟于神崎要擊敗兵多獲首虜毛利秀元率舟  
 師至傳法遂前斬首三百餘級加藤明成率舟師至  
 川口斬首百餘級石川忠總與兩京極氏自高槻至  
 與仙石宗也戰于備前嶼破之松平乘壽自杜口至  
 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各獲首級是役也賊不城守  
 悉賦遠出野戰兩日而決故遠裔諸侯師多不逮事  
 亦無後期之責也初 太犬君令諸軍曰合圍之日  
 當開天馬一路於是城中老稚庶賤脫走得全者無  
 算八日平明本多正純造櫛倉驗其實 太犬君乃  
 遣加加爪直澄命治長上倉中名簿因言孺子雖罪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一 懷德堂

大勉從寬典真于高野給淀氏以粟萬石年少誓御  
 及諸姬侍從如舊聽命而入既而出曰孤兒寡婦荷  
 再造之慈當趨拜命但城池燒殘膏血流離而萬眾  
 屬目於我母子義不忍跋涉請給二肩輿使者以告  
 直孝直孝猜其詐偽乃使報之曰軍中唯有一輿孺  
 子請騎而出往復不果直孝私重信曰太主之慈仁  
 也勢至此猶欲相全焉是貽禍根也事今在呼吸之  
 間不如除之乃令銃手放二九於倉中速水時之呼  
 曰事不諧矣淀臺十餘孺子十三皆自裁治長時之  
 及森勝永竹田永應氏家道喜真田幸昌津川親行

響馬、淺井石見守  
明政、明政、明政、  
結夫也。  
大藏、大野治長母、  
宮內、木村重成母、  
正榮、渡邊、  
或曰仙石宗也、在  
此數中、未詳、否

等二十三人。饗場大藏宮內正榮等十三人殉之。倉  
中火起。豐臣氏亡。日午。太犬君俄命駕赴京師。淡  
夜達二條。

逸史氏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則以黠  
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倖萬一之福。而  
己。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而復畔。以  
流臭於天下。身首藎粉。使宗社塵滅。斯盡而後已。悲  
夫。抑城陷之日。我。太犬君能收烈火之威。而尚降  
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母。其淡仁厚。諒有萬世不磨  
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以也耶。或曰。孺子不於於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三 懷德堂

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故世寡傳者矣。嗚呼  
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櫛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  
掩焉。且。太犬君之神明無遺策。惡得有元兇未獲  
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一隆一替。猜隆而憫替下士  
私心。一正一奇。厭正而喜奇。俗子通情。故有此譚也  
己。要不足信矣。

九日。大君命諸將分守城門。封尸於岡山。土人呼爲骨家。  
禱而告成。事遂旋師。於伏水。留安藤對馬守重信等  
監後事。燼灰中獲遺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  
秀賴有庶子。曰國松。生七年。不知其所。有司傳命。

按禱師旅所止地  
祭名大雅是類是  
禱。傳以於內日類  
於野日。禱王制。禱  
於所征之地。或作  
禱。而祭也。師祭祭

先世創造軍法者  
也。前志曰。台德公  
於岡山血祭。送軍  
神。蓋禱祭也。

丹後守長實

岩佐右近  
赤座內膳

大索。長宗部盛親逃匿。雄德山。阿人捕獻之。大阪陷  
日。渡邊糺謂。大野治長曰。子努力免。孺子我且踈時  
潛走至江聞。孺子定外。遂自殺。伊東長實七隊將之  
一敗還。不得入城。脫走投高野。請得使者。自殺近臣  
岩佐正壽。赤座直規等十餘人。造妙心寺。亦告官。請  
赦。太犬君曰。游士應募者。罪在再犯。殺無宥。治長  
等誤國之罪。孤所尤憎。其他舊臣。誓御竭忠。所事又  
何咎也。命皆赦之。十五日。長宗部盛親及他重囚七  
十餘人。皆處斬。梟首京師。國松之逃也。主者多載貨  
房也。未知。於是僕圍殺主者。竊帑以。國松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四 懷德堂

流離無托。吏就捕之。廿三日。命斬之。六條磧。館林侯  
康勝。瑤益。劇。廿七日。卒于京師。十六年大野道見匿于  
京師。參人執以獻。初。界府殷實日久。及爲道見所熱  
戶口蕭條。府人切齒。乃送道見于界府。誅之道見兄  
治氏。獨仕駿府。片桐氏之逃也。太犬君命治氏如  
大阪。詰問焉。治長疑而不納。空還。治氏常病。昆弟不  
令至此。自殺于京師。遺命以暴疾聞。時人憫之。列侯  
群帥。捕斬諸亡命。獻馘凡六百級。若大野治房。明石  
全登。仙石宗也。亦皆不得免。而莫知其外所云。初。豐  
侯忠興。庶子興秋。獲罪于父。入大阪爲將。敗天王寺

壹岐守治氏

大野氏昆弟。伯治  
長仲治。房叔治氏  
季道見云。

長岡式部興秋



下逃匿京師忠興拘以請焉 太太君欲為減死忠興不自安通令自殺 大君召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賜豐家金法馬各二初官命片桐貞盛貞隆置邸于駿府以徙貞盛嬰疾弗果於是興疾赴駿府以豐家夷滅深懷羞懣在途喪心悶絕者屢矣到則卒令其子高俊襲封予貞隆以小泉和一萬五千石

逸史氏曰宜矣片桐氏之歿也其終身之經營寸丹之傾奉所以殫力竭智者倏忽而塵斷斯盡無復影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之迹實有難為情者矣或曰其歿非良歿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或者因詡談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五 懷德堂

曰淀臺孺子為厲也其瘳惡之狀貞盛寤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歿記述歷歷相傳為信甚矣世之好怪也夫歿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歿于病猶火銷於鑪也其歿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為銷滅則同矣更留何物為厲哉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為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氏而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奚足置諸齒牙邪婦女豎子姑舍旃若伯有為厲係鄭國癡人一宵之夢與蕉鹿夢覺相伯仲者其恍惚狂妄固不足乎列然左氏誇誕之

筆鼓子產強辨之說以矯誣千載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已後儒滔滔逐末沿流不復究水源雖或賢知之拔萃也猶且不寤隨為之分疏回護乃言別是一理以貽世之頑蔽夫騁妄譚于桐氏之徒亦或有所譏焉者先賢實任其咎悲夫噫吾誰與歸

六月封松平下總守忠明于大阪食十萬石舊勢之龜山五萬大阪凋殘殊甚忠明盡心整理瘡痍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脩市井多方勞徠拊循期年農商復業殷賑比舊後二年徙封郡山陞大阪為鎮府以管轄畿西諸國云古田織部正重然傳利休茶法寵於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六 懷德堂

大君而陰與賊通重然茶博有宗僞者賊之欲焚京師也宗僞為之魁及事覺逮重然下獄藉其家鞠治旬月悉得其姦於是伏誅宗僞等亦皆尋處極刑初重然以茗燕雅尚噪世每得古書畫器物往往毀剝之隨加補輯繕飾以詫幽趣一時習染成風大河內秀網聞之謂人曰織部非完身者凡寶玩存世亟經兵火厘而得全所謂鬼神訶護者有矣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悖理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完乎至此人稱其先見十五日 太太君朝覲備侯忠繼之卒也無嗣廿八日 大君命其母弟宮內少輔忠雄

大河內金兵衛

爲後食三十二萬石。收其舊封淡路。又封其三弟。皆數萬石。閏月以淡益封阿侯。至鎮。遂大論功。行賞。益封彥根侯直孝。長濱五萬石。伊賀侯高虎。勢之田五萬石。餘並有差。廿一日。大君朝觀。喪亂之久。伶官分散。朝章廢闕。太君勞徠有日。寢復先職。厚餼廩。以肆業。舊樂因脩。舉廿七日。命萬于二條。與公卿諸侯觀焉。有萬歲樂。延喜樂。蘭陵王入陳曲。七德舞。鉞拔頭。還城樂等。樂名。樂人或以爲太平象。太

大君命學士林信勝等。據貞永建武二式。作新式。頒庶官暨侯國。其畧曰。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曰。舉賢。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七 懷德堂

擇能。獎勵良善。曰。諸侯會同。以時。騶從有節。曰。上下有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毋輿。但老疾醫卜。不在此限。曰。毋私昏。曰。毋私城。曰。毋荒酒色。事賭博。曰。毋庇姦宄。曰。毋卒通逃。曰。毋見知巨罪。而不告。曰。使國人土著。毋移易出入。是月。飛驒國主金森可重卒。子重賴嗣。初。本多正信請撤豐國祠廟。太君不肯。曰。是事體匪輕。廢置當由。宸斷爾。乃與公卿諸王議。以奏請焉。秋七月。詔停豐國廟號。削其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宇不修。任其頹廢。十三日。詔改元。元和。太君與關白昭實。二條議。對朝廷舊

兵部大輔信長  
式部大輔忠次

式。撰定法制。奏請頒之。其畧曰。帝王之要在學。古道矣。國詩雖綺靡。而風習一定。其來尚矣。亦不可廢也。曰。唯見任三公位。次在親王。上曰。江都及列國任官。僉在員外。曰。朝紳繼嗣。必取同姓。曰。朝紳有賢行。及才學優長者。妙選超擢。不可拘以門望資格。曰。浮屠賜紫。延議考覈。毋有猥授。若此者。十有七條。封織田常貞于秋山。和小幡。上五萬石。以奉宗祀。令其子信良受封。柵原康勝之卒。也有幼子勝政。諸臣有私不以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初。康勝兄忠政出繼大須賀氏。蚤卒。忠次幼承後。附庸于遠侯賴宣。及忠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八 懷德堂

次歸宗。大須賀氏不祀。其臣皆祿于遠。八月四日。大君至自京師。廿三日。太君至自京師。初。越後少將忠輝赴大阪役。其軍士殺公人三名于杜山。江於是。太君聽之。弗懌。曰。孤在焉。而專橫如茲。矧百歲後乎。命繩其罪。忠輝懼。治之首從。皆以有義士二人。請自誣。以解罪。忠輝致之。太君不信。遣吏如越後。覆按之。因治大阪逗撓之罪。及他不法事。譴責甚嚴。忠輝大懼。於是其老花井主水誣同寮山田將監歸。以逗撓之罪。將監得罪而去。九月。大君命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青山伯耆守忠

出雲守可重  
長門守重賴後出  
雲守

俊傳元子時稱為妙選忠俊故關東奉行忠成子以其與戚臣同命湊榮之乃盡心輔導知莫不言元子最敬憚焉冬十月 太犬君如江都初山形城主最上家親庶兄義成以其邑清水羽應大阪於是事覺命家親正罪家親圍而殲之十一月命天下諸侯量撤保鄣塙壁又置諸道巡察官察邦治得失民間利病以三載一巡為率 太犬君欲徙參議賴宣于駿府而別自營以賴宣尚幼世又多故也不果者有年於是遊岐武總相豆累旬十二月遂相攸于豆命上泉頭因稱賴宣為駿河參議是月賊黨重囚皆伏誅

逸史

卷之十二

○元年

○二十九

懷德堂

二年丙辰春正月正會命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服以改軍容

逸史氏曰今之俗以去頂髮為成人之儀者京室搢紳之外無貴賤皆然相傳萌於鎌倉時或曰創乎室町氏蓋密亂之世從軍者兜鍪皆生蟻故權剃頂髮以避其患役罷復舊既而天下滋亂將士丁壯不遑復髮焉因仍成俗卒至於以代冠禮其為軍容也甚矣或又曰中古有月額今去頂髮者蓋月額之過甚非軍容也未知孰是縱非軍容乎其失禮容則一矣俗又有單麻肩衣半袴通為貴賤公服亦係亂世

逸史

卷之十二

○二年

○三十

懷德堂

月 太犬君自度不起命卻醫藥悉探嬪御婦女曰若等勿復入焉初 太犬君季女通蒲生氏而寡於是改納淺野氏聘七日促成昏十四日 太犬君悉召列侯候問者諭之曰孤既旦暮之人已然身幸致泰平右府服大政亦已有年不復以身後為憂但孤歿之後若右府失道海內離心則侯氏膺命者其代執大政天下非一人天下孤胡憾於地下今且就封以族後命乃厚賜遣之列侯皆誓額噓歔而罷初列侯皆謂有如不諱必拘留積年不得輒就封於是皆服其大度云 太犬君謂 大君曰我已告諸侯以



興廢之道。汝其留心政事。善保國家。以建守成之業。  
召元子諄復以繼述之義。持滿之方。遂召尾張駿河  
常陸三公子。曰女等善事右府。唯命之從。又召三公  
子。傳成瀬隼人正正成安藤帶刀直次中山備前守  
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太太君薨。壽七十有五。遺  
命。窆于久能山。駿天使致吊。卹典極隆。駿河參議  
賴宣就建廟。初。柳原內記照久承父職。護久能。太  
大君寵之。弗列誓御。及疾病。命益祿千石。謂之曰。孤  
當塋於久能。汝其掌祀事。卒。枕其膝。以至絕。大君  
因令照久爲宗祝云。太太君天縱英明。克武克文。  
逸史 卷之十二 二年 三十一 懷德堂

殃將至。措身無地。故無所不至。皆由不慎始也。又曰。  
夫一心之理。貫通乎天地。天地之道。歸宿乎一心。人  
之操心。可不慎哉。命之脩短。身之榮辱。國之興廢。世  
之治亂。亦皆決于此。又曰。書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我終身誦之。又曰。政治之要在得人矣。患不知人孔  
聖。明規然欲知之。必先祛我心之愛憎偏私。然後可  
矣。又曰。我聞之。無求備於一人。善夫。鷹隼冲天。鷗鷯  
沒水。各効其能。豈容相兼耶。又曰。君相協心。以子育  
萬姓。君如父。相似母。又曰。文事辟如黃白。二金。人望  
而知其美。武事辟如黑金。耕穫炊烹。必資于此。人狃  
逸史 卷之十二 二年 三十二 懷德堂

夙齡居爭亂攘奪之世。未嘗有非理之舉。性寬仁敦  
厚。而器度宏遠。好涉經史。紬繹時務。齒愈高。而德日  
躋。其豐功偉烈。覓出於古先良主之右。家國本末。人  
事鉅細。莫不通曉。語練雖燕閒之談。卒遽之語。往往  
足垂訓于後世矣。嘗曰。世祿良法也。不特酌其先世  
功德。賢之子不肖乎。不肖之子又或賢。卽以一不肖  
棄之。則其子孫之賢。可惜矣。又曰。寵任失人。其害尤  
大。高師直驕侈。無怨於尊氏者。亦畔。石治部姦回。無  
憾於太閤者。咸離。古今實一其揆焉。又曰。人宜慎始。  
雖叛逆之徒。當初何遽仇視其君乎。但汰侈敗度。禍

以爲常。不知其爲大寶焉。又曰。亂世之習。多以血氣  
之勇。爲武攻伐戰鬪爲武道。其謬甚矣。武之要在除  
暴安民。恃血氣事攻戰者。烏能然乎。又曰。上人者。亢  
而不下。則衆心阻隔。萬事壅塞。俯而就之。則群下親  
附。百度亨通。又嘗謂侍臣曰。爾曹欲保家安身乎。我  
有五字訣。又有七字訣。請問五字訣。曰。毋。肝。上。蓋。邦。  
音析。爲五字也。曰。宇。邊。遠。美。奈。請問七字訣。曰。識。身。  
之分。邦。音析。爲七字也。曰。美。乃。保。登。越。志。連。其。疾。革。  
也。顧。大君曰。我歟。則右府視天下爲如何。大君  
對曰。復且亂曰。善哉。事大了矣。蓋謂亂者有其治也。

又謂元子曰治天下之要唯一字曰慈女宜銘心勿忘言畢而瞑其音旨中倫雋永有餘者大率此類也是歲改卜廟祧塋域于下毛二荒山實日光山次年丁巳春廟成夏四月大君適日光改葬太夫君于新塋遷主于新廟天使蒞事詔贈正一位廟號東照新制祀典儀文隆盛四日而畢寬永中大猷大君大修廟宇窮極壯麗宗藩大邦各效華飾朝鮮琉球紅夷等海外諸國皆獻金石彝器以銘鴻業頌太平云

逸史氏曰丕顯哉東照大君創業之勲所謂天錫

逸史卷之十二  
○二年  
○三十三  
懷德堂

勇智表正萬邦者非邪承以二大君守成之績繼

述弗倦不亦美乎台德大君以元和九年癸亥老

焉在位十九年大猷大君立諱家光慶安四年辛卯

薨在位十九年嚴有大君立諱家綱延寶八年庚申薨在位九年

三十一年常憲大君立諱綱嚴有之弟也寶永六年

己丑薨在位二年文昭大君立諱家宜常憲之從子

也正德二年壬辰薨在位四年有章大君幼冲而立諱家

繼享保元年丙申薨在位四年無嗣有德大君從紀邸

入立諱吉宗初駿侯賴宣徙封于紀再傳之後兄弟相

及至大君實爲東照大君曾孫以其賢明而屬

最近大臣定策也及承大統恭儉愛人側身求治克紹祖武號爲中興以延享二年乙丑老焉在位三十一年寶曆十一年辛巳老焉在位十七年惇信大君立諱家重寶曆十一年辛巳老焉在位十七年今大君立諱家治自元和止戈到于今十有三年紀天下又安文恬武嬉恩逮萌隸而威加窮髮隆治之澤爲前古無比焉盛矣哉於乎是誰之力與事非偶然也

逸史卷之十二

逸史卷之十二  
○二年  
○三十四  
懷德堂

逸史全部十有三卷除首卷爲本編十有二卷  
本編通計十八萬千九百六十六言

明治九年五月十一日板權免許

著者相續人

大阪府平民

中井修二

第六大區三小區一番組川寄村  
四丁目九十二番地

出版人

同

淺井吉兵衛

第第一大區二十一小區唐物界  
四丁目三十四番地

全

同

水野善九郎

第三大區六小區鞠下通  
四丁目十四番地

全

同

吉田善藏

第第一大區十九小區安土町  
四丁目十四番地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一

台德大君諱秀忠烈祖東照宮第三子母西鄉氏戶塚五郎大夫忠春女後西鄉左衛門清貞所養以天正七年己卯七月七日生于濱松城少名長麻呂兄信康賜死故立爲世子十三年以青山藤七郎忠成後常陸內藤彌三郎清成嗣爲傳十五年八月天皇以世子爲從五位下藏人頭明年正月進正五位下十八年關白豐臣氏伐北條氏政徵兵諸道烈祖遣世子見關白關白大喜曰佳兒不

昭代記卷一

一

嫺都風令夫人梳髮更衣親佩雙刀名曰秀忠携出謂其從者曰汝主以我爲有疑乎胡爲使幼兒遠來行禮留兒非我志也今改兒之儀容還之欲令乃翁喜之汝等宜護衛以速歸厚賜從者世子歸烈祖曰秀吉不留兒必欲似我海道諸城也果如其言從圍小田原關白召世子觀其軍衆且賜鎧親爲擐之撫背曰使兒多福如我矣及小田原平從遷江戸關白薦爲侍從叙從四位下以酒井右兵衛大夫後雅樂頭忠世爲傅十九年十月爲左近衛權少將兼武藏守尋

轉右近衛中將拜參議文祿元年九月進從三位權中納言世稱江戸中納言先是關白秀吉讓職秀次自稱太閤是歲太閤征朝鮮出次名護屋行營烈祖率兵會之世子居守二年太閤側室生男太閤喜而還大坂烈祖亦從還轉入京師世子如京師賀豐臣氏是歲大久保相摸守忠隣爲傳四年烈祖將歸江戸預料太閤欲廢秀次臨發成世子曰秀次必甘言誘汝汝勿從太閤果誣秀次謀叛遣使詰問秀次陳謝誓無他不聽秀次欲挾世子爲質昧爽遣人戒世

昭代記卷一

二

子養大久保忠隣知有變辭以世子在寢使者去使土井利勝奉赴伏見城衆欲從問道利勝令由大路往見太閤太閤大悅曰真新田公之子也遂殺秀次太閤養故淺井長政第三女爲己子配諸世子九月十七日行大婚禮慶長三年聞太閤病馳往京師既而薨未發喪物議騷然大久保忠隣使人陽爲自東來令曰夫人病篤以世子東歸衆請白之忠隣許諾已出然後使人白之會津之役先烈祖發江戸以諸部六萬九千餘人次宇津宮而石田三成遣刺客刺

烈祖刺客刺水野忠重會堀尾吉晴在座斫刺客事起倉卒訛言吉晴殺忠重時吉晴子忠氏從宇津宮軍左右請收之世子曰吉晴忠良必無此事縱有之我知忠氏爲人必不相黨也既而實報至人服其明烈祖又旆西征世子自東山道會美濃榑原式部大輔康政爲先鋒衆凡三萬八千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從焉至信濃真田幸村奔伊勢山砦走保上田世子欲攻上田從營漆谷縱士卒火村里刈禾城兵出爭之我兵見之進戰城兵退正信不欲攻城謂世子

昭代記卷一

三

曰彼懼大兵不必出軍行無妨徑往會美濃康政忠隣然其言而世子按視敵城城將真田昌幸出偵之世子命擊之康政麾兵欲絕其後昌幸退入城我兵尾之忠隣司旗杉浦久勝與牧野康成司旗贊掃澤進旗踰堞欲拔城疾呼招後騎正信怒其犯軍律令止戰白世子命忠隣康成誅二司旗康成子忠成惜先登者被誅與偕出奔忠隣子忠常亦欲與久勝奔久勝聞之嘆曰何以臣故累郎君遂自刎死於是使仙石久秀越前森忠政右近備之而西昌幸不敢尾

昭代記卷一

四

烈祖使人告戰期會霖雨水漲使者淹留三日世子至妻籠聞命晨夜兼行不能及期追至大津行營烈祖愠託疾不見世子攬涕而出康政忠隣正信等請見弗許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位望在諸將右又爲公子忠吉婦翁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任責諸將惶恐而退獨酒井忠利備後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公不必深咎子何遽諾之爲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惡得無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驪於公子勲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救解乃止衆指目曰忠利今日之勇快前時武功遠矣本多正純入白曰逗撓之咎豈由於正信請罰正信以暴儲君之無過康政請問入見曰公怒儲君之失期然公不預告會戰之期而獨急進師是公亦誤儲君也烈祖曰去月晦遣信報之矣康政曰本月九日世子詣小譯始得信報於是倍道兼行然山路嶮巖加以淫雨士卒疲困不得速進所以後也烈祖遽召使者問狀曰河水暴漲是以愆滯康政

復白曰。今公以軍旅之事。謂讓世子。世必以世子爲不武。夫家庭之事。固宜責其不逮。今以我事責之。非獨世子損威武。公亦負謗天下也。烈祖意稍解。既而烈祖召忠隣曰。我多子。誰宜爲後者。忠隣曰。公何出是言也。納言既爲世子。天下所俱知。凡天資仁孝。謀慮淵深。誰敢問之。烈祖默然。他日復召直政。康政。忠隣。正信。及本多忠勝。平岩。親吉。詢之。直政。右。下野。守忠。吉。忠勝。親吉。亦褒忠吉。勇。正信。欲立參河守秀。康曰。立長理順。舉勇國強。既長且勇。莫參州若焉。忠隣

昭代記卷一

五

曰。參州既出後。結城氏世子立既久。寵爵又隆。人心繫焉。況仁恭寬洪。有人君之度。野州雖勇。何能及焉。康政然忠隣言。正信固執前議不移。忠隣曰。此孰非公之子。亦孰不勇。夫戡定禍亂。無若勇武。至於繼體守成。非德兼文武不可。且大本一搖。則人心疑貳。人心疑貳。則國家必危。建儲大事。臣辱居保傅之任。雖愚敢挾私其間耶。若從臣言。社稷萬世之福也。議未決而罷。居數日。復召直政等曰。吾熟思之。忠隣言是。吾不復易慮矣。僉拜曰。台命洵善。臣等敢不謹奉。世

子遂先烈祖之大坂。明年移伏見。朝于京師。拜從二位權大納言。九月歸江戶。七年烈祖以關東地二十萬石供世子厨資。八年兼右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是歲世子嫁女于豐臣秀賴。九年七月竹千代生。十年二月朝于京師。諸侯兵十餘萬從之。四月十六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中納言藤原光豐奉策命就拜世子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內大臣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牛車隨身兵仗。右大將如故。自此號烈祖曰大御所。廿六日入觀謝恩。六月至自京

昭代記卷一

六

師。七月課諸侯十餘。重修伏水城。伊勢美濃尾張參河遠江大水。八月東海道大水。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襲封二十四萬石。是月定軍令。十月烈祖歸江戶。本鄉美作守信富卒。信富若狹人。舊仕足利氏。明習典故。大將軍之拜征夷也。召詢故事。爲謁者。以其耄老。賜宅伏水。使永井直勝撫視江戶置謁者。蓋自信富始。十一月淺間嶽火發。踰月而燔。十二月始置書院番四部。以青山伯耆守忠俊水野準人正忠清內藤若狹守清次松平越中守定綱爲番



頭東洋揚波。俄開一島。徵故中納言秀秋家宰平岡石見守賴勝封德野濃萬石。黑羽領主大關左衛門督資增致仕。令甥彌平次政增襲封二萬石。是歲令金工後藤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豐臣氏移上杉氏而收佐渡。然無衍利。及烈祖收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坑務。居二歲得數萬斤。長安又採於伊豆。利等二州。乃因豐臣氏故制造金幣。南蠻傳焉。種民喜種之。烟管製造徧天下。朝議憎其無益也。下令禁之。

昭代記卷一

七

慶長十一年丙午正月。執事內藤修理亮清成。青山常陸介忠成罷職。烈祖嘗獵于武總間。見禁地內有張網擬捕鳥者。怪而問之。里正荅以青山內藤所許。烈祖恚曰。將軍豈不之知乎。大將軍聞之懼。欲誅二人。令阿茶道其意。且請寬宥。不荅。乃召本多正信謀之。正信乃適烈祖宮。請間曰。臣有所深恐而來矣。頃者將軍聞太公有怒於清成忠成。將賜死。臣甚怜其過小而罰重也。臣老矣。奉事將軍。則有微失。尚不免誅。自今以往。請得在太公側。以保首領。烈祖意解。因

昭代記卷一

八

有是命。天將軍天資懿恭醇謹。其事烈祖最敬。雖一事之微。必咨稟而後行。聞或有微觸意。輒惶懼戰慄。如無所容。阿茶老宮人也。慧而愿。復逆詳審不錯一辭。屢奉內旨往來兩宮。於事有所彌縫。正信深沈多智。善敷奏。其所謀誤。多目語領領而定。未嘗抗辯面諍。大將軍常以長者待之。烈祖亦親之如朋友。所言莫不納焉。命修拓江戸城。賦役於池田福島加藤黑田細川淺野等二十諸侯。令藤堂高虎督其事。高虎置柁於江戸尾張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師。得長壽院後廡。箭達者五十一。爾後射家相承。爭巧力。卒以院廡為射科場云。二月朔日食。仙臺少將伊達政宗邀享烈祖于其邸。烈祖予近江下野田萬石。以為朝宿邑。政宗又享大將軍。從此兩大君屢游諸侯邸。以罄歡。巨藩益親附焉。三月東土雨雹大雷。烈祖如京師。將老于駿府。因留四日。相攸而行。五月館林城主榑原式部大輔康政卒。年五十九。長子忠長先沒。次子忠政出為外祖父大須賀康高後。故三子康勝襲封十萬石。大將軍聞其病。使執政酒井忠世土井

利勝問之。又屢遣醫及侍臣報狀。烈祖亦使村越直吉問及卒。大將軍震悼。令阿部正次弔且賜賻。烈祖使村上吉勝弔之。康政自幼從軍。屢爲先鋒。每以寡克衆。所愛鐵槍名裁箕。執以血鬪。身無完膚。及海內既定。以開國元老兼世子傳。尤蒙優禮。嘗欲益封水戶二十五萬石。固辭不受。時本多正信握柄威嚴熏灼。康政以爲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故晚節恬退自守。不爲校議者服其器度。越後國主堀左兵衛督秀治卒。子忠俊襲封四十五萬石。六月下館城主水谷

昭代記卷一

九

伊勢守勝俊卒。子勝隆襲封三萬二千石。封大番頭水野備後守分長於新城。河三食一萬石。松坂城主占田兵部少輔重勝卒。子幼使弟重治大膽襲封五萬五千石。初諸侯從江城役者。以三月會。藤堂高虎經基址。審曲面勢。遂興諸藩。漕巨木。輓大石。分程戒期。晨夜併手。至此竣功。宏壯爲天下第一。褒諸侯勞。賜物有差。各罷就國。幕議又以禁中規小。展之。令列侯助工。越前中納言秀康督役。斥移公卿第邸以廣王宮。改染周垣。使侯伯鑄名砌石。以詔後世。先是長濱

近城久圯。課近江美濃飛驒修之。金森出雲守可重視役。既成。移駿府城主內藤豐前守信成封之。命之曰長濱西控城攝北制賀越爲近畿之要衝。置汝于此。所以備要阨警衛王城也。戒之哉。繼田河內守長孝卒。子長則襲封萬石。八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禾。西尾隱岐守吉次卒。子丹後守忠永襲封萬二千石。九月賜薩摩國主島津忠恆偏諱及松平氏。改曰家久。從此異姓鉅藩相繼賜族。勅陞參河大樹寺比勅額。加藤堂高虎以備中田二萬石。賞督大城役也。

昭代記卷一

十

賜季弟賴房下妻城五萬石。十月桑山治部法印宗榮卒。分其地爲三。賜子及孫。初烈祖之在京師也。延聘處士林信勝見之。信勝夙以該博強識稱。一日群會。試問史子僻義數條。應答如響。滿座驚嘆。諺曰。自今當源源而來。至此召爲博士。信勝京師人也。足利氏時幣用明永樂錢。經久漸耗。物價不平。於是命鑄新幣。與永樂錢並行。京師豪商角倉光好其子貞順皆有智巧。諳水利。上言疏鑿西川以通丹波漕運。就管舟筏益致富。而民皆便之。十二月大將軍獵于古

河于下妻遂巡覽常陸是歲辭內大臣烈祖賜書暹羅占城徵其朝貢尋二國來互市

十二年丁未正月關東地震大雪課美濃飛驒參河遠江諸侯城駿府烈祖嬰病彌留頗有訛言二月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二大君率諸侯羣臣臨焉訛言乃止初榊原康政兄清政傳故世子信康信康之敗棄官而亡依康政于館林烈祖憫之於是召祿以三千石守衛久能城尋卒長子清定留仕館林故令少子照久承後德野領主平岡石見守賴勝卒于賴資襲封萬石

昭代記卷一

十一

三月尾張中將忠吉卒于大久保氏第大將軍友悌天至雖聞大臣易嗣議毫不介意倍敬重井伊直政等尤與忠吉親愛加深忠吉亦謂大久保忠隣忠也遇之彌隆大稱曰真社稷之臣也每東觀常館其第大將軍聞病重親往視之中使項背相望昕夕審其狀聞少安輒喜不則憂湯飲不下咽及卒悲傷不自堪左右爲之感動以其無嗣除封從弟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以撫封興國寺城主天野三郎兵衛康景與其子宗康

對馬守封出亡

初康景採伐竹木備修築用有夜盜之者因使步卒守之一夜群黨來劫卒刃之殪一人餘迸散還訴邑宰矯言爭鬪被殺地係官邑邑宰馳入康景令曰恣殺公邑民宜斬其人抵命康景不服曰殺盜天下之公法也當彼來奪焉知其爲縣官之民縱令知之既已劫暴安得不刃之我之置卒所以防盜也盜帥群來暴卒從吾令以防之奈之何誅之及烈祖如駿府公邑民輒駕三鳥申前訴烈祖雅知康景忠清也疑之欲更審訊之本多正純稱密旨來諭曰被殺者爲

昭代記卷一

十二

公邑之民殺之者乃私邑之卒爾于之卒籍無咎烏得伸私愛以屈官之威于盍戮其卒以謝罪康景曰枉直爲曲吾豈忍哉與其殺不辜吾寧負戾孰與執私意以損官之威遂去不知所終四月命蒲生伊達上杉佐竹等東陞十餘侯造江戶天守樓閏月越前中納言秀康卒年三十四子忠直襲封六十七萬石次子直基承結城晴朝後秀康俊邁有智略最留心於政治其就封也首擢本多富正爲宰論群士功等行賞布惠務察下情訪民所疾苦除害釐弊薄征稅



蜀地子錢四民莫不欣戴大將軍特愛重之自越至江戶百四十里沿途有賜邑以便供億每朝觀必命監吏修繕驛亭拚掃道塗遣使于中道副以鷹犬令之所在游獵及近郊也有時親迎勞或使貴戚輔臣至則宴饗贈遺極罄其歡心嘗朝江戶抵碓水關關法禁齋火器秀康具銃隊入關關吏呵之卒曰越前中納言也吏曰公法弗得私假秀康忿命左右抽刃而進更惶怖走大將軍聞之諭吏勿問其優遇如此忠吉之沒也多殉死者烈祖聞之弗懌曰人臣欲竭

昭代記卷一

十三

忠者須全身以奉嗣君殉死何爲宰輔何不之禁及此兩大君下手書以嚴戒之以松平隱岐守定勝守伏水城長田吉正長兵衛芝山正親兵衛爲市尹小笠原廣朝越中爲司船定勝詣駿府謝恩烈祖言曰伏水天下之要樞吾欲居之有所慮而未敢焉今多實戎器峙穀粟若有事則欲委任汝勉旃因賜朱麾鎧甲槍杷定勝本治懸川城至此別賜五萬石以懸川與其長子河內守定行食三萬石先是朝鮮俘囚歸其國說我新政朝鮮土心嚮之五月遣呂祐吉丁好寬

來聘詣江戶及駿府自是每將軍繼統來聘大將軍以宗對馬守義智周旋兩間奏請爲世襲從四位侍從比十萬石侯室町氏以來外國書信皆委僧侶至此命博士林信勝掌之遣大番頭水野市正忠胤渡邊山城守茂守伏水城小田切大隅守昌吉櫻井安藝守信忠守甲府城七月駿城成烈祖徙居之初以本多正信爲江戶執政於是以以上野介正純爲駿府父子並握樞機權傾一時正信時食一萬餘石烈祖念其惟幄元勳也欲大增封辭曰臣老矣不任軍行

昭代記卷一

十四

雖增邑而無所用焉烈祖曰非欲使卿以此養兵也欲得甘美以養老耳對曰以臣幸蒙寵光宗室列侯餽遺無虛日何養之不足竟辭之正信尤畏盛滿律身儉樸常衣綿紬屋室無華飾吏民贈遺一無所受鹿島社請修祠因賜材祠官就正信謝恩贈熟紙正信笑曰祠官受幣奉神者非贈幣者也却之然鉅藩大國有贈賄或公受之筑前嘗餽金一壺乃袖之而朝實諸堂上烈祖莞爾曰吾弗如也八月大垣城主石川長門守康通卒于幼令父家成再起撫封飛驒

國主金森兵部卿長近卒。分其封賜。二子仲可重飛驒。叔長光小倉山。石。九月橫須賀城主松平出羽守忠政卒。子忠次襲封六萬石。烈祖命其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復撫其室。尋皆以讒得罪而廢。卒出亡。大須賀氏請而錮。三士。忠政者榑原康政之長子而繼外祖大須賀康高後也。十月烈祖如江戶。舉西城府藏黃金三萬枚。白金三百萬枚。貺大將軍。又設茶會。譙大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伴。皆手賜茶。十二月弘前城主津輕右

昭代記卷一

十五

京大夫爲信卒于京師。子信枚襲封四萬七千石。田丸城主稻葉藏人通卒。子通時襲封五萬石。烈祖還駿府。府城災。烈祖與諸公子諸姬館於本多正純第。下令諸侯勿來唁。以內藤若狹守清次酒井備後守忠利青山伯耆守忠俊爲世子傳。是歲命角倉光好淪富士河。以通甲府漕運。引諏訪湖以通天龍河。十三年戊申正月朔日食。再城駿府。採材于信濃紀伊伊豆諸山。使諸侯助役。岩槻城主高力清長卒。年七十九。長子土佐守正長自少從軍。

數有功。先卒。於是嫡孫忠房承後。食二萬石。佐渡金坑壞。大久保長安更鑿於南部。采沙金及白金。又欲鑿於松前。松前志摩守慶寅辭曰。地僻而不毛。唯仰穀於隔海。不足以待礦徒。乃止。三月駿府城成。猪熊教利及一參議五少將一侍從結伴游蕩。密勾宮嬪五人。所在姦淫。事覺。天皇震怒。烈祖命京中糾之。教利亡命。下令大索。次年獲諸內陞。五月狹山領主北條美濃守氏盛卒。子助氏襲封萬石。九月大將軍率諸侯如駿府。以賀新城。自是兩大君往來兩府。而諸

昭代記卷一

十六

侯歲使使駿府。賀正。十月內藤修理亮清成卒。子若狹守清次襲封二萬六千石。十一月野野市城主土方河內守雄久卒。雄久初仕織田信雄。累功封犬山。食四萬餘石。及豐臣秀賴時。石田三成謀除我烈祖。竊命雄久及大野治長刺之事。覺。幽治長于結城氏。雄久于佐竹氏。關原之役。烈祖赦雄久。使往說前田利長。還謁大津行營。雄久白曰。嚮者僕擬刺君。罪當萬死。烈祖曰。人各爲其主耳。弗念舊惡。古人所稱。今有勞。不可不褒焉。乃賜野野市田萬石。後又增五千

石。長子丹後守雄氏別賜萬二千石。故次子鍋之助雄重襲父封。食萬五千石。是歲簡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勝茂一作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勝茂邑八上。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改城于篠山。課役淺野加藤池田福島藤堂諸藩。

十四年己酉正月。公子義直初就封。烈祖送抵名古屋。豐臣秀賴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如舊。初大閣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銀金千枚。於是多鎔以資用度。西諸侯亦往

昭代記卷一

十七

往漕穀以助役。淀臺發內使來江戸。請曰。孺子欲繼先志。再興治功。加以棟宇之設。經費宏濶。非易事。願藉手以濟事。大將軍遣本多正信如尾州。以告烈祖。烈祖作色曰。淀氏婦人。內府年少。未足多咎。以汝老成。猶不曉事。乃爲是言。與正信蹴然蒲伏。乃徐曰。汝宜審思之。東大寺聖武天皇所創。其嬰兵燹也。僧重源募緣再造。時鎌倉方興。始無所干預。勅額猶然。矧方廣寺。豐家所營。孺子繼紹。其家事耳。宰天下者。復何與焉。不惟方廣爲然。凡古刹名祠。係官之修造者。

亦宜酌量裁抑。至其新建者。皆當禁絕。胡必每請輒聽焉。大將軍乃謝大坂使者。遂與大臣議其宜。著爲永制。二月烈祖還駿府。筑後國主田中兵部少輔吉政卒。子忠政嗣。以善養寺田五千石。加封酒井忠世。三月加藤清正過大坂。見豐臣秀賴。遂朝于駿府。于江戸諸侯承豐臣氏恩顧者。以大坂日微。事秀賴稍怠。獨清正實邸大坂。每東行多從士卒。必過省秀賴。時俗剃鬚髯。而清正長鬚自喜。本多正信以其私語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坂邸二

昭代記卷一

十八

也。東行備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煩甲有髯。以藉之。則肅然不撼。撤大坂邸。負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清正愛士。麾下多材武。嘗曰。我欲得剛者。嘗刻意學相法。無益。唯樸茂愿慤者之死。不貳耳。有木村又藏者。膂力絕倫。大坂輔臣欲爲秀賴。遴一勇夫。爲之師。衆推又藏。又藏聞之曰。吾平生誓弗仕二君。征韓之行。與母氏訣。亦言此以安其意。今後吾君而東食於大坂。是事二君也。割肚而死。聞者哀。又藏志而趨清正之善養士。淺間嶽焚。初



烈祖命島津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摩直南三百五十里。其先爲天孫氏。傳世久遠。保元中源爲朝配於大島。爲朝有勇力。威服島民。永萬中攻略諸島。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既衰。國中亂。爲朝略一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而還。舜天長而驍桀。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爲王。姓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爲中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爲中山王。永享中始通於我。足利氏命附庸于薩摩。自玉城四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

昭代記卷一

十九

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朝鮮。議興中山王尚寧失太閤旨。懼而不來。烈祖以海內無事。蠻夷賓服也。令島津家久屢招之。不至。家久請伐之。幕議計之。家久遣新納一氏等伐琉球。樺山久高以督流三千。先抵德島。獲琉球戍者三百人。四月薩師至琉球。攻那霸津。琉球張鐵鎖于津口。架巨銃。薩師不能上岸。海濱有山。險而多毒蛇。琉球恃而不置戍。薩人縱火赭山而入。取要溪灘。進攻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疾拔之。中山王尚寧使弟奧志來乞降。不許。長驅而進。五戰

皆克。竟及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十日定琉球。七月大將軍以琉球賜島津氏。永爲臣屬。先是若狹國主京極高次卒。子忠高襲封。九萬餘石。伯耆國主中村忠一卒。無子。國除。八月移山崎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爲龜山城主。加二萬石。并舊食三萬二千石。封松平越中守定綱於山川。食萬五千石。烈祖使謂大將軍曰。天下有事。將軍出征。留後監國者。只酒井忠利足。以委任。

昭代記卷一

二十

莫貳矣。八月移田中城主備後守忠利。更賜川越城。并舊食二萬石。始就封。民有名備後者。吏命改名。不肯曰。家世名備後。僕自少時。無毫爲惡。先衆赴役。前期納稅。何辜奪吾名。忠利止。吏曰。第舍旃。彼是備後。吾則備後守。不相淆也。烈祖聞之曰。愛民。宜若忠利哉。濱松城主松平左馬允忠賴卒。以子忠重幼。賜采八千石。除濱松片。徙須本城主脇坂安治。封于大洲。食五萬三千石。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封宇和島。食十萬石。藤堂高虎。封伊賀。加以阿濃津。就治焉。食廿

三萬石公子忠輝自受封信中暴戾無度發人  
花井遠江擅命其相松平讚岐山田長門驟諫  
且請斥群小弗聽二人如駿府白其狀忠輝在  
江戶聞之馳往駿府面陳亡罪以誣二人本多  
正純因媒孽之烈祖責二人賜死水下肥後守  
家定卒家定豐太閤夫人高臺之兄也太閤時  
封姫路二萬五千石庚子之亂持兩端及事平  
坐削邑給以備中田長子若狹侍從勝俊奔伏  
水守次子宮內少輔利房黨石田三成徇北陸  
皆坐褫封及家定卒烈祖特命分其田賜二人

昭代記卷一

二十一

高臺私勝俊不肯分利房烈祖怒再治勝俊前  
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京師號長嘯子歌詠自  
娛以終其身利房及大坂之役提私屬從軍以  
首功自贖封足守二萬五千石十月大垣城主  
石川日向守家成卒年七十六先是家成既老  
及于康通卒其子幼再起視事至是以外孫大  
久保忠總爲後食五萬石初朝紳之獄天子欲  
處極刑烈祖患之召京尹板倉勝重與大臣會  
議乃令勝重入奏曰官壺寬縱朝士帷薄之不  
修其風有自來今遽行嚴刑恐傷陛下覆育含

容之德老臣願誅止首罪餘以減死論亦足以  
振朝憲張廉耻天皇霽威許之十一月處猪熊  
教利斬餘流竄有差公子賴宣幼而穎異有逸  
氣烈祖鍾愛焉十二月改其水戶封舉駿河遠  
江五十萬石授之安藤直次爲傳相近臣在駿  
者率屬之將矣賴宣長別擇地自營而後予以  
駿府因權以瀧松擬賴宣治所以水戶封公子  
賴房食廿五萬石烈祖召直次謂之曰賴宣尚  
幼以予大封者以有汝在焉也直次剛毅有謀  
慮以輔導自任賴宣嘗手刃侍豎直次聞之朝

昭代記卷一

二十二

直造其膝跪曰君非大御所之子乎而舉動如  
此將何以保大邦以指擲其股袴穿血流後直  
次沒賴宣摩其痕曰帶刀之手也浴時不使侍  
兒洗曰恐痕之消也烈祖嘗使三公子侍賴房  
最幼抱置膝上從容問其所欲義直曰願得太  
國賴宣曰願得良臣最後賴房曰欲得天下烈  
祖愕然不言擠墮諸地大胡城主牧野右馬允  
康成卒上田之役康成司旗贊掃部先登以其  
犯律將得罪康成子忠成時年十六以掃部有  
功也怜之率偕出奔康成坐失侯尋皆被宥復

侯至此忠成襲封食二萬石封遠江傳相水野對馬守重央於濱松食二萬五千石越後國主堀忠俊尚弱其相堀直清姦獫獮權與庶兄丹後守直寄有郤直寄食坂戸五萬石直清諸而逐之直寄奔江戶直寄驍武善戰會津之役有殊功及見逐人皆惜之烈祖爲公子義直將大城名護屋賦役於加賀飛驒備前長門讚岐阿波土佐伊豫肥後筑後等十七侯命以明年正月興功死是我商船相次至阿媽港烈祖因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商舶求香木夷

## 昭代記卷一

二十三

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阿媽港商船至長崎烈祖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殲之使晴信助之圍以兵艦鬪方酣會流丸觸其火藥櫃海上震响人舟俱沒阿媽港髮舟以黑漆故世目曰玄船諸侯任子畢至命諸侯會同于江戶者踰年就封著爲令大將軍再錄宗義智功聽如朝鮮互市爲定其船額復增其額收諸侯藏船五百石以上者集諸淡路島尋運致於駿海及江戶海真田昌幸安房守死于謫所庚子之亂昌幸黨

石田三成與次子幸村據信濃上田城以抗我師長子伊豆守信之從烈祖西上及事平信之爲父請命乃赦死一等放昌幸幸村於高野父子常對奕消日陰講兵法及昌幸病篤嘆曰我有奇策不試而死可憾哉幸村問其計昌幸曰非汝所知也幸村色恨因請迺曰非少汝也汝雖材而未多經戰夫無功名不顯名不顯言不用以告汝無益也雖然試語焉不出數年大坂將尋兵脫招我爲謀主以兵二萬赴美濃以支東軍汝知其策乎幸村沈思良久曰非據要害

## 昭代記卷一

二十四

非保金湯非待隣援以烏合之衆與關東十倍之師馳驅於平原曠野兒未知勝算何在也昌幸曰吾非謂能防東軍於此也吾之善戰天下所俱知關東聞我出師於美濃群疑滿廷未必遽進軍吾遠斥候審其動靜見機而退陣于勢多斷橋阻湖又支東兵旬日以張皇兵勢天下聞其如此則來集大坂者將有七八萬人於是遣兵燔二條悉師保大坂設柵於郭外嚴備以誅東軍來攻挑之不出誘之不應辱之不怒敵頓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糧餉不給力倦氣疲



將不堪其怒而蟻附則以佚待勞弓銳蹙發敵死傷日夥而城中不損一人於是馳使通信以招諸侯諸侯思太閤舊誼者必有應之者乃內外合力批蹙衝虛可以却敵於百里矣不然而離城分衆四出野戰則坐取滅亡也已所恨者修理兄弟不知兵汝雖說之必不聽也幸村乃服曰敢不謹記旃

十五年庚戌正月豐臣秀賴使伊東丹後守長實聘駿府賀正後以爲常烈祖蒐于田中于中泉以內藤忠重爲世子傳從小見川城土土井

昭代記卷一

二十五

利勝封之佐倉增一萬二千餘石并前食三萬二千餘石二月大將軍適駿府時越後國主堀忠俊與其相堀直清在駿府堀直寄來訴兩大君親聽訟直清辭屈烈祖怒曰直清傾邪忠俊屏劣不可以爲人上遂除其國幽忠俊于岩城直清于山縣錄直寄舊功封飯山食三萬石直寄原姓奧田氏其父直政仕堀秀政忠而有功秀政因子其氏大將軍遂獵于參遠諸山勲舊諸將多從之列卒二萬餘人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夫從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

時以信玄爲衆盛不可當也今將軍之衆什倍信玄矣烈祖割越後益少將忠輝併舊封川中島爲五十三萬石治于福島令柴田村上二城主爲附庸忠輝已得大封汰虐滋甚始失歡於烈祖三月大將軍還江戶高松城主生駒讚岐守一正卒于左近將監正俊襲封十七萬餘石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役諸侯城篠山者告竣又命助名護屋役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弊若夫江駿所不敢辭此等私役亦驅役我輩何也子

昭代記卷一

二十六

爲駿府愛婿盍爲言之加藤清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也不欲助役則盍速反不能則豈若無言皆大笑而罷烈祖聞之燕次語輝政曰有厭役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誅我旃諸侯聞之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五月佐土原領主島津右馬頭以久卒于忠興襲封三萬石六月鴻巢領主伊奈備前守忠次卒于筑後守忠政襲封萬石忠次強力有材幹初以八州司郡兼甲斐縣令明賞罰勅法令勸民務稼穡正經界浚溝洫就海煮鹽采山爆炭桑麻楮漆金銀銅

鐵、焰、硝、藥、卉、凡土所產莫不盡地力培植之常  
巡視州郡、尋水脈、利灌溉、開墾者百餘萬石、是  
以稅增而民富、烈祖賞其功、賜墾田十之一、甲  
斐有賊大藏者、驚悍多黨、忠次親往斬之、居職  
十餘年、寬猛相濟、威信並行、部下練達事務者  
甄拔爲公臣、以故吏胥懋其職、百務悉舉、八州  
根本之富強、忠次職有力焉、移黑野城主、加藤  
左近大夫貞泰封米子、食六萬石、封今尾領主  
市橋下總守長勝、矢橋二萬餘石、移龜山城主  
關長門守一政、於黑坂、食五萬石、五畿大風雨

昭代記卷一

二七七

七月、封細川玄蕃頭興元於茂水、食萬石、增封  
加納城主松平攝津守忠政四萬石、爲十萬石、  
移作手城主松平下總守忠明於伊勢龜山、食  
五萬石、移立花左近將監宗茂於棚倉、食二萬  
石、八月、島津家久攜琉球王尙寧來謁駿府、獻  
方物、細川藤孝卒、年七十七、藤孝生長兵間、好  
學、善歌詠、諳練朝章、室町奕世典故靡不通曉、  
及老于京師、烈祖使永井直勝屢往問禮、江戶  
制度儀章多其所定、九月、大將軍引見琉球王  
尙寧、命島津氏歸俘囚、新發田城主溝口伯耆

昭代記卷一

二三八

守秀勝卒、分其封與長子主膳正宣、勝五萬石、  
次子伊豆守善勝萬餘石、十月、烈祖如江戶、大  
將軍泣大久保忠隣第、忠隣沈毅而純厚、寡言  
語、饒謀慮、初爲駿府奉行、督參遠五州軍事、剖  
決如流、事無留滯、其所與善、陰規之曰、子之視  
事、非不辨然、恐失大臣體、忠隣曰、謹承教、從此  
益沈默、人愈憚之、吏嘗在朝聞闕、烈祖曰、汝等  
盍默焉、忠隣今至矣、一日從軍、臥病於營舍、士  
卒不奉法、更恐得罪、相謂曰、相州何不來、烈祖  
馳人問病、且曰、少間便朝、忠隣至、營中肅然、既  
握國鈞、愈滋畢精輔翼、大將軍尤倚賴焉、桑名  
城主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長子忠  
政襲封十萬石、忠勝祖忠豐、父忠高、叔忠真皆  
死事、忠勝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常先登  
而未嘗蒙一創、大久保忠教嘗曰、赴戰之日、誰  
不期魁功、而每被平八先、可謂拔類超群之士  
哉、豐太閤嘗舉當今猛將云、西有立花、東有本  
多、忠勝遺命以餘財予次子忠朝、忠朝曰、宗國  
多經費、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愛、而  
義不敢受、兄弟相讓久之、宗族父兄諭平分之

忠朝聽命曰。且寘旃。以俟我不時之需。及大坂事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忠朝壯武類父。而有識解。豐太閤嘗予一兜牟。忠勝曰。相傳此佐藤忠信之冑。戴忠信冑者。方今除汝無其人。故以付焉。忠勝示之于弟。忠朝弗悅曰。大人英名蔽四海。忠信乃判官一陪臣爾。何榮之有。足利氏時。與明國通互市。交印以勘合。大內氏世掌之。天文中亡失勘合印。乘以喪亂。互市遂絕。比年明商船多臻。烈祖乃命執政作書。托明商。與其福建官司。請依故事。復交勘合印。

昭代記卷一

二十九

福建不報。而商舶至者不絕。民間藝蔦草者。復寢多。縣官禁之弗已。卒廣占良田。於是下令嚴其禁。十一月朔日食。烈祖還駿府。十二月。吉田城主松平玄蕃頭家清卒。于民部大輔忠清襲封三萬石。使安藤帶刀直次爲公子賴宣傳相。聽駿府政如故。十六年辛亥三月。烈祖朝京師。由天皇將讓位也。先是朝旨欲拜烈祖太政大臣。且賜菊桐章。辭曰。師範一人。儀刑四海。老臣安能任焉。菊桐章者。昔賜諸足利某矣。新田足利爲清和之兩

統。臣家康辱新田之裔。而拜天賜於二百年之後。則是使祖先家有優劣也。是以不敢。苟欲錄微功。伏冀追贈之典。得及泉壤。何榮加旃。於是贈曩祖大炊助義重鎮守府將軍。考三河守廣忠從二位大納言。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尾天皇。烈祖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烈祖自京師。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淀臺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淀臺。二將因白曰。臣輩以死守衛。必無慮矣。片桐且元亦告

昭代記卷一

三

勸之。乃遣秀賴遡淀河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病不從。守大坂。烈祖使二公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清正幸長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烈祖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烈祖南鄉坐。諸侯將士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清正幸長在其後。秀賴進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各有所贈。烈祖酬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而還。四月。烈祖使二公子往大坂。謝之。厚加贈遺。乃歸駿府。紀伊國主淺野彈正大弼長政卒。長



子紀伊守幸長襲封三十餘萬石。烈祖最與長政善。致仕後亦時召見。與圍棋。及其沒。不復奕也。先是大將軍賜長政常之眞壁五萬石。以資養老。長政辭曰。身既乞骨。賤息享大封。莫須餘饒也。烈祖召長政言曰。將軍欲與卿田。豈非幸也。若以爲剩。百歲後毋以分予庶子與。長政乃拜受。至此。以眞壁賜其季子長重。五月。肥後國主加藤清正卒。子忠廣襲封五十四萬石。以忠廣幼。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清正與豐太閤同里。聞起身農畝。大小百餘戰。體無一創。晚節好

昭代記卷一

三十一

誦魯論。悔不夙學。嘗曰。昔聽前田利家說。託孤章。爾時不解。何謂今而思之。大節可奪者。非人也。愛養士民。大敷惠政。又精築城術。妙諳水利。每有興作。跨馬揚鞭指揮。其所規畫。溝渠堤坊。百世不可易。民懷其仁。士服其勇智。祠而祭之。號曰清正公大權現。十一月。大將軍狩于鴻巢。時烈祖狩于川越。及金川。大將軍就朝焉。大將軍孝思摯篤。每烈祖出。日使近臣候起居。或親自往。所在供億。纖悉不遺。烈祖甚歡。當是時。夷蕃入貢。乞互市者。二十餘國。皆許之。與璽書。乃

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依泊他港。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喝蘭人耶楊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客。逐之前後所誅殺。廿八萬人。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置耶楊子于江戸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放晴信于甲斐。尋賜死。其子爲烈祖義女孫塔。因得襲封。蠻人聞之。懼曰。日本人有三眼。是歲角倉光好請引京師。鳴河通伏水。民甚便之。

昭代記卷一

三十二

# 昭代記

## 台德大君記二

慶長十七年壬子平岩親吉既卒參議義直未  
有傳相烈祖欲以松平康親周防守永井直勝近  
夫爲之康親直勝曰臣等願仕麾下位祿高卑  
非所論也烈祖思之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私相  
語曰均之事君也我與子同傳公子何如乃承  
問言之烈祖大喜因召正成慰積勞且曰輔義  
直者舍汝無其人正成乃奉命他日烈祖謂輔  
臣曰古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正成卽其人矣義

## 昭代記卷二

一

直幼而岐嶷童龀在駿府諸公子學猿樂義直  
獨不學侍臣慙慙之笑曰吾爲將種弓馬刀槍  
吾學之雜技何爲及長好讀書焚膏繼晷矻矻  
不倦朝野屬望大朝屢購求遺典續續日本紀  
保曆間記東鑑等於是命博上林信勝校正異  
同烈祖又召信勝咨經旨講究中和經權忠恕  
一貫等義反覆弗措嘗使學生作爲政以德講  
義中有云方今天下至安不動如北辰烈祖覽  
之不悅曰當論德何如可以令向化而徒飾浮  
辭何也時亂離年久禁中寶器多喪二月大將

軍召京尹板倉勝重集其流佚在江駿兩府者  
納之皇宮天皇大悅大將軍寬弘篤誠銳精治  
術尚儉質戒驕逸平素好學崇尊儒教旁喜和  
歌又善武技而性謙冲遜讓不毫傲人虛已待  
物御下有恩每聞宗室勲舊之喪必變容隕涕  
其將出旣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  
漏刻報期方食舍箸而起曰信不可失也居恒  
畏天敬神出於至誠嘗宿豆之三島驛驛有神  
祠故事盟辭首舉此神傳言捕其池魚者死從  
行之奴捉池魚食之誇人曰有官家之威何神

## 昭代記卷二

二

能崇其夜侍臣語及此大將軍在寢聞之起命  
驗奴誅之曰侍官以慢神若赦之則盟辭爲虛  
文也盟誓之不信姦僞之所由生也三月大將  
軍朝駿府一日烈祖爲設茗讌日野唯心等爲  
件烈祖羅列寶器謂大將軍所好者隨手取之  
大將軍乃請茶盒名投巾者室町時有茶博士  
紹鷗者風尚動一世嘗觀一茶盒擊節激賞不  
覺投巾於地因名投巾卽此器是夜侍臣謂烈  
祖今日大君殊驩矣烈祖笑曰汝輩亦宜請將  
軍以享投巾之讌其兩宮和雍如此是月大將

軍還江戶。四月久留里城主土屋民部少輔忠直卒于平八郎利直甫六歲特旨賜遺封二萬石忠直甲斐七惣藏昌恆之子也武田勝賴之亡於天目山也宿將舊臣多遁獨昌恆兄弟三人力戰死之烈祖素聞而嘉之嘗狩于駿河憩清見寺有童豎進湯風姿不凡烈祖問其種姓寺僧以實對烈祖曰義士之子也載輿俱歸大將軍時爲儲貳出迎烈祖自輿中謂世子曰久欲遺懷刀今乃得之攜兒付之即忠直也烈祖獎賞忠義有殉難死節者雖敵國士必錄其子

昭代記卷二

三

孫政忠直自侍豎累進至封侯六月關江戶斥鹵爲市廛徙京師大坂堺府豪戶充之先是係日祠樹折朝議以爲凶兆來諮烈祖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七月修春日祠給穀祿准伊勢神祠又嘗與朝紳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頒諸州郡越前宰臣本多富正竹島周防今村掃部等爭權來訴十一月兩大君在江戶聽之富正辭直令復其位餘皆幽之掃部自殺乃遣本多成重爲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作左衛門重次之子也烈祖嘗欲官一士問之士井利勝利勝

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烈祖弗懌曰汝秉國鈞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趣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耗其能久乎昔酒井忠世以神谷清正不禮已也謂我曰清正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忠世爲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烈祖於群下隨事諄諄面誨如師弟然蒙其陶鑄者隨材成器世或言利勝實烈祖子也有一貴官嘗醉戲利勝曰何其鬚之以太公也利勝瞪目曰非所宜言明日剃鬚

昭代記卷二

四

而朝俗剃鬚自利勝始十二月增利勝封萬二千餘石升前食四萬五千石是歲會津城主蒲生飛騨守秀行卒初秀行母有殊色豐臣大閣欲納之爲妃母剃髮爲尼太閤怒奪會津百二十萬石更與宇津宮十二萬石烈祖怜其無罪也復封會津食六十萬石至此龜千代襲封十八年癸丑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盡年鳩功殿閣門墻煥然改觀天皇甚嘉其恭大久保忠隣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乎權心忌之圖因事中傷之初忠隣子忠常加賀守賢而有寵蚤



卒忠隣傷悼請就封士大夫爭往慰問正信憎之乘機以譖誣其專輒招權時正信亦喪女子視事如平日曰子死而哀私也豈得以私廢公人謂欲以傾忠隣也忠隣以外孫女石川康通子忠義女爲己女妻山口重政伊豆守子重信伊豆守偶不請也於是有司劾重政私昏坐奪封忠隣書疏謝罪不報忠隣懼稱病不出播磨國主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恆利徙尾張恆利孫爲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爲不忝其祖

昭代記卷二

五

輝政沈毅有大略常謂吾荷德川公殊遇享大封莫以報也天下有事常悉賦電赴以不待東旆之動於是徵金帛割戶邑以招致名士又言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爲藩屏亂則爲干城如是而已遠女色卻珍玩自奉如小邑侯及卒上下惋惜大將軍以池田氏封爲山陽要衝也權使安藤重信按撫焉二月岸和田城主小川播磨守吉政卒分其封賜伯大和守吉美原封五萬石仲對馬守吉親出石城食二萬石大久保石見守長安領坑務日久遂管天下和稅

威權軋大臣而賂賂不貲季子仕越後有寵因竊弄其國柄長安自耻賤族以貨致武田信玄譜牒而自冒多造其章旗遂包藏禍心密作兵械貯毒酒數石牀下有石函藏交通韓人書四月長安死而事發覺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獄鞠治尋皆伏誅六月分池田輝政封爲三以播磨賜冢子武藏守利隆食五十二萬石備前賜次子左衛門督忠繼食三十一萬五千石淡路賜季子宮內大少一作輔忠雄食六萬三千石八月紀伊國主淺野幸長卒庚子之役幸長首

昭代記卷二

六

破岐阜功最鉅而保護豐臣氏不衰烈祖心嚮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少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烈祖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命立但馬守長晟烈祖歿于近郊遂如江戸沼津城主大久保忠佐卒年七十七無子除封以其城失地利廢之石川數正之奔大坂也豐臣太閤與之深志食十萬石既而死分其封與二子玄蕃頭康長肥後守康勝關原之役康長康勝降于我十月康長黨大久保長安事覺奪封以深志賜

小笠原兵部大輔秀政復其舊邑也。改深志爲松本。宇和島城主富田信濃守知信延岡州城。主高橋右近大夫元種有罪收封。幽知信于岩城。元種于棚倉。十二月烈祖還駿府。本多正信送之。三日至稻毛村。游旬五日。舍□□。命正信還。仍留從焉。明日舍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左八衛上變曰。大久保忠隣黨長安謀不軌。忠時嘗蒙譴放。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以故怨。忠時聞正信與忠隣有隙。遂囚正信。誣告烈祖。未輒信之。使正信啓諸大將軍。大將軍曰。太公

昭代記卷二

七

云何。對曰。太公震怒。大將軍曰。惟太公命。正信復命。烈祖又問忠隣近狀。正信曰。忠隣居常快怏。若有所怨者。大君亦稍疎之。且滿廷執事者。非其親姻。則其支黨。臣聞足利將軍寵高師直。大過終致反逆。及其起兵。宿將功臣去將軍而從師直。前鑒不遠。臣竊料忠隣今不即舉事。恐發於太公千秋之後也。不若且幽之以徐察其舉動。十四日烈祖回軫抵江戶。遣板倉重昌內膳正如京師。沿道告參勢諸侯。停來歲朝正。十九日命忠隣赴京師。檢天主教餘孽在畿甸者。忠

隣知得罪。就執政請納小田原城。未報。忠隣既抵京師。館于藤堂高虎第。逮捕邪徒焚燬其寺觀。是歲大姥岡部氏卒。岡部氏大將軍之乳母也。大姥岡部與三兵衛貞綱之女。今川士人呼河村善右衛門重忠之妻。見玉輿志。爲大姥殿。大將軍遇之優渥。屢令宮嬪問安。恩賚不貲。大姥每月一再多集興僮餐之。躬親執飯匙供給。本多正信偶來見而怪焉。曰。僕妾多矣。奚爲自苦。大姥曰。昔在三河日貧困不能飯。數人今也。幸際治平。極人間之富榮。是以時飯衆隸以自娛。亦欲不忘昔日耳。嘗聞人之語。佐

昭代記卷二

八

州漸驕。今聞其言果然。叟爲天下宰。便忘爲彌八郎時乎。以此輔君。吾恐其誤國家也。正信大慙而去。大將軍聞其疾病。親問之。慰曰。汝顏貌未衰。靡須憂念。然死生難前知。汝有何願。言之勿匿焉。大姥曰。婆辱厚養有年。光榮隆極。無復遺懷。但冀大君遵奉庭訓。俾世無間言而已。大將軍領之。復問他猶得無所欲言乎。大姥曰。無何也。顧賤息蒙罪遠竄。必勿以婆故枉法以宥之。若伸私恩廢公憲。則適令婆迷於冥途耳。大將軍攬涕而出。賜其子主水元清采地二千石。

大久保忠隣既往。伴監吏數十人偵其狀。吏密啓云。片桐且元聞忠隣至。私使其家宰問遺。秀賴亦有所贈。使者交益。寶貨山積。大坂吏亦縱間於江戶。言大久保忠隣必有怨於將軍。不然。何其尊崇豐臣氏之甚也。正信正純居中徵之。謏言益行。

十九年甲寅正月。本多正信上井利勝安藤重信。連署讓大久保忠隣身居執政。負國家約束。恣興山口重政成婚。命收小田原城。墮其郭。使忠隣退居近江別邑。大將軍與烈祖會於小田

昭代記卷二

九

原召藤堂高虎謀事。獨本多正信侍座。京尹板倉勝重奉教造忠隣館。舍人走報曰。事在不測。忠隣適與客棋。神色自若。徐斂局。朝服出聽命。輦下驚擾。忠隣乃束鎧仗。致之京尹。盡散遣其從士。訛言乃定。第三子右京亮教隆。第四子主膳正幸信。皆坐放。獨有嫡孫仙千代。蟄居騎西。食二萬石。如忠常時。第二子主殿頭忠總。第五子內記成堯。並後石川氏。故不坐。本多正純又誣青山幸成。少輔藏森川重俊。正膳久久保忠辰。與十與忠隣交通。皆奪封。忠隣既移配所。給近

江田五千石。賜其妻月餼二百口。忠隣曰。臣無職事而素餐。是重罪也。請依人待罪如法。於是置之石崎。令井伊直孝監之。仍給近江田。忠隣上書駿府曰。臣罪多矣。然反則不敢也。願論臣以他罪。臣伏斧鑕。不敢辭。有司憚正信父子不敢逆。獨成瀨正成奮然曰。是我任也。懷狀獻之。僧天海以密教見親信。亦從容申解。不報。山縣少將最上義光卒。十六年義光愛次子家親以讒逐家子義康。使盜殺之。於是家親襲封五十餘萬石。二月。彗星見於東南。朝野藉藉。以爲凶祥。

昭代記卷二

十

大將軍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必皆觀焉。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爲我邦之凶。何哉。且其定爲凶兆。又何所據。蓋懼者之陋耳。大坂天守樓有黑氣衝天。狀如狼烟。秀賴命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收我殺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喪珊瑚。殷商絕後。秀賴大懼。命僧巫禳之。四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就拜大將軍。陞從一位右大臣。天使還自江戶。過駿府。諭內旨。以烈祖爲太政大臣。准三宮。又諭



以孫女爲中宮。烈祖辭其官。而奉納后之詔。越

後國主松平忠輝治福島。苦墊隘。大將軍命城

于高田。賦役於北陸奧羽諸侯。高山友祥右內

藤如安飛驒守初加加爪隼人正以深天主教

下京師獄。及連係男女二百人。大將軍遣山口

雅朝但馬守問宮伊治權左衛門如京師。與京尹板倉

勝重議。斷其罪。放友祥等百餘人于西洋諸國。

其餘配于津輕。烈祖老益事學。下令大購天下

遺書。於是秘典古籍。往往而出。官庫之藏。至數

千編。尋親擇二程全書。朱子文集。諸類玉海大

昭代記卷二 十二

學衍義等二十部。使林信勝奉如江戸。以藏文

庫。大納言藤原宜季獻金澤文庫所得律令殘

編于駿府。又憂世久經喪亂。禮樂崩壞。教學榛

蕪。百氏九流。至神祇浮圖之類。學不如占。乃悉

心採訪。命文武諸臣。凡成一家名一技者。莫不

勞徠。又會諸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書就獻

之京師。海內駭駭。學中納言藤原爲滿如駿

府。烈祖將受古今集三飛植秘說。林信勝夕烈

祖語及之。曰。子於三秘事有所聞歟。荅曰。摺紳

家之說。臣未之前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云。

耳。及受果爾。異日爲滿侍座。烈祖問曰。人丸事

蹟。何書可考。爲滿曰。人丸詞仙。其蹟神閔。後世

亡傳焉。烈祖顧信勝問之。信勝曰。萬葉集有人

丸四人。其一爲詞倦。雖蹟不顯著。而散見於諸

書。乃暨暨言之。爲滿愧服。豐臣秀賴已長。其臣

大野治長修理陰謀舉兵復舊業。治長美姿儀。

密與淀臺私。所言莫不聽。與淀臺季父織田長

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

嗣。君城中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

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以其書來

昭代記卷二 十二

獻兩府。五月。加賀國主前田利長卒。子利光襲

封百廿萬石。六月。博士林信勝建言。創學校于

京師。以藤原肅爲祭酒。具寮舍。置贍田。以教育

四方俊乂。烈祖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

事竟廢。識者惜之。肅字歛夫。播磨人。中納言定

家十二世之孫也。父參議爲純。世食播之細河

莊。爲別所長治所侵掠。爲純及肅兄爲勝戰死。

肅欲復仇。訟羽柴秀吉。秀吉諭待時。乃奉母及

兄弟。遷居京師。肅幼穎悟。依僧東明讀書。過目

成誦。號爲神童。始入釋。後乃歸於儒。欲求師海

外航於筑紫。逢颶漂至鬼界島。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聖人無常師。求之在于斯。何必遠游。乃還杜戶謝客。獨覃思四子六經。超然自得。龍野城主赤松廣通甚敬重焉。遣童男女奴婢。絡使令韓人姜沆歸化。客於赤松氏。見肅嘆曰。我朝鮮三百年未見若人。吾雖播越乎殊域。而以見斯人爲幸也。嘗應關白秀次詔。與緇徒同賦詩。後復召。輒辭。謂分子曰。人各有黨。非黨而交。非獨不相容。將有悔不可追者。余弗欲復見關白矣。秀次聞而銜之。肅懼不免。去如肥前。時烈

昭代記卷二

十三

祖從豐臣太閤。營於名古屋。素聞其賢。屢召問道。及秀次敗。乃歸京師。自鎌倉建文教。掃地肅奮于干戈之際。修行講道爲世儒宗。信勝及堀正意松永遐年。那波觚皆其高足。世稱惺窩先生。大坂傳片桐且元。常誡其主曰。德川太公不。失今川義元之誼。而付氏真如彼。不遺織田右府之好。而助信雄如斯。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頹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

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時有耶蘇教徒匿于界浦。向所遣吏山口雅朝問宮伊治。自京師往治之途。經大坂。有訛言。且元候秀賴出導東更。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有云。鐘銘有國家安泰之句。是截我太公諱以咒之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是秀賴欲代我德川氏也。烈祖問之僧天海等。其言如一。乃令停慶會。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方廣寺。遠近士民麇集。京尹板倉勝重

昭代記卷二

十四

傳東旨告之。且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文成付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府。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往。烈祖執清韓。命板倉重宗如京師。令五山僧疏釋銘文。僧多證其誑。且元至。鞠于驛。止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且

力浞瑩聞且元等不得見使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來謝二女欲專辯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壻浞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讐如聞大坂日招士縉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况後世乎雖然非由右府所子蓋爲奸人所誣誤耳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出意外遂赴江戸候夫人氏既還駿府與且元皆請歸許之二女請荅書曰既面諭且元矣乃

## 昭代記卷二

十五

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荅且元曰請赴江戸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女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語之以烈祖懇諭狀曰國事無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異此太公逼我以右府求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浞臺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而他徙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

而相言曰太公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市正形迹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浞臺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於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益力贊之己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且曰賢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且臣復別有處置秀賴稟之浞臺浞臺使人諭且元俟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庄兵衛自外來告曰浞君信

## 昭代記卷二

十六

議言猜公貳於關東欲伏兵威却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誣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稱病不出治長知謀泄恒懼曰彼素掌管鑰諸城內虛實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不肯曰市正忠智無比誅之是斷君之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衆諭元重攻且元元重荅曰家兄苟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入推刃於同氣



未能奉命。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說。且元曰。牙城八門。公嘗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懼。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永彼反名矣。因令部下曰。卽及於戰。勿使矢嚮牙城。明日七隊長論。且元納質散兵。退就其私邑。且元從之。遂與治長交質。盡納管論。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戸之郊。

昭代記卷二

十七

夷崇填卑。堅址固基。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將就水。則可以有爲矣。區區之心。未遑盡明。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茨木。遠近駭然。十月朔。板倉勝重飛報至駿府。烈祖適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戸。嚮所課東北諸侯城于高田者。西諸侯修江戸城者。皆罷就國。以備大坂。大坂所統攝河泉。卽以四外郡邑爲田。六十六萬石。號百萬石。秀賴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爭先應。

至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之。仙石宗也。大谷吉胤。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他遣徒罪隸之屬來湊者。以千萬數。號稱十萬人。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事。幸有關東積粟在其地。請取焉。以供需。治長慮情露。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水留守。

昭代記卷二

十八

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諜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於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正勝。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烈祖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納降于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遇。尼崎且元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僞。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振。大議守備。其城太閣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廣築羅城。壘高丈餘。十步一樓。北俯淀河。柵長柄神崎二島。

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鵜野今福以南至鷺島。皆臨汙田爲壁。西帶橫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島福島穢。多道頓諸港。列艦于海口。南鑿空渚。交錯材木於渥內。以阻敵馳驅。以穢多崎。最爲要港。使薄田兼相守之。真田幸村不欲受他節度。欲別名一軍。乃築偃月城于玉造阜。號真田郭。以所自募信遺民百七十人。及秀賴所配五千人自守。秀賴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使小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目請師期。淺野長晟國富兵強。而與大阪相爲

昭代記卷二

十九

腹背。議者以爲大患。已而大坂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長晟荅曰。我父兄所以報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長晟欲斬其使。懼而止。烈祖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侯伯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侯伯。隸烈祖。關八州及陸奥出羽侯伯。隸大將軍。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

其弟忠利。居守江戶。蒲生龜千代最上家親以下隸之。少將賴房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參議義直參議賴宣皆賜白旗。令從軍。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烈祖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遣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廿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展大坂地圖。示之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藤堂高虎井伊直孝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

昭代記卷二

二十

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前是直孝以大番頭守伏見城。及兵作。烈祖令代兄直勝。攝其軍。直孝曰。臣將有所請。願臣未嘗臨行陣。是以不敢。烈祖謂安藤直次曰。直孝意在請先鋒。乃命之。於是藤堂井伊軍自南面進。以北而阻水。令伊奈忠政壅淀河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兵卒助役。大坂議戰。真田幸村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撤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蹙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

至。宜以此時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水。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鎮西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後藤基次曰。計雖奇矣。非萬全之道。本城壯固無比。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公恩者。必歸歎於我。何必遠出。諸將多然。基次策。十一月。藤堂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亮山口弘定掠平野。望藤堂旗而走。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與井伊直孝

昭代記卷二

二十二

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邊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長晟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寇應大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乳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忠繼忠雄復濟下流。遂守兵。以取中島。大將軍以烈祖入京之日。發江戶。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將第一軍。松平甲斐守忠良。松平土佐守忠實等隸之。

本多出雲守忠朝將第二軍。真田伊豆守信之淺野采女正正重等隸之。榊原遠江守康勝將第三軍。松平丹波守康長丹羽五郎左衛門長重等隸之。土井大炊頭利勝將第四軍。佐久間備前守安政堀美作守親良等隸之。酒井雅樂頭忠世將第五軍。細川玄蕃頭興元牧野駿河守忠成等隸之。衆凡二十餘萬人。伊達政宗以萬八千人。先數日啓行。留福島正則加藤嘉明黑田長政平野長泰遠江谷衛友出羽居江戶。耶。十日至伏水。明日入二條城。議事。十七日烈

昭代記卷二

二十二

祖軍於住吉。大將軍軍於平野。參議義直賴宣軍于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藤堂高虎井伊直孝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遼安部正之安藤定次橫田尹松小栗忠政等數十人爲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獲罪出亡。以其練武事被收錄。以



候敵傳令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以  
檄多崎砦斷淀河舟路。尤爲扼要。請攻之。幕議  
令淺野長晟偕往。至鎮私奉多正信。請獨以手  
兵。正信曰。軍機有不受君命者。卿專之可也。淺  
野氏選騎亦謂長晟塞小不足勞。二帥十九日  
至鎮。令稻田宗植中村重勝攻之。森甚兵衛以  
舟師襲其後。遂拔之。守將薄田兼亮時醉臥。倡  
家醒則靡及。走入城。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水  
軍奪敵哨船數十隻。廿六日晨上杉景勝使安  
田上總須田大炊等攻鵜野柵。取之。守將渡邊

昭代記卷二

二十三

亂敗走。追至大和川。佐竹義宣軍在今福。與鵜  
野隔一水。義宣令澀江光政內膳攻蒲生堤柵。守  
將矢野和泉中銃殪。飯田左馬允父子戰死。餘  
皆奔柵走。木村重成聞之。與堀田勝嘉圖書等  
來戰。秀賴在城樓望見。顧後藤基次援重成。基  
次來欲代之。重成不肯。乃合兵來乘佐竹軍。佐  
竹先隊潰。澀江光政戰死。部兵多殪。義宣麾下  
劣數十人。躬舞眉尖刀。先衆奮鬪。柵原康勝先  
隊河井三彌濟水擊。重成軍上杉景勝亦令杉  
原親憲來援。銃中基次左臂。基次拭血曰。傷輕。

豐家祚未罄也。遂引軍退。是時大野治長與七  
隊長率兵萬三千人來擊上杉氏軍。前隊却。杉  
原親憲以後拒排敗兵而進。大呼力戰。安田上  
總以次隊兵橫衝之。殪敵百人。坂田采女獲穴  
澤盛秀。主殿助盛秀豐臣氏之良也。城兵走入柵。  
弓銃交發。城上亦發大煩助之上杉氏兵寡。大  
將軍使堀尾忠晴來代。巡使傳命。景勝踞胡床  
不動曰。兵法有尺進而無寸退。吾方血戰焉得  
輕退。丹羽長重尋來與忠晴麾兵出。上杉軍南  
排銃連發。於是景勝令鐵孫左衛門進銃兵橫

昭代記卷二

二十四

蹙之。杉原安田乘機突戰。竟大敗。治長是日自  
卯過申。上杉軍再合皆克。其始破柵也。令直江  
兼續布隊。兼續請安田上總爲先驅。須田大炊  
爲次隊。景勝曰。晨戰如此而可。城兵必復來。不  
若大炊爲前衛。上總爲承後。大炊壯而銳。上總  
老而練。機宜乃爾。又令鐵孫左衛門率銃兵數  
百守西堤。鑿湟樹柵。部下不解其意。皆以爲迂。  
至此乃服。明日。烈祖巡諸營。景勝邀拜。烈祖慰  
之曰。卿戰甚力。景勝曰。兒戲耳。何力之有。又見  
其將士勞之。杉原親憲曰。謙信餘威未盡也。退

告人曰小閔如此而遭獎賞可笑也親憲時年八十餘歲云大將軍褒佐竹上杉峰須賀將士有差烈祖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吉候探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檢其懷得秀賴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墮子計中矣宜速合東國歸款諸將斷其歸路事成則加封如約烈祖覽書咤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問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點額曰秀賴縱之去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播美三州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乃

昭代記卷二

二十五

復議進取令片桐且元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諸將議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彼蘆葦敵以銃手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亦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于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爲桿而涉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凡鬼守隆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峰須賀援兵遂拔南寨進拔土佐港阿波座港還効首虜烈祖曰真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繼臨蜺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

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逃也使入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大將軍命我監軍戒其輕進卿等違吾言乃違大將軍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撓皆以昌茂荅烈祖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乃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長晟以舩兵至海口爲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寨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逃大野治房守道順

昭代記卷二

二十六

港亦驚走入城峰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前旧利光營與真田皆對幸村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斃我兵利光先鋒與利攝津欲奪林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攝津至無隻蹤賊兵自銃眼嘲笑攝津怒麾衆攀壁則銃矢交射殺傷數百人十二月石川忠總池田忠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池田利隆等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藤堂高虎井伊直孝至生玉臨惶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

使敵不得燒橋。巡使請救之。烈祖叱曰：「止矣！我軍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陣，俟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屢下令，增給糧餉。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後藤正爲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大將軍使請於烈祖曰：「圍合矣，諸令諸軍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烈祖曰：「未也。」大將軍弗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筭，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爲內應。光明約期。

昭代記卷二

二十七

事覺被殺。高虎不之知也。會城中失火，以爲應進軍。井伊氏及加賀越前兵亦進逼。玉造郭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濠上。而城中矢砲雨下。我師所喪亡數千人。烈祖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軍。」大將軍請罰犯律者。烈祖曰：「犯令捐身者，亦不可得也。」兩大君屢巡視諸營。烈祖未嘗擐甲，被葵章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中望覩識之，叢銃雨射。衆爭請避之。烈祖不顧，按轡徐行。永井直勝以身翼蔽。橫田尹松甚右衛門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

當矢石，矢石之來莫多於川塲，請往焉。」乃控靶而西。他日，大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將軍巡師，與斥候不同，不當專視一方。」去抵上杉氏營，部將直江兼續命銃手仰城齊放，然後邀之。拚埽整潔，從者相語曰：「此付元帥巡營之儀。」上杉氏有禮哉。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微倖，批衆勿妄發銃。」六日，烈祖從陣茶臼山築連珠砦相接。伊奈忠政所課壘河功竣，濠水多洄。城兵大驚，曳軍以上豚垣濠，列竹牌排鐵

昭代記卷二

二十八

楯起，距堙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六次，使城兵不得休息。又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大將軍復請凌城齊登。烈祖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屈人之兵，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議曰：「德川太公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賴講和。烈祖曰：「右府誠自父，則吾不復介意。」城中客兵皆釋不問。因要以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臺爲質。」擇居一焉。數日，荅聽填周池而



請爲客兵加食邑。烈祖怒曰：「釋之已多，奚爲養之？」議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謂：「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假寐，措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坐睡耳。』」城將塙直之國右衛門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人有暮氣。備前阿波兵陣下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思之，但夜戰利於寡，不宜分兵。』備前阿波當襲其一，乃擇壯士百餘，中暗令以直之貞安帥之。夜出，斫峰須賀氏營，中村重勝舍在前頭，重勝披甲，憑鎧櫃假寐，聞警卽出戰。

昭代記卷二

二十九

城兵前後交鎗，遂死之。稻田宗植與子植次來援，砍敵二十八人，而我上死者三十人。敵去，岩田長政單騎踵城門，大呼曰：「我岩田七左衛門也，適甘睡不逮事，爲大憾，請出接槍，不應。」翌日，城將射書曰：「壯哉岩田氏，豈何似河原太郎之爲也？」植次時年十五，其祖父宗心旣老，以孫初從軍，與俱來。是夜遽起曰：「敵必來襲矣，急令被甲蓐食。」樋口內藏助亦預料之，曰：「前日敵襲諸橋，而獨存當我營者，其意可知也。」因令前營警備，以故不甚敗。大將軍褒長政及宗植父子先

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勞，至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宜委軍事諸將，以還於京師，卽欲講和，將勅秀賴成之。」烈祖稽首對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在，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不得不誅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尼。常光尼京極忠高母，而淀臺之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雲集，造諸攻具，飛梯轆轤，小驢、牌牛之屬，皆以千百數。

昭代記卷二

三十

常光尼入城，具說淀臺。淀臺初與秀賴俱巡城內，見守兵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臺色動，已而我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臺始大驚，勸秀賴講和。會常光尼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尼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人毀外城，填周池，以顯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非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賀。治長欲遣

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兒何用。率其冢子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真田幸村兄信之<sup>伊豆</sup>。從在我軍。烈祖使往諭幸村降。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敢抗。大師及事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庸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上爲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本多正純復使人說之。誘以封信濃全州。幸村曰。爲我謝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烈祖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舊。亦招降之。不答。三十二日。秀賴伴木村重成出泣盟。郡良列爲副。

## 昭代記卷二

三十一

重成美風儀。盛服騎馬。抵茶白山管。將吏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擯者曰。坐。重成不傾而進。叙秀賴旨。然後退伏。烈祖曰。是常陸介之子乎。何酷肖父也。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庚矣。疇昔鵜野今福之戰。勇猛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旣而誓書出。押血模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刺鮮血。烈祖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弗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大將軍欲遣本多正純永井直勝監秀賴誓。正純辭曰。秀賴不遣老臣而使

## 昭代記卷二

三十二

重成。請亦遣少壯者。以相副焉。乃命阿部正次爲大將軍使。板倉重昌爲烈祖使。重昌之爲侍豎也。宮中有斫人者。不獲其主名。使吏檢覈。侍兒皆曰。受拷掠。自首吐也。不如割腹死。重昌最幼。故不問。而重昌不欲獨免。乃見土井利勝。告訣曰。侍豎殺人。無有自首者。使吏訊鞫。故皆欲自殺。僕不復見焉。利勝驚啓之。得不問。正次亦自幼勇決。朝鮮之役。見本多正純。請從行。正純曰。第往。行事嚴。不可以告。乃從役。兩將軍素奇二人才。故使之。於是備中守正次內膳正重昌皆腹介戰袍。從者各五十人。向玉造門。城將使人邀之。導自正門入。大野治長爲擯。坐定。秀賴問誓書主名。重昌對曰。呈太公持書而還。烈祖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誓書主名。如何。重昌陳狀。烈祖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備也。欲襲本營。夜使人覘之。燎火星點。嚴柝相聞。乃止。初西藩獨島津家久未來會。二豐二筑侯伯受密命曰。家人就程乃發。至此鎮西諸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烈祖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勲舊。

七將填濠以本多正純安藤直之成瀬正成董役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烈祖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收行不義則自取滅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烈祖廿四日烈祖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初烈祖

昭代記卷二

三十三

之出京師命林信勝僧崇傳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僧徒開局校寫在軍中遙督其事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爲三本獻納其一置二于江戸駿府廿八日入朝上皇慰勞懇至命義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證以尼崎成將不救片桐且元烈祖怒欲奪封與其弟忠繼利隆宰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率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死欲戰死大膳控馬遏之輝政怒以鎧

踢其頂血被面而不釋遂存其祀烈祖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爲嗣於是秀宗從軍烈祖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食宇和島十萬石筒井定次遣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是役所任諸使皆稱其戰久世三四郎廣宣坂部三十郎廣勝皆以驍果善戰著名世謂之三四三十烈祖嘗命二人選騎三十郎策馬徑馳三四郎凝思而後行人嘯廣宣以爲怯烈祖曰兒輩何知三

昭代記卷二

三十四

四郎沈毅臨事慎思必能深入候敵旣而果然又嘗命二人巡視鵜野柵歸報曰遣兵自堤上左右發銃逼之大兵在後城兵不能來援取之不難然敵必自遁矣城將出軍鵜野衆報二三萬小栗忠政獨曰可三千行成後問之果如忠政言人或傳敵自燔市屋及高麗橋命忠政往視報曰橋不燬烈祖曰衆謂橋焚矣忠政曰怯夫之眼乃爾一日藤堂高虎馳至曰敵出宜進轡橫田尹松在側厲聲曰痴漢敵出令壯士逐之耳高虎無言而退烈祖曰甲斐士習兵其言



可用。崑山入庵曰：非甚右衛門，不能吐此語。安部正之在巡使中，年最少，既承命，日夜按檢地理，自製圖，登神崎阜，望備前軍進欲濟川，池田利隆指而謂曰：我欲赴援與戰，監軍不聽。如之何？正之謂城昌茂曰：弟危而兄不援，非道也。若備前軍敗，悔何及焉？且弟勝焉，而兄獨不戰，是兄負怯名也。奈之何不援？昌茂固執不肯。正之怒，至福島，監軍欲退軍，正之曰：敵已弃外柵，而不置兵懼我也。奚爲退？亦不聽。昌茂由是獲譴。大將軍謂正之曰：天寒，創者恐不起，吾欲奉太

昭代記卷二

三十五

公如京師，姑休兵待春，臨再舉師。汝往天滿相地之，可以爲堡障者。正之迺披圖進覽，所問皆響應。大將軍嘆曰：何汝言之與太公符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濠，遂及內濠。城將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溝也。今及於內，何也？成瀬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外內也。且和親已成，何川溝爲？今欲存內濠，其意奈何？城將不能荅。晨夜督役，不數月而畢。獨存牙城一濠，是歲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郭，招游士，又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國除。里見氏世有安房，忠義祖父

義高，以公族得上心，遂廢其主，奪國。至是亡。大久保忠隣幽在石崎，役興，親族從軍者，便道過石崎，見忠隣。忠隣曰：是役無事，汝等無用兵械，皆弗解其意，和成而還，復訪之曰：君何以知無戰？不荅。皆曰：吾儕生太平，曾有事而徒歸，何時得復試吾刃？忠隣曰：磨礪以誅焉。明歲四五月，必有所用矣。果如其言。

昭代記卷二

三十六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三

元和元年乙卯正月三日烈祖發京師二十四日大將軍入京師諸侯從軍者盡罷就國使佐久間政實河內守安藤正次太右衛門追及烈祖岡崎告填濠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四日入朝明日東二月七日會烈祖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烈祖歸駿府十六日大將軍歸江戸甲斐小幡景憲者山城虎盛之孫也烈祖時仕于我玉造之戰屬前田氏軍肩矢石先衆奮鬪自呼姓名者十七次城將大野治房望見壯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大將軍大將軍與烈祖議爲不知者以候動息大坂益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大駕西上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據菟道守湖橋茭夷或費力汝宜竭力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信景憲說固執不聽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

昭代記卷三

一

昭代記卷三

二

驚發甲園其舍景憲時飲酒歡笑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往治房曰人言果不足信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大君既熟知敵情而秀賴未之知也是月加納城主奧平美作守信昌卒年六十一子大膳大夫家昌攝津守忠政皆先卒忠政子飛驒守忠隆嗣封備前國主池田左衛門督忠繼卒年僅十七乃令池田利隆撫封未幾其大夫人德河氏烈祖第二女亦卒織田侍從長益告老不出及卒命分其封予其子左衛門佐長政和之芝村大和守尙長柳本皆萬石甲寅之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統其軍有功劳大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焉每有大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大將軍嘉賞而弗許乃分舊封賜彥根十五萬石於直孝以安中三萬石賜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所常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爲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至此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首輔本多

正信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賀大君得人也。大朝下教，奈良奉行中坊左近秀政查檢其民，應大坂募者。三月，豐臣秀賴使青木民部少輔一重及常光尼正榮尼來請曰：「兵荒後，將士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幸長女。烈祖謂二尼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婦人不矧禮節，汝等幸往相儀。」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事，乃遣之。尾張

## 昭代記卷三

三

太坂益傳檄召募糾合新舊，得兵十四五萬，乃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等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邊尚明石守重等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等隸之。處分既定，舉事有日。十五日，京師飛報至曰：「大坂兵聚者殆倍前役。」烈祖曰：「烏合之衆，雖多何爲？不必禁也。」終下令諸侯向大坂，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本多忠政、松平忠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公卿宅，或

入闕門，板倉氏僚屬請爲兵備，勝重不聽。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會藤堂高虎屯淀井，伊直孝與本多忠政、松平忠明等屯東寺。物情益鎮。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繼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以謂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不許。關原之役了爲增田長盛守郡山城，及高虎承命收郡山，衆推了拒命。了處置得宜，高虎以爲能。及長盛致城，高虎約了將予二萬石，或謂高虎曰：「了何爲者？不若百分其祿二百石，祿百人，不亦愈乎？」高虎曰：「不然。今使守一營，敵聞其將爲渡邊了，則愕眙矣。雖有庸輩千百人，敵不敢算也。卒予二萬石，然了竟以犇直，放慢與舊宿不諧，亦屢與高虎忿爭。四月四日，烈祖發駿府，沿道下令使美濃尾張三河伊勢侯伯出兵於伏水及鳥羽，鎮西山陰山陽侯伯在封待指揮，加藤忠廣田中忠政先島津家久而發，細川忠利後家久而發。十日，大將軍發江戶，世子竹千代留守。松平下野守忠鄉鳥居左京亮忠政以下屬之少將

## 昭代記卷三

四



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焉是日烈祖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也吾將往驗其虛實因留青木一重不遣遣常光尼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尼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行成亦不答乃下令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三十一日大駕至伏水明日與烈祖會于二條城烈祖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大將軍以諸道兵未全集請少俟之烈祖曰此役當決於野戰

昭代記卷三

五

野戰不用多兵乃公以見兵先往焉將軍合大眾繼之大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焉諸侯共謂之何烈祖曰吾老矣不復遭事必先衆一樂戰今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大將軍在伏水太公在京師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烈祖笑可之召藤堂高虎諮方略高虎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疾其遠出擊之則收衄之餘無復守志矣烈祖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向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西宮松平周防

守康重岡部內膳正長盛屯丹波森美作守忠政木下宮內少輔利房屯山崎其餘山陽山陰侯伯自神崎進淺野峰須賀以下南海侯伯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總帥水野勝成爲其先鋒烈祖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莫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誅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柳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

昭代記卷三

六

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伊達氏先隊片倉盛重進入河內陣于圓明寺駒谷勝成與大和諸將進抵國府單騎登片山觀地勢別所友治松倉重政等俱焉諸將皆曰好戰地宜營于此勝成不肯旣而本多忠政遣使謂曰卿宜遂屯片山吾徒營國府勝成應之曰後軍須從前軍之處分反此不可堀直寄松倉重政等固請從忠政言勝成曰片山之南倚藤井寺地形平衍敵若出於藤井寺過譽田而據山頂乘高下擊則我殆難支不若縱敵陣片山

而我營于國府。國府距片山不遠。間有丘阜。有田渠。地形得便。今宵我屯國府。明且從大路。經石川原。繞出玉手圓明寺。前後夾擊。則敵可一舉殲之矣。勝敗之機。在致敵與。致於敵焉耳。監使中山勘解由照守然勝成言。乃陣于國府。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村有工人中井正治。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村。焚中井氏。二十六日。大野治長亦寇郡山城。將簡井定慶奔守通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耻也。疾馳赴之。治長至

## 昭代記卷三

七

不敢迫。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二十八日。淺野長晟以兵五千。自紀伊赴和泉。至佐野。大野治房誘紀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淺野將龜田大隅曰。平原之戰。寡者必敗。宜退。主檜井蔽林塞蹊而陣。長晟從之。明日黎明。大野氏先鋒塙直之岡部則綱淡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淺野隊長上田重安與直之接槍。傷而交退。多助左衛門射斃直之。永田次兵衛獲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過岸和田城下。城將小出吉英與援軍金森

可重。出兵躡之。又擊敗之。而紀伊土寇亦平。烈祖褒長晟功。使歸藩鎮撫之。水野勝成分其部下爲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政爲左右先鋒。至期。重政不告而發。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道取敗。將家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政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偕陣南都。兩大君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城。板倉勝重捕

## 昭代記卷三

八

下獄。烈祖以故停行。五月五日。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親命厨人白粲五升。魚腊一頭。醬豉鹽梅。與雜器共一櫃。以自隨。駕肩輿而行。大將軍發伏水。少將忠直前田利光以下皆從焉。令松平隱岐守定勝守二條城。松平河內守定行守伏水城。松平紀伊守家信副鎮尼崎城。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烈祖謂景勝曰。京師根本之地。宜扼城河之要衝。查檢姦人。是日大將軍舍角南。河烈祖舍星田。河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諸將欲迎之南郊。後藤基次曰。方今與

德川公爭鑣於中原者誰有其人耶况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以寡邀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頓南郡郡山不能輟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邀大軍乎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於是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率兵一萬四千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

昭代記卷三

九

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烈祖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烈祖與大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政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政不利直寄進衝其橫重政反擊兼相向來救基次勝成擊向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盛重并軍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渡邊尚使人告幸村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邀伊達氏先隊片倉盛重盛重兵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

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登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命其兵皆脫胄委槍坐以俟指揮盛重兵稍近幸村令曰胄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盛重兵發銃馳進槍入馬腹烟焰方銷幸村兵大呼齊起大破盛重兵政宗以銃手八千承之飛丸雨注城兵多死幸村亦傷而却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蒺藜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銀兼相亦斃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丹羽氏信縱左右翼擊治長

昭代記卷三

十

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等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烈祖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謀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右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七日天未明城將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



虎自千冢南赴道明寺其族將高刑良勝等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長曾我部盛親伏堤下高刑良勝戰死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遇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菴原助右衛門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目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將川手成次孕石豐前等三十餘人決鬪皆死直孝秉麾勵衆曰敵兵不多又無後繼盍急擊之於是士皆殊死戰山口弘定內藤政勝等壯士十餘人健鬪而死菴原以十字槍刺重成墮田中安藤長三郎取其首敵兵遂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遊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

## 昭代記卷三

十一

乃奮擊敗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此奴不死於死所今何曉曉乃爾歸師勿過宜速收兵會監使永井白元小澤忠重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鑒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盛親之出也步騎五千其入也劣數騎而藤堂將士所獲二百餘級了手兵獲三百餘級云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曰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嘿然了免胄進曰席幟卽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負才無禮高虎之以私忿後公義世並謂之榊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主計頭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鎗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見井伊氏與重成戰秀政將馳之監軍藤田信吉扼之曰敵必有伏井伊氏

## 昭代記卷三

十二

遇伏必危矣。不若俟機而發。乃止。既而直孝大勝秀政甚憾焉。少將忠直陣亡。四條巖在井伊氏後。亦不逮事。兩大君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效首虜於馬前。烈祖觀木村重成首。插香於髻。泫然曰。噫。決死於今日矣。時日已暮。烈祖次千塚。大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忠輝忠直皆以逗撓失旨。本多成重本多富正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烈祖罵曰。八尾若江之戰。如是其力也。若等假寐不之知。與。尚何請。

昭代記卷三

十三

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爲監軍所誤。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却。忠朝曰。子獲吾心。初忠朝病其營所多沮澤。請易之。烈祖謂本多正信曰。忠勝臨軍未嘗問險易。其子何不肖也。忠朝聞之。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城兵走還。三處之軍皆敗。將師多死。衆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

問之真田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守重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君建旗鼓。繼之事。或捷矣。烈祖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慶隆片桐貞隆石川貞政。蒔田廣定等在其左。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忠純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軍繼之。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松平信吉秋田實季六鄉政乘淺野長重仙石忠政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重種繼之。

昭代記卷三

十四

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等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烈祖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右。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七日天未明。城將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

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狀急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大君我候騎還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烈祖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孺子何以鎧爲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

昭代記卷三

十五

亂不可禁顧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關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大將軍至矣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出謁道傍大將軍甲而不胄單騎從二十餘卒見二將立馬揖之二將進執其銜曰噤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軍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焉大將軍首肯曰今且剪滅之本多正信并興從焉柿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

矣大將軍行至前軍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進之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殮立而食之一人捧殮一人持胄食畢而胄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進前軍聞而從之忠直弟忠昌突戰深入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菰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敗之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却策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

昭代記卷三

十六

蓋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殮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馬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櫓乃左奮櫓右揮刀殮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作左衛門伏尸上扞敵而死小野勘解由以下壯士十餘人偕死之初忠朝陷陣松平康長馳使請往援忠朝報曰不須援吾死則唯任君意康長進與勝永相當揮槍突戰身蒙數創從兵戰死者九人康長幾危近藤兵右衛門力戰脫之內藤忠興亦與勝永戰手斬四人獻級麾下兩大



君勞之曰帶刀年少可謂不忝父祖矣小笠原秀政父子與治長永應等戰于阿邊野永應敗走乘勝進治長躡秀政尾勝永欲斷秀政翼秀政忠修馬上揮槍殲數騎所向披靡而秀政槍折忠修墮馬忠真救之墮于溝從士防戰敵兵蜩集叢刺忠修足絕于地被殺秀政蒙重創左右從者厪四人忠真聞父兄死傷決意同死馳馬驀進身被七創墮馬從兵澀田見縫殿安積覺其衛拒戰斫敵奪其馬載忠真歸秀政還營而絕秀政之發松本也使忠修留守忠修弗憚

昭代記卷三

十七

曰兒壯年不從役乃徒居守乎縱忤命請與行焉秀政固止弗聽遂往因謂既已犯命唯一死以贖罪耳竟蹈其言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前迭却本多康俊本多康紀等橫擊之治房敗走至稻荷返戰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却勝永永應既破忠朝秀政鼓譟進酒井榊原諸將承敗當之直孝高虎偵援左軍橫襲勝永軍後敗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烈祖命督衆返戰細川忠興又來援偕擊破七隊長水

野勝成奉命屯住吉自度城南平衍諸軍必聚難以立功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遇明石守重潛兵適今宮輒接戰而皆非其意也交綏勝成遂北守重遂南大番三隊邀擊守重于勝曼敗之守重單騎遁本多正信酒井忠世土井利勝身侍帷幄而隊伍皆在中軍之前大野道大內藤宮內等帥三萬餘騎直衝牙營於是大番書院六隊及酒井家次本多康重等進拒之利勝前部却退利勝親往整伍還戰永井尚政牧野信成等競進皆殊死戰

昭代記卷三

十八

時我軍誤放鳥銃後軍有訛言頗騷擾永井直勝板倉重昌馳馬過走兵本多正信植村家政護烈祖營堅陣不動大久保忠教以槍奉行從衆驚言大旆移却忠教勸聲曰莫妄言忠教奉槍在此旆安得却一步衆始定戰散烈祖問旆所在衆云不見旆獨忠教曰吾率槍卒從旆未敢失次烈祖怒其誣詰之忠教不復變言意謂大旆經數十戰未嘗却若言不見旆則是損國威也竟不屈時兩軍戰酣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黎

黑城兵則否乃冷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手斫三人部衆亦獲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旆既臨正門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我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軍皆顧後我軍乘之遂大潰斬首一萬五千級烈祖進上茶臼山大將軍進上岡山有一軍自北來驅者彼我不可辨植村家政請往視與其弟家雄私語策馬去少選家雄白非敵也烈祖問何以知之家雄曰家政諗臣云距步不遠若敵也還報既後矣吾馳入而死焉不

## 昭代記卷三

十九

然則還轡宜視我馬首以判彼我今馬首南還是以知之烈祖嘉歎曰家政之舉動可謂智勇忠兼有焉哉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城上是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越前兵而入城司旗神谷久右衛門急進樹旗櫻門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火及天主閣烟焰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臺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秀賴司幢郡主馬良列津川左近

親行擎馬標牙旗至千席院駢跪稽首而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倘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于公五畿七道暨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玩將貽羞萬世矣謹爰奉還良列將自殺顧謂速水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也今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亦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

## 昭代記卷三

二十

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全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烈祖踞胡床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事者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大將軍來賀烈祖曰將軍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城樓烟颺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

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烈祖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城上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斬獲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發高槻，遇仙石宗也，于備前島戰破之。毛利秀元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出雲自岸和田，皆要敗兵，多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是役也，譜第子弟從後軍，若受留守任者，皆恨不血刃爭願赴先，或有強請者，或犯命潛行，兩大君

昭代記卷三

二十一

大率寬宥之。松平忠利故主殿頭家忠子也，列在後軍。忠利請從先鋒，以追父祖之蹤。烈祖曰：汝世臣多兵，苟欲効忠，則何論先後？竟弗許。忠利弟庄九郎忠一在麾下，私謂所親曰：吾兄請先鋒而不允，我幸在此。亂平，則天下無復有事矣。吾必先登，見父祖于地下，及薄城，挺身突擊，敵稍却，忠一倍進，自呼其名奮鬪而死。石谷十藏貞清屬大番頭土岐定義，定義留守江戶，貞清請獨從軍，定義不許，乃杖槍單行，日夜兼程，及駕駿河，就侍臣固請，不報。少焉，大將軍召見

曰：汝罪不可赦，而年少，不忍加誅，因賜黃金二枚，乃治裝從行。及戰，不少離側。青山幸成坐大久保忠隣在譴，潛行從軍，手獲四級。大將軍褒之而赦其罪。青山因幡守忠俊及高木正次、水野忠清在岡山前隊，喜曰：與諸將爲魁，何榮加！旃部隊列，旗幟於行首。大久保忠成謂忠俊曰：宜使士居前從之，士競進，忠清亦進，部兵力鬪多死，敵衝忠俊隊。忠俊謂部下曰：我不死戰焉，得破敵，部兵六人應聲騰赴而死。中根正成等繼進，終敗之。安藤式部重長者，重信之外孫也。

昭代記卷三

二十二

年二十，患痘未全瘳，族人頗憾。重長曰：我欲戰死，何待痊乃往？在麾下見敵數騎逼，與近臣高橋信光離伍，追之。重信曰：重長乖令何也？命左右停其臣河井半右衛門驚及之，與俱戰，皆獲首級。重信陽怒而陰喜之。坂部勝宣、石川成堯挺衆血戰，遂死之。成堯者，大久保忠隣季子，而忠總之弟也。忠隣之逢譴也，自配所還，書其子弟曰：汝等毋以吾故自死，以重吾罪。大將軍明睿，吾罪必得白矣。汝等倘逢赦，得復仕，雖賤役而莫辭焉，以報國家之恩。去歲之役，忠總最



竭力立功而成。堯竟以死報國矣。勝宣者，久世廣宣次子。而廣勝之義子也。年僅十五，初登陣，進戰獲一級。問其人曰：「吾兄有首功乎？」否。謂：「久世廣當也。」荅曰：「既獲甲首，勝宣曰：『吾在久世氏，則獲一級足矣。』世以久世坂部並稱，今吾爲坂部氏，而功不及吾兄，是不孝於坂部氏也。」不再進，以獲甲首，則吾不生還。從者遇之，不聽，遂深入戰死。衆尤惜之。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穿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碎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治長遣木邨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啓之烈祖。烈祖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啓大將軍。大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糶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大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阿部正次等守糶倉以俟命。八日，烈祖遣本多正統及加賀八忠澄往驗之。且言曰：「事至此，無復可言。大閤舊好，吾竟不能忘。倚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臺以萬石。治長入告，出荅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

## 昭代記卷三

二十三

所注目。願得二興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荅曰：「軍中唯一興，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矣，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氏家道喜及治長守久父子勝承兄弟、津川親行等二十餘人皆殉節。治長重成尙之母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亦皆自殺。烈祖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烈祖領之初圍城也，下令闕天滿一面以開生路。於是城中老稚僕隸脫走得全者無算。真田大助幸村子也。年甫十六，幸村之出戰也，從之。幸村謂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吾。吾當死于此。」汝往侍右府，以明吾無二心。大助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吾志死一也。豈若殉君之獲所乎？」大助攬涕而去。及入城，隨秀賴所之人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是日午晌，烈祖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赴京師。曰：『驅之大戰後，應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父

## 昭代記卷三

二十四

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大將軍令阿部正次青山忠俊水野忠清高木正次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尸於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水諸侯爭捕殘黨來獻長曾我部盛親縛在二條門外本多忠政過之謂其人曰勇如盛親失時至此不知後在誰身盛親低頭無言又有二士過之曰當死而不死何其怯也盛親瞋目曰我欲成大功豈若鼠輩之爲哉大將軍聞而憎之賜二士死既

昭代記卷三

二十五

而徇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磧大野道犬于界浦以其燔界市也增田長盛賜死于配所冬役長盛子兵大夫盛次在我軍城兵敗則憂勝則喜烈祖聞而怜之使去留隨意遂去入城秀賴大喜賜之錦袍以爲部長及平野之戰有一錦袍將橫槊於橋上按轡而立藤堂氏士磯野行尚平三郎進問名姓不荅舉槍接戰不決舍兵相搏幾見獲其屬來佐乃誡之畢褫衣甲以檢莫能知而止後以佩刀驗之知其爲盛次蓋以父在謫所晦名跡云伊東丹後守長實七隊長

之一也敗還不得入城奔投高野請得監使自裁烈祖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收圖而仕者數十人細川忠興諸子與五郎興秋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不自寧逼使自裁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烈祖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以其兵寡令與藤堂高虎同陣七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來謁先是賜

昭代記卷三

二十六

藤堂高虎井伊直孝金法馬各二水野勝成黃金五十枚又加高虎直孝封五萬石皆褒大坂之功也少將忠直以下賜物進爵有差秀賴有庶子曰國松生七年傳抱以逃多載貨僕圍殺其傳竊帑以亡國松流離無托吏就捕之命斬之六條磧館林城主榊原遠江守康勝病瘍卒于京師年二十六片桐且元之逃也烈祖使大野治氏如大坂詰問焉治長疑而不納治氏兄弟四人伯治長仲治房與季道犬皆籍大坂而治氏獨仕于我常病昆季不令至此自殺于京

師遺命以暴疾聞聞者憫之初大將軍賜片桐且元貞隆邸于駿府以徙焉且元嬰病於是興病赴駿府以豐臣氏夷滅深懷羞懣在涂悶絕者數矣到則卒令其子高俊出雲守實襲封四萬石賜貞隆以小原大和地萬五千石六月松平忠明以督美濃侯伯功最加五萬石轉龜山賜大坂城并前食十萬石大坂凋殘殊甚忠明盡心整理埋胔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修市井多方勞徠農商復業期年而殷實如故古田織部正重然傳利休茶法寵於大將軍而陰與

昭代記卷三

二十七

大坂通重然茶博有宗僖者賊之欲薙京師也宗僖爲之魁及事覺逮重然下獄籍其家鞠治悉得其姦於是重然宗僖等皆伏誅初重然以茗讎雅尚噪世每得古書畫器物往往毀剝之隨加補緝繕飭以詫幽趣一時習染成風大河內秀綱金兵衛聞之謂人曰織部非保身者凡寶琛存世亟經兵火厪而得完所謂鬼神訶護者有矣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諄理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完乎至此人服其先見十五日烈祖朝于京師告成事獻白金百枚綿二百把

二十一日大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千枚綿五百把自鎌倉以來喪亂相踵伶官耗散者數百年烈祖招徠有日厚餼廩以肆業復舊職二十七日兩大君觀樂于二條城奏萬歲延喜太平振鋒還城諸樂公卿列侯皆觀焉其將奏也遽命停之衆不解其故時小笠原忠真創未愈後至烈祖召造膝曰遲汝久矣乃命作樂顧加藤嘉明等曰此吾鐵石孫也嘉明曰忠真父子昆弟忠勇無雙真天下之寶也閏月以本多忠朝死事賜其大多喜遺封五萬石於忠政次

昭代記卷三

二十八

子甲斐守政朝忠朝有子僅二歲改使政朝爲之嗣池田忠繼之卒也無嗣大將軍令其母弟宮內少輔忠雄爲後食備前三十二萬石收其舊封淡路又封其三弟石見守輝澄三萬八千石岩松政綱三萬五千石古七郎輝興二萬五千石皆於播磨以淡路益封峰須賀至鎮亦褒冬役之勞也大朝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博士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水頒之曰文武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擇能獎勸良善曰諸侯會同以時勿騶從過度曰上



下有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母與曰勿私結婚姻曰勿私築城郭曰勿荒酒色事賭博曰勿此姦宄曰勿華遁逃曰勿見知巨罪而不告曰使國人士著勿移易出入十三日改號元和大將軍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其略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親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朝紳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淨

昭代記卷三

二十九

屠妄冀爵級者宜處流竄如是者十有七條本多正信請撤豐臣氏神祠烈祖不敢私斷終與諸公卿議請焉詔停豐國廟號徙塑像于方廣寺以小笠原兵部大輔秀政信濃守忠修死事賜次子大學頭忠真信濃松本城八萬石加水野日向守勝成三萬石轉刈屋城賜大和郡山城并舊食六萬石勝成愛士常謂其下曰凡人上下有分實無貴賤之別及有緩急則君臣相待而成功汝等宜視吾如父吾亦視汝等如子有書記廣田義大夫者鵜野之戰挺衆力戰獲

首級以示勝成因請在左右効力許之至軍迫城義大夫呼曰臣自是辭矣踴躍奮進敵攢矛斃之將斬其首勝成見之揮槍殪數人勝成怜義大夫死命昇其尸至親以藥納口頃之蘇亂平勝成賞從士有差獨遺義大夫詢衆曰義大夫之勇汝等所知吾欲予殊賞可乎衆莫敢異議乃與祿千石以爲宰臣初大將軍以勝成功亞藤堂井伊欲大益封爲其犯教挺身鬪微抑其賞云以建部三十郎政長寡兵守尼崎不使敵奪穀粟封萬石池田越前守長利以冬夏二

昭代記卷三

三十

役之勞亦賜萬石封織田常真秋山大小幡上野五萬石以奉宗祀其子兵部大輔信良受封八月四日大將軍還江戸二十三日烈祖還駿府成瀨正成之從尾張參議於大坂也烈祖使正成巡視諸營還報曰士氣方旺宜速進兵偶見城兵數百出馳人召義直未達城兵將散使人謂正成曰怯夫盍使右兵衛督疾來正成慨然曰正成結髮從軍未嘗退避今呼怯夫何也怯名太公乃有之獨不記三形原之事乎至是正成候於駿府陳謝曰曩者臣有大不敬之言然

臣一人之私也。雖受怯名，亦所不辭也。今使臣傳幼主，闔國臣民惟臣是之瞻。苟負怯名，將不能率令以故，凌犯如是，罪不容死。烈祖曰：兵部中務等皆死，少聞讜言，獨汝言差似之。正成掩淚而退。少將忠輝之赴夏役也，其軍士殺公人三名於森山，既而向大和，聽倭臣花井圭水言，逗撓不進。烈祖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烈祖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圭水歸咎同僚山田將監，逐之。九月，命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

昭代記卷三

三十一

利勝、青山伯耆守忠俊爲世子傳。忠俊播磨守忠成子也，以其與勲戚同命，尤榮之。忠世風格峻整，行必蹈規矩。忠俊剛果侃直，犯顏強諫。世子有過，輒拋佩刀袒而進曰：若不能悛，則斬臣而後爲之。利勝每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忠俊言，否則忠世謂之何？世子輒悟。先是，崇源大妃鍾愛季子忠長，禮秩與世子偶，而恩賚過之內外。流言有易嫡之議。春日局者，世子乳母也，竊往駿府告之。烈祖託事如江戶，一日見兩公孫自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登，烈祖曰：叱叱，汝

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糕。烈祖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阿國忠長小字也。衆望於是定矣。他日，烈祖謂大將軍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俸質，後必爲名將。後忠長於西城濠，手銃獲鳧，以示大妃。大妃悅甚。俟大將軍入，命宰之以饗。曰：阿國所獲也。大將軍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以實對。大將軍怒，吐哺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大將軍既與烈祖謀，以忠世等爲傳，又相言曰：保輔則得其人矣。且欲得

昭代記卷三

三十二

替御親近者，誰可者？試匿書其姓字于掌，發則皆酒井忠勝也。迺以爲世子侍御。忠勝幼時，人謂之駿。安藤重信嘗使使請見其臣異之。時重信臥疾，赴之寢室，言曰：吾老病將死也，愚息不肖，幸善誘之。因贈刀。土井利勝亦識其爲偉材，薦之。及長，渾厚忠醇，與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俱給事左右。世子好勇，試武技，夜屢微行。忠勝獨知之，暗中跟其蹤以從焉。世子患之，乃止微行。世子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大君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

往信綱勉強應命也。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中庭，譟然有聲。大將軍提刀，大妃執燭而出，見信綱詰之，對曰：「臣觀雀兒心欲之，竊來捕也。」大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大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鍼其口，懸之柱。曰：「汝首實，即許去。」信綱自囊中爭之，微且且。日大將軍出視朝，大妃憫之，私舐囊口，以餒嚼之。復鍼口如初。日中大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大妃固請而縱之。大將軍日送焉，謂大妃曰：「孺子能如此，後必羽翼吾兒。」忠秋初名正秋，幼時從父。

昭代記卷三

三十三

忠吉造本多正信，正信一見奇之，曰：「此兒風神異常，必成偉器。」因戲忠吉曰：「鴟鴞生鷹，子之謂也。」烈祖謂正秋謹慤，酷肖舅也，賜名忠秋。忠秋與信綱皆童觀事世子，其保傅侍御妙選如此。十月，烈祖游獵關東，遂如江戶。初，福島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內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以故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府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君因事忤關東，遂動兵馬，是自速滅亡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夫爲東

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焉。烈祖得其書，故不許從。使竹中重信復赴安藝，命正則子正勝發兵會大坂。正則在江戶，遙戒其宰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我是豐家柱石，汝輩輔吾兒以濟事，勿以我爲念。我死不恨，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惡得真我君於死地，以舉事乎？』且大坂狂謀，其不抗明矣，不如應幕命而往，乃擁正勝出師大坂，故正則免討。山形國主最上家親庶子義成，以其邑清水應大坂，至是事覺，命家親正罪，家親圍義成家而殲之。肥後宰加藤美作

昭代記卷三

三十四

納糧於大坂，而其主忠廣不之知也。大將軍使安部正之朝比奈正重赴肥後檢察之，及大坂役興，幕旨召忠廣會師。忠廣以後事附美作守熊本城，正之詞知其情，謂誅之恐動衆，乃與肥後宰下津蓬菴謀曰：「使美作守關屋，我爲忠廣守熊本，且當質忠廣母及美作妻子。」蓬菴曰：「恐美作不可，如之何？」正之曰：「不可，則我斬之。」乃與美作言，美作輒從其言。肥後終無事，當是時，前田氏享加能越中，少將忠輝享越後，少將忠直享越前，島津氏享薩隅，日加藤忠廣享肥後，加



藤嘉明享伊豫黑田氏享筑前田中氏享筑後細川氏享豐前鍋島氏享肥前毛利氏享周防長門福島氏享安藝備後堀尾氏享出雲隱岐池田二宗享備前播磨森氏享美作山内氏享土佐蜂須賀氏享阿波淡路淺野氏享紀伊藤堂氏享伊賀伊達氏南部氏蒲生氏分享陸奥最上氏佐竹氏上杉氏分享出羽大者百餘萬石小者十餘萬石謂之國主其外諸侯十萬石以下星羅棋峙于諸州者數十城謂之柳班五畿東海東山及關東八州則封以宗室勲舊內

## 昭代記卷三

三十五

環京師暨江戶外維制四外而宗室勲舊之城邑又交錯乎西海南海山陽山陰北陸奥羽之間大將軍官邑十餘萬石若五七萬石以司郡司縣分治之者數十所徧於畿內及七道地與諸藩犬牙參錯聲勢控牽京師置所司代伏水置城代奈良佐渡長崎置奉行要阨之地險阻之邑預有密命以備不虞偃武修文所以固昌平之基者規模宏深矣十一月以天下既平令諸侯量毀諸壘砦發公使巡諸州察政治得失民庶利病三年一巡以爲率又以武門服章未

備因明春正會改之烈祖欲從參議賴宣于駿府而別自營退老地以賴宣尚幼世又多故也未果十二月游旬武總相豆間累旬途經豆之泉頭愛其形勝以奠宅是歲大賞大坂功臣賜內藤帶刀忠興萬五千石加土井利勝二萬石并舊食六萬五千石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七千石并舊食二萬二千石加松倉豐後守重政三萬餘石賜肥前島原城并舊食四萬三千石加松平伊豫守忠昌一萬石賜常陸下妻城并舊食三萬石佐久間大膳亮勝之加萬石并舊食

## 昭代記卷三

三十六

萬八千石佐久間備前守安政賜信濃飯山城食三萬石餘加地增俸有差榊原康勝之卒也有庶子勝政諸臣有私不以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十萬石初康勝兄忠政出繼大須賀氏蚤卒忠次幼承後附庸于遠江參議賴宣及忠次歸宗大須賀氏不祀其臣皆祿于遠江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朝比奈彌太郎泰勝森川內膳正重俊大久保右馬允忠據大久保荒之助忠當大久保助左衛門忠益別所孫次郎友治等前坐大久保忠隣奪俸皆以有功於大坂賜赦

復俸幸成特賜常陸田萬三千石是月大坂餘  
黨重囚悉伏誅

昭代記卷三

三十七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四

元和二年丙辰正月朔。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服。賀正兩府。大將軍遣使駿府。陳賀。烈祖之奠。府江戸也。群下多謂江戸城者。古昔陪臣所建。規模狹隘。非八州太守之居也。城東澤藪。接海。蘆荻叢生。西北培塿。坡陀灌莽。翳蒼渺無際。屋無地。可以列邸宅。寘廛肆。烈祖相地。增築牙城。於中央最高處。以舊構處爲西城。關西北爽塏。地鏤高墳。卑給庶宅。地曰番町。開市廛於麴

昭代記卷四

一

町。東南芟蒲葦。埋洲渚。鑿川渠。架橋梁。淪淤塞。流垢穢。荒蕪之地。坦爲車馬之衢。四達旁通。大城以正東爲正門。其東爲日本橋。四百里程。自日本橋始。海運船艦。自浦賀入者。泊於品海深川。換艇舸。以集於日本橋。百貨輻湊。萬物豐阜。自捷關原。諸侯皆朝于江戸。賜第邸于郭內。商賈日益麇集。坊肆年增。都下方四里。屋舍鱗次。櫛比。至有土一升。金一升之諺。而四郊新墾之野。皆爲沃壤。田疇棋布。聚落星羅。租賦之入。十倍往時。皆揆之創業之日。而成算如合符契。諸

昭代記卷四

二

侯東觀留江戸。大率驕樂無度。大將軍欲嚴禁之本。多正信曰。不可。方今侯伯雖服。大坂尙熾。未可謂歸于一。今之時要在懷柔諸侯。夫諸侯不憚遠道。爭趨都下者。非必懷德。彼僻在各地。無聲樂靡曼。佳冶之可歡。日思樂江戸。縱所欲爲也。今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彼將苦道塗之遠。倦時月之久。怏怏求便乎事。非國家之利也。從之。旣而諸侯置帑于江戸。士庶亦隨而移家。賜第不能容衆。各請寘別第。大侯五七邸。小侯二三邸。或買地設別業。開園池。植花卉。聚奇石珍禽。以供朝退之樂。而四方游技雜藝之徒。爲奇器淫巧。靡樂艷戲者。雜然雲集。六十州之民。莫不傾想江戸。繁華熾盛。振古無比云。先是大將軍將以西城西南塹壘爲石壁。多集巨石。適烈祖來自駿府。見之。駐駕城外。召松平正綱問其所修。正綱具告之。烈祖色弗懌。將回駕。時大將軍已出迎於門外。本多正信聞之大驚。走至。謂曰。回軫何由。烈祖曰。吾不知土木事。而來。顧事務紛擾。吾恐其淆礙。故還耳。正信曰。果然則臣將誅死矣。此役非出乎大君之意也。臣愚以



爲西南壘未堅。因欲以完之也。今大駕遽回。則大君必以爲造石壁。違太公之意也。則臣之獲罪也必矣。伏願大慈以救臣之死。烈祖曰。吾固謂非將軍之意也。夫將軍以征夷爲職。故以東方爲正門。以備於東夷。若夫西面者。帝京所在。何完要塞之有。廿一日。烈祖放鷹田中。得疾。留四日。還駿府。大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大駕詣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烈祖謂大將軍曰。吾年過七十。罹此大病。雖扁鵲無所施術。竟不使進醫藥。大將軍憂傷。固請不聽。諸侯伯相

昭代記卷四

三

繼來候。烈祖病間。屏左右。與大將軍語。皆天下機務。大將軍慮其勞思。謂侍臣曰。尊旨雖及大事。汝等務左右其語。以慰其心。皆荅曰。臣等亦注心于此。或語放鷹事。或語歌樂事。然尊意却不樂。僧天海在側曰。聖哲知命。臨終語皆垂萬世訓。雖欲遏之。不可得也。前是烈祖上表辭右大臣。不允。後有內旨。欲拜太政大臣。又固讓。不拜。至此詔肯再降。三月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就拜太政大臣。廿七日。烈祖力疾衣冠拜詔。烈祖召松平外記忠

實於臥床。命之曰。汝宜經中山道入伏水城。以副鎮焉。吾有所慮故也。又召水野忠清。褒父祖之勲。及大坂之功。賜三河刈屋城二萬石。四月。烈祖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召諸侯伯。諭曰。吾旦夕將入地。將軍既秉天下鈞。吾不復以後事爲憂。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誰恨哉。乃分遺物。令罷就國。以歿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羈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大將軍曰。吾諭諸侯云。將軍失政。能者取之。

昭代記卷四

四

汝慎修政事。勿毫有私曲。若天下有違道方命者。雖親戚勲舊。宜速加誅伐焉。大將軍獻欬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誡曰。善事將軍。亦告大將軍。以友愛之道。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烈祖病革。傾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對曰。將復亂矣。烈祖曰。善。吾可以死也。謂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治天下之道。在於仁慈矣。乃薨。大將軍哀慟。十九日。殯于久能山。使榊原大內記照久世掌祀事。將以來歲葬於日光山也。六月。本多佐渡

守正信卒。正信長烈祖四歲。而其死後之五十年。大將軍嘗詢治道。乃陳治要七事。呈之。其略一曰。臣聞天道以仁爲德。天下和寧。萬物遂養。天之所好也。人主以天道爲心。則天必命之以司牧斯民。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而不治。蓋上古有不尋干戈而獲天下。子孫繼承至數十世者。至後世則國祚不長。大率治日少。亂日多。甚者或一再傳而亡。此豈無其故哉。臣嘗有疑于此。問諸儒生。而儒生言人人異。最後遇唐人而質之。始聞天道之要矣。然至

昭代記卷四

五

其間。奧非楮毫所能悉也。二曰。凡有天下者。誠意正心。以行仁政。則天下泰而黎元安。政是之謂合天道。若縱欲窮奢。使億兆懷怨含怒。則天心奪之命矣。昔堯告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之所以與之天下者。在於安民而已。反之則其亡可躋足而俟焉。所謂執中者。順天道也。天下後世由斯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夫民邦之本也。士君之命也。善保民生。則邦寧。善攬士心。則兵強。保民生。攬士心。非執中。惡乎能之。然人主溺於所

昭代記卷四

六

好。不能順天道者多矣。人主之所好者。曰利。曰奢。曰聲色。曰奕棋雜戲。人主苟留意於此。忽國家之政。莫不底危亡。夫學者。聖人所治。天下國家之具。須講求其理。不可留意浮辭。以書爲玩具也。弓銃刀槍者。一人之敵。人主不專學之。而可古之聖人。不善一藝。而名傳萬世者。無他。廣其聰明也。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舜不以聰明睿知自恃。問卑賤。察邇言。擇善而行之。是舜之所以爲大知也。人主當舉真儒爲師。選聰明忠誠之士爲輔相。每事諮訪焉。取舍可否。而行之。又人有敏於事而訥於言者。使之記所言。以盡其心。如此則聰明自廣矣。自古國家將亂。必有妖孽。所謂妖孽者。非獨天象地變。良臣死亡。艷娃進幸之類。皆妖孽也。人主遇此。則宜省已修德。則妖孽自消。殷湯王時。天下大旱。湯以六事自責。言未終。澍雨忽降。至誠感格如此。而庸主暗君。徒事祈禳。可謂惑之甚也。三曰。忠直之士。捐軀殉國者。言國家得失。拂逆主聽。諛佞之士。希旨冒進者。承順主意。雖知其過。而莫諫焉。夫忠直忤主者。不顧其身。故君雖喪國。不敢

攜貳諛佞之士苟圖寵祿一旦緩急賣國圖反雖然忠佞難辨明君尚難之况於庸主乎辨忠佞有道左右譽其人未可信大臣譽之未可信民譽盡歸之然後躬察而舉之其黜人亦如此大凡驕淫者犯分者多慾者口給者導君於邪者皆小人也語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剛毅木訥近仁司馬光曰見可諫而諫之順而易知不可諫而諫之者爲真忠臣夫智勇兼資而無欲者謂之賢矣君臣多欲則國家必亂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佞臣誘君於貨聚斂

昭代記卷四

七

以喪天下者不可勝數可弗鑒焉哉四曰天下郡國當遣監使巡視風俗觀察政治國主奉法而不驕臣庶忠上而不貳風俗敦厚國無橫政此國主之賢也若國主聚財瘠民肆己私不畏威不守律修城郭浚湟渠連結諸侯如是者後必謀反須使其所親信切加諷諭尚弗悛則宜及其未發而圖之語曰毫釐不伐將尋斧柯雖宗室懿親不宜忽焉五曰人性有上中下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中人可以爲聖可以爲愚唯在所習耳欲立家嗣宜擇賢而立之自幼弱時

使正人輔導之又選穎敏直亮之士爲之左右居常與之言治亂之道得失之理旁及兵法行陣之事切不可使言聲色貨利者若異色雜藝人在側明主賢君尚爲諛佞所惑况在幼稚趣向未定唯在其所導若承意希寵之徒一得親昵群下儆之而諛競進天下之亂恒由此起矣六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斯民也古之聖人何嘗不好美女玉食瑤臺金榭然恐其滅身亡國故室欲懲情以養萬民萬民得安則雖居瑤宮食珍羞可也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昭代記卷四

八

夫人君欲撫字黎元傳祚子孫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又何暇逸游之耽哉治民之道宜制恆產立定業經田里正封界薄貢賦省征役不宜使有不足又不宜使有盈餘然而人主或好俳優或好和歌茗讌或好淫聲美色或好崇臺峻宇不憂民之憂百姓飢餓而不知橫斂培克以充府庫則天必降禍以亡國家五金百穀者天所生之以資兆民也而人主私之是之謂盜天地之財夫豈無其誅哉昔延喜帝寒夜解衣以思天下寒者故慶流子孫後白河帝反是禍溢天



下故安民者昌虐民者亡自然之理也七曰唐虞三代之聖主躬行節儉以安黎元故傳祚數百載降及後世窮奢縱欲以虐萬民故不數世而失天下唯漢唐傳祚久長然治不如古者由以權譎得天下故也皇朝剖判以來寶祚延長萬古无疆者由祖宗深仁厚澤浹民骨髓也源右將握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殘毒懿親殃逮後嗣北條時賴僅數惠政祚延數世洎高時侈虐乃一朝而亡足利尊氏雖一旦握兵馬之枋不能終安天下細川賴之佐義滿微施

昭代記卷四

九

善政得澤被十世繼豐二雖英武蓋世然身死國乃滅此由君臣不知道滿志窮欲也天下之治亂繫乎一人之心人主當敬畏天道慎獨修誠兼資智勇篤行仁義以安億兆爲已任則子孫萬世無窮之福也大將軍覽而嘉之常賓其書座右以時省焉大將軍好問廣求諫諍獲忠益言輒拳拳佩服以期於必行嘗謂侍臣曰聰慧之士却見理不明者驚己私智也其所慮自以爲是而諮諸人多有錯誤汝曹知此庶可以寡過也平素寅畏天威觀宇下有日影委曲避

之未嘗履焉嘗曰諺云浮生如夢寸前冥夜不若取樂於目下是言甚非矣既是如夢豈容微息乎其間哉居恒端居正寢雖病白晝未嘗入後闌侍臣或白自古哲主賢君莫不有一張一弛若不豫時宜退居後寢以游息焉大將軍曰爲人主者當日盡心民事不得少有間歇也夫不以生民爲念而自懷安佚是禽獸之不若也播磨國主松平武藏守利隆卒予新太郎光政襲封三十二萬石光政立數日不寐左右請其故不荅一夜鼾睡異常左右又問對曰吾年尚

昭代記卷四

十

幼嗣大封未知治國之方耿耿思之所以不合睫昨讀論語至孔子海子夏爲君子儒始悟學道爲君子以爲政而已志定而意安焉是以甘寢光政少時頗愛禽鳥絲籠畜之一日聽儒臣說左傳至昭公十九年尚有童心光政忸怩曰吾年既踰冠未免有童心洵可愧也自起開籠盡放其鳥又謂侍臣曰玩物喪志聖賢所戒吾之好禽鳥不但童心也嘗問爲邦於板倉勝重勝重曰爲政猶如以圓匕取方篋之豉光政曰君然無乃有所漏乎勝重曰吾生長於戰國見

猛士多矣。至夙慧如公者，未嘗見之也。吾恐其或過於明也。是以云然。加細川玄蕃頭興元常陸田六千石，并舊食萬六千石，增大番九隊爲十隊。定軍賦五百石，銃一口，槍三根。并自所執在數中下同千石騎士一名，銃二口，弓一把，槍五根，二千石騎士三名，銃三口，弓二把，槍十根，三千石騎士四名，銃五口，弓三把，旗一柄，槍十五根，四千石騎士六名，銃六口，弓四把，旗一柄，槍二十根，五千石騎士七名，銃十口，弓五把，槍廿五根，旗二柄，一萬石騎士十四名，銃二十口，弓十把，旗

昭代記卷四

十一

三柄，槍五十根，推而例之，以至百萬石。七月，放越後少將忠輝於朝熊山，收其封。初，烈祖之病也，忠輝生母茶阿請宥罪，不許，謂曰：「吾初謂忠輝壯武，有將器，而大坂之役，逗撓不進，復縱殺朝上而不告，吾在焉，猶如此。後將如何？」忠輝益懼，詣駿府謝罪，不許入焉。寓臨濟寺，俟罪。後移江戶，居淺草別邸。至此，放置。加松平伊豫守忠昌萬石，移封川中島，食十二萬石。加飯山城主堀丹後守直寄三萬石，賜越後長岡城，并舊食八萬石。初，直寄受知烈祖，陞藩臣，封侯。先薨。

餘召計臥床，慰其大坂之勞。且謂曰：「天下有事，則命藤堂高虎爲先鋒，并伊直孝爲次陣，卿陣于兩間，乘機橫擊，則所向靡不克矣。」移多胡城主牧野駿河守忠成於越後長嶺城，食五萬石。加酒井備後守忠利七千石，并舊食二萬七千石。封本多三彌正重相馬田萬石。正重，正信之弟也。正重率直，好凌人，嘗冬夜入候起居。烈祖方餐，進鴻羹，止信爲伴。正信有所啓，議移刻，既訖，烈祖啜羹曰：「他羹應冷，此羹尚溫，蓋大禽故也。」宜矣，足以養老也。正重曰：「然，小禽如臣，將凍死。」已因走出。烈祖大笑，顧謂正信曰：「惟其如此，臣以封侯耳。」一日，觀高館舞，烈祖嗟嘆，辨慶真人豪，恨今世無其人。正重曰：「人君久義經，故也。」君爲義經，則臣皆辨慶矣。嘗增采地。烈祖謂之曰：「汝常多放言，自今後宜少折節慎言。」荅曰：「今大將軍良主也，有主如此，微狂者誰敢拂之？」烈祖哂曰：「三彌癖復發矣。」至此，以積勞始侯。加酒井雅樂頭忠世三萬二千石，加矢橋伯城主市橋下總守長勝一萬五千石，賜越後三條城，并舊食四萬千餘石。九月，津和野見城主板崎出

昭代記卷四

十二

見

羽守成正有罪奪封。初天樹夫人之出大坂城也。成正護送至茶臼山。烈祖大喜。成正請降以爲己妻。弗允。成正憤怨。既而夫人許嫁本多忠刻。成正怒欲奪與於路。遂聚兵。大將軍遣人慰諭。成正曰。臣而不死。必不使夫人入他人家。於是執政論。成正宰曰。汝主狂悖。宜正典刑。然太君特閱。由此絕祀。汝等能諷之自刃。則必令而食焉。家宰乃強之以酒。伺其酣寢。以雉刀斷其頸。詐白自殺。有司以聞。大將軍曰。令成正家臣善諷其主。悔過而自裁乎。則吾欲特存其祀。今

## 昭代記卷四

十三

乃欺其主以殺焉。逆無道。成正既失君臣之禮。又爲家人之所誑殺。欲弗絕其祀。不可得也。於是誅其宰板崎勘兵衛。加大垣城主石川主殿頭忠總萬石。更賜豐後日田城并舊食六萬石。十月再禁種。薦州經營日光山。命藤堂高虎。劈盡以本多正純董役。揖斐濃城主西尾豐後守光教卒。分遺封三萬石。賜義子出雲守嘉教二萬五千石。主水氏教五千石。十二月寺澤志摩守廣高朝于江戸。廣高尾張人。始歷事織田豐臣二氏。食唐津八萬石。關原之役。從我烈祖。以

功益封甘草四萬石。廣高在邑。每晨夙興。出視朝。甲則調馬。後習槍刀。隆冬三旬習射。盛夏三旬習砲。以爲常。常謂賜暇就邑。豈爲佚樂哉。時巡封內。問民疾苦。正賦法。積穀粟。厚爲水旱備。衣用木棉。夏月食麥。皆上下共之。曰。以身率先。則不勞口舌。而下必從之。有處士池田市郎兵衛者。以驍勇聞。廣高徵而客之。資以田四百石。又以卒廿名供其使隸。黑田長政以祿三千石招之。弗應。廣高聞之。亦欲與三千石。池田曰。君待臣極渥。感其眷遇。故留焉。非始論祿之多寡也。臣來此。未嘗有尺寸之勞。而復增祿食。非意所安也。初池田從某侯軍。嘗殿而退。有蒙重創。愈田塋者。見池田喚之。乃乘之已馬。執韁而反。有三士逐之。池田殪一人。走二人。遂免之。其人後仕黑田氏。長政嘗過廣高。請面池田。語及此。謂廣高曰。公知有茲事乎。否。廣高曰。不知也。彼雖有武功。未嘗詔談。今乃得聞之。幸甚。池田曰。臣有慚心焉。當其喚我時。左右顧無人。欲爲弗聞者。而行忽思吾自以爲獨殿。安知後無殿者。渠若爲他人所扶。則吾何以得爲男兒。因不

## 昭代記卷四

十四



得已而扶之爾。長政嗟嘆曰。獲百級。易卿斯言。不易獲也。或謂池田曰。子奚不自重之甚也。爾時子之心。誰有知之者耶。池田曰。吾平生矢不自欺。二公在前。欺心欺人。吾所深耻也。廣高好材。待之有恩禮。故士多歸之云。烏山城主成田左衛門尉長忠卒。長子新十郎長邦先卒。故賜次子左馬助氏宗萬石。收其二萬七千石。初烈祖在駿府。召侯伯有文武能者。立花宗茂。丹羽長重。堀直寄。細川興元等。賜坐談論。皆賜第安西里。謂之安西衆。至此選宗茂等二十人。肥後

昭代記卷四

十五

守安三好因幡守一任猪子內匠助一時堀田若狹守一繼佐久間備前守安政佐久間大膳亮勝之九鬼長門守隆脇坂淡路守安元毛利伊勢守高政市橋下總守長勝谷山羽守守衛青木民部少輔一重時田權佐廣定平野遠江守長泰能勢伊豫守賴次宮城丹波守豐盛并宗茂長重直以其東觀年輪日入直以待寄興元凡此各燕語他縉紳耆艾。如日野唯心。山名禪高。致仕侯伯。如朽木牧齋。信濃守佐久間不干。正勝守方伎。如今大路正紹。亦時參焉。麾下渡邊茂城。山守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林信澄等九人。真田信昌橫田甚右衛門尹松初鹿野傳右則每宵入衛門信久醫員佃玄鑒田村安酒侍謂之談伴衆。大將軍優待耆舊。與之游息薰

陶以資藏修。嘗問林信勝曰。豐太閤名亭聚樂何義。信勝曰。古詩有之。歡樂極兮哀情多。聚樂之名殆爲凶徵。大將軍曰。予少時思之。亦如汝言也。侍臣揚推古今人物。大將軍曰。近代雄才莫如織田右府焉。然好人從已而不能以已從人。我烈祖則不然。包容含弘。知人器使。群材効能。衆思悉集。此所以成鴻業也。藤堂高虎語明智光秀事云。右府不知凶人而登庸之。亦不爲無過。大將軍曰。不然。當終罪光秀焉耳。議者謂高虎意在警人主。大君則正綱常爲主。萬世之

昭代記卷四

十六

公言也。是歲賜宰相賴宣駿河遠江治駿府。其五十五萬五千石如故。加松平丹波守康長二萬石。賜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萬石。賜前田大和守利孝下野七日市萬石。割宰相忠直封萬石。賜其弟出羽守直政加松平越中守定綱萬五千石。賜常陸下妻城并舊食三萬石。加稻垣平右衛門重綱萬石。賜越後藤井城并舊食二萬石。皆褒大坂之勞也。夏役定綱以書院番頭從城陷之日。將抵大營。聽令時諸軍充斥。不得至麾下。乃令部曲曰。宜分爲三行。視牙旗所指。

而進勿橫劍槩以支左右先鋒陣動則速過天王寺既而聞戰急乃整隊徐進前路果不梗遂乘城親殪二騎部曲亦力戰獲四十餘級重綱在酒井家次軍後先部松平康長力戰被重創重綱進擊斬其敵既而敵將十餘人犯陣突衝重綱曰此窮寇難與爭鋒堅陣勿動視其列亂橫擊破之斬首十九始鑿神田渠築堤麾下士從駿河來者賜邸於此世呼其地曰駿河臺三年丁巳二月加安藤直次萬石賜掛川城并舊食二萬石從宰相賴宣所請也直次自幼與

昭代記卷四

十七

成瀬正成同起身長相善也初賜橫須賀城居十餘年與正成同侍座烈祖從容語曰汝等各封萬石其治民何如正成對曰臣忝賜萬石獨直次尚五千石耳烈祖驚謂直次曰嚮以橫須賀爲邑入萬石故以錫汝汝伐閼不減正成而無怨言無慍色以至今日忠厚之極令人自愧焉乃計其十餘年賦稅悉輸諸其家大坂之役屢召諸牙營與本多正信等參帷幄嘗奉命詣井伊直孝軍傳令長子重能戰死從者曰郎君死矣直次曰丈夫臨戰暴骸原野固其所也何

足驚焉磨衆而前重能尸在路旁從者指示之直次不顧曰使狗子啞之耳畢事歸則大悲傷土井利勝之少也烈祖嘗使日如賴宣邸學直次視事有司白事不可直次輒曰更思之吏退復白亦如之矣其當然後可利勝怪問盍以意指揮之則事立辨矣直次曰吾老將死故欲爲國成財耳利勝未達直次曰凡長人者好指揮人則吏士不出謀發慮皆稟旨辦事苟如此則莫有悉力其職者吾引而不發所以長材也利勝乃服及爲相終身從事其言賴宣在國嘗怒

昭代記卷四

十八

老臣澁谷伯耆扶以刀室室破見血直次諫曰舉動如此不可以君大國臣往白諸江戶然後伏刃而死令家人治裝賴宣聞之甚悔使近臣留行不聽謂其人曰人無勇則外容言而內無改吾行決矣賴宣益懼令人再四謝過然後止大將軍嘗謂直次曰賴宣年少氣銳若有狂悖舉事則汝亟上變因徵誓書直次對曰異哉命也臣既辱傳相任君臣之分定矣若其有異圖則竭力諫爭爭而不聽則臣從役以戰死而已畏死密告陷丰於大罪以自免豈爲臣之道也

哉若殿下違親親之義或削奪或僇辱則臣計亦將有所出矣何以誓書爲大將軍改容謝之出是三藩傳相皆不徵誓書云以井上主計頭正就參預大政正就本姓安部氏初安部定吉妾有身定吉以逆家不欲置後出嫁井上賴秀生半右衛門清秀是爲正就父故冒井上氏清秀妻爲大將軍乳母正就幼從母侍左右及長稍貴幸一日烈祖從容謂正就曰半右衛門之子亦與信濃大藏同列乎信濃謂永井尚政大藏謂青山幸成將軍曰正就實安部定吉之孫也烈祖領之他

昭代記卷四

十九

日烈祖謂正就曰將軍繹汝生前事舉以任職汝宜碎身粉骨以荅其知凡事君者正身爲要汝舉人勿私張威福取怨於人以令上下否塞夫人視下如子則下又親上如父汝宜念旃大將軍嘗召太田某賜祿五百石某憤然擲教書而退大將軍怒命正就戮之正就啓曰某嘗受眷於太公告而後誅之未晚也大將軍愕然斂容迺遣正就駿府具白其狀烈祖忻然曰松平氏其榮哉匹夫失禮將軍誅之孰曰非理而慮賞不當其功不容喜怒乎其間雖古聖哲何以

尙焉昔吾在參河有鈴木久三郎者矯吾命取池鱸之魚煮而食之吾大怒欲手斬久三久三入張目罵曰吁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志於天下吾乃有悟焉向者有釣弋於禁地者命拘之久三欲諫之末路故捐軀以悟主可謂大忠矣今意某之事亦久三之類也何則行賞不公必開微倖之路其弊必至於忠直遠跡邪佞得志今因某事平其政令公其賞罰而獎勸勇剛之上則忠譽彙進儉壬屏息國祚更長之基也宜特恕其不恭更予二千石因留正就與語五

昭代記卷四

二十

日歷陳古忠臣直諫廷爭數事正就歸報乃賜某二千石大將軍謂正就曰吾用汝言得聞治國之要矣因賜佩刀自是正就尤用心踴亮陰有裨補至此遂參大政後永井尚政序次烈祖誨正就之語名曰東照宮遺誡廿一日天皇使宰相藤原孝房就九能山殯宮賜烈祖號曰東照大權現三月山形城主最上駿河守家親卒子源五郎義俊襲封五十一萬石移播磨國主松平新太郎光政賜因幡伯耆治鳥取城其三十二萬石如故移鳥取城主池田備中守長幸



於備中松山城加五千石并舊食六萬五千石  
加高崎城主松平丹波守康長二萬石賜信濃  
松本城并舊食七萬石四月四日奉烈祖靈柩  
詣日光山八日畢葬天皇使宰相藤原共房爲  
奉幣使十六日大將軍詣日光山翌日拜闕宮  
小祥祭廿二日大駕主自日光山川城主水野  
監物忠元作行館於封內以待大駕守備嚴整  
傳旨褒之益封五千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五  
月加賀參議利常請大將軍於其邸饗之大將  
軍接諸侯以至誠以前田氏之祖與烈祖故等

昭代記卷四

二十一

夷待其子孫禮意有加焉嘗聞金澤城災將賜  
手書唁之執政謂疾發使賜物之口并下手書  
未晚也大將軍曰弔災問消息豈宜濡滯哉特  
命賜之六月十二日大將軍赴京師廿九日詣  
伏小城七月廿一日入朝先是□□城主內藤  
若狹守清次卒無子弟萬次郎清政襲封二萬  
六千石□□領主本多三彌左衛門正重卒賜  
其子源十郎正貫七千石舊萬加桑名城主本  
多美濃守忠政五萬石賜播磨姬路城并舊食  
十五萬石加伏水城主松平隱岐守定勝六萬

石賜伊勢桑名城并舊食十一萬石收河內守  
定行懸川城令從定勝於桑名尾張宰相義直  
駿河宰相賴宣皆拜中納言加高崎城主酒井  
左衛門尉家次五萬石賜越後高田城并舊食  
十萬石加土浦城主松平伊豆守信吉萬石賜  
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加松本城主小笠  
原左近大夫忠真二萬石賜播磨明石城并舊  
食十萬石加大洲城主脇坂淡路守安元二千  
石賜信濃飯田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移米子  
城主加藤左近大夫貞泰於伊豫大洲城六萬

昭代記卷四

二十二

石如故厩橋城主酒井河內守重忠卒年六十  
九雅樂頭忠世襲封并忠世所自食共食八萬  
石加膳所城主戸田左門氏鐵二萬石賜攝津  
尼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八月朝鮮國王李瑄使  
吳允謙朴梓李景稷來聘以賀大坂之捷廿六  
日大將軍見之伏水城是日後陽成上皇崩八  
月移池田越前守重利於播磨新宮一萬石如  
故移尼崎城主建部三十郎政長於播磨林田  
一萬石如故移大多喜城主本多甲斐守政朝  
於播磨龍野城五萬石如故十三日大駕發伏

水城晦還江戶十月加伊賀國主藤堂和泉守高虎伊勢田丸地五萬石并舊食三十二萬石并向所收內匠助正高下總田三千石賜之正高大坂之役犯令獲譴故收其采地高虎既封大藩常悔不學延儒士講經時使人讀通鑑聽之至有節義事感慨淚下性強記終身不忘大將軍嘗問政要高虎曰莫如知人而委任焉既任則無疑疑則讒間乘之矣大將軍稱善初高虎設櫃於廳堂令曰予年老命在旦夕欲相從地下者納其名氏得七十人高虎持之朝曰許

昭代記卷四

二十三

臣死者如此願令臣子孫世爲先鋒則得以大教過其死允之乃退召其士曰以汝等約死令我世世爲先鋒榮莫過焉必勿徒死焉以俟後命有一人曰臣右腕負傷不能從軍願獨許殉高虎以聞烈祖曰我以高虎爲先鋒以多死士也若有不用命則不之命矣其人乃止及烈祖大漸高虎謂土井利勝曰伊賀要地也賤息不肖臣死則轉封因上其地圖指點要衝處烈祖曰以向者約死士守之何傷吾誓不易卿封矣高虎愛士如親戚有請去者輒解佩刀與之曰

子若不得志復來仕于我乃共飲食而遣之後至則待之如初加小幡野上城主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萬石賜常陸笠間城并舊食三萬石加駿河傳相水野對馬守重央駿遠田萬石并舊食三萬五千餘石十一月加內藤紀伊守信正萬石并舊食五萬石命守伏水城以菅谷左衛門範貞爲城番十二月加阿部備中守正次八千石賜上總大多喜城并舊食三萬石舉前少將忠輝傳相松平大隅守重勝賜下總關宿城食二萬六千石加土岐山城守定義萬石賜攝津

昭代記卷四

二十四

高槻城并舊食二萬石是月使□□渡邊圖書助宗綱永井監物白元牧野清兵衛正成巡視諸州四年戊午三月配前少將忠輝於飛驒使金森長門守重賴監之封本多備前守紀貞於上野白井萬石高田城主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卒子宮內少輔忠勝襲封十萬石谷田領主陸常細川玄蕃頭興元卒子勝千代興昌襲封萬六千餘石興元忠興之弟也關原之役東軍既拔岐阜忠興使人諭浮田秀家歸順秀家對曰今主幼

國危予輩背恩違義倒戈從賊不忠莫大焉而名我爲叛何也及今歸降足以償罪幸與二子熟圖之忠隆興秋聞其言色動忠興謂興元曰石田三成擁幼主舉兵以謀其私是以太閣故將多不從者况我立國不賴太閣何故黨彼請幸諭二兒興元曰小山盟誓未乾伯姒致命大人受圍莫貳焉二子何異之有兄幸勿疑焉忠興悅及事平從忠興徙豐前大坂之役酒井忠世身侍帷幄興元奉命指揮忠世兵有教曰士井利勝隊第一忠世隊第二而興元命士卒與

## 昭代記卷四

二十五

上井氏並隊忠世讓違令興元曰布陣因地利耳不必前一後二也及戰土井先隊走興元橫擊破敵及天下既定以其閱歷戎馬列談伴衆本庄後越城主村上周防守義明坐政亂家臣屢爭收其封九萬石加長岡城主堀丹後守直寄二萬石賜越後本庄城後改本庄并舊食十萬石四月移長嶺城主牧野駿河守忠成於越後長岡城其七萬三千石如故七月黑坂伯耆城主關長門守一政坐政亂收其封五萬石賜其子安藝守氏盛近江田五千石肥後宰加藤美作

## 昭代記卷四

二十六

等有姦加藤右馬允等上狀訴之八月大將軍召加藤忠廣及其宰親聽其訟執政及安部正之等侍焉右馬允曰美作父子締黨私權所爲皆不利於主毒被民人願正典刑美作抗辯弗屈右馬允曰往載美作造大艦二隻名爲資漕運其實擬載兵以援大坂齋藤采女者豐臣氏乳母之子也初寅諸熊本及大坂舉兵送致城中以有所謀焉有橫江清四郎者亦送遣以報動靜返報曰東軍敗績太公逃入二條城將軍入伏水城大坂將進軍攻之二城陷在近以動搖人心而美作獨有喜色其姦皆是類也安部正之嚮在肥後所聞如右馬允言美作辭屈於是清四郎等處斬美作等處流使山田十大夫重利渡邊圖書助宗綱赴肥後鎮撫以忠廣尚弱不深究之諭右馬允等輔導之安南國呈書政府曰向者貴國人船本彌七郎顯定齋信牌來互市爾時法規嚴整商賈莫有犯令者邇年船本不來法律頽圯奸僞多矣如此則累將及兩邦請令船本復來乃令顯定往事皆沿舊十二月加堀美作守親良五千石封美濃山縣并



舊食萬七千石。加諏訪因幡守賴永五千石。并舊食三萬石。

五年己未三月。移高田城主酒井宮內大輔忠勝於信濃松城。十萬石如故。加松城城主松平伊豫守忠昌十三萬石。賜越後高田城。并舊食廿五萬石。以忠昌年尚少。封稻葉佐渡守正成於糸魚川二萬石。使兼視高田政。大將軍謂正成曰。忠昌尚少。無老成輔導者。汝強爲我相之。不久我必還汝。正成本姓林氏。居美濃。稻葉良通以女孫妻之。因冒稻葉氏。仕豐臣秀秋。食四

昭代記卷四

二十七

萬石。關原之役。秀秋首鼠兩端。正成與平岡賴勝。首勸屬東軍。擊大谷吉隆。及攻澤山城。正成尤有功。烈祖使使齎書及黃金衣服賞之。曰。秀秋之功。皆汝之力也。後秀秋驕淫多暴行。正成屢諫不聽。欲殺正成。去匿於八幡。烈祖徵之。賜美濃田萬石。大坂之役。將信濃兵。護本營。戰獲二十七級。大將軍素器之。故以相忠昌。五月七日。大駕發江戶。廿七日。抵伏水城。先是。福島正則既享大封。兇猛嗜殺。虐使士民。以小過多戮人。備牛裂鼎烹諸酷刑。生平好獵。馳騁風沙中。

不漱而啖羹。輒謂羹有砂。殺庖人前後無算。或必貫其首。旋轉作輪。以助酣興。民大苦。正則奪巖島祠田三千石。當祭日。稅吏發狂死。國多怪。民益怖。大將軍欲問其罪。以關原有功。不敢召。本多正信諫。正信時致仕。扶病詣朝。曰。正則喜怒無常。上庶老幼。有觸意輒死。性貪婪。身侯大邦。手執牙籌。積畜不知止。極厚稅暴征。民不聊生。或有縊死者。所貢蒲筵。減價強取。後遂麤惡於鬻他者。怒自槍戳鬻者。夫立人牧。非肆其縱其欲也。正則暴戾如此。存之民苦。除之民安。凡

昭代記卷四

二十八

東照宮嘗辛歷艱於一世。而不辭者。爲天下萬姓也。而使藝備之民。獨罹慘毒。非所以奉祖廟也。大將軍未忍加誅。後又私修繕城郭。事聞。命毀其所修。少毀城之東南陬。以乏徒役。不應命。大將軍震怒。召藤堂高虎。板倉勝重。與執政會議於伏水城。正則時在江戶。咸謂今奪正則封。恐生變。不如召至京師。然後命之。則江戶臣庶不得作亂。大將軍未之然。勝重曰。井伊直孝雖少。非踐人足跡者。請召而詢。直孝曰。今召正則。正則必來。來而褫封。他日召諸侯。諸侯孰不驚。

懼則諸侯之不應命必自此始不若遣使傳命臣察正則平生心不妄動萬一方命蕩滅之匪難高虎曰果然則巷鬪紛拏損傷必多直孝曰國家誅不臣不可謂巷鬪議未決而罷及夜大將軍召直孝曰汝議是也六月使久世廣宣坂部廣勝赴江戶告諸留守大臣牧野駿河守忠茂花房志摩守正成奉命往讓正則以犯大典私修城郭因收其封正則曰使東照公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頃之挈其兩女子出屬諸二使曰以二州女累卿等願怜吾意

## 昭代記卷四

二十九

於是與備後守正勝共赴配所初命放津輕大將軍問其荅公使語恰之改寘信之河中島資以信越田四萬五千石安藤對馬守重信永井右近大夫直勝率山陽山陰南海侯伯赴廣島收安藝備後留守宰福島丹波治重不肯奉命誅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妻孥隨所之資財無籍沒正則與書其宰尾關吉次曰予耄荒得罪無復面目視汝輩聞汝送致我妻孥於大坂汝之用心亦已苦矣而大將軍垂愛以津輕僻遠改賜信越之地幸亦甚汝輩宜諒我意正則

## 昭代記卷四

三十

多養材武士及滅諸侯爭聘之獨福島治重披剃不仕焉以終其身云七月移紀伊國主淺野但馬守長晟於安藝治廣島城增封四十二萬六千餘石移駿河中納言賴宣於紀伊治和歌山其五十五萬五千石如故賜安藤直次田邊城水野重央新宮城直次食三萬八千石重央三萬五千石陞駿府爲公城命松平丹波守重忠秋元但馬守泰朝大田原備前守晴清等戍之薩摩國主島津參議家久父兵庫頭義弘卒年八十五賜賻銀千枚加松平下總守忠明三萬石轉大坂城賜大和郡山城并舊食十二萬餘石加郡山城主水野日向守勝成四萬石賜備後福山城并舊食十萬千石廿五日大將軍朝于京師獻白金千枚肥後有椎葉山與球麻郡相接其地絕嶮不與入境相通自豐臣氏時那須三家據焉曰久太郎曰紀伊介曰左近三分其地有村二十六口可六千每年貢鷹烈祖賜朱章以隸相良氏後有庶族彈正者暴悍殺久太郎欲併其地山中騷擾人吉城主相良長每上狀於伏水城幕議欲遣兵討之大將軍以

安部四郎五郎正之嚮赴肥後。詣其地理土風。召見正之。問計。正之上。事宜九條。乃遣之。副以大久保四郎左衛門忠成。命曰。若及用師。須發相良及肥筑兵。八月正之忠成詣豐之鶴崎。下令曰。公使至。吏民十五至六十咸來會。而無一人應者。進至人吉城。遣人趣之曰。不奉令則發兵誅其魁首。彈正乃率其黨三十人至。至則立擒之。從者繼入。皆縛之。訊鞠得黨惡主名。其夜斬彈正等十九人。疾馳至椎葉山。山有三徑。正之分其兵爲三。約一隊見寨徒。輒縛之一隊論

昭代記卷四

三十一

良民。令不動搖。一隊守山口。以遏逃逸者。於是凌嶮岨。披荆棘。晝夜兼行。賊不意使者奄至。正之追捕。悉獲。彈正黨數百四十人。立久太郎後爲毬麻長。不出二旬。山中悉定。二使歸報。加正之采地千石。是月廢伏水城。以山口駿河守直之爲伏水奉行。內藤紀伊守正信爲大坂城代。九月處士藤原肅卒。肅嘗遇僧承允。靈三於烈祖座。二僧以才學自負。詰肅曰。吾子始釋而後儒。是弃真歸俗也。肅曰。真俗二諦。是浮屠私言。而所謂俗。和尚自謂也。夫戾天理。廢人紀。非俗

而何。二僧默然。承允等心害肅。薦之欲使于明。謂肅曰。善爲之。君亦莫不利。肅笑曰。苟利乎。是和尙之所欲。宜自爲之一日。慨然嘆曰。夷齊雖去。而居周之士。四皓雖隱。而戴漢之德。遂無仕進之意。屏居妹背山。因自號北肉山人。肅生重瞳子。左肩上有黑點。大可三寸。接人溫然。竟日有問道者。隨其資教。海焉。後水尾帝詔問道要。乃條彝倫名義九條上之。意欲其君爲堯舜。其民爲堯舜之民。石田三成求見辭。直江兼續來訪。不見。凡四往。乃見焉。兼續問曰。繼絕扶傾。方

昭代記卷四

三十二

今亦可行乎。肅不荅。既去。嘆曰。渠不欲屬霸主。將有所謀也。吁。將使生靈再困於鋒鏑乎。細川忠興父子淺野幸長。戶田氏鐵尤高其義。欽其德。氏鐵薦之大將軍。將授官。屬病卒。年五十九。有文集歌抄。及正保時。後光明帝賜御製序。學者以爲希世之榮。以金地院崇傳爲僧錄司。崇傳通內外典。能屬文辭。與天海皆爲烈祖及大將軍所親。時從軍侍帷幄。國家艸法令。若每有外國書信。多命崇傳立稿。有筆錄數十卷。逐日記事。皆身所閱歷。其徒名之曰國師日記。是



月十九日大駕歸自京師臨彥根城加井伊直孝五萬石直孝性儉樸練武外無他嗜好常語人曰世有學茶餞散樂者此技雖精何足以禦亂彥根地近京師俗尚綺靡宰臣請下令禁止直孝曰令屢下則不行不若以身表帥於是躬服木棉又賜諸近臣曰曩者兵戈騷擾身不脫甲安得褻衣博帶今海內熙昌宜服此以樂太平及就封士大夫出迎於巷皆鮮衣靚飾見直孝服木棉大愧華麗之風頓革每東觀請學士林信勝說經史訖輒質疑令侍臣錄其言復親

昭代記卷四

三十三

覆檢他日示諸信勝以質違失信勝嘆曰君侯固非常人也其事上直諒無私大將軍每出以辰鼓爲節雖食未畢聞報即投箸而起近侍患之令鼓人待食終而撾鼓直孝謂侍臣曰大君以信待物卿等乃以詐事之其弊必至上下相欺下情壅塞倘憂其輟餐宜蚤進膳焉何至誨僞於吏胥耶加形原城主松平紀伊守家信萬石賜攝津高槻城并舊食二萬石加大多喜城主阿部備中守正次二萬石賜相模小田原城并舊食五萬石加巖槻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

萬石賜遠江濱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移舉母城主三宅越後守康信於伊勢龜山城一萬石如故十月六日大將軍還江戶移關宿城主松平大隅守重勝於遠江橫須賀城二萬六千石如故以爲駿府城代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移古河城主小笠原左衛門政信於下總關宿城并舊食二萬二千餘石移宇都宮城主奧平千福於下總古河城并舊食十一萬石加酒井雅樂頭忠世萬石并舊食八萬五千石加小山城主本多上野介正純十二萬二千

昭代記卷四

三十四

石賜下野宇都宮城并舊食十五萬五千石萬三加酒井備後守忠利萬石并舊食三萬七千石移出石城主小出信濃守吉親於丹波園邊城二萬九千石如故移岸和田城主小出大和守吉英於但馬出石城五萬石如故加篠山城主松平周防守康重萬石賜和泉岸和田城并舊食六萬石移高崎城主松平安房守信吉於丹波篠山城五萬石如故加神崎城主安藤對馬守重信二萬石賜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萬六千餘石十一月大村城主大村民部大輔

純賴卒。子松千代。純信襲封二萬七千餘石。二月五日大駕至。自日光。是日天氣極熱。人著單衫。以坂部三十郎廣勝久世三四郎廣宣爲五十騎長。皆給采二千石。以資其屬士。加松平出羽守直政萬石。并舊食二萬石。移松坂城主古田大膳大夫重治於石見濱田城。五萬五千石如故。加永井右近大夫直勝二萬石。并舊食五萬二千石。封直勝子信濃守尙政萬五千石。加丹羽五郎左衛門長重萬石。并舊食二萬石。加竹腰山城守正信萬石。并舊食三萬石。封北條出羽守氏重於遠江久野萬石。是歲自夏至冬。白氣見于東南。形如牛角。長數十丈。彗星見于東北。色赤如火。

昭代記卷四

三十五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五

元和六年庚申正月。課越前加賀等數十藩。重修大坂城。大將軍宴伊達政宗於寢殿。初烈祖疾病。政宗馳如駿府。候起居。烈祖召見於臥床。慰勞之。賜佩刀及物。遺命輔大將軍。鎮撫東國。以故大將軍尤親重之。政宗頗通書史。大坂冬役。呈梅花數枝以賀捷。意取於元伯顏之詩也。嘗自題肖像曰。馬上少年。老世平白髮多。殘軀天所縱。不樂將如何。當時宿將中。獨政宗有風

昭代記卷五

一

雅懷。能屬詩歌。後水尾帝收其歌於集外歌仙云。二月阿波國主松平至鎮卒。予千松丸襲封。世止萬七千石。京師火。三月京師又火。加牧野右馬允忠成萬石。并舊食七萬四千石。褒其收廣島城。指揮應宜也。三條城主市橋下總守長勝卒。無子。長勝有愛童。以女妻之。爲子。名市橋三四郎。臨終請爲嗣。諸臣不從其言。請甥長正曰。長正從大坂役有功。長勝常指曰。是我嗣也。無不聞者。臣等意長勝病苦而意亂也。更以亂命。聞於是。賜左京長正近江仁正寺田二萬石。

昭代記卷五

二

三四郎三千石。先是土浦城主西尾丹後守忠永卒。至此賜其子右京忠昭遺封二萬石。四月。課伊達上杉蒲生最上南部佐竹等諸侯。修繕江戶城。六月。和子姬歸于京師。大將軍納后之儀久絕。有司檢索故事。資裝服御。支用不貲。計曹令百工物呈工價。裁量其高下。欲取其中價。土井利勝曰。論價則功格。取賤則物糲。非幕府所以奉天子之意。且材者天下之公用也。散乎上而布乎下。雖有衍出。不爲虛耗也。姬初立爲女御。次年冊爲皇后。幕朝充其歲會。以七十萬石云。利勝淵靜有大慮。其輔政務存大綱。常曰。治大國如烹小鮮。過烹則爛。不熟則腥。其不可食一也。治民亦然。失於煩碎。失於苟簡。俱不可。是時磨下上俸祿。及官吏餼廩。皆仰給大倉。州郡搬運穀粟。儲峙經久。陳粟紅腐。受俸者皆苦。加以運輸浩費。計官伊川康勝言。請除職俸。止其身其餘。及子孫者五百苞以上。與之采地。軍國所用之粟。量出輸之江戶。諸州令長所在造倉。以備飢荒。歲歲糶故糶新。其餘兌金。收諸計府。以供國用。則郡縣無轉漕之費。大倉無朽腐。



之損公私俱便。利勝曰：昔嘗侍烈祖，有進此議者。烈祖曰：汝不聞乎？天下之民，不若關東之民。之衆，關東之民，不若鎌倉之民。之衆，今時亦然。天下無事，則已。若夫有事，則道路梗塞，舟車無時至。常是時，軍民不以紅腐怨有司，倉無陳粟，何以救其急？籌大計者，不顧細利。汝所慮者，小吏之憂，非邦家之計也。今予之所陳，是已，不可用也。七月，谷川和泉領主桑山伊賀守元晴卒。子主殿貞晴襲封二萬六千餘石。八月，笹山城主松平伊豆守信吉卒。子山城守忠國襲封五萬

昭代記卷五

三

石。柳川侍從田中忠政卒，無子，封除。先是，忠政有三兄，伯長顯事父，不諧，出亡于京師，凍飢而死。仲吉信居久留米，兇悍嗜殺，嘗手刃五十餘人，誤傷已膝，未痊，觀侍臣角力，踏地作勢，傷破而死。叔吉興別賜二萬石，無子，請菅沼翁介爲塔傳封。稱主殿頭定官，坐事奪封。田中氏遂衰。九月，世子家光加首服，拜從二位大納言。公子忠長拜從四位下，參議。水戶少將賴房拜正四位下，左近衛權中將兼參議。鑿神田川築堤，十月，河中島領主岩城忠次郎貞隆卒。子能化丸

吉隆襲封萬石，加青山伯耆守忠俊萬石。移封武藏岩槻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十一月，復棚倉城主立花宗茂於筑後柳川，賜舊封十萬九千石。大將軍謂宗茂曰：曩者封卿於僻遠小邑，而不怨不愠，能安義命，予嘉厥謹勅，復諸舊土。自今以後，益修武備，其勿有怠焉。宗茂感泣拜恩。既就國，城中管構頗美，士大夫皆喜。宗茂曰：田中氏驕奢，好土木，大坂之役，用須不足，遂至國滅。予以爲室屋不美，不沾雨，衣服不麗，不汚祖。昔佐野源左衛門失祿而復之，以其無罪也。

昭代記卷五

四

我異于此。嘗與幕府相抗，而幸賜寬宥，以復舊封。恩莫大焉。顧我祖先以武聞，今舉爲藩屏者，益以此已。汝等倍飭勵武事，勿墮我家聲。宗茂爲人端慤慎重，而胸次明快，能治國御衆。細川忠興嘗問曰：卿群臣輯睦，殊異他邦，何由而能然？或由監察得能者乎？宗茂曰：否否，吾憎任其監察也。吾視臣庶無遠邇，無內外，閨房所與婦妾語者，亦欲令外人聞之。儻或者由斯心乎？干下乎？嘗從大駕朝京師，有司造浮梁於大堰河，大將軍怒曰：東照公未嘗造浮梁，而今設之以

示易濟何也宗茂曰東照公時海內未定事變難測今四海一統人心悅服當此時造浮梁以濟大險人人如履平地益足見國家之盛矣大將軍怒乃解十二月駿府城代松平大隅守重勝卒於任賜子丹後守重忠橫須賀城二萬六千石如父時仍守駿府城閏十二月加福智山城主有馬玄蕃頭豐氏十三萬石移封筑後久留米城并舊食廿一萬石加松平隱岐守定勝七千石移封伊勢長島城并舊食十一萬七千石加稻垣平右衛門重綱三千石移封越後

昭代記卷五

五

三條城并舊食二萬三千石板倉勝重爲京尹二十載自偃武後尤悉心治道視民如子訴不得直者皆知其非民不忍欺之京師大治先是烈祖舉彦坂光止爲駿府市尹光正堅辭烈祖曰汝盍與板倉伊賀詢焉勝重曰何必辭子欲民之無寬乎先須塞已欲心苟無欲民之情僞若觀火耳昔嘗有賄我百金者雖不受而尙欲掩其過甚矣貨之動人也光正敬服乃奉命及大坂舉兵兇徒潛匿動輒欲襲京師勝重先機爲備擣姦發伏賊不得動手攝河之間躡血兩

載而京師晏然無事至此連以老病乞骸骨不許最後大將軍令舉人以代勝重曰臣久居京不與人交故鮮有知者焉無已則兒重宗可也大將軍悅乃命重宗重宗固辭大將軍曰古不云乎知子莫若父汝父之所舉也奚辭之爲重宗不得已拜命既就任勝重即日受代去重宗曰兒也非真願學焉大人何遽爾勝重曰明鑒以汝爲能何效故官所爲父子面旣異心亦不同我在則從我亡則誰從汝自以爲不能則無掩其過竭心卑才及有失卽引咎而退天下多

昭代記卷五

六

才必擇能者代汝以過免官非耻也乃去買舍堀川語里人曰母以舊尹置我於法外致租里長如法勝重又謂里人曰新尹嚴勿侮焉重宗廉平不減父剛毅過之其臨廳必遙拜愛宕神誓曰重宗意欲無私苟有私願神罰殛焉及斷訟恐心動自抹茶試之心定則磨平而茶細於是始決之常言我不及家君遠矣家君時婦女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子男事家君諾迨歸乃曰我非忘汝言汝之父若夫訴不直故不得宥耳是以訟者無怨言家君固無私我不能學焉故

痛絕請謁。後堂閒寂。重宗弟曰重昌。俱以聰敏稱。其少也。大將軍嘗設疑案一道。問二人。重昌卽判之。重宗受案退。數日始對焉。大將軍謂重昌才優於兄。勝重曰。不然。重昌年弱。少思慮。重宗臨事。不苟重厚。可任矣。及爲尹。果稱職。勝重嘗置驛京西鷹峰。通丹波之道。關田置編戶。民甚便之。爲立祠。既老。日集里人圍棋消日。以大將軍讓職之明年。年八十歲而卒。民多爲制服者。初重宗固辭京尹。執政知安藤直次之與重宗善也。往諭之。直次曰。既違君父之命。豈容我

昭代記卷五

七

言耶。強之乃往。閑話移刻。將辭歸。重宗曰。有命代父職。不材不能勝任。故固辭。子亦耳之乎。直次曰。余謂是非不材。怯故也。重宗色然詰其故。直次曰。父舉之。君命之事。若差跌。當自刃。固其所也。而以不材辭。非怯而何。重宗乃起奉命云。七年辛酉正月。豐前參議細川忠興致仕。子內記忠利襲封三十九萬九千餘石。忠興薙髮自號三齋。屢召侍燕。眷遇滋厚。特許乘輿詣廳事。忠興受學藤原肅。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諭人。大將軍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

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爲良材。大將軍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爲何如。皆答不解。大將軍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濯。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忠興多技能。善和歌。猿樂。謠曲。茶儀。至刀劍茗具。古器之鑒識。皆精。專其業者。亦來取法。當時受撐杓於茶博利休者。獨忠興存諸侯嗜茶者。多就學焉。忠興曰。公等以武功享封。講武不遺先業。以餘暇烹茶消閑。可也。安得遺本務末。忠興創意命

昭代記卷五

八

工造甲冑。去覆臂髀佩。以便步戰。世傳之以爲細川製。大將軍嘗裁酌右制。製隱士服。以賜忠興。令服以朝。後人倣之。稱爲三齋套衣。封立花彌七郎勝次於筑後三池萬石。勝次宗茂之支族也。加西尾城主松平右近將監成重二千餘石。移封丹波龜山城。并舊食二萬二千餘石。二月。膳所城主本多縫殿助康俊卒。康俊酒井忠次子也。出繼本多氏。太坂之役。前田利長與大野治房等戰。康俊橫擊破之。獲百餘級。加萬石。封膳所城。至此再轉封。賜其子下總守俊次



三河西尾城更加五千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三月大風雨迅雷明浙直地方官奉書以我海商爲暴請切治之以其書辭無禮却之足利氏之季有明人鄭芝龍者乘我喪亂奪肥前平戶島據之誘我罪隸亡卒以犯兩廣福寧間後去歸明餘黨踞于江南島嶼以掠邊明人以爲我所使也芝龍之子曰成功及滿韃取明成功據臺灣以奉明正朔其母我平戶士人之女而芝龍娶以爲妻云四月高崎城主安藤對馬守重信卒無子先是養本多政重次子重長爲子重

昭代記卷五

九

長襲封五萬六千石重信爲人忠謹輔政十餘年未嘗有過失大將軍深加寵眷嘗除夕相對圍棋辭退欲裝門松以迎年大將軍聞之強留之命厨人送松竹往裝至今爲例先是高松城主生駒讚岐守正俊卒七月正俊子高俊襲封十七萬餘石八月加長島城主菅沼織部正定芳萬石移封近江膳所城并舊食三萬餘石加龜山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萬六千石移封丹波福智山并舊食五萬石暹羅官舶來獻方物乞互市往年有駿府人山田仁左衛門長政者

出奔暹羅自足利氏之季海禁大弛我商船數來往南洋諸島海賈及逋徒亡隸集暹羅者成一聚落以居名日本街長政亦往寓焉會其國有海寇國主下令募能戰者長政素有膽略於是首糾合逋逃爲本邦軍裝聲言大兵自日本來援國人大奮俱擊却之國主大悅舉以祿之後屢積功終長其一部以輔政至此付書以贈土井利勝朝議允其互市阿媽港呈書政府請嚴禁洋盜十二月織田長益卒長益右大臣信長之弟也本能寺之難逃出豐臣太閤資養之

昭代記卷五

十

剃髮號有樂以善茶技游于公侯之間關原之役從我軍家臣某斬石田三成士以獻賜大和三萬石及大坂舉兵應募入城和成歸于我大將軍以右大臣故寬宥之使之居京師仍食舊土分其封二子丹後守長政大和守尙長各萬石自食萬石以養老至此收其所自食萬石加橫須賀城主松平丹波守重忠萬五千石移封出羽上山城并舊食四萬石以畿內縣令喜多見五郎左衛門勝重治蹟最加采千石大坂之役越前宰相忠直爲左先鋒敗西門先登斬首

三千六百餘級。功爲最烈。祖賜寶器。奏進位參議。忠直弗懌。曰。吾父當爲將軍。參議吾臥而取之。敝器何爲。乃抵之地。刑病不東。覲自烈祖薨。淫虐滋甚。喜怒罔常。有觸意輒手斫之。一日歸。自敗。謂群臣曰。今日之游樂哉。杉田壹岐三正進曰。君何出亡國之言也。忠直怒。詰其故。三正曰。日者田獵寡獲。則君暴怒。刀從者。群臣恐死。故捐軀驅獸耳。必欲充其歡乎。猛士勇夫皆將死於禽獸也。忠直益怒。抽刀將斬之。侍臣抑留。遂扶三正退。其夜忠直召三正。謂之曰。吾過矣。

昭代記卷五

十二

吾過矣。今適進膳。食不下咽。汝曰。救我。則能食矣。把佩刀予之曰。此欲以刎汝者。三正灑涕謝之。然後終弗悛。

八年壬戌正月。加古渡常陸城主丹羽五郎左衛門長重三萬石。移封陸奥棚倉城。并舊食五萬石。初長重事豐臣太閤。食小松十二萬石。烈祖愛長重聰敏。謂太閤曰。僕欲子養長重。太閤笑曰。吾行當用之。欲授陸奥地三十萬石。未果。而太閤薨。關原之役。黨西軍失侯。大將軍自幼與長重親善。嘗約緩急不相忘。土井利勝爲啓諸

烈祖。後賜常陸古渡莊萬石。大坂之役。有功。加萬石。長重節儉愛士。有風藻。好和歌。數召見。備顧問。列談伴衆。加小諸城主仙石兵部大輔忠政萬石。移封信濃上田城。并舊食五萬石。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十九日。館於今市街。有人告變。於是促駕向壬生驛。歷岩槻。還江戶。留井上正就檢宇都宮城中狀。初本多正純新造行殿。以待大駕。大興土木。窮極工巧。役根來衆。根來衆者。舊南紀根來寺之僧徒。甲寅之役。黨大坂。後降。畜髮爲兵。謂之根來衆。分

昭代記卷五

十三

其徒百人。屬之正純。及課役。衆不服。曰。吾職在軍旅。不在於土木。正純大怒。悉殺之。工匠作機巧者。閉之城中。不令還家。家人訴諸官。因傳行殿有機變。大將軍之出行館也。方夜深。人無有知者。植村家政至。土井利勝怪問之。家政曰。吾心動。意其有變。故來。利勝乃附家政耳語。俱從駕而還。家政父持益再遇國變。再獲其賊。世以爲奇。最上義俊嗜酒耽色。宰臣屢諫之。弗納。嘗浮船墨水。多載妓女。絃歌酣飲。義俊袒裼躬自棹舟。曾有官船行過。義俊與其篙人鬪。爭相擊。

厯脫身歸事傳播都下山形國富兵多功臣食祿萬石以上者十有七人爭權不和宰臣或欲廢義俊立叔父義忠稱山野邊右衛門松根備前光廣與義忠及鮭延越前相惡光廣來江戶訴云先君家親如楯岡甲斐家食肉而死臣等馳至即已茶毗其屍臣意家親無病暴死甲斐宜會群臣審其病狀以解臣民之惑而俄火其尸狀屬可疑臣因召爾時侍女問之女曰屍斑黑臭不可言臣以是知其中毒而臣力不能得賊義俊幼義忠自藉季父之尊專斷于國鮭延越前等

## 昭代記卷五

十三

誘義俊沈湎淫酗圖廢之以立義忠矣國危累卵而臣力不能除害願官誅姦臣以安最上氏執政會酒井忠世邸聽訟下吏治女辭不甚堅光廣訴無證坐矯誣幽之柳川乃使町奉行島田彈正利正米津勘兵衛由政傳命諭群臣協謀一心以輔義俊義忠越前答曰光廣罪大矣而誅止流放姦僧將相繼而起且彼多黨恐有復訴者願以官命選立宰輔以鎮國二人還報大將軍令義俊自擇輔相命之宰臣辭弗受馳歸山形謀之往返不決數日大將軍曰臣不畏

君君無以令臣國不可爲也山形要鎮主幼臣爭地不可守也七月廢義俊收封更給近江參河田萬石俟長議封幽右衛門義忠於池田氏小國日向於鍋島氏延澤遠江於加藤氏楯岡甲斐於細川氏日根野將監於藤堂氏上山兵部於黑田氏本庄豐前大山筑前於酒井氏氏家左近於毛利氏鮭延越前於土井氏越前有士十人從赴配所誓生死不離側土井利勝養越前以俸千石越前乃分諸從者各百石身輪食十家以至死葬諸古河之郭爲建僧院名曰

## 昭代記卷五

十四

鮭延寺越前有怪力善使百斤鐵棍最上氏之興每戰有功世最惜之義忠後遇赦仕水戶爲輔臣稱山野邊氏義俊既廢於是使本多正純永井直勝收山形城下令與羽諸侯發兵嚴備正純直勝既入山形城大將軍使伊丹喜之助康勝高木九兵衛正次往詣山形傳命正純訊以罪科十一條正純盡辯之康勝又取書於懷再以三條質焉正純不能答乃奪宇都宮城幽正純於由利給以厨資五萬石正純固辭降至千石乃受子出羽守正勝及他子弟亦皆謫死



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正純捷慧巧機辯。大將軍之後。關原戰期也。正純請斬父以解世子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謂人曰。正純之言。傷大倫矣。其不令終乎。後威權日熾。人謂直次。公言未必當。直次不答。及封宇都宮。直次曰。禍其在此矣。正信亦臨死戒正純曰。吾參河鄙人。大君不知其不肖。致位乎群臣之右。身及二子封侯。宗族莫不霑澤。死生無能報也。吾見前代事。君者。北條義時。怙寵蔑君。石田三成賣友。固恩。皆流醜萬世。平生每念之。如身負其責。汝宜謙卑。

昭代記卷五

十五

以牧已。勿矜勿傲。勿侮辱人。顧者吾每增封辭。弗受。大君蓋常憐焉。吾死必大資于汝。汝必勿受焉。正純不能省。終及於難。後年有人問於土井利勝曰。正信之勲大矣。子孫雖有咎。宜應宥之。而何其誅之嚴也。利勝曰。爲政公道爲本。當天下創業之初。以世臣勲戚私共誅賞。何以示威於外諸侯。况身世政柄。首犯大憲。父祖雖有勞。不可得而宥也。大久保忠隣之奪封也。天下寬之。謂由正純父子之請。至此論者以爲天道陽報之所致。復古河城主奧平美作守家昌於

宇都宮。其十一萬石如故。堀伊賀守利重前坐大久保忠隣。除封幽於宇都宮。至此封常陸土浦萬石。以家昌年少。使仍居宇都宮。以視家昌政。利重左衛門尉秀政之弟也。加河中島城主酒井宮內大輔忠勝三萬八千石。移封出羽鶴岡城。并舊食十三萬八千石。賜忠勝弟右近大夫直次萬三千石。長門守忠重八千石。皆於鶴岡旁近地。忠勝祖左衛門尉忠次爲開國元勳。而采祿止一千五百貫。世或疑以廢世子之故也。至此并宗支封邑。與榊原本多等相匹。而實

昭代記卷五

十六

稅倍倍徒之。議者謂國家待功臣至厚。不於其祖必於其子孫。輕乎名則重乎實。恩禮兼至。攬天下之士心如此。九月十五日。世子家光始授甲。大將軍令加藤嘉明撰之。故事。王公冢子授甲。以耆舊爲上賓。行其儀。或尊行者爲之。嘉明固辭不允。請歸家熟思。乃上誓書曰。臣子孫世世必莫圖反。擐甲之命。則不敢奉焉。大將軍嘉嘆而弗許。遂行擐甲儀。藤堂高虎之在伊豫也。與嘉明爭疆界。不平。嘉明實弟忠明於保障。聞高虎攻忠明。將出兵救之。其臣止之曰。是必藤

堂氏之謀也。若信耶。雖救弗及。而上啓報仇。無  
晚也。高虎果以嘉明動兵。聞無驗。事罷。初大將  
軍與烈祖評。薦宿將。大將軍頗慮福島正則難  
制。烈祖曰。正則雖桀驁而無大志。至嘉明其意  
未可測也。然自假武後。嘉明恭慎奉公。卒以功  
名終。加岩城城主。鳥居左京亮忠政。十萬石。移  
封出羽山形城。并舊食二十萬石。賜忠政弟忠  
恆其旁近田二萬石。加松岡城主。戶澤右京亮  
政盛二萬石。移封出羽新庄城。并舊食六萬石。  
是時松平丹後守重忠。食上山四萬石。爲忠政

昭代記卷五

十七

從弟。戶澤政盛爲其妹壻。而酒井忠勝則其女  
壻也。忠政族姻皆集一州。自關原之捷。烈祖於  
外諸侯。池田福島等。遽增賜鉅封。而至譜第功  
臣。未甚大封。然多建其庶子弟姪。爲支封。令其  
地與宗藩相接。以并力。大將軍繼紹遺謀。以分  
割邦邑。故如本多忠勝。鳥居元忠之後。并其本  
支姻戚。皆五六十萬石。力足以與外諸侯相頡  
頑。蓋有深謨云。加佐貫城主內藤左馬助政重  
二萬五千石。移封陸奥岩城城。并舊食七萬石。  
加政重子帶刀忠興萬石。加田子領主土方掃

部頭雄重萬五千石。更賜陸奥菊多邑。食二萬  
石。加上田城主真田伊豆守信之四萬石。移封  
信濃松城。并舊食十三萬五千石。先是賜信之  
長子河內守信吉上野沼田城三萬石。次子內  
記信政二萬五千石。叔隼人信雄萬七千石。至  
此并其本支二十餘萬石。初信之歸于我也。烈  
祖養本多忠勝女妻之。乙卯之役。信之病。使信  
吉信政從軍。戰于天王寺。斬首二十七級。馳人  
報捷。信之聞天王寺戰甚苦。未讀其書。問使者  
曰。松津主水死耶。曰。死矣。問蟻川左內。曰。亦死

昭代記卷五

十八

不問其他。使者曰。二郎君無恙。敢賀。夫人曰。不  
若一兒死。事之益可慶。信之哂曰。本多氏之家  
言乃然。信吉歸。請父曰。鎌原伊右衛門力戰身  
蒙重創。從僕死者三人。請益秩賞之。信之曰。鎌  
原健嗣可嘉。然身蒙重創。從者多死。而不得一  
級。勝在敵。不在於我。若夫無功而賞之。則舉封  
與士。尙不足也。其臣馬場主水有怨信之。來江  
戶。慫信之密通大坂。乃使人詰問。對曰。臣既見  
疑有死耳。然關原之時。臣不援父。今何故援弟  
事乃寢。加小諸城主仙石兵部少輔忠政萬石。

移封信濃上田城并舊食六萬石十月以小諸城賜甲斐宰相忠長忠長使屋代越中守秀正三枝土佐守昌吉守小諸城增封水戸宰相賴房常陸松岡三萬石并舊食廿八萬石初賴房少時好任俠奇服怪裝驚人傳相中山備前守信吉屢諫弗悛大將軍聞之召信吉信吉造朝執政曰今日召卿余輩不知何故大君當親問也信吉嘻曰是必聞吾公無行詰問之也僕以實對則揚君惡也曰無則欺上也僕進退皆罪請退執政固留不可而去賴房聞信吉被召怏

昭代記卷五

十九

怏不樂立俟其歸信吉具告故且曰臣當死公生而氣銳東照宮命臣爲傳臣不材不能使公改過徙善也臣深愧損明鑒臣死之後佞諛益得志則公危矣身雖死而魂魄永留護衛焉顧侍臣曰持卮酒來信吉今死願與公訣矣賴房撫然曰吾過矣乃解長劍袞服與侍臣矢曰自今以往改過以從汝言也大將軍聞之曰善哉信吉吾無憂乎水戸矣賴房從是勵行修政與尾紀鼎峙並稱宗室良主信吉先世居武藏中山里父曰勘解由左衛門家範事北條氏照豐

臣太閤之征小田原家範爲其主守入王子城健鬪死節太閤稱爲忠勇無雙信吉時年十四與兄照守俱在小田原城故不死烈祖索而得之以信吉爲侍豎以父之故甚有寵烈祖在伏水宮中有以已鈍刀易利刀者信吉竊視之蹴墮牀下而縛之烈祖賞以黃金二枚信吉曰有介捕者非臣之功也願賜諸介者後有命賜舊邑中山辭曰有兄照守願賜諸兄烈祖嘉其有讓及封賴房於常陸以信吉爲傳相食萬五千石大坂之役賴房留守駿府烈祖謂信吉曰阿

昭代記卷五

二十

鶴年幼寄重任者以汝在焉汝質似父必不辱命也信吉輔賴房敬忠竭節深被委任封松平大膳亮忠重上總佐貫萬八十石十一月定小姓番六隊以井上主計頭正就永井信濃守尙政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板倉內膳正重昌秋元但馬守泰朝爲番頭是時建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軍大番衛外書院小姓番衛內其隊將謂之番頭而小姓番尤爲親近擇其材參預機務正就尙政等皆其選也尙政既貴幸一日詣井伊直孝請教直孝曰吾



不學何知焉。然必欲有言乎。請擇日以來。尙政乃齋戒盛服而往。直孝曰。諺有之。息爲大寇。僕警於此言。得以保身奉公。至今日矣。尙政拜謝曰。僕雖不敏。諱終身服之。十二月。加酒井雅樂頭忠世二萬六千石。并舊食十二萬二千餘石。封酒井讚岐守忠勝武藏深谷萬石。加永井右近大夫直勝二萬二千石。移封下總古河城。并舊食七萬二千石。直勝自是常居江戶。參贊大政。長湫之役。直勝獲池田信輝。取其佩刀名篠雪者。以爲徵。一統後。輝政嘗問直勝。卿祿幾何。

昭代記卷五

二十二

曰。七千石。輝政戲曰。吾父之頸。何其賤也。至光政時。直勝伶致篠雪刀曰。聞此刀者。尊祖公之所寶愛。公親之。豈不若對遺像乎。請以還呈。光政大悅。厚宴使者。留其刀而觀之。居數日。遣使重幣報直勝曰。蒙示吾祖腰刀。恍如侍音容。何賜加旃。然斯刀落公之手者。天下所聞知。書史記之。兒童誦之。藏諸吾家。豈若弄諸貴家。以傳於永世哉。敢謝厚意。直勝穎敏而端直。大坂之役。以大番頭帥部屬六千人以從。及議功。大將軍立監司。以檢磨下兵士勇怯。獨直勝鄣下令。

自稽察之。不受訊。世以爲直勝以直信顯。故士類榮之。初。井上正就之使駿府也。烈祖語之曰。人生朝不圖夕。故君臣皆可。豫爲身後計。頃者汝與大藏信濃執事。而似汝特爲將軍所親。汝若思身後計。則勿獨私威福。夫人乏具才。事難兼善。今有三事。使三人各掌一事。如是則人各竭其所長。專乎其所職。而鮮有過失。偏聽傷聰。獨任生蔽。人主不私於所愛。人臣不私其權。則政令正而人民安。上下偕承其慶。是之謂身後之計也。又曰。藤蘿掛松柏。縈繞凌其梢。則樹凋。

昭代記卷五

二十二

而藤蘿槁矣。權奸蔽主。終亡社稷。而身亦嬰旤者。亦猶是也。我國家立政。承繼父祖之法。積年累月。與老成舊臣。審論詳議。以定百代之制。而非更有傑出計。徒見目前小利。逞私智。建新法。猥變革舊章。以擾亂國家者。是藤蘿之類也。將軍如任用若輩。則爲大不孝焉。正就曰。謹奉教矣。然大君舉事。未嘗輕動。若官吏黜陟。封祿增減。必令宰輔竭諫議。又使其官長量其功過。稱其氏族。而後進退之。至金帛恩賚。賜予等事。亦令臣等商度裁酌。而後賜之。事罔大小。必秉公。

道以行之莫有所荷焉至如私愛偏聽好變革祖法萬無有是事也是月以正就爲執政移封遠江濱松城并新墾田食五萬二千餘石九年癸亥二月命越前宰相忠直致仕尋幽之於萩原忠直荒淫酷暴刑殺無度至彈射行旅剝剔孕婦以爲歡樂初中納言秀康之卒也宰臣承見長次自刃以殉其妻有姿色忠直欲召以爲妾妻悲泣曰良人殺身以從先君於地下君何忍召妾况有孤子在敢愛死以受辱乎遂自截髮不應命忠直怒曰凡在我封域中者孰

昭代記卷五

二十三

不奉我命發甲圍其家殲之又屢遣兵殺大臣大將軍召忠直生母清涼尼謂曰忠直橫逆日甚吾每優容之庶幾其自新然穢惡日聞無一毫改悔之心欲令之禪封仙千代幽居思過汝盍往說焉尼乃往越前告之且賜几杖忠直卽從命乃披剃自號一伯率侍妾兒女以往萩原令竹中采女正重次監之後移之津森給田萬石終卒於配所賜仙千代遺封七十五萬石仙千代時年九歲大將軍泣尾張中納言義直邸義直崇尚儒術聘近江人堀正意爲師能綴文

辭自編次烈祖事蹟爲年譜創業錄成功記等書敬禮大臣尙德任賢采納讜言嘗在藩有爲匿名書黏廳事壁者列姦臣九人名氏題曰通計十人義直怪焉徧召群臣問之有書記持田善左衛門者進曰其一蓋公也爲書者不敢指斥以庶幾曉悟耳因條陳十事義直覽之大怒欲抵之罪傳相竹腰正次山城聞之招持田其家戒毋出乃入見曰臣得良上請薦之義直問爲誰正次曰持田善左衛門義直默然正次曰聞善左諫公臣固欲言之而未敢焉彼乃能捐

昭代記卷五

二十四

軀盡忠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旌其忠義直忻然納之乃增其俸秩後登庸使興國政初烈祖疾篤召大將軍及義直等三公子謂大將軍善視諸弟又謂義直等善事將軍大將軍友愛純篤庭無間言最與義直親睦屢召燕語或時臨其邸恩賚優渥加松下石見守重綱四千餘石封下野烏山城食二萬餘石四月揖斐城主西尾豐後守嘉教卒無子封除十七日世子家光登日光山拜悶宮五月米澤中納言上杉景勝卒子彈正大弼定勝襲封三十萬石先是大將

軍徵諸侯。令七井利勝傳命曰。明年將禪職於世子。諸侯皆賀。井伊直孝獨不賀。利勝問故。直孝曰。大坂始平。土木驟作。江戶有修城之役。日光有建廟之舉。諸侯困役。海內凋弊。加以幕府禪代。則諸侯奔走獻金帛。而將軍行大饗之禮。百需繁浩。上下俱疲。自非暴斂橫征。愁苦人民。何以供其費。此豈非階亂耶。臣是以不賀。利勝具白之。乃召直孝曰。卿言有理。然命一發。不可中輟。吾非不嘉卿之忠。自今後有所見。直言抗論。勿有所隱焉。直孝曰。臣言非耶。不納可也。果

昭代記卷五

二十五

是耶。殿下徒悅之而不用。非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利勝曰。臣等耄瞶。少壯如直孝。乃能鯁言。國家之福也。請明日復會。侯伯速停前命。從之。至是將與世子俱朝京師。請傳職。會世子有疾。十二日。大將軍先發。六月八日入二條城。廿五日。朝于京師。增供御田萬石。上表請讓職。廿八日。世子疾瘳。發江戶。七月十三日入伏水。廿三日。世子家光朝覲。廿七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實條就伏水。拜家光征夷大將軍。自是稱大將軍。曰大御所。閏八月十四日。朝覲賜暇。九月七日。

昭代記卷五

二十六

還江戶。寬永元年九月。移居西城。天朝以其外舅故。禮秩異等。而益小心寅畏。嘗在禁內。獨息便室。人或覲戶。衣冠肅然。如與神明爲伍。既老。仍聽機務。自郡國利病億兆疾苦。至藩翰侯伯海外夷蠻情狀。靡不詳問而審察之。暇輒召諸公子。語祖業艱難。或宴功臣耆老。話舊。未嘗一日臥爾度晷。三年五月。朝于京師。九月十三日。詔拜大政大臣。固辭。不許。九年正月廿四日。刻薨于西城之正寢。享齡五十有四。廿六日葬于城南三緣山增上寺。上謚曰台德院。二月。勅贈正一位。大將軍雖寢疾。每晨必理髮。聽政如常。大猷大君患之。論執政勿啓事。大將軍聞之。曰。吾一日不聽政事。心常不安。且吾爲天下主。省視萬機。至死不廢。吾所願也。每月十七日。拜紅葉山廟。未嘗命攝先薨數日。親謁廟。比還加劇。召大猷大君屬以後事。乃遺命曰。國家典制。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疾危篤。不能施行。將軍宜繼吾志。釐正時弊也。又謂義直。賴宣。賴房曰。將軍年少。若有失道。汝等宜爲社稷計焉。夫天下。東照宮之所勤勞經營。



豈可使異姓覬覦哉。汝等宜體吾意焉。僧天海時百餘歲。日侍側。白曰。殿下德澤橫被四海。百歲後亦宜祀爲神。大將軍曰。是何言歟。東照宮聰睿英武。邈絕古今。撥亂反正。億兆戴德。祀以爲神。誰曰非宜。吾以非才。藉餘烈以保遺業。有何功德。而可以爲神。夫人之患在不自知焉耳。聞者歎服。大將軍容儀端整。起居必遵禮。雖造次匆卒。未嘗疾言遽色。嘗觀樂。適地大震。陪侍者皆駭散。大將軍儼然不動。或白殿屋將頽。宜早避之。大將軍曰。屋壁未墜。何至崩圯。尤能省

昭代記卷五

二十七

欲清心。聲樂嬖幸之好游豫宴佚之懷。一莫所入乎其心。少時好擊鼓。嗣職之後。絕不復手鼓。嘗與諸弟燕語。曰。吾有一願。終不得爲焉。賴房曰。何。大將軍笑曰。登天守樓。過鼓。不亦大快乎。賴房曰。爲之甚易。何不爲也。大將軍曰。吾擣鼓於城樓。則城下皆好鼓。城下好鼓。則闔國皆好之。吾奚得爲之。常慮耶蘇之害。使揖斐政吉半右門往西洋國。學其術。政吉在西洋七年。盡得其要領而歸。大將軍召問之。窮日夜無倦色。左右慮其勞耗。大將軍曰。彼爲國家使。絕域其艱苦

爲何如。吾豈厭旬日之勞哉。終窮竟其利害。而下令禁之。藤堂高虎嘗白曰。殿下齡躋知命。宜少逸豫。大將軍曰。卿等老而安佚。何害。吾辱位台鼎。具瞻之所。歸夙夜戰兢。死而後已。豈得暇逸哉。其爲政慎。銓選恤刑獄。壹悉心民治。認萬姓之罪。以爲在己身。平生語人曰。除擬近臣。不得其人。是吾過也。至外官之遷除。責在有司。然銓序失人。匪獨曠官廢事。且取譏後世。人君之差。莫斯爲甚。故吾常以知人爲務。又曰。用人勿以過失弃之。宜許其自新。今日作惡。明日俊之。

昭代記卷五

二十八

卽是善良。不宜責其舊惡也。島田利正正爲刑官。啓曰。臣欲著錄當世判決事狀。以爲折獄之法。庶幾有益於後人。大將軍曰。錄事爲書。則後世吏胥。唯書之徵。而不究其事情。所判必失。安當夫民之情。僞曲直。千緒萬端。非臨時審察焉能悉之。非法律之所豫定也。又嘗謂利正曰。凡大辟雖已論決。更思其可宥之理。然後刑之一。男子有殺主者。衆謂必處嚴刑。後寂無聞。衆怪之。侍臣語及此。大將軍曰。細民犯大逆。人主之深羞也。故趣吏誅之。不使人知也。時放鷹畋游。

被服與近臣同其色樣。莫知誰何。或憇田舍。或與耕夫語。以察稼穡之艱難。當是時。積亂之餘。邑里凋殘。瘡痍未愈。田野荒蕪。民乏恆產。大將軍儉身節用。政尚簡質。薄征稅。省徭役。務與民休息。所任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公亮忠純。甄拔才能。百司得其器。一心效力。賞罰無私。予奪悉當。強藩競將。屏息聽命。環海之內。絕島之表。靡不皞皞嚮化。後陽成帝嘗謂大將軍曰。乃父家康。生長乎兵間。未遑施仁。卿治世良將。宜敷惠廣澤。傳祚子孫。永翼王塗。綏寧元元。服膺聖訓云。

昭代記卷五

二十九

帝以身爲儀型。故元和之治。殆踵延喜天曆之量。雖烈祖莫以尚焉。蓋非諛言也。世傳大君幼時。使人讀書而聽之。粹有怒牛。登堂奔突。戶障左右。錯愕失厝。大君神色自若。閱書不輟。豐臣太閤與諸將觀猿樂。有虎破檻出走。攀堂階。諸將或起或走。虎進向加藤清正。清正按劍叱之。轉近大君坐。大君端坐睨之。虎乃去。車善七者佐竹氏臣丹波猛虎之弟也。猛虎逢誅。善七欲

報兄讐。仕爲屨人事。覺被縛。卽首實曰。欲拔刀斫君者三。手頭不能拔。請速斷吾頭。大君曰。壯士。盍折節仕我。善七掉頭曰。旣以爲仇。惡乎得而君之。大君曰。雖然。吾不忍殺汝也。盍少緩意。以至命。善七曰。臣壹讐天。何顏接於人。必欲賜生乎。請得乞丐以畢生。乃以爲乞人。長荷嗟偉夫。舍弘宏大。與乾坤同其量。而畏天崇神。敬親尊王。慈惠慄慄。如無所容其身。若乃遜志約身。省嗜欲。攝威儀。禮大臣。體群臣。不侮無告。不凌小寡。恐四海之內。一物不獲其所者。皆發乎其至性焉。洵矣。嶽神誕降。令之守文。開治者也。天之愛民。不亦甚矣哉。

昭代記卷五

三十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一

大猷大君諱家光台德大君長子母崇源大妃慶長九年甲辰七月十七日生於江戶西城少名竹千代十二年立爲世子十三年以內藤若狹守清次酒井備後守忠利青山伯耆守忠俊爲傳台德大君嘗觀樂會地大動衆皆駭走大君不動時世子隔屏風而坐青山忠俊抱之以走世子問大人避宮乎否忠俊荅不知世子怒曰安有大人未避而吾獨避之哉因批其頭嘗

昭代記卷六

內讎烈祖賜爵世子世子酬之禮酬時手取肴於盤進之而世子適忘公子國千代自旁代進既罷烈祖謂侍臣曰竹千代必爲偉器彼忘侑肴而阿國代之在他兒將面發紅而舉止自若可以見其度量矣崇源大妃鍾愛國千代供億豐優中使自兩大君至者適國千代宮輒醉飽加以恩賚由是群臣媚附焉而東宮則寂然永井直清傳十郎信濃守尚政弟也獨候伺東宮終始匪懈保母春日局深憂之以爲直清忠正無貳密以世子命諷尚政直清曰雖微命固將請

焉尚政聞直清言遽起直清謂拒已言牽裳留之尚政笑曰世子有命安得不更衣卽入白儲君不安狀大將軍驚曰苟如此何不早告焉益尊重世子儲位乃安元和二年以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青山伯耆守忠俊爲傳按忠俊慶長一三年與酒井忠利內藤清次同命傳先臣因疑有一誤然前命如少傳後命如大傳未可知烈祖謂大將軍曰竹千代事無大小悉以咨三人勿聽他人言昔我少壯時信大賀彌四郎遂誤三郎言未畢泣下且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材質成就之

昭代記卷六

二

三人同心輔導德慧益進一日忠世朝見座側有撒金香撞命侍者取之世子有愧色曰堀田正盛所進也忠世曰昔烈祖在駿府方食見侍臣著新樣美袴慍而不食以責其奢靡正盛年少淺思慮獻此奇玩以誘驕侈夫奢不與亂期而亂自至可不忍乎手毀之世子學猿樂忠俊偶入見其對鏡治粧直前取鏡投庭曰是豈人主之所爲哉世子改容謝之六年九月加首服改名家光拜從二位權大納言八年九月行擢甲議十一月遷居西城九年三月拜右近衛大



將右馬寮御監四月十七日登日光山拜闕宮  
七月從大將軍如京師入伏水城廿七日天皇  
使大納言藤原實條頭中將藤原季俊就伏水  
城拜正二位內大臣征夷大將軍淳和獎學兩  
院別當源氏長者賜牛車隨身兵仗右大將右  
馬寮御監如故八月六日入觀謝恩閏月大駕  
還江戸是月岡崎城主本多豐後守康紀卒賜  
子伊勢守忠利遺封五萬石十月封仁賀保兵  
庫頭舉誠於出羽由利邑萬石加六鄉兵庫頭  
政乘萬石自府中移封出羽本庄城并舊食二

昭代記卷六

三

萬石移河中島領丰岩城四郎次郎義隆於出  
羽龜田城食二萬石先是筑前國主黑田長政  
卒是月分其封賜長子右衛門佐忠之四十三  
萬石叔長興五萬石季高政四萬石長政以開  
原功封筑前五十二萬石偃武後絕口不復言  
兵事招學上林信勝受論孟信勝爲著厄言抄  
有小瀬甫菴者編豐臣氏史請長政需其功狀  
長政曰予之從軍爲國而不爲名也今世屬升  
平而以武顯非吾志也平素檢身修政能納規  
諫月集士大夫燕語以求直言名曰異見會嘗

昭代記卷六

四

宴宰臣長政誦謠合座嗟賞獨毛利光一默然  
垂泣長政問其故曰臣粗學謠識其曲節今公  
所誦無有合調者公聰明何不知其拙而誦之  
非驕乎群臣皆知其劣而譽之非諂乎君驕臣  
諂臣不知其終如何是以不覺涕下長政稱善  
賞以名刀終身不復誦謠云皆川山城守廣照  
上總介忠輝之傳相也忠輝之廢坐奪封十二  
月赦廣照賜常陸府中田萬石其子志摩守隆  
庸五千石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五千石自小田  
原移封武藏岩槻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加永

井信濃守尙政五千石并新墾田食二萬四千  
石加青山大藏少輔幸成遠江地三千石青山  
忠俊之從駕京師也病不朝及還大將軍使幸  
成傳密旨收其岩槻封移之上總大多喜城給  
二萬石實忠俊於上總網戶世莫知其罪者忠  
俊性剛毅而寡默見人主有過失輒捐軀切諫  
或至憤激詬罵而接下有恩禮好獎拔人材雖  
在寒微子弟一見其面終身不忘及廢舉世歎  
惜焉

寬永元年甲子先朝之時諸巨藩朝江戸者大

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至是召諸侯伯於朝。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儕。故加禮待。不敢比諸第將士。至於孤。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總統之任。而等夷待之。體統非宜。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諸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載。熟思以決去就。伊達政宗曰。諸侯孰敢不從命。或有異志。政宗請前驅以蕩滅之。又顧侯伯曰。公等意何如。皆逡巡曰。惟命之從。大將軍乃起入室。便服獨坐。以次延諸侯。賜佩刀。諸侯受刀拜。大將

昭代記卷六

五

軍曰。檢刀。諸侯悚息。抽刃寸許。而後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是時巨藩宿將。逮織豐二氏時者。唯政宗及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數人。而政宗尤爲蓋七。酒井忠勝嘗退朝。與政宗遇于序廂。政宗謂忠勝。請角力。乃相共搏。井伊直孝偶過。謂忠勝努力。若輸。則譜第之耻也。忠勝終投。政宗皆哄笑而去。大將軍嘗宴政宗。直孝在座。酒酣。政宗舉觴起曰。侑諸可意人。前獻大將軍。直孝掣政宗肘云。不敬。却其杯。明日政宗詣直孝。謝過。當時簡樸大率類此。三月。西班牙國使

來到薩摩。請赴江戶朝見。廷議以其國奉耶蘇教。却之。先是召松平忠昌。使執政。先傳旨曰。忠直不道。幽廢。褫封。然以政中納言之後。忽諸亡滅。大君深悲焉。因欲使卿嗣後。殿下今應而命。忠昌曰。大君愍秀康後絕。令臣奉祀。何榮加旃。然有嫡孫仙千代在焉。大君尚垂恩於仙千代乎。則惟命之從。若廢之而獨仁於臣乎。臣不敢承當。土井利勝曰。仙千代爲大君之屬嬖。如之何廢之。但國家有大憲。不得不壹正法。卿請勿辭焉。他執政亦皆慫慂之。忠昌不敢從。曰。若然。

昭代記卷六

六

有內旨曰。必不廢仙千代。則當拜命。不然則不能從也。利勝乃謝罷。忠昌忠昌退。告病不朝。是月。松平仙千代越後高田城。廿五萬石。忠昌自高田移。越前北莊城。食五十萬石。改北莊曰。福井。福井南通京師。北控加能。爲北道要鎮。秀康所招致之士。又多萃胄右族。大率雄鷲。臣制不可以付幼冲。故舉其舊土。賜忠昌。分大臣本多富正以下百有五人爲之臣。五月。封本多飛騨守成重於越前丸岡城。食四萬六千餘石。成重舊爲前宰相。忠直傳相。至是還仕幕府。大垣

城主松平甲斐守忠長卒。賜子五郎忠憲遺封五萬石。六月，先是桑名城主松平隱岐守定勝卒。子河內守定行襲封十一萬石。移松平川羽守直政於越前大野城。食五萬石。賜其子五郎八直基安房勝山三萬石。七月，福島正則死于河中島謫所。遺堀田勘左衛門正吉檢尸。則其臣津田某既茶毘之矣。以犯律收所給四萬五千石。長子備後守正勝先父死。賜庶子市之丞正利三千石。以存其祀。正利寬永十四年十一月卒。無子家絕。土浦城主松平伊豆守信一卒。年八十六。先是信

昭代記卷六

七

一義子安房守信吉先父卒。故賜孫山城守忠國遺封三萬五千石。八月，鹿島領主鍋島和泉守忠茂卒。賜子孫平太正茂遺封二萬五千石。遣青山大藏少輔幸成傳命甲斐中納言忠長加封駿河遠江并舊食五十五萬石。忠長不色喜。又無謝辭。傳相島居成次在側。幸成與成次言陳賀忠長慨然曰。嗟。幸成爲三州過我分乎。我親將軍之子弟。豈慊於懷乎。成次彌縫以罷。幸成因進垂涕。諄諄懇諫。忠長不得已登朝謝恩。於是遷治駿府。西諸侯每東覲。必先朝駿府。

進士宜如烈祖在時。忠長乘貴驕慢。一夜夢日裂爲二。意謂是天下分裂之兆。一統之業必在於我。獨自喜益多放肆之行。忠長愛駿犬畜數十疋。出則前驅牽之一日出。前驅見薩摩士避駕跪路旁放犬噬之。士踊躍抽刀砍之。忠長遣使請得殺犬者甘心焉。島津家久悲曰。獅犬可斬孰敢束手見噬傷。且以狗彘視我士。何其不與也。終不肯遣。忠長大怒欲待其還國而要擊之。上井利勝居中和解之。其他不法浸淫漸聞矣。加酒井讚岐守忠勝二萬石并舊食三萬石。

昭代記卷六

八

移大垣城。卡松平五郎忠憲於信濃小諸城。食四萬五千石。分其五千石賜忠憲庶兄采女忠利。移福智山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於美濃大垣城。五萬石如故。移中島津城主稻葉大夫紀通於丹波福智山城。其四萬五千石如故。十一月薩摩國主島津家久使其宰請曰。自東照宮統治而還。于今三十年。世平民驢。天下孰不仰洪澤。請令吾儕室家常居江戶。則夫人皆安於居其府城矣。可之。先是諸侯多置孥於江戶。然或移或否。至是家久首徙家眷。諸侯相繼倣之。



江戸益盛十二月朝鮮國王李某使鄭岏姜弘重來聘加京極若狹守忠高二萬石并舊食十一萬三千餘石加越前傳相本多伊豆守富正六千石并舊食四萬五千石以爲松平伊豫守忠昌傳相討稻葉丹後守正勝萬石正勝內匠頭正成之子也其母爲春日局正勝幼從母養於後宮及長敏而有氣力奉公恪勤匪懈能獻替可否又以母故稍貴幸加駿河傳相島居士佐守成次萬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以守甲府城有僧靈岸者勸募聚財謀役夫搬土石填城

昭代記卷六

九

東海淵爲原陸者十八町是歲竣功創巨刹名靈岸寺世呼其地亦曰靈岸島大將軍嘗出城門指其前面曰問是誰宅侍臣對曰酒井雅樂頭乃側目視之一日當朝會諸侯皆晨集而大將軍宿在子城未還忠世自往促歸將命者不敢通忠世直入白之大將軍怒曰不通謁而入何也宜退而俟罪焉忠世曰臣不敬之罪請得俟後命今列侯咸會宜速回軫而行禮焉大將軍乃還受賀居數日未有後命忠世白前大將軍曰臣性拙劣加以耄賸頗失大君旨請免職

因言前日事前大將軍請大將軍官召忠世侍座謂之曰卿年老久勞於輔翊且甚寒蒙此手取幅巾授之忠世不敢戴大將軍申諭令戴大將軍莞爾曰巾甚稱矣前大將軍謂大將軍曰如聞忠世失歡彼先朝之勲舊練達政務及禪大統并以付焉而以廷旨疎之是私意也治天下者豈容有私意哉因反覆申誠大將軍惶恐謝過既而徵忠世謂之曰卿忠於我我乃弗之諒噬臍莫及焉自今後見我過宜直諫勿諱焉會浚城隍大將軍巡視執政庶司從焉乃令忠

昭代記卷六

十

世前行大將軍連言戴巾忠世乃取巾於懷蒙之自是寵遇如初二年乙丑大將軍銳意圖治土井利勝每啓事請旨不言己意先取處裁所命未允輒曰請再四詳審大將軍乃反覆思之必得其當然後發命故日益明習政體事無過舉焉大將軍嘗登譙樓望見工場有小吏盜材者顧問左右左右未應利勝前賀曰東照宮之居三河屋傾不違造垣類不及補當是時雖賞盜盜何由至方今工場材木丘積州郡運輸絡繹輻湊雖日盜千

章守者不覺國家豐饒至此臣敢賀焉故事執政議機事於密室利勝命設座於千席院中央盡撤戶障軒豁呈露以議利勝之宰曰寺田與左衛門有奇才大將軍時使人就利勝家詢事命曰利勝不在則諮於與左與左慮事或未決輒歸家白晝閉戶點燈繫鼓於頸舞蹈然後謀慮出率出人意表云先是成瀨正成在尾張遭病自謂不起力疾來江戶大將軍使土井利勝往問之正成常言吾必赴日光山而死故有是行子弟宗族固止之正成曰素懷不得遂願當

昭代記卷六

十一

烈祖忌日而死正月十七日沐浴易衣告別於父兄子弟晏然而沒年五十九大將軍甚哀惜焉令都下停樂三日如大朝執政之喪賜子半右衛門正虎遺封三萬五千石是日僧天海在日光山見正成衣冠謁神廟驚曰成瀨君其謝世邪馳使問則死矣正成生與烈祖同日死亦同日遺命埋骸於日光山闕宮側託天海建碑正成之少也從烈祖在大坂豐臣太閤與烈祖登城樓見三河士調馬太閤問烈祖驪馬紅韁者爲誰曰成瀨小吉也問其祿曰二十石太閤

曰好男兒若臣於我則予五萬石他日請之烈祖以命正成正成固辭烈祖曰汝仕豐臣氏於我亦有便正成泣曰公以臣爲利祿易君者耶若強命焉則臣有死耳烈祖以告太閤嘆曰卿得良士何其多也正成父正吉從長篠軍自盡其戰鬪狀於屏風正成亦自畫長湫血戰狀以爲一雙傳之子孫父子生長於兵間並解丹青世奇之三月定賜第步數萬石至七千石方五十步或四十步或三十步三千石至二千六百石三十步或二十步二千五百石至一千六百石四十步或三十步一千五百石至八百石三百石至二百石

昭代記卷六

十二

二十步或四月長門前中納言輝元卒初輝元之降也削安藝備後八國賜長門周防三十六萬石輝元以爲莫以祿士請納二州自逃於高野爲僧秀元使人檢地得七十萬石以告輝元喜乃就封及卒賜賻銀五百枚秀元有文武材征韓之役十四歲命爲總督諸將能用命大將軍素聞之曰吾益友也每東觀數召問古今成敗得失以爲樂人不曰毛利參議而曰談伴衆皆川廣照亦以耄艾多聞識被親與林信勝大橋立慶等同侍燕語廣照號老圃有所欲告書

著諸刀條以備忽忘進朝者多倣之呼曰老圃  
結優高年賜乘輿入門七月十七日大駕登日  
光山拜闕宮大將軍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  
言及東照宮事輒曰少踈之乃改衣帶盥漱然  
後聽之每有迅雷火災必衣冠遣中根正盛壹  
守護視紅葉山大廟未還不敢脫盛服廿日大  
駕至自日光山松平右衛門佐正綱有才幹善  
治財立貢賦制巧爲培植嘗表日光山行道以  
杉數萬章鬱葱爲林是月加正綱相模甘繩地  
萬七千餘石并舊食二萬二千餘石初正綱之

昭代記卷六

十三

在三河也祿微赤貧有一朝衣嘗當暑節濯之  
未乾因欠朝參烈祖問而知之乃賜布一匹後  
封侯每語人曰往歲賜布之喜勝乎賜萬石凡  
月酒井阿波守忠行以父蔭賜上野田二萬石  
忠行雅樂頭忠世之子也封內藤伊賀守忠重  
萬石以爲書院番頭中村陸奧城主相馬大膳亮  
利胤卒賜子虎之助義胤遺封六萬石加稻葉  
丹後守正勝上野田萬石并舊食二萬石十月  
豐前參議忠興將歸藩大將軍賜之駿馬初烈  
祖得良方輒遂精藥製之世稱烈祖袖藥前大

將軍召忠興賜之藥曰宜備遠涂之用又錫寶  
刀曰此清水藤四郎所造也吾昔與卿侍豐太  
閣卿視此刀曰若得佩清水刀把利休臂影茶  
匣以行茶餞則天下之至樂也其言猶在耳今  
將遠別聊以贐之忠興感謝而退河狹山領主  
北條美濃守氏信卒賜子久太郎氏宗遺封萬  
石十一月大獵於牟禮野大將軍急令諸隊向  
北隊長以四野曠渺難辨方面喧聒雜擾時方  
晌午松平信綱仰見日影令曰背日諸隊乃定  
創寬永寺從僧天海請也十二月移高槻津城

昭代記卷六

十四

主內藤紀伊守信正於近江長濱城五萬石如  
故大將軍觀麾下士甲冑器械以上田萬五郎  
元勝新見藤四郎正信黑澤木工助定幸安部  
次郎兵衛正成器備充豐各增賜采百石加賜  
仙村出羽守家政三千五百石以爲大番頭  
三年丙寅正月封阿部豐後守忠秋萬石去歲  
臘古河城主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卒年六十三  
賜子信濃守尚政遺封并尚政所自食共八萬  
七千餘石分其萬石賜三子傳十郎直清豐前  
守直員長八郎直重初井伊直政之封澤山也



辭弗受曰成統一之功者吾儕百戰之力也而池田福島等以一戰勞賞皆在我上者何哉直勝往說直政曰池田等之於我非有君臣之分也而弃妻子不顧爭命白刃之下以誅大慙而與臣僕同賞何以服天下之心子之所將關東兵也所食關東粟也雖舉軍殞命安敢望其報今特恩益封不亦幸乎直政勃然曰子以獲一信輝首故輕我乎我雖不肖不與子輩同伍直勝曰子少年承殊寵多隸壯士以爲隊帥故屢有功若子常侍麾下故不能立功耳若易地則

## 昭代記卷六

十五

豈出子之下拂衣而去後數日直政慙悔謝恩受封自齋寶器造直勝謝曰疇昔之言僕深耻焉僕藏一茶壺曰文林相傳出於明國聊進之以表吾微忱焉直勝弗受直政曰子幸誨僕死骨復生而却之是竟不寬僕也直勝乃受遂爲金石交直勝受學林信勝年老作教訓和歌十五首以授子弟子弟皆慎貞共職並不墜家聲云四月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三萬石并舊食八萬六千石自執政出鎮大坂城長瀨城主內藤和伊守信正卒賜其子豐前守信照遺封五萬

## 昭代記卷六

十六

石閏四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刻卒忠刻妻者前大將軍之女也給粧田十萬石至是收其田小幡領主織田兵部大輔信良卒賜子百助信昌遺封二萬石六月前大將軍如京師廿日入二條城七月十二日入觀獻白金五百枚綿千把皇后白金三百枚綿五百把大將軍以是日發江戸八月二日入京師十八日天皇使中納言藤原實顯頭中將藤原基晉就二條城拜前大將軍大政大臣固辭改拜左大臣拜大將軍從一位右大臣翌日拜駿河中納言忠長尾張中納言義直紀伊中納言賴宣皆從二位權大納言水戸宰相賴房從三位權中納言九月六日天皇幸二條城兩大將軍迎拜文武百官及諸侯皆扈從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卓越前古天皇大雛駐蹕五日大設饗宴舞樂蹴鞠天皇御製和歌兩將軍以下皆應制賡歌親王公卿百官皆有贈遺陪從諸侯各進階一級行幸之儀久職有司爲儀注高倉天皇之幸福原後小松天皇之幸北山皆威儀草潦近代聚樂之幸則儀流華侈典禮闕如盡不足據以爲矩當邦隆極

治之際逍遙游豫不愆禮不僭度振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十三日天皇再詔拜前大將軍太政大臣入將軍左大臣是月封小笠原幸松丸長次於播磨龍野城六萬石長次信濃守忠修之子也大坂之役忠修從父秀政死事長次在襁褓因使忠真襲秀政封忠真固遜不得命後又數辭大將軍嘉其謙讓因盛典錫命於二條城褒忠修死事且成忠真之禮讓也封本多能登守忠義□□□□四萬石松平中務大輔忠知於出羽上山城四萬石移上山城主松

昭代記卷六

十七

平丹後守重忠於攝津三田城食三萬石崇源太妃薨十月大將軍前大將軍相尋還江戸十二月定布帛制加山形城主島居左京亮忠政二萬石并舊食二十二萬石賜內藤百助正勝兄修理亮清政遺封二萬石加內藤伊賀守忠重萬石以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秋爲小姓頭封堀田出羽守正盛萬石以爲小姓組番頭

四年丁卯正月會津城主松平下野守忠鄉卒忠鄉蒲生氏鄉之孫也無子封除賜忠鄉弟中

務少輔忠知伊豫松山城二十四萬石以會津東方要鎮欲賜藤堂高虎高虎曰莫若加藤嘉明嘉明恪謹奉公必無東顧之患矣於是加嘉明二十萬石賜會津城并舊食四十萬石嘉明辭曰臣老矣士若河村權七亦皆死莫以衛大邦矣大將軍曰有子若明成奚爲不能守焉嘉明乃奉命是日明成遇伊達政宗於廷政宗手加額曰聞卿父子封會津無寧備乃翁乎乃翁雖耄矣然非卿輩所能禦也因大笑明成曰老黃門若承賞倍地則今卽來矣征韓之役嘉明

昭代記卷六

十八

與高虎爭功不和至是嘉明聞高虎薦已自詣高虎謝釋前恨自偃武後十有餘年海內寧靖府庫充溢諸侯加地進律無歲無之至麾下士增采益俸者不可勝紀大將軍恢廓好施子連歲與前大將軍臨尾紀水三親藩及駿河大納言第賜賚不貲母以藤堂高虎立花宗茂等爲伴亦時徵列侯於寢殿兩將軍更開茗讌以親待之是時茶儀盛行王公侯伯多造茶亭於苑環堵之室賓主團欒主人躬親燒炭點茶間有酒饌侍御自外傳送膳具事務簡省畢輒或覽

射御或張散樂恩賜洽其臣僕是以宗室懿親  
驪洽日厚而諸侯滋和穆焉三月加守屋下城  
主土岐山城守賴行五千石移封出羽上山城  
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加真岡下城主堀美作守  
親良八千石移封下野烏山城并舊食二萬五  
千石稻葉內匠頭正成嚮封絲魚川視松平忠  
昌國政及忠昌移封越前正成失侯還江戶居  
長子正勝家是月新賜真岡二萬石正成不知  
其所由迨謁前大將軍笑曰汝妻向爲將軍乳  
母不復還于汝也乳母卽春日局也局以保育

昭代記卷六

十九

恩深被寵眷嘗夜歸城門鎖告曰春日局也久  
松彦左衛門監門曰期既過勿論乎春日雖則  
天照大神亦不許入焉大將軍聞之曰鎖鑰如  
此吾得高枕而臥矣因加賜食邑或天野彌右衛門  
門或以爲初鹿四月飯山信濃城主佐久間備前  
守安政卒賜次子日向守安長遺封三萬石五  
月京尹板倉重宗朝于江戶重宗手捫茅鞋獻  
之曰是先臣所教臣東照宮在參河時所御也  
願以念祖業艱難重宗明決善治訟有女童亂  
其乳母夫繫獄重宗將他適女牽裳請釋乳母

大重宗怒合女兩手以紙縷紐二指命留守者  
曰解係者斬矣女泣家臣犯死解繫重宗繫其  
大三句然後放之而賞解紐者二婦爭子重宗  
曰官何知所出援得者卽是乃使二婦援女左  
右手女不堪痛泣一婦援得悅甚將抱去重宗  
厲聲曰彼非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強援  
也汝則反之汝非兒之母也二寺寶藏古硯皆  
名松陰傳言平重衡遺物爭其真贋重宗曰重  
衡貴公子硯名松陰者何必一二僧乃服婦人  
言夫爲賊所殺刀有血痕賊必病創使吏搜之

昭代記卷六

二十

不得徧問瘍醫一人曰不知何人請臣載便輿  
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輿中抗墜如上下  
山暮至其家屋宇宏壯主人馮几而坐云爲賊  
所斫傷臣與之藥留十餘日送歸家重宗曰汝  
在其家何所聞見曰無何也但歸途聞異鳥鳴  
擔夫曰所謂呼佛法僧者也臣聞高野日光獨  
有此鳥然二山非一日程臣意怪之而不敢問  
焉重宗笑曰汝不記俊成之歌耶乃遣吏松尾  
山搜求卽得賊人以爲神嘗出行市兒指輿連  
呼周防意如有所憎怨者重宗駐輿問得父名



明日召問汝有何冤對曰小人有叔父侵財訴之不得直重宗使屬吏檢前後按牘因謂其人曰吾謬矣然事已經年不可覆按因出私財償之重宗爲政大抵略文書人以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僞因事轉換文書不可專據以爲治若以爲證亦以爲害故吾不務爲此也然重宗父子所定科條後人傳之曰板倉政要至今爲律七月以烈祖所定僧院規制漸弛命重宗及僧崇傳會議於土井利勝宅重宗定法令八月東埔寨遣使請修舊好九月江戸火是日風

昭代記卷六

二十一

猛火發橫山街至芳原三日而滅死傷者甚多十月小泉<sup>和大</sup>領主片桐主膳正貞隆卒賜子石見守貞昌遺封萬二千石分賜次子勝七郎貞晴三千石十一月川越城主酒井備後守忠利卒讚岐守忠勝襲封并忠勝所自食共八萬石忠勝顏渥丹有痘斑如大豆或容儼肅有言者骨節似武田信玄一異僧相之曰真萬人傑也爲人器度宏淵人莫能測其闊奧其輔政務存大體嘗有群盜蹤跡詭秘吏請儆板倉氏故智京師有劫賊莫能獲焉重宗乃揭榜於衢告者

予若干金又潛勅吏附注其傍賞倍則告實盜魁見之以爲其黨所爲乃出首忠勝曰賊主捕盜者爲此亦可輔相之任則異于此治天下大信爲本豈可以術誘人哉

五年戊辰正月前大將軍養本多忠刻女爲己女以嫁池田光政先是光政年甫五歲初謁烈祖進諸膝下撫其髮曰輝政之孫也手賜佩鉞光政拔而觀之退烈祖目送之曰神采秀微非凡兒也及長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謂宰臣在側者曰汝輩宜留心于此以匡予之

昭代記卷六

二十二

不逮亦須各求忠益莫諱鯁言中川謙叔<sup>權右衛門</sup>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謙叔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便其身圖哉吾爲社稷言忘其不恭矣嘗進俳侍醫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闈獨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舉臂語曰吾時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厨啜羹嚼沙光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盆

耶光政意乃解謙叔近江隱士中江原之門人也。原德行醇雅，爲時名儒。光政崇慕之，每東行請而見，諸大津驛問道求人材，故其弟子多仕於因幡。二月，定座下士從隸之數，高須美濃城主德永左馬助昌重坐父子間爭奉公不恭，奪封五萬三千石，幽昌重於莊內，緩部波門領主別所豐後守吉治以刑病不朝，日耽遊畋，奪封二萬石。先是庭瀨中備城主戸川肥前守達安卒，是月賜遺封二萬五千餘石予土佐守正安，分其餘六千石賜仲安、尤叔、安利。四月十七日，前大將

昭代記卷六

二十三

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實條中納言源通村奉幣修法會，以當東照宮。十三年法忌也。廿一日，前大將軍還江戶。廿六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五月朔，大駕至自日光。上田濃信城主仙石兵部大輔忠政卒，賜遺封六萬石。其子兵助政俊。七月，江戶地大震，城壘多壞。八月，天皇欲禪位皇女，前大將軍上書諫之曰：「陛下春秋猶富，弄璋之慶，何不可期？未宜逃位。」大將軍亦有諫疏。天皇從之。監察豐島信滿刑部有憾於執政，牛上正就殺之。殿廷番士青

水義精久左衛門抱信滿扼之，義精身蒙重創，其日死。水野忠善監物正就曙也。時直殿聞變馳至，問信滿何在。聞義精捕之，乃止。大將軍欲族信滿，酒井忠勝曰：「誅宜止其身矣。」明日賜信滿及子主膳自裁，分正就遺封，賜長子河內守正利四萬七千五百石，次子帶刀正義五千石。九月，山形城主鳥居左京亮忠政卒，賜子伊賀守忠恆遺封二十二萬石。初，忠政父元忠之死，節於伏水城也。豐臣氏士雜賀孫市重次獲級，收其帶甲佩刀，以爲徵。一統後，重次委贅水戸，嘗使人

昭代記卷六

二十四

謂忠政曰：「先公臨終時，小人侍側，其服御佩劍收藏以至今，欲備諸電覽，顧事近唐突，而鄙衷無他，伏請垂亮。」忠政悅，請觀之。重政乃齋往，忠政諦覽其衣甲刀鉞，泫然泣下曰：「不圖三十年後再觀此物，髣髴如對遺容，厚饗重次，翌日遣使報之，加以重幣。」曰：「吾子之惠大矣。」然吾家傳遺器尚多，此物宜留諸子家，以垂芳躅也。自是後，忠政每歲發份以通音信。中納言賴房聞之，命有司先使期修橋圯，潔埽涂巷，予重次肴饌，以宴使者。真岡野領主稻葉佐渡守正成卒，賜

遺封於子丹後守正勝并正勝所自食其食四萬石十月以青山大藏少輔幸成爲執政幸成砥礪氣節與松平忠良本多正勝水野忠善等競誦究戎備冀天下有變立大功閱器械峙饒糴聞有上經歷戰塲修練武技者輒厚祿延致新發田後越城主溝口伯耆守宣勝卒賜遺封五萬石於伯出雲守宜直分其新墾田賜仲宣秋七千石叔宣俊五千石季宣知四千五百石十一月佐伯後豐城主毛利伊勢守高政卒賜子攝津守高成遺封二萬石高政豐臣氏臣九郎左

昭代記卷六

二十五

衛門高次子也本姓森氏豐臣氏與毛利輝元相遣高次爲質輝元約爲兄弟以森毛利同訓改稱毛利關原之役高政屬於我至是年七十三歲而卒諱伊達佐竹上杉南部等數十藩重修江戸城十二月窪田與陸領主土方掃部頭雄重卒賜子彦三郎雄次遺封二萬石初大久保忠隣之禱封也天下知其冤并伊直孝間言曰公欲有所啓乎僕請白之忠隣曰辱公厚誼然謂吾無罪是暴君之過于天下也非吾素志也直孝攬淚而出及聞烈祖薨剃髮曰吾欲易形

所以至今者嫌于遁刑也且吾薦人無私不漏公事不爲隱匿之行雖不奉佛足成佛也蓋示無復出之意也及本多正信卒召之不出是歲卒于石崎年七十六向所謫二子右京亮教隆主膳正幸信及山口重政二子弘隆重恆皆召還祿之教隆幸信皆至大番頭次年賜重政常陸田萬五千石以爲謁者天野康景之亡也人莫知其所之或傳遁匿于小田原西念寺後七年七十八歲而沒至是召還其三子對馬守康宗左兵衛康勝六右衛門康世皆賜俸以存

昭代記卷六

二十六

其祀先是明海徵人顏振泉據臺灣招我邊民逃隸爲之長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云頭目及振泉死我民代爲甲螺時紅毛夷亦借臺地築城郭居之其長曰甲比丹我商舶適印度者過其近海爲紅夷所殺掠甲螺力莫之救會長崎商人濱田彌兵衛往甲螺備告之圖報復許諾彌兵衛有弟曰小左衛門子曰新藏皆勇敢有膽力乃與甲螺黨廿人還長崎具狀請之鎮臺奉行末次平藏允之備船募卒付之彌兵衛是歲彌兵衛裝其卒爲農丁被蓑笠持鋏鏹往到臺灣



請於紅毛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稀中多蒿萊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比丹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許遽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多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也假令日本欲略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奚使俺等小人之爲更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及鎡鋸耕耘具而已還備白甲比丹甲比丹意稍解乃許登陸彌兵等得入城謁甲比丹請受屢爲氓弗允請還本邦亦弗允留數月屢請不報彌兵謂衆曰甲比

昭代記卷六

二十七

丹不許吾去留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常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比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閣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之於牀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比丹惶恐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比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比丹曰惟

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闕於庭其後入者頗爲礮所傷彌兵乃左手扼甲比丹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比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艤蠻舶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欲拉甲比丹去甲比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俛俛無所依某有一兒年十二願代某從公幸垂憐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還報於鎮臺鎮臺稟大朝厚賞之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國主□□氏聘而祿之云

昭代記卷六

二十八

六年己巳二月杵築城主杉原伯耆守長房卒賜子吉兵衛重長遺封二萬五千石岡田中備領主伊東丹後守長次卒年七十賜子若狹守長昌遺封萬三千石大將軍病痘幾危殆酒井忠勝晝夜侍側竭心衛奉適至大廚見具二盛饌問之厨人荅曰一以奉駿河公忠勝投其一厲聲曰大君疾瀕危爲臣子者宜憂懼忘寢食而汝輩設心如此果何意也時大將軍未有繼嗣而大納言忠長威寵尙盛故忠勝云然春日局竊禱于東照廟曰大君不豫甚劇妾雖賤嘗乳

養之願得以身代焉。賴宗廟之靈尊體得愈。則他日妾罹疾。誓不近醫藥也。局忠而靈慧。大將軍嘗餐不稱旨。更命炊飯。不能遽辨。竟廢食。局謂執政曰。公膳多品。其適口與否。宜有之。顧食以穀爲主。若以失和而廢食。則非所以奉養玉體也。自今後宜炊稻麥諸穀七種。至尊從其所欲。其餘使宮人及厨下胥徒食之。未必爲耗費。且左右侍御之徒。夙夜勤勞。易餒。卽頒餽餘。亦一惠也。局見宮人衣曳地甚長。訓之曰。婦人巾衣以純白爲貴。曳地則色易變。且觸塵垢。以侍

昭代記卷六

二十九

左右不敬。宜兩手握裾。踣蹐周旋。不可過婉弱。初吾夫祿薄。吾自製襪。其他針黹無不爲焉。凡婦女不能爲裁縫織紉事。爲不婦。雖宮化間。宜學婦功。且須每晨夙興梳粧。勿使人見睡面也。三月柳生。又右衛門宗矩叙。但馬守宗矩父宗巖。本姓菅原氏。右大臣道真之裔也。世居大和柳生里。因以氏焉。以技擊雄於天下。創一家曰。新陰流。宗矩繼父業。亦稱海內無雙。前大將軍及大將軍皆從受業。弟子盈於四海。一日有客踵門請謁曰。僕有不戴天之讎。搜索數載。今乃

得焉。詰旦將赴鬪。然小人未嘗習刀法。願片言垂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敗。以鐔擊人者勝。其人果獲仇。大將軍嘗游品川別館。宗矩從焉。命侍臣角刀法。管馬諏訪部文九郎善騎。不善刀。每對皆輸。恚曰。臣騎鬪則不敗。試之衆不能克。乃命宗矩。宗矩既近數步。駐馬候其來。撲馬首。馬驚。因擊其人。大將軍曰。果然。深乎技者也。大將軍既學於宗矩。欲究其精。宗矩曰。技以心爲要。心得而技從。不如參禪學心法。乃薦僧宗彭。竟得其要。宗矩藉刀術論治道。大將軍益喜。嘗

昭代記卷六

三十

曰。吾爲政得之。宗矩刀法居多。後置大監察四員。用宗矩任之。累益邑至萬二千餘石。宗矩同時有小野次郎右衛門。亦以刀法師於二大將軍。初稱神子上典膳。其師曰伊藤景久。景久弟子有善鬼者。術超等輩。而其人憚惡。不可教訓。景久常欲殺之。一日謂典膳曰。欲使汝斬善鬼。然其技實優。汝吾有秘法。曰夢想劍。傳之足以克善鬼矣。於是景久拉二人抵小金原。謂曰。吾試術於天下。莫能相抗者。吾志願畢矣。吾有神方。曰瓶割刀。非汝二人莫可傳者。然一方不得

分授二人決輸贏。吾授其贏者矣。二人大喜。拔刀決鬪。典膳用夢想法斬善鬼。景久大褒之。復授瓶割法。景久乃曰。吾術盡傳於汝。汝可以雄於天下。吾其歸于佛矣。遂去。不知所之。典膳宅於江戸近郊。有膝折村。劍客殺人而匿于民家。村民訴于官。請令典膳討之。許之。乃使小幡景憲爲監使。率典膳往。典膳立其戶外。自呼姓名。且曰。若能與吾敵乎。出與入。從若之便。劍客曰。我聞典膳之名久矣。幸快戰。提長刀徐出。典膳刀不過二尺。進斷其左右腕。顧監使曰。刎之否。

昭代記卷六

三十一

景憲領之。乃縛其頸。烈祖召見而祿之。賜米三百石。冒其外祖父氏。改小野。上田之役。力鬪有功。所謂七槍之一。前大將軍賜偏諱名。忠明。復益二百石。忠明上夢想法於大將軍。甚賞之。曰。不唯刀法可用。以爲政矣。汝莫傳子孫。吾傳諸汝之子。宗矩。忠明子孫皆傳父祖術。世爲大將軍師。時多刀人於路。下令逐捕。搆直舍於街陌。寘兵警備。街舍之建。自是始。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廿一日。大駕至。自日光。五月朔日。飲。既七月。以大將軍痘全瘳。將張童舞。

昭代記卷六

三十二

以壽之。執政以前大將軍不喜華靡。憚之。鳴藤堂高虎。倭旨。高虎曰。老夫眊眊。似有觸旨。應未必有嚴責。乃微啓之前大將軍曰。豐太閤時。吾嘗見諸聚樂亭矣。廼張之內寢。初擬作五關。前大將軍見第一關訖。乃還西城。大德寺僧澤菴。玉室。江月。爭階訴以犯律。幽澤菴於上山。玉室於棚倉。省江月。八月。再藤百助正勝卒。安房某邑領主子彌三郎幼。收其萬五千石。而賜五千石。大將軍臨土井利勝第。九月。前大將軍亦臨之前。後恩資無算。利勝溫厚端正。奉職恪勤不息。前大將軍之傳統也。謂大將軍曰。吾有重寶七。以傳于汝焉。利勝居其一。利勝雖不學。明達理義。不惑巫覡言。卜人進年筮。曰。某月可慎。利勝曰。一言一動不可不慎。豈容有不慎之月日哉。且吉凶在人。不在月日也。谷河和領主桑山加賀守貞晴卒。無子。收其封二萬六千餘石。賜弟榮晴五百也。以奉其祀。十一月八日。天皇俄脫屣。禪位皇女。是爲明正天皇。前大將軍得報大驚。以爲女主受統。遷都以來。無其例。且世或謂外戚擅私矣。而勅思堅決。不可諫止。自是稱皇后。曰。



東福門院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如京師與板倉重宗議禪代禮先是天皇賦和歌有遯世意詞曰葦原庸繁良波茂禮已如傳奏官知而不遯摩迪茂道有世仁有波古曾言至是板倉重宗召源通村責曰公職在傳奏親近御座必知宸衷蓋豫啓諸東府通村曰事既至此不得謂之無知假令有知而從後言余不爲也今武家爲政有臣告其君者謂之何重宗曰公須如江戶親分疏於是召通村留之三日上皇嘗勅朕欲經游諸州觀於名山巨刹宜以某日備法駕重宗不卽奉勅上皇怒其稽緩

昭代記卷六

三十三

召詰故重宗曰臣關東賤隸事無大小必不得不取東旨上皇曰朕第欲拜神禮佛耳儀衛不須備何必告焉重宗叩頭曰死罪臣奉東旨守簡禁省若不依旨行事則爲失職必欲不俟旨而行乎臣以頸當車輪以過之天威咫尺臣必嘔血以死矣雖則死不得輒奉勅也上皇屢夜微行重宗詣院奏曰近者何物狻兒詭刑上皇夜過街市臣命士卒要之路此雖細事有關官家故奏微行乃止或有譖重宗於東福太后者太后乃告其罪於幕府大將軍召重宗親訊之

重宗叩頭伏罪竟無一言既退大將軍意其誣也使酒井忠勝再問之重宗曰安有欲伸一己之私而揚國母之過乎臣有罪當罷去不敢分疏大將軍感嘆乃慰勉遣之加阿部忠秋五千石并舊食萬五千石以爲小姓番頭七年庚午正月柏原波丹領主織田刑部大輔信則卒賜子辰之助遺封三萬石二月臨堀直寄第初前大將軍聞直寄請台駕謂大將軍曰若從直寄請則勳舊侯伯皆將爭倣之無乃不可乎事乃寢土井利勝承間啓曰直寄請泣經歲營構頗費資財今乃中停將失其意前大將軍許之故臨焉三月村上後越城主酒井右近大夫直次卒無嗣除封萬二千石三池後筑領主立花主膳正種次卒賜子仙千代種長遺封萬石四月松山和大領主織田信雄卒賜子出雲守高長遺封三萬千石五月加松平信綱五千石并舊食萬五千石六月喜連川領主足利左馬頭賴氏卒賜遺封五千石於孫千代丸尊信是月江戶地大震雨毛十一月高來肥城城主松倉豐後守重政卒賜子長門守重次遺封六萬石伊賀

昭代記卷六

三十四

昭代記卷六

國主藤堂和泉守高虎卒。賜子大學頭高次。遺封三十二萬三千餘石。初高虎與織田信澄不相得。及貴薦其子蘆尾昌隆。賜之二千石。復姓。稱織田信重。人稱其忠厚。嘗作遺誠一編。述志忠孝。修文武等數條。傳諸子孫。高虎軀幹雄偉。臂力絕倫。性勇邁。饒智略。初仕羽柴秀長。方豐臣太閤之興。與加藤清正。福島正則輩伍。則足以并馳爭鏖。而以爲倍隸。未甚顯。獨烈祖知其才。甚推重之。而高虎亦感其知。深自結納。自開原之後。壹竭忠於我。烈祖視之同譜第將士。而

昭代記卷六

三十五

前大將軍重加寵敬焉。有大事必咨謀及之。僧天海一日啓曰。今諸侯順從。天下無事。若使遷皇居於伊勢。公卿百官。壹奉太廟祭祀爲職。則天子如神祇伯。而幕府之尊。自與天朝侔矣。高虎曰。不可。鉅藩宿將。所悉川乎幕府者。以其能尊王室。重名器。以得萬姓之心也。如使天子如神祇伯。則諸侯將以此爲名。爭起兵以問侮蔑天朝之罪。是大亂之基也。烈祖深然其言。高虎奉幕府甚恭。嘗上言。東照宮之威德。天下黎元孰弗欽仰。然日光山遠矣。紅葉山在公苑中。不

得參拜。請作原廟於都下。許羣黎禮拜。以答景仰之望。許之。高虎別邸在城東忍岡。地爽塏。清淑。於是建原廟其邸中。及寬永寺立。高虎第入寺區。而廟亦爲大官所奉。是歲。賜林信勝忍岡地五千四百步。以設學舍。育生徒。大納言義直爲捐貨以資構營。地與高虎邸接。亦爲靈區。植花卉於隙地。幽邃靚深。鬱爲絃誦地。信勝日侍大將軍。講說經傳。大將軍資性明睿。聞一知十。常謂烈祖提三人。裁定禍亂。太公亦屢勞於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勞。可稱。故吾常戒偷安。

昭代記卷六

三十六

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莫以喪承繼之業焉。命長崎尹曰。薄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我之耻。而非本朝之耻。若喪尺寸之壤於外國。實本朝之耻也。宜體吾斯意。以外寇爲警。其勿有怠焉。近侍永井某久疾新起。大將軍視其庭瘁。曰。汝病患未全差。宜加頓養。因賜告數旬。其後侍側。問之米價。謝曰。不知也。又問他雜細物價。并謝弗知。大將軍不怡。曰。夫閭閻瑣事。不可問。諸輔相故問之。汝儕耳。然官事鞅掌。或未遑及。今汝休暇數旬。身無重病。宜

訪求民事以備顧問而鹵莽度日何其不用心之甚也某自是日使人走市問諸物價人嗤其痴曰吾重君命且以志吾過也

昭代記卷六

三十七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二

寬永八年辛未正月弘前城主津輕越中守信  
枚卒子土佐守信義襲封四萬七千石岡田伊  
勢守善同管美濃治兼管山田稱美濃國奉行  
最民稱誦之大將軍予其子左京善政俸千石  
從父學其治蹟二月大田原城主大田原備前  
守晴清卒子左兵衛政清襲封萬二千餘石三  
月以阿部正之善修地利將命關溝沔於下總  
小金野以通常陸下野陸奧之江運前大將軍

昭代記卷七

一

面命之令以七月卽功既而前大將軍寢病事  
竟止四月定布帛丈尺尾張大納言義直獻其  
臣阿部正室所造地球機大將軍召見正室褒  
之賜金五月遣大納言忠長罷就國忠長大悅  
時傳相鳥居士佐成次臥病忠長欲及其未死  
而報馳近臣告之成次扶家人起承命流涕鳴  
咽少焉曰君以是命爲慶乎老臣不幸殘喘未  
絕故與有聞焉是臣之所不欲聞而君以爲喜  
何哉抑君大將軍之懿親而天下之藩翰左右  
咫尺一日不可以遠况前大將軍老羸日加何

故今使君就國乎臣恐君一違斯將不得復見  
矣言畢伏枕終不起淺間山多產猱猴俗傳山  
神愛猱殺之必祟忠長既就國發徒數萬人獵  
猱獲千餘頭歸途神氣暴狂拔刀自轎中刺鼻  
夫夫愕奔逸忠長怒命左右追捕殺之他日雪  
後放鷹終日弗獲俄而雲起烈風裂膚忠長投  
草菴燒薪使侍臣噓火薪濕不燃卽抽刀斷其  
頸從是狂暴日甚手斬無辜者數十人時前大  
將軍罹疾聞其狀不許來見大將軍懇請之前  
大將軍出枕中密書示之乃忠長所要太公之

昭代記卷七

二

書也大將軍見而垂涕不敢復請諸侯東觀者  
既賜暇以前大將軍不豫請滯留不許令曰宜  
速就封以撫民本多忠政聞前大將軍疾病急  
發姬路并日兼行至則卒前大將軍殊悼之使  
子甲斐守政朝襲封十五萬石會津城主加藤  
左馬助嘉明卒年六十九子式部大輔明成襲  
封四十萬石高遠城主保科肥後守正光卒義  
子幸松丸正之襲封三萬石飛驒饑金森出雲  
重賴請沽所賜寶器以濟飢計之其器名雲山  
肩衝賣之獲金三千枚以振救飢民是歲諸國

竹無故破裂關西大風雨

九年壬申大納言義直大納言賴宣聞前大將軍病篤以前歲兼程而至正月九日前大將軍賜駿應於義直賴宣及中納言賴房者各二而而諭之曰卿等勿深憂焉吾病不甚劇宜以此游畋郊垞義直等不敢後復召見而諭之皆感泣而退增上寺主僧傳察卒其徒請以傳通院隨波代後前大將軍曰吾死則當葬于三緣山爲之導師者將彼優遇非齒德兼優者不可有了學者吾雅識之矣宜以代傳察了學時住總

昭代記卷七

三

之清光寺特肯徵之以主增上寺既而命却醫藥大將軍憂之使土井利勝諷諫前大將軍曰自去歲伏枕累醫無效命竭也乃謂利勝曰死期在近自今以往汝宜在將軍左右以輔機務利勝欷歔而退先是利勝在四城執事故有是命是月加大久保加賀守忠職三萬石賜美濃加納城并舊食五萬石忠職忠常子而忠隣之孫也

史臣曰大久保忠隣之爲冤台德大君蓋深悔之矣故及本多正信死使忠隣出仕而

忠隣不肯奉命其意以爲出則暴烈祖之過也則雖大君不能強之也而臨屬纊之期擢其孫而增其封邑他日大猷大君復諸舊邑而又加其地可謂善繼其志矣國

家於功臣豈非至篤厚矣哉

廿四日前大將軍台德大君薨有司欲秘喪酒井忠勝不可其夜諸侯候大將軍起居大將軍令執政言諸侯曰祖宗沐櫛風雨百戰以定天下吾年尙少未嘗親汗馬卿等欲代享天下乎宜各歸藩以備兵吾且進施以貳利鈍焉皆俯

昭代記卷七

四

伏無言伊達政宗前曰三世德澤深矣天下孰弗沐戴之若有異圖政宗力能蹂躪之不必勞大家也令松平下總守忠明與聞大政二月以台德大君遺命賜大納言義直賴宣各銀三萬枚中納言賴房二萬枚及賜諸侯金有差凡五十餘萬金其萬石以下不在此數四月備前國主松平宮內少輔忠雄卒子相摸守光仲襲封三十二萬石十六日太駕登日光山館於今市驛以大將軍居喪令井伊直孝拜闕宮廿一日大駕至自日光池田長幸有疾親戚相集議嗣

長幸憎長子長常親戚欲分其封之半子次子長純長幸弟長賴獨不之可脇坂安經安信者長純外戚也是日亦來會使長賴居他室欲決於前議長賴竊聞之怒走入拔刃擊長純長純傷而走乃斬安經安信逸事聞賜長賴死安信坐恒怯奪封是月備中守長幸卒賜子出雲守長常備中松山城六萬五千石以酒井雅樂頭忠世爲西城留守六月肥後國主加藤忠廣有罪國降初忠廣驕侈厚斂於民喜佞諛疎正士嘗謂人曰吾欲得強力重貫鎧甲矢石不足畏

昭代記卷七

五

也宰臣飯田覺兵衛曰先君自賤獄首槍戰無不克至韓人畏怖呼夜叉將軍是非但先君獨善戰亦山士卒皆致身也君能撫恤士民士民樂死效死用舊重擐千萬甲也退而泣曰何不肖先君至此欲不失國得乎子光正亦游戲閑度愚弄其舍人曰我舉兵攻江戶使汝將汝攻某門乃披圖示之舍人戰慄不能言因大笑爲樂又與麾下士井上新左衛門狎嫗作匿名書投井上氏約時大駕在日光而起兵井上駭告土井利勝利勝搜捕使者知光正所爲併得與舍

人獻事於是徵忠廣其宰勸舉兵忠廣不聽即日就路至江戶南郊命館於本門寺以待命使吏訊光正狀忠廣言無異大將軍朝諸侯諗之曰忠廣不能治國光正犯上惑衆大不敬次子虎竹生於江戶邸當國家大喪時私令并其母送致其國大坂之役有其臣通豐臣氏遣火藥糧餉者而不之問東照宮忌日游獵歌舞豐國祠停祭而遣使奏神樂諸不法如此顧者光正於法雖不赦實無反心忠廣應徵速至言子之事無私並赦其死奪爵遠徙若有不當罪言之

昭代記卷七

六

無諱皆曰當是於是幽忠廣於莊內給萬石幽光正於飛驒給餼廩百人口使者往本門寺傳教忠廣聽命命侍臣取函簿中之槍示諸使者曰此父清正所常把始賤岳至征韓大小百餘戰所向無敵庚子之役復爲幕府竭力以誅鎮西之賊傳至忠廣以從役大坂而今如此無所復用矣乃判刃於堂礎以折之及在莊內見左右非其人賦詩以自悲有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內破簾中之句聞者怜之使稻葉正勝石川忠總內藤政長伊丹康勝赴肥後以鎮撫其



氏命黑田忠之細川忠利等十諸侯收熊本城。先是執政傳旨於伊達政宗欲時侍談論。政宗辭曰吾職在藩屏東觀之日朔望奉朝請而已。若侍談論則近習侍御之事非吾輩之職也。至是乞骸骨大將軍以爲國有大喪諸侯動搖未可測。政宗受烈祖遺託以輔翊幕府不宜當今有此請以井伊直孝爲其姻戚令諭之。直孝往見政宗曰卿請老大君弗憚吾聞關原之役烈祖約卿增封賜券請得拜觀之。政宗喜乃奉券示之曰吾固欲示於卿今幸見請拜觀之餘請

昭代記卷七

七

爲吾善陳說之。直孝反覆展覽乃手裂而收諸懷。政宗噩然變色。直孝曰此亡國券也。卿意中藏之故時有偃蹇之狀非速亡而何。政宗乃悟曰吾過矣。卿幸誨吾令得保身家。直孝乃令罷所請以謝前過。時紀伊大納言賴宣好勇練兵備繕器械多招名士祿之時人疑其有異軌。政宗命大臣巨室料其養士多寡以備變。一日詣紀伊邸士大夫旅迎旅送臨去賴宣曰盛哉士也天下有變公帥此衆以從事則僕雖老矣亦索敵賦以與之周旋。因大笑而去。賴宣雖

豪邁而能納諫諍賞忠諤士。東觀時至勢之松坂將航海會颶風暴作輔臣止行不聽松平忠尚前曰君必欲航海先賜臣死否則不令發船。乃從陸。既而忠尚獨濟迎駕於池鯉府賴宣怪而問之。忠尚曰臣諫航海皆從陸行人必以臣爲怯風波故獨乘漁舟先濟從士皆嘆賞賴宣默而無言。後潛召之賜以佩刀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群臣倣之多徒死者也。一日游郊放鷹天寒雨雪賴宣入道旁僧舍避之從士皆立庭上衣袖皓然。輔臣白士卒凍飢宜卜他日從之比

昭代記卷七

八

澤風歇雪霽從士皆歸。外輔臣賴宣曰得禽鳥千百不若得一言也。賴宣嘗嘆曰吾不幸無良臣儒臣那波觚曰惡是何言也。今智勇不乏其人而爲未足者猶瞽者無見也。賴宣改容謝之。福島正則之收封也賴宣囑收城使曰正則多士吾欲獲其良不厭多也。子請介之。既而得大崎長行村上茂清真鍋貞成。一日賜三士茶賴宣手賜長行茂清真成則使侍臣授椀二士慍欲去賴宣聞之曰長行福島宰輔而爲韞城主茂清真成隊長耳何可等一士乃服塙直之之

去加藤氏也。賴宣生母正木氏捐歲俸半以餽直之人。問故。正木氏曰。欲令我公有好士之名。且以爲後圖也。聞者咋舌曰。信乎烈祖之妾而南龍公之母矣。是月移因幡國主松平光政於備前。治岡山城。食三十一萬五千石。以光政所食因幡伯耆賜宮內少輔忠雄子勝五郎。食三十二萬石。勝五郎年甫三歲。以其爲參議輝政之孫而烈祖之外孫。特賜之。七月蒲生忠知臣福西吉左衛門蒲生源左衛門關十兵衛等爭權相訐。大將軍親聽訟。流吉左衛門。放十兵衛。

昭代記卷七

九

幽源左衛門千忠知封使書院番林丹波勝正小姓番肥田主水忠親等二十人分巡察諸州。八月吉田城主松平主殿頭忠利卒。賜子五郎八忠房三河刈屋城。其三萬石如父時。加水野隼人正忠清二萬石。更賜三河吉田城并舊食四萬石。八幡<sup>美</sup>城主遠藤但馬守慶隆卒。義子伊勢守慶利襲封二萬七千石。舊小十人隊番士賜餼廩百苞。是月增爲二百苞。步士五十苞。二人口增爲七十苞。五人口九月令番士衛二條及大坂者別賜俸。如其本祿之數。加酒井忠

勝二萬石并舊食十萬石。龜山<sup>伊</sup>城主三宅越後守康信卒。子大膳亮康盛襲封萬二千石。十月加豐後國主細川忠利十五萬石。移封肥後。治熊本城并舊食五十四萬石。初收加藤忠廣封廷議擬封忠利。議始決而未發。執政退方歸第。而中使急召之。大將軍怒見于色。不言執政皆惶恐。不知所以。然久之。謂曰。吏今自外來告。涂人語。賜肥後於忠利。卿等孰洩此語。卿等而不可俱言。我孰與言。我不復聽政矣。土井利勝再拜賀曰。此天下極盛之效也。大將軍滋怒。詰

昭代記卷七

十

故利勝曰。臣日走胥徒刺問輿言。臣今退朝。一人迎告。有細川氏徙封命。聞諸南郊。至家未解朝衣。中使徵臣。臣隨使出戶。一人復告。聞諸北郭。縱令臣等漏洩朝議。退未及家。安得闔都傳此事。臣惟天下以爲非細川氏。莫治肥後。唯大君亦爲非忠利。莫以鎮肥後。夫長一家者。以一家之心爲心。君一國者。以一國之心爲心。宰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今鄙人間朝有大議。皆曰。賜肥後於細川氏也。是大君所慮。與天下同其心。豈非極盛之效乎。臣是以賀。大將軍悟。乃

謝曰卿等休矣非吾不逮恐得聞斯言時忠利父子皆居江戶俱登朝謝恩初台德大君時忠興將就藩大君謂忠興曰吾欲增卿封然今無國可以付卿姑待時乎因賜寶器至是忠興殊感其特恩云分忠利舊封加明石城主小笠原右近大夫忠真五萬石賜豐前小倉城并舊十五萬石加龍野城主小笠原信濃守長次二萬石移封中津城并舊八萬石封壹岐守忠知豐後杵築城食四萬石加三田津城主松平丹後守重直七千石移封龍王城食三萬七千石重

昭代記卷七

十二

直小笠原秀政第三子也而出繼松平氏於是忠真宗族食於二豐間者共三十餘萬石忠真以父兄死事身又血戰蒙大創世甚重之有馬直純見其癡舉手加額曰將家明鑑也淺野長晟宴忠真忠真遺佩巾客拾之曰予制兜鍪未飾其裏幸用此巾裝之人問其戰蹟忠真輒舉頤曰戰其職耳何功之有駿河大納言忠長之移甲府也無悔悟心數遣使江戶以有所請及加藤忠廣獲罪有訛言其臣據城不受命忠長請躬親率軍以討之使衆裝行駿甲間頗騷擾

或傳忠長與加藤氏通謀大將軍聞之弗懌是月收忠長封幽之高崎使城主安藤右京亮重長監之初崇源大妃偏愛忠長烈祖聞而憂之來自駿府見二孫定嫡庶之分既還府又與書大妃以戒之其略曰二孫皆稍長而小兒早慧殊可愛然少兒之愛過於長兒我竊憂之凡幼童雖慧生而不教習及長必傲惰放縱將不服父母之訓父母之訓猶不服焉况將下之言乎若然則非獨不能治邦國欲保其身亦不可得矣蓋人幼稚之時其心純壹可左可右及其情

昭代記卷七

十二

欲未發風加訓誨則習慣如自然而雖甚嚴格不必困苦不復如外人視之也譬諸植木培養其萌蘖經一二年及多生枝葉披其驕枝以達其直條且扶以他木月長歲養必成嘉樹若不培養則條枝夭矯彎曲支離多喪其天人亦如是比四五歲抑其邪心以長其正情輔以忠亮端直之士使其情欲不縱則必成善人不然而爲父母者唯愛其成長而使其情志肆焉則淫侈放僻將無不至昔三郎之生也予猶少壯唯愛玩之且其資疲弱也偏喜其生長不欲使之



爲窮苦事。專隨其意欲。及其成人。而急戒論之。扞格不勝。以自幼褻狎。不知敬親。屢呵責之。則反生怨隙。遂至失父子之親。我深懲之。嚙臍靡及矣。故他子則自幼教習之。且豫命其近習。毫有過失。不敢蔽之。直使告予。及其入見。乃熟戒之。蓋自幼知敬親。則將漸進德。凡人子當親存時。雖略敬慎。及親沒。放縱驕昏。遠正士。不用忠諫。以失國家者。往往有之。凡爲邦君者。自幼能聽納群臣言。是爲第一義。須令其左右昵近之士。恒語之以畏天孝親惠群臣之事。則君德自

昭代記卷七

十三

成矣。夫稱君臣常言也。從君稱之。當稱爲臣君。昔童丱時。安部大藏每言之。以誨我。我至今服膺之。夫君者天也。天不可違。然從君於闇者。非臣道也。良臣必誘君於善。故爲君者宜以臣爲本。凡如此者。須令幼時入乎耳。而著乎心矣。又曰。王侯唯嫡長子特貴。次子以下皆與臣同列。宜自幼使知其禮分。愛子凌嫡。大亂之階也。人子傲狠縱逸。則百事乖其志願矣。夫不畏親則親薄之。親薄之則舉宗薄之。舉宗薄之則群臣百姓舉薄之。如此則凡百志願焉得而達哉。故

訓幼子。使知事不得隨意爲最要。凡幼子或有不如其意。則往往拋毀器物。以逞其忿懣。而父母謂之疇虫所爲。而不之問。悖戾隨年長。或將至手刃人。以爲快。凡人心有明鏡。以照物。知其妍媸。然心鏡之明。有時乎塵污之。不可不加磨礪。琢礱之功也。若有喜譽已者之心。則僉壬諛佞。阿順逢迎者。將日進。是又使心鏡闇也。凡守身之道。忍爲最要。正賞罰。謹予奪。有功者雖疎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是仁之忍也。事君致命行必忠。言必信。是義之忍也。恭敬遜順。先人後已。不愆儀。不踰度。是禮之忍也。事雖細必察焉。人雖愚必稽焉。是智之忍也。推是而耳目鼻口百體百務。皆靡不由忍。以成德。能忍者大則保國。小則保身。蓋終始能忍而完臣節者。唯楠正成。終始無所忍而亡國家者。武田勝賴也。織田信長智勇兼長。而善器使人。然能忍八九。而不能忍一二。卒有光秀之難。豐臣太閤百事能忍。故起乎側微。而有天下。然其失在不能忍乎誇大。所以二世而絕世。故欲保國全身者。唯忍爲最要矣。如是者十餘條。終云此書宜俟阿國長

昭代記卷七

十四

已不愆儀。不踰度。是禮之忍也。事雖細必察焉。人雖愚必稽焉。是智之忍也。推是而耳目鼻口百體百務。皆靡不由忍。以成德。能忍者大則保國。小則保身。蓋終始能忍而完臣節者。唯楠正成。終始無所忍而亡國家者。武田勝賴也。織田信長智勇兼長。而善器使人。然能忍八九。而不能忍一二。卒有光秀之難。豐臣太閤百事能忍。故起乎側微。而有天下。然其失在不能忍乎誇大。所以二世而絕世。故欲保國全身者。唯忍爲最要矣。如是者十餘條。終云此書宜俟阿國長

付之令常佩服之忠長不能遵訓卒及於難於是使永井信濃守尙政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赴駿府傳命秋田河內守俊季新莊越前守直好成駿府城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赴甲府傳命水野監物忠善大久保玄蕃頭忠成戊甲府城本多下總守俊次丹羽式部少輔氏信成懸川城北條出羽守氏重戊甲中城幽忠長傳相朝倉筑後守宣正於郡山鳥居淡路守忠房於山形興津河內守直正以下傳相被幽者六人忠長之始獲罪也朝倉宣正見安藤直次直次不

昭代記卷七

十五

交一語宣止恨之曰子忘舊交見吾窮急乃絕之乎直次作色曰子受付託輔導公子而無狀至此如何與子共語安藝國主淺野但馬守長晟卒子安藝守光晟襲封四十二萬六千餘石笠間城主淺野采女正長重卒子內匠頭長直襲封五萬三千餘石十一月大垣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卒子美濃守宜勝襲封五萬石令松平伊豆守信綱與聞大政世稱宿老並使使番城織部佑信茂巡視鎮西書院番松田善右衛門勝政巡視陸奥加稻葉丹後守正勝四萬五千石

賜相摸小田原城并舊食八萬五千石以箱根關爲東道要隘命正勝置戍長谷川式部少輔守知卒舊萬餘石分賜其七千石於長子縫殿助正尙三千餘石於次子兵助守勝十二月始置大監察以水野河內守守信柳生但馬守宗矩秋山修理亮正重井上筑後守政重爲之是歲學士林信勝建孔子廟於忍岡尾張大納言義直捐財佐費用爲置孔子及顏曾思孟像親自書先聖殿以扁之并寄祭器以備釋奠用義直崇敬信勝信勝嘗訪義直義直時方在內寢

昭代記卷七

十六

謁者白寡君今適食請少間歔焉信勝曰然則復來乃還義直讓謁者曰汝何使吾失禮於長者初烈祖之定式目也會宗族大臣詢其可否衆莫敢言義直時年十六曰小子聊有所思許乘輿章曰儒醫兩道此言小子以爲不妥蓋儒者有德者之稱也今如林信勝剃髮僧服是陰陽者流之類難以稱儒改稱醫陰兩道何如從之嘗觀於足利學觀十哲像至子路曰據筵喜式是必閔子騫問諸學校司司答曰昔年魯舍火亡典規爾來益誤之也初青山忠俊忤旨幽

於總之網戶後復收二萬石幽于遠江小林子  
宗俊從之白尾蘆縷自居如一窮民久之大將  
軍悔悟使使者召之忠俊曰臣出則著君之過  
也君能悛過臣雖無出可也自是不出戶曰罪  
人不應見日至是命忠俊移居其弟幸成今泉  
邑召宗俊還江戸幸成見宗俊布短衣使易新  
衣宗俊曰某見救出今泉大人命毋換此服不  
忍改之既登朝大將軍見之蹙然改容既退與  
舊識相見堀田正盛問人曰爲誰曰青山因幡  
正盛曰伯耆之子乎宗俊揖曰爲誰旁人曰堀

昭代記卷七

十七

田加州君宗俊應聲曰勘左之子乎時正盛寵  
幸而宗俊抗直不屈聞者謂真忠俊子也松本  
城主松平丹波守康長卒子佐渡守康直襲封  
七萬石

十年癸酉正月發巡使諸州溝口伊豆守善勝  
使番川勝丹波守廣綱書院番牧野織部成常  
於五畿南海道小出大隅守三尹使番永井監  
物白元書院番桑山内匠貞利於關東小出對  
馬守吉親使番城織部佑信茂書院番能勢小  
十郎賴隆於西海道市橋伊豆守長政使番柘

植三四郎正時小姓番村越七郎左衛門正重  
於山陽山陰分部左京亮光信使番大河内平  
十郎正勝書院番松田善右衛門勝政於陸奥  
出羽及蝦夷桑山左衛門佐一直使番德山五  
兵衛直政書院番林丹波勝正於北陸道金地  
院主僧崇傳卒崇傳一色紀伊守秀勝子也少  
出家學成爲南禪寺長老台德大君時奏賜號  
圓照本光大師關東地大震箱根山崩小田原  
尤甚廬舍多倒泥濘湧出久保田城主佐竹左  
京大夫義宣卒修理大夫義隆襲封二十五萬

昭代記卷七

十八

石二月加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萬石守懸川城  
加秋元但馬守泰朝三千石守駿府城加伊丹  
播磨守康勝三千石封萬二千石管甲斐治毛  
利攝津守高成卒子市三郎高直襲封二萬石  
大將軍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之士面命加賜  
本祿千石以下者各二百石其賜餼廩者代以  
采地亦如之是月霖雨大將軍想百官岑寂開  
宴於黒木書院以燕執政以下定軍賦制千石  
廿三人槍一根弓一把鉞一門差而上之萬石  
騎士十名銃二十門弓十把槍三十根鳥羽城



主九鬼長門守守隆卒孫長作久隆襲封三萬六千石先是黑田忠之宰栗山大膳告忠之謀叛證諸犯大典事忠之避賜第入僧院以俟命大將軍親召忠之問狀而使執政訊鞠大膳并伊直孝曰大膳所證有犯大禁造巨艦事然自其父時創造忠之繼而成之失在乎不請官券此小過也至於圖反臣決知其必無矣據所證大膳察忠之有反心數詠之忠之害之謀宴飲以耽焉夫君人者不能箝制其臣圖毒殺之屏懦如此焉能舉大事臣觀忠之爲人不如是

昭代記卷七

十九

之癡也卽此一事足以知大膳之誣妄矣大將軍曰直孝無乃黨忠之乎直孝曰臣素與忠之有隙不相來往奈之何黨之臣一意爲社稷謀靡有絲毫私意也酒井忠勝曰毋論乎事實與否臣而訟君爲罪旣大矣宜處大膳死直孝曰大膳雖姦而非行人逆宥死一等而可三月大將軍朝諸侯而告之曰栗山大膳證其主之反忠之退而俟罪審訊之事皆屬矯誣忠之無罪宥之乃幽大膳于南部氏初忠之東行過駿河大納言忠長邀入城厚饗之忠長謂忠之曰吾

欲與卿有所圖他日吾舉事則卿能戮力乎否忠之曰敢不唯命之從忠長悅重加贈賄旣而東觀忠之見酒井忠勝備告之且曰大納言命僕如此僕以身許之矣卿請記之忠勝曰諾乃密啓諸大將軍大將軍素知忠之無他志故得無事加內藤伊賀守忠重萬五千石賜志摩鳥羽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移大垣城主岡部美濃守宣勝於播磨龍野城其□萬石如故加井伊直孝武藏上野地五萬石并舊食三十萬石加淀城主松平越中守定綱二萬五千石移封

昭代記卷七

二十

美濃大垣城并舊食六萬石命阿部豐後守忠秋堀田加賀守正盛三浦志摩守正次太田備中守資宗阿部對馬守重次參與大政并向所命松平信綱謂之六人衆加古河城主永井信濃守向政萬石移封山城淀城并舊食十萬石封永井日向守直清於山城勝龍寺城萬二千石舊書院番四月迅雷風雨加土井利勝二萬石自佐倉移封下總古河城并舊食十六萬石移松本城主松平佐渡守康直封于播磨明石城□萬石如故唐津城主寺澤志摩守廣高卒

年七十一子兵庫頭堅高襲封十二萬石大將軍  
池西城留守酒井忠世襲之并伊直孝爲伴  
賜忠世章服二十襲臨苑池之亭召見忠世子  
忠行加賜蔭資萬石并舊三萬石是月加板倉周防  
守重宗萬二千石并舊食五萬石加大野城主  
松平川羽守直政二萬石并舊食七萬石五月  
加松平信綱萬五千石賜武藏忍城并舊食三  
萬石以信綱及阿部忠秋堀田正盛爲執政令  
與土井利勝酒井忠勝連署信綱機智捷給利  
爲智囊嘗歲除驟雪有司白明旦朝會自鐵門

昭代記卷七

二十一

至聽事前例當掃雪而大雪如是掃除不及將  
如何信綱曰宜布草筵于涂疎雪積撤之外旋  
積於撤則勞省而人休大將軍狩于郊扈從士  
四散驅獸大將軍謂信綱宜令監察及巡使在  
左右信綱曰有令則立辨矣不必置側大將軍  
曰事與堂陛之上異不若在側之便信綱答之  
如初大將軍弗悅既而有赤白二旆離立于前  
頭百餘步外而隊伍頗擾大將軍令交互其旆  
於左右而鎮定其衆信綱揚麾一揮則旆交而  
衆定大將軍顧并伊直孝曰汝見信綱舉動乎

直孝曰明主使能臣執事可謂雙美矣信綱  
嘗謂阿部忠秋曰吾爲有司所欺頗有慙色  
忠秋曰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所言有理受  
欺可也若以人欺已爲憂必有逆詐之心則其  
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大將軍臂鷹臨濠令  
從者投石礮驚鳬鴨待起放鷹而塗乏石礮信  
綱走人魚市取蛤投之多獲信綱欲不與價曰  
獻蛤獲鴨小民之榮也忠秋曰商賈衣食於販  
奈之何不償因賜銀性強記大將軍嘗問三河  
將士旗幟章耆老不能對忠秋具說其制作色

昭代記卷七

二十二

樣大將軍令近臣二人受而記之後得秘府書  
閱之莫違錯者忠秋與信綱皆自幼奉事東宮  
二人識趣不同而皆忠諒敬慎不欺暗室信綱  
嘗早朝適大將軍將出中門未關尙冥信綱俯  
伏跪拜惟謹忠秋居家如居官朝退尙著袴端  
坐聞百僚悉退城門既閉始更便服云大將軍  
召大番頭書院番頭面諭之曰尙令稽察所部  
士旌別其臧否淑慝至今未有舉一人者宜詮  
選以聞大將軍尤留心人才待臣嘗揚推人物  
或言某良士衆舉稱舉之大將軍曰衆人譽之

必非良士蓋其人非柔悞必爲容悅者也人或  
譽或毀者必有良材譬如聽訟主司必判曲直  
而勝者譽之不勝者乃毀之故雖決訟公平不  
能使無毀譽矣况於論才乎平居待人仁恕左  
右有過未嘗譴責但有言涉詐妄者必呵讓之  
或繩以法六月加日田豐城主石川主殿頭忠  
總萬石移封下總佐倉城并舊食七萬石加高  
崎城主安藤右京進重長萬石并舊食六萬六  
千餘石七月大將軍臨林信勝忍岡學舍拜孔  
子像使信勝進講堯典賜信勝信澄白金章服

昭代記卷七

二十三

信澄亦學於藤原肅博綜經典網羅百氏名與  
信勝等肅嘗曰兄弟聯美可謂近時盛事矣八  
月加佐貫上城主松平大膳亮忠重萬石移封  
駿河田中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大將軍優待  
耆老屢召見中山照守勘解由大久保忠教左  
衛門同上職山田重利十大夫大田吉政善大夫等  
詢武事或問三河時事忠教豪放不羈台德大  
君時執政請加忠教祿大君曰孤與三千石以  
使放言足矣嘗與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從在京  
師一日廣宣廣勝益祿忠教聞之不悅欲辱之

邀歸路望見呼曰今日召卿等何命廣宣見其  
色與廣勝自指其耳曰我曹無功不圖今日加  
俸豈非以耳朶之故耶忠教曰無功加秩是腐  
祿耳腐祿奚爲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踵執政  
之門松平信綱使監察秋山正重風之曰翁之  
蒙優過天下所知誰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  
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卽所以敬上也翁雖老  
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上之道也  
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禮之常我往  
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爲獻吾貧

昭代記卷七

二十四

不能得貨故不敢然于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  
此必信綱使之於是也蔓菁數卜根一奴負而  
從之先踵信綱門呼曰大久保彦左爲諂諛來  
家貧無以致奇珍不腆圃菜敢進左右以苞苴  
實諸階泥土狼藉謁者大駭以爲狂人不敢通  
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  
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他  
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今  
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  
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



皆大笑。九月，龜山淡州城主松平右近將監成重卒。子主稅之助忠昭襲封二萬二千餘石。出雲國主堀尾山城守忠晴卒，無嗣，收封廿四萬石。大將軍以忠晴臨終請收封，特憐之，賜其遺臣今年稅租。大將軍使阿部對馬守重次如高崎，傳密旨於安藤重長，欲使前大納言忠長自殺。重長誦得手教，重次曰：「言出於大君之口，入乎重次之耳，子請勿疑焉。」重長曰：「僕非疑於卿，駿河亞相者，台德大君之子，而大將軍之弟懿親尊寵有一而無二，雖有戾，安敢比他罪隸，願得手教而後圖之。」重次還報，乃賜手書。十一月，重長發工徒圍忠長宮以竹柵。忠長臨階問徒長曰：「何爲？」徒長曰：「臣等何知？間者大吏來自江戶，益有教而然。」日晡，忠長命侍女溫酒，又命一女看候。左右無人，乃自刃而死。先是大購書籍，建文庫於紅葉山以貯之。至是始置管庫書者四人，謂之書物奉行。

十一年甲戌正月，小田原城主稻葉丹後守正勝卒。子鶴千代正則襲封八萬五千石。二月，府內領主竹中采女正重義有罪賜死，收封二萬

昭代記卷七

二十五

昭代記卷七

二十六

石。初，重義爲長崎奉行，有鉅商號平野屋者，重義聞其妾絕麗，欲以爲己妾。商辭，重義使人言曰：「不能予我，則請令得時侍酒。」商不得已應命。約曰：「宴訖則賜歸。」重義留之數日，不遣。婦人逃歸，商畏罪奔堺浦。重義乃繫商兄獄。於是族人相謀，縛婦人，致諸重義。重義因赦兄，商遂來江戶，告重義貪賄酒色及他不法事，檢之。商言有驗，改蒙刑。三月，三田攝津領主九鬼志摩守良降卒。四月，狩于板橋，還浴，主者謬沃熱湯，爛足。大將軍怒，召阿部忠秋誅主者。忠秋奉命而退。頃之，俟大將軍怒霽，啓曰：「前者命臣責主浴者，臣疎謬失聽，敢請大將軍悟，乃得減死論。」五月，澤海越後領主溝口伊豆守善勝卒，分其封賜伯金十郎政勝萬石。仲權佐助勝三千石。叔九十郎安勝千石。明石城主松平丹波守康直卒，無子，賜從子孫四郎光重遺封七萬石。六月，本莊城主六鄉兵庫頭政乘卒，子長五郎政勝襲封二萬石。廿日，大駕發江戶，諸侯伯及麾下扈從者三十萬七千餘人，駕至大磯，箱根行館，火工匠長木原木工允義久作稅舍，二晝夜而成，賜

黃金章服以褒其速成。駕至尾張有流言大納言謀襲駕大將軍急召權中納言賴房謀之。賴房時率步騎萬餘爲後隊。乃與從者數人潛馳間道。如名護屋。搜索知其無他。反命從入城。伴食而去。時人云。令弟親兄大將軍有深意矣。初烈祖遺命曰。阿鶴重器。猶佩刀近身寶之。以備萬一之用。若挺脫則恐爲所傷。是以大將軍最親近之。阿鶴賴房之小字也。時酒井忠勝在牙營。出雲守忠朝帥父兵屯清州。諸侯營其四旁。忠朝聞有流言。下令鎮靜。士卒莫離伍者。諸侯

昭代記卷七

二十七

令人視酒井氏營。則蕭寂。少頃忠勝使謂忠朝曰。訛言也。勿動。動則諸侯皆擾。聞者稱曰。可謂有此父有此子哉。七月十一日入二條城。十七日天皇將拜大將軍大政大臣。固辭不拜。其翌朝覲。獻白金千枚。綿千把。上皇白金五百枚。綿五百把。太皇太后白金二百枚。綿五百把。其嬪御以下。餽遺有差。明日使使贈遺親王公卿白金章服。廿一日饗親王及公卿百官於二條城。張樂。諸侯伯陪宴。廿三日賜京中民三萬五千戶白金十二萬枚。大將軍御譙樓觀之。是行也。

有盜五人手銃潛匿百人隊長波邊圖書助宗。綱獲諸美濃山中。是月加封日根野織部正吉。明萬石。移封豐後府內。并舊食二萬石。美作國主森美作守忠政卒于京師。伯大膳亮重政仲虎松丸叔忠廣皆先卒。故使其外孫內記長繼襲封十八萬六千餘石。閏七月加川越城主酒井讚岐守忠勝萬三千石。移封若狹小濱城。并舊食十二萬三千餘石。移佐倉城主石川主殿頭忠總於近江膳所城。其七萬石如故。加膳所城主菅沼織部正定芳萬石。移丹波龜山城。并

昭代記卷七

二十八

舊食四萬餘石。移龜山城主松平主稅助忠昭於豐後龜山城。其二萬二千石如故。賜若狹國主京極若狹守忠高出雲隱岐。治松江城。食二十六萬四千餘石。島津家久率琉球佐鋪王子見大將軍於二條城。廿五日大將軍移駕淀城。乘船於淀河。入大坂城。廿六日除大坂地租。奈良堺亦如之。廿八日大駕再入二條城。八月朔入觀賜暇。廿日大駕至自京師。沿涂東道諸侯五萬石以下皆加封。以其供億多費也。加地岡崎城主本多伊勢守忠利。吉田城主水野隼

人正忠清濱松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田中城主松平大膳亮忠重皆五千石懸川城主青山大藏少輔幸成七千石賜駿府市民穀五千斛江戶銀十二萬枚其住都二十年者別賜白金三枚過世年者五枚居郭者二枚於是京師江戶大坂堺浦等市人皆歡躍抃舞京師人晝夜臥不脚於東大坂父老相謀鑄大鐘建舍於高麗橋側懸之報時而江戶之民以時絃歌歡宴名爲黃金祝云天駕歸自京師也抵濱松使酒井忠勝就新封忠勝入小濱城巡視士大夫宅

## 昭代記卷七

二十九

有屋舍鉅麗廳壁用貼金紙者問前封何人所宅曰宰臣多賀某忠勝顰頰曰鄙夫未罹刑爲幸耳又見頽壞大甚者而問之曰某忠勝曰某爲都邸留守吾亦知其面以爲士乃人禽耳聞者慄然小濱有三官道曰熊川道曰敦賀道曰丹後道並命植松以完要塞且便行旅小濱少槻樹命勿剪之且種芽以蕃育之他年京極忠高使者至自松江見忠勝曰舊觀頓改如入別境忠勝問何以言之曰芥松表行境有深邃之趣臣等萬居此圖弗及此實所深耻九月十六

日大駕登日光山拜闕宮賜今市市人金廿日至自日光先是番士戍駿城者聞江戶番士皆增俸且錫金恨遠戍三年不霑恩請代郎長諭以犯上而沮之野間金左衛門宗親尚部小次郎吉次小田切喜兵衛須直乃止其餘本多新七郎直久等四十二人皆蒙譴沒籍如宗親吉次須直各三百石并賜金磐城平城主內藤左馬助政長卒子帶刀忠興襲封七萬石以前所賜忠興二萬石賜季子兵部政晴十一月因憐渡邊數馬殺河合又五郎於伊賀上野城之下

## 昭代記卷七

三十

以報父仇初數馬父曰勒負與又五郎同仕備前國主池田忠雄又五郎殺勒負亡來江戶投朝士荒井四郎請借室自盡時天野十郎左衛門池田勘兵衛近藤騰之助會四郎家飲酒皆任俠少年四郎謂又五郎曰近日天下無快事此足以少吐氣子須自愛吾儕保無他乃移書以招友應者六十九人忠雄聞之怒乃囚又五郎母使使四郎請又五郎四郎不與焉忠雄益怒欲殺其母四郎乃遣勸兵衛說忠雄曰又五郎知罪矣請與其母換焉忠雄乃使興送其母



四郎奪其母而不與。又五郎忠雄大怒，乃與仙臺阿波數侯謀，上書請得四郎等四人甘心焉。四郎亦聚黨自備，至朝士六百餘人，居亡幾。忠雄病卒，子光仲嗣封忠雄，臨終遺命必斬又五郎以祭吾墓。雖由此喪國，不顧也。既而有命，幽四郎等四人而錮。又五郎又五郎匿于參河海濱，數馬時年十六，辭仕以報讎。光仲謂數馬曰：「又五郎慄慄多黨，恐不易敵也。誰居戮力者？」對曰：「欲適郡山，借力姊夫荒木村光，乃許去。村光稱又右衛門，舊伊賀荒木村農夫，生而勇趨，驅幹魁梧，力兼十夫，學劍於柳生宗矩，游四方，角技無有能抗者。郡山城主本多政朝聘之，故仕於郡山。及數馬往請，村光奮曰：『子之讎乃吾之讎，請與其焉。』乞暇政朝，政朝義而允之，賜金不受。賜佩刀，乃受託，拏其師，殞器財於弟子。弟子北藤喜兵衛，山根武兵衛，請而從焉。又五郎有伯父曰櫻井甚右衛門，其弟曰甚佐，亦仕郡山。及聞又五郎事，皆致仕以去，將相拉以如鎮西。時四郎等既蒙赦，復黨又五郎，令劍客星合殺兵衛，勘兵衛他力士十人護送，及從隸數十名。

昭代記卷七

三十一

以肥後球麻僻遠，囑城主相良氏以舍。又五郎相良氏許諾，發人爲導，涂由間道，數馬謀而得之。蹤及伊賀，日既晡矣，數馬謂吾仇聞於天下，夜襲非武，且恐遭逸，不若白日相面而鬪。翌日天明，要諸上野城之下。村光先斫櫻井，數馬與又五郎合刃，星合等左右夾湊以擊數馬。喜兵衛武兵捍禦奮鬪，村光虬髯虎視，舞長刀縱橫，狎突所當，應聲而斃。敵射之不中，再抽矢，卽身首既判矣。喜兵衛殪四人，武兵殪七人，與數馬從隸皆死。而數馬輪贏未決，村光所擊殺十有七人。

昭代記卷七

三十二

最後提刀立乎數馬側，數馬蒙三創，全身朱殷，微却而倒。又五郎投槍而進，數馬跳絕其左臂，遂獲首。街近上野城，城主藤堂高次使公族玄蕃率兵數百人，周衛塗巷，觀者如堵。既勝，玄蕃進問故。村光爲說，頗未辭氣安徐，不異平日。明日高次召見數馬及村光，寵獎備至。先是光仲自備前移封因幡，高次馳介告之。光仲使步騎數隊迎之，詣伏水。高次亦發士卒護送，二士光仲褒賞數馬及村光，皆祿三千石，構宅郭內，深湟高垣以居之。世謂之伊賀復讎。長沼信城主

佐久間大膳亮勝之卒。長子勝年先父死。故賜次子藏人勝友萬三千石。孫源六郎勝盛五千石。沼田城主真田河內守信吉卒。熊之助信利襲封三萬石。大將軍之在京師也。江戸西城火。火發庖厨。殿屋盡燼。留守酒井忠世退入寬永寺。以俟罪。大將軍聞之。弗憚曰。火災之起。非必留守者之罪也。忠世以勳舊元老。畏譴退避。失守官之義。且非武也。十二月。大納言義直與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朝。因井伊直孝。請宥忠世。直孝入啓。出曰。三公所以請者。爲忠世與

昭代記卷七

三十三

將以爲大君與義直曰。此言出於卿意乎。抑大君之旨乎。以卿意則失敬於我三人也。若以大君之旨。則是大君無惠也。忠世之罪不足深咎。而數月未宥。無乃失於嚴乎。直孝謂賴宣賴房曰。二公亦如尾公之意乎。賴宣賴房未言。義直曰。卿第宜啓義直言如是矣。大將軍見義直等曰。三卿被請。以故特有之。乃召見忠世。然解其留守任。令總轄府金。後直孝見尾張和。語之曰。吾嘗馳騁於千軍萬馬之間。未曾心動。聞者膽墜於尾公矣。

十二年乙亥二月。伊達政宗饗大將車於西城。毛利秀元丹羽長重立花宗茂等爲伴。令舞童爲新樣舞。政宗及土井利勝等皆華飾游戯。大齋歡樂。獨酒井忠勝以主管是日事。盛服侍大將軍側。是時貴游子弟。裝扮佩金銀裝刀。以舞名謂上樣舞。由是諸侯爭獻舞伎。遂盛行於世。忠勝亦嘗一獻之。其後承問言其非。大將軍納用。舞伎遂止。忠勝好讀書。每夕使儒士侍講。限以乙夜。雖公事缺掌。未嘗廢懈。每語人曰。坐而知數萬里之外。數千載之上。何樂加焉。噲長崎

昭代記卷七

三十四

吏賈清船所齎來書。建文庫收藏。殆數千萬卷。前奏者津田正秀卒。正秀歷仕織田豐臣二氏。後仕于我。食四千石。嘗製諸州地圖獻之。大坂之役。參預軍謀。大將軍將封侯。無幾。烈祖薨。剃髮號興菴。宅于京師。大將軍每入覲。屢召見。厚蒙寵眷。至是年九十一而終。加高槻城主松平紀伊守家信二萬石。更賜下總佐倉城。并舊食四萬石。加□□領主堀山加賀守正盛二萬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正盛勘左衛門正利子也。其母爲春日局女。少美儀容。性聰敏而恪勤。大

將軍深加眷注。每出游射獵。無不扈從。大將軍以世平人。恒家養。時試朝士強力。正盛嘗與阿訖忠秋阿部重次從獵。大將軍急策馬馳還。從者莫及。獨正盛與忠秋重次步從。不敢後。及東門。正盛先入告復出迎。三人皆蒙賞賚。而褒正盛最厚。正盛起身近侍封侯。一日見土井利勝曰。正盛辱國之厚恩。得多養家衆。欲置監司以稽察之。不知何等人物。可以爲之。利勝曰。譬如盛饌。有人私告曰。某膾爲蒼蠅所汚。則令人意思惡。夫黜汚之微。不害口腹。雖無告之。可監司

昭代記卷七

三十五

專務苛察。不識大體。錄人細過。許人陰私。是告蠅汚者也。如是者。勿任焉。姦慝之在國。譬如毒之在食中。豈可不急告之哉。夫監司之任。在知人之止邪而判之。辨事之大小而裁之。宜用端亮公明。知大體者焉。三月。宗義成臣柳川調興前。有罪。幽諸津輕氏。初贈朝鮮國書。書曰。日本國源某。元和中年。僧崇傳。艸國書。式依舊。調興議曰。往年國書。不曰日本國王。朝鮮疑以爲天下未歸。統一。請宜曰日本國王。不然。使必不受焉。廷議不從。調興私與以酊菴僧玄方謀。改書

式書。日本國王。以授使者。後義成知之。與調興論爭。至是大將軍親聽之。調興坐私更改國書。獲罪。幽玄方於南部氏。四月。丹南河領主高木圭水正正成卒。子善次郎正弘襲封萬石。四月。朝鮮王李□使□□來聘。大將軍聞。鮮人有善藏馬技者。觀諸和田倉門外。五月。紀伊傳相安藤帶刀直次卒。年八十二。時大將軍不豫。執政俟其少間。白之。大將軍怒曰。直次國之元老。何不卽啓之。因使酒井忠勝傳旨。直次于直治。謝之。直次輔翊大納言賴宣。忠侃公直。甚有裨

昭代記卷七

三十六

補。賴宣嘗得千里鏡。日與近臣登樓玩之。直次曰。屬者多置耳目官。臣以爲不可。尤以此器伺察隱微。必有獲戾者。乃中柱碎之。賴宣改容謝之。大納言義直一日過紀邸。賴宣方梳髮。不卽出見。義直待久。謂直次曰。非有事而來。久濶。故便道過訪耳。今見卿。審主人無恙。我且歸。直次強留之。入責曰。公何出見之遲也。方今尊屬獨有尾公。而待之甚慢。至令徒歸。無禮甚。至親之道。何在。賴宣泣然泣下。趣結髮出見。既而問梳髮者曰。直次責我。我至流涕。汝見之乎。曰。然。尾



公固宜致敬。然直次之言太甚。公至淚下。不亦宜乎。賴宣曰。我恐汝誤以爲然。故問爾。微直次安得聞斯言。東照宮使直次傳我。真罔極之恩。吾適憶之。是以泣耳。直次姪重長爲高崎城主。直次一日遇諸朝。謂曰。吾退朝過子。子爲設食。重長大喜。治具甚盛。情意歡洽。及辭去。遺其佩刀。重長使人追致之。直次在輿。別出其副以示之。曰。佩刀不可須臾離身。我何遺之。其人歸告重長。重長流涕曰。叔父其將歸老乎。遺刀蓋所以留別也。直次果致仕。初烈祖欲予賴宣駿河

## 昭代記卷七

三十七

百萬石。未果而薨。所生正木氏心甚憾之。每以爲言。直次曰。使我公食百萬石。太過。賴宣聞之。云。直次語簡而盡矣。後屢遭猜疑。不能自安。人服直次遠慮。飛驒守直治襲父封。爲紀傳相。如父時。直治忠正有父風。稱爲賢相。是月。以酒井雅樂頭忠世再爲西城留守。先是造巨艦於相摸三浦。長三十丈。樓櫓三重。設艙二百。用篙夫四百丁。名曰安宅船。六月。運致品海。大將軍觀之。池田光政立花宗茂等三十餘侯從之。大將軍從土井利勝酒井忠勝等乘舩。諸侯在岸上。

池田光政緋袍紅旭扇以立。大將軍望見。知其爲光政。令舩迎之。大將軍謂光政。戎裝何意。光政曰。大君觀軍艦。臣等在陸警不虞。是藩屏之職也。大將軍曰。袍甚美。請予于我。因賜杯。光政起舞。旣而徵諸侯在岸頭者。皆賜宴。大歡。大將軍先歸。令諸侯尋詣朝。時諸侯騶從散在各所。光政揚紅旭扇揮之。從者皆集。光政謂諸侯曰。公等騶從未集。請歸路過吾邸。相率與俱朝。於是群侯過光政龍口邸。光政預命設膳。是日所過六十餘侯。皆醉飽而去。加河部豐後守忠秋

## 昭代記卷七

三十八

萬石。移封下野壬生城。并前食二萬五千石。重修慶長法令十條。大將軍御前殿。面諭侯伯曰。慶長所令既歷年所。今改訂增損以示之法。當徵盟誓。以卿等歷事三朝。恭慎匪懈。故今不令呈盟。初大將軍聞麾下士窮約多。假貸命執政。取之曰。依其俸秩而裕給之。執政檢察各人祿食高下。百石者假百金。千石者千金。作點名簿。以備覽。大將軍曰。是依其祿廩之等第耳。吾意則不然。人豐約有差。緣由非一。宜訪問事狀。依其所貸之多寡而給之。執政乃稽查各人負

貸之數復點簿以進大將軍曰如是而足乎執政曰負債悉償人皆充足矣大將軍曰向所云裕給者非謂充其借貸之數也謂假貸既償復有餘裕足以支數年也執政愧謝堀田正盛侍側稱贊其鴻惠大將軍厲聲曰恤窮救苦人君之恒事何美之有汝少年何其多言也七月貸麾下士幣凡五十萬八千七百餘金八月大將軍召細川六丸行冠禮賜偏諱名曰光尚時光尚父忠利祖父忠興皆在江戶登朝謝恩大將軍謂忠興曰卿家奉事三朝世篤忠貞予甚嘉

昭代記卷七

三十九

焉因賜忠興忠利各寶刀一口加桑名城主松平隱岐守定行四萬石移封伊豫松山城并舊食十五萬石加定行弟美作守定房二萬三千石封伊豫今治城并舊食三萬石加大垣城主松平越中守定綱五萬石移封伊勢桑名城并舊食十一萬石加尼崎城主戸田左門氏鐵五萬石移封美濃大垣城并舊食十萬石加懸川城主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萬七千石移封攝津尼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八月封松平土佐守直良三萬五千石松平大和守直基萬五千石皆

於越前直良直基皆伊豫守忠昌之弟也加田中城主松平大膳大夫忠重萬石移封遠江掛川城并舊食四萬石加山川城主水野監物忠善萬石移封駿河田中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封太田備中守下野山川城萬五千餘石加鹿沼城主阿部對馬守重次萬石并舊食五萬八千石十月罷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秋堀田加賀守正盛小姓番頭令與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讚岐守忠勝俱連署行事以土井遠江守利隆酒井備後守忠朝爲小姓番

昭代記卷七

四十

頭兼參政謂之若年寄若年寄之號初此利隆利勝之子忠朝忠勝之子也十一月初置寺社奉行以安藤右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堀市正利重爲之使執政輪月掌事謂之月番相馬城主相馬長門守義胤卒年八十八子大膳亮利隆襲封六萬石初置國郡奉行以總統官邑民政以小出大隅守三尹市橋下總守長政爲奉行三河以西長政掌之三河以東三尹掌之後長政卒子嗣三尹更命十二月牛久陸領主山口修片桐石見守貞昌理亮重政卒年七十一子但馬守弘隆襲封萬

石賜土并利勝收就封古河利勝輔政久封屢移未嘗就藩一日侍間大將軍問曰聞卿買桃子數十斛有諸曰有曰何爲曰古河乏山林苦於採薪而野荒地曠臣令兒童拾桃核亦課民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花實之美然臣未之見大將軍曰卿等有土不能一至其地可乎問者無事宜一往撫其民執政徙封一得就藩自利勝始利勝如古河見廬舍富麗曰烈祖之訓有之民不可急亦不可緩此地豈過緩乎何廬舍之盛人情緩則怠怠則貧貧且侈至于流離

昭代記卷七

四十一

而後止於是大治固圉造水獄木馬諸拷掠具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島田彈正少弼利正爲江戶市尹二十餘年精強吏職善治訟人稱爲智囊執政嘗患米價翔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買米儲畜安得不騰貴執政問誰爲之利正曰卽酒井讚州忠勝曰吾未嘗爲之卽召其宰問之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某月某日買穀某所非儲畜而何其他何可枚舉利正年老頭禿請剃髮號幽也居職如故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51

SS号=14664051